牛黃半字　棘岡子七十箇去殼　生朱砂半錢
輕粉一錢匕
右末用棘岡子肉研爲膏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芥菜湯下
治小兒慢驚鈍睡眼不開方
鈎藤　防風去蘆各一錢　蟬殼半兩
蠍梢　朱砂各半錢　麻黃一分去節　麝少許
右件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薄荷湯調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風喉內有涎辰砂散
蛇黃一箇火內煅醋淬用一錢爲末　白雞糞
鼠屎　白丁香各一錢燒爲末
右都入乳鉢內研勻每服半錢麝香湯調下三歲已上麝香酒調下
不過三服涎必下若涎不下難治
治慢驚風化涎牛黃散
牛黃二錢　朱砂　雄黃各一錢　天南星一箇水二
盞生薑一塊搥碎同煑去薑　金銀箔各五片　輕粉抄一錢匕
麝香半字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治吐瀉傳成慢驚醒脾散
厚朴一兩細剉用水一盞硇砂一豆許同煑取出焙乾拌一錢
草果子一箇麵裹煨去皮及麵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各半錢　白豆蔻一箇
右末每服半錢冬瓜子煎湯調下棗湯亦得
陶善化傳治小兒慢驚方
右件用猫糞少許燒爲末以麝少許米飲下
趙氏家傳治小兒慢驚萬安散方亦治慢脾方
全蠍七箇以薑自然汁浸　好朱砂半錢别研
麻黃一錢揀細者生薑自然汁浸　薄荷無生者以生
薑自然汁浸開每蠍一箇以薄荷七葉裹迸以麻黃纏繫竹筋夾
炙令黃色　厚朴二錢去盡麤皮生薑自然汁製
白朮一錢用水七分一盞銀石器煮盡水片開焙乾
右各將製了爲細末再入朱砂研細新生兒半錢周晬已上一錢量
兒大小加減日三服並用金銀薄荷湯下

安師治小兒慢驚風藥方
右先研臘茶一錢入生腦子半錢以湯點八分一盞用鐵杓一枚盛
定將蛇黃一箇於火邊須放候炙極熱入杓內茶中淬再三至茶盡
碾爲細末金銀薄荷湯調下一歲以下半字一歲以上一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治脾風方并歌
孩兒驚久積涎生傳入脾家事不輕忽發如雷風雨勢去涎方可得
安寧
粉霜丸慢驚用銀粉須審用
粉霜　眞珠末各半　朱砂　半夏薑汁浸各一分
白附子一箇炒　蠍十四箇全者　水銀一分結砂　腦麝各少許
右件爲末蒸餅心爲丸如菊子大每服三丸淡薑湯吞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方
夜啼多熱無精彩口沫涎生病不消除病莫過靈藥治睡驚丸子鎮
三焦
睡驚丸
青黛三錢　僵蠶　乳香　天南星各半錢

蠍十四箇　鵬砂　蘆薈各一錢半　使君子七箇
輕粉　朱砂各一錢　龍腦薄荷一分　京墨少許
巴豆三箇　腦麝各少許
右件爲末蜜丸〇看大小金銀煎湯化下
長沙醫者丘松年傳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困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大天南星一兩每一各剉作五六塊用生薑一兩切作片厚朴一
兩剉碎去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冬瓜子一百二十
粒鄭愈方用三十粒　白茯苓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蟬殼煎湯
調下亦得
長沙醫者李剛中傳治小兒困虛陰證慢驚或慢脾風藥方
附子一箇重六錢已上或六分者方可用頂心剜一竅入硇砂半
錢在竅中復以附子末塡竅令實不去皮臍於淨地上取一竅如
附子大入附子在地竅中以土築實上以灰火一掀許蓋之次以
炭火三五莖於灰火上盤旋間量附子得熟爲度候地冷方取出
附子去皮同硇砂一處爲細末　防風二錢半爲末

全蠍為末　白僵蠶直者去絲土微炒為末各四十九箇
明淨乳香一錢半別研為末
右六味細末和合作一處入乳鉢中細細研極勻周歲已下服半平錢半歲已下嬰孩服一字周歲已上者服半平錢已上或一小平錢量輕重加減與服並用乳香湯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安心丸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
右件為末麵糊為丸如黃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炮去皮臍　白附子生　全蠍炙熟各一箇
蜈蚣一條炙熟
右件為末用麻黃不計多少去節為末酒煑麻黃成膏和藥為丸如雞頭大一歲一丸二歲二丸用溫酒化下
治小兒慢驚風睡紅散方
赤脚蜈蚣一條去足　蔓陀羅子一箇　天南星二箇只取心如指頭大兩塊
乳香一塊如指頭大

土狗子去頭足　全蠍各七箇　朱砂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每服一大錢分二百服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救生散治小兒吐痢或慢驚風方
全蠍七箇用薄荷七葉逐箇裹了以生薑自然汁浸麻黃七條候稍軟繫葉上串上炙令黑黃色　白朮土炒炙黃一錢
厚朴一片用薑二寸水一盞煑七沸取厚朴一錢
人參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煎青木茄湯調下或蜜丸如黃米大飲湯下
治小兒慢驚風虛風湯方
黑附子炮去皮臍　天南星大者生去皮各一箇
白附子七箇
右件為散每服半錢水一盞入蠍稍一箇同煎至六分微熱服已上三十六方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神寶丹治小兒或先吐後瀉或先瀉後吐或只吐不瀉或吐瀉俱發之後變成慢驚者

附子米泔水一盞薑半兩研浸三日次同蛤粉炒裂去皮臍半兩
羌活　朱砂　蠍尾　麝香
乳香各一分　南星兩箇各重半兩去皮臍剉碁子片酸漿一椀薑一分切片子煑酸漿盡去薑焙乾半兩牛膽中南星尤妙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者半丸薄荷湯化下小可驚瀉便青腰疼與少許立效如小兒只吐不瀉發驚急以紫丸重瀉五七行後與此藥並食前或以珍珠丸下之亦得
辰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癇病
蠍尾二十一箇　牛黃　麝香各半兩　附子三箇尖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七箇好者燈上燒皮焦黃去皮用肉
右為末寒食日蒸餅為丸如小豆大一歲一丸荊芥湯下衣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閉口不得者便用蒜入鹽同擣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蒜作餅蓋之以帛係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前湯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者立效須是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交泰丹治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累服熱藥上熱下冷涎鳴氣麁服藥雖多止在膈上不入中下此藥治虛陽潮上發搐未去
黑鉛一兩　硫黃　水銀各二錢　天猿子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　朱砂　附子炮去皮臍　鐵艷粉各二錢
全蠍　蛇肉酒浸去骨各一錢　麝香
槐柳枝各二寸細剉同鉛入銚子炭火上煅別將槐柳枝各一莖不住手打旋入硫黃次入水銀煎為沙子為度地上出火氣
右為末薑汁煑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丸米飲湯送下食前如病勢速煉蜜為丸如雞頭大一丸薄荷湯化下本法作丸子鎮墜
安神膏治小兒心虛多驚恍惚不寧腹痛便青并吐瀉之後欲生慢驚
朱砂二錢　全蠍　人參　白茯苓
天麻　附子炮　川芎　乳香各一錢
麝香一字　坯子半錢　又一方加琥珀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
丙丁膏治小兒吐瀉之後精神倦怠多睡不省不思乳食四肢逆冷啼如鴉聲咽喉不利丙日作麪丁日合藥

南星　烏蛇酒浸取肉焙各三分　天麻
麻黄去節　附子炮各半兩　白附子三錢半　蠍一分
僵蠶四錢
右爲末。水一升。浸三日。寒食日麵一升。和拌踏作麴。楮葉罨七日。取出紙袋高掛半月日可用。每麴一兩。朱砂一錢。麝香一字。並爲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竹瀝膏。治小兒久患脾虛發搐慢驚潮歇
附子炮一錢　厚朴薑汁浸一夕焙乾　白术蜜炒各一分
麻黄去節炒半錢　全蠍二十七箇薄荷汁浸一夕焙炒
犀角屑一錢悵乾
右爲末。竹瀝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無時

清脾飲。治小兒因吐瀉。多困不醒。欲生風候
人參　白附子　南星炮　半夏炮七次
全蠍　僵蠶　白术　川芎
羌活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爲飲子。三歲一錢。水半盞。薑三片。冬瓜子仁三七粒。煎三分去滓。

無時

一醉膏。治小兒慢驚潮搐。神昏不得睡。亦治大病後。及搐搦風涎流滯。手足不隨
乳香二錢　天麻二錢　麝香一字　安息香
全蠍　蜈蚣各二錢　附子炮　麻黄去節
酸棗仁炒去皮各四錢
右爲末。法酒同蜜熬熟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酒化下。盡醉灌之得睡是驚效

天王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南星一箇重八九錢已上
右取地坑子深三寸。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然後以入南星。却用炭三兩條蓋却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熟爲末用半兩天麻末一錢。麝香一字和拌。三歲半錢。生薑防風湯調下。亦治久嗽。惡心可食

李俓小兒保生要方治小兒發癇屬陰證方
黑附子一箇六錢已上煮去皮臍　生天南星二錢
半夏二錢冷水浸洗七遍　白附子一錢半　朱砂二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右六味同研勻。每服一字。薄荷煎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又治陰癇方
大附子。生去皮臍爲細末。每用二錢。以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半盞。分爲三兩服。量兒大小加減。吐者入丁香五粒同煎。乳空時服

楊倓家藏方加減定命丹。治小兒慢驚瘈瘲。目睛斜視。身體強硬。昏塞如醉。及治胎風成癇。發歇不定。荏苒經時
蟾酥酒浸一宿　牛黄別研　朱砂別研　甘草炙黄
胡黄連　麝香別研　使君子肉　犀角屑
當歸洗焙　天麻　細松烟墨燒灰烟盡地上出火毒
羌活去蘆頭已上十二味各一字　全蠍二枚去毒微炒
棘剛子五枚去殼取蟲微炒　半夏湯浸洗七遍
天南星牛膽製者　附子炮去皮臍　虎胃酥酒醋炙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炙乾　乾薑炮　丁香
沉香　肉桂去粗皮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麪裹煨熟　白术已上十三味各一錢
右件爲細末。煮粟米粥和丸如黍米大。青黛爲衣。每服一十丸。荆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麝香六神膏。治小兒慢驚潮作。口噤不語。手足瘈瘲。發歇無時
麝香一字細研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一宿　烏蛇尾五寸酒浸一宿　全蠍七枚去毒炒焦　蜈蚣一條塗酥炙焦
棘剛子七枚去殼取蟲微炒
右件爲細末。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煎人參麻黄湯化下。不拘時候

麝香餅子。治小兒吐瀉之後。內虛生風。已成慢驚。涎潮搐搦。頭項反折。神情昏困
全蠍二十一枚。每一枚用薄荷二葉裹定。先以生薑汁浸軟黄麻。逐枚以黄麻纏定。却蘸薑汁。於慢火上炙令麻黄色。又入蘸薑汁。各如此三遍。焙乾用　乳香別研　朱砂別研
雄黄別研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　天南星炮裂。入生薑汁內浸一宿。切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白僵蠶炒去絲觜　八味各三錢　麝香半錢別研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尖取末已上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別用天南星末一兩。調生薑汁煮糊
與前藥和丸如梧桐子。捏作餅子。略見日色。陰乾。每服一餅子。煎荆
芥湯化下。不拘時候
五銖散。治小兒慢驚風。口噤不語。乍靜乍發。昏塞如醉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青黛別研　地龍去土炒
白附子炮　全蠍去毒炒已上六味各半兩　天南星一兩炮裂
附子炮去皮臍二兩　蜈蚣一條炙黃　麝香別研
乳香別研各半錢　古文錢一錢大炙醋淬直候破碎研細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用蜜和成膏子。以生薑汁幷酒兩三點同調
下。不拘時候
香蠶散。治小兒慢驚涎盛口噤昏塞。頂背強直。手足搐搦。進退不定。睡臥
多驚
白附子一兩炮　天麻　全蠍去毒微炒　白僵蠶炒去絲觜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各二錢
甘草炙黃　朱砂別研　釣藤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不拘
時候
雀甕散。治小兒慢驚潮搐。口眼相引。目睛上視。頭項偃折。痰涎壅悶。神志
昏憒
棘剛子十枚取蟲微炒　全蠍三十枚去毒炒
蓖麻子二十枚去皮研　石榴一枚大者去却少盛前三味
藥在內。用黃泥裹作毬。慢火炙乾燒赤。候氣透出詳熟候冷取出
去泥細研。次入後藥　白僵蠶炒去絲觜
天南星炮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白附子炮四味各
一分　乳香一錢別研
右件後四味為細末。次入乳香幷燒者藥同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
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入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截驚散。治小兒慢驚潮搐。目睛斜視。口眼牽引。牙關緊急。胎風胎癇。悉皆
治之
烏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蜈蚣一條全酥炙焦
全蠍一錢去毒微炒　川烏頭一分炮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秤一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麝香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煎荆
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日久。或大病後生風。時發搐搦。目睛斜視。手足瘛瘲。
胃悶昏塞。身體強硬。角弓反張
天南星一枚重二兩者搥碎　附子一枚重七錢者搥破
已上二味。用生薑四兩取汁入好酒一盞。於銀石器中同煮令汁盡。
焙乾為末
白附子七枚炮裂　全蠍去毒七枚微炒
辰砂半兩別研　代赭石二兩火煅研細
右件為細末。入腦子麝香各一錢。研勻。每服一字。用酸漿水半盞。入
麻油兩滴。冬瓜子三粒。同煎三五沸。放冷約一茶脚許調服。候少時
再服一服。如無漿水幷冬瓜子。只用薄荷湯調亦得。不拘時候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燥。多驚多痰
白附子炮　天麻炮　乾蠍炒　人參已上各一分
為末　牛黃　膩粉　真麝
右家為末。煎棗湯調下半錢
湯氏望嬰孩妙訣治慢驚
真川烏一枚生去皮臍　全蠍等分
右二件㕮咀。分二服。水二盞。生薑四十片。煎至半盞。旋滴口中
又方用驗
赤脚蜈蚣一條頭尾全者酒塗炙　白僵蠶七枚炒
辰砂一字別研　全蠍七箇。頭尾全者。各用生薄荷葉包裹外以麻
縛緊定。火上炙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研細　麝香少許別研
右末煎人參麥門冬湯調。急驚加腦子牛黃各少許。煎金銀薄荷湯
調
續經驗治法。前件藥如俱用不效。危困可憂。須診太衝脉未絕。在兩足面
間。當灸百會。取前後髮際兩耳尖折中。乃是穴也。方書所載。但云頂上旋
毛中。殊不審有雙頂者。又有毛旋不正者。庸庸之輩。只循習舊本。誤人多

矣。癸後即當控涎青州白丸子末。再煎如稀糊。入蜜令熱調奪命散。良久
涎下。細研靈砂。米飲調。旋抹口中。如漸有退證風盛服八仙散。昏困服醒
脾散。常令減乳。妳子服釀乳藥。如此調理。無不更生。間有禀受不堅。本氣
素弱。五行修短。雖有神聖工巧。靈丹妙劑。不能奪其造化。此乃曉然之理。
學者不可不審。若涎已離膈。但在喉中如鋸。藥不能入。又不可控。當別法
探之。然搐鼻噴嚏得出。次服奪命散。庶免再潮

奪命散

川烏尖　附子尖各七箇生去皮用　蠍梢七枚
石綠少許

右末一處和勻。用鞕雞翅上藥入喉中。逐旋惹出。頻用帕子拭之

王璆百一選方韶州醫者劉從周。論小兒吐瀉發搐。覺有痰者。但服五苓
散。入生薑半夏煎服吐了痰。瀉亦止。驚自退。林謙之祭酒云

治小兒慢驚。青金丸
用青州白丸子。金液丹等分同研為細末。麵糊丸如黍米大。量兒大
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薑湯下

又方
正坐大附子去皮臍。生為細末。以白項蚯蚓。令於藥末內袞。候定。刮
蚯蚓上附子為丸如黃豆大。每服十丸。溫米飲下

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曾用極妙
右白朮二分。蜜煮至焦。須木灰火。取出水淨洗。切片焙之。入蠍梢三
七箇。天麻白附子各一分。共為末。米飲湯調下

治小兒慢驚。百藥不効者。葛丞相方
大川烏頭去皮臍生用　全蠍等分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兩大盞。生薑五十片。煎至三四分。去滓。逐旋以
藥注灌之

十便良方小天南星丸。治小兒慢驚風江陽方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微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和藥
白附子半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
右為散。入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四歲兒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
三丸。日二。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魏氏家藏方安心丸。治小兒慢驚。長沙醫者鄭愈傳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去毒

右件為末。麵糊丸如黃米大。米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截風。主胃滲。治小兒禀受氣弱。臟腑泄瀉。乳妳不化。或瀉清水。此乃驚證
之漸也。宜急服神妙
大天南星一箇酒半兩已上重者。慢火炮熟細剉
好人參不拘多少。焙乾細剉
右二味各一錢半。水一盞。生薑二小片。大棗一枚。冬瓜子仁十四粒。
慢火同煎取濃汁。注小兒灌下。每服作三兩次喫。仍先嘗過。恐生麻
兒口

麯香散。治小兒慢驚。皆因吐瀉所致。若大吐數日不止。使作驚候。急服此
藥。即可止吐
赤麯　藿香各半兩去土　丁香不見火
肉豆蔻麵裹煨各二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一歲嬰孩半錢。煎香楠木湯調下。香楠木定驚
止吐。神妙不可言

星香散。治小兒吐。或兼瀉。或獨瀉。服前藥未効。急服此藥。既止吐瀉。又能
截驚

大天南星藿香葉同生薑等分。約半兩。用水一大梡煎乾。取出。獨取
天南星為末。去藿香葉生薑不用。量小兒大小。每服一錢。入冬瓜子
少許同煎一盞至半盞。天南星須是極大半兩已上者尤佳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既久。用前二藥不効。已成驚證。手足搐搦。眼牽邪。
急服此藥。十止八九。一日之間。須數服為妙
全蠍七箇。用龍腦薄荷裹。黃麻縛之。酒浸炙乾。去黃麻薄荷不用。
人參去蘆一錢焙　白朮一錢蜜炙黃
附子六錢重者去皮臍取一錢用　梓朴五錢甘草水
煑焙乾取一錢甘草不用
右為末。竹茹煎湯調下半錢。立効。如急驚。切不可服。須審證可也

安全散。專治慢驚後。餘證未退。精神不爽。與第三第四藥相間。日一服。凡
此五藥。隨證用之。病者無不全安
人參去蘆一錢焙　白朮炒　白附子炮
南星薑汁一梡煑乾切片炒　天麻炮　辰砂細研
當歸焙去蘆　乳香別研　沒藥別研　雨藤鈎子者焙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全蠍去毒　白茯苓去皮焙

羌活焙　防風去蘆焙　川芎焙　甘草炙各一兩
麝香半錢
右並秤淨藥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薄荷生薑棗子煎至六分。
或只用薄荷湯調下
蠍附散醒脾去虛風。張氏家傳
大附子一錢炮去皮臍　天麻二錢　大全蠍七箇　大白附子三箇炮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濃煎冬瓜子湯調下
楊仁齋直指方太一保生丹。治慢驚。尚有陽證
全蠍青者十四箇　白附子生　直僵蠶
牛膽南星　蟬殼　琥珀各二錢　麝半錢
防風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如桐子。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聚寶丹方。傳慢驚可用
人參　茯神　琥珀　天麻
直僵蠶炒　防風　南星炮　白附生
蠍炙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錢　朱砂半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湯調下
蟬蠍散治方。傳慢驚
全蠍七箇去尾尖　蟬殼二十一箇　甘草二錢半炙
大天南星一箇炮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
來復丹。升降陰陽。疎風利痰。方見前
王氏惺惺散。治吐瀉脾困內虛
人參　茯苓　木香　天麻
白匾豆製　陳米炒　全蠍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略煎服
醒脾散。治吐瀉脾困不食
全蠍焙半錢　白附子炮　天麻焙　甘草炙
人參　白茯苓　石菖蒲細節者　木香
石蓮肉　白朮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有熱者去木香

大醒脾散
南星　白茯苓　橘紅各一分　全蠍焙
甘草炒　白附子炮　石蓮子　人參
木香各半分　陳倉米二百粒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驅風醒脾。兩方通用。亦可釀乳。小兒胃
虛不消乳食。尤須節約
溫白丸。驅風豁痰
人參　防風　白附子生　直僵蠶
全蠍各焙並一錢　南星盪七次焙乾
天麻各二錢
右爲末。飛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薑湯調下
星香全蠍散。治慢驚風。昏迷痰搐
南星濕紙煨二錢　木香　人參
橘紅各一錢　全蠍炙三箇　甘草炙半錢
右剉細。每服一錢。入紫蘇薑棗濃煎。旋以匙送下。有熱加防風
定命飲。治慢驚吐瀉困重。欲傳慢脾通用

圓白半夏生　茯苓　木香　老生薑切各一分
白朮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
四聖散。治慢驚痰滯虛熱。若有竄視搐搦證狀。以少許用管吹入鼻中
全蠍七箇　直僵蠶十四箇　大南星七錢半　真川烏三錢三字
並生用
右將南星爲末。水調作餅。裹蠶蠍川烏。外用濕紙重包。慢火灰中煨
令赤色。傾地上一伏時。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湯點好茶清少許調
下
烏蠍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川烏生。全蠍焙。爲末。各少許。每服半錢。薑棗煎服。如再
服。即去川烏
南星散。驅風豁痰
南星重八九錢以上者用一箇。就地上作小坑。深七八寸。用火炭
五斤燒通紅。以好米醋半盞灑入坑中。即納南星於內。次以火炭
條密蓋之。又用盆蓋其上一伏時。取出洗淨切焙

右為末入琥珀全蠍末各一錢每服半錢煎生薑防風湯調下
烏沉湯慢驚驅風助胃
天麻二錢　人參　眞川烏生　全蠍焙
南星炮　木香　沉香各一錢　甘草炒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三片慢火煎取其半與之
沉香散生胃氣止吐瀉
茯苓二錢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川厚朴製　甘草炙一錢
右為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
天南星丸治慢驚痰壅惟身熱者可服
南星一斤每重一兩上下者用溫湯浸洗刮去裏外浮皮并虛軟
處令淨用法酒浸一宿用桑柴蒸不住添熱湯令釜滿甑內氣猶
使不住灑酒常令藥潤七伏時滿取出用銅刀子切開一箇大者
嚼少許不麻舌為熟未即再炊候熟用銅刀切細焙乾
麝香研　丁香各一兩　龍腦研一兩半　辰砂別研水飛二
兩用一半為衣

右為細末入研藥勻煉蜜杵酒圓朱砂為衣每服一豆許生薑煎湯
調下
蘇合香丸一倍方見諸氣類白丸子二倍方見痰飲類夾和每服半錢薑
湯調下
礞石散亦能利痰急慢脾風通用
青礞石搥碎一兩　焰硝半兩同礞石入甘鍋內用炭
火煅令通紅候冷
右為末雪糕薄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丸急風薄荷荊芥泡湯調下慢
風慢脾風用南木香煎湯調下礞石焰硝古文錢輩雖能利痰然其
性非胃家所好須以木香佐之
靈脂丸治慢驚痰盛搐搦
五靈脂香潤者　白附子炮　木香　直僵蠶炒各一分
全蠍焙半分　朱砂一錢　大南星濕紙炮半兩
右為末米醋煮生半夏糊為丸麻子大每服三丸薑湯送下
香餅子治慢驚初傳涎潮昏搐
全蠍十四箇薑汁炙　麻黃連節從火炙乾又蘸黃十人

炙凡三次　花蛇肉　烏蛇肉並酒浸焙
直僵蠶炒各一分　白附子焙　人參
天麻　防風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為末用南星末煮糊丸桐子大捏作餅日乾每服一餅薄薑湯調
下
蟾蠍散治慢驚身熱痰滯
大乾蟾一箇酥塗炙黃　直僵蠶　蟬殼
蠍尾各焙　白附子微炮　五靈脂　蘆薈
琥珀各一分　朱砂一錢　麝半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防風煎湯調下
快脾湯治慢驚脾困不食和胃驅風
大南星一箇剉如棊子塊用生薑一兩切川厚朴一兩剉碎水三
升同煮令南星透去薑朴只用南星切焙
木香　人參　天麻各二錢半　全蠍七箇焙
右為末每服半錢甘草生薑煎湯調下
衛生家寶蟬蛻飲治小兒吐利後藏虛慢驚手足時瘈瘲多睡眼上視乳

食不進
釣藤鉤子三分　川芎　白僵蠶去嘴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五枚炙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尖
右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
附子不用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保命丹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
良方
白茯苓　朱砂令研　白附子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
加用之　天南星炮各一錢　全蠍炒半兩
天麻炒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鵬砂一錢　腦子
麝各半字
右為末和勻薄糊為丸雞頭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議曰
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藥純和却驚安神化
痰定搐功効非常然急驚傳來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為法則
陰盛陽虧方謂陰癇衆虛衛弱方傳陰癇心驚神散方傳熱熱經柔

絡於方傳執熱癇之為病，四體不收，精神失守，百病干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為難事，請究所受療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為虛設

觀音全蠍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

黃耆一分　人參一分　木香一錢　炙甘草
石蓮肉炒　穡豆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全蠍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天麻二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一錢，棗子半箇，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脉，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正於危急之際，却作兩餌投之，先與生其胃氣，次服截風定癇，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丸子末，以半和之，乃盡其妙

犀角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鎊一錢　白朮二錢水煮過　甘草半錢炙

陳皮舊者良去白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荷同煎三五沸，通口無時　議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緩。若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朮陳皮，預理脾胃，犀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發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難省，兼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為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劑。一正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稽首智者作之，施功利益而已

醒脾散　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

人參一分　木香炮一錢　白茯苓一錢　白朮炒一錢
全蝎炒半錢　甘草炙一分　白僵蠶炒一錢　白附子炮一錢
天麻炒一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沸，通口無時服　議曰：此良方最為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痰，驚風，神困氣弱，沉沉默默，皆脾經虛之已盛，風痰併聚，故爾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濟丹及觀音全蝎散，供良。其疾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丸散及腦麝寒涼等藥，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兒疾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絕，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其所謂治人欲予

神保既濟丹　治嬰孩小兒吐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効

硃黃　焰消　陳橘皮　青橘皮去白
五靈脂川者良　半夏麯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硃消二味和研令匀，一處用磁器鎔汁，傾出候冷細研，旋入諸藥和匀

右為末，秫米粉水煮糊為丸，如○大，每二歲兒服三十丸，大者加之，並溫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氣，多服有益　議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制，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脚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服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生驚，但胃

氣未脫，速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服，以愈為度。若脚手冰冷者，服之立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並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使尤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欲而行之

定命飲子　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半夏依半服者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炙
白茯苓　白朮　老生薑各一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煮令水乾，將半夏天麻白朮茯苓切焙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生薑棗子湯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効如神。醫工少有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燥者方用之，俗夫便言好藥，殊不知腦麝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利關竅，開閉塞，踈腠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瘡痢藥用之，產者亦禁。唯有痓痙顛癇宜用定命飲子，屢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

深智高明。往往欽羨。疾搐連併。脉息虛怯。不敢頻下者。宜與靈芝丸
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活法之權
也
陟岢野夫多效方神效方。治小兒慢驚風。手足搐搦。諸藥不效
大天南星一箇
右用好酒一大盞。椀內浸四十九日取出。後用活蝎四十九箇。用竹
笑子夾定。教蝎獨螫天南星。令蝎無刀動。便換一箇蝎。又螫。用四十
九箇蝎都螫遍天南星。不用蝎。將南星別乾椀內放定。上用紙數重
封定椀口。用綿緊定紙。放椀在屋梁上陰多時。約自然乾取下。不得
見日氣。研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荊芥湯調下。一日三服。不拘
時候必効
御藥院方三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蝎各二十箇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麻黃湯調下。或薄荷湯下無時
通聖餅子。治小兒慢驚風癇涎多。咽喉不利。手足搐搦
天麻　使君子去皮　白僵蠶炒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一分　乳香　青黛　蝎梢炒
膩粉　水銀各一錢　黑鉛半錢與水銀結沙子
無食子一對去皮　麝香　腦子各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餅子。用薄荷湯
化下。食前臨睡服。量兒大小加減
乾蝎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蝎全者十枚炒　蔓陀羅花七朶重一字
天麻二錢半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搗研爲細末。每服半錢匕。薄荷湯下。不拘時
釋繼洪澹寮方慢驚。小兒吐瀉後成慢驚。或昏睡。手足似搐而不甚。用金
液丹半兩。青州白丸子三錢重。同研極細。生薑米飲湯調下三錢。多服乃
效。服至一二兩無害。候胃氣生。手足漸溫。漸減金液丹。加白丸子。以意度
之
續刊經驗良方芎蝎散。治小兒腦髓風。顖顱開解。皮肉筋脉急脹。骨縫青
筋起。面少血色。或腹中氣響。時大便青白沫。或嘔吐痰涎。欲成慢驚。風搐
足脛冷者。或大冬氣上衝胷。頭面腫痒。亦宜服之

川芎　華撥各一兩　細辛去蘆苗淨一兩
蝎梢一錢　半夏湯泡去皮臍二錢半淨生薑自然汁製一宿
右研爲細末。每用一字。沸湯調。熱服。量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吐瀉痢後。將傳慢驚。慢脾。神昏脉弱。飲食不進。睡露
揚睛。晝輕夜重。急宜投服
北南星一兩剉破用器盛東壁土同醋煑少時濾乾切片焙
人參去蘆　冬瓜子仁槌碎二味各二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慢火煎七分。候溫無時。少與
緩服。投之急必吐。此後應諸湯散丸劑。所述服餌次序。不過言其大
暑。然煎煑調化分數湯使下法。尤在臨機。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或多
或少。隨病輕重用之。餘皆倣此。再不繁引
危亦林得效方慢驚風證。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及過服寒涼之藥。其
證眼慢騰騰。或露睛。手足瘛瘲。面色青白。渾身四肢冷。默默不聲。其脉沉
遲。用白朮散。益黃散。防風冬瓜仁煎服。安神丸。冬瓜仁湯磨化。方並見後
南星飲。宣利過多。脾困服慢涎盛。四肢不舉。不思飲食
大南星三箇炒赤令熟　冬瓜子仁　白稨豆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生薑二片。防風少許。煎湯調服
防風丸。治慢驚不省。手足微動。眼上視昏睡
天麻　防風　人參各一兩　全蝎去毒七箇
僵蠶炒斷絲　粉草各五錢　朱砂　雄黃各三錢半
麝香半錢
右煉蜜丸小指頭大。人參湯化一丸。不以時候。冬瓜仁湯尤妙
觀音散。治胃氣不和。脾困下瀉過多。不思飲食。乳食不化。精神昏悶。四肢
困冷
人參　白朮米泔浸煨　稨豆炒各二錢半
白茯苓　冬瓜子仁　酸棗仁去皮蚌粉炒
甘草炙各半兩　藿香　枳殼去穰各二錢半
紫蘇葉少許　木香不見火　石蓮肉去心　嫩黃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烏梅湯。冬瓜子仁陳米湯調皆可
五苓散。止吐瀉。每服一錢。紫蘇梗陳米湯調下。方見大方科傷暑類
小釣藤飲。治吐利。脾胃虛風慢驚
釣藤三錢　蟬退十箇　人參二錢　麻黃二錢

防風二錢　僵蠶　天麻　全蠍去毒
甘草　川芎各三錢　麝香少許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空。加附子少許。乳食前服

南附湯。治洩瀉虛脫生風。名慢驚風。及因服冷藥多者

南星　生附子二錢　全蝎五箇去毒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五分。量大小旋服

蘇合香丸。治風搐搦。必須理氣。蓋氣下則痰下。關竅自通。方見諸氣門

灸法。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者

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髮際眉心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脚後手。亦可治陰陽諸癇病。艾炷如麥子大。

衛生至寶神朮散。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

白朮五錢。蜜炙至焦。須木炭火取出洗淨。切片焙
天麻　白附子各二錢半　蝎梢三七箇

右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服

[秦]當時大方羌活丸。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多。或病吐利後

為慢驚。兼治傷寒初感

羌活　川芎　人參　白附子
赤茯苓各半兩去皮　天麻　白僵蠶炒去絲
乾蝎去毒　白花蛇各二錢半　大附子炮去皮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肉豆蔻煨　雞舌香
藿香　沉香　南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二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二錢半

右為細末。煉蜜旋丸如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化下

黃鋌子。治小兒慢驚

天麻　防風去叉　人參各一兩　乾蝎全者去毒
白僵蠶半兩炒去絲　甘草炒　朱砂
雄黃　麝香各二錢半　牛黃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作鋌子。量兒大小加減丸數。未過百晬。只與小豆大一丸。作一服。人參湯化下

佛茄花散。治慢驚風神効

佛茄花曼陀羅花是也
金頭蜈蚣　蝎梢
白附各等分　片腦少許

右研極細。三歲兒半字。三歲已上一字。薄荷水調。手按左鼻搐在按右搐左。立少頃。汗如雨。因睡勿驚。永不發

蚯蚓丸。治慢驚風立効

蚯蚓一條活者。去泥盡。入膩粉少許。焙乾。研細。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

硫黃散。治慢驚大效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　全蝎七箇去毒　硫黃棗子大一塊

右為細末。薑汁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一歲兒一丸。米飲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 卷一〇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高拱
學士 臣 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 臣 林燫
書寫儒士 臣 孫[illegible]
圈點監生 臣 馬承先
臣 尼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六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六十九

小兒卒死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卒死者是三虛而遇賊風故無病倉卒而死也三虛者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時之和三也有人因此三虛復為賊風所傷使陰陽偏竭於內陽氣阻隔於外而氣壅閉陰陽不通故暴絕而死也若臟腑未竭良久而蘇亦有兼挾鬼神氣者皆有頃邪退乃生也凡中客忤及中惡卒死而邪氣不盡停滯心腹久乃發動多變成注也茅先生方卒死候眼合嚙齒過身如綿軟面青黑口鼻冷此候因本生下而過身熱或因有驚患醫人一向退熱不曾下得驚積及痰積逆積聚升邪氣至此候 右前件五箇證候本一般只是要辨凡初受患根源所治當依下[illegible]命令散與[illegible] 方見急慢驚風門中 如有伏熱未時即下大附散與調理二三日安樂 方見驚風門中 前件五箇形候只是此一般調理上件疾兒鴉聲上啼偶搐汗如珠不得睡眼障戾出死候不治 土如如所書 栖真子嬰童寶鑑方小兒三虛歌 乘年之衰兮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兮三虛之中卒中賊風兮成卒死暴使眼氣兮候亦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令醫治兮莫匆匆鄭端友全嬰方三虛卒中歌 乘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三虛被鬼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絕兒沉痾易見望嬰孩妙訣小兒氣將命中衰鬼氣多因被鬼持其候嗟黃頻哭泣衝人冷氣早須醫乘年衰兮逢月空失時和兮三虛中遇賊風兮還卒死一如兒氣候須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須救療兮莫匆匆年紅候

方

張仲景金匱要略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右以馬屎一團絞取汁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葛洪肘後方治救卒死而壯熱者

右用礬石半斤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脚令沒踝

又方救卒死而目閉者用騎牛臨面擣薤汁灌之耳中

又方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便者
右取牛洞一升。溫酒灌口中。洞者稀糞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卒死無脈。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
右用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瘥。牛不肯舐。著鹽汁塗面上。即牛肯舐
又方。灸熨斗熨兩脇下 備急方云又治尸厥
治魘死不自覺者方
右用慎燈火。勿令人手動。牽牛臨其上即覺。若卒不能語。取東門上雞頭末之。以酒服
治卒魘死方擣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 張仲景云灌口中
治死魘不寤方。以末伏龍肝吹鼻中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許吹鼻中。嚏則氣通。起死人 集驗方云治中惡
已上十方俱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卒死。宜取女青末半錢。用牛乳汁調服之
又方以牛糞絞取汁。灌少許一中盞
[illegible] 擣取汁服
又方 以苦參醋煮。取汁少許內口中即蘇。水者亦得
又方 以櫚柞木板。酒煮取汁服少許效
又方 煎鹽湯令極鹹。以物拗口開灌之。令入腹即活
又方 以熱湯和灰厚擁身上。逡巡即蘇
嬰孺方治小兒不知所病。使死絕方 出幼幼新書
右取雄雞。從臨兒口上。割血滴入口下即活
葛洪肘後方灸法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便者。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兒小者隨年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死。鍼間使各百餘息
又法 灸鼻下人中。一名鬼客廳 肘後方云又治尸厥

小兒卒暴中惡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中惡者。是鬼邪之氣。卒中於人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理。榮衛平和。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精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先無他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也。凡中惡。腹大而滿。脈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餘勢不盡。停滯臟腑之間。更發。後變爲疰也。聖濟總錄論曰小兒無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絕者中惡也。由兒陰陽氣血不調。神守不強。故鬼毒惡氣。得以中之

方

葛洪肘後方救卒死。或先病痛。或常居寢臥。奄忽而絕。皆是中惡。救之方
右取蔥黃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小兒度量之。若使目中血出佳。扁鵲法同。是後吹耳條中。葛言此云刺鼻。故別爲一法
又方
右令二人以衣壅口。吹其兩耳。極則易人。可以筒吹之。並捧其肩上。側身遠之。莫臨死人上
又方
右以蔥葉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無血難治。有血是候。時當捧兩手忽放之。須臾死人自當舉手撈人。言痛乃止。又男刺左鼻。女刺右鼻中。令入七八寸餘。大效。小兒量度之。亦治自縊死。此與扁鵲方同
又方 以綿漬好酒中。須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令驚
又方 視其上唇裏弦。有白如黍米大。以針決去之
又方 以小便灌其面。數回即能語。此扁鵲法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吹其兩鼻中。嚏則氣通矣
又方 割雄雞頭取血。以塗其面。乾復塗。并以灰營死人一周
又方 以管吹下部。令數人互吹之。氣通則活
又方 破白犬以搶心上。無白犬。小雞亦佳
又方 右取雄鴨就死人口。斷其頭。以熱血瀝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極則易人。氣通下則活
又方
右取牛馬糞尚濕者。絞取汁。灌其口中。令入喉。若口已噤者。以物強發之。若不可強者。乃扣齒下。若無新者。以人溺解乾者。絞取汁。此扁鵲法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忤方。此病即今人所謂中惡者。與卒死鬼擊亦相類。爲治皆參取而用之
右鹽八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二服。得吐即愈。備急方云治鬼擊若小便不通。筆頭七枚燒作灰。末和服之即通

天竺外臺古今錄驗黃帝護命千金丸療羸瘦歷年胃滿結痰飲食變吐
宿食不下中風鬼疰疾瘦方
野葛七寸炙　班猫二十枚去足翅熬　雄黃
雌黃　丹砂各研　瓜丁　鬼臼
礬石火燒半日　沙參　莽草炙
椒去目汗各一兩　地膽十五枚去足翅熬
右十二味擣下篩蜜和擣三千杵為丸如梧子服五丸日二卒中惡氣絕不知人服如小豆二丸老小半之牛馬所觝蹴癰腫若蟲毒所嚙取一丸著掌中唾和塗瘡中毒上立愈正月旦以酒平家中大小各一丸一歲不病若傷寒身熱服一丸若欲視病服一丸病者共卧不忌生血物
太平聖惠方桃奴散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疼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桃奴五枚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麝香一錢細研
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桔梗去蘆頭
赤芍藥　黃芩　柴胡去苗　川升麻
川大黃剉微炒　鬼臼去毛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以利為度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鬼箭羽散治小兒中惡心堅強卒痛欲困
鬼箭羽一分　真珠末一分　桃仁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羚羊角屑
桔梗去蘆頭　川朴消　川升麻　赤芍藥
柴胡去苗　黃芩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雄黃丸治小兒中惡心痛辟除邪氣
雄黃半兩細研　真珠末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巴豆一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入棗瓤及錬蜜和丸如粟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嬰孺方鬼箭羽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強卒痛欲困已上十八方并出幼幼新書
鬼箭羽三分　朱砂一分　羚羊角屑　桔梗
鬼臼　朴消湯下各四分　升麻
芍藥　柴胡各五分　黃芩六分　大黃八分
桃仁四十九箇炒去皮尖
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二歲兒為四分更量兒大小與服之
聖濟總錄芍藥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芍藥　桔梗炒　桃仁七枚去皮尖雙仁炒
黃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各一兩　大黃剉炒二兩
鬼臼一兩　甘草炙半兩　杏仁四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麝香半錢研
右一十一味內十味麤擣篩入麝香和勻一二歲兒每一錢匕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空心午後各一服以利為度隨兒大小加減
湯氏嬰孩妙訣卽服蘇合香丸未醒隨其次服藥沉香降氣湯加人參茯苓又宜服辟邪膏方無不作效本草甘可服之
降真香　白膠香　沉香各半兩　虎頭骨炙
鬼臼　龍膽草　人參　茯苓各半兩
右末次入雄黃半兩麝香一錢錬蜜丸乳香湯化及令兒帶及燒卧内尤妙
危亦林得效方卒暴治卒然腹皮青黑而死灸臍上下左右去臍各半寸并鳩尾骨下一寸凡五處各灸三壯仍用酒和胡粉塗其腹
又中惡暴死葱白納下部及鼻中立活或用菖蒲末著舌底及吹入兩鼻兩耳中效
又中蠱欲死甘草濃煎湯服立驗
葛洪肘後方灸法以繩圍其死人肘腕男左女右畢伸繩從背上大椎度以下又從此灸橫行各半繩此法三灸各三卽起又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不起者捲其手灸下文頭隨年壯又灸鼻中三壯也又灸順下宛宛中名承漿穴十壯大效又灸兩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壯此華陀法一云三七壯又灸臍中百壯也出幼幼新書
小兒鬼持
論
巢元方病原小兒神氣軟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錄其狀不覺有

除疾直爾瘥黃多大啼喚口氣常臭是也栖真子嬰童寶鑑歌小兒氣疰命中衰魂魄多因被鬼持其候瘥黃多哭泣不須用藥可求師　又小兒鬼氣歌鬼氣皮膚裏相傳臟腑間腫虛如水病癲痴似驚癇熱發渾身濕痛連心腹攢小兒還有此服藥急醫看

方

圖經治鬼持　用虎睛爪并指骨毛以繫小兒臂上辟惡鬼

外臺深師五邪丸療邪狂鬼魅妄言狂走恍惚不識人此為鬼忤當得殺鬼丸方

丹砂　雄黃各別研　龍骨　馬目毒公

鬼箭羽各五兩　鬼臼二兩　赤小豆三兩　芫青一枚

桃仁百枚去皮尖熬別研

右九味擣下細絹篩合諸藥拌令和調後內蠟和之大如彈丸絳囊盛之繫臂男左女右小兒繫頭合藥勿令婦人鷄犬見之所服蜜和丸如梧子一服三丸日三忌五辛生血物已上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小兒疰

論

巢元方病源注之言住也謂其風邪鬼氣留人身內也人無問大小若血氣虛衰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間連滯臟腑之內或皮膚掣動遊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沉滯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為疰也小兒不能觸冒風邪多因乳母解脫之時不避溫涼暑濕或抱持出入早晚其神魂輭弱而為鬼氣所傷故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疰方　用竈中灰鹽等分相和熬熨之

太一備急散主卒中惡客忤五尸入腹鬼刺鬼排及中蠱疰吐血下血及心腹卒痛腹滿傷寒熱毒病六七日方

雄黃　芫花　桂心各二兩　丹砂

蜀椒各一兩　藜蘆　巴豆各一分　附子五分炮裂去皮臍

野葛三分

右九味巴豆別研如脂餘合治下篩以巴豆合和更擣之合和調以銅器中密貯之勿泄有急疾水服一字已可加至半錢已老小半之病在頭當鼻衄在膈上吐在膈下利在四肢當汗出此之所為如湯沃雪手下皆愈秘之非賢不傳

治疰病相染易及霍亂中惡小兒客忤長病方

獺肝一具　雄黃　莽草　丹砂

鬼臼　犀角　巴豆各一兩　麝香二分

大黃　牛黃　蜈蚣一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丸空腹服如麻子大二丸加至三丸以知為度

小兒尸注

論

巢元方病源尸疰候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小兒血氣衰精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為病其狀沉默不的知病之處或寒熱淋瀝涉引歲月逆至於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疰也聖濟總錄論曰人有三尸能為人患無問老幼但精神衰弱血氣不足者率多被害小兒血氣未具精神未全固有尸注之病其狀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所苦或寒或熱痛引歲月逆至於死兒復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注也張渙[illegible]亦有注病與大人所病無異久後疰易傍人傳恭骨肉如尸注蠱毒之類是也尸注者是三尸之中一尸疰兒無問大心腹內皆有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而共為患小兒有此即血氣衰精精神亦羸沉沉嘿嘿不的知病之處至夭注易傍人凡驗蠱蟲者以器皿盛聚蟲蛇雜類令相嗽食餘一存者即名為蠱步歷歲月心懾至夭疰易傍人宜深念矣經齊小兒保命集尸注狀或因胎受或相傳有似驚風項仰齒驚癇後拋患生紅赤腫疾潮面臉已如藍時時目上加乾嘔旋旋風搐畫紫閑偏搐額青唇脹額徒勞用藥保生全　小兒尸注者狀若驚癇而後拋紅赤腫黑矣如大人傳尸注之患或胎中而受或相傳而得檢方對藥主之若見偏搐唇脹俱顛滿頭赤腫死候不治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走馬湯治大人小兒飛尸

巴豆去心皮熬　杏仁去皮尖各二枚

右二味取綿纏搥令極碎投熱湯二合捻取白汁服之須臾瘥未瘥更一服老小量之通療鬼擊有尸注者常蓄此藥用驗忌野猪肉蘆筍備急同

太平聖惠方木香散治小兒尸注心腹滿脹疼痛不可忍

木香半兩　鬼箭羽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當歸半兩剉微炒　紫蘇莖葉半兩　檳榔三分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生薑少許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尸注及中惡諸病皆主之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黃　桑根白皮半兩剉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散治小兒尸注鬼痱心腹往來疼痛或加寒熱恍惚形色多般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木香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虎頭骨一分塗酥炙令黃

檳榔一分　京三稜一分微煨剉　白芥子一分微炒

款冬花半兩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乾桃柳葉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桂心一分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臨時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尸注鬼痱驚癇魍魎三十六種無辜天行急黃並宜服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光明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真珠末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炙令微黃　甘遂半分煨令微黃

赤芍藥半兩　赤茯苓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巴豆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三四歲兒每服以荊芥湯下二丸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丸治小兒尸注及諸蠱魅精氣入心腹使兒刺痛黃瘦

雄黃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麝香半分細研　白頭翁一分　徐長卿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青羊脂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尸注邪氣入腹疞痛立効方

雄黃一分細研　梔子仁十枚　赤芍藥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研入雄黃令勻每以溫水調下半錢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鬼臼丸治小兒尸注勞瘦或時寒熱

鬼臼半兩去毛　川升麻三分　麝香一錢細研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煖酒下十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湯治小兒尸疰勞瘦或時寒熱

桃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生研用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與服當吐為效如不吐即非是疰也

鸛頭散治小兒尸疰

鸛頭一枚燒為灰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

又方　取雞子一枚打破生吞之已困者內入喉中搖頭令下即差

聖濟總錄太一神精丸治小兒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注惡風顛狂鬼蠱毒妖魅溫瘧無所不治

丹砂研　曾青研　雄黃研　雌黃研

礬石燒醋淬法淘研令細各　金牙研各一兩半

右六味各研羅為末先將丹砂等五味用釅醋漬之唯曾青用好酒銅器中漬以紙密封頭日中暴經夏急待用亦須五日無日以火煖之其丹砂等五味日數亦然各研如粉以釅醋拌令乾濕得所內土釜中以六一泥固濟令密候泥乾然後安鐵環施腳高一尺五寸置釜於環上初取熟炭火兩枝各長四寸置於釜下待三分消盡二分更加熟火兩枝如此三度然後用生炭燒增之漸多乃至一伏時火近釜底即使滿其釜下炭經兩度即罷待火盡極冷然後出之其藥精飛化凝著上釜光明皎如月潔如雪者最佳若飛上不盡更合與火如前以雄雞翼掃取多少不定和以棗肉丸如黍米大平旦空腹服一丸又常以絳囊帶之男左女右小兒繫頭上辟瘴毒惡氣射工小兒患可以苦酒和之塗方寸紙貼兒心腹上亦有已死者冬二日夏一日與藥得下便活若服藥悶亂可煮防己湯飲之則定兼治大風惡癩偏風風癲歷節鬼擊疹瘧小兒驚忤不能乳哺癰疽痔瘻腹內積冷婦人產死木埋猫狂狗所嚙丁腫蜣蜋寸白惡腫邪鬼精妖并去一切惡

蘆螵散治小兒尸注

蘆莢中螵五枚　鹽少許

右二味同研爲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匕熟水調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張渙醫方妙選雄黃丹方治尸疰病

雄黃一兩　雌黃一兩細研　川大黄一兩煨大炮裏

鬼臼一兩去毛　桃仁三十箇湯浸去皮尖　白頭翁半兩

已上各擣羅爲細末次用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紙裹出油　麝香一分研

右件都研勻以羊脂五兩鎔和諸藥成膏如黍米大每服三粒至五粒荆芥湯冷下量兒大小加減

立效湯

川大黄一兩炮　乾桃柳葉各一兩洗焙乾

梔子仁半兩　赤芍藥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用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　麝香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用麥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之

小兒蠱疰

論

巢元方病源蠱疰候人聚蟲蛇雜類以器皿盛之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爲蠱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小兒有中者病狀與大人老子無異則心腹刺痛懊悶急者即死緩者涉歷歲月漸深羸困食心臟盡利血心臟爛乃至死死又疰易傍人故爲蠱疰也

方

千金外臺秘要方范汪吏土十七物紫參丸療大人小兒蠱疰百病癥瘕積聚酸刺骨肉大小便不利卒忤遇惡風臚脹腹滿淋水轉相注殫門盡戶延及男女外孫醫所不能療

紫參　人參　半夏洗　藜蘆

代赭　桔梗　白薇　肉蓯蓉各三分

石膏　大黃　牡蠣熬　丹參各一分

蝦蟆炙　烏頭炮各四分　狼毒七分　附子炮五分

巴豆七十枚去心皮熬

右件藥擣篩蜜和爲丸以飲下如小豆一丸日三服老小以意減之蜂蠆所螫以塗其上神良忌猪羊肉冷水

太平聖惠方羖羊角散治小兒中蠱毒腹內堅如石面目青黃小便淋瀝變易無常

羖羊角屑一兩　蘘荷一兩　梔子仁七枚　赤芍藥一分

牡丹皮一分　犀角屑半兩　黃連一分去鬚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聖惠總錄名鼓皮湯治小兒中蠱腹內堅痛

敗鼓皮三分炙令黃剉　苦參一兩剉　蘘荷根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初中蠱毒宜服

川升麻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蘘荷根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四五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散治小兒飛蠱狀如鬼氣者宜服

雄黃半兩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犀角末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每服以温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五種蠱毒惡疰之方

馬兜鈴根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空腹頓服當時隨吐蠱　吐未即再服

又方

敗鼓皮燒灰

右細研如粉空心以粥飲調服一錢病人須臾當呼蠱主姓名病便愈

又方

蘘荷一兩

右擣羅爲末以粥飲調下一錢甚効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蠱忌中蠱欲死方

甘草半兩炙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分爲二服當吐蠱出若平生預防蠱者宜熟炙甘草煮汁服之即內消不吐神效

治小兒中蠱毒令腹內堅痛面目青黃淋露骨立病變無常方[illegible]

桃樹寄生二兩

右擣細羅為散如茶點服之日四五服

又方

麝香半錢細研

右於空腹以溫水調服即吐出蠱毒未效再服

治小兒中蠱下血欲死方

右取生赤雌雞翅下血服之立效

又方

擣青藍汁頻頻與半合服

嬰孺方雄黃丸治小兒疰病諸蠱魅精氣入心入腹刺痛黃瘦骨立[illegible]

雄黃　丹砂　野丈人

徐長卿各三分　大黃五分　麝香三棗大　羚羊角五分屑

右為末以青羊脂和丸百日兒酒服黍米大三丸日進二服歲五大

赤丁

張渙醫方妙選雄麝散治蠱毒病

雄黃一兩水磨者細研　麝香一兩細研　羚羊角一兩屑

赤芍藥一兩　敗鼓皮一兩炙令黃　馬兜鈴根半兩

薺苨半兩　鬼臼半兩去毛

已上除雄黃麝香外擣羅為細末

右件同二味一處拌勻研細每服半錢濃煎甘草湯調下食前

又方麝犀湯

犀角屑一兩　鬼箭一兩　安息香一兩　苦參半兩

牡丹皮半兩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水磨雄黃一兩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服之

小兒攧撲損瘀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落林損瘀候血之在身隨氣而行常無停積若因墮落損傷即血行失度隨傷損之處即停積若流入腹內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凡瘀血在內顏色痿黃氣脈微喘嗇嗇小寒翕翕微熱或時刺痛也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愚常論十歲已上兒飲酒喫熱因熱動血醉飽撼損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內因外因之使然乃自取焉耳法當用百解散去桂加黃連水煎燈心煎服疎利熱毒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或藕節水煎下定吐止血其證自除有長成小兒偶因他物自傷或戲走失足觸損兩目血脈腫痛晝輕夜重投速效飲即快仍忌雞酒羊麪三五日庶易瘥也有狡兒貪劣因弄刀錐或乘高墮地致傷皮破血出輕者先用桃花散傅之仍服活血散以勻其血毋使作膿潰爛肌肉有僅十五歲者恃其血氣方剛惟務馳騁多致落馬墮車或鬭狠跌折肢體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不內外因歌人身一或纔傷損重則宜其血亦多不內外因然有自各分證治在專科破血傷風歌跌撲皮膚因破損外風侵襲在傷痕隨時發腫微加痛活血疎風是要言

方

葛洪肘後方若墮落有血瘀熱不食乳哺者方

大黃　黃連　蒲黃各二分　芒硝一分半

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二服大小便血即愈

孫思邈千金要方蒲黃湯治小兒落林墮地如有瘀血腹中陰陰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哭叫喚方

蒲黃　大黃　黃芩

甘草炙各一銖　芒硝七銖　黃連十銖　麥門冬各十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三服消息視兒羸瘦半之大小便血即愈忌冷食

當歸散主落馬墮車諸傷腕折臂腳痛不止

當歸　桂心　蜀椒　附子炮去皮各二分

芎藭六分　甘草五分炙　澤蘭一

右七味並熬令香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凡是傷損皆服之十日愈小兒亦同救急方云治墮馬落車被打傷腕折臂呼喚痛聲不絕服此散呼吸之間不復大痛十三日筋骨相連也

孫思邈千金翼方馬蹄散主被打腹中瘀血方

右白馬蹄燒令煙盡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亦主女人病血消之為水

蒲黃散主被打腹中有瘀血方

蒲黃一錢　當歸　桂心各二兩
右三味擣篩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
太平聖惠方蒲黃散治小兒落牀墜地如有瘀血腹中痛
蒲黃　川大黃剉微炒　當歸微炒　琥珀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地黃散治小兒落牀傷於肢節青瘀疼痛
生乾地黃半兩　川大黃　當歸二味各剉微炒
桂心　赤芍藥　蒲黃　甜瓜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各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用酒半合生地黃汁半合相和
暖令溫調下半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落牀體熱疼痛
犀角屑　赤芍藥　芎藭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茯神散治小兒落牀體熱驚悸
茯神半兩　龍膽　人參各三分　黃芩
犀角屑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加減溫服
嬰孺方治小兒墮地有瘀血在腹中天陰則翕翕寒熱不肯乳哺但啼方
蒲黃　大黃　甘草各十銖　麥門冬十五銖
黃連十二銖
右以水二升煮一升爲三服量兒大小與之忌生冷菘菜冷水
張渙醫方妙選蒲黃湯方治打撲或落牀墮地至損血氣羸瘦疼黃或時
刺痛遊走不定
蒲黃　生乾地黃　當歸焙洗各一兩
赤芍藥　琥珀　桂心各半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

小加減
人方茯神丹
茯神　麥門冬湯浸去心　當歸洗焙乾各一兩
人參去蘆頭　黃芩　龍膽草各半兩
已上爲細末次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炒香熟半兩
右件同再細研杵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用生地黃汁少許
同酒下量兒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琥風散治小兒蕩?跌觸頭腦或弄刀錐因而破血感
風致面目傷痕浮腫
荊芥穗一兩　防風去蘆二錢半　甘草半生半炙二錢
右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調服或葱湯亦好
活血散解破血傷風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淨洗　川芎　紅花
赤芍藥　蘇木六味各半兩　甘草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illegible]治一切跌損肢體血出作痛
好石灰用炒淨篩十兩　清油小半盞
大黃五錢去碎水浸七十大半盞
右石灰先用鐵鐺炒令帶熱次入大黃汁清油和勻仍以慢火炒如
桃花色爲盆盛水傾出在內浮而不沉鵝翎拂聚紙上別着瓦器收
藏但是破損傷痕用塗立效仍服琥風散活血散
速效飲治長成小兒因他物或跌着觸損兩目血脹腫痛
荊芥穗　薄荷葉二味各半兩　草決明一兩微炒
甘草三錢生用
右爲麤末和半生半炒芝麻等分抄二錢在掌中盛以乾喫咀嚼味
盡吐去查如此法投三五次即效
小兒骨鯁
論
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有因飲食中誤吞骨鯁吐不出嚥不下氣
鬱生痰痰裹其骨內則作痛外則浮腫喉襞似啞亦爲可慮投備急散取效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鯁　以鸕鷀屎服方寸匕

又方 以稱鷓鴣鸛鵲則下

又方 服橘皮湯即下

又方 服沙糖水即下

又方 燒魚網灰服方寸匕 以汲水調服魚網覆咽立下

治骨鯁在喉中衆治不出方

右取飴糖丸如鷄子黄吞之不去更吞漸大作丸可至十丸止

又方 燒虎狼屎服之

又方 吞豬膏如鷄子不差更吞差止

治食中吞髮嗽不去繞喉方

右取亂髮燒末酒服一錢匕

許叔微本事方治骨鯁

白茯苓

右一味臨時細切爲末以所鯁骨煎湯調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一切物鯁喉中玉屑無憂散方

玄參　貫衆　白茯苓少黄　硼砂　[illegible]

滑石　川黄連　荆芥

甘草

硼砂十味各半兩　寒水石二兩大煅

紅埋土中出火毒七日

右件十一味同爲細末大解百藥毒治一切咽喉塞滯口內瘡心腹脹滿脾積癥塊喉閉纏喉風涎壅不止小兒妳癖誤嚥叫子魚骨錢𥨏核哥只用藥末半錢抄於口內次用新汲水一口嚥之任是毒藥硬物皆可除化如喫巴豆杏仁石頭鐵札麥䅘䅘針硇丸諸般毒人之藥并蛇蝎諸蟲咬氣入腹但是心腹有疾諸藥不能治者只服此藥立見效驗備潤三焦消五穀除九蟲𫋇瘟疫及瀕痰風閉皆能治之

治小兒魚骨鯁危甚者大者亦治

黄犬鬚其頭并足棒開口使涎出以瓷刮取之將少蜜和勻服

邵備明方使吸磁石丸治骨哽針鐵等

磁石二錢細研重篩　龍骨三錢煅三五次醋淬細研之

右爲末和勻熔黄臘丸如小指大煎豬賁湯下

寶應方治大人小兒魚骨哽痛方

豬桃爲末新水調下一錢

曹世榮活幼心書備急散治小兒諸般骨哽致咽喉腫痛

五倍子末半兩　先春茶末半兩

右二味和勻抄一錢溫湯半盞調化無時少與嚥下依此法服餌不過三五次即效如骨出或刺破處血來多者硼砂末一大錢水煎消毒飲調服血止痛住腫消食進

小兒食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食土

右取肉一斤繩繫曳地行數里勿洗火炙與喫之姚和衆候市人合時買市中羊肉一斤一法以水洗炙依料與喫未喫食者即煮汁餵之

續刊經驗良方治小兒喫泥

右以膩粉一分用砂糖搜和丸如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一丸良久瀉出泥土差

姚和衆治小兒食土方出仙人斷書

[illegible]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落水死

右以竈中灰布地令厚五寸以甑側着灰上令死人伏於甑上使頭小垂下抄鹽方寸匕內竹管中吹下孔中即當吐水水下因去甑下死人着灰中壅身使出口鼻即活

又方 竈中灰二石埋死人從頭至足出七孔即活

又方 屈兩脚着生人兩肩上死人背向生人背即負持走行吐出水使活

又方 熬沙覆死人面上下但出鼻口耳沙冷濕即易

又方 倒懸解去衣去臍中垢極吹兩耳起乃止

又方 裹石灰內下部中水出盡則活

又方 綿裹皂莢內下部中須臾水出

又方 解死人衣灸臍中凡落水經一宿尤可活

治冬月落水凍四肢直口噤尚有微氣者方

右以大器中熬灰使暖盛以囊薄其心上冷即易心䘮氣通目得轉口乃開可溫米粥稍稍吞之即活若不先溫其心使持火炙身冷氣與火爭即死

又方　掘地作坑熱數斛灰內坑中下死人覆灰濕徹即易之勿令大熱煿人灰冷更易半日即活

又方　但埋死人暖灰中頭足俱沒惟開七孔

又方　倒懸死人以好酒灌鼻中又灌下部又酢灌鼻亦得　已上十二方並出幼幼新書

小兒狐臭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狐臭候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易著於人小兒乃是乳養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兒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有天生狐臭有為人所染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然須三年醋傅礬石為散勿止并服五香丸乃可得差勿言一度傅即差止可傅藥時暫得一差耳忌食芸薹五辛治之終身不差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五香丸治口及耳臭令香止煩散氣方

豆蔻　丁香　藿香　零陵香

青木香　白芷　桂心各一兩　香附子二兩

當歸半兩　檳榔二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和丸常含一丸如大豆嚥汁日三夜一亦可常含嚥汁五日口香十日體香二七日衣被香三七日下風人聞香四七日洗手水落地香五七日把他人手亦香慎五辛下氣去臭

治狐臭方

辛夷　芎藭　細辛　杜衡

藁本各二分

右五味㕮咀以淳苦酒漬之一宿煎取汁傅之欲傅取臨卧時以差為度

石灰散主狐臭方

石灰一兩半　青木香

丁香各二兩　橘皮

右八味治下篩以綿作篆子麤如指長四寸展取藥使著篆上以絹囊盛著腋下先以布揩令痛然後夾之

又方

青木香　附子　石灰各二兩　礬石半兩

右四味為散著粉中常粉之　肘後無礬石

又方　赤銅屑以酢和銀器中炒極熱以布裹熨腋下冷復易　千金翼用銅屑炒

又方　槲葉切三升水五升煮取一升洗腋下即以白苦瓠燒令煙出熏之數數作

又方

辛夷　細辛　芎藭　青木香各四兩

右四味治下篩熏訖粉之

又方　用馬齒菜一束擣碎以蜜和作團以絹袋盛之以泥紙裹厚半寸曝乾以火燒熟破取更以少許蜜和使熱勿令冷先以生布揩之夾藥腋下藥痛久忍之不能然後以手巾勒兩臂

又方　肘後方云令椒塗之

牛脂　胡粉各等分

右二味煎令可丸塗腋下一宿即愈

又方　以伏龍肝作泥傅之

又方　以三年苦酢和石灰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諸腋臭

石灰五合　馬齒草二兩　礬石三兩燒　甘松香一兩

右四味合擣篩先以生布揩病上令黃汁出拭乾以散傅之滿三日差永除

又方　已上千金要一十三方並出幼幼新書

右二月社日盜取社家糜饋一團猥地摩腋下三七遍擲著五道頭勿令人知永差人知不效

小兒諸蟲咬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蛇蝎螫

右服小蒜汁滓傅上　肘後方云治蝮蛇螫

又方　熱擣蓼取汁服之

治蛇毒方　消蠟注瘡上不差更消注之

治蛇齒方　人屎厚塗帛裹即消

又方　以母豬耳中垢傅之　肘後方云牛耳中垢亦可

治蝎毒方

右凡蝎有雌雄雄者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若是雄者用井底泥塗之溫則易雌者用當瓦屋溝下泥傅之若值無雨可用新汲水從屋上淋下取泥

又方　取齒中殘飯傅之又猪脂封之又射罔封之又硇砂和水塗立愈

治蝎螫方若着手足以冷水漬之水微暖則易之着餘處者冷水浸故布搨之小暖則易

又方　用生烏頭末唾和傅之

治蜂螫毒方取瓦子摩其上唾二七遍置瓦子故處

治蜂螫方

蜜　猪脂各五合　蠟二兩

右三味和煎如膏候冷以塗之

又方　燒牛屎灰苦酒和塗之

又方　以酥脂塗之立愈

又方　燒蜂房末膏和塗之 肘後方以先煮蜂房洗之又燒塗之

又方　[illegible]

又方　[illegible]

又方　[illegible]鹽塗之

又方　以尿泥塗之

又方　以人尿新者洗之

又方　以反手捻地上土傅之

蜘蛛咬人方以人尿傅又油淀傅又炮薑貼之又[illegible]屎傅之

又方　以烏麻油和胡粉如泥塗上乾則易之

治凡犬齧人方熬杏仁五合令黑碎研成膏傅之

又方　取竈中熱灰以粉瘡中帛裹繫之

又方　以沸湯和灰擁瘡上

又方　燒犬尾末傅之日三

又方　燒自死蛇一枚令焦末內瘡孔中

又方　以頭垢少少內瘡中

又方　用鼠屎臘月猪膏和傅之 [illegible]

又方　飲生薑汁一升 [illegible] 亦佳 [illegible]

並出千金方

又方　以熱牛屎塗之佳

又方　以苦酒和灰塗瘡中

又方　以水洗瘡任血出勿止之水盡不住取血自止以綿裹之差

又方　以火炙蠟以灌瘡中

治小兒狗齧方

右於月一日以水一升嚼[illegible]勿令狗[illegible]打狗若月盡日三升水嚼之

治猪齧方　用松脂鍊作餅子貼上

又方　以屋溜中泥塗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主狂犬傷人方 [illegible]

右以葛根末或飲其汁或燒葛灰水服方寸匕

譚氏小兒方治蜘蛛咬遍身瘡子方 [illegible]

右以葱一枝去尖頭作孔將蚯蚓入葱葉中緊捏兩頭勿泄氣頻搖動即化為水點咬處差

太平聖惠方小兒蛇咬

白礬　甘草等分

右件藥搗羅為末[illegible]冷水調下半[illegible]

[illegible]

消[illegible]大陸蛇咬着未及修合藥用耳塞少許入在咬着處瘡口內以釅醋一兩滴在瘡內上即止

又方

合口椒　蒼耳苗 [illegible]

右件藥和搗傅之

又方

生椒 [illegible]　豆豉 [illegible]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生油調看多少傅之立定

又方　韭[illegible]爛傅之并內瘡孔中

治小兒蝎螫方　以井底水研塗之立定上

又方　以桂心水熟塗之

又方　乾薑爛傅之

又方　大蒜研令爛塗之

治小兒蜈蚣咬方

頭垢　苦參 [illegible]

右件藥研令勻以酒和塗之

又方　以糸白叉汁塗之

又方　以蝸牛活者土研厚塗之

又方　以生薑自然汁煎作濃膏入白礬末少許調厚塗之

治小兒蜘蛛咬方

藍葉　柏葉五月五日收　生鐵衣各等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以生油和如膏丸大叉磨洗後塗咬處神效

又方

雄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以藍汁一大盞攪令勻點咬處立效

又方

五加皮一兩　半夏半兩

右件藥燒灰細研以醋和塗之

又方　生鐵上衣醋研濃汁塗之

又方　以薤菜苗一握擣如泥封之

又方　白礬末以津和塗之若有絲出盡差矣

又方　[illegible]以蔥汁調厚塗之

又方　生白礬末一兩以醋熬成膏厚塗

治小兒卒被諸蜂螫方

露蜂房　白礬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水煎如膏厚塗螫處效

治小兒卒被狗咬方　乾薑擣羅為末傅瘡上

又方　以地龍糞封之毛出即差

治小兒卒被貓兒爪損及咬損痛方

右取剪刀草擣取汁塗之

經驗方治蜘蛛咬着出幼幼新書

右生油調豉末塗掺之差

張渙雞參方治蜘蛛咬出幼幼新書

右薤白嚼爛傅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南星散治蝎螫蜈蚣所傷痛不可忍

草烏一錢半　半夏二錢半　南星二錢　白礬二錢

雄黃一錢

右為細末捻一捻就痛處擦之釅醋調貼之立効

靈聖散治大人小兒風狗咬破瘡犬咬所傷瘡其效如神

天南星去皮　防風去蘆

右二味碾為細末先用漿水蔥白槐枝熬湯洗淨乾貼瘡口上日用二度上用青藥蓋之

雄黃散治蛇蝎蜈蚣所傷痛不可忍貼之立効

雄黃另研　生半夏　川烏尖　乾薑各等分

右為細末乾擦痛處如痛不止用釅醋調擦其痛立止

曾世榮活幼心書救毒散治顛犬惡犬所傷不拘老幼並宜可投

斑猫七枚去翅足用糯米同一處勻炒候米黃為度以乳缽細杵羅過不用米　黑牽牛末貳錢半先覺研取末

右二味和勻無灰溫酒調作一服空心投其毒自小便中出或從大腑過似蒲萄肉或如犬形見毒出盡尚覺腹中有痛即用青黛入乳缽杵勻仍羅為末每服三錢井花水調下二服或三服不拘時

小兒滅瘢痕

孫思邈千金翼方滅瘢痕

右以豬脂三斤飼烏雞一隻令三日使盡後取白屎內白芷當歸各一兩煎白芷色黃去滓內以鷹屎白半兩攪令勻調傅之日三

又方　禹餘糧半夏等分以雞子黃和丸以新布拭瘢令赤塗之勿見風日二十日差十年者亦滅

又方

鷹屎白一兩　辛夷一兩　白附子　杜若

細辛各半兩

右五味㕮咀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兩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於傷瘢上傅之日三

滅瘢痕無問新舊必除方　以人精和鷹屎白傅之日二白蜜亦得

治瘢痕凸出方　春夏以大麥麨秋冬以小麥麨好細絹下篩以酥油封之

又方　以熱瓦熨之

又方　以凍凌熨之

又方

鷹屎白一兩　白僵蠶一兩半

右二味末之以白蜜和傅上日三慎五辛生菜

又方 凡上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以臘月豬脂四升煎大鼠一枚令消盡以生布拭上皮令塗之不過四五上
譚氏殊聖方療豆瘡瘢疕面黶 出幼幼新書
右以蜜陀僧細研夜塗之明旦洗之平復矣
小兒中水毒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中覺似射工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痛目疼心中煩懊四肢振焮腰背百節皆强兩膝痛或翕翕而熱但欲睡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三日腹中生蟲食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不覺不急治過六七日下部出膿潰蟲上食人五臟熱盛毒煩下利不禁八九日良醫不能治矣覺得之急早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如截肉者陽毒最急若瘡如鯉魚齒者為陰毒猶小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欲知是中水毒與非者當作五六升湯以小蒜五升㕮咀投湯中消息勿令大熱去滓以浴之是水毒身體當發赤斑無異者非也當以他病治之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中水毒
右取梅若桃葉擣絞取汁三升許或乾以少水絞取汁飲之小兒不能飲以汁傅乳頭與吸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水毒
右擣蒼耳取汁服一升以綿沾汁滓導下部中日三
又方 取蓼一把擣取汁服一升不過三服
又方 取藍一把擣水解以洗面目身令遍
又方 凡上五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取大蒜根末飲之并導下部生蟲者用汁夏月常多將此藥屑入水浴用方寸匕投水上流無所畏又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復毒也
小兒中食毒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飲食中毒煩滿
右苦參三兩㕮咀以酒二升半煮取一升頓服之取吐愈

治食六畜肉中毒方
右各取六畜乾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黃蘗末方寸匕須臾復與佳
又方 燒小豆一升末服三方寸匕神良
又方 水服竈底黃土方寸匕
治食生肉中毒方
右掘地深三尺取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土五六沸取上清飲一升立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右取狼牙灰水服方寸匕良 一作豬牙
又方 以溫湯服豬脂良
又方 以水煮甘草汁飲之
治食豬肉中毒方
右燒豬屎末服方寸匕犬屎亦佳
治食百獸肝中毒方
右頓服豬脂一斤佳亦治陳肉毒
治食野味馬肝肉諸脯肉毒方
右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又方 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愈
又方 燒豬骨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漏脯毒方 張文仲云茅屋漏水沾脯為漏脯
右擣韭汁服之良大豆汁亦得
治鬱肉濕脯毒方 張文仲云肉閉在密器中經宿者為鬱肉
右燒狗屎末水服方寸匕凡生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皆殺人又肉汁在器中密蓋氣不泄者亦殺人
治脯在黍米中毒方
右麴一兩以水一升鹽兩撮煮服之良
人以雉肉作餅臛因食皆吐下治之方
右服犀角末方寸匕得靜甚良
凡食鵝鴨肉成病胸滿面赤不下食者治之方
右服秫米泔良
治食魚中毒方

右煑橘皮停極冷飲之立驗肘後方云治食魚中毒面腫煩亂者
食魚中毒面腫煩亂及食鱸魚中毒欲死者方
右剉蘆根舂取汁多飲良幷治蟹毒亦可取蘆葦茸汁飲之愈
治食魚鱠不消方
大黃叁兩切　朴消貳兩
右二味以酒二升煑取一升頓服之仲景方有橘皮壹兩肘後方云
治食猪肉遇冷不消必成癥下之方亦無橘皮
又方　舂馬鞭草飲汁一升即消去也生薑亦良肘後方云亦宜服諸吐藥
又方　燒魚皮灰水服方寸匕
又方　燒魚鱗水服方寸匕食諸鮑魚中毒亦用之
治食蟹中毒方
右取冬瓜汁服二升亦可食冬瓜
治食諸菜中毒方
甘草　貝齒　胡粉
右三物各等分治下篩以水和服方寸匕小兒尿乳汁服二升亦佳
治食山中木上菌毒方
右取人尿汁服一升良
治食百物中毒方
右掘厠傍地深一尺以水滿坑中取厠籌七枚燒令煙以投坑中乃
取水汁飲四五升即愈急者不可得但掘地着水即取飲之
又方　含貝子一枚須臾吐食物差
黃帝云服大豆屑忌食猪肉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食
竟啖猪肉必擁氣死
孫思邈千金翼方凡六畜五臟着草自動搖得諸醋鹽不變色又墮地不
汚又與犬不食皆有毒殺人
凡食飲有毒者澆地地墳起者殺人
凡脯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殺人若中此毒者皆大糞灰水服
方寸匕良
本草注粟實飼孩兒令齒不生
蕨小兒食之脚弱不行
越瓜白瓜也不益小兒天行病後不可食又不得與牛乳酪及鮓同餐及
空心食令人心痛
[illegible]言食蕨不利人脚恐由閉氣故也[illegible]之史[illegible]脚痛
小兒食鷄肉好生蚘蟲
又食蝦無鬚主五野鷄病又煑熟色正赤小兒及鷄狗食之脚屈不
行又以熱飯藏密器中作鮓食之毒人至死
又療小兒夏月不可與越瓜食又發諸瘡令人虛弱令中常令人臍下成
癥痛不止
鷄兔同食成泄痢小兒五歲以下未斷乳者勿與鷄肉食
[illegible]凡子不得與桑椹子食令兒心寒
又葵菜小兒食之三歲不行久食之發虛弱損陽氣消精髓不可
食[illegible]
[illegible]上下金等四十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illegible]嬰童寶鑑凡小兒慎忌
不可多食栗令腎氣弱而行遲　不可食黍米飯立無力
不可食蕨亦立無力　不可食鷄肉腹中有蟲
不可食越瓜發動故疾　不可食胡瓜黃瓜也滑中生蟲
不可食炙令不能行　不可食蕎麥令髮落
不可食[illegible]令[illegible]痛　不可食鮓[illegible]令復有癥癖
小兒中藥毒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服湯藥中毒候小兒有疹患服湯藥其腸胃脆嫩不勝
藥氣使致煩毒也故謂之中毒[illegible]下[illegible]方論曰甘草解百毒此實
如湯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蘆毒葱湯
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漿飲訖即止如此之事其驗如反掌要使人皆知
之然人皆不肯學誠可歎息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余每試之大懸絕不
及甘草又能加之為甘豆湯其驗尤奇有人服玉壺丸治嘔不能已百藥
與之不止藍汁入口即定如此之事皆須知之此則成規更不須試練也
解毒方中條例極多若不指出一二學者不可卒知餘方例爾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解一切毒藥發不問草石始覺恶即服此方
生麥門冬　葱白各八兩　豉二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
解諸毒雞腸草散方

鷄腸草三分　薺苨　升麻各四分　芍藥
當歸　甘草炙各二分　藍子一合　金土壹分
右八味治下篩水服方寸匕多飲水為佳若為蜂蛇等衆毒蟲所螫
以針刺螫上血出著藥如小豆許於瘡中令濕若為射罔箭所中削
竹如釵股長一尺五寸以綿纏繞水沾令濕取藥內瘡中隨瘡深淺
令至底止有好血出即休若服藥有毒水服方寸匕毒解痛止愈
治腹中有鐵方　取白折炭刮取末井華水服三錢不過再服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惡毒藥方
右狗舌草一把去兩頭以水五升銅器中煮取汁援起作粥食之
鈎吻衆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
右煑藍汁飲之
養生必用方金虎碧霞丹論之小兒為害惟大蓋小兒臟腑氣血柔弱不
能久當有毒藥尤宜慎重已上俱載幼幼新書
解諸藥毒方解見毒字

小兒多睡

譚氏殊聖方歌曰小兒多睡患心中斷因沉沉轉疾蒙乳食皆全不悋
四時無力改形容莫怨神靈并家鬼秘録分明內印風求取朱珠琥珀散
靈方指授惡寬通
方
譚氏殊聖方琥珀散
琥珀末　真珠末各一分　朱砂　鉛白霜各半分
紅芍藥一分半
右為末每服一字金銀薄荷湯下
保生信效方觸臺散治小兒胃蒸勞熱胃內五心煩躁又大病後或大下
後多睡或全不睡
烏梅肉一兩焙乾　蛇黃一兩醋淬七十遍
右同為末每服二錢以薑汁調下若小兒睡起不了了者此為神不
聚此能收斂之
鳳髓理神白散治小兒脾困冷瀉多睡不醒嘔逆心悶亂喉內生涎
神麴炙　人參　茯苓　藿香葉
甘草炒　黃耆蜜炙各一分　白附子一錢炮
大附子一兩炮去皮大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紫蘇湯調下
趙氏家傳六神湯治小兒因病氣弱或因吐瀉胃虛生風精神沉困不思
乳食時時欲吐養氣補虛進食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乾山藥
綿黃耆炙剉　去皮細剉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白湯點服
吉氏家傳治瀉後脾胃虛四肢逆冷眼慢多困心躁喫水惺脾散
冬瓜子去殼一兩　桑白皮　硫黃生各半兩
膩粉一錢
右四味同研勻和每服半錢至一錢煎冬瓜皮湯調下日進四服服
後體熱可因良久瀉躁止住却服蘆薈丸方見痢瀉門中
朱氏家傳醒脾散治脾積冷多困
天南星一兩　大麥蘖　白附子　良薑用水煮天南
星煮熟入月曲生去皮薑以水一盞煮乾焙各半
罌粟子去皮用麵炒取香各二兩
右為末每服半錢用冬瓜子煎湯調下去瓜子服
長沙醫者鄭愈傳睡驚丸治驚風就睡然後取下驚涎已上三方並出幼幼新書
龍腦半錢　朱砂一兩　牛黃一錢　麝香半錢
乾蝎一兩　京墨　青黛　蘆薈各一錢
使君子七箇　膩粉一錢　金銀箔各五十片
右為末以寒食麪糊為丸如梧桐子大金銀箔為衣二歲五歲已上
二丸薄荷湯化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二支

兒　小兒證治七十

小兒諸丹

論

巢元方病原丹候　風熱毒氣客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之塗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爛傷　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熱折於血氣蘊蒸色赤而復有冷氣乘之冷熱互交更相積瘀令色赤黑　屬火丹候　丹發初從髂下起皆赤能移走謂之屬火丹也　飛火丹候　丹著兩臂及背膝謂之飛火丹也　遊火丹候　丹發兩臂及背如火炙者謂之遊火丹也　風火丹候　丹初發肉黑忽腫起謂之風火丹也　暴火丹候　暴火丹之狀帶黑肥色謂之暴火丹也　留火丹之狀發一日一夜便成瘡如棗大正赤色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火丹候　丹[illegible]從背起謂之[illegible]火丹也　石火丹候　[illegible]

[illegible]至[illegible]久不[illegible]門岐伯曰從生少雜多被惡疾丹毒二品者何分之岐伯曰陽解百毒一十已上為毒一十已下為丹丹毒一也隨其大小分別之治之有毒生依方萬無一差喻人間男女皆遭丹毒生依此在死者復何限哉良由信邪師之語仍被恐之愚昧之人勿與下手請依方用之今出此圖形狀如後　伊火丹從兩脇起　神竈丹從肚起　尿竈丹從踝起　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天雷丹從頭項起　烽火丹從背甲起　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廢竈丹從曲臂起　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土竈丹從陰踝起　朱黃丹赤豆色遍身上起　一豐火丹從耳起　野竈丹從背脊起　鬼火丹從面上起　出[illegible]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　十種丹毒變易非輕治之或緩能終不救余不惜是言能遂一仔細辨認依此方法治之萬不失一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則終不可救不可緩也　太平聖惠方　夫小兒諸丹者由風熱毒氣在於腠理熱毒搏於血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也若久不歇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故號一切丹也　丹瘤熱毒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皮上赤如丹當以白玉散塗之　聖濟總錄　論曰風熱發丹古方消

小兒得之最忌以其氣血未定肌膚柔脆無以勝任毒故也是以諸丹不同其發無定處俗又謂之溜流走經絡散發肌表如塗丹之赤有法可解洩去毒氣不爾則丹毒入腹近心即死但初發於心頭者不可療爾[illegible]　小兒保生要方　小兒丹者風熱積毒所成冬間火熾衣重不使冷使以衣兒或夜間蓋覆太暖日間親火或妳母喜食炙煿飲酒之類皆致兒病丹也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其熱如火腫痛著手即痛不可忍悉與砭出血爲上策　千金有服食丹猪湯皆可用也　湯氏嬰孩妙訣　大抵丹毒雖有多種病源一也皆風熱毒氣與血相搏有赤丹遍身癢者或女年十五六而經脈未通多要發丹疹皆由血盛而有風毒乘之　張三太尉女十五歲病此諸醫百藥俱試而不能偶中扶受之甚切凡數次蕭廣僊來爲而不往第二三日吾急不已遂以故書不可得而卻往見之再三以女久[illegible]欲一視余遂看之乃血熱而來冷風諸醫不原其本[illegible]服以生料四[illegible]一日而愈[illegible]來之法又卻損狂疾揀知其[illegible]意不獲此之理也　[illegible]　[illegible]善[illegible]風乘之所以[illegible]兒不使冷而[illegible]以火

[illegible]起斂之管之[illegible]使不可缺　[illegible]小兒[illegible]治[illegible]溜傳風毒赤是引遊身[illegible]乃飛越之毒在內忌以砭片搬血紫色其病立愈如不愈者後用凉膈散加大黃芒硝利三五行為妙次用鐵麥散撲三五度必愈矣經曰丹煉赤痛火之色也相火主之　凡小兒有赤瘤暴腫可先用牛黃通膈丸瀉之後用陽起石散傅之則腫毒自消如不消可用鈹鍼砭刺血出而愈矣　張子和儒門事親書　黃氏小兒面赤腫兩目不開戴人以鈹鍼刺輕砭之除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鍼出血三次乃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欲治病不可擇　曾世榮活幼心書　經云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心主血而火性熱血熱相搏陰滯於陽即發丹毒心虛寒則癢心實熱則痛自腹生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生於腹者難療先用百解散表之次以當歸散加連翹荊芥水煎服及牛蒡湯加炒麻仁研碎同煎與宣熱拔毒其次赤葛散或初用化丹湯亦好　有身上發時赤如前證不甚燥癢但見出浮於遍體神昏不悅名陰濕毒證先以冲和飲加南木香水薑煎服次用當歸散雄黃散然此二證不問赤白若入腹入腎多致爲害不可輕視如常自取困爾　栖真子嬰童寶鑑　小兒諸般丹毒歌　丹火初成似火燒天火丹也渾身赤轉饒伊火丹傍邊青黑色屬丹額上起根

茵精丹鼓道爍丹毒如帶，覽紅癸火丹調猶火丹發時一日甚改變無時
五色不丹搽家八丹火煩連變被孔天竈內腫剝涂房背并膝赤飛丹病
股內膝陰承竈招　風疹火丹熱熵飲熱盛生風疹微熱發遍身火丹
並赤腫斑毒亦驚人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赤瘤丹毒證歌　風邪觸
皮膚癮疹手臟中加熱毒赤腫轉難消肚腹膝背出通身黑點焦心膨加
喘氣定兒在昏朝　小兒赤瘤丹毒者辨受患之始觀虛實檢方對藥調
理若見臍背凸出肚脹如鼓通身黑斑心膨加喘為不候也丹毒　小兒
氣弱肌膚薄毒氣來便發作急須化毒與消風毒散內消始安樂　驚
小兒在胎時母受驚驚傳邪熱子傷神鬼賊赤片徹徹起京解肌膚始
出軍

方

東垣治小兒諸熱丹毒　並以水銀服生銀少許切膝[illegible]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丹毒大赤腫身壯熱百治不折[illegible]

寒水石[illegible]十五銖[illegible]各八銖[illegible]十兩[illegible]生葛汁四合[illegible]

右十五味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煮取二升二合去滓內杏人脂膏
汁[illegible]微火煎取二升一二歲兒服二合大者量加之

麻黃湯治小兒丹腫及風毒風疹

麻黃一兩半　獨活　射干　甘草
桂心　青木香　石膏　黃芩各一兩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為四服日再

又方治小兒惡毒丹及風疹

麻黃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雞舌香　甘草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二服日一

搨湯治小兒數十種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沉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一兩
芒硝三兩

右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去滓內芒消以綿搵湯中
適寒溫搨之乾則易之取瘥止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小兒丹毒

右搗慎火草絞取汁塗之良日十遍夜三四

治小兒丹腫方

藁根　升麻　白歛　黃蘗
黃連　大黃　梔子　甘草生用各一兩
生地黃汁一升

右九味切以水一斗四升煮取七升去滓內地黃汁煎三沸以故帛
兩重內湯中以搨丹上小暖即易之常令溫

澤蘭湯主丹疹入腹殺兒

澤蘭　芎藭　附子炮去皮　莽草
藁本　細辛　茵芋各半兩

右[illegible]㕮咀以水三升[illegible]一升半分四服[illegible]此湯然後作餘湯洗之

[illegible]

右二味細剉舂得五升以水二斗煮取三五沸去滓和竈下黃土塗之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油丹赤腫

右用蕎麪三大兩以釅醋搗藥以傅之佳

又方　取蕎麥麪以醋和塗之差

救急療小兒赤丹一名丹瘤方

右取小豆搗末以雞子白和塗之以差為度先以鍼決丹上然後傅之

古今錄驗療月內兒發丹方

升麻二分聖惠用一分　黃芩二分聖惠用一分
犀角二分聖惠用一分　甘草一分炙聖惠用半分
柴胡二分聖惠用一分　大黃別浸二分聖惠用一分
蘭葉切三合聖惠用一分　梔子仁八分聖惠用一分
石膏三分聖惠用一分半

右九味切以水八升二合煮取八合下竹瀝四合更煎取一半去滓
分二服甚妙

又方　搗藍汁塗之

廣濟療小兒丹毒方

青藍汁五合　竹瀝一合

右二味相和分為二三服大小量之一合至三合

簡要濟衆治小兒丹毒從臍中起方

伏龍肝是竈下黄土研為末

右以屋漏水和如糊傅患處乾即再傅以差為度新汲水調亦得

修月秘旨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萞麻子五箇去皮研入麪一匙水調塗之甚効

陳藏器治小兒丹毒方

右以淬鐵水一合飲之此打鐵器時堅鐵槽中水

治小兒丹毒寒熱腹內熱結方

右以積雪草擣絞汁服之[illegible]及陰濕地

治小兒丹毒方　用栝花根苗擣絞汁服之[illegible]

子母祕錄治小兒丹頰方

右用[illegible]葉一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illegible]七八度

[illegible]小兒丹方　用[illegible]傅

治[illegible]小兒丹方　末[illegible]傅上

治小兒丹方　用鯽魚肉細切五合小豆擣屑三合和更杵如泥和水傅上

食療治小兒丹方　以鯉魚血塗之即差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黄水出方

右焦炒豉令煙絶為細末油調傅之[illegible]

太平聖惠方藍青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大赤腫身體壯熱如火已服諸藥不損宜服

藍青半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一兩　犀角屑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黄芩一兩　梔子仁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蜜生葛等汁共一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藍葉散治小兒月內發一切丹

藍葉一兩　黄芩　犀角屑　川大黄剉碎微炒

柴胡去苗　梔子仁各三分　川升麻一分半　石膏一分半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下竹瀝半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壯熱煩渴

川升麻一分　黄芩一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葛根三分剉

川大黄一分剉碎微炒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黄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赤痛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川升麻一分　黄芩一分　麻黄一分去根節

秦艽一分去苗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illegible]治小兒一切丹[illegible]熱如火燒

[illegible]　川大黄　景天草　[illegible]

梔子仁　寒水石　川芒消　藍葉

生地黄　芭蕉根　羚羊角屑　梧桐皮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竹瀝浸一宿明日漉出却入鐺中用臘月猪脂一斤於慢火上煎一食久候熱以綿濾去滓候冷成膏以瓷合盛旋取摩之兼以膏如棗核大以竹瀝調服之

慎火草散治小兒一切丹毒

慎火草半兩　紫葛半兩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用冷水調塗之乾即再塗以差為度

消石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體熱

消石一兩　乳香一分　滑石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太陰玄精石一兩　白礬一分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水調塗之

又方　以浮萍草研如泥傅之

又方　以藍澱塗之熱即更塗

又方　取韭畦中土以水調塗之

又方　取栗木以水煮濃汁塗之

又方　取地龍煮以水研如泥塗之

治小兒一切丹及諸毒腫方

　鼠粘草根（洗去苗）

右擣絞取汁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分減服

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馬齒莧

右擣絞取汁塗之効

治小兒一切丹方

　芭蕉根

右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蒴藋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illegible]擣[illegible]傅之

又方　[illegible]天[illegible]擣之

又方　[illegible]用[illegible]清以水[illegible]塗之

嬰孺方凡小兒病丹此病發起暴卒急者不治凡人養小之家當先察審病源初起端倪尋方觀圖視病形條隨用別欲余少來之救差者甚衆故復記之曰治丹毒天下極驗無及水中藥但有患熱毒丹腫百藥不差者

右以水藻不拘多少切爛擣熟傅丹上厚三分許乾則易之至差則止

又治小兒丹方

　升麻　柴胡　石膏　梔子仁（各五分）

　大黃　生葛（各六分）　子芩（六分）　犀角屑

　杏仁　芍藥（各四分）　甘草（二分炙）　竹瀝（八合）

右切以水三升并瀝煮一升爲二服此是一歲兒服量之

又治小兒丹毒搨方

　升麻　犀角屑　白蘞　黃芩

　梔子（各三兩）　藍葉（切一升）　石膏（四分研）　生地黃（四兩）

右以五升水竹瀝二升煮一升半去滓沾帛搨之乾即易

又方

　蔓菜（切一升）　豉（五合）　芒消（五分）

右杵以水和如泥封之

又方　以豬槽下泥傅之立已

又方　黃龍湯服三合并塗之

又方　取生麻油塗之

又治小兒惡毒丹赤及風疹方

右取甘草杵傅之

又方　以小豆屑五合生麻油和如泥塗之

又方　杵蔓菁根傅之

又方　取婦人月水衣洗傅毒處不洗中央散廣去

又方　以白鵝血傅之乾即易之（已上十一方載外臺新書）

錢乙小兒方白玉散

　白土（一分）　寒水石（半兩）

右末之用米醋或新水調塗

聖惠總錄藍青湯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治不差者

　乾藍青（二兩）　凝水石（研）　石膏（研）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柴胡（去苗）　犀角（鎊）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赤芍藥　羚羊角（鎊）

　葛根（剉各半兩）　知母（一兩）

右一十三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半盞煎至四分下寒半錢竹瀝少許再煎至三分去滓空心日晚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黃芩湯治小兒丹毒遍身

　黃芩（去黑心）　麻黃（去根節）　秦艽（去苗土）　升麻（各一分）

　大黃（剉炒）　防風（去叉各半兩）

右六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空心分溫二服晚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黃耆湯治小兒丹毒

　黃耆（剉）　葳蕤子（炒去角）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焙）

　甘草（炙剉各壹分）

右五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食前分溫二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麻黃散治小兒丹若入腹及下部陰卵百藥不差

　麻黃（去根節）　升麻（各半兩）　消石（研一兩）

右三味擣羅爲散每服半錢匕井華水調下空心日晚各一

甘草散治小兒丹毒方入順

甘草半兩　[illegible]兩半

右二味先取油麻去皮研細絞取汁一合調甘草末半錢匕服日內

治小兒丹數十種大黃搨湯方

大黃　甘草各半兩　當歸[illegible]　芎藭

白芷　獨活[illegible]　黃芩[illegible]　芍藥

升麻　沉香[illegible]　木香　木蘭皮[illegible]

芒消三兩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拌勻每用一兩以水六升煎至四升去滓以綿

二片蘸之更互溫搨丹上令即易日五七度即差

吳藍湯搨治小兒發丹毒熱痛

吳藍　大黃　柳白皮　商陸

榆皮各一兩

右五味細剉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四升去滓入朴消半兩攪勻

[illegible]二片浸於湯中更互搨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illegible]治小兒發丹

[illegible]剉五合　小豆二合

右二味都用水七升煎至四升去滓溫洗丹上令即再洗日三五度

即差

鯽魚塗方治丹毒徧身綽[illegible]

生鯽魚[illegible]兩　麻油[illegible]兩

右二味擣魚令細入油研勻塗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蠐螬散治丹走行皮中文廣者名丹火也入腹殺人

乾蠐螬

右一味研末油調塗之以差為度

藍青煎方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臂不差者

藍青[illegible]　竹瀝[illegible]　生葛根汁[illegible]　山梔子仁[illegible]

蜜[illegible]　寒水石[illegible]　石膏[illegible]　黃芩[illegible]

知母[illegible]　柴胡[illegible]　犀角[illegible]

杏仁[illegible]　赤芍藥　羚羊角屑[illegible]

甘草[illegible]

右一十五味除研藥并汁外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先煎去滓取三

升次內杏仁葛汁及蜜微火煎成煎每服半合至一合米飲化下日三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月內發丹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犀角屑　大黃剉炒

柴胡去苗　山梔子仁各半兩　藍葉切二合

石膏三分　甘草炙剉一分

右九味麁擣篩每二錢匕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食後分溫二服更

量大小加減

張渙[illegible]方治丹瘤　擣細豆豉水和傅之

又方　梔子去皮為末水調塗之

又方　生地黃擣爛取汁塗之

又方

大黃末　芒消等分

右合研令勻水調塗之

劉氏家傳小兒發丹方

當歸[illegible]戎鹽[illegible]　沙苑等分

右擣[illegible]立效

莊氏家傳治丹毒方

右木鱉子[illegible]新者去皮細研醋調以雞翎傅據乾消為度[illegible]

孔氏家傳治小兒丹瘤方

赤小豆　蛤粉

右等分為末用園荽汁調塗

吉氏家傳治小兒丹瘡遍赤方

右末浮炭打鐵者細羅蜜調之隨手差

又方發丹遍身熱服前聖惠六味升麻散後更宜塗此

滑石　乳頭香各一分

右以雞子清調塗之

又方治小兒丹毒瘾疹方

右天麻末每服半錢或丈夫婦人每服二錢紅酒調下[illegible]

鄭端友全嬰方獨效散治小兒諸瘴毒赤流腫

[illegible]細研[illegible]

右以楮枝研細塗立效又調白礬汁頻頻拭之即消

又方

以芒硝泡湯拭之亦效

荊皮散治小兒遍身火瘡丹赤遊
右以黃皮山梔子等分爲末以水調塗即瘥又方菉豆大黃爲末等
荷蜜水調塗又馬齒莧研塗人瘡又藍澱塗之井藍青汁塗之又方
鐵水少許飲之井抹身上又黃芩水調亦效
薑礬散治小兒火瘡丹一切風疹赤遊腫
生薑五兩切片子　白礬二兩半同上調少時日乾不見火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調鵝毛拂之又方牽牛末薄荷蜜水調下食後
大便利是效
見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黃　朴消
右各等分爲細末醋調塗之數四如新書
丹腫　方湯氏嬰孩秘訣丹毒係乃熱毒之氣極與血相搏而風乘之
故赤腫及遊走遍體者又名赤遊風入腹腎則殺人也宜服防己散
漢防己半兩　朴消一分　犀角一分　黃芩一分
黃耆一分　川升麻一分
右件㕮咀加竹葉煎大小以意加減

十黃散退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去蘆　天花粉
葛粉
右件等分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入蜜調下
淋洗方
防風　桑白皮　黃菊花　丹參
莽草
右等分加荊芥煎湯浴患處
又浴方
棗木根四兩　丹參二兩　乾菊花一兩
右件細剉煎湯避風浴處浴之次傅貼
白玉散治赤遊丹腫
白玉一兩　寒水石二兩
右末米醋調傅上患處或痛至外皆有破處只用水調
又方
行在濟御幹傳尤妙於前方只一晝夜消盡又用花蘂石散[illegible]
生薄荷自然汁鵝毛刷上患處

又方生料四物湯治血熱生瘡遍身腫癢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黃寒冷藥
故宜服之
生乾地黃　赤芍藥　川芎　當歸
本方加　防風各等分　黃芩減半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忌酒麪豬羊肉豆腐
火灼瘡一名犯火瘡此候乃血熱肌熱而又傷熱其狀似火先起瘡而火醫
咸瘡宜服前方牛黃散仍用此傅
黃連　苦參等分
右末加輕粉和摻患處
洗方
棗葉無葉用根　菊花
右二件煎濃用豬膽水入湯和浴次用前藥乾摻之仍服牛黃散無
不瘥者
十便良方治小兒諸般丹毒大效方
右用赤小豆綠豆擂細末以新汲井水調鵝毛掃上大妙
消毒散治小兒一切丹瘡身體熱

滑石一兩　乳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取地龍糞以水研如泥塗之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右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效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　以芭蕉根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蘋藻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擣頻頻傅之
治小兒火丹梅師方杵黃芩末水調傅之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大黃一兩生用　赤小豆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即易之
又方
以醬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冷煖得所洗之

張杲醫說治小兒熱毒遊腫

右破草鞋人亂髮燒灰醋和傅

楊仁齋直指方治熱毒遊腫

北梗　天花粉　乾葛　川升麻

川芎　赤芍藥　獨活　柴胡

甘草等分

右剉散每一錢薑二片井水煎服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丹毒至效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及龍帶發作未服百毒飲次用傅之

黃丹一錢重　朴消一錢重　赤小豆兩頭齊者爲末半合

右研令勻井水調以雞毛刷立效

陳自明外科精義治小兒丹瘤方

右將木鱉子新者去殼研如泥淡醋調傅之一日三五次便效

寶慶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黃　朴消

右等分爲末水調敷腫處

又方　土蜂窠爲末入麝香少許蜜調塗之水調與喫尤妙

田氏保嬰集月裏生赤遊腫膚赤如丹塗者是用牛黃散托裏噴後用藍葉散塗外乳母服清涼飲子三大劑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白玉散治小兒丹毒赤腫

白玉五錢　寒水石一兩

右爲細末米醋或新水調塗搽赤腫處即消如乾上用水雞翎潤之

拔毒膏治小兒丹毒赤腫及治頰腫痛

黃蘗一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半兩　甘草一錢半

黃芩半兩

右爲細末醋調成膏貼赤腫處或新水調塗亦可

阮氏經驗良方治小兒風丹疹塊調赤土抹入酒一二滴服之又研搽疹上

治小兒丹瘤服聚托散消毒飲外用白芨白歛研爲細末搽無病肉上而截之令不得過卻用紫浮萍爛研傅瘤上萬不失一

小兒丹瘤骨痿項軟陰腫等雜方

論曰凡患諸丹瘤腫毒必須先服升麻飲之類導氣藥以散其毒方可用藥調塗不然恐毒氣入腹則殺人也

升麻飲治一切丹遍身壯熱煩渴

升麻　黃芩　大黃各一錢

葛根各一錢　朴消一錢研　麥門冬去心

右爲細末和勻熱水調下半錢

治急救丹毒赤白扁豆末水調塗若入腹心者宜以愼火草取汁一盞服乾即末之水調服

藍青散治一切丹毒赤腫身熱如火已服諸藥不退由風熱毒氣在於腠理熱毒傅於血氣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若久不治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

藍青　知母　甘草　梔子

杏仁去皮尖各半兩　黃芩　升麻

柴胡　寒水石

右等分爲麤散水煎服

又方　[illegible]

治大人小兒纏蛇丹初發時使用蜒蚰與建皮土並研爛塗即愈

又方　大黃爲末擣爛馬齒莧取汁調塗已成丹者亦治

又方　蓼葉燒灰雞子清和數數塗之

又方　桃仁湯浸去皮爛擣塗之清油調白礬末亦妙

治小兒大人丹毒入腹即殺人纔發便用刷可

右水苔生地黃菘菜蒴藋葉浮萍愼火草大黃梔子但得一味研末水調傅之皆効取便救之

治丹瘤方

右大黃朴硝火土蜂窠三味爲末用雞翎子翎定與赤處將刀刺破令出惡血然後用井水調塗

又方

白礬乾葛等分爲末用半兩水三椀煎迎日洗

薩謙齋瑞竹堂方治小兒大人熱丹瘡成片可服綠芽草藥將丹瘡刺破即愈

治小兒丹瘤

綿羊腦子生用　朴消

右二味調勻貼於瘡上。主効

曾世榮治幼心書黃芩四物湯　理諸瘡丹毒赤瘤燥痒

黃芩一兩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

川芎四味各半兩　何首烏去麄皮　草烏炮去皮

玄參三味各二錢半　甘草六錢　薄荷葉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溫服

化丹湯　解利丹毒，遍身燥痒，發熱煩啼

川獨活　射干去皮　麻黃去根節　青木香

甘草　黃芩　石膏末　薄桂去麄皮剉味

各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赤葛散　治因血熱與風熱相搏，遍身丹毒燥痒，日久不消

赤葛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無灰酒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溫服。不飲酒者止

[illegible]一盞，入酒一大匙同煎

[illegible]

九道有血妄行及遍身瘡疹

牛蒡子六兩微炒別研　荊芥穗二兩　甘草一兩

右爲麄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危亦林得効方平血飲　治風熱積毒，聚成發於頭面手足，熱者如胭脂色，其熱如火，輕粗者手痛不可忍。加紫草煎，與犀角消毒飲相間服。赤瘴火瘴紫萍瘴並治。壯熱煩渴甚，加黃芩、麥門冬去心、朴消各半錢。方見諸瘡門

內托散

紅內消　當歸　茹片　甘草節

羌活　黃芩　麝香少許

右爲末。每服二錢，茄蒂煎湯調，或生地黃亦可

敗毒散　治瘴毒初發，如白梅樣，遊走遍體，燥悶腹脹焦啼

前胡去蘆　柴胡去蘆　羌活　獨活

桔梗　枳殼　茯苓　人參

川芎　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二片，紫草少許，煎溫服

通治平血飲與敗毒散合和，生薑、薄荷、蟬退去足翼、防風去蘆，細切，煎湯

加天花粉少許

又方　角瘴遊走不定，掀焮赤腫疼痛，用藥角歸手足上爲妙，後服碎

寒水石　石膏　黃連　黃柏各一兩

右爲末，水調刷

又方　青黛土末爲末，井水調入蜜敷，角亦可

又方　黃丹不拘多少，磨刀水調刷

又方　瘴毒腫痛如火，用大黃、朴消爲末，調塗腫處，立効

洗方。用防風、酸車草、赤豆、蕎心土煎水洗

又方洗角後，用小鷲兒壓邪，大鷲兒鎮驚，方見前

烘針法　取腫用水烘數條，以青苔蓋覆，或濕紙亦可。出血即去，未消再用

瘴毒滿身偏黑，入腹入陰難治

衛生寶鑑牛黃散　治五種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　天花粉

葛粉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入蜜少許

[illegible]當時大方[illegible]豆散　治小兒赤腫丹毒[illegible]不可辨

硝石　大黃　菉豆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用雞子清調傅。淨瘀始惡物所傷，更有點子加入腦麝、硇砂少許同貼

黃丹散

白礬　龍骨　黃丹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先以綿杖子拭耳內令淨，後用紙撚子蘸藥入耳內

塗去治諸丹藍靛塗上即愈

針法治丹毒焮腰即殺人，而氣節揣細紋十傳之

土硃丹　方見十八用方治土硃丹發兩手指作紅絲，急斷下行至關節，便殺人。懸瘡及蟲子咬並治之

大赤足蜈蚣一條　白礬　膽礬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刺耳許，先以針撥破瘡口，貴藥在內，以醋調糊紙花子貼定，日一換，好肉生腠，血惡肉盡，去即時消散

眼丹　方出六米騐方治小兒眼中肚赤腫上錯手，有十數點者名眼丹，方遲救之必能損目

右令患人仰卧以虹喉煙苗向刀刃却安在患人眼上以三灶者婦人各拈艾炷一枚在刃上灸之仍一人問云灸甚病人曰灸胀丹如此三遍候煙斷將此刃刃串之宅後或無人行處路上滿宿收之神効

五色丹 論巢氏方病源五色丹發而變改無常或青黃白黑赤此由風毒之熱有盛有衰或冷或熱故發為五色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五色丹

右擣蒴藋葉傅之

又方 以猪槽下爛泥傅之乾則易集驗治卒赤黑丹

又方 服黃龍湯二合并傅患上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五色丹

川大黃 黃芩 川芒消

乾藍葉 商陸各一兩 梔子仁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以水調塗之立効

治小兒五色丹偏身宜用洗浴棗根湯

棗樹根四兩 丹參三兩 蒴藋一兩半

剉細勻每用二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又方

芋根葉一斤細剉 赤小豆二合

右件藥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治小兒丹發惡毒五色無常宜用此方

青棗毬青剉者

右擣碎以水煮洗之

又方 用赤小豆末以雞子白和如泥塗

治小兒五色丹偏身熱如火燒遶臍即損入宜用此方

蔓菁子二兩細研

右以酒一小盞研取汁塗之

孔氏家傳治小兒五色丹方

右用小柴胡湯如法煎飲清汁滓傅丹上良效或如如切者

伊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伊火丹候丹發於髆背青黑色謂之伊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伊火丹從兩脅下起青黑色羊脂塗方

煅鐵下槽中鐵屎擣研為末半兩 羊脂二兩

猪糞燒灰一兩

右三味研勻如糊塗之以瘥為度

顱顖經伊火丹從兩脇起

右用猪糞燒灰并鐵槽中泥拌調塗之日三或如切切新者

熛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熛火丹候丹發從背起或走兩足赤如火

方嬰孺方治熛火丹發於髀背穀道者謂之熛火丹也

景天草十兩 真珠一分

右和杵為泥封丹上

又方治丹入腹及下至卵者不治

麻黃炒 升麻各二分 硝石四分

右為末以井華水服方寸匕日三 一方用大黃半分四下 方或如切切新者

茱萸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丹發初從背起偏身如細纈謂之茱萸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茱萸丹初從背起偏身如纈一宿成瘡者雞子塗

雞子白 赤小豆末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瘥為度 一方云治水丹

赤丹 論巢氏方病源赤丹候此謂丹之純赤色者則是熱毒搏血氣所為也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赤丹者由風毒之重故使赤也初發疹起大如連錢小者如麻豆肉上生粟色如雞冠故謂之赤丹亦名茱萸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赤丹

右用蔓菁葉汁服三合滓傅上良千金翼方用蔓菁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唾和胡粉從外向內傅之

又方 煅鐵屎以猪脂傅之

又方 屋塵和臘月猪脂傅之

兵部手集治狹于赤丹不止

右以上番黃米粉雞子白和傅之黃米粉黃粟米粉也

又方 以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又方 以胡荽汁傅之瘥譚氏方同

又方 研粟米傅之以上四方或如切切新者

太平聖惠方升麻膏治小兒赤丹毒腫

川升麻 白歛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黃芩 枳殼 連翹 蛇銜各一兩半

梔子仁一兩　蒴藋一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一斤半入於鐺中以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以瓷合盛旋取塗之

治小兒面身卒得赤丹或痒或腫起不速療之即殺人宜用此方

羖羊角屑八兩

右以水五升煎至一升綿濾去滓入鍊了猪脂五兩和令勻塗之

又方　以葛勒蔓輕磨破以醋研訶梨勒塗之妙

嬰孺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以蓼子鹽湯洗了接蓼塗之

又方　車前子為末粉之

又方　蠶沙以水二升煮汁洗之已上三方載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升麻膏治赤丹初發肉色如米色如雞冠又名茱萸丹

川升麻　白斂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連翹　梔子仁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半斤入鐺中用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以瓷合盛每用少許塗患處

聖濟總錄治小兒赤丹色純赤為熱毒搏於血氣馬齒莧汁方

馬齒莧

右一味爛擣絞取汁三合空心溫服一合午時再服即差

莊氏家傳水銀散治小兒丹赤如火焰紅赤[illegible]

右赤腳蜈蚣瓦上慢火焙乾為末入[illegible]塗即止

[illegible]時大方蠶傅散治小兒身上發赤丹

右擣羅為細末蜜調傅之[illegible]

白丹　論曰[illegible]方病源白丹候丹發初是熱毒挾風熱搏於血積蒸發赤也熱輕而挾風多者則其色微白也太平聖惠方論曰夫小兒白丹者由挾風冷之氣故使色白也初發痛痒微虛腫如吹隱起不痛不赤而白色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白丹

右燒猪屎灰雞子白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白丹

酸母草　五葉草各五兩

右件藥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擣川大黃末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香豉一合炒令焦　伏龍肝二兩

右件藥擣為末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以蘭香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蓼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梁上塵以醋和塗之

又方　取鹿角燒灰細研以猪脂和塗之

又方　取猪糞燒灰細研以雞子白調塗之

嬰孺方五香湯治小兒風熱毒腫色白或乃惡核瘰癧附骨癰疽節解下丹白色遊走遍身白癮疹方載幼幼新書

木香　薰陸香　海藻各一分　麝香半兩

沉香　枳實麩炒　升麻　射干各二分

大黃八分　竹瀝三分

右以水四升下瀝煮一升二合溫服之

[illegible]方夫小兒黑[illegible]於風[illegible]令色黑之初[illegible]也

太平聖惠方[illegible]小兒黑丹

川升麻一兩　漏蘆一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蒴藋半兩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微溫以軟帛旋蘸搨病上以消為度

又方　風化石灰二兩　屋四角茅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塗之日三五度効

又方　茺蔚子　蛇銜草　護火草各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以青羊脂熟摩日三五度用之

又方　以猪槽下泥塗之

又方　以鍜猪杓子炙令熱熨之

張渙醫方妙選祛毒散治丹黑色痒痛腫起

川升麻二兩　漏蘆二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右件擣為麤末每用兩匙頭以水三盞煎至兩盞去滓微熱以軟帛

挠藥搨瘡上以消為度
天雷丹　方顱顖經天雷丹從頭項起
右用陰乾蔥赤末杵膩塗又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illegible]
天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火丹候丹發竟身體斑赤如火之燒故謂之
天火丹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丹發肉中有赤如丹赤色大者如手劇者
偏身赤痒故號天火丹也
方顱顖經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右用櫸皮白末和生油調塗之亦用赤石脂羊脂調塗之[illegible]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火丹肉中有赤如丹色大者如手甚者遍身
或痛或痒或腫
右用赤小豆二升末之雞子白和如薄泥傅之乾則易一切丹並用此
方曾使瘥
又方　用[illegible]塗之
太平聖惠方[illegible]小兒[illegible]色[illegible]此方
又方　虎脂二兩　黃丹二兩
右件藥研為膏塗之即差
又方　桑根白皮二兩　丹參一兩　甘菊花一兩半　莽草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三升煎至二升去滓看冷煖避風
浴兒
又方　以鬼臼擣絞取汁赤處塗之
又方　擣荏子汁塗之
又方　取小兒埋胞衣瓶子中水一二合時時與兒服及塗身上有效
[illegible]本事方天火丹從背起赤點用桑白皮末羊脂調塗
殃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殃火丹候發兩脅及腋下髀上謂之殃火丹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殃火丹毒著兩脅及腋下者
伏龍肝為末油和傅之乾則易若入腹及陰以慎火草取汁服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殃火丹生於脅腋下
川朴消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竹瀝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浮萍草擣絞取汁時時與兒服之

張渙醫方妙選拔毒散治丹發生於兩脇及腋下及名殃火丹
川朴消一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擣羅為細末每用半錢好醋調塗患處次用
山梔子膏
梔子仁四兩
右件用生鯽魚半斤同藥擣如泥每用少許看丹發處以醋化塗患處
神氣丹　方顱顖經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右用牯牛骨燒灰羊脂調塗之[illegible]
聖濟總錄治小兒神氣丹從項起犬骨灰塗方
犬牯骨
右一味為末以青羊脂調如糊塗之日三五次
神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神火丹候丹發兩髀不過一日便赤黑謂之神
火丹也
方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神火丹
景天花
右擣絞取汁先微揩丹上後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以鯽魚半斤擣如泥塗丹上唯數塗為良
又方　以梔子仁擣末用醋和塗之
神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神竈丹起兩頰傍不出一日變為赤黑色
慎火草汁塗方
慎火草
右一味絞汁先以刀子微鎌丹上令血出塗藥以差為度
顱顖經神竈丹從肚起
右用土蜂窠杏仁膩粉生油調塗立差[illegible]
鬼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鬼火丹候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謂之鬼火丹也
方顱顖經鬼火丹從面上起
右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之立差[illegible]
聖濟總錄治小兒鬼火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及從面上起戎鹽塗傅方
戎鹽一分　附子一枚
右二味燒過研細用雄雞血調塗丹上日五徧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鬼火丹
景天草五兩　蛇銜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以雞血調塗之
嬰孺方鬼火丹初發兩臂起赤如小豆及大豆治之方
右用苦桃皮煑汁浴之
又方　用虎脂隨病塗之（[illegible]仙切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戎鹽散治發兩臂赤起如李子乃名鬼火丹
戎鹽一兩　附子一枚　雄黃半兩細研水飛
右件同研細每用少許以雄雞血調塗患處
野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野火丹候丹發赤斑斑如梅子竟背腹謂之野
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野火丹病遍身皆赤者
右用油塗之（嬰孺云生麻油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火丹發遍身斑如梅李狀雄黃塗方
雄黃研　戎鹽研各一兩
右二味以雞子白調塗丹上日三五次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野火丹
雄黃半兩　戎鹽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數數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竈中黃土一兩　青竹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　白僵蠶二七枚　慎火草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塗之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野火丹從兩腳赤腫用乳香末羊脂調塗
骨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骨火丹候丹發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謂之骨火
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骨火丹其瘡見骨
右擣大小蒜厚封之看足踝者是
嬰孺方治小兒骨火丹剌腫上入三分
右以大黃末牛膽汁和塗之（[illegible]知切新書）
家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家火丹候丹初發著兩腋下兩髀上名之曰家
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家火丹發如大指日長一寸徧著兩脅傍兩頰上梓
木灰塗方

梓木白皮（[illegible]六分）
右二味梓木灰研末以雞子白調如糊塗之以差為度
嬰孺方治小兒家火丹攻喉入腹大便不利
消石　凝水石各二兩
右研入銅器中熬令乾取研服方寸匕未差加之
又方　烏頭一分　赤石脂三分
右為末雞子白塗丹上日進三服神良（上二方載如知新書）
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火丹候火丹之狀往往如傷赤著身而日漸大者
謂之火丹也丹火候丹火之狀發赤如火之燒須臾熛漿起是也嬰孺六
火丹者往往如傷赤著身體不從傷火而得名赤如日出時以從其處
又名日丹宜同用千金漏蘆湯治小兒熱毒癰疽赤白未丹瘡癤（[illegible]）
（方見癰門）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火丹赤如朱走皮中
右以醋和豉研傅之
又方　以鯉魚血傅之良
又方　擣蓧子傅之良
又方　以豬屎水和絞取汁服少許良
仙人水鑑治火丹瘡方
蕎麪　黃連各少許
右同研令細塗之即差切不得入油及鹽（[illegible]如切新書）
又方　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即損人
右杵馬齒莧傅之日二
聖濟總錄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須急救之蕓薹塗方
蕓薹葉
右一味爛擣和汁塗傅之以差為度
又治火丹鍼挑方
右於兒男左女右大拇指面螺文上鍼挑有筋斷之即差
嬰孺方小兒火丹走皮中赤者
右梔子末以醋和傅之
又治小兒火丹方
右取不犯水羊脂向火上炙傅丹上以白粉粉之大良無忌（上已五方載如知新書）

衣當將大分小豆散治火丹速瘥大人亦可

赤小豆爲細末雞卯清傅之乾即易

螢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螢火丹候丹發如灼在脅下正赤初從髂起而長上痛是螢火丹也

方顙顖經治螢火丹方

右用慎火草擣汁塗之聖惠以醋洗塗亦妙細細斷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螢火丹

赤小豆一合　消石半兩　寒水石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竈中黃土一合　生油二合

右件藥研和如泥時用塗之以差爲度若痛上陰不治即殺人

嬰孺方澤蘭湯治螢火丹走癃疹入腹殺人

澤蘭　芎各五分　附子炮　莽草

藁本　細辛　茵芋各二分

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爲四服此湯外並用粉粉病上。載細細斷書

朱田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朱田火丹候丹先發背起偏身一日一夜而成瘡謂之朱田火丹也

方顙顖經朱田火丹赤豆色偏身上起

右用慎火草擣汁和酒調塗之載細細斷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朱田火丹病一日一夜即成瘡先從背起漸至偏身如棗大正赤色者

右濃煮棗根汁洗之已成瘡者赤小豆末傅之凡方中用雞子者皆取先破者用之未破者無力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朱田人丹

右以藍澱塗之

又方　以雞子白塗之

胡吹竈丹　方顙顖經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右用水茄窠下泥和醬酒塗之載細細斷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吹丹從髀上起黃腫用檳榔爲末米醋調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胡吹竈丹從陰下起泥醋塗方

右用磨刀水㵎下泥和醋調青塗之乾即更塗以瘥爲度

胡漏竈丹　方顙顖經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右用屋漏水調竈中土塗之載細細斷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用屋漏處土羊脂調塗

土竈丹　方顙顖經土竈丹從陰踝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竈橫麻及雞子白調塗之載細細斷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地竈丹從陰下起入踝胄上廢搏塗方

竈礴末　屋四角茅草各一兩

右二味和研勻細以新汲水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瘥爲度

天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竈火丹候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謂之天竈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竈火丹病從髀間起小兒未滿百日犯行路竈君若熱下流令陰頭赤腫血出

右伏龍肝擣末雞子白和傅之日三良

又方　鯽魚肉剉五合　赤小豆末三合

右二味和擣少水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天竈火丹

蘇葉三兩　赤小豆一合　鐵鏽門上灰一兩

青羊脂三兩　葱白一莖切

右件藥相和擣如青摩之頻摩之

又方　細辛一兩　糯米一合　景天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塗丹上差

又方　伏龍肝　赤小豆末

右件藥等分細研爲末以雞子白調塗

又方　以車前子末水調塗之

又方　以鹽沙一升水煮去滓洗之

又方　以鐵落末用豬和如青塗之

聖濟總錄治小兒天竈火丹發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葱薺苨塗方

葱五莖和鬚切研　薺苨五莖去土剉和根切研

赤小豆末　竈門上灰研各一合

右四味合研勻細以青羊脂三兩調勻塗之以差爲度

嬰孺方治天竈丹初發着脚脛間

細辛二兩　白朮二分　景天五兩

右同杵如泥傅之

又方　桑根切一升以水一升煮一沸去滓以之日三不差更作

又方　取生浮萍杵爲泥傅之或取卜並惟多爲良〇上方並出劉涓子

張渙醫方妙選赤豆散治丹發兩脅裏居間不赤赤至陰處乃名天竈火丹與人中聖惠方同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五天竈丹從兩臂赤腫黃色用柳木燒灰水調塗

廢竈火丹　論巢氏方云廢竈火丹候發從足趺起正赤者謂之廢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廢竈火丹從曲臂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灰雞子白調塗之並細切研末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廢竈火丹初從足趺起正赤色者

右以棗根煮汁沐浴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廢火丹

寒水石半兩　葵甲一兩　消石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赤小豆末一兩牛角一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用雞子白調如泥塗

又方　五加葉根五兩燒灰

右細研以鍛鐵槽中水和塗之

嬰孺方治廢竈丹初起足趺正赤

右桑根煮汁浴五遍並細切研末

尿竈火丹　論巢氏方云尿竈火丹候丹發膝上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謂之尿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尿竈丹從踝起

右用屋四角頭茅草燒灰使雞子白調塗之並細切研末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竈火丹初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皆赤色者

右以水二升桑皮切二升煮取汁浴之良千金方用桑根皮

又方　燒李根爲灰以田中流水傅之良

張渙醫方妙選二根湯治丹發膝上從兩股至臍間走入陰處乃名尿竈火丹

桑根白皮四兩　李子根四兩

右件細剉每用三匙頭以水兩椀煎至一椀去滓看冷熱避風處淋患處

野竈丹　方顱顖經野竈丹從背脊起

右用柔香茸蘋蘿赤小豆末塗之立差並細切研末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竈丹從膝起蘩蔞塗方

乾蘩蔞末　香薷末　赤小豆末各半兩

生蘋蘿葉莖一握細剉

右四味細研蘋蘿入諸藥末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差爲度

大孚丹　方長沙醫者鄭愈傳治小兒大孚丹諸般腫毒聖塗散

凌霄花　萬州花各一兩　苧根半兩切焙乾用

右一處爛研以酒和塞同調服少許塗於丹上立消並細切研末

爾朱丹　方嬰孺方治小兒爾朱丹及一切丹粉散

杜鵑炒赤　烏頭燒　麻黃根各三分　吳茱二分

石膏一分　麝香半分

右以六味爲末以粱米粉二升合和爲散火中少炒須冷絹袋盛以粉粉遍身大佳夫丹治爾珠有瘡汁以粉粉之無不立愈以麻油塗病上然後以粉粉之大驗並細切研末

私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私竈丹從背上起竈土塗

竈中黃土研

右一味取打鐵磨刀槽中水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以差爲度

煙火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煙火丹從身起豬槽泥塗

豬槽下泥一合　生麻油一兩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治小兒煙火丹從背上起或走兩臂足赤如火眞珠塗

眞珠細研如粉一兩　慎火草研絞汁景天是也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飛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飛竈丹從項起鐵槽水洗

右取淬鐵槽中水日洗三五度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飛竈丹從頂頭起腫光用葱白研取自然汁塗

吉竈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吉竈丹從頭上紅腫痛

用赤小豆末雞子清調塗

水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水丹從兩脇虛腫

用生鐵爲末豬糞調塗

驚丹　論曰世俗治幼心書鬢兒生後百日之內半歲以上忽然眼胞紅暈微起面帶青黯色向夜煩啼或臉如胭脂此伏熱在內亦有臉不紅者始因居胎之時母受重驚驚邪傷胎遞相傳襲降生之後復受熱毒或再有驚有驚則有熱熱氣內蘊形之於外初發之時散生滿面狀如水豆腳微紅而不壯出沒休息無定次到頸項赤如朱砂名爲驚丹用四聖散夫流其日次百解散加五和湯同煎與驚熱丹毒牛蒡湯當歸散三解散黃芩四物湯皆可爲治如驚丹發至胸乳間微有痰喘作搐急宜宣熱拔毒免致內流爲害不淺五和湯加升麻生薑地黃水薑燈心煎服則自消除仍用前數藥調治不生他症或投萬安飲

赤流　論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身上或一片片赤色如胭脂染及熱斷引此名丹毒俗謂之流若因熱而得者色赤或因風而得者色白皆腫而壯熱也可用一小鈹刀散鑱去惡血毒未入腹者可療也張渙醫方少見謹按小兒諸丹毒病由風邪熱毒之氣搏於腠理其皮膚色赤如丹毒之狀遍身壯熱煩渴悶亂

方圓經治小兒遊瘤丹毒

右以冷水調剪刀草化如糊以雞翎掃上腫使消退其效殊佳

又方　以老鴉眼睛草葉入醋細研治小兒火焰丹消赤腫即天茄子也　或細細新書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心熱身上赤流色如胭脂皮膚壯熱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朴消各半兩

生犀屑　黃芩　梔子仁　木通各一分

玄參半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黃散治小兒赤流熱如火

川大黃生用　鬱金　黃藥　膩粉

豬牙皂莢去皮子炙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護火草汁三合　赤地利末　膩粉各一錢

右件藥相和量兒大小分減服之良久瀉下血片爲效其滓傅赤處亦佳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川大黃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炒　川朴消三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李子油一兩　朱砂一分末

右件藥調如膏塗之

又方　以腎汁塗之

又方　以蘿摩汁塗瘡隨手便瘥

又方　蕎麥麪以醋調塗之不過三兩上瘥

又方　以胡荽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冷煖得所洗之

又方　取燒粉和生角水塗之

又方　取紅藍花末以醋調塗之

以蕓薹菜爛擣塗之

又方　分研

右於硯中著水入礬以墨磨研用筆點塗之良久以冷水洗後更塗以差爲度

又方　蘇蘇根擣末以醋調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糯米水研如粥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粟粉炒令黑以唾調塗之

譚氏殊聖方消腫散詩曰五疸兒侵應身形恐傑令人怕怖驚乍腫引邪走滿體莫寬神鬼錯看承甘泉甘石蒼龍骨庶擒消磨去痛疼更取鐵槽連底水調和頻掃使身輕

甘泉消石　白龍骨各一兩

右研細淨器內盛若有患赤瘤丹及毒瘡者以鐵槽水調一錢掃塗立瘥

張渙醫方妙聖消毒散治諸丹赤流初發甚者

川大黃一兩生剉碎微炒　川升麻半兩　黃芩半兩

麥門冬一兩去心　川朴消一兩

右件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

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棗根浴湯治發赤流變改無常

棗木根四兩　丹參三兩　菊花二兩

右件藥細剉拌勻每用兩匙頭以水二椀煎三五沸看冷熱避風處浴兒極佳

木通散治身體赤流片片赤色如胭脂染毒氣漸引

木通一兩　川升麻半兩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川朴消半兩　梔子仁一分　甘草一分炙令微赤

右件藥擣羅爲麄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温服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又方載毒散治赤流熱如火者

川大黄半兩　鬱金半兩　黄芩藥半兩　膩粉半兩

豬牙皂角半兩去皮子用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用少許看赤處以生油調塗患處

田氏保嬰集赤流治法宜服犀角散一法先鐮去惡血服上藥一法用牛膝一兩去苗甘草半兩生剉碎水煎一大盞去滓調伏龍肝塗之載幼幼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illegible]陳

圈點監生臣畢三曾

臣傅道立

池

城池

羅泌路史：神農氏國土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由中下外，循蓮指建，統而王者以室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爲之城池，以守之。宋會要：東京雜録，乾德三年四月，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水通皇城爲池。岳州志：大城池，在州北六十里。　修復城池記（宋敘如札九凌州皆勤吳公事兼義勇民兵軍正盧仲雋記，從事郎岳陽軍節度判官董□）復書岳之爲郡，背山並湖，據四達之衝，北援荊州，西控鼎澧，南閩湘潭，由敵沔鄂，三國時爲重鎮，魯肅嘗以兵屯巴丘，其城因山爲基，北繞州治，形格東南，獨西恃江爲固，三隅之外因谿爲壕，險若天造，舊圖經謂悉經始於魯公之手。侯景之亂，王僧辯守巴陵以抗之，景兵百道攻城，力疲而敗，乃知前賢所規度，保險援要，至今賴之以安。國朝景因湖寇震擾，也十指揮於內，列九砦於外，承平日久，十指揮廢其六，城壁亦就墮壞，而外之隍池又爲有力者泄而墾之，入薄少於公帑，昔之所恃以爲險者，皆蕩然不存。嘉定丁丑十二月，三山陳侯被命守茲土，慨葺濯垢，修飾百度，起視增垣毛澤，鶩喋良久，顧僚屬曰：魯肅之所經畫，王僧辯之所屯守，歲久圍循荒圯若是，乃今邊遽日至，則守禦之備詎宜以圯廢。於是捐廚傳，節宴遊，錙累銖積，越明年九月，始命都監孫景仁、監押柳祖呂書督美衆，捄土築基，百堵皆興，新作重門，藩屏屹立，節鎮爲之增壯。又命録參趙崇蔚斂外壕之田，償民直而復有之，禾黍既空，乃鋤去畦畛，疏浚溝域，增築長堤，補缺垠堮，內固襟抱，外捍寇偷，一郡之水瀦而爲淵，汪洋衍溢於兩山之間，自南湖下北至閘口，袤廣五百餘丈，衡廣二十六丈，渺如上湖，城高水深。始畫優于欲之，舊侯念復古之難，且懼無以爲持久之託也，則又從放生池榜之壕上，去湫底而就深曠，爲亭山椒，亭成，適遇瑞慶節，畫致魚鱉之清波之中。是日也，邦人聚觀，登亭而望，風濤決瀉，雉堞岌嶪，相與咨嗟歎息，且曰：吾父兄子弟自今得固志而奠居，微而鱗介，亦且涵泳聖澤，舉物而自適，侯之用心可忘也哉。已而衆屬咸喜，且贊謂仲雋曰：侯當內修外攘之時，而能興復魯公城池於千餘年之下，一宜書。又能愛城池以及魚鱉，且推廣君上好生之德於無窮，二宜書。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入費之外，而民不知，三宜書。于ち乙塞令斯見凡侯經畫之詳，可不伐石大書，以傳于無窮。抑書此仲雋義不當辭，謹書其實。侯名士成，廷對爲天下第一，知樞密之孫，淳熙庚子爲給事中之季子。其君體國，固自有家法云。嘉定十二年十一月記。

濠池

建安志：濠池。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言之也。建安爲郡，南北帶谿，東西地勢延袤，故濠有東西之分。今二濠廣五丈，周圍約四里，紺碧連瀰，以易竊測，或云下有泉源，遇旱不竭。唯府治之北豐樂門之東，地多頑石，鑿不入，以故不能循環流注。（或云此馬鞍山東爲府後山之石骨也。或云府山卯垂入王廟池中，所謂兩鼻山之）其傍地潤而沃，宜於芰芡藕蒸種，往爲居民所佃，湮塞浸多，頻有諸溝洩其汎溢耳。

園池

東漢書：王翦傳，始皇欲攻取荊，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晉史揮麈：張天錫爲涼州刺史，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瀍難將軍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有得也。觀敷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暴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矣。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譙國人也。魏宣武時，封濮陽縣侯，好遊宴，務口實，京師珍羞，莫不畢至。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足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舊唐書：楊恭仁傳，恭仁少弟師道，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平陽府絳州志：園池在州治北，引鼓堆渠爲大池，中爲洄漣亭，竹木花柳，旁植灑然，清致。唐樊宗師刺史于是州，刻石以記之。蘇州府志：張氏園池，亦無園故地也。紹興間，侍郎張幾仲得之，今山亭猶扁惹雲，池塘猶扁清漣，存故實也。堂側有凌霞閣，奉其父循王塑像，四時飾以真服，又有水竹道院等處。滄浪亭在府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少蘊詩話以爲廣陵王錢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子美得之，傍水作滄浪亭，歐陽永叔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由此亭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illegible]爲廣陵王時所藏，蓋以

下缺一頁

四方之宇渚亭攬勝。奇殆畢引此伊道之罪。遂于天王八十
者猶多切齒理宗昧於知今而極其尊寵之。賜以園池之富。窮其游觀之
樂。不至于敗不已也。彼似道者。亦惜不知其後來之禍。而斯地遂爲荒田
野草之區也。悲哉。燕語考異宋太祖初取僭偽諸國。召李煜入朝。以煜江
南嘉山川。今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
俶。桓寬鹽鐵論園池。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爲
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
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
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絶
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
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
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并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
耆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
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
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
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後半頁缺

入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
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
治臺起屋曰休逸。傳魏氷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
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
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
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
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
守伏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畫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
自視思有以報吾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
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閻官寺。伽藍屋廡
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
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
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
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
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攻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
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　之未哉葺之廢之必有

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蘇東坡集作洛陽李氏園池詩
記曰。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
木。以爲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
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
其山川之勝。泉流之際。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
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
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有也。李侯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
祖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威加隣國。顧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
雄州十四年。李侯以將家子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木山谷
之樂。士大夫家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熙寧中。侯年八十有三。而視聽
不衰。日增治其園。而性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昭叙官於濟南。實從余遊
以侯命求余文。余不得辭焉。唐韓昌黎集。諸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吷許劣切又音血小聲也盟曰莊子惠子吹劍
首者吷而已光寫人之所譽也道先寫於其嘗人之前譽猶一吷也語蓋
非皆人名梁之賢者。區區自其下。顧肯掛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漢也因公事。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汙

城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闕上有其闕字，豈壞下有闕字。方云：蜀本闕字下有東壞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否字，而臧字下有不臧字。謝六蔚韋作主闕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本。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者，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槃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韋應物詩滁州園池宴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疎林羅一作亂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樽前。感往在茲會，離觴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蘇東坡大全集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南北蒼檻照綠漪，濯纓洗耳不須名。天空月滿宜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銅陵縣治東陳陟園池，東坡題此詩。又曰：銅陵來勢遠，幽處更依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間。下四句石闕不全。少愚求之三蘇文集無。又　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似謫仙回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山谷姪亦題云：淸翁理九州，留名萼泰舊

孝淳鴻舊譔。今殺淺如瀍，淳熙間知縣林楠疑曰：鄉先木於元祐見壁間拔谷餘墨尚新。以此知二先生集中所遺極多。林和靖詩園池　一逕衡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微風幾入扁舟意，新霽難忘獨繭期。島上鶴毛遺野跡，岸傍花影動春枝。東嘉層構名今在，獨愧憑欄負碧漪。文潞公集曾孝寬清明後同泰師端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　洛浦林塘春暮時，暫同游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語，一任花前盡醉歸。　余於洛城建春門內，循城得池數百畝。其池乃唐之樂園，因學徐勉作東田。引水一支灌其中。歲月漸多，景物已老，喬木修竹，森然四合，菱蓮蒲葦，沼于沚結茅構宇，務實去華，野意山情，頗以自適。故作是詩。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灣相接勢無窮，便成渺渺江湖趣。更有蕭蕭蘆葦風，西洛故年爲勝地。東田今日屬衰翁，樂園事跡分明在，盡見雲卿舊記中。唐沈佺期雲卿樂園路東四乃其舊地。小園池上偶作詩　微吟岸幘思悠然，近榭方池遠見山。思與洛陽均遠境，莫言此地是偷閑。　依泳園池上即事詩　莫問竹風來不來，竹間已自絕塵埃。會看池上能言鴨，小立橋邊稱意苔。宋元憲公集同吳侍郎小園池上送楊瑞明歸馬上口占詩　偶作河梁餞，翻爲池上賓。歸驂不忍駕，新月共留人。黃庭堅豫章集題銅陵陳公園池詩

春池水暖魚自樂，翠嶺竹靜鳥知還。莫殫疊石小風景，卷簾看盡銅官山。李處權崧菴集陪德孺遊徐氏園池詩　禽魚花竹靜相參，溪上馳春青出藍。月下醉歸休秉燭，要將清夢過江南。　黃裳演山集次韻獨同遊滕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競韶華，銀燭燒殘始上車。堂上舊歡何處覓，春風無計鬧桃花。　徘徊池上昔人非，不爲勞生竟自迷。花下百年綠分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搡的強宗兩鬢華，不令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人何在，流水聲中看落花。　洪都山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麥春人已得，驚猿空有曉來啼。　僧文珦詩貴家園池夏夜　楊柳蔭華館邃蒻生，回塘薰風散炎蒸。積水生夜涼，長歌滄浪曲，可洗氷炭腸。主人不知愛，白頭猶異方。　平齋先生遊雲城葉氏園池有作，俾次元韻詩　名園無俗情，漁子往來稀。凭闌古城近，屏翳秀石出。弁衡山獻青，苕霅水七碧。好景吟不竊，煙霏又將夕。劉公是先生集同貢甫詠丁晉公園池詩　一死復一生，一虛復一盈。猶悲門易軌，况乃谷爲陵。曲池久蕪沒，高屋尚崢嶸。自古若傳舍，毋爲方歎驚。　又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　杜相文忠公兄弟諸孫。三輔衣冠多俊賢，爾來風物故依然。君家復在城南杜，時望從知尺五天。韋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相傳。雪殘太一虛無裏，塵

重城蒼莽邊，修竹萬竿迷暗谷。清渠百道散鳴泉，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禽聲覺地偏。使節歸來同畫錦，扁舟浮去似登仙。稗諶適野非無興，更把道還池上篇。　劉敞彭城集黃知錄園池詩　劫火無遺者，靈光獨巋然。褰池清照日，古木碧參天。細雨來幽鷺，涼風急亂蟬。頗知魚樂意，仍得離鉤筌。　游李氏園池賦詩二首　從人問喬木，繫馬得名園。柳帶晴已綠，禽聲暖更喧。臨池照清水，拂石置芳樽。不畏歸侵夜，嚴城未掩門。　樹一成塢，花深更有蹊。來游春尚淺，重到客應迷。已近無人境，深憐快馬蹄。武光不負約，樽酒會長攜。張方平樂全集李太尉園池詩　提國叔祖大長公主子。驍騎子侯弟，長門大主園。煙波二宮賜，仁宗初，重獻皇太后攜二宮賜主先東池黃池。樹宸翰四朝恩。四朝所賜御書，刊石在苑。禪客常搖拂，先都尉嫻於禪悅。名流必解軒。明之名勝，必集君第。春風與秋月，好景不空樽。　趙蕃淳熙稾鄭氏園池上作　可意於茲久，乃能來此風。稻畦初吠蛤，草岸已鳴蟲。三徑思茅屋，歸艎憶釣筒。淵明寧隱者，曾望豈漁翁。李復潏水集和人遊千金公主園池詩　溪流古堞帶林高，林下行通小水橋。但有春風催載酒，更無仙鳳伴吹簫。花間鳥散驚藜杖，潞際波回轉桂塵迹尋餘思，一吊楚魂飛盡不能招。　後園小池二首　鑿地開方斛

前半頁缺

榮辱安寺猶竹栢。行藏以道豈匏瓜。獨醒正渴孟中物。薄薄茅柴亦
李詩吾未暇。楊畫賞清尊。明朝同試一甌茶。故來句及之。沈氏三弟
次韻辛著作興化園池詩二首。　能文騎省辛隣船。多病中散自蕭。
播鳥啼深竹裏。晴渚夢遶楊花邊。難分桃杏春滿目。不斷水月波如烟。
須移居達相就。已有的的新生蓮。　東來重見郭髯船。目極滄洲但渺
浪信小桃穿竹去。不知佳景向誰邊。白頭趙將心仍在。多病萊蕪竈不
惟有王家風月地。時時客看滿池蓮。興化寺故山陽王憲范石湖大全
青城縣何子方使君同年園池詩。　欖膝芋攏意中行。浩蕩薰風不計
兩脚背入歸玉案。江聲隨馬入青城。五播今日新知路。千佛當年舊綴。
水竹光中同一笑。可君荷露灑塵纓。劉景文詩同公域曹子方會王都尉
園池。　清風三伏有泰樓。樓下銀河一派流。幽事周旋閑可喜。故人書
老相求。雨來柳暗蟬知怨。春去花稀蝶慣愁。且自論懷終此日。晚歸不問
主人留。蔡端明集寄題張景山大卿園池詩。　入卿公才世丈師。使十年
光舊林池。門闌清似當官處。心力強於少壯時。物理自宜非寄酒。兵樂從
王郎因棋。裹邊風月如招隱。嶺拂塵埃從所之。　甲辰寒食。道公理園一
二月名園藉爵青爲葬主。卯比肖言馬日蕩永心意適楚惟。

佰畔康靜蒙竹深一　遲啼馬。唐子眘主公喜意作須道芳物於八
有情張侶柚軒集遊西湖李氏園池詩　湖水平春色君園援杏微輕了
生翠影細雨醒杏霏。意足休嫌野外閑。不覺幾閑舟多妓女歌逐片雲飛。
宋孔武仲集遊城北李氏園池詩。　池塘春色歸波水已極目鳧鴈稍下
來晝楊舞新綠。登臨不憚遠。柱徑入重複。已見數種花參差隔修竹非特
野興長彩翠動華屋。沁園天下名。晉館當年築。百年猶盛麗。風景紛華縟。
當時手種植。仰視皆喬木。主人況仁賢。客至初不速。躋攀脚力盡。更酌以
醽醁。左右列圖書。南北置殺穀。夕陽整歸驂。尚謂夜可卜。明日儻勝遊。長
歌寄金谷。鄧紳伯詩遊仲文園池　曲岸呼舟疾。幽園躡屐徐。軒窗數椽
屋雨露四時疏。補塹新移竹。穿池待種魚。花間留客晚。數問酒何如。中興
江湖集姜夔題華亭錢參園池詩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浦涵滄海
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對世業。暇日此夷猶。方
惟深過無爲吳氏園池詩。　傍水尋幽徑。青林晝掩扉。楊花入竹靜。鳥影
度塘稀。石好頻移坐。波清任濯衣。沙鷗如有意。一一近人飛。長留天地間
集春日譚家園池詩。　禽聲樂清曉。風日淘良辰。意行無從得。杯酒非任
真。綿綿遠郊綠。冉冉流水新。園池雖非我。興適同主人。古時誰此居。欲問
迹已陳。能來且樂飲。安得長青春。李處權崧菴集陪德孺遊徐氏園池此
十載吾廬信不通。偶來仁里一尊同。心驚人物如江左。眼淨林塘似洛
中。看日晶明松下雪。弄波蕭瑟竹間風。洗花釀酒勤料理。作記東園有醉
翁。韓駒公安陽集會故集賢崔侍郎園池詩。　崔園高絕五門西。塵外風
光是處宜。唐室舊池因地得。漢宮遺址上樓知。青螺萬嶺前爲障。碧玉千
竿近作籬。我住鄰臺殊草創。一來尤覺憩歸遲。　門徑縈紆洞府間。了無
塵外累幽閑。長楊十丈亂風雨。流水數丈鳴佩環。入戶好峰誰可畫。繞人
新竹不容刪。池亭面面圖荷滿。薄暮飛香送客還。強祠部集會故集崔侍
郎園池詩。　故鄉園沼壓關西。上相篇章絕景宜。舊日宮墻流水過。至今
苑地盡圖知。孤花春去猶臨岸。野蔓晴來欲占籬。前令鳳凰池更好。不須
遊翫此遲遲。李覯草堂集有懷吳中蘇滄浪園池詩。　蘇公昔在宋盛時
文采才名動天地。暮年築居向滄浪。草聖相傳世尤貴。積書爲林墨爲池
長歌散髮鬢如絲。風流百歲不泯滅。及此士論無磷緇。憶昔嘗爲吳下客
判船携酒訪陳迹。卻思重遊不可得。臨風悽然念疇昔。元倪遠金淵集題
圃野池詩。　欲和滄浪孺子歌。東風吹皺穀紋波。幽禽哺子櫻桃少。浮草
一苗葉葉多。天與一官　元法乘除累日喜肖口少肖辛月見聞一子

茅亭倚芰荷吳文英詞題錢得閒園池　慶宮春　春屋圍花秋池沿
舊家錦藉川原蓮尾分津桃邊迷路片紅不到人間亂茸蒼暗料惜把行
題共剛小晴簾捲獨占西墻一鏡清寒　風光未老吟潘嘶騎征塵秪付
憑闌嗚悲傳㮰碎那鱗樓擊船香斗春寬晚林青外亂鴉着斜陽幾山粉
銷莫染猶是泰宮綠擾雲鬟色相崔年光流大白海煙沉處倒殘霞一紓
鮫綃和淚織張炎詞題周靜景園池　壺中天　萬塵自遠遲松存竹鬟
斜川深意鳥石圍邊猶記得竹裏吟安一字暗葉禽幽虛闌荷近暑簿遲
花氣行行且止枯瓢枝上閒寄　不恨老却流光可憐歸未得翻恨煙水
落落嶺頭雲尚在一笑生涯如此樹古梅荒山孤人共隔浦船開未劃然
長嘯海風吹下空翠洪光弼鄱陽集遊汪德鄰園池在饒州作　憶仙姿
詞　試問春歸何處蜂懶蝶忙來去婉娩倦尋芳偶遂涉園成趣鶯語鶯
語喚起小魚吹絮　乍到園亭清處面面此君忘去把酒挹幽人仰止七
賢高趣異語異語弗見滿城風絮　小憩書齋胡處閒取響泉調去是事
不關心自得曲中深趣無語無語回首暮雲飛絮　燕歇華堂深處夜艾
不知歸去忍醉作歌詞要引遏雲奇趣嬌語嬌語似勸老人休絮　國朝
高李迪金鳴集晚步園池詩　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

忘舊讀書林爭移樹島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長天獨步餘劉崇詩雲
亭蕭氏園池次韻　竹底雛鶯盡日啼水風涼動小池西靡香暖處殘花
落蛺蝶飛來碧草齊二水風鳴湘珮合三山雲壁楚鬟低氷盤宴客清陰
裏取次詩成石上題〇絳守居園池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絳即東雍為
守理所稟參實沉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
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說致平理與益侈心
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紡孤顛跒倔玄武踞守居
剖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沼木腔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
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𩠐觀鬐碓俍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蕭蓄翠
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睟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
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匿地勢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
右胡人鬅黃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韡鞮縮白豹玄斑跌距掌胛意相
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負護鬱蔭後順渠決脉池西直南折
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騖渠曰望月又東騖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
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倚涯憧憧來刮及迴西遮睨瞰黃原玦

汾水鉤帶白言謁行旦長間遠豈青紫遊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奔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瑤
翻碧瀲光文切鏤縈擊挟挑收窮正北曰風堤乘拐左右北迴脫努擺控
蹴墉衙渠歛池南楯楹景怪獨蚊龍鉤牽寶龜靈蠵文文章章陰欽墊歡
煙漬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蟝原闊
咍儲盧明茫茫兒限須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鵰竿鶩倡池衰渠憎雷儲
團正西曰白濱蒼深贅梨柔女雪舞人俏水翠披鄉鄉千偁迴西引東土長
崖挾橫埒日卯酉無途塢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
娩絢化大小亭餖池渠間走池堤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翠峰擁地高
下如原隰堤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池溝沼渠瀑潨
潺終出汨汨街巷畦町阡陌間人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
遠映綿綿交果枝香晚麗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襲
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力
補建者池由於煬文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戮附於污宮水本於正
平執病井滴生物療引古沃瀚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
為附於污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右絳守居園池

記前本集古清玩石刻也歐云宗師自書者後本今以趙仁舉所注者
定也予先見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間有缺壞處以趙本校之多異蓋
錄者固未得真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缺則補以趙本其
趙本義亦通意其亦有所傳則姑存之以伺考擇云吳師道識　濮陽趙
仁舉注絳守居園池記金華吳師道正誤補遺絳守居園池記補曰不曰
絳州園池又不曰絳州刺史園池而曰絳守居園池亦故異其題引也林
即東雍注按春秋時為狄地後魏始改為東雍州隋去東字為守
理所注為太守治所守去聲稱曰唐諱治字故曰理所稟參實沉分注左
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
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晉參所合也分去聲氣蓄兩河潤注鄭道元水
經注汾出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者汾
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言東雍當此兩河之潤澤也日氣蓄風氣含蓄
也補曰左傳韓獻子曰新田之汾澮以流其惡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注尚
書注堯都平陽為冀州詩國風唐乃有堯之遺風焉思去聲王曰堯初為
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冀州書作後陶唐有此冀方詩唐風蟋蟀序唐風
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晉韓魏之相剝注按史記三家分晉而

趙者。蓋韓魏分平陽爭爲之分晉陽故也。世說總其土田士人。注。括其土田經界。又士民之名數。正曰。不必以俗代世。補曰。碑婢下或一義不可知。其字漫滅矣。唐諱世爲代、民爲人。此諱民而不諱世。不知何謂。無磽雜擾。注。孟子曰。地有肥磽。磽，瘠薄也。今無用山石田土與民。不得加雜擾。磽。口交切。正曰。令土田無磽地。民無雜擾。其所以皆得其宜。正尸句非。宜當下文。得地形勝。瀉水施瀝。注。言既得地之形勝。所以能瀉水施瀝。復有鑿高增絕實墉是也。瀝音歷。注字。補曰。考工記。瀉水施。注。又以澮瀉水。今用其語。瀉。洗野四夜二切。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注。左傳晉遷新一今絳縣是。言豈新田一鄙。不可居耶。蓋才外矣。正曰。本文明白。注少又字。州地或自有興廢。注。言此絳州之地。或自有興廢之時。州字或居上句。正曰。本文明白。州屬上句。不通。中讀則可。人因得附爲奢儉。注。人亦因之得爲奢儉。正曰。本文明白。注不必用。亦苦將爲守。說致平理。與。注。漢宣帝云。庶民所以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平聲。下同。益侈心耗物害時與。注。增益其淫侈之心。耗盡其物。仍憎把之刻剝。以害時與。文中子秦漢之侈心乎。二句不定之詞。故下可斷之。斷。去聲。正曰。本文明白。不必延引。自將失敎窮華。注。若爲太守者。自失敎養窮華。華。正曰。自將失。●

其敎享。窮匝其華麗也。注。以自將二字分屬非。終披夷不可知。注。米若敎窮華。紋披外且家。夷滅其身。亦不可測。正曰。喜氣平治。紛純言時。言爭也。大與其敎寧窮匝其華麗。言儉也。此兩節。因上文州地興廢、州爲奢儉。而云始披散夷滅。注事不可知也。結此上文。陴緬孤顛。注。陴。城上睥睨也。左傳。守陴者皆哭。緬。險峻也。言絳城女牆峻險孤高。睥睨。音睥睨。緬。敘兩女如字。下同。跀偃。注。唐詩。不向前。跀。言絳城形勢如此。則。若下切。偃。渠勿切。正曰。跀。跳行貌。偃。屈強也。言城墻之險。其狀孤高。顛跳。則跳屈強。無行不前也。注。司此。玄武蹋。注。本名玄武。宋時諱玄。故曰真武。俗說。此州不利太守。故以其犬翻壓之。至今此城謂之玄武。則。正曰。湯已。下。守居割有北。注。謂太守之居此地。正曰。明言此城名玄武。因。明是地之北。形爲玄武之居。守居割其地。若如注說。則蹋作據。乃通。曲禮前朱雀後玄武。地理家有玄武之說。謂。有北字。本詩。自甲辛苞大池。泓。注。正東西北。皆池。大而深也。泓。烏弘切。正曰。甲。東。辛。西。中包含大池也。苞。包通。橫硤豪。注。硤。大。補關木也。硤石也。言以木石覺其池之四旁。潭中癸溶。注。癸。中北地。補曰。中當也。傳仲友。木腔瀑三丈。注。腔。說文。內空也。言木槽內暴出水高三丈。補言。或是古長餘。二丈之高有餘。水藏在乙中。或屬上句。涎玉沫珠。注。述如玉。沫如珠。補曰。涎音。注。玉。沫

地。乎。南地。爲二橋。貫細漣亭北者。謂之過仙橋。南者。謂之東蓮橋。正曰。馬梁。亦南北。中有亭曰細漣。樓臧平中。孫沖序云。亭也梁陽守故處。多使移諸亭。異於此。又且多。皆非當時所名。今通仙永蓮。又孫叙所無。疑亦後來名之者。虹蜺雄雌。注。爾雅。雄曰虹。雌曰蜺。楚辭。建雄虹之采旄。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中都賦。正。雄虹之長梁。言二橋如虹蜺然。正曰。注引。洿。穹鞠觀魯。注。穹。曲貌。魯。音天。天文志。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言水中見橋影。如虹蜺。曲而偶。魯。魯。於鞠。居六切。魯。時忍切。正曰。不必言影。亦不必晉志。礙佷島坻。注。礙。止也。佷。鬪也。禮記。佷無求勝。孟子言。好勇鬪佷。說文。水中有山可依止曰島。水渚曰坻。言二橋如虹蜺。鬪于島坻之上。佷。胡懇切。坻。音池。正曰。唐韻。佷。戾。行難也。詩小雅。止。戾。佷字。但言止而不行之意。恐非言鬪。淹淹委委。注。淹。委委。演也。委委美也。狀水備之貌。詩國風委委佗佗。委。平聲。莎靡縵。注。莎。靡。皆草名。禮記。靡草死。縵。說文。繒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裹。言莎靡二草。似繒帛鋪地。縵。莫半切。正曰。說。靡草。注。靡草。蘼之屬。莎靡不得言二草。靡縵當是靡曼。止言莎之色美耳。蘼。薔翠蔓紅刺相拂綴。注。言靡蘼之翠蔓。薔薇之紅刺。相亂連綴。正曰。說文

莪蒿蔚屬。爾雅。注。唐蒙也。蘼蕪。綠。女蘿。陸佃云。在木爲女蘿。在山爲兔絲。今文與蒿正。言蒿。述。蘇而。又非木類。與二物不合。當是止言蔓蔓。有草蔓。故曰蘼蔓也。南連軒井。注。言池南連香亭之北。軒。軒下有井。正曰。其連接有軒有井處。陣中踢曰香。注。香亭名也。言薔薇花陣中。踢出此亭。承守寢睟思。注。寢。臥也。睟。視貌。思。念事也。言香亭可承奉太守。如此睟。蹄遂切。西南有門曰虎豹。注。謂左畫虎。右畫豹。故曰虎豹。左畫虎搏。注。韋承述釋虎豹說云。韓王九嘉始創之者。乃以五行相克。勝其災而滅其禍。以寅主方。故其來搏。搏。手擊也。言左壁畫虎。至若有所擊搏。補各切。正曰。作搏。而乞五狀。萬力千氣。注。言虎之力。有千萬斤之多也。正曰。言虎氣力之多。底發。注。底。致也。發。怒也。底。音止。正曰。底與抵切。下也。越本誤作底。故以致釋之。此言虎之氣力從下而發也。當連上一句。氣屢地。注。氣。豕也。屢。藏也。隱也。若藏隱入地。虎屬木。以木臨亥位。故以豕承之。屢。女力切。正曰。虎起搏立。氣居在下也。亥位之說無理。努肩腦口牙快抗。注。說文。快。不服也。抗。拒也。努肩腦向前。露口牙以抗拒而不服。雹火雷風黑山震將合。注。此形容虎與氣關氣。右胡人顏。注。顏。鬚也。又亂毛貌。黃雀叢珠。注。說文。雀鬚髮也。說。雀叢半端如畫珠。言即何畫。當有。乙。於。元切。

六四引漢書　注引尹考
注言胡人著青紅二色錦衣正曰那赤名深青樸相也身刀橐鞬褐縚
入頭環尾細尺餘言胡人身有刀腊皮作鞬似橐縚與條同或屬下句
曰言鞬皮似刀橐文縚以繫縱或是言胡人身有五者之物從上說則身
當屬上句似下說長注屬下句不通白豹玄斑注釋虎豹記云豹主西
方故設西壁言豹白質黑章在胡人旁鈇距言豹自以舌舐其距鈇過鈍
也鈇非此字掌胛注言胡人以手撫豹胛正曰不必以手代掌字意相得
注言豹與胡人兩意相得正曰自鈇距下作一句東南有亭曰新注亭名新
門之東南有亭名曰新正曰與西南有門對文非謂虎豹門之東南前今
曰槐注言新亭門口有一亭名曰櫬舍音親有櫬負護負作力也西京賦
旦室高負言有櫬若施力遮護櫬亭負音乘切正曰有櫬句與下文有木
大督岡負護倚下文藹藹蔭後順注堅棗櫬賦曰叢翳湛藹翳扶疏言
若果雲氣蔭亭之後薄也備曰藹翳也蔭下畫如順領也後櫬與前額牢
相顧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注西都賦大泉涌而決決亦作泱廡堂
下廊也言渠水緣大池西東到南折回赴廊內去備曰於韓子水流號揄
陰嗚句法注引西京賦不切可宴可衎注言此處可以宴集又可決事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四

上守居之後廳也正曰此非後廳又東騫渠曰望月注騫疑音軒說文
遁貌西京賦騫翥於甍標言堂東過渠有亭曰望月今為四望亭上四
正是騫字趙本誤此形容亭勢如鳥騫飛也楚辭騫翥揚修書處騫柱
柳用此字不一非特西京賦也俗多與鶱字混說見韓文考異北東騫
是承上文之渠言之注言堂東過渠北稱曰碑鈇渠字又東騫窮角池
言又過池之東南角正又東騫者承上望月言之本文明白亦不必
南騫窮角池者極角之處當下至稱字句研雲曰栢注研磨也有亭名
栢言亭之高故曰磨雲有栢蒼官青士注蒼官松也青士竹也言亭
栢有松有竹也正曰有栢句備曰蒼官青士指松竹織注云蘭不
政如此看後來王介甫之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皆出於此對
曰蒼官青士列侍堂下云擁列與槐朋友注言松竹栢序立而相親
為朋友正曰當以列字屬上文句曉陰洽色注言槐栢陰高而松栢之
相和合也曉鄰衡切正曰陰色不必分屬北俯渠注俯低狀也言北向
俯池也渠正曰北俯下至西字是一句憧憧來注易曰憧憧往來說文不
也言池渠之水憧憧而來憧尺容切剗級迴西注言近漸塊一亭之階
而去剗……

之階級非斜限二亭也緣池西直　北俯渠於渠迴西
自級西來望南東北而後西故以迴也入亭下　而闊也之東有氏
間賦疑隔正曰字書有隔字曰在邑曰隔中文左作五年注有隔中
黃原玦天注黃原峰南原也其土赤色故曰黃原白虎通云珮如
玦疑曰玦言南原壁斷如玦見天如珮玦正以黃原斷如玦見天
椰子厚水箒之若玦蘇子由山斷為玦語祖此汾水鉤帶注言圍汾成帶
汾水遠繞東南者鉤帶然正曰東南見汾水如鉤曲帶注白言謁言北至
可以白事告言請謁也正曰可誤見下行旦艮間注言平旦日初出時
行於園池內望東北艮地正曰當以白言謁行句旦艮間連上之東北方
艮地以旦言寅如上言巽隅槐誤遠豈青縈注言遠則有則青翠縈繞所
縈秀繞正曰本文明白不必注近樓臺井閭點畫察注近則樓臺井邑一點
畫之間皆可察見備曰樓字書有畫無盡畫界也胡卦切畫也萊州增修書
作畫上文有畫字此謂樓臺井閭所畫而察見也所以明察義
此趙本作點畫語者可四時合奇士注言於此亭之上四時可會奇
異之士正曰本文明白不必釋下句觀雲風霜露雨雪注言合奇異之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正曰言再言奇士皆以雪字句不通所為發生收斂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五

賦歌詩注為助也言春夏雲露雨則萬物發生之時秋冬風霜雪則萬
物收斂之時皆可助奇士四時賦歌詩也考士賦正曰自有至此作
士飲巾渚書目見注以為字為切字夫句意去聲非雲風雨露霜
春夏秋冬有不通者正東曰蒼塘注亭名也以其近水池之蒼塘故名
塘蹲瀨西滸望注滸大水貌言池邊蹲踞西望蹲在見切瑤翻碧瀲注
瓊瑤之翻翻碧色之瀲灩正曰本文自佳注求字無謂光文切鏤上以
言雕文刻鏤西都賦溝塍刻鏤言水之光瑩質文似雕刻然碑缺
字正曰文當與上句同二字一義注失之黎螯撓撓收窮言境撓亂也
黎樹深悉孱亂掩映邊盡淹奴巧切正曰螯趙誤作黍螯字妙螯坑也谷
也言黎樹深而起下撓撓亂動收斂以至于盡也正北曰風隄注言亭居正
北有隄隄有風亭故曰風隄正曰風亭名下文可合觀赤熱可見從為下
句衆攜左右注言隄高峻顧左右可以衆攜二說此隄必用左右扶策
則可上正曰隄之勢如衆如攜在左右北迴股努注股髀股也言隄上北
去往來兩股甚勞力也北疑非正曰隄之形勢如股之努墆揆蹴墉注一
揆摩嶺遠蔽也蹴踏也言隄上樹木隱蔽若蹴踏於北墉墆徒計切揆一
計切蹴子六切正曰墆隱對也揆關也言隱胃其關揆若蹴踏城墉

服腎向言。衢渠歃池。注。衢。含也。歃。聚也。言陂勢高也。平可分聚也。正曰。片。分谷陂也。若衢受池水。若歃聚也。南楯檻。注。言廣亭中檐駐。見大池。闌檻與個連亭之標檻。正曰。南闌楯檻。材。指風亭也。本文明。大池細連何異景怪燭。注。與燭同。西京賦。光焰燭天庭。言檻欄雕刻。奇怪相照燭。下有蛟龍龜蠡文章故爾。蛟龍鈎章。注。若蛟龍之相鈎組。連。正曰。本文明白。注若字誤。寶龜靈蠡。注。蠡。說文。蚌屬。長為蠡。閩焉蠣。若神龜大蠡。皆池中所見。蠡音蠡。徒切。一音裸。正曰。本文明白。注非。文文章。章。注。九會子云。萬物章章。言昭見似蛟龍龜蠡之文章也。正曰。注似照見三字誤。與上同。目前楯檻以下。言臨池之景。蛟龍龜蠡。言池中之物。注楯檻雕刻。言欽式言似。若全不成文理。下句誤用。陰欲塹欽。注。陰。闇也。欽喫也。塹。下也。然食欲出水都喫。欲野歃山。言似蛟龍之屬。或闕喫者有之。或下食。敵者有之。欲呼合切。塹都念切。欽呼甜切。正曰。陰。闇。塹下。欲歃。聲笑貌也。陰塹言水中。欲歃言蛟龍龜蠡之狀。楯曰。郁于摩音閒。呼呷詠譏。白樂天詩。欽雲歃雲。煙漬露聚桃李蘭蕙。注。說文。蕤。即聚也。泉中芍麻屬。詩云。衣錦聚衣。言桃李蘭蕙加之以煙露。似錦上著裡。穀衣也。聚蕤皆口起切。楯曰。漬散也。神君仙人衣裳雅冶。注。詩注上曰衣。下曰裳。之言理濁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六

桃李蘭蕙之上。似神君仙人衣裳閑雅艷冶也。可會脫亦熱。注。滿夏日坐泉河朔之飲。自可脫去赤日暑氣。正曰。不必引河朔飲。西北曰鷙。注。亦亭名也。其基址如鷙背而隆高。故名曰鷙。正曰。見下。蟓原。注。原亭振地曰蟓。言宇居西北。背原形勢如此。蟓音示。正曰。蟓。題。詳作蟓。蟓音蹺埋子也。字見春秋。鷙蟓亭名。原宇屬下句。鷙蟓或因原名也。此文甲辛以下言近。遠囑以下言遠。自分兩節。其言近者。曰甲。曰辛。曰千。曰西南。曰東南。而不言東北西北。其言遠者。曰巽隅。曰東南。曰且。曰艮東北。曰正東。曰正北。曰西北。曰正西。而不言正南西南。豈不但擬所見乎。注者不察。闕哈觿。注。閒閒。懷也。咍。笑也。楚辭。哀北所咍。觿。觿蓄。言此坏泉之上。閑懷一笑。蓄積憂執。皆無有也。咍呼來切。觿音除。正曰。此句或是言原之形勢如闕口咍笑。散觿蓄也。原闕咍觿。與隈家拐左右句風。盧明茫茫。注。盧。空也。天地之閒也。明。昭也。茫。遠大也。言原止見天地之閒昭明遠人也。正曰。言空明廣大而已。不必言天地之間。補曰。碑缺一字。茫。蒐眼須耳。注。蒐。山貌。須。大水聲。言原上眼中見山。耳內聞水也。須胡孔切。正曰。緊動見聞也。注下二語可刪。可大客椽鐘鼓樂。注。詩。風。鐘鼓樂之。言可延賓客。以大鐘鼓以樂之也。樂音洛。正曰。可大會客椽。大作鐘鼓之樂。提鵬挈鷺。注。二鳥

名也。在鷙亭南。言可以立提。西都賦。白鶴飛。鳥見提挈鳴。白鵬大言。言其勢高峻。可以提挈單飛之鵬鷺也。故用此以名亭。正曰。文凡亭名上必有曰字。二亭說非。提挈單飛義甚除。奇不必泛引。倡池渠。注。倡。五音為音。聲。成俱也。言池渠成俱。雖大也。正曰。趙本倡字誤。倡二音。尚良切者。訓樂人。尺亮切者。訓導。又發歌也。今按倡。豪與提挈皆對。且類他訓。似難通。當從發歌訓。號亦作謠。今有客言倡歌呼嘷於池渠之間。千人大會作樂而言其下。憎奉僑圍。形容鵬鷺提之狀。言皆相會合也。憎奉僯圍。注。奉。絀也。背也。圍。宇也。圍也。言圍池內透水土之形勢。率者憎而別之。圍者僑而存之。正曰。憎鵬鷺之奉。散僑其圍合。餘見上。正西曰白瀬。注。亭名也。大池之正西。以其近水。故曰白瀬。正曰。不必引大池。薈深。注。薈。說文。艸多貌。言草多而深遠也。薈烏外切。備曰。碑缺深字。正曰。注遠字。薈聚。注。書有聚園在白瀬亭北。與蟓原揖揖相遊。正曰。當連下文而作讀。聚指木言。注皆非。素女雪舞八佾。注。左傳。八佾舞者。天子之禮樂也。佾者。舞之行列也。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史記。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方遣音為月。賦集素娥於後庭。言梨花似數百素女雪中。皆以梨花之白言也。注引素女大泛。數字可刪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七

水華披。注。此說稻田也。言渠水流稻畦如分華也。正曰。此水稻華披離也。哪哪千幅。注。哪哪。鴛視貌。言稻畦若綃帛之幅數千也。哪。盧貌切。正曰。千言其多。注亦不必加數矣。迎西引東土長崖。注。言移州城西有長土崖。自西來至城下。正曰。注失迎引二字意。補曰。不曰長土崖而曰土長崖者。奇。扶橫埒。注。扶。攜也。橫埒。卑垣也。左太沖蜀都賦。峻阻脛埒。言土崖而來。備視橫埒。以有攜挈。埒音劣。塍音繩。正曰。注引蜀都賦無謂。曰郊面。注。日郊面之時。正日。郊。日初出時。前日沒時。樵途堨遲幽委。注。言油之途徑堨之遲。皆深閒委曲也。正曰。注多道字。亦不必言。鶯蟲鳥聲無今。注。言無入唯聞蟲鳥聲。正曰。聲字當讀。補曰。黃昏重迎王郎詩。全用此句。又贈斯從善詩云。鳥聲無人爭。我友來即此。風日燈火之。注。刻郊面時。雖有風日亦必用燈火。言陰暗也。一說。有風日燈火之時。正曰。風日為燈。大書凡句妙。注者不察。補曰。異聯閒以下。與正北曰以下。文勢似相對。異焉自謂行句上無可字。且艮閒四時令奇士句上有可字。正東客堵。首言踢鷺後言水與裝。終之句不言可以何為。正北會既各顯。西北大客椽鐘鼓樂。句上但有可字。正南首言裝與水。而末言土崖塢邊幽委。似亦不言可以為畫夜漏刻泛花詞也。

補曰州果合切說文三十角也鑿高注有高處水不得過則鑿之櫓絕注有絕處以櫓開之竇壙注左傳畢門圭竇竇穴也壙城也言鼓水穴城而入正曰左傳不又引壙見前爲澁溝沼渠漾泛漾終出注涤水會也詩大雅鬼鹭在深深水際也言鼓水入城爲池溝沼渠渠却會一池是水之終也至無所用則出矣深音叢正曰當以渠字句謂引水溉爲池溝沼渠猶有餘渠流聚滌復以而溢出汩汩衕巷畦町阡陌間注汩汩疾流貌左太沖吳都賦激波汨出言水溉園中無用衕巷畦町之間汨于筆切一音骨非正曰此但言餘水之多注不必云園中無用吳都賦不必引入汾注則入汾水矣正曰連上一句閒字讀注無謂巨樹木注周也中所以大樹木者正曰下至此字句水中積不可削資土捍注捍勇也暎也言樹木之大藉土之力也捍胡旦切正曰見下水沮注詩國風汾沮洳是也沮漸濕也言樹木藉土之理加之以漸濕所以大也沮將豫切正曰資訓不可助也取也賴也專也故也據此當從專訓爲長捍有力也言資土之捍水之止也沮又子余切宗族盛茂注莊子枝葉盛茂宗族樹之枝葉也言大樹木所以枝葉繁盛豐茂也正曰宗族言衆木也補曰碑作茂盛通旁陰遠映注吳都賦守土高閑族茂幹卑植木十季書蔭蔚新言樹繁大進者

蔭而遠者掩映也錦繡交果枝香注魏都賦錦繡石曼卿詩生香斷樹交花言樹木花錦繡之加而香也正曰當以果字句謂果也一錦繡之交注引魏都賦不切石曼卿詩乃出於此畹麗注畹者說也畹畹言錦西之美麗若畹上下可通作一句正曰畹錯訓田畝不云滋蘭九畹枝香畹麗當作一句承錦繡交果而言謂畹畝之華麗也絕他郡注言此園池勝絕之地爲之郡也正曰趙以他爲地誤此謂他郡之絕也考其臺亭沼池之增注稽考沼池增創之言正曰本文明白注字誤蓋豪王才俊襲以奇意相勝注言園池之增修蓋因豪王才俊名以奇意相爭勝負之所致也正曰本文明白注於襲重也至今通客尚往有指可創起處注言過客行人往往猶尚有可增修之處正曰本文明白注行八字贅修字非余退常吁注余紹述自謂也退歸常嗟吁正曰不必注後其能無注言增修之今今後或無正曰後至者字一句果有不注又言增修之今今後果有不不說文音丕一說上下通作一句正曰見上注讀不爲丕非補建者注古補建之者正曰若以不字句則此三字何謂其能無疑辭果有不決辭連用六字爲疑辭亦文之好奇也池由於場注言圜池修建之始於隋場帝時正曰此言池之所始注非當下指字句池字等守中諸友者雅文安注及當作友雅薛雅也繹人文安者姓衆閒度漢王諱友因據此城隋史雅爲粹字蓋書之誤發土築臺爲拒注築臺以拒王師誅注雅文安既誅或屬上句幾附於汚宮禮記誅其人壞其屋汚其宮而瀦焉明其大惡不欲人傚之說文瀦水所停也豬平聲音作瀦陟魚切水本於正平軌注言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補曰按孫沖序云隋開皇十三年內黨將軍梁軌爲臨汾令十八年改臨汾爲正平軌字世基材令也軌趙作軌字書入紀切軌姬碩切譯者并闢車轍跡音異義同雅文安執三人皆非顯者不著其姓亦好奇之過也正曰迪下至使字句水軌病三字中讀病井鹵土物痛注憂井水鹹生物不豐茂滷音魯補曰病瘦也唐志大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晉水以甘民食皆地近序滷故引古注所以引鼓水沃浣入便注既鼓水入城流灌滌濯人以爲便幾附於河渠注緣此人爲便幾至疏入官河附於河渠之書正曰跋入官河四字也嗚呼注述歎辭爲附於河渠則可注言爲河渠猶可正以不必注爲附於汚宮其可注若爲汚宮作書也更不若爲河渠也余述本言守州者當師梁軌不可以雅文安爲法補曰其可字用左傳襄二十六年子產語書以薦後君子注故書此以進後之君子長慶三年

月十七日。注唐憲宗年號也補曰觀記中所書景物皆深秋至中夏日 皆紹述時詳於所已見者乎按本本有記字擬語云書以為後君子 已具記章碑本長慶以下別作行無記字是亦變体也 吳師道跋云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澀。讀者不能句。前代注解者數家。趙氏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乎視之尤踈陋。因為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于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僻淺以濟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游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律。張籍之覆。郊島之寒。若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澁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横鶩。属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為奇。而不能不奇之為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邪。其有意而為之邪。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辭必已出。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程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與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師專以艱棘。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畢力而猶焉。則與子豈非過人者哉。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纍耀衆發。則其執必至詭說譎。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人之所材。至於大宇之下。常珍溢。故非奇玩怪産。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屑中斷木以義嶲。唐之文弊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衆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別本園池記 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刻碑陰以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新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鷗[illegible] 白[illegible]亭白濱亭名雅[illegible]姓林人文安米姓附書入此[illegible]動 梁姓為止十餘蒼塘亭名風亭名龍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為八代文弊。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時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今者。碑刻書疏。猶之今人多浮淺。如俳優詼語。鄙俗如邪野牒訟。無所校也。當時如韓退之説。然以學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入。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者其能終。 發耶緒言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盡文二者之望

獨若者也。元盧踈齋集 [illegible]經守居園池記辭習郁周厓劉[illegible] 以弊近唐順憲振。昌黎矯。唯紹述辭衆要艱。迷著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文雖暢于純甫。鍾奇珍古檽。樊記刻久。跋以柳城姚燧端父。涿郡盧子摯。宋歐陽公詩絳守居園池 本上有絳字嘗聞 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 周四偶。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復幽入有無。一作有無 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高爾雅不訓詩隸欲古譯從蒙香兩句 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我一作上 得其餘。榾柮一作偉 端莊偉丈夫。苔額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人虎搏一作搏 豈足一作知 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陶一作陶 暨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雖世妖巧一作好 習畢汙。以奇矯薄駭群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躇。作詩聊謔為坐娛。梅聖俞宛陵集寄題絳守園池 老柏癖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廢朽壁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黑石鴉辭澁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晴欲扶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懸泉瀉寶畫未傳。飛玉貯藍光入屏。范潭洄島甲癸丁。蔓刺交織垂組縱。蒼官扇槐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嘤喧。奔范木巢粘枝葉。集臺肮熱昏病醒。耳文韓許怪若是。但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與斟酌無閑偏。范文正公集絳州園池詩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觀。池魚或躍金。水藻長布雨。怪柏鎖蛟虬。醜石鬪貔虎。群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閣唐古。

西園池

三山志西園池。在福州府之西。左高而右卑。忠義堂前池恒通潮。凡府右諸實之水皆歸焉。已上嘉祐二年蔡家學褰開河有記。立于左院之碑亭。自清水堰西至兼濟門橋。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北岸百五丈七尺。泥面三丈六尺。底二丈四尺。深三尺。兼濟至利涉門橋。南岸百七十六丈。北岸加一丈六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四尺。利涉至清遠門橋。南岸百四丈一尺。北岸加八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三尺。清遠門至髮苗橋。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六尺。髮苗橋至清泰門橋。南岸四十八丈五尺五寸。北岸四十二丈六尺。泥面二丈。底一丈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後河口開元寺前小石橋。南岸九十二丈九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泥面二丈。底減六尺。深五尺。小石橋至經院前橋十八丈八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五尺。經院橋至南禪寺斗門。南岸百七十六

丈二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泥面三丈深四尺至鼓角橋至樂輸門橋百六丈五尺五寸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樂輸門至鹿項門墻九十八丈四尺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宜興門橋東岸九十五丈八尺西岸加五寸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宜興門至州衙墻七十八丈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小石橋至定安門六十三丈六尺泥面八尺底六尺深六尺定安門至東康門橋百九丈六尺泥面丈有五尺底減三尺深六尺。延平志西圃池在沙縣縣宇之西麼產瑞蓮。

東池

元一統志東池在漢中府褒陽縣東三里鄭國有詩。輿地紀勝東池在潼川永川縣東周圍二里四時不涸。舂陵圖經東池在永州府道州宅堂之後方輿勝覽東池在重慶府開元寺白樂天有東池春草詩。記纂淵海東池在漢中府洋州長舉縣東最為佳處。柳宗元集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文苑英華待載作長沙東池記　諸侯之封茅受脤為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況長沙大郡也江山亘千古道塗控百越有王人焉有大賓焉潭潭四泰擎纖麗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以為褊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夙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踐右曹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然也以素望曆盛拜故捧詔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喜下車之日童老慶朞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即觀池沼

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寄有泉沚焉陰沭沮洳不創且木方加以隙田數百畝繞舂滲漏不產嘉穀荒沙一作荒沙蒲稗很藉組織以重價償僧而求之僧滿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畢壤築高岸盡束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衛民而營之民忱隨也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派平澄無邊天空鏡明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遠思著人襟靈右有青蓮梵宇巖巖萬構珠甍寶刹錯落清畫左有灌木叢林陰藹芊眠不究幽深一作深源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衣縷自北徂南覺邈悠悠鶴一作鶴鷺鳬鷖丟沚海流大陽晨曦金波映浮氣象詭怪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時無風影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闉之局東追風物之遐曠盛嘉賓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棹道遙遠去興隨趣佳縈涯遠嶼不記沿泝賭言如歡間以壺觴絲桐緣雲以淒切離綺從風而華燦一作粹鑠有美一人娥眉蟬娟綺袖自障清歌揉蓬聲秘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禍者曠勞者逸惰者奐鈘七情之内滌蕩百骸之疴矣豈比夫高湯習家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隰昭僧紳君子之樂一作處也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陵宇宙鼓鑄萬物且茲地也朝為蹄涔夕為蓬壺茫茫乎一作乎是地波瀾在我識者覩公之

後半頁缺

炎氣環流澗後深蝶飛逢草徃魚戲見人沉宣城總集孫錫東池詩一
片滄洲景寒光湛碧流有時雙鯉躍盡日兴鶩浮綠荇千絲密紅葉萬朶
綢眾尊杓住客乘月泛歸舟。葉清臣東池詩　園林日將暮綺懷池上
酌輕埋隱孤嶼綠水撲虛閣人閑山鳥静風餘岸花落稚子晚澄歸扁舟
自飄泊。蘇為東池詩。謝塘疏鑿時滄洲聊可擬高有智者情淡如君
子旨秋光夜初永漁唱幽宜起白鷺閑不驚圓荷翠相倚宛然江上色親
為置塵表待月泛潺湲觀魚戲清泚樓陰仰窗岫閣影明霞綺預想及仄
時戀戀誠無已宋韓維南陽集宿西京府署晚遊東池詩時晏元獻留守
牢落悲春畫蕭條作晚遊清光溢平沼凉思近高樓碧樹森將合朱欄渺
若浮公來慰羈寓華月許賡酬張文潛詩東池　東池暮春風景姸瀾涸
淺淨鳴細泉菖蒲遶堤青似剪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著水方未已楊柳
飛絮狂飄然鄰翁芍藥正足兩預計開時須醉眠。張耒大潛東池詩。
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摵摵悠悠岸邊菊灼灼好
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自得實恐白日晞晚葉霜餘亦無人野竹繁積
兩平播側嘒嘒雲邊鴻歲晚雪霰迫秉閑輒獨遊官閑章無責詩海繪章
武興東池入蜀之勝趙南正曾典是郡往來熟遊詩。東池風物住來親

興在那能計酒巡塵外留心曾待月壺中滿眼只知春小詩前後題青竹
幽夢尋常訪白蘋鷗鳥亦知今日恨主人别得兩朱輪李忠愍公集次韻
馬循道遊長安東池詩。詩老逢人細細誇一溪春色定能佳東風無迹
秀芳草野鳥不言衘落花拍拍濃愁渾似酒悠悠短夢不禁茶棲鸐倒著
歸來晚千古風流継習家蘇頴濱詩興州新開古東池詩。山遶興州萬
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花開藕自生波暖跳魚鬧
槳音入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為問使君行未行　初春遊李
太尉宅東池詩。蓬島靈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碧樓影動雲霞清
淺遊魚過參差垂柳斜移舟吏尋勝遠見小桃花胡銓詩東池即事。小
圃聊日涉鷗鳥共忘機笋長哇丁喜春餘菜甲稀幽花禁霧雨翠篠透風
漪步屧横塘路游魚覺昨非。泛舟東池坐客賦詩次其韻。逐客生涯
一釣蓬野塘幽絕小樓東柳邊新過清塵雨水面徐來送月風遶興似窮
千里遠勝遊還倂五人同予度已結煙波社白酒何妨日日中　倂用前
韻。放逐歸來户已蓬夢魂時到浙江東心如止水偏陶凡身似虛舟任
逐風雲路自識飛鳥倦山盟誰與白鷗同管城本乏封侯骨入道中書却
不中翁靈舒詩題東池　一池寒水綠鄰鄰池上初梅白未匀誰念酒旗

下缺

上缺十九頁

卦也庸非畫卦為作易之本原書契為人文之一初歟上古鴻荒之世風
氣未開民淳事簡故止以結繩治之隨其事之小大而大小其繩事有條
理民无紛爭天下固无不治也迨及後世風氣日開民事日繁當是之時
尤欲以結繩治之不幾於膠柱而調瑟者乎聖人於此思所以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則不容不以書契易之矣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於是言有易忘者則造書以記之事有可疑者則造契以信之書
可以記久而傳遠契可以止姦而息訟書契既用則天下之事无不決事
无不決則天下之治可立致是以朝廷百官之衆尊卑上下之異位輕重
大小之殊職本末易治也庶事咸理而一无所遺者以書契而治耳天下
萬民之衆公私好惡之殊見愛憎取舍之異欲本末易察也今也衆情洞
達而一无所隱者以書契而察耳書契之用大矣抑聖人何所取而然歟
亦曰取諸易中之夬也夬者決也卦以五陽決一陰剛決柔也君子決小
人也而聖人用之於書契者但取明決之意焉書足以記天下之言書所
以為明決也契足以合天下之信契所以為明決也百官非書契則庶事
不決將何以治萬民非書契則衆情不決將何以察是以聖人十三卦之
制器尚象而於書契一事獨有取於夬者此也始也聖人以夬決之意寓

於書契之間終者因書契之明決又足以見其合於易故曰蓋取諸夬者
亦以見其尚象之意云爾後世聖人造書契之功其有關於世道生民者
豈曰小補之哉雖然世愈降而文愈滋文愈滋而弊愈甚伏羲之時已為
上古之後世矣伏羲而降其又後世之後世矣自後世觀之伏羲造書契
之時其又上古結繩之時乎簿書之繁多符券之精密未有若此之甚者
然虛僞以相尚文飾以為巧適有啓百官之疑致萬民之爭於是易象明
決之意泯然矣吁此世道為之也此習俗成之也易窮則變變則通神化
宜民之道唯在聖人一轉移間爾　吳訛之疑問十三卦制器前輩多疑易
成於周而包羲神農黄帝堯舜皆有制器則是易成於上古其辨如何
逍遥公曰自周以前未有六十四卦聖人制器非取其卦取其象也故包
羲氏之制器蓋取諸離神農之制器蓋取諸益與噬嗑黄帝堯舜垂衣裳
蓋取諸乾坤也曰制器之象偶合卦之象歟抑卦之象自然與制器之象
合也曰蓋取之而已曰制器尚象政謂是歟曰何疑之有涂滔生易疑擬
題十三卦之制作皆所以利天下也然於佃漁交易門析宮室棺槨書契
並不言利獨於耒耜衣裳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言利何歟豈不言利者其
利小言利者其利大而然耶　十三卦之制作尚象皆以制天下之道然

有言利而不言利者豈无其故哉蓋先儒以為網罟之不如耒耜杵臼裕萬民之食門柝能保其内而不如弧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棺槨書契亦不過送死明决而已故六者不言利而七者言利也其以此歟　十三卦之制作皆制器尚象之事也耒耜舟楫服牛乘馬杵臼弧矢皆以利言網罟爲市擊柝衣裳宮室棺槨書契獨不以利言何歟或取其器或取其意弧矢取諸睽抑以象歟抑以意歟　十三卦之制作舟楫獨取諸渙攷之於經卦言利涉者凡七爻言利涉者凡二則不獨取於渙矣其取象之意果有異歟且諸卦皆言利涉而謙獨言用涉何歟或曰不利涉大川或曰不可涉大川又何歟十三卦之制作尚象之事也然而重門擊柝惟取其豫備之意上棟下宇惟取其壯固之意書契以代結繩惟取其明决之意至於衣裳弧矢則又惟取其乾坤无爲之妙睽乖之時安在其能尚象耶鼎之象曰鼎象也蓋謂卦之爲鼎法鼎之象豈有制器既取夫易而作易又反有取於器耶　十三卦之制作皆取夫易之象也然取其義而不取其象者此書契門柝宮室衣裳之類但取其義也於鼎則易反有取於器者制器而取於象象已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之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人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知此則其疑可辨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七

上缺一頁

下。黃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　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臧陽之非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張橫渠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君子之見幾。司馬溫公說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桑之為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張紫巖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大人休否。在未否之前。惟其以天為心。而不以一己為心。是以能不忘也。慮亡之誠。念念不置。是寧有適擧者。非苞桑義見文辭。郭雍解。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無危亡之患。李衡長涉張要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集　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慎。是猶繫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苞叢生也。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號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根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止可保也。所引張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萬里傳此否九五

之文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畏。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其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光宗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張南軒說。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解則必思夙吉。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當其亡之戒。而繫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李謙齋詳解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五。反否為泰之時也。反否為泰。宜若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凜凜焉有其亡其亡之戒。為其亡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為天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蔡節齋訓解釋否九五義。馮椅輯註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為倚伏。猶陰陽之相為消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有其善。喪厥善之意。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陰浸長而上。偪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者謂九五國家。猶上三陽也。田疇學易蹊徑否九五。　否之晉。

☰☷ 坤下乾上　坎為險危亡與亂之象巽為柔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 坤下離上　變離之明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之象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夫身者國家之本治亂存亡之所繫尤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以已言也保其存者亡以位言也有其治者亂以時言也三者皆不越乎身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用不利則身不安者常人之所慣用已利而以危亡為心者君子之所獨也故繼之以否之九五易彼總義此釋否九五爻義否至上九有致泰之理惟九五陽剛中正恐懼于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懔乎不能以一朝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與泰之安於泰而反於否者異矣徐相直說言今日所以傾危者由前日安樂於位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日不保其存也所以今日禍亂者由前日自恃其治也唯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心常畏謹其將滅亡猶繫于苞桑之固也苞桑叢生之桑其固尤甚也張應珍解此否卦九五爻辭演義蘇起翁詩易記此猶乾坤文言之辭

今摘出各附本文之下而為之解安不忘危則常安存不忘亡則常存治不忘亂則常治今苟安其位而不慮危粗守其存而不慮亡妄有其治而不慮亂則危亡與亂隨之矣故易有先事之慮而曰其亡其亡安得如繫于苞桑之固乎未亡而曰其亡憂之深也憂深則思遠而無危亡與亂之患矣非休否之大人安能及此桑乃枝條堅韌之木言繫之不易技也陳易編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以其位之可安而不知戒故危亡者保其存者也以其存可常保故亡亂者有其治者也亂者自有其治如有否之有故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止繫于苞桑此引否九五爻辭而釋之也否至于五將休息而致于泰其亡其亡戒不敢忘亡也繫于苞桑堆繫于叢生之桑而堅固也懼否之復來而為戒也什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　論否九五之義其亡其亡憂懼常如將亡臨深履薄之意繫于苞桑深戒固守之謂也吳澄纂言此節釋否九五爻辭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凜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文辭亡字失物之亡傳所謂亡亡國亡家之亡按繫辭傳明中古聖人憂患之意而繫以一言曰其辭危此傳於乾坤二卦外釋諸爻之辭而首反危之一字夫子之意亦文王周公之意與俞琰集說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為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為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為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　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李恕易訓否之九五以剛中居尊位故能撥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然猶未離於否也故為之戒曰能慮其危乃所以安其位能慮其亡乃所以保其存能憂其亂乃所以有其治故古之人君居安思危居存思亡居治思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故否之九五常慮否之復來而曰其亡矣其亡矣則其固如繫于叢生之桑趙性解夫子言人之危者因自安其位以為常安而弗思所以危也亡者因自保其存以為常存而弗慮所以亡也亂者因自有其治以為常治而弗圖所以亂也故君子居安思危處存慮亡至治圖亂是以其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也易否之九五辭有曰其亡乎其亡乎固繫之于苞桑言能思患而豫防則可免危亡也解蒙精總大義蒙謂惟其防患之意深固其保治之本固聖人於否之九五深

明之郭昺解此否九五之爻辭也此聖人嚴其辭於知誡而不誘之數也朱但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否卦爻辭云　危者安其位者也心中憂其危險則能安居其位　亡者保其存者也心中慮其滅亡則能保守其安存　亂者有其治者也心中戒其禍亂則能有其平治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雖安而不忘其危險　存而不忘亡雖存而不忘其滅亡　治而不忘亂雖治而不忘其禍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所以身得安居而國家可以永保　易曰易書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否卦九五爻辭謂心中慮其滅亡必欲維繫于苞桑深固之地　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子傳見鼎九四爻朱子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韓康伯註重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出鼎卦陸德明音義折足之設切覆公方六切餗音速馬作粥形渥於角切不勝音升孔穎達正義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遇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有折足之凶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渥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李鼎祚集解子曰德薄而位尊 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 知小而謀大 虞翻曰兌為少知乾為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 力小而任重 虞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亦重乎 鮮不及矣 虞翻曰鮮少也及於刑矣所引孔穎達曰見前正義張橫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止鮮不及矣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司馬温公說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喪國亡家張紫巖傳子曰德薄而位尊止言不勝其任也自昔居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宰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智則不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夫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德其貴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而又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互兑兑毁力少也郭雍解道之用無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李衡義海撮要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中利用也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吕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而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止任也蔽於所私德薄智小也所引張氏曰見前張栻易說楊萬里傳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學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適欲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折而鼎實之覆者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張南軒說古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隆必自揣其才力可以勝其任乎然後膺人君顧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漉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

下缺一頁

矣陳深讀易編子曰德薄而位尊止鮮不及矣言少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止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也四以陽居陰所立之地猶鼎折足之象陳普解子曰德薄而位尊止言不勝其任也論鼎九四之義吳澄纂言此一節釋鼎九四爻辭九四陽畫離體而與初正應陽剛有德者也而居柔則其德薄矣上體而近君則其位尊也離明有知者也而未中則其知小矣三拄而大衷則其謀大也德知在己力資於人者也初六正應而柔弱則其力小矣鼎重器而有公餗實之則其任重也有大德者職位可以尊德薄則不足以稱其位矣有大知者國謀可以大知小則不足以周其謀矣有大力者負任可以重力小則不足以勝其任矣德不稱其位知不周其謀力不勝其任則鮮有不及禍者程子曰四下應初初陰柔不勝任猶鼎之折足覆公上之餗也澄按釋文雖取力小而任重之義因及前二句爾俞琰集說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事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所引楊氏張子曰見前張栻易說李恕易訓古人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若位踰其德謀踰其智任踰其力則少不及禍矣鼎九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也而四用之故不勝任而至於折足以覆公之餗食大臣之任人如此可愧之甚至於形渥而赧汗其凶可知趙佳解夫子言德薄而在上位知識小而謀大事氣力小而任重負鮮有不及敗事者矣易鼎之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謂九四信初六而重任之故不勝其任乃有鼎折足而傾覆公上所食之餗其形渥然而濡濕所以凶此言小人非才貪居祿位自取敗也董真卿會通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當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楊氏萬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適欲而不勝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解蒙精義大義先儒曰否之九五著其亡之戒使後之為君子者常存其不忘於危不忘亂之心而後常存常安而常治矣鼎之九四示覆餗之戒使後之為臣者知德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謀大為力小而不敢當重任則無致敗人家國事矣大傳舉此二卦以示萬世為君臣者各知其義則知為君盡君道知為臣盡臣道不亦善乎 蒙猶取柔弱之才以勝重大之寄其不至

下缺

上缺

卦不繫之於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其在卦則六爻相應合而致用是也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爲一也動而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復應也求而與之者定其交而後求也三者得獻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離而爲二物物成敵莫或與之擊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謂也張載曰下文當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孝之義或然也順乎天者天助之應乎人者人助之一之致乎此章以咸困解噬嗑否鼎復損恒九卦十爻盡其意蓋言有不能盡也曾種易粹言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所引係辭先生曰白雲郭氏曰先有張繹墨說郭雍所記李衡義海撮要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中精義也集說一時損人益下損

以上殘存半頁

知之未嘗復行之其即能改過而速遷善也易復之初九爻辭曰不遠復者物有過即改而復无祇至于悔則无善而言言此以見遷善之速也董真卿會通程子語祇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並先庚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先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處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以上拾遺 所引李氏曰丘氏曰張子曰見前涉拊輯注張清子集注張横渠說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上文先見者也知之未嘗復行上文豈用終日斷可識矣之意武曰既謂之未復行則是昔已嘗行而今不復耳非謂過惟在心而不復發于言行之間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若是則幾之已形而悔之已著矣又得謂之无祇悔乎 蒙謂明察其幾而健足以致決顏子之於未達一間耳故夫子即復初九發明之邦爲解此復初九之爻辭也朱植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復卦爻辭云 顏氏之子謂顏淵 其殆庶幾

乎其必近於知幾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有所不善之處未嘗不自知覺知之未嘗復行也纔知覺即改之未嘗復見於所行此謂不貳過 易曰易書云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復卦初九爻辭謂所失不遠而知復故不適於悔恨而全其大善之吉何慶瑋經義君子知微知彰上其殆庶幾乎 道至賢人而後覺驗其希賢者不止於一人論至聖人而後定名其希聖者僅止於一人大覺斯道以感希賢之衆希造斯道以種希聖之名者不能也是故泛而觀之世有悟道之君子而動夫希賢者固同出於一心定而論之世有得道之君子而謂之希聖者特未達於一間由其所造者以究其所覺者聖人爲傳而不深爭之哉且道固有微有彰也若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微矣又知其彰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道固有柔有剛也亦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柔矣又知其剛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果覺也果君子也故合彼萬矣同心望道而曾不見一人之自外者然則其希賢之功何如也雖然此豈淺於所傳者可以揣摩臆度爲哉聖人則曰斯人也我知之矣其唯顏氏之子乎抑顏氏子何以能當乎此也蓋其所詣雖曰未極而去道也已不遠其所造者雖曰未全而去道纔一間是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於斯道者也然則其希聖之至又何如也自

其覺斯道者觀之。則合萬夫而同善。是衆人之希賢也。苟其違斯道者言之。則惟顏子而獨能是賢人之希聖也。吾知我不違乎道。則人不違乎我而未造於希聖之地者。亦何以動斯人希賢之志哉〻〻。吁。吾夫子豈甚予之耶。且吾道有自得。道有原委。明夫希聖之事業者。真不足與語斯人希賢之功用也。夫道廣矣大矣。言其微者微者此道也。又有所謂彰者焉。彰者非此道乎。自微而彰。微彰一道也。言其柔者柔者此道也。又有所謂剛者焉。剛者非此道乎。自柔而剛。柔剛一道也。一覺其所以然之故。則道在我矣。舉凡萬夫之在天下。接於其目。觸於其心。感動於聲氣音容之間何莫非此道者。而知之者幾何人歟。於是禦於聞見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梏於料想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囿於揣摩臆度之知者。則愈不足以知此。必有君子者。精探力索。覃扣靜觀。恬之以終日之愚。則聖人之階可級也。養之以童子之蒙。則聖人之域可入也。合之以清夜之氣。則聖人之堂可升也。雖未可與言生知之妙。抑亦有得於學知之真。雖未可與言先知之境。抑亦有得於樂知之熟。雖未可與言化而不可知之成。抑亦有得於先所不知之精。以此而知其知也。明以此而覺其覺也。道安有味味於斯道之鄉。而微彰剛柔之潛如也。如使味味於斯道之鄉。雖彰者且不知

之也。而況有於微者。雖剛者且不知也。而況有於柔者。是其與道且判矣其不相入矣。又況足與論造道之淺深也。嗚呼。微者愈賾矣。而彰者愈不可見矣。柔者愈隱矣。而剛者愈不可聞矣。何以感人。何以動物。何以起萬夫希賢之志。而希聖之名。抑何敢以輕許。而妄予之哉。吁。此聖人所以獨拳拳於庶幾之顏子也。且夫道不可以一端求也。執一端以求道者。道始晦。道不可以一偏求也。執一偏以求道者。道始虧。道不可以一二淺淺者求也。執一二淺淺者以求道。則道始卑離而不全。所貴乎君子者。不惟知微也。而抑知彰也。不惟知柔也。而抑知剛也。夫何以謂之微也。其兆朕之未萌。而端倪之莫窺者。非微乎。惟君子於微則知之。所謂一陽來復於七日之漸者。莫不洞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彰也。其形著之可見。而流行之莫禦者。非彰乎。惟君子於彰則知之。所謂長大於臨壯之際者。莫不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此。則所覺者亦以此。微彰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此。則所望者亦以此。微彰之外。人何望焉。抑何以謂之柔也。其可柔可調而不可忽者。非柔乎。惟君子於柔則知之。所謂一陰始生於遇之時者。莫不瞭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剛也。其可畏可服。而不可折者。非剛乎。惟君子於剛則知之。所謂長盛於遯剝之餘者。莫不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

是。則所覺者亦以是。柔剛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是。則所望者亦以是。柔剛之外。人何望焉。吾益信所知在我。我固不離道以爲知也。所望在人。人豈捨道而有望哉。所知者道。則我爲有道之賢。所望者亦道。則彼爲慕道之徒。雖千萬人而一心也。何彼此之間。雖千萬人而一意也。何進道之殊。雖則其希賢之衆。舍吾道之君子。其將誰歸耶。雖然。覺斯道者固可以爲賢也。而能覺斯道者誰歟。覺斯道而爲賢。固可以感希賢之衆也。而能遠斯賢以感斯人者誰歟。不有希聖之顏子乎。可以覺斯道。進斯賢。而且足以感此希賢之衆乎。聖人於是有定論矣。惟彼顏子。其殆庶幾。庶幾之稱。一發於聖人。則顏氏子之所造者。可以潛觀而默會也。高吾仰矣。堅吾鑽矣。其與先入而不自得之。聖人相去一蹴間耳。非庶幾而何。理吾復矣。仁吾歸矣。其與動容周旋有中之聖人相去一轉移耳。非庶幾如何。中吾擇矣。善吾以矣。其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相去一投足之地耳。非庶幾如何。心吾齊矣。生吾忘矣。其與不識不知。性天莫違之聖人相去一跬步之隔耳。非庶幾而何。此時此際。謂其於聖道未得其門而入乎。則顏氏子已優入之矣。謂其於聖道未竭厥縕而无間然乎。則顏氏子猶未達一間耳。故謂之庶可也。謂之全不可也。謂之幾可也。謂之齊不可也。謂之庶

幾可也。謂之直謂不可也。吾益知顏氏子之庶幾云者。其守之者歟。而非其化也。其具體之微者歟。而非其大成也。其執爲復爲者歟。而非其性焉安焉者也。由此之庶幾爲徒之知覺。則曰微。曰彰。曰柔。曰剛。森然具在。源源自見矣。然則其希聖之賢。非得道之顏子。其孰能與於此哉。嗟夫。道一而已。特以其未形而難見者。則謂之微。以其已形而易見者。則謂之彰。以其體之爲陰者。則謂之柔。以其體之爲陽者。則謂之剛。故知音所以覺此道之實。而庶幾者又所以造斯道之近似者也。融而會之。庶幾一知覺也。知覺一微彰柔剛也。微彰柔剛一道也。吁。猗矣。非達天德者不足與語此。昔者觀之夫子繫易矣。其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者。所以釋豫六二之文也。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者。所以釋復初九之文也。抑豫之六二者。果何如也。其上交不諂者歟。其下交不瀆者歟。吾夫子嘗嘆之以幾矣。又嘗予之以神矣。宜乎所知者溥而萬夫之所由以共望者也。復之初九者。果何如也。其不遠復者歟。其无祗悔者歟。吾夫子嘗自顏子之不善未嘗不知者求之矣。又嘗自其知之未嘗復行者求之矣。宜乎其殆庶幾之論。所由以定也。雖然六二則達而在上之君子也。顏子則窮而在下之君子也。窮達之分雖殊。而所以爲道則一。上下之位雖異。而所以爲道則同。使顏

子一旦得時行道是亦六二而已矣嗚呼此聖人進人之美意其亦深有勉於後學之君子歟嗚呼顏子其庶幾矣由此庶幾而充則知之之神可造也奚止於庶幾而已哉顏子其知覺矣由此知覺而化則先知之天可造也奚止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而已哉顏子爲萬夫望矣充此幾而神化此知而天則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將見感而不應也又奚止於萬夫之望而已哉嗚呼顏氏子其聖矣而未化也蓋雖篤而年不假志雖勤而道未全始條理之事雖僅可觀而終條理之事則以莫之克就也此顏子所以止於賢而已然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賢人斯可矣賢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睎顏之徒斯可矣鄭天巖經義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論其學之高所仰非一人皆其人之能所造惟一間夫所仰者衆雖一間未達者亦能之苟有人焉其可取歟且以知幾之學莫尚於斯仰而望之實出乎萬夫之表者是人之難能也然難能之學豈无可能之人夫子於是舉庶幾之學而歸諸顏子顏子好學者也雖一間未達亦知幾其神之境歟云云夫擬人不倫聖人之所甚病也絶无僅有聖人之所甚幸也夫人之生也均此性也有一人焉獨出乎其類固可喜也然是人豈多見於世哉於斯世之不常見而幸其時之僅可見聖人美之有不容已者焉

蓋聖人擬人以倫寔其時之絶无而僅有耶且萬者天下之盈數也號萬夫之望必其明足以有察也智足以有臨也有絶類之才有離倫之德天下爭之如嚴父敬之如鬼神自十百之倍以至于千萬之衆望之而不可企及者耶是人也吾將求之何而可求之天下未見其人也求之國人未見其人也求之卿大夫亦未見其人也吾將求之門人焉三月不違視日月至焉者其庶幾乎終日如愚視聽斯行之者其庶幾乎庶幾之學惟一顏子而已庶幾之辭涵不盡之意深許之而又勉之者也嗟夫望而至於萬夫聖人之事也顏氏之子其聖人之具體而微者歟有聖人者作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固仰而望之也況於萬夫乎雖然顏氏之子去聖人止一間耳聖人與人之善未嘗有所靳也今也於一間未達而有所靳則庶幾之說夫子固非深取之辭蓋不然顏子之學已至於聖人也一間未達則顏子之未化也庶幾則不日而化矣化則不止於庶幾矣此庶幾之說所以取顏子好學之意而示人以學无所止也豫必有隨所以爲萬夫之望而復之不遠不至於悔則元吉矣復之初九動之端也豫順以動周此一夫也在下爲庶幾在上爲萬夫之望此聖人發經之妙旨學者不容於不致鍾大傳經義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君子既有以盡其語道之

實聖人斯有以予其近道之名夫聖道之妙非常人所可得而致及也惟君子者真見内融自省其過則悟夫道者爲甚近欲表其先見之實安得不致其深美之辭哉且顏氏之在孔門有不善也未嘗不先知之既知之也亦未嘗俟其遠而後復之人皆見其理於顯然而此則見其理於未然是有以悟夫道之實矣則聖人美君子之言豈容於少吝乎由是因其有識微之見所以予之以其殆庶幾之辭故不予諸他而特予諸顏者信知非顏子不足以語近道之名也然不觀君子所見之明无以見聖人所予之確此聖人論知幾之君子所以歸之於獨復之顏子歟下繫曰云云以此蓋嘗於一念之明微而得是知之適塞矣何也人存此良心即有此良知是知不爲聖賢而加多不爲愚不肖而不足故知其善者此知也知其不善者亦此知也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賦於降衷之始人能清其天君湛其神舍存其夜氣而旦晝不足以牿之保其清明而嗜慾不得以汩之作炯於妙綿之先致察於兆朕之始則事未能應物未能名將見智識之超卓可以爲萬夫之表矣苟真以偽奪而不能改過於未形性以情遷而不能遷善於不及則一旦出與物接其不汩於物者幾希今也顏子於衆人所未能之中而獨能見其道之所未見則聖人喜之深而愛之切焉得不

與之以近道之名耶雖然一字之褒榮如華袞一語之飾炳若丹青聖人揄揚之美意初非苟然也有一事之可稱者必盡其深嘉樂與之言有一行之可取者必寓其諄復綢繆之意是則聖人之所予豈輕於予諸人乎惟君子有深造之功故聖人有稱賛之語聖人予之以庶幾之名其顏子得之而可以无愧心矣今夫孔門之群弟乃獨取顏子之一人者何哉蓋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且顏氏簞瓢自樂而不知家貧之淡泊陋巷自如而不知蓬蓽之卑陋知其善之可進而進必速見其不善之可退而退不反故庶幾之稱誠謂勉而後中未至於不勉而中也思而後得未至於不思而得也聞一知十與聖而不可知者相爲跬步也鑽堅仰高與无入而不自得者相爲蹊徑也心齋之妙幾達乎性天文章之境坐忘之趣幾及乎忠恕一貫之道此其所以爲其殆庶幾之君子歟是以求之七十子之科而七十子之徒未可與之而同科求之三千之列而三千之衆未可與之而同列聖人以一言之寵一辭之褒有所不容自默者則知顏子相去聖道於一間矣然則謂顏子得聖道之全則未可謂顏子未近聖人之道亦未可也庶幾之語聖人豈得不以是而求顏子有先見之明耶謂之曰有君子有以盡其悟道之實聖人斯予之以近道之名

良有在也鄉嘗論君子之悟易所以悟此理也聖人之明易所以明此理
也此理者何曰幾而已矣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苟違其幾則善必
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僞絕而天理明而吾心先一而非善苟失其幾
則遺利而就害捨本而逐末天理蔽而人僞熾而吾心先一而不流於過
矣聖人善顏子有獨復之見豈不勉之於明善誠身之域哉雖然顏子
之學蓋有可考也觀其視聽而察其非禮則視聽先非善言動而謹其
非禮則言動先非善願先伐善而善先不知庶乎屢空而善先不違此其
不遷怒不貳過者所以有庶幾之稱歟不特此也賢哉之名不愚之譽服
膺勿失其體而微信乎幾及聖人之道而无媿矣使天假之年純亦不已
悲人先樸等而上之安知不集於大成之域惜其僅冠四科之首而天喪
予之嘆有以動聖人之襟抱也若夫糞土之牆不可汙登天之難不可及
固不足以知復之幾捨爾靈龜觀我朵頤拔其良心甚猶難犬亦不足以
知復之幾有能體初九之爻辭復小而辨於物則尊其所聞而高明行其
所知而光大將見復入聖域而造夫神矣豈特庶幾而已哉喻顏之徒蓋
亦勉之黃友龍煋義其殆庶幾乎　惟君子能悟道之微故聖人有近道
之稱幾者動之微昧者所不能察也顏氏之子乃能於善之未形知其將

形之漸於惡之未著知其必著之由貴易聖人不以見幾許而以庶於幾
者其之何各耶庶之一辭其僅可之謂幾云云其甚矣遠幾學之妙者不
多見也隱而不露者謂之幾藏於无象者謂之幾自醉生夢死之徒心鏡
翳於物而无超物之明天君雜於事而无先事之智於桃蟲之微而知拚
飛雖鳥者幾何人於履霜之初而知堅冰之必至者又幾何人有人於昧
作炳於妙歸燭理於惚恍謂之知幾可也謂其僅足以識幾則小人之矣
謂之見幾君子可也謂其僅可以語幾學則責人太深矣況夫洙泗之傳
可與幾者尤難其人一唯之參敏與乎知惡之回知二之賜孰與乎知十
之回自畫之徒與庶乎屢空者天壤也發往天道不可聞之嘆與心齋坐
忘者達庭也得幾學之妙者信顏子一人耳聖人遜乎之將何疑顏子遽
受之亦何僞今也不曰知幾其神乎而曰庶於幾謂之庶云者蓋以此乃
入聖之門光之則化之於聖以此爲入神之階等而上之則不可知之神
一字之褒誠由而中者幾今觀子之在孔門也其可以與語知幾之學非
禮而言若未甚害揭憂之幾又得於意會凡不合於禮者勿言也非禮而
動若未甚害揭憂之幾又得於心領凡不合於禮者勿動也惟視而非禮
可以昏吾明而惡色亦視也惟聽而非禮可以敝吾聰而惡聲亦聽也

可貳而不貳謂其有發善之幾耳然可遷而不遷謂其賦性之幾耳
也其孔門亞聖者歟惜乎好學之志不竟遂終身爲未達一間之賢
嵩於具體而微之侍也今聖人於繫辭而以庶稱之雖未深許之亦深惜
之觀始庶幾之辭者學謂聖人容爲顏子許特爲顏子不滿也今有人焉
恭物慾之雜以全吾清明之天杜好樂之私以湛吾淵泉之性則　定而
先發室虛而白生始見智超物表獨見幾先一理徹萬理融人而天地推
移之幾小而事物往來之幾近而一身吉凶之幾遠而萬代更禪之幾舉
不逃於方寸中庶於幾之顏豈顏子所獨耳噫後何人予何人希之則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程子傳見損六三爻朱子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
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朱子語類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
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
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繫辭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

男女都是兩个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
五皆兩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
相與學　董楷集說朱氏附錄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
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何基發揮朱
氏附錄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
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韓康伯註致一而後化成也
絪本又作氤同音因縕本又作氳紆云反醇音淳　重言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此損卦陸德明音義見前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絪縕至勿恒凶此第九節也以
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
故此節明得一之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
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地若
有心爲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構合也言男
陰陽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
之性而各懷差二則萬物不化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
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損卦六三辭也言六三若更與二人同行

所不納是三人俱行亦六三不相納是則損一人也名六三獨行則上所容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衆不如寡三不及一也言致一也者此夫子釋此爻之意謂此爻所論致其醇一也故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李鼎祚集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構精乾爲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　干寶曰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於人事也　易曰三人行止言致一也　侯果曰損六三爻辭也象云一人行三則疑是衆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則無患累者也橫渠說天地絪縕止萬物化生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其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一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司馬

溫公說天地絪縕止萬物化生皆一陰一陽相匹敵也　三人行止言致一也三人並進或皆或愚莫知適從无以致治雖志在於益而不免於損故聖賢相遇一人足矣張紫巖傳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一之用大矣天地萬物所以成化育之功起諸此也一之本在心心苟通一格化之功其孰能禦夫三人行而損一人豈非道義之感所遣不同容有二三其心者邪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茂建大治畢召之徒皆不足以擬其專也周公損下上受其益郭雍解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爲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曾穜易粹言伊川先生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易傳　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生意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道无无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一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止可[illegible]遺書　絪縕陰陽之感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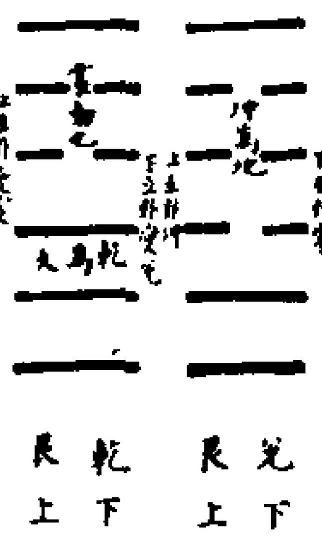
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正蒙　兼山郭氏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然後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凡以此也中庸解　所引橫渠先生曰始陳上下交以下又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郭雍解　李衡義海撮要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要　損之時損下以益於君若三四二以三陰上進其志不一必損上九之陽若六三獨往則得正應之道得其友也要　所引孔穎達止義見前　呂祖謙精義程氏遺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　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爲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

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張氏曰虛則受盈則虧三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與上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此也　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絪縕構精之義夫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以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女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於此尸氏曰先生一日舉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今正蒙第十七章中謂无氣者是也在釋氏一章前者生曰謂之无无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過二氣交感萬彙生焉皆是陰陽氣爾只說无氣即得謂无无即非所引始陳上下交以下見前張橫渠說　楊萬里傳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伎矣堯嘗爲易文弋另公

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兵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王華叟音訓絪縕兆氏曰說文作壹壺不得泄出也說之按壹壺篆文絪縕古文氤氳隸文項安世玩辭化醇化生 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生其類故曰化生李謙齋詳解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此損六三之義也絪縕密結之狀天地致一故化醇男女致一故化生是以以三而行則有所損以一而行則有所得一之為用雖天地造化猶將賴之而況於人乎蔡節齋訓解絪縕交密之狀醇厚而凝也絪縕謂氣生也構精謂形生也曰天地絪縕者二氣也曰男女構精者二體也曰致一者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二者交則道在其中矣故萬物之化皆由二而致一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友者蓋言致一之道唯二而已釋損六三義馮椅輯註天地絪縕上於真反下於溫反篆壹壺隸氤氳 萬物化醇程正叔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朱子曰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萬物則雌雄牝牡皆有男女之道程正叔曰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朱子曰形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六三言致一也楊廷秀曰致者力至之之謂榮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龔曰中言精義則足以致一也郭子和曰損

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張子厚曰陰虛陽實虛則受實則施受則益施則損

田疇學易蹊徑 損六三 損之大畜



兌下 艮上

乾下 艮上

乾天坤地震東兌西震動兌說天地絪縕之象震為長男兌為少女男女構精之象 萬物出乎震說言乎兌故有萬物化醇萬物化生之象

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上文言知幾則聖人之事言庶幾則賢人之事知之庶人同於幾而已非二致也故以損之六三明之夫天地絪縕而合純陰陽之致一也萬物化之而成氣故謂之醇男女以精相遇融結六子之致一也萬物化之而成形故謂之生三人而損一人一人行而得友正應交感既已專一非致一而何易復總義此釋損六三爻義其詳已見本卦主此復詳言之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以其類生焉故曰化生致一者何一陰一陽坎然升降即三人損一而得其友之義也徐相直說天地以一氣絪縕交感故萬物變化而精醇男女以一氣和合構精故萬物資之而化生損六三若與二坐同往承上則上反受其累若六三獨行則得其正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三不如一也張應珍解此損卦六三爻辭損自泰變有天下既治家故云萬物化醇少男少女止而說有男女構精象故云萬物化生六二人行則同心一人行則可友三人行則異志此理也是以損一人而使歸于一則得其友天地致一而氤氳則萬物化醇男女致一而構精則萬物化生矣損卦之義乾損九三而為兌坤益上六而為艮上九乃一人行也有六三之應衆柔之歸是得其友然六三之行亦如是也蘇起翁讀易記三人行則損一人存者二也一人行則得其友得者一也以一而致一也故夫子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亦以六三之一陰致上九之一陽乎又因而推廣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之氣絪縕相交則萬物之化自然醇粹男女之精構合相交則萬物之化自然生成男女不必曰人之男女凡牝牡雌雄皆是人為萬物之靈不得不以人之男女為首也萬物醇言氣化萬物生言形化皆出於二二則以一致一也此西銘言乾坤吾父母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絪縕天地合氣此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太極也二一陰一陽也絪縕氣之和也達陰陽為三三生萬物一物而受一絪縕之合氣則萬物悉受絪縕而為萬三不然

何故越四五以下之數越百千而逾言萬哉陳深讀易編絪縕交密之狀醇謂釀厚釀厚猶精一也此釋損六三爻義乾三陽損一陽而上則上六一陰下三剛柔偶合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天地男女二而一者也夫子即此論之以明致一之道陳普解論損六三之義絪縕交密之狀絪縕構精兩相得而各致其誠一也化醇天地沖和之氣物各得之以成其形性而无雜也本義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吳澄纂言此一節釋損六三爻辭凡物之相合可二而不可三蓋以一合一則其情專以一合二則其情分故三人行則有餘而當損其一一人行則无對而當益其一然後二人相與其情專致于一而不貳乎他也夫予因以天地之陰陽男女之牝牡言之絪縕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釀厚而能醇男女之二形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一故能致一而不二也俞琰集說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也萬物化醇謂氣化者也萬物化生謂形化者也醇以氣言生以形言天地也男女也皆二而一者也如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

言致一也男女即是六子非真謂人之男女若以爲人之男女則人之男
女止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 括蒼龔氏曰精氣則足以致一若損之
六三是也 李恕易訓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交密而萬物氣化者皆凝
而孕男女之精氣結構而萬物形化者皆萌而生天地男女皆以精醇專
一而能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必損去一人而
爲二二乃專一一人行而得一友則亦成二此言天下之理二乃專一也
張清子集註柴氏曰天男地女皆二而一者也五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泰
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
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
女構精之象 胡一桂附錄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
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
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兩相
與字象 趙珪解天地陰陽之氣絪縕交密萬物化育而醇濃男女交構精
氣萬物化生而蕃庶易損之六三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謂乾三陽則
損九三之陽爲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其友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上九
之陽爲友一與一則專致而无疑三則疑矣言致其一也損者惟損得其

道不期益而自益矣 解蒙精蘊大義 先儒曰損下體本乾上體本坤
緣三與上交而後爲損故有天地絪縕之象蓋氣不專則交不密則象不
凝此言萬物之氣化者也蓋天地之合以氣故以絪縕言精合于氣者也
序卦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損上卦艮下卦兌少男與少女交故
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亦是相與專一之意惟相與專一然後能成孕育
之功萬物化生形化者也蓋男女之始以形固以構精言形生於精者也
序卦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也蓋陰陽兩相與則專三則雜
致一之道也此釋六三爻義言人之相與不可不專也 象謂陰陽妙合
而氣化男女交感而形生蓋對待乃物之常理損有餘而益不足則兩相
與而專矣 鄭昺解此損六三之爻辭也此一截引夫子之言而先子曰二
字其關之歟 朱祖義句解天地絪縕此下釋損卦爻辭謂天地陰陽之氣
絪縕會合絪因縕敗 萬物化醇萬類之物皆變化以生而所稟醇醲
男女構精男女構合精氣 萬物化生人與動物皆稟氣於父受形於母
變化而生 易曰易書云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損卦
六三爻辭謂皆以兩而相配合過多而至於三則損一而成偶過少而止
於一則得友而成偶此言致一也精其極致則二氣但一氣 鄭元序經果

萬物化醇 在物固有至妙之理在易必有至妙之辭大善觀造化者其
惟化生之際乎不于其際而觀之殆非深識造化者也何者物盈天地間
其入則爲化其出則爲生既化之後生何有焉惟天地之氣交相爲感於物
化之餘而又有乎生意舉萬物中和之氣皆將於是而胚胎於是而縕藉
斯時也其氣醇厚其理精一謂之化固不可謂之生則未然作易聖人安
得不以化醇而爲言此大傳曰云云之意世之論造者莫不曰萬物資始
造化之始也成言乎艮造化之終也噫亦安知聖人作易有不敢以終始
論造化精微之理者耶蓋資始而不必以終始而爲言成終而後亦以成
始而相繼然則僅底乎終之更其始此正造化出入之神機萬物化生之
妙理有不可以小智窺私意測者其爲旨頗未易達其立論庸可輕耶且
自物觀之化之爲言謂其新者故出者入也然既化之後其義如何生之
爲言謂其故者新入者出也然未生之先其義如何以庸常識見而言則
由化而生特一轉移之間耳而易之聖人則於是而重其形容焉何者物
化之後其生理固不泯也物生之先其見象則未形也絪縕停蓄易散從
新蓋有天地二氣爲之造始焉物遇斯時其醞釀則釀厚其包涵則沉深
舉品類之物雖萬有之不齊若賦形若稟氣固將胥此爲出而以化而爲

言則生意爲已存所以生而爲言則去化爲未久不名以化生而名以化
醇者意其絕中天地之始此實爲中之原受止陰陽之會此實爲止之始
推此義也則爲大和爲嘉會爲萬物之相見爲品物之咸亨元功美利源
源不已向非有此果孰從而胚胖之耶聖人道參元化識見精微洞究萬
物終始之際而特謂之化醇其論精矣以易卦有豫而爲和和者醇也有
豐而爲厚者亦醇也自化醇之美一發露於乾道之變化則化醇之用充
序宇宙擴滿六合隨所寓而皆可見隨所指而皆可言然則化醇之義其
大矣哉自聖人不作此義不明固有幸生於天地間不知造化終始循環
之機萬物生死出入之意者秖見其與草木俱腐耳焉足有所謂化醇之
妙耶又焉識有謂作易憂患之聖人耶 趙與瀎經義言致一也 知論至
聖人而後定則知理因論定而後明蓋理之所在多則損彰則益惟不至
於獨立而已矣不獨立之理自迹而觀似若二而非一究極而論則有一
必有二而二者乃所以爲一也損六三之陰捨群類而爲上九剛陽之應
或者疑焉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定爲致一之論以發明之歟釋損六三之
爻曰云云以此表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一陰一陽斯之謂道而陰陽合一
之妙蓋可以要終而論不可以徇迹而求者也或者乃曰凡天下之所謂

一者立乎其立獨立者而自異者也今茍有一繫應則其志分矣何
一為哉不思夫一不生於一而生於二使知純而不雜疑而不分者謂
一而不知彼此之相配奇耦之相得者乃一之所由統會焉則至理不日
而世之以迹求理者將惑於紛紜異同之見而无所底止是烏可以无辯
人要終反本之論哉聖人謂損之為卦陰陽雖各以敵而相應而六三之
與上九則陰陽以義而相從者也人惟不明乎此但見夫六三一爻捨一
陰之同類而上應夫上九之陽剛則謂以陰而從陽是未免乎奇耦之卽
㕥類之求者焉豈其所以為一者殊不知天下之理一則獨立兩則並行
過乎兩則為贅不及乎兩則為偏令也以一陰而配一陽正所謂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議而徇其迹則分乎二要其極則會乎一者也聖人因爻
辭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說達於大傳而發為致一之
論誠以三人行則損一人是損其多以為一者也一人行則得其友是補
其不足以反乎一者也或損或益要皆為致一之歸而已苟能因聖人致
一之言而深求夫致一之義則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六三上九果
以獨立而不相資乎其相資者果非所以為一乎愚故曰論至聖人而付
定理因論定而後明者此也世之不深於易者猶曰損之六爻皆以陰陽

相配者也而專獨以六三上九二爻言之蓋聖人之於卦不論其全體而
要其所成損之為卦由於六三上九二爻之相易而後成此聖人所以專
於二爻而尤深致意也不然則均之為爻也聖人獨何心於詳略之間
雖然以六三上九二爻而論固足以見二爻之一以合體而論則自初
而至於四五亦皆所以為一而一之為義何往不然周應虎經義言致一
也　徇其始則迹雖異究其極則理實同天下之理不自其終而究之則
其初未易以定論決也故夫其始焉者有似益而實損似得而實失者
方惑焉苟非聖人究極而言之則理之至一者將雜然於人情之間而所
謂損益得失之判誰其語後世耶　所以論損之六三人之言曰一不
能以獨立兩者可以有成是始未由其始以觀其終也始焉泥於兩必有
苟合之患終焉擬於一反有相合之理往往昧者於此皆知同之為同至
不知異之乃所以為同皆知得之為得而不知失之乃所以為得誠知夫
致一之理不必拘人情而求之則知夫天下之動所以必正夫一者耶此
一也夫亦要其極於終而已矣今夫損之六三與上九之爻是陰陽之
從者也方其偕三以並進其朋盛矣君可以為得也而聖人乃以為損一
人[illegible]其舍[illegible]當而[illegible]八矣若了以為失也而聖人乃以為得其

下缺一頁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用捨相推也往者不用也來者用也以不用而
保其用守其貞一也故明焉寒來則暑往寒暑相代故能成其歲本於止
而後動也故時之往則不用也止也故為之屈時之來則用也動也故為
之伸屈而伸之乃利生也故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皆
本其止也以是聖人窮理而盡性止於无方行於无形者所以致神之用
也致其利用能安其身者脩廣其德用之而不始也道極乎是矣故能窮
神之所自知變之所化此德之盛也易之大歸也聖人之至矣是以君子
保其貞一得其所安然後名可達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非所據而據也不量其力危辱及矣死期至雖至親而叛也
妻其可見乎此不能安其身而慎其求也夫保其身者動而无失也脩德
者利其用也是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德之備時之動故
能獲其位也得位而莅於民者不可以不察於小人為人之上者本乎人
也受而過之失其仁也故小懲而大誡乃小人之福也御之以道仁在其
中矣是以屨校滅趾无咎至乎惡積而罪大而誅之无及之矣則小
人滅其身而君子失其刑也是以荷校滅耳凶居其位而不失御其下之
道則可矣安而盈之自喪之矣獻身慮危乃可全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
包桑然後能保其位也慎在於進大任重乎不可以不審也過斯敗之矣
故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以鼎折足覆公餗
其形渥凶不勝其任者也未能知其事之微者可以從其大也處其大任
其重雖萬變而得其神也夫知幾則禍福之源明矣幾者事之來也介然
如石不可以利變也觀吉而動何不利焉故上交不諂不苟容也下交不
黷不輕始也知則吉矣豈待於終日乎故知微知彰者知其終始也知柔
知剛者識變化之為也君子能知此者萬夫之所望可則而象也此聖人
之道至也无以加夫靜而无思而得其神焉見幾而後動顏子者也動而
後知知非而復近尚於幾也近而復之不遠於悔好學者也故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以不遠復无祇悔无
吉知天之幾有能通天下之志也雖遠也學而可以至之也學以求之其
至者非一以求之不可得也故天地絪縕相繼男女感應相與相背一而
通之乃能化醇也學而二三則其志惑矣何以應哉精一以求之乃得其
友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志求而應然後能自達也是以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其一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身得

其安也則動而不失其節矣心得其易也則語而得其當也辨而得其岁
則應而供其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能全也故危以動則民莫與懼以語
則民不應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莫與之則傷者之至矣是以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心无主矣於物不辨矣何以爲恒哉惟是而可以周矣韓
康伯註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未虛己存誠則衆之所
不違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易以豉反迕五路反字亦作忤　重言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出益卦陸德明音義凡前釋中旧註孔穎達
正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則傷之者至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在身之謂若己之爲得則萬事得若己之爲
失則萬事失也欲行於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須安靜其身而後動知
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益之上九爻辭在无位高亢獨唱无和
是莫益之也衆怒難犯是或擊之也凶无也由己建立其心无能故
凶危也易之此言若虛己存誠則衆之所與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故
子曰乾坤其易之縕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道在於知
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辭理遠大可以濟民之行以明失得之報也

鼎作集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一
坤爲安身震爲後動崔憬曰君子將動有所爲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
己身然後動也易其心而後語虞翻曰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
語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於事心難不可出語必和易其心而後言
定其交而後求虞翻曰震專爲定爲後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也崔
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與奢然後可以事求之君子脩此三
者故全也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
疆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民否閉故弗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否上窮災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爲民震爲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虞翻曰
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爲交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虞
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成乾則體剝傷臣弑君子弑父故傷之至矣易曰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侯果曰益上九爻辭也此明先安身易心則
群善自應若危動懼語則物所不與故凶也張橫渠說子曰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立心勿恒凶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司馬溫公說子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衆附身安乃能無人易其心而後語彼不我疑言則日

信定其交而後求先施恩德先求不獲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无夫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身不能自安他人其誰附之懼以語則民不應
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當其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求我无交而求則
民不與也交者恩相往來之謂也己无施於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誰與之
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忿其貪妄立心勿恒凶戒其立心勿以貪
得爲常張紫巖傳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君子之動將
以有爲也身之不安則必有悖道之事動能有功者君子之言將以出令
也心之不易則必有拂理之言語能有格者君子之求人將以濟治也无
交而求則心之不同矣求能有得者是三者發於心作於身而其事之從
違則繫諸天下百姓如影之從如響之隨斷然有不可易者夫天下一心
心法所任不約而感民雖至愚神則不昧此无他一心之所通也益上九
立心勿恒致或擊之凶夫子以是繫之解益曰天下之禍常起於動作
語言用捨之間有國有邪者可不慎也郭雍解君子謹於持滿之戒脩
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
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
心无常之人宜无凶乎朱漢上傳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止立心勿恒凶凡

得乎乾者爲陽卦震坎艮是也凡得乎坤者爲陰卦巽離兌是也陽卦以
奇爲本故多陰陰卦以耦爲本故多陽本不可二也陰陽二卦其德行不
同何也陽一君而偏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
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陽貴陰賤晝人多稱夜人多
禍故君子貴夫一也咸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勞神明以爲一也
夫思之所及明則從之思之所不及其誰從乎雖憧憧於往來之間其從
亦狹矣不知天下何思何慮萬物即一一即萬物同歸而有殊塗一致而
其百慮其一既通萬物自應豈思慮營營之所至哉且日月寒暑一往一
來自異者觀之兩也相推而生明相推而成歲自同者觀之一也自往自
來其誰使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一屈一信默默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不
屈則不能信能屈不能存消息循環相待而爲用求致用在於精
義義則无決擇无取舍唯其宜而已精一於義則進而入於不可知之神
故感而後動其動也天其用利矣遊乎人間物莫之傷其身安矣利用安
身日進无疆德不期於崇而自崇矣此吾之所知也過此以往則化矣知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寒暑相代萬物自生日月寒暑所不能知也故曰知
人有所不知焉聖人有所不能焉然則所謂化者終不可知歟曰窮神一

所爲則知化矣德威者自至焉道生於此萬物與我一也故曰一則神而則化窮神則知變化之道人孰不欲安其身哉用于石而不知依據于蒺藜而不知避名既污辱身既危殆日近於死亡雖欲安得乎哉夏且不得見也況朋從乎蓋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先結閡出則有獲唯來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小人不耻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耻孰大焉雖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爲小人之福況真知義乎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以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夫身者國家之本存亡治亂之所繫身雖安矣猶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保其存者亡有其治者亂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當其實則用利而身安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神雖言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其唯知幾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譬如陽主而升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其於行義也不亦有餘裕乎夫安危存亡之幾在於始交之際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義之與比先悔吝藏於其中知幾故也是以君子見微已去小人遇禍不知見與不見相去遠矣道此道者存乎介而已確然守正不轉如石者乃能見之其心定其智明默識而善斷故不俟終日也守身如此免一朝之患矣知彰易知微難知剛易知柔難君子見幾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龍一蛇或弛或張唯義是適則萬夫望之而取法焉所從者豈特其朋從之彼勞思慮者亦末矣夫智周萬物者或暗於自知雄入九軍者或憚於改過克己爲難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孰謂小善爲无益而可以弗爲小惡爲无傷而可以弗去乎復者剛反動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習也不遠而復者脩爲之功也故曰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知之者覺也自性也或曰雕椒之惡豈習乎曰知脩爲之功則復其本矣由其習之不已迷而不復矣人之生有氣之質有性之本剛柔不齊者氣也性之本則一而已矣故曰天地貞觀也日月貞明也氣豈能變哉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緼萬物化矣醇而未雜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曰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序卦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劉牧曰咸

下缺一頁

惟一致者能得其要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挾二三之心狐疑之志欲安能盡誠而進於德乎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能致一者益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不能致一者也稱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此二氣所以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六子所以致一也身不安則存諸己未定孰能爲人乎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易則是非毀譽懷於胸中而與之交戰能无懼乎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交而後求可也益之上九立心勿恒不能盡此所以致凶邵氏曰絪氣之相因緼氣之相溫相因以爲合相溫以爲和此萬物之化也醇而已醇者其氣也所謂精神生於道者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生者精也道散而有一以至萬則萬物皆出於一人之所以致一者順性命之理而不以妄易真以復其本而已此損之六三言致一也林栗集解陽卦多陰陰卦多陽立心勿恒凶前章既言十三卦之象此章遂言十卦之爻所謂天下之至動觀其會通而不可亂者也陽以一爲君而二爲民陰以二爲君而一爲民此陽卦之所以多陰陰卦之所以多陽民多而君少其故然也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此陽卦之所以奇陰卦之所以耦奇尊而耦卑奇貴而耦賤其德仔然也陽出於乾君之象也陰出乎坤民之象也震坎艮一陽而二陰是乾爲君而坤爲民也巽離兌一陰而二陽是坤爲君而乾爲民也此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道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之辭也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爲咸也其在六爻三陰三陽各有其配五應在二比於上而志乎本三應在上比於二而執乎下故三與五兩失其民而二與四皆畔其君何也三五皆以剛居剛而體乎乾二四皆以柔居柔而體乎巽漢然无相與之意欲其感應難矣惟初六以陰居剛九四以陽居柔而又艮下兌上得乎相與之義其應既專其情且速故其往來相求中心憧憧然如恐弗獲也感應之道固如是矣故曰貞吉悔亡或曰九五六二陰陽并吡剛上柔下固无相與之義也九三上六雖曰并吡而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謂之相與不亦可乎初六九四雖陰陽失居而剛上柔下於咸之道亦有未至然其得失臧否若是不同何也曰三乾震也而上爲巽是二君而一民也四上下兌也而初爲艮是二民而一君也震巽爲長艮兌爲少此其所以辨之與思者心也朋者衆也四於六爻心之位也下兌上兌朋之象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朋從爾思不亦宜乎然以位則未光以

時則未大。故猶有往來憧憧之辭也。夫子言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以心觀心。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
是也。夫又別有何思別有何慮哉。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
利生焉。往者爲屈。男下女也。來者爲信。婦從夫也。我往則彼來。我不背往
彼曷爲來哉。有屈則有信。身不肯屈。道何自信哉。詩云。莫往莫來。悠悠我
思。則異乎憧憧朋從之義矣。故以日月寒暑明往來之義。又以尺蠖龍蛇
辨屈信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信也。夫往來之義。日月寒暑所不能
免。而況於人乎。屈信之理。尺蠖龍蛇且猶知之。而況於人乎。天地之運。人
物之情。莫不皆然。可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矣。故又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乎屈信往來之義。而入於神。非特退藏於
密也。亦將以致其用也。利用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非特與民同患也。
亦將以崇其德也。或曰。精義入神何謂也。曰。窮理而至於命也。利用安身
何謂也。曰。利物者所以自安也。龍蛇之蟄。但言存身者。身存則道起而變
化矣。故雖聖人猶以安身爲本。身安而後德可崇也。出而致用。入而崇德
亦往來屈信之理。過此以往。則外化內神之事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傳曰。一則神。兩則化。由

是言之。亦往來屈信之理也。夫子以其難言。而當世之人。不足與有明也
故曰。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惟盛德者爲能窮而知之矣。或曰
咸之九四。足以充窮神知化之事乎。曰。不然。詩之駉曰。思无邪。本言牧馬
之事。非言詩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詩之大旨。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毋邪。令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本言上下感應之事。非言易
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易之大旨。自日月寒暑之章。章至於窮神知化之
微妙。皆以一貫之。所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古人斷章
取義多如是矣。故自困以下。錯舉諸卦之文。以明著其例。或在初上。或在
二三四。而各主一卦之義。獨不舉五爻者。志可知矣。凡此十爻。其五爲君
子。其五爲小人。獨噬嗑舉其二者。初上爲小人。終始故也。苟不求其旨。致
其德。何從而見之哉。逐爻之義。各釋於本卦。項安世玩辭。民不興也。
危以動。則民不興。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易以
語。懼以語。　以易對懼。則義可見矣。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
易者。以其直也。李謙齋祥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
益上九之義也。損益之來。皆吾所自取也。在我有以交之。在物有以與之
故安其身而後動。則動无不從。易其心而後語。則語无不應。定其交而後

求。則求无不得。皆吾有以致之也。苟惟不然。在我无以受天下之益。而徒
有求益之心。則物莫之與。而或有傷之者矣。上九立心无恒。而求益太過
是以莫益之。或擊之。聖人以爲自取之咎也。此章釋卦爻之義。與上繫同
蔡節齋訓解。釋益上九義。屬於繫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
後語。易平易之易。語去聲。　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益極
則損。在君子脩此三者。故全其益而无損。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其身危
而欲動。則人驚而去之矣。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應去聲。又曰。以言恐人
人孰諾之。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所交未定。而泛然有求。則誰其予之
民人也。　莫之與。則莫益之也。　則傷之者至矣。或擊之也。　易曰。莫益
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脩此三者。則常益也。反此三者。則是立心
勿常。其凶必矣。蓋无自全也。李氏曰。居其所安。而人不我危。故動則民傳
處其所易。而人不我懼。故語則民信。固其所交。而人不我離。故求則民親
此立心之恒之人也。上九反是。身心不能自寧。交不能自必。況於民乎。是
以有傷而无益。張子厚曰。終以咏於致用之戒。龔曰。此四卦者。申精義也
李仲水曰。始終舉此諸文。所以申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田疇學易蹊徑　益上九　益之也

坤爲身。艮爲反身。震動也。巽順也。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之象。坎爲心。艮爲言。巽順也
易其心而後語之象。止息爲交。艮手爲求
坤爲靜。定其交而後求之象。

震下
巽上

震下
坎上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上文言損之九三。以明致一之
有益。此言益之上九。以明不一之有損。君子小人之道。无他。致一與不致
一而已。故君子之動也。安寧其身而後動。小人則危以動。爲君子之語
也。平易其心而後語。小人則恐懼以語。爲君子之交也。定其交而後求
小人則无交而求。爲君子脩此三者。故全其在己。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
一焉。宜其莫之與也。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宜待莫之與也
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以立心勿恒之故也。由是觀之。則此
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判然矣。易祓總義。此釋益上九爻義。上非行益於
人也。曰動曰語曰求。君子脩之。貴于能全。今陽過乎剛。求益不已。危以動
而民不與。懼以語而民不應。无交而求。民亦不與。其求。故象以爲偏辭。偏
而不全。已與人爲二。不特人莫肯益。又有自外而擊之者。立心勿恒之所
以凶也。徐相直說。安其身而後動。則動惟厥時。易其心而後語。則語必有

法定其交而後求則求必有道君子修此三者則處己應物之道全矣故所以赴感危以動則民不與語所以達志懼以語則民不應交所以資人无交而泛求則民不與非唯不與而或擊之則傷之者至矣益之上九以剛來剛危而動者也立心勿恒懼以語者也其益之或擊之无交而求者也皆不能致一故如此張應珍解安而後動動則有隨思而後語語則有應交而後求求則有得言動非禮民罔從而害至故益卦上九若曰无有益之者或有擊之也汝之立心勿以求益為常此致凶之道也蘇起翁讀易記上九處高而必危之地不知其危乃妄動求益民豈與耶居益之極而猶以為未益一偏之辭未嘗不自知懼而以此語人民豈應耶動則求益之泛然初非定交則求雖動而與者避益不可得憖而攻之者衆矣立心不常遂致有所傷豈所謂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哉陳深讀易編此釋益上九爻義上九益之極求益而至於極則人皆思之而莫之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至矣此立心勿恒者也夫子舉此謂君子言動與求必以其道也陳普解論益上九之義安其身內省不疚易其心順理无險阻也定其交定其可交而交之也全名全節全身也危懼皆行險也无交无相得之道也丁易東象義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上立心勿恒凶此下蓋因首章貞夫一之言以明一致之理陽卦謂震坎艮也陰卦謂巽離兌也然陽卦則一陽爻而二陰爻陰卦則一陰爻而二陽爻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其故何也蓋陽卦以奇為主陰卦以耦為主故也然而陽為君陰為民陽卦以一君而統二民則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一民而奉二君則小人之道也陽為君蓋陽卦自乾來乾為君故也陰為民蓋陰卦自坤來坤為民故也因是以明致一之義故首舉咸卦之而言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之爻辭也夫子謂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後從則其所從者亦狹矣道本同歸而一致天下自殊塗而百慮殊塗因憧憧往來而言百慮因朋從爾思而言也又因憧憧往來而明往來之理日月往來而明以之生日月无思也寒暑往來而歲以之成寒暑无思也往者為屈來者為信屈信相感而利以之生何以思慮為哉此謂往來之理同歸也尺蠖之屈將以求信龍蛇之蟄將以存身當其信則尺蠖之微亦屈以求信當其屈則龍蛇之大亦蟄以存身此謂屈信之理一致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又言人之於往來屈信之理同歸一致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凡所以精於義理而入於神妙者非忘勿也將以致用也凡所以利於致用

而安其身者非徇物也所以崇我之德也[illegible]而致用入而崇德皆屈信來之理也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先儒謂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亦无所用其力矣至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也然未之或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所謂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是也若以咸卦象論之九四動則成坎離坎為月而離為日日月相推之象也坎為寒離為暑寒暑相繼之象也又乾為龍又巽為蛇蟄龍蛇屈信之象也此一節所以同歸一致之理也然其要在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兩語下引數爻皆申此一段之餘意也困之六三解之上六噬嗑之初九上九否之九五皆自安身言也鼎之九四因安身而轉歸精義也豫六二復初九自精義言也然精義則知其致之一故舉損之六三以繼之知其致之一而後能安其身故又舉益之上九以繼之也　今以諸爻分釋之困之六三不能安其身者也困于石則非所困而困焉者也名必辱矣據于蒺藜則非所據而據焉者也身必危矣既辱且危死期將至故入其宮不見其妻凶解之上六則以己身之安而治其不安者也隼在高墉之上則不安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能安其身久矣故其動无不利也括謂括〻

而无滯礙也動而不括則所向无滯是以出而有獲也噬嗑之初九九皆不能安其身者也小人不以不仁為恥不以不義為畏其安為不仁一義之蹤不見利則不勸不威之則不懲君子小懲而大戒正欲使之安其身故屨校滅趾在君子觀之亦不安矣而使小人之知戒則乃所以安小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君子之名惡不積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以〻善為无益而弗為故无一毫之善以小惡為无傷而不去故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向使因懲而能戒於初九則不至於何校滅耳之凶矣否之九五因其不安以圖其安者也能知危者所以安其位能知亡者所以保其存能知亂者所以有其治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所以危而能安也鼎之九四折足而覆公餗不安亦甚矣蓋以其德薄位尊力小任重故也然必曰知小而謀大者則以其无研精於義之功也故此又因其身之不安而責其義之不精所以引入精義處也若夫豫之六二則君子之精義入神者也故曰知幾其神乎六二君子上交於三而不諂下交於初而不瀆其知幾者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非精義入神其孰能知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者為萬夫之望者也故曰卜〻〻不終日吉此咸德事也若夫

以用功言之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如顏子者蓋近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亦見幾而作者乎此不遠之復所以爲元吉也然利用安身固本於精義入神而精義入神者蓋由能知天下一致之理也如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正所以言致之至一也致一者以我之一致彼之一者也兩者相交致而合爲一者誠之至也天地之合其致則以氣之一也男女之合其致則以情之一也萬物化醇而本於天地之致一萬物化生而本於男女之致一研義之精而至於此則有入神之妙矣然恐學易者一向好高而不知實踐諸身也又以安身之事結之益者損之對也損之六三精義事也益之上九安身事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脩此三者故能全也易謂和易也不能安其身而危以動焉則民不之應矣不能易其心而懼以語焉則民不之與矣不能定其交而欲求焉則民亦莫之與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故莫或益之而或擊之凡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恒而致凶也大抵天下之理貞夫一者也此章首則以陽一君而二民以明所主之不可不一繼以咸之朋從者言之以明此心之不可不一繼又以損之致一者言之以明天地男女之未嘗不一而中間則以安身精義兩端迭明之

蓋安身者力行之事也精義者致知之事也致知力行皆不可不主于一此聖人所謂貞夫一者也學者其可不用心焉張文饒曰上繫自中孚九二同人九五通十七卦一百　爻自同人九五至大過初六通十六卦八十七爻自大過初六至謙九三通五十二卦三百九爻自謙九三至乾上九通五十一卦三百四爻自乾上九至節初九通六十卦三百五十爻自節初九至解六三通四十五卦二百六十七爻自解六三至中孚九二通二十二卦一百二十六爻總二百六十三卦除疊者七卦則二百五十六卦總一千五百四十三爻除疊者七爻則一千五伯三十六爻者即經世卦氣圖二百五十六卦之爻也下繫自咸九四至困六三通十七卦九十六爻自困六三至解上六通五十八卦三百四十六爻自解上六至噬嗑初九通四十六卦二百六十六爻自噬嗑初九至上九共六爻自噬嗑上九至否九五通五十六卦三百三十爻自否九五至鼎九四通三十九卦二百二十八爻自鼎九四至豫六二通三十一卦一百七十九爻自豫六二至復初九通九卦四十八爻自復初九至損六三通十八卦一百五爻自損六三至益上九通二卦十爻自益上九至咸九四通五十四卦三百一十七爻總三百三十卦除疊者十卦實三百二十卦也總一千九百三十一爻除疊者十一爻實千九百二十爻得三百二十卦之爻也先[illegible]卦數一三五七陽數也若一十六則四四也總八卦而二百五十六與上四卦乾兌巽坎之數同二四六八者陰數也若二十則五四也總八卦而三百二十與下四卦離震艮坤之數同故知繫辭暗具先天數也又曰上繫叙七爻者明天用七也七者天變之藏其實爲二百五十六卦得六十四卦之四則天用四象也下繫叙十一爻者明地用十一也十一者五六天地之合也其變爲三百二十卦得六十四卦之五則地用五行也故先天圖左四卦乾兌離震變三十二卦得數二百二十四約之每卦而七左者陽也陽之用升爲天之體則上四卦得數二百五十六也右四卦巽坎艮坤變三十二卦得數三百五十二約之每卦而十一右者陰也陰之用降爲地之體則下四卦得數三百二十也其說甚長不能盡載今姑擇其明白者載之於此若以此說推之則大有上九正當補上繫中乾上九一爻蓋謙九三至乾上九通五十一卦三百四爻乾上九至節初九通六十卦三百五十爻共通得一百一十一卦六百五十四爻今以大有補之則謙九三至大有上九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二爻大有上九至節初九通四十七卦二百七十二爻亦共通得一百一十一卦六百五十四爻以大有上

九補乾之上九亦與文饒之數合則文饒之說似不可廢　此章因上文貞夫一而反復推明夫一致之理上繫引諸爻以明言動下繫引諸爻以明知行學者莫急於此也黃氏日抄足故易者象也至立心勿恒凶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吳澄纂言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至立心勿恒凶此一節釋益上九爻辭安其身謂循理則身康安動謂由己及物以變動其民也易其心謂持志則心和易語謂由中達外以告語其民也定者前定交者下交於民謂先施於民以固結之求謂責也謂責其愛戴歸嚮也脩謂安身易心定交三者皆无缺全謂民與應而與之也欲勝理則身多危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善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語之而民不應合先交而求則民弗與者无以固結其民於先而求其報上則民不助之也益者以上益下上九之君當益六三之民今不能利益其民乃或有時而擊害其民是上之先施者无以交結其民而求民之報上則民之所報亦如君之所施者矣君莫益其民而民亦莫與其君君或擊其民而民亦或傷其君民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此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者也上九无益民之心而或有害民之心當速改變此心不可恒也故爻辭戒之曰立心勿恒莫益之或

學之之義。无足示訓戒者。故夫子發明君民施報之理如此。蓋因爻文
字而生出此意也。釋文肆但取定其交一句。因汎及安其身易其心二句
爾。俞琰集說。君子位止身安而後動。則動无不與。心平氣和而後語。則[illegible]
无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无不與。君子脩此三者。故處世得[illegible]
全身而遠害也。乃若危以動。則无黨與。懼以語。則无應援。无交而求。則[illegible]
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illegible]
立心勿恒凶。蓋上九之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矣。不
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焉得
不凶。　右第五章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所引[illegible]
[illegible]李簡學易記。知道之人所居而安。動
則人與之。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此大學身脩而後家齊國治之意。
[illegible]李恕易訓。身不安則存諸己者未定。何以為
乎。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平易。則是非毀譽交戰於胸中。能无懼乎。
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
交而後求可也。若行險僥幸。夫守解巫淺。恒而求深。益之上九求益於人。
至於甚極。是以先益之者而反有致擊之者。蓋其立心不恒。不能盡上二

者之道也。胡震衍義。是故易者象也。止立心勿恒凶。上章言尚象之事。此
又言易象以起此章也。故象者見天下之賾而象之也。彖者取一卦之才
而斷之也。爻者見天下之動而效之也。觀象彖而明六爻之動。則知吉凶
之生而悔吝之微者著矣。陽卦宜多陽。而震坎艮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
巽離兌反多陽。聖人於是自問其故而荅之曰。陽卦一奇為二陰之主。而
其數五。故奇。陰卦一耦而為二陽之主。而其數四。故耦。又自問其德行。
荅之曰。陽為君。陰為民。陽卦一君而統二民。則上下分正。陰陽理順。君子
之道也。陰卦二君而共一民。則上下分亂。陰陽理逆。小人之道也。此下
一爻之說。皆所以雜君子小人之吉凶也。其釋咸之九四。蓋謂理一分殊。
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往來屈伸。皆感應之常理。不容雜之以憧憧之
思想也。推而言學。則內外感發。亦有自然之理。精研其義。入於神妙。靜之
機也。乃所以感發其動。而致用之端。利於施用。无適不安。動之機也。乃所
以感發其靜。而崇德之功。此交養互發之機。不可雜之以憧憧之機也。苟
下學而上達。則知識亦无所容矣。於靜而窮天地神明之德。於動而知天
地變化之功。盛德聰明聖智之極。非思勉所能容者。所謂正者不越乎是。
又可雜之以憧憧之思乎。此明君子之德之事也。其釋困之六三。已謂凶

之六三。履非其位。欲上承四。而四自應初而不相比。是困于九四之
非所困也。欲下乘乎二。二為剛陽。非柔可乘。是據于九二之蒺藜。而據非
所據也。是名辱身危。而不見其妻也。此明小人覆德之事也。其釋解之上
六也。謂小人之鷙害。无異於鷙害之隼。君子之去害。猶以弓矢之器而射
高墉之隼也。其藏器待時。既素能蓄去害之具。其用器以時。故能枚除害
之功。以弓矢之成器而動。其獲之无不利者。以此明君子去小人之事也。
其釋噬嗑之初九也。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懲之於初。戒其大不義也。不見利不勸。懲之於初。戒其趨功利而大恃
仁義也。是屨校滅趾之小刑。所以小懲大戒。而成小人无咎之福也。此明
君子戒小人之事也。其釋噬嗑之上九也。謂善惡以積累而成。不為小善。
不去小惡。是以惡積罪大。而受滅耳之刑。此明小人受刑之凶也。其釋否
之九五也。謂危亂以待治安。而成不忘危。不忘亂。而常存其亡之戒。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如繫于包桑之固。此明君子否之吉也。其釋鼎九四也。
謂其德不足以稱位。知不能以立謀。是以力小而不能任重。所以如鼎之
傾覆。而有不勝任之愧。此明小人敗事之凶也。其釋豫之六二也。謂知幾
之神。雖驗於交際之特。而幾微之理。實萌於交際之先。君子能豫見此理

於交際之特。其豫見之明。固為天下之望。此明君子先物之吉也。其釋復
之初九也。謂顏氏之近道。而不善未嘗不知。至明足以察其幾也。知之未
嘗復行。至健足以貲其決也。此即其失不遠而復善也。此明君子反善之
吉也。其釋損之三也。謂天地絪縕。而萬物以氣化。以陰陽之一也。男女構
精。而萬物以形生。以陰陽之一也。此三人行則損其一。而必欲以一人而
友一人。為此明君子致一之吉也。其釋益之上九也。謂君子內而言行。外
而求友。必立心有常。然後為之。是以全善而民皆益之。反是而立心不恒。
則其善不全。而民不益之。而或傷擊之矣。此明小人不常之凶也。觀十一
爻之辭。則所謂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存乎六爻之動矣。趙惟解子曰。君子
安其身。止立心勿恒凶。夫子言君子安身而動。則所為必固。易心而語。則
所言得正。定交而求。則所圖必遂。此三者。君子能脩之。故得全也。柔危以
動。則民不從之。懼以語。則民不和之。无交而求。則民不益之。民莫有益
之者。以其不自理。脩言動而求益於人。故人不與而絕之。則傷害之者至
矣。易益之上九爻辭曰。莫益之。或謂非道求益不已。莫有益之。而或有擊之
者。立心勿恒者。恒如是則凶也。易之辭約而義博。聖人取數爻之辭於繫
辭衍言之。以明其義之該博也。學易者觸類而致思焉。則天下之理一

備矣。　右第五章。胡炳文通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夫子之言，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董真卿會通　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按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况无爻而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　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　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柴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無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孝利自益故也。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第五章又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誨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或盡公配上精義致用說，切恐未然也。解蒙精蘊大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其三者故全也。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也。然立心有恒者，須事事固密，缺一便不謂全。　蒙謂人於言行交際，始而終，其无所失矣。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立心勿恒凶。　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

其交，則其律諸身者可以无憾矣。既不苟合，又不妄求，則其所以接待物者又極其至焉。君子苟能如此，則其所以內外人己之間者，无不各盡其道，故謂之全也。上三句正言之也，此三句反言之也，而要其應以戒其人言貪利而反害也。上與字是當與之與，下與字是取與之與。　蒙謂不務誠身而求動乎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也。　右第五章。先儒曰：此章亦示人以擬議之方也。夫子於上繫釋七卦，下繫釋一十一卦，共十八之爻義，示人行事，自精至粗，深切著明。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特取此十八者，蓋發其端耳，他卦可觸類而求之也。郭昺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宋祖義司解子曰：孔子釋易卦爻辭云。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君子先安處其身體，然後可以動而有為。　易其心而後語，先平易其心，而後可以出言。　定其交而後求，先與人定其交交，而後可以求望於人。　君子脩此三者，君子脩此上三者之事，故全也。所以全而无傷。　危以動，不能安身，冒危險以動作，　則民不與也。則民俾其危而不肯與之。　懼以語，不能易其心，而恐懼以出言，　則民不應也。則民見其懼而不肯應之。　无交而求，不定其交，而有求望，　則民不與也。則民相疎外而不肯與之。　莫之與處[illegible]

下缺

上缺十四頁

至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朱子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此第十一章。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要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說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歸无咎。卜子夏傳：易之興也，當末殷周之盛德也。殷紂反正，文王憂患於危亡，故積其行事，極其象類，窮其變化，作為易之書，以遠其凶悔而明其道也。使憂者謹慎而得其平，民所助也。易之六戒者，自致其傾，衆所棄也，所以推其亡而固其存也。其道甚大，而百事得舉也。懼其凶害，閑其進退，則始終會其无咎，此易之道也。韓康伯註：易之興也，止文王

與紂之事耶，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其當，如字，下當文王同。紂，直又反。難，乃旦反。亨，許庚反。　是故其辭危，唐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以戲反，注同。　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夫文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文象之大體也。治，直吏反。陸德明音義見前韓康伯註　孔穎達正義：易之興也，止故其辭危，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後，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康伯之註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周釋為得也。案下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危者使平者，既有傾危，以象大難，文王有天下，是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者，若其慢易不循易道者，則使之傾覆，若紂凶惡以至誅滅也。　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言易道功用甚大，百種之物賴之不有休廢也。懼以終始者，言恒能憂懼於終始，於始思終，於終思始也。其要无咎者，若能始終皆懼，要會歸於无咎也。此之

謂易之道者言易之為道若能終始之懼則无凶咎此謂易之所用之道
其大體如此也要義其辭危周謂危而不正韓謂憂危○先前上義李鼎祚
集解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
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下
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才
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為中古失之遠矣 是故其
辭危 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 危者使平 陸績曰文
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
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屬是 易者使
傾 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本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
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 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 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百物不廢略其奇八與大衍
之五十同義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稱易
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者也張橫
渠說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世
之矣是故其辭危止此之謂易之道也不齊戒其心則雜而著也百物

不發細无不察也司馬溫公說其辭危愿直醜正實繫有傳 易者使紆
韓曰易慢易也 其要无咎福莫長於無禍蘇軾傳易之興也止此之相
易之道也得其大者縱橫逆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憬
以終始猶可以无咎張繫辭傳嗚呼讀易而聖人之心可見矣聖人憂天
下後世之為君臣與夫凡有生於天地間不知欽畏修己以自蹈安平危
事之域是故辭不得不危知危而危之則平於危而易之則傾平故吉備
故凶其道甚大心法之一與天地並蓋周流於太虛之間而莫知其紀極
者也而象之所示百物不遺因象求意道可得焉若夫爻之終始吉凶機
著悉具其中凶夫厥理凶吝隨生考象玩爻以危為懼易道之大得之在
我斯可與天下同其憂患吉凶矣用傾不大邪徐總幹傳燈百物 易道
甚大百物不廢凡易文言魚豕牛之類如黃牛童牛豶豕羸豕孔牛豚魚
喪牛包有魚包无魚貫魚孔馬象負塗月幾望之類者皆象陰柔物類也
凡易文言羊馬之類羝羊喪羊牽羊乘馬喪馬匪寇者皆象陽剛物類也
其他以物為象介于石困于石繫于苞桑據于蒺藜困于葛藟皆以物之
剛柔為象也故始初六繫于金柅者言繫身於剛得所依也解九二得黃
天者言九二田得中直之道也噬嗑九四得金矢者噬者剛直之道也噬

嗑六五得黃金者噬得中剛之理也易道廣大近身遠物皆取焉象直剛
明君人之道也而言龍之變化有田淵與天之辨漸明君子之道也而言
鴻之漸進有磐木陸陵之別易之稱名取類言曲事隱自非化而裁之神
而明之宜能觸類而長旁通其情也哉今說卦之後有乾坤震巽坎離艮
兌八章未必夫子所黜之八索也其言物理各從卦類君子烏可不以易
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研窮其旨哉郭雍解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遭紂之世處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
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夫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
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謹終如始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述憂
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為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朱漢上傳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此章再明六爻雜
物之義易之為書廣大而无外語天地之間則无乎不備矣有天道焉陰
與陽也有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三者一物而兩體陰
陽也而謂之天仁義也而謂之人剛柔也而謂之地故曰三材兼三材而
兩之故六六爻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地之道兼柔

與剛也六者非它也即三材之道也是故三畫而有重卦六即三也三即一
也道有變易有流動爻則倣之故曰爻天地相函精氣所聚其等有六故曰
物八物相錯而成文故曰文文當其位則吉文不當其位則凶故吉凶生
焉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何繫之辭而告其吉凶者如是乎
又紂與文王之事邪何君子處小人之間而其辭危乎是故危懼者使知
可平慢易者使知必傾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子小人无所
不容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百物不廢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謂悉備也初
辭擬之卒成之終使知善不善之積成名滅身非一朝夕之漸故原始要
終而懼焉其大要歸之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貫天
地而為一者也曾種易粹言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 橫渠先生
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止象 所引橫渠
先生曰剛柔錯雜以下及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郭雍解李衡義海
撮要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微之於无知顯之於无
形皆在所取也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雖大而有要也集
所引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並見前呂祖謙集傳楊氏易叢
曰明夷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以總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illegible]
曰剛柔雜以下見前張横渠說楊萬里傳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
患仲尼之意已屬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
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
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紂殷王也仲尼殷後
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
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歟大哉文王之聖歟大哉仲尼之公歟
大抵无冠言備冠者不若遺冠言備冠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
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得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
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
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他以吾
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
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日昃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
地右肱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鉉蓋取諸器莧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隆枯
稊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牿牛豶豕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

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發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
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
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
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張南軒說道污則從而污此商之末世也道
隆則從而隆此周之盛德也觀諸文王與紂則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蓋可
知矣文王囚于羑里望道未見以其小心翼翼而遵其易故危者使平也
紂貴爲天子以其殺戮無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其道甚大世之百
物所以不發者易有以行乎天地之中故无發墜也既懼其始使人防微
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林栗
集解前三章言易之爲書備矣此章遂申明是書作於文王而成於周公
夫周公既已作禮樂以維持當世措之於泰和之域而是書蓋衰世憂患
之意辭旨淵奥非中材小智所可窺測故存其書而不著其人將有待於
後聖而世或未之知也歟夫子是以三歎而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知之
以其辭危而知之也夫殷之未亡賢聖之君六七作周自后稷公劉積德
累仁至于古公亶父肇基王業而傳之文王紂爲天子令行禁止俯臨諸
侯莫敢不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北面爲臣脱於囚虜當此之時一

謂危矣文王身當其事而周公目觀其時夫安得不危文王危之故雖險
而卒平紂唯易之故雖強之而卒傾其在易蹇而受之以解危者使平也
豐而受之以旅易者使傾也皆文王與紂之事也其餘卦文亦莫不然茲
固消息盈虛之理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以爲易實使之也夫極於大者小
或有所遺精於小者大或有所局唯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是以其道甚大
而百物不發也然苟能戒懼以終始者其要歸於无咎此則易之道也是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其於是書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項安世玩辭末世盛德章第十　此章專論辭而以危懼爲主慢易爲戒
即易不可遠章之意也彖辭爻辭皆成於周故論彖辭則言衰世言中古
論爻辭則言殷周皆指文王周公言之李謙齋詳解易之興也當殷之末
世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爲明
夷者也當紂之衰滅天理而窮人欲以文王之盛德猶不免有羑里之拘
則易之興也豈非有憂患而然哉惟其有憂患故其辭危危懼者則使之
平安慢易者則使之傾側則其道甚大无所不有雖百物之微亦在所不
發懼之以終始之戒使之安不忘危以歸於无咎此易之道所以爲憂世
而作也此章論文王作易之意蔡節齋訓解文王憂患紂慢易故文王繫

易其辭多述憂危之事危者使平文王也易者使傾紂也易之道大百物
皆不能發也懼即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
馮椅輯註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紂當殷之末世文王當周之
盛德故其事爲紂囚文王於羑里而易乃興於此時也崇曰非盛德則易
无自而興楊廷秀曰仲尼殷後也貶殷末世而不諱不以私沒公也是
故其辭危憂患斯世故其辭危懼貶曰危始操心危之危林黃中曰以其
辭危而知其爲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也毛曰文王身履其危文王以
其身試者演之爲書易之教自此始行於天下　危者使平危險也平則
无險故其心危懼者易之辭使之平夷而无憂　易者使傾易險易之易
其心平夷自以爲安者易之辭使之傾危而知懼崇曰值有禮慢暴天
道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於物也貶曰亦主於文王與紂之事而已
程可久曰必於德而不必於數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物象也亦事也百
物不廢則无事之不該矣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終始
即原始要終也自始至終使人知戒懼其要在於欲人之无咎而已此易
之所以爲道也始言辭而繼言道則知辭以載道者也　右第十二章前
三章言易之書此章明易之道鄭少梅曰文王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一

則小心知危一則慢易自肆此言凶之最明白者也易之道无一而不存
其中此物理之學學者見物之消息盈虛有盛衰興廢有死生禍福寧无
懼心哉危懼之心學易者之初心也朱曰夫子於此蓋發文王興易之意
馮椅輯註說卦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漢志曰殷道絕文王演
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聖人作經皆其道之不行而明道以詔後世
文王遭世之變故舒卦生爻以明世道之變易也然作經以垂世而立教
自文王始孔子特述之耳彼尚書一經蓋左右史之記錄非立言也田疇
學易蹊徑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天下之事不有所衰則亦不有
所興惟殷德之不競既是殷末之世故周德之日新所以爲易興之兆於
殷言世以示天時於周言德以示人事既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又曰
文王與紂之事者殷周則言其國文王紂則言其人殷世之所以衰周德
之所以盛存乎人故也以時爲主宜先殷而後周以德爲主宜先言文王
而後言紂前文亦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文王
爲紂幽於羑里其於易也爲憂患而作故其辭不得不危危懼斯道之不

得興聞於天下後世也危者使平謂危懼者必得平安有識也若文王也
易者使傾謂慢易者必致傾覆无所畏也若紂也然平危傾易者有所懼
則其道疑若不大殊不知文王作易則彌綸兩間見正名於百物者引
曲取皆易之所不廢所以然者蓋文王警懼紂之君臣以有終有始其大
要則使之得以補過始雖失之東隅終能收之桑榆則紂之過殆庶幾可
以免矣此之謂易之道也非文王之德之盛其能與於此乎易後總義上
文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其旨微矣至此方明言文王及殷紂之事殷
紂之世文王不以吾所遭之憂患而忘天下後世之憂患於是演易六爻
其辭多危而天下後世之人危其危則至於平易其危則至於傾以至其
道甚大百物不廢大槩懼以終始歸於无咎此夫子申其說所以明演易
之意也徐相直說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易雖始於伏犧文王
畫之而後有辭則易自文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其周之盛德事邪文王爲紂囚於羑里而演易則易興於文
王明矣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
以當紂之時人心皆冥行罔覺苟不危其辭於易以爲之戒則人不知懼
枉陷於紂之刑戮矣危者使平則可遺害詭判易者使傾則[illegible]

此文王興易之意也是故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其辭必終始警戒使之
懼要在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立於无過之地所以爲易之道也 張應珍解
易之興也止是故其辭危文王作卦辭之時居羑里之囚也 危者使平
易者使傾危畏也易慢也言易之戒辭畏之可使平安慢之必致傾覆
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易道廣大百物不棄使人戒懼以善其終
始其要得歸於无咎此易道之濟利天下如是也 陳深讀易編易之興也
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蒙紂之難以畫易其易興之時也是故其辭危
以親覆其憂患也是以已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而繫之辭故述其
危之事憂危者使知可安平慢易者使知其必傾覆其慮患之道甚大直
取喻於百物不廢所謂悉備也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此之
謂易之道也 陳普解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傾覆易之道也愚謂
爲人作人道唯戒慎恐懼爲終身之守其要不過求免於罪悔而已聖
作易教人一言以蔽之曰懼而已矣百物不廢亦不遺微小苟有一物
廢則其大體亦非矣 丁易東象義易之興在文王羑里之時蓋殷之末
而周之盛德也而其辭危夫子殷後雖美文王之盛德亦不能不感傷
殷之末世也以其辭危知其爲文王與紂之事也其辭危如所謂操心

後半頁缺

者爾无異旨也。父統子業，言彖辭而爻辭在其中矣。下文則皆彖爻之義而言也。俞琰集說易之興也止是故其辭危。紂末无道，文王未因易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耳，未有辭也。殷德既衰，周德既盛，易道遂興，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世言，故先殷而後周，以德言，故先文王而後紂。文王遭羑里之難，其心危而不安，故其辭亦危而不安。辭謂彖辭爻辭。彖辭凡六十四，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皆文王之辭也。或謂文王止作彖辭，不作爻辭，謬矣。今以彖辭而觀之，未見其所謂危辭也。其危辭則於爻辭見之。謂爻辭非文王之辭，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李隆山、李西溪辨之甚明，茲不復贅。危者使平止此之謂易之道也。乾之九三重剛而不中，而以驚易自處，則曰厲无咎者，危懼而使之平安也。如豫之初六陰柔處下，而以逸豫自鳴，則曰鳴豫凶者，慢易而使之傾覆也。易道雖甚大，取喻則甚詳，而百物不廢。其要不過使人知懼，欲其慎終如始而无咎焉耳。此之謂易之道，而聖人作易之本意也。百物不廢，如否之苞桑，坎之叢棘，大過之枯楊，困之蒺藜葛藟，蓋取諸草木。井之鮒，漸之鴻，中孚之豚魚，晉之鼫鼠，坤之牝馬，離之牝牛，蓋取諸蟲魚鳥獸。民之

背，咸之頰舌，噬嗑之耳鼻，明夷之心腹，蓋取諸身。坤之囊，訟之帶，鼎之鉉，震之匕鬯，坎之樽簋，井之瓶甕，旅之斧，解之矢，巽之牀，渙之机，大有之大車，既濟之茀，蓋取諸車服器用。它如泥沙龜貝膏血酒食丘園陵廟之類，莫可以為言而得失之象者，即取以言之。是為百物不廢也。　右第十一章言文王所以作彖辭爻辭之本意。李簡學易記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當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多危懼也。後世得其辭危者方困于險，使知處之之道，坦然而和平。易者方紐于安，使危懼知戒而不敢肆。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其大要使人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胥以白雲李恕易訓易之興也，其當有商衰末之世，周德方盛之時邪，其當紂方昏亂，而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之事邪。是故易辭多以危懼示人，使人知所畏避。危懼者能使安平，慢易者能使傾覆，易道甚大，萬物之理无所不具，皆包括其中而不廢墜，以危懼之意戒其始，以危懼之責謹其終，其要欲人歸於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胡震衍義文王坐於羑里而演易，以其有憂患也，是故多危懼之辭，以其辭觀之，危懼者使得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此〻辭之所以重勿戒也。其意甚大，則語大而

下莫能載焉，百物不廢，則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此易辭之兼小大也。以終始之，而歸於无失道之咎，此則易辭之關要也。易之為道如此，而聖人於此多言危懼之意，非謂使人畏縮警懼也，欲天下持敬以為一〻之主宰，以為萬事之本根也。中庸所謂戒謹其不覩，恐懼其不聞，與夫獨者此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趙瑾夫子謂易之興也，當殷末世周盛德之時，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易之辭危言危而憂懼者，則使知有平安之理，易而怠慢者，則使知有傾覆之其道甚廣大，百事物皆不廢遺，恐懼以事之終始，其要在知來補過，期无咎，此謂易之道，不過如此也。胡炳文通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夫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畫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辛，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　所引徐

後半頁起至末頁全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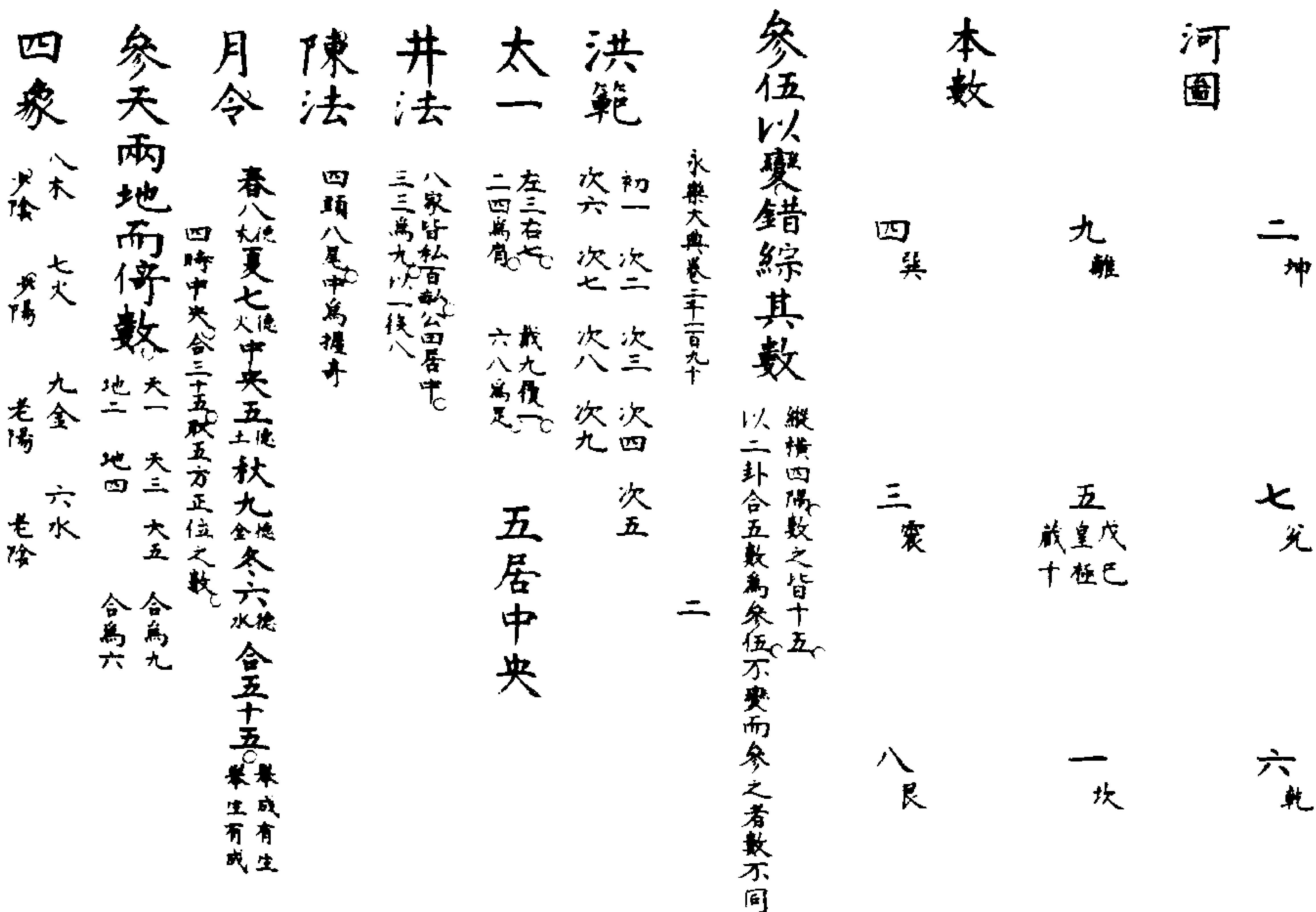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　六模

圖

帝王經世圖譜周必大題辭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已千萬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絕吟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鉤其深矧去古逾遠家說日繁才學未迨於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所繇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旁搜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輙繕寫藏去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煒别本相與校讐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數廬陵將鋟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鐻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

書比也昔漢儒尊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涖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卑約則它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政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知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庚戌前進士周必大書

圖書卦畫經緯表裏圖



洛書

二七 天二生火地七成之離

四九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兌

五十 皇極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一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

三八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震

本數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三

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　陽爻九參天也　陰爻六兩地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六　地二天七　天三地八　地四天九　天五地十

五行　冬水六數　春木八數　夏火七數　中央土五數　秋金九數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　火　金　木　土　洪範所論生出之序　月令歲德相生之序　禹謨六府相剋之序

五十有五　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一三五七九合為二十五　二四六八十合為三十

洪範　五行五　五事五　八政八　五紀五　皇極一　三德三　稽疑七　庶徵休五咎五　福極福五極六

大衍新圖

大衍　數五十　用四十九　分二掛一揲四　歸奇於扐　再扐後掛

二坤 二與七共朋　七兌

九離 四與九同道　五五 五與五相守成十　一坎 一與六共宗　六乾

四巽　三震 三與八成友　八艮

元數取河圖

河圖顯其十為五十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四

二七為火

四九為金

五五為土

三八為木

一六為水

元數取洛書

洛書隱其五亦為五十

洪範　五行　五事　八政　五紀　皇極　三德　稽疑二　庶徵十五　福　六極

稽疑隱其數為四十有九。以卜筮書之為五十。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儒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羲獨則河圖禹獨法雒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歉或未盡知也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事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據信也今以易範考之則河圖雒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象與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亦五也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抱其凡則自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抱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五十有五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於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十之數顯於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於衍數之外而顯於生爻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顯其十聖人顯之乎書隱其五聖人隱之乎聖人而隱顯是數也聖人鑿矣五數之中也五行備矣十數之合五之行也以五衆十以十衆五皆五十而衍數立矣聖人安能隱顯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九行通於範乎五行隱而皇極虛斯大衍之數明矣五事而代皆曰用初一曰五行不言用大衍之義著矣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蔵十主盛德言故四象舉成以見生土之盛德也不以成數言者十非土之盛而分寄於四象者也聖人之則圖書也以畫卦以陳範妙極天人之蘊而其緒餘則畫井田制軍法奉時令咸出於此然則聖人之觀象極數意可知矣况禹其神智於蓍卦吉凶與民同患者大衍之數也其可以私意鑿哉

揚雄最知大衍數者故玄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玄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不言五十爲土五與十相守者知蔵五之爲大衍也然則圖顯其十書隱其五豈聖人之鑿吾之私言哉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康節邵子曰圓者星也暦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西山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皆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朱文公易本義易學啓蒙所載古今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託言出於希夷則康節之學非出於希夷乎何爲而不同耶今悅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而悅齋偶未見之耶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耶其自爲說則又謂圖顯其十書隱其五既曰圖顯其十則十之爲圖固矣今其成書不敢輕改姑附考亭之說如右讀者苟能參而考之易而觀之則亦可得而通矣

大衍揲蓍之圖

數五十 河圖顯十 洛書隱五　前圖備矣

用四十有九 虛一者 易之元 乾之極

分而爲二以象兩 用蓍四十九 分之左右手　以象兩儀之分

掛一以象三 既分左右手 於左手取一掛之　三者三才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既掛一 以四分揲左右手之蓍

歸奇於扐以象閏 奇所掛之一 扐所揲左右手之餘。既得餘數以所掛歸之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雖既歸扐 後三揲惟扐 三揲畢一爻成 再合蓍而後掛

古法云 三年一閏 三扐一掛　五歲再閏 六扐再掛

閏法 閏者歲月日之餘分 積分而成月　二十八宿惟斗占餘分故曆家謂之斗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歲餘五日四分日之一 月除六日 合之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

五歲再閏 一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 五歲餘五十五日半　五歲再閏不及一日半 取象擬天數 作曆推餘分

分二　一營　儀　老陰

掛一　二營　才　少陰

揲四　三營　時　少陽

歸奇　四營　閏　老陽

四營而成易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一揲爲一變 一爻凡三變　三變而成爻 十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四象生八卦 九六乾坤 七八六子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小成六爻立而易象備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八八六十四而易悉備。迭相之變。皆爲觸類

陰陽老少

陽數奇奇爲少 爲君　陰數耦耦爲多 爲民　凡扐數得四爲奇爲少 數得八爲耦爲多

存蓍爲策數　扐者爲卦數 第一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 第二第三揲惟扐不四則八

乾爲老陽 ☰ 三畫爲奇 四之爲十二

坤爲老陰 ☷ 六畫爲耦 四之爲二十四

倍之則兩六爻之數

震坎艮皆少陽　震 ☳　坎 ☵　艮 ☶　三卦四之皆二十　五畫爲奇　陽卦多陰 一君二民

巽離兌皆少陰　巽 ☴　離 ☲　兌 ☱　三卦四之皆十六　四畫爲耦　陰卦多陽 二君一民

蓍四十九掛一揲四十八

三揲皆少　扐數十二　存數三十六　故九爲老陽

三揲一多兩少　扐數十六　存數三十二　故八爲少陰

三揲一少兩多　扐數二十　存數二十八　故七爲少陽

三揲皆多　扐數二十四　存數二十四　故六爲老陰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六爻皆三十六　共得二百一十有六　合三百六十當期之日　期日不足天度五日四分日之一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六爻皆二十四　共得百四十有四

六十四卦六六爻　陽爻一百九十二　共得六千九百十二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三百八十四陰陽皆半　陰爻一百九十二　共得四千六百八

易有四象而爻用六九　爻皆自乾坤出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百九十　九

乾天也故稱乎父　震　坎　艮

坤地也故稱乎母　巽　離　兌

乾坤更相索而成六子故爻皆用九六

易納甲

乾　乾甲壬　震　震庚　坎　坎戊　艮　艮丙

坤　坤乙癸　巽　巽辛　離　離己　兌　兌丁

甲乾　乙坤　丙艮　丁兌　戊坎　己離　庚震　辛巽　壬乾　癸坤

乾坤包承六子以長中少次居其數

易變卦

變至五而復四又變而爲遊魂遊魂復其宮爲歸魂

遊魂世在四歸魂卦在三故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乾　六變成坤　五世剝　四世觀　三世否　二世遯　一世姤　遊魂晉　歸魂大有

震　六變成巽　五世井　四世升　三世恒　二世解　一世豫　遊魂大過　歸魂隨

坎　六變成離　五世豐　四世革　三世既濟　二世屯　一世節　遊魂明夷　歸魂師

艮　六變成兌　五世履　四世睽　三世損　二世大畜　一世賁　遊魂中孚　歸魂漸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百九十

坤　六變成乾　五世夬　四世大壯　三世泰　二世臨　一世復　遊魂需　歸魂比

巽　六變成震　五世噬嗑　四世无妄　三世益　二世家人　一世小畜　遊魂頤　歸魂蠱

離　六變成坎　五世渙　四世蒙　三世未濟　二世鼎　一世旅　遊魂訟　歸魂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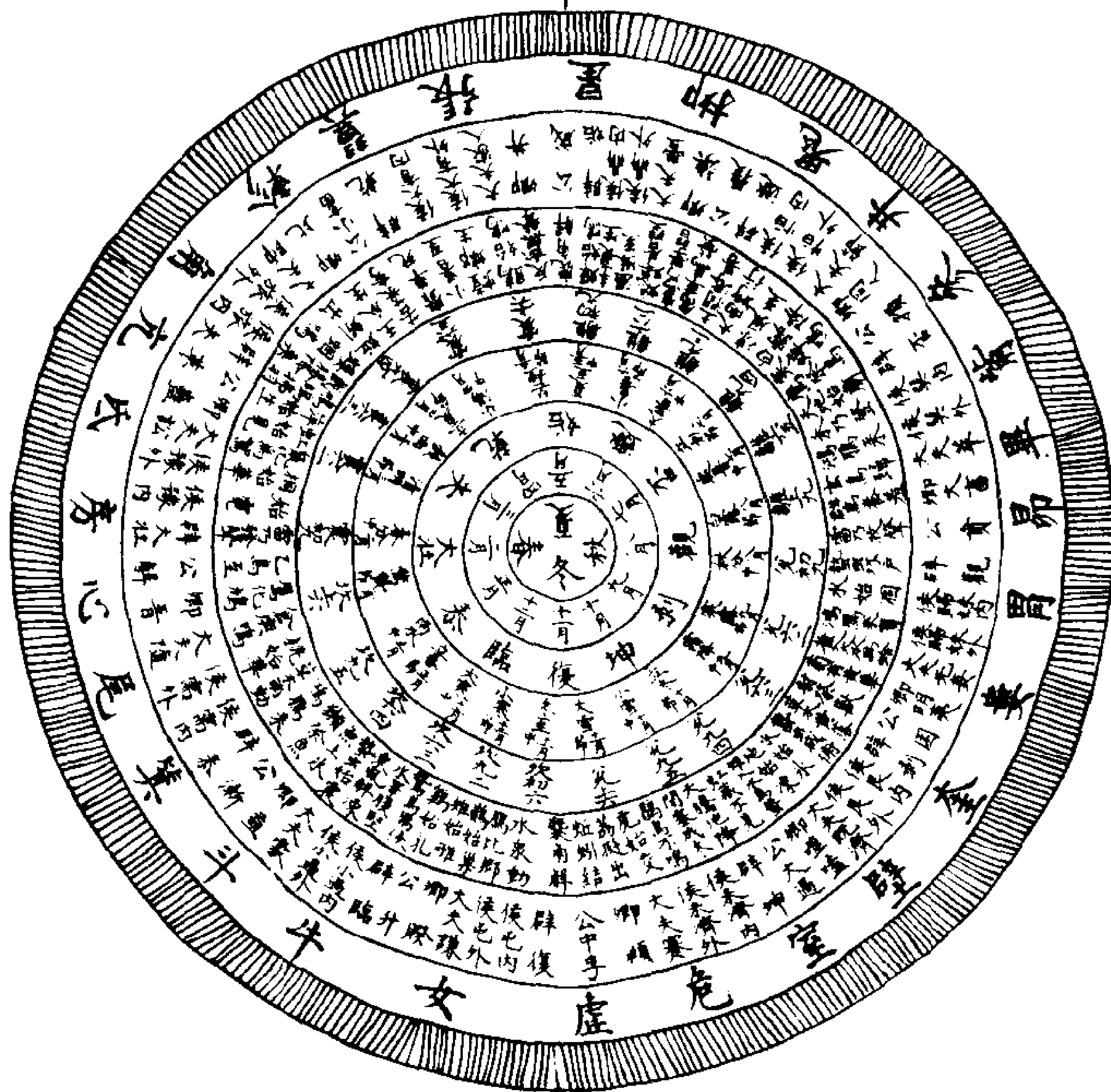
兌　六變成艮　五世謙　四世蹇　三世咸　二世萃　一世困　遊魂小過　歸魂歸妹

卦候之圖

六七八九

坎離震兌每爻直一氣餘卦一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一周天

七分者八十分日之七



四時十二月月卦二十四氣氣卦七十二候候卦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圖九重

洛書五十五天地之定數也河圖四十五天地之變數也易具之矣大衍生蓍之數也五十圖書之參合十五之顯藏也天地之數隱其五參天兩地五行之本始也大衍之用虛其一元氣皇極之摠統也象兩象三象時象閏揲法之取象也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策數之配合也四營十有八變小成引伸觸類而長大衍之法數也七八九六四象也九六為乾坤七八為六子陰陽老少之所以異也爻用九六乾坤之策也父母三索而得男女納甲之數也遊魂為變變卦之微旨也七日來復卦候之微數也廣大悉備縱横皆合聖人未嘗容心也天授之聖人推之諸儒究之白首而後能言猶未得其要也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為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易不云乎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天人相資之說也曰神明曰天地曰陰陽曰剛柔天地之自然也曰幽贊曰參兩曰觀變曰發揮聖人之妙用也曰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聖人因天地而作易還以測之而天地不能外者也然聖人之作易非獨以推天地之數乃所以為人事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極數

其意在是吾病拘者之鑿蕩者之汗漫故取諸家及考以自然之數悉圖之如右

大易闔闢往来之圖

闔户謂陰爲晦爲静爲斂皆闔之
之坤　義以象言之户闔則耦
亦闔户

闢户謂陽爲明爲動爲散皆闢之
之乾　義以象言之户闢則竒
亦闢户

一闔　巽　坤初六
一闔　離　坤六二
一闔　兑　坤六三
乾本闢户陰之一闔　索焉變爲三女之卦　重爲六爻亦同

一闢　震　乾初九
一闢　坎　乾九二
一闢　艮　乾九三
坤本闔户陽之一闢　索焉變爲三男之卦　重爲六爻亦同

六十四卦陰陽交錯無非闔闢之往来

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屯（剛柔始交；初九）	蒙（童蒙求我；九二）	需（需上於天；九五）	訟（不利涉大川；九二）	師（在師中吉；九二）	比（不寧方來；九五）
2	小畜（風行天上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六四）	履（柔履剛；六三）	泰（小往大來；上六六五六四九三九二初九）	否（大往小來；上九九五九四六三六二初六）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六五）
3	謙（地道上行 天道下濟；上六六五六四九三）	豫（剛應而志行；九四）	隨（剛來而下柔；初九）	蠱（剛上而柔下；上九）	臨（剛長而應；九二初九）	觀（大觀在上；九三）
4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剛柔分；六五）	賁（分剛上而文柔 柔來而文剛；上九 六二）	剥（柔變剛；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初六）	復（剛反動而以順行；初九）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初九）	大畜（剛上而尚賢；上九）
5	頤（觀頤 自求口實）	大過（本弱 末弱；上六 初六）	坎（剛中；九五 九二）	離（柔麗乎中正；六二）	咸（柔上 剛下；上六 九三）	常（剛上 柔下；九四 初六）
6	遯（小利貞 浸而長之；六二初六）	大壯（大者壯也；九四九三九二初九）	晉（明出地上）	明夷（明入地中）	家人（風自火出；六四）	睽（火動而上 澤動而下）
7	蹇（險在前）	解（動而免乎險；九四）	損（益上益柔 損下損剛；上九 六三）	益（自上下下 損上益下；九五 初九）	夬（剛決柔；上六）	遇（柔遇剛；初六）
8	萃（剛中而應；九五）	升（柔以時升；初六）	困（剛揜；九二）	井（巽乎水而上水）	革（水火相息）	鼎（以木巽火）
9	震	艮	漸（止而巽）	歸妹（柔乘剛；六三）	豐（明以動）	旅（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六五）
10	巽（柔皆順乎剛）	兑（剛中而柔外）	渙（剛來而不窮；九二）	節（剛柔分而剛得中；九五 九二）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九五 九二）	小過（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六五九四九三六二）
11	既濟（剛柔正而位當；六二）	未濟（柔得中 剛柔應；九五）				

占法得七八不變得九六即變九六乾坤也變則闔者闢闢者闔

一卦之變為六十四不可槩舉以乾一卦明之

乾	遯（九二初九變）	鼎（九五初九變）	需（上九九四變）	豐（上九九五九二變）	噬嗑（九五九三九二變）	觀（上九九五不變）	小過（九四九三不變）	坎（九五九二不變）	坤
遇（初九變）	无妄（九三九二變）	大過（上九初九變）	否（九三九二初九變）	損（九五九四九三變）	井（上九九四初九變）	蒙（上九九二不變）	震（九四初九不變）	剝（上九不變）	
同人（九二變）	中孚（九四九三變）	家人（九四九二變）	渙（九四九三初九變）	歸妹（上九九五九三變）	旅（九五九二初九變）	升（九三九二不變）	晉（上九九四不變）	比（九五不變）	
履（九三變）	大畜（九五九四變）	離（九五九二變）	蠱（九五九四初九變）	泰（上九九五九四變）	困（上九九三初九變）	頤（上九初九不變）	屯（九五初九不變）	豫（九四不變）	
小畜（九四變）	大壯（上九九五變）	革（上九九二變）	常（上九九五初九變）	節（上九九四九三變）	漸（九四九二初九變）	明夷（九三初九不變）	蹇（九五九三不變）	謙（九三不變）	
大有（九五變）	訟（九三初九變）	睽（九五九三變）	益（九四九三九二變）	隨（上九九三九二變）	既濟（上九九四九二變）	臨（九二初九不變）	萃（九五九四不變）	師（九二不變）	
夬（上九變）	巽（九四初九變）	兌（上九九三變）	賁（九五九四九二變）	咸（上九九二初九變）	未濟（九五九三初九變）	艮（上九九三不變）	解（九四九二不變）	復（初九不變）	

一爻變六卦　遇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二爻變十五卦　遯　无妄　中孚　大畜　大壯　訟　巽　鼎　大過　家人　離　革　睽　兌　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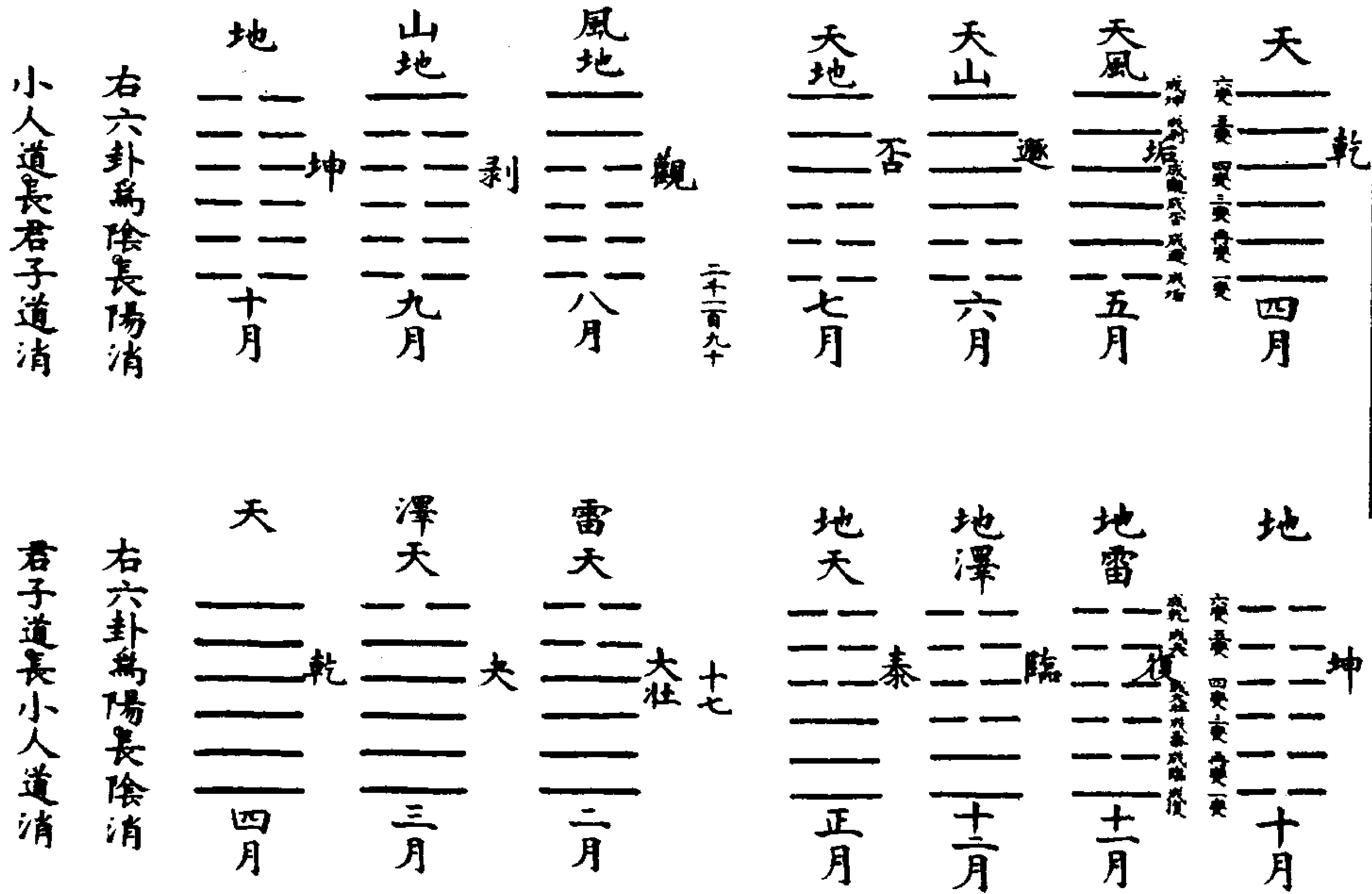
三爻變二十卦　否　泰　損　益　賁　旅　既濟　未濟　漸　歸妹　咸　常　渙　節　噬嗑　豐　井　困　蠱　隨

六爻變一卦　坤

四爻變十五卦　臨　觀　屯　蒙　蹇　解　晉　明夷　升　萃　小過　坎　震　艮　頤

五爻變六卦　剝　復　師　比　謙　豫

乾坤易之門不知乾坤無以知易而乾坤之妙用闔闢而已闔闢更相用而乾坤之妙無所不通故其所以為易也故闔闢為乾坤一闔一闢為六子之變往來為六十四卦之通互相之變為四千九十有六又配以歲月日時五行之休旺而吉凶之變雖巧歷不能計信乎其變通之不窮哉六十四卦彖象之中發明往來最為明白故易不可以例推而可以變觀也象之發明惟取二體一字之中往來意見彖之取義不一而足有以六爻明往來者泰否之屬是也有以五爻明往來者剝之屬是也有以四爻明往來者大壯之屬是也有以三爻明往來者屯之屬是也有以二爻明往來者臨之屬是也有以一爻明往來者復之屬是也有以物我明往來者蒙頤之屬是也有以二象明往來者晉明夷之屬是也易之本體天尊地卑故剛上柔下為常小過為剛柔正而位當然此乃乾坤之位之分而道之與氣常相往來而天地不交卦乃為否聖人即天澤以明其定位即天地以戒其不交茲所以為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也以六爻言之上下分焉以三材言之上下中見焉以六位言之則有中不在人者焉以二卦言之下為內上為外自內適外為往自外適內為來三四為上下二五為中以六位言之三四為中亦為內觸類言之而往來之義見此易所以無體



復當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即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以待其道長乃可用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於黄宫當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明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若當在窮冬遽出於地微陽發洩則涸陰沍寒必有甚於前日者矣

臨至于八月有凶 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尾厲 肥遯無不利

臨則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於二陽之卦已著八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於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知遯之必至於剝也戒遯尾之厲於初明肥遯之利於上言遠小人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於戒君子而急於遠小人於二卦見之揚雄覃思太玄而自蹈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冥鄭子真名振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君子事蠡未足與此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於初六覺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菁菁者莪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育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威靈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茅以爲泰揚庭以爲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幾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否亦由不知拔茅於否之初云耳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泰之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處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并之以是而得尚乎中行不亦光大乎庶頑讒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與

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夬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爲知
臨之吉在泰爲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
人猶深致其戒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何常之有
柔以納君子則吉於臨而元吉於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
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於未進之萌者
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於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夬君子以
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欲然亦必伺君子之間隙而乘之數有窮則
變生容保有疆則助寡壯而非禮則衆怒祿不及下則怨望居德不忌
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幾也故聖人深爲之戒戒教思容保於
臨戒非禮於壯戒施祿居德於夬卦之才事之叙也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天地交爲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於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
戒者其惟艱貞乎艱樂之吝章艱貞之道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者攸往健而說決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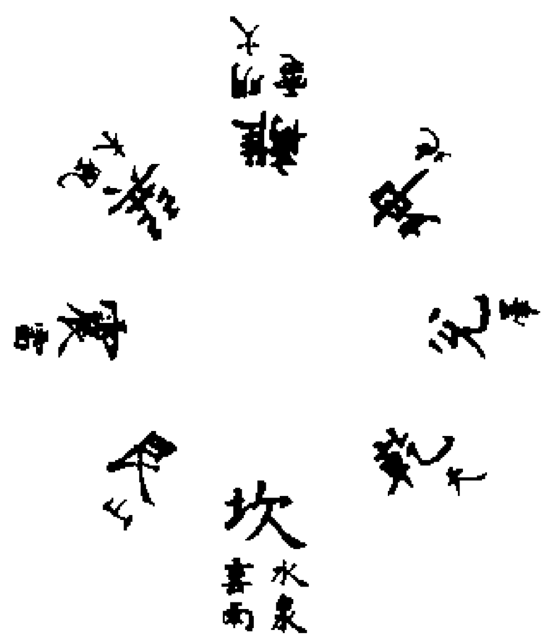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繼之以孚
號有厲則尚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尚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
之不得已以爲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夫之時露章以誅
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在夬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則小人不得以厚祿縻
君子人心安則小人无間以求復君子不縻於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
敝夬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卽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戒其早辨故勿用取女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
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於早則遯否與剝皆馴致者矣故辨堅冰當於
初六履霜而辨之則无及矣姤之勿用取女辨早之道也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
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
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否九四復泰之端有命而後无咎君
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寺於女主之手其無命有咎
而疇離禍者乎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
小旋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十二卦反復聖人皆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
退童觀闚觀皆著小人之情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
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卽觀也著括囊
之義爲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葦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
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隱則四之括囊尚可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
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剝上以厚下安宅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獒無逸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蔡夷公
婷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小人之剝勢必至此
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以自進其說以剝君子哉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閽宦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閽寺止士属於内宰供門
户掃除之役而无與政事其貫魚以宮人寵之意與漢光武唐太宗得
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剝上九碩果不食
倘非肥遯於遯拔茅於否則君子盡於小人尚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
遯拔茅所以爲碩果碩果所以爲來復也
復朋來无咎泰朋亡　坤得朋喪朋意亦會通
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絶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
以保泰
荀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固該三才之道
不止爲君子小人然爲天下治亂之本者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
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抱而
論之周公得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卦合而
觀之則憂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荀卿爲楚作成相
故其言及此

乾坤寒暑消長之圖



八卦配象之圖



乾坤父母之卦。非天地不足以配之。故無取乎金土

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

天五生土。在人爲體。精神魂魄變而無方。體寓乎一而不變。

坎四 離三 巽二 精神魂之遞降也。如此即吾身足以知之

六十四卦配象譜

卦	純卦	上卦		下卦	
乾	純卦一 乾	上卦七 訟 履 否 同人 无妄 遯 遇		下卦七 需 小畜 泰 大有 大畜 大壯 夬	十五卦皆取天
坤	純卦一 坤	上卦七 師 泰 豫 臨 復 明夷 升		下卦七 比 否 豫 觀 剝 晉 萃	十五卦皆取地
震	純卦一 震	上卦七 豫 常 大壯 解 歸妹 豐 小過		下卦七 屯 隨 噬嗑 復 无妄 頤 益	十五卦皆取雷
巽	純卦一 巽 取風	上卦七 小畜 觀 家人 益 漸 渙 中孚	六卦取風 一卦取水	下卦七 蠱 大過 常 遇 升 井 鼎	三卦取風 四卦取水
坎	純卦一 坎 取水	上卦七 屯 需 比 蹇 井 節 既濟	二卦取雲 五卦取水	下卦七 蒙 訟 師 解 困 渙 未濟	一卦取泉 五卦取水 一卦取雨
離	純卦一 離 取明	上卦七 大有 噬嗑 晉 睽 鼎 旅 未濟	五卦取大 一卦取電 一卦取明	下卦七 同人 賁 明夷 家人 革 豐 既濟	五卦取大 一卦取明 一卦取電
艮	純卦一 艮	上卦七 蒙 蠱 賁 剝 大畜 頤 損		下卦七 謙 咸 遯 蹇 漸 旅 小過	十五卦皆取山
兌	純卦一 兌	上卦七 隨 大過 咸 夬 萃 困 革		下卦七 履 臨 睽 損 歸妹 節 中孚	十五卦皆取澤

易八卦而配象者十有四。聖人無容心焉。惟其象而已。乾之象無假於金。故獨取於天。巽之象有取於木。故不獨取於風。其爲五行一也。一取一否。在象故也。水在雷天之上則爲雲。雲者水之氣也。出乎山之下則爲泉。泉者水之萌也。在雷之下則爲雨。雨者水之施也。無非水者。故正卦曰水。以言其體。火之合乎雷者爲電。其出入乎地而照臨萬物者爲明。無非明者。而日爲明之大。故正卦曰明。以言其用。經之互相發明也。如此說卦之於離坎。言水火。言雨。言電。而獨不言雲。非缺文也。發之於象。略之於說。以明八卦之所爲。非止於說卦之所舉者。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乾卦四德之圖

元	亨	利	貞
善之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之會 嘉會足以合禮	義之和 利物足以和義	事之幹 貞固足以幹事
仁	禮	義	智
春	夏	秋	冬
仲 叔 義 天地之仁氣		仲 叔 和 天地之義氣	

在乾爲四德。在它卦變易不同。雖具四者。與乾異意。觀其彖辭可知矣。

元在乾爲始。在它卦爲大。元亨利貞雖並列爲四德。然元以統天資始。必至於流形。利以御天變化。乃正其性命。元亨利貞相因之理如此。故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

乾不言所利。以其大也。坤者乾之配。猶有所指言也。隨臨无妄革。雖具四者。然彖或釋之曰大亨正。或曰大亨以正。則異乎乾之不言矣。古說以貞爲信。非也。幹事必以智。智而鑿。則物有失其性命之情者矣。智者行其所無事。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言智而正。其惟孟子乎

四德旁通之譜

四德七卦
- 乾　元亨利貞
-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後得主利安貞吉
- 屯　元亨利貞利建侯
- 隨　元亨利貞
- 臨　元亨利貞
- 无妄　元亨利貞不利有攸往
- 革　元亨利貞

三德十三卦
- 蠱　元亨利涉大川
- 蒙　亨利貞
- 需　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 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 離　利貞亨
- 咸　亨利貞
- 恒　亨无咎利貞
- 遯　亨小利貞
- 萃　亨利見大人亨利貞利有攸往
- 兌　亨利貞
- 渙　亨利涉大川利貞
- 小過　亨利貞
- 既濟　亨小利貞

二德二十二卦
- 大有　元亨
- 升　元亨
- 鼎　元吉亨
- 比　元永貞
- 噬嗑　亨利用獄
- 賁　亨小利有攸往
- 復　亨利有攸往
- 大過　利有攸往亨
- 巽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 未濟　亨无攸利
- 困　亨貞大人吉
- 旅　小亨旅貞吉
- 節　亨苦節不可貞
- 否　不利君子貞
- 大畜　利貞利涉大川
- 大壯　利貞
- 明夷　利艱貞
- 家人　利女貞
- 蹇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 損　可貞利有攸往
- 漸　利貞
- 中孚　利涉大川利貞

一德十六卦
- 小畜　亨
- 履　虎尾不咥人亨
- 豐　亨
- 震　亨
- 泰　小往大來吉亨
- 謙　亨
- 坎　維心亨
- 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 豫　利建侯行師
- 剝　不利有攸往
- 解　利西南
- 益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 夬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 歸妹　征凶无攸利
- 師　貞
- 頤　貞吉

不言德卦
- 觀
- 晉
- 睽
- 姤
- 井
- 艮

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

時乘六龍以御天。維潛亢可也，其六體者其惟舜乎。

陰陽剛柔仁義奇耦之數可見也

立天之道：天陰　天陽

六畫　上九　亢龍　舜命禹攝　巳　四月　天之上　故曰高而無民　上九

五畫　在天　飛龍　舜格文祖　辰　三月　九五

立人之道：人義　人仁

四畫　躍　躍龍　卯　二月　人之上　故曰中不在人　九四

三畫　君子　舜居攝　君子　寅　正月　人之下　君子非龍而象言六龍見其可龍能即舜乎　九三

立地之道：地柔　地剛

二畫　田　舜歷試　見龍　丑　十二月　九二

一畫　潛　舜升聞　舜陶漁　潛龍　子　十一月　地之下　故曰潛龍勿用　初九

故易六畫而成卦

乾自子至巳而六位成，時乘六龍亦然，變而通之，無乎不在

乾皆陽爻，故著用九。

坤皆陰爻，故著用六。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一爲庶人，上爲宗廟，謂之位可也，故曰六位時成。謂之无位可也，故曰高而無民

二千一百九十

二十五

坤卦履霜之圖

天：上六　十月亥　堅冰　坤

六五　九月戌　履霜　剝

人：六四　八月酉　觀

六三　七月申　否

地：六二　六月未　遯

初六　五月午　姤

遯理而悟，則无平不陂，已當艱於泰之六三。遯形而悟，則履霜堅冰，猶當謹於坤之初六。

坤初六，方一陰積，四變而後履霜，五變而後堅冰。五月一陰始萌，而履霜堅冰之理已兆於此，不能折蘖鎖萌，待其履霜而後救，雖欲堅冰之不至，不可得也

稽疑卜筮之圖

二千一百九十

卜五　鄭注周禮謂之五也

曰雨　曰霽　曰蒙　曰驛　曰克

占用二

衛孫文子卜追鄭，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征者凶，則禦者衍也。

衍：晉趙鞅卜救鄭，兆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此卜以衍忒爲占也

忒

筮二

貞（內卦）：貞爲主，悔爲客，入歸魂世在三，貞在六，故貞風爲秦，悔山爲晉。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此六爻不動，故專以貞悔言吉凶。

悔（外卦）：歲秋而風落山，是風行而山忒也

占用二

衍：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帝乙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此筮以衍忒爲占也

忒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趙鞅卜救鄭，使史龜、史趙、史墨占之，亦三人占也。龜兆易皆有三，故占必以三人，然又不止於此，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筮者占僉謀

三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士喪禮卜筮占者三人。古者貴賤通用三龜，如卜筮並用三代法。兆

三

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

左傳論筮不言周易者象三易。卜必三龜，筮或止以周易者，有小大，且筮短龜長，古人重卜，然占之亦不止一人。易

二十六

汝則有大疑

汝	卿士	庶人	卜筮
大卜國大師則貞龜　一曰詢國危	大卜國大遷則貞龜　二曰詢國遷		大卜凡國大正　卜立君　卜大封　三曰詢立君
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舜禹於天　朕志先定　周禮所謂詢並謂君	詢謀僉同	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　是之謂大同
盤庚遷毛　若射之有志　周禮所謂詢國遷	朕及篤敬　恭承民命	王命衆悉至于庭	各非敢違卜　卿士庶民雖曾逆命　汝則從龜從筮從
周公將黜殷　肆予沖人永思艱　所謂詢國危	奠邦由哲	民獻有十夫予翼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從逆與盤庚同
幽王不能謀乃心　謀臧不從　不臧覆用	幽王卿士不能謀　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	民雖靡膴　或哲或謀　或肅或艾　非無能　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　謀者幽王不能用謀之	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　卜不襲吉
武王伐殷　朕夢協　有越厥志　汝則從　周公作洛　旦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	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卿士從	百工播民和　孟津不期而會　百姓厭角稽首　庶民從　四方民大和會	朕夢協朕卜　惟洛食　龜從　筮從　是之謂大同
汝則從	卿士逆	庶民逆	龜從　筮從　吉
汝則逆	卿士從	庶民逆	龜從　筮從　吉
汝則逆	卿士逆	庶民從	龜從　筮從　吉
汝則從	卿士逆	庶民逆	龜從　筮逆　作內吉　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　用作凶

左傳爲例　易筮占法　無著缺之

左傳爲例	易筮占法		
世動取世	陳敬仲之生　筮遇觀之否　觀䷓　否䷋　觀四世卦六四動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晉侯欲納王　筮遇大有之睽　大有䷍　睽䷥	大有三世卦九三動故曰公用亨于天子之卦知吉也
世不動取應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　筮之遇歸妹之睽　歸妹䷵　睽䷥　歸妹世在三上六動女承筐無實知不吉也	叔孫穆子生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明夷䷣　謙䷎	明夷世在四　初九動取明夷于飛一爻　其言吉而不終詳矣
兩爻俱動　世應斷之　世應不動　先後斷之			
六爻俱靜　用世斷之　或只以貞悔	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遇蠱　蠱䷑　蠱不變世在三故貞爲秦悔爲晉風落山秦克晉也	晉楚戰于鄢陵　筮之其卦遇復　復䷗	復不變世在初一陽復於子陽長則陰消故南國蹙知晉勝楚
六爻俱動　用應斷之　兼論貞悔			
五爻俱靜　動者斷之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　屯䷂　比䷇　屯二世卦初九動之比初九盤桓利居貞故吉	季友生桓公筮之遇大有之乾　大有䷍　乾䷀　大有三世卦六五動爲乾爲君爲父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崔杼欲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　困䷮　大過䷛　困一世卦六三動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趙鞅欲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泰䷊　需䷄　泰三世卦六五動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故知宋不可敵
五爻俱動　靜者斷之　兼以卦象	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　艮䷳　隨䷐　隨之八乃六二故史曰是謂艮之隨知其爲六二也五爻皆九六而二獨八少陰之數也卦乃澤中有雷之象二乃係小子失丈夫穆姜之謂矣史與姜之說皆詭辭也		

卜筮旁通諸譜

三兆

其經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頌即繇辭

一曰玉兆

鄭氏以五色重以墨折為十二百來可據

二曰瓦兆

龜筴傳龜兆分十二月或春參之日數

四兆 方功義方 每兆皆四部

三曰原兆

四兆之義未聞注謂如易之上下篇是也

八命

一曰征 大指是

二曰象 灾變而占又卜祝卜稼之類

三曰與 卜宰卜右之屬

四曰謀 有所謀議

五曰果 果謂有決司馬子魚公龜之類

六曰至 卜世卜年之類

七曰雨 占雨暘

八曰瘳 全條是

不疑何卜

楚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晉荀瑤伐齊長武子請卜知伯曰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亦是卜不襲吉

古有常事之卜冠昏祭祀喪葬時日之屬軍旅卜御右家卜宰害卜戒社卜稼之類皆卜之常也非常之卜建都行師立君封國之類所謂大疑緣及卜筮無疑何卜之有

卜不襲吉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

四卜郊五卜郊皆非禮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而況五乎此常事之不襲吉

哀二年鐵之戰晉趙鞅卜戰龜焦樂丁曰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趙鞅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卜不襲吉

楚右司馬子國之卜觀瞻日如志已師至將卜師王日如與志何卜焉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君子不順卜筮

衛孔成子筮公子元遇屯筮立縶遇屯之比不立縶者已有定志求不習吉之義

違卜

卜非所宜

晉卜右變鄭吉弗使欲子韓施氏卜宰臣司須吉以讓鮑國後諫受違卜之橘推賢違卜稱吉

晉獻公筮杼皆違卜而山以驪姬為夫人取棠公妻不待卜而知其必凶

衛侯卜過中年龜無遂過之邾文公卜遷于繹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遷而邾子卒

衛侯行險僥倖 邾子行法俟命

靈王卜得大下不吉抵龜南蒯將叛枚筮遇坤之比吉凶之兆不問卜非所宜則一

筮短龜長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龜天產故長蓍地產故短古人先筮後卜者取決於卜

洪範但言龜從筮從不言龜逆筮從亦以短長之異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違卜吉亂晉

三易

其經卦八

一曰連山

其別皆六十有四

八筮即八卦所遇八頌其繇八取其義

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

九筮

一曰巫更 遷改之事

二曰巫咸 人情如否

三曰巫式 法制之事

四曰巫目 事衆九目

二十九

五曰巫易 變易之事

六曰巫比 四校之事

七曰巫祠 祭祀之事

八曰巫參 參御皇書

九曰巫環 [illegible]

擇建立卜筮人

總卜筮官

三兆三易三夢之占皆掌於大卜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官

卜師上士四人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王者之尊天如此大卜以下大夫為之不亦宜乎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龜人中士二人

占人下士八人

菙氏下士二人

筮官

記謂天子無筮非無筮官大事先筮而後卜天子之所親卜而已天子道以筮則巡守有用筮諸侯則非其國不筮

簭人中士二人

卜筮人阿黨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

魯穆姜欲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曰亡

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

月令孟冬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占夢眂祲 卜筮之助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古人以夢協卜亦占之助

占夢中士二人

夢帝賚予良弼 皆夢之

夢帝與我九齡 經見者

斯干熊羆虺蛇 皆善占

無羊旐旟衆魚 夢之占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卜官之職故老皆可也

三十

夢有三夢則亦用三人之占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作煇未然

眂祲中士二人

十煇之法不屬史而屬卜者八命二曰象然則天文之可以數推者屬於史而十煇之吉凶必卜之而後決與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捨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於已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為審也鬼神猶不可數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以蓍龜以為卜筮立之官守為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晉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丘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既立其人則法數在所謹矣龜不離乎五行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五也蓍不離乎四象故曰貞曰悔至於占則皆以衍忒故曰占用二也龜有體有色有墨有坼畢者之占愈詳稽疑所言則其氣色而已易

有卦有爻有象稽疑之所言則卦而已舉其一而可以類推也得時得敵得方得位得姓莫非衍者失則忒矣秦遇蠱得時也晉遇復得方也文公遇大有得位也趙鞅得水適火得姓也穆叔之繇莊叔得敵也觸類推之得皆衍而失皆忒也然而象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徧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衆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牲之日脅冠之日賓生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誓之卜笑獨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遽捨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剬謀之所謂官占可考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代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稽哉故五占從其多

而以龜筮為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邾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為知命也龜筮之為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陽蓍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可以作內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主乎卜筮卜筮主乎龜蓍故也然聖人之為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娶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為市假卜為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皆若符契自秦滅學而疇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淺駁後世莫能明古人之法遇民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寗謂左氏失也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為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尚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於占夢視祲亦卜筮之助也特職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盡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

庭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非所以為稽疑矣然豈有它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臧者違而不臧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於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盤庚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畧卜筮言書者昧昧於稽疑故以易範周官參攷之而摭左氏之遺法譜而載之以存其梗槩云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

圖

帝王經世圖譜

皇極建用之圖

建極作極敷言之異。而總謂之建用皇極者。建不足以化而後作。作不足以輩而後言。作與言輔建之不及。而同歸乎建者也

建極

觀風爲教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作極

責文爲政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毋虐煢獨而畏高明。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敷言

咸光爲言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作民父母。能作民父母。然後可以爲天下王。

合而言之

建極　作極　敷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分而言之

建極　觀

作極　責

敷言　咸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為異覺有先後性不得為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五福萃於吾身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雖不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咸得於觀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民之性明而易覺者咸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於都俞而其錫君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之謂建極此易之觀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皇建其有極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錫汝保極也然民之性明而易覺者鮮有中人焉非建極之所能感褒善救失有待於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為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於作極而後無有天下其多於中人而其可上可下特未定也故因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為而有猷已謀而有為已為而有守其是否之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于極亦不罹於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於行其言矣然獎

獨之言易畀而難達高明反是虐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於有能有為則能行之異於言之者矣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於極國所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於能身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也不能使願立於朝則棄賢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於小人之無好德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則交物矣吾心之不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於始由而忘之以體道於終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顓蒙之難開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敷言而已道至於言末也不得已也性順天理以廸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敷言而後覺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德可以為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如

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為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於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諭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以作極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為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賁也作極可已也賁而無咸也敷言可止也咸者兌上之卦聖人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於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於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咸其輔頰舌不信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免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服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乎吾厭說書者混并紛擾而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之圖

洪範三德	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 平康 正直 一曰正直 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沈潛 剛克 二曰剛克 彊弗友 剛克 惟辟作威	皇則受之 而康而色 高明柔克 三曰柔克 燮友柔克 惟辟作福
夔數胄子	直而溫	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	寬而栗
皋陶九德	亂而敬 擾而毅 直而溫	簡而廉 剛而塞 彊而義	寬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舜好生之德	民協于中	刑故無小 否則威之	宥過無大 格則承之 庸之
商成湯至于帝乙	克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	要囚殄戮 多罪亦 克用勸	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
周三典 康叔 君陳	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刑平國 用中典	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殺 刑亂國 用重典 三細不宥	眚災適爾 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 可殺 刑新國 用輕典 寬而有制
中庸 仲山甫 孔子 君子之道 子思	恭而安 於吾言無所不說 淡而不厭 平之以和 敷政優優	剛亦不吐 不畏彊禦 由也兼人故退之 簡而文 威而不猛 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 民遁臣虐	柔亦不茹 不侮鰥寡 求也退故進之 溫而理 溫而厲 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 柔遠能邇
易 乾九 坤六	乾九二 易中正 坤六二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剛得中 乾九二	用六利永貞 柔得中 坤六五
天道	天道福 善禍淫	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 刑以秋冬 天之寒 曜殺戮 嘖嘖嚴之	遇恩揚善 頃天休命 賞以春夏 天之生 殖長養 教育情之
詩 樂 春秋	頌五聲和 八風平 樂動四 氣之和 春秋懲惡 以勸善	五 小雅怨而 不貳怨而 不言 春秋志而 晦盡而不 汙 樂則氣 不怒	樂柔氣不 關雎樂 而不淫哀 而不傷春 秋微而顯 婉而成章 婉而辨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何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則剛克燮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以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一事之剛柔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否則威之是也詎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柔會於極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聖中庸之所以爲中庸君之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與夫六經之所以載道孔門之所以表善而救失未有能捨此者也徂征之衆方合而干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於未及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於丘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忮不求方以稱由之縕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於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時爻以爲人其爲變無方要以中而爲主

則會於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故知德之不可執一而不知偏勝之失無異於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於箕子之三德而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於福威雖嚬咲抑揚之間而剛柔著矣至於福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足矣而又曰惟辟玉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共覺而禮之所寓常若不足覺曾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纓之曲縣若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於于奚者慮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君人皆知之矣故王政行王食可以假人其齊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彊弗友燮友皆歸於平康而剛柔會於極矣會於極則烏覩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於極者也夔之典樂皋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於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勸也歟

五行五事庶證配合之譜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土爰稼穡。稼穡作甘。

五事

四曰聽	三曰視	一曰貌	二曰言	五曰思
聽曰聰。聰作謀。	視曰明。明作晢。	貌曰恭。恭作肅。	言曰從。從作乂。	思曰睿。睿作聖。

庶證

曰寒	曰燠	曰雨	曰暘	曰風

休證

謀時寒若。	晢時燠若。	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	聖時風若。

咎證

急恒寒若。	豫恒燠若。	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	蒙恒風若。

皇極　三德

二曰剛克。彊弗友剛克。沈潛剛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陂。惟辟作威。無畏高明。

一曰正直平康正直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無反無側。

三曰柔克。燮友柔克。高明柔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有作好。無偏無黨。無偏。惟辟作福。無虐煢獨。

皇極　五事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思
貌之極曰恭作肅。	言之極曰從作乂。	視之極曰明作晢。	聽之極曰聰作謀。	思之極曰睿作聖。
時雨若	時暘若	時燠若	時寒若	時風若
五福	五福	五福	五福	五福
貌之不極曰狂。	言之不極曰僭。	視之不極曰豫。	聽之不極曰急。	思之不極曰蒙。
恒雨若	恒暘若	恒燠若	恒寒若	恒風若
六極	六極	六極	六極	六極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藏	腎	心	肝	肺	脾
神	精	神	魂	魄	意
官	耳	舌	目	鼻	四肢
常	智	禮	仁	義	信
事	聽	視	貌	言	思
色	黑	赤	青	白	黃
聲	羽	徵	角	商	宮
味	鹹	苦	酸	辛	甘
臭	朽	焦	羶	腥	香
形	曲	銳	直	方	圜
蟲	介	羽	鱗	毛	臝
牲	豕	馬羊	雞	犬	牛
器	權	衡	規	矩	繩
時	冬	夏	春	秋	長夏
方	北	南	東	西	中
星	辰	熒惑	歲	太白	鎮
日	壬癸	丙丁	甲乙	庚辛	戊己
辰	亥子	巳午	寅卯	申酉	辰戌丑未
祀	行	竈	户	門	中霤

五行

	一曰水 天一 地六	二曰火 地二 天七	三曰木 天三 地八	四曰金 地四 天九	五曰土 天五 地十
性	潤	熯	敷	斂	溽
氣	冽	炎	溫	清	烝
位	下	上	左	右	中央
方	北	南	東	西	中央
形	曲	銳	直	方	圜
材	因	革	變	從革	化
事	飲溉	亨治	械器	械器	稼穡
味	鹹 耎	苦 堅	酸 收	辛 散	甘 沖和 緩
養	脈	氣	骨	筋	肉
和	冬	夏	春	秋	調以滑甘
膏	羶 火羊	臊 金犬	香 土牛	腥 木雞	各用休廢之膏，長夏不言可知

五行

一曰水 傷氣	二曰火 傷氣	三曰木 傷氣	四曰金 傷氣	五曰土 傷氣
智 虧	禮 虧	仁 虧	義 虧	信 虧 四端以信爲主
聽 失	視 失	貌 失	言 失	思 失 四事以思爲主
冬 逆令	夏 逆令	春 逆令	秋 逆令	中央 逆令 分王四時
辰星 罰見	熒惑 罰見	歲星 罰見	太白 罰見	鎮星 罰見 四星皆失，鎮乃爲動
不潤下	不炎上	不曲直	不從革	稼穡不成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淫雨傷禾稼。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自上而降，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	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工冶鑄金鐵，金鐵氷滯凋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水旱不時，草木百穀不熟。

五事

草物之類謂之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

	一曰貌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二曰言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三曰視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四曰聽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五曰思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咎	狂	僭	豫	急	蒙
罰	常雨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妖	服	詩	草	鼓	脂夜
孽	鱗蟲	毛蟲	羽蟲	介蟲	蠃蟲
旤	雞	犬	馬羊	豕	牛
痾	體	口舌	目	耳	心腹
眚	青	白	赤	黑	黃
祥	青	白	赤	黑	黃
沴	金沴木	火沴金	水沴火	土沴水	金木水火沴土

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浸深。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

五行

洪範 生出之序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六府 相治之序

水	火	金	木	土	穀
治火	治金	治木	治土	治水	生五穀，五行循環，周而復始，土爰稼穡

盛德 相生之序

木	火	土	金	水
生火，春王	生土，夏王	生金，中央王，分王四季，正王長夏，數王戊己	生水，秋王	生木，冬王

五行循環，周而復始

五事 庶徵惟五事，故從五事之序，然不可以序言也，故曰事而已。亦用洪範生出之序。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思
人生而有形	形而後有聲	聲而後能視	視而後能聽	四者具而後有思

天人分條之說聖人之訓甚明諸儒汩之使洪範五行五事庶證感通之理黯而不彰甚可歎也天地之與人其勢遼絶而不通其所以相爲感召者惟一氣耳一氣播而爲五行降而在人爲五事五行之氣流行上下而爲庶證然則人之感動乎天天之以行與事示人者其能舍是三者乎天非屑屑以是應人人非區區以是感天同稟乎一氣機緘之相關此動而彼隨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三與八合而成木在人爲貌曲直之象也木之化爲雨故貌之休咎雨實應之四與九合而成金在人爲言聲音之象也金之化爲燥故言之休咎暘實應之二與七合而成火在人爲視大明外景離之目也火之化爲燠故視之休咎燠實應之一與六合而成水在人爲聽水明内景坎之耳也水之化爲寒故聽之休咎寒實應之天五生土在人爲思土之化爲風土者金木水火之所生也思者視聽言動之所資也風者雨暘寒燠之所待也故思之休咎風實應之别而言之曰行曰事曰證合而言之同出乎一機其能不相通相應若合符節哉箕子言之著明易直若此柰何其漢儒汩之而後世諸儒欲舉而去之也然則漢儒汩之如何曰皇極者九疇之主統三德五事以協於五行而休咎福極特其敘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於五事以爲六其於六極則偶合矣於五行庶

證既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之益霧於咎益陰於罰析魚於龍蛇至於歆向父子而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庶證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證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證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六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於三代中才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於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於五事固未至於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然則皇極之統五事柰何曰觀之書可知也正直固皇極之道也既曰剛柔矣而復統於皇極者何也用則於弗友而沈溍之用柔於燮友而高明之故三德無非極者而於五事亦然肅乂晢謀聖極也狂僭豫急蒙不極也極于一事則休于一證福隨之矣不極于一事則咎于一證極隨之矣事證之相感各緣其類福極之應則不可強合視其德之厚薄失之大小以爲所得之量數焉耳極之在五事猶沖氣之播於四時豈曰和於春而逆知三時之皆和乖於冬而逆知三時之不可以復和耶顧其所用何如耳然則漢儒言如是則五行失其性亦盡矣乎推庶證而至於妖孽旤痾眚祥相沴之說經所無有亦可信乎曰五行之理廣大悉備漢儒未舉其一隅而況盡之乎

且五行萬物之本也其寓於人者爲藏爲官爲神爲竅爲事爲常而後一身得以生其寓於天地者爲時爲氣爲日爲星爲方爲辰而後百化得以興其寓於物者爲形爲材爲聲爲色爲臭爲味而後萬類得以成至於蟲之爲蟲牲之爲牲器之爲器靈之爲靈皆此氣之寓焉者是故五行有性有氣有位有形有材有事有味箕子之疇互見而兼該焉獨詳之於味者味所以養人者周禮備之矣人五行之秀氣參天地而用萬物者人君又其聰明而人所賴以爲父母則表一服食器用嚬笑動靜之間已足干天地之和召五行之變而豈止若漢儒所言數條而已哉畧舉其凡則以五常五事協之四時五氣如漢天文志五星之説庶幾得之而五行志之條目亦其舉偶不可廢也至於妖孽旤痾眚祥相沴之屬皆咎證之類人君所賴以警戒而正厥事者祥桑鳴雉拔木偃禾皆爲商周之師保何可忽哉吾慮君子厭漢儒之拘牽故依經訂傳譜而明之庶不因噎廢食視天人爲適相值以啓小人無忌憚之説使箕疇庶證槩於無用亦惓惓不忘之義云爾至於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庶證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微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證貫通之圖

五紀	庶證		宰夫八職	宰夫	司會
一曰歲	王省惟歲	王	六官之長受歲會貳 贊之冢宰總六官 詔王廢置故王省惟歲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以歲會致歲成
二曰月	卿士惟月	建正卿 立貳中大夫	六官之貳皆治要 正掌官灋以治要 所治所謂月也故卿士所有惟月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會致月成
三曰日	師尹惟日	設攷下大夫 陳殷士 置輔府史胥徒	宰夫卿師亞師士師之屬 司旅所治所謂日也故師尹所有惟日 師掌官成以治凡 司掌官法以治目 旅掌官常以治數	旬終則令正日成	以參互致日成
四曰星辰	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曰曆數	日月歲時無易 百穀用成 乂用明 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 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 家用不寧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風

箕星好風東北之星也

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

箕軫好風

雨

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

畢星好雨

鄭氏以夫從妻論箕好風畢好雨於軫不通今不取

日短星昴（分則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黃道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

冬至日至牽牛南遠極故晷長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

立冬冬至

黑道二出黃道北

北從黑道

日行北陸謂之冬（日在北陸而藏冰）

日行西陸謂之春（西陸朝覿而出之）

春分日在婁日中星鳥

立春春分

青道二出黃道東

東從青道

黃道　黃道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北極九十一度正當赤道天中）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有中道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月有九行（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當交則兩道相合（月之朔交謂之晦）

曰光道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秋分日在角宵中星虛

立秋秋分

白道二出黃道西

西從白道

日行東陸謂之秋

日永星火（柔果而文明故亨）

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去北極六十七度）

夏至日至東井北近極故晷短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

立夏夏至

赤道二出黃道南

南從赤道

日行南陸謂之夏

曰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日晷過而長爲潦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曰暘日晷退而短爲旱

月爲風雨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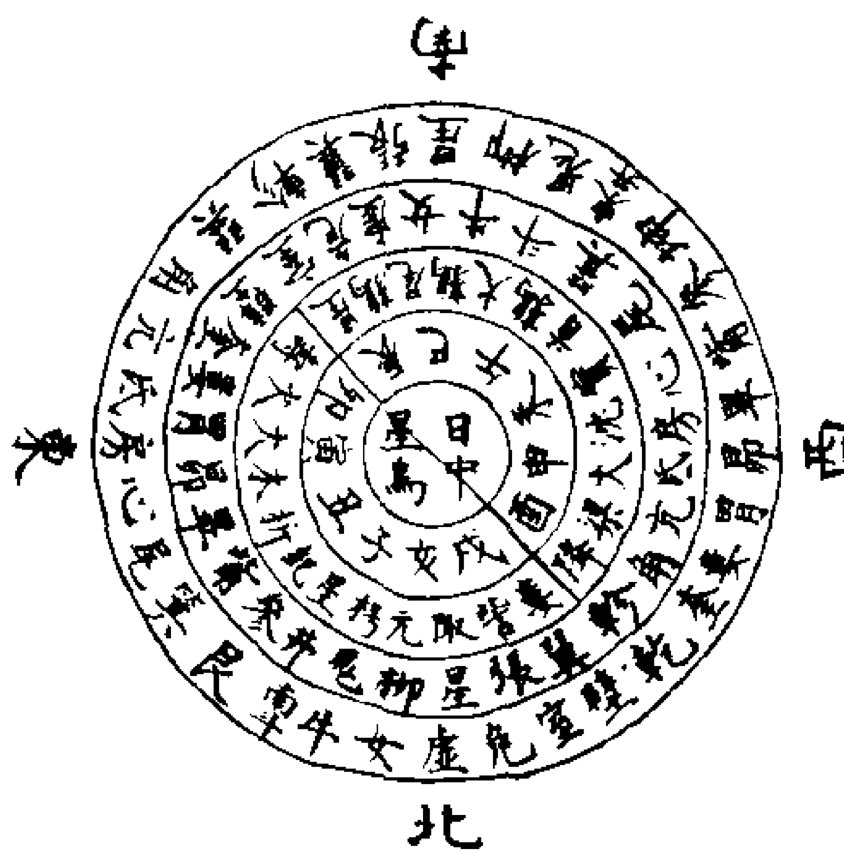
曰燠日之南北失節晷退而短爲常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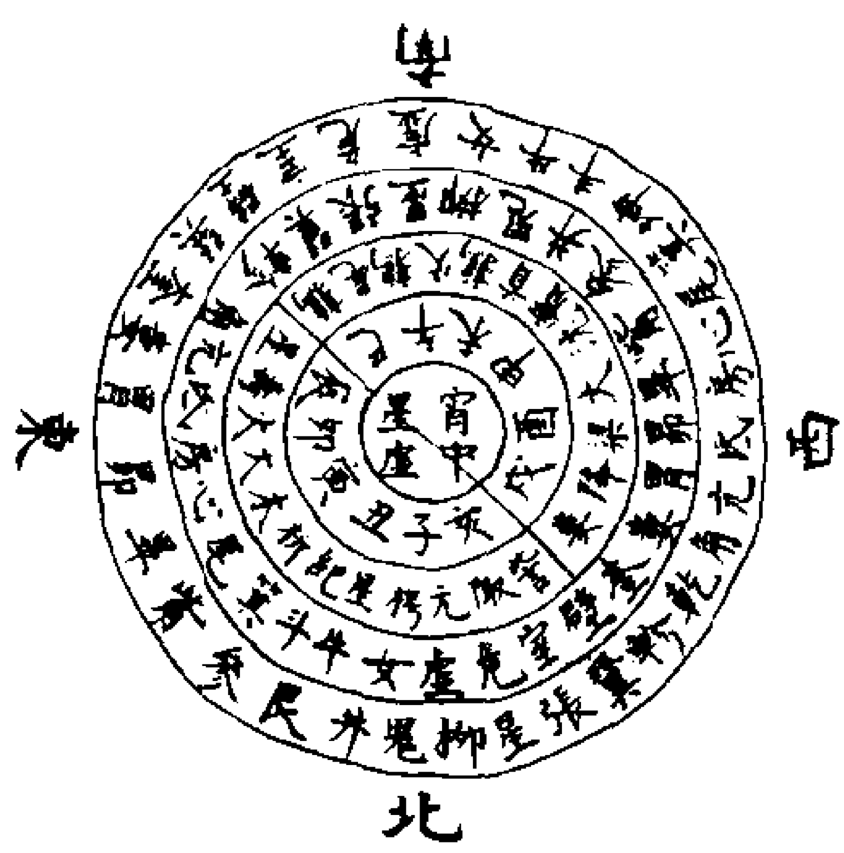
日爲寒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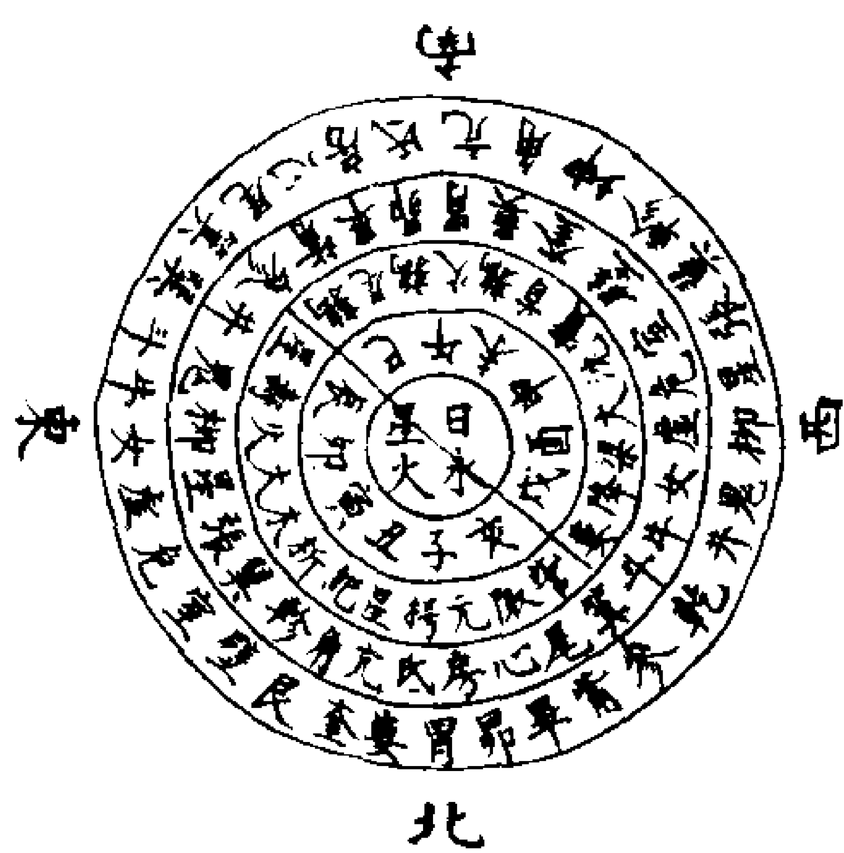
曰寒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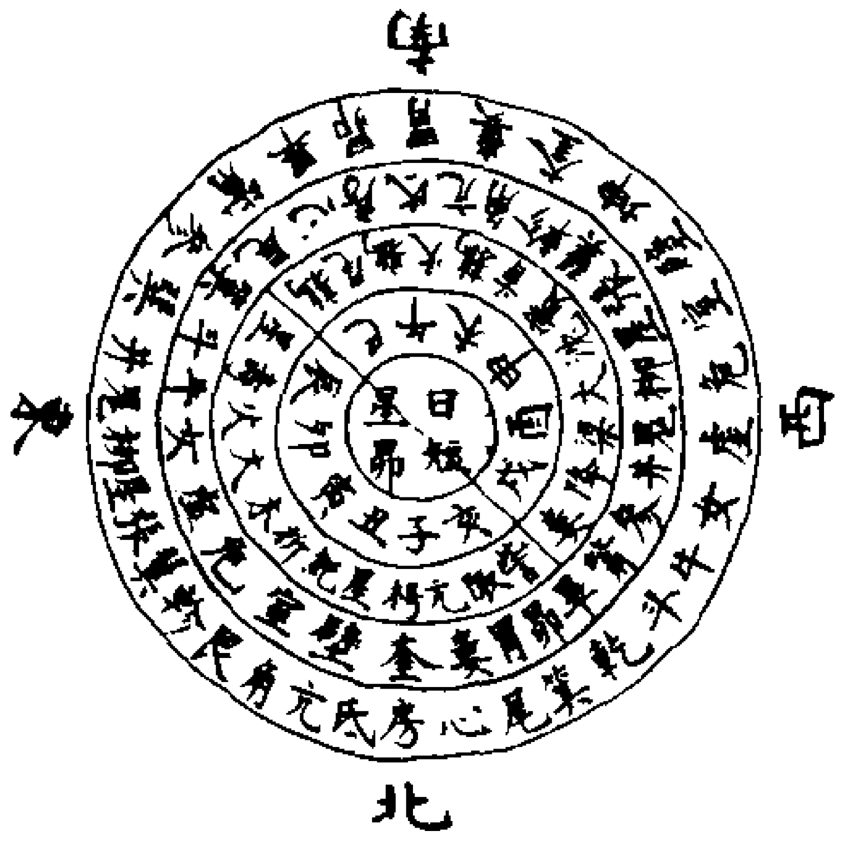
曰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

堯典中星









三曆日星不同皆歲差所致

堯典	月令日星（朱曆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illegible]）
日中星鳥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日永星火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宵中星虛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日短星昴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漢曆

日星	日所在	黃道去極	晷景	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立春	危七度二十一分進二	百六 弱少	九尺六寸	晝四十八六分 夜五十一四分	畢五 少弱 進三	尾七半 弱進 三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進三	百一 強	七尺九寸五分	晝五十八分 夜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 弱進 四	箕六 大弱 進三
驚蟄	壁八度三分進一	九十五 強	六尺五寸	晝五十三三分 夜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 少弱 進三	斗少 進三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 強少	五尺二寸五分	晝五十五八分 夜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 強進 二
清明	胃二度十七分進二	八十三 弱少	四尺一寸五分	晝五十八三分 夜四十一七分	星四 大進	斗二十一半 進二
穀雨	畢二度半十六分進二	七十七 強大	三尺二寸	晝六十五分 夜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 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十六度半四分進五	七十三 弱少	二尺五寸二分	晝六十二四分 夜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 大 進二	女十 少弱 二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進四	六十九 弱大	一尺九寸八分	晝六十三九分 夜三十六一分	角六 弱	虛 大弱 進二
芒種	井十度十三分進三	六十七 弱少	一尺六寸八分	晝六十四九分 夜三十五一分	亢五 大 進一	危十四 強進 二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進三	六十七 強	一尺五寸	晝六十五 夜三十五	氐十二 少弱 進二	室十二 少弱 進二
小暑	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 強大	一尺七寸	晝六十四七分 夜三十五三分	尾一 大強 進三	奎二 大強 十七
大暑	星四度三分進二	七十	二尺	晝六十三八分 夜三十六二分	尾十二半 弱 進三	婁三 大 進二
立秋	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七十三 強半	二尺五寸五分	晝六十二三分 夜三十七七分	箕九 大強 進三	胃九 大弱 進二
處暑	翼九度十六分進二	七十八 強半	三尺三寸三分	晝六十八分 夜三十九二分	斗十 少 進二	畢三 大 進二
白露	軫六度二十三分進一	八十四 強少	四尺三寸五分	晝五十七八分 夜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 強進 一	參五半 強進 四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半 強	五尺五寸	晝五十五二分 夜四十四八分	牛五 少	井十六 少強 進三
寒露	亢八度五分進三	九十六 強少	六尺八寸五分	晝五十二六分 夜四十七四分	女七 大 進一	鬼三 少強
霜降	氐十四度三分進二	百二 強少	八尺四寸	晝五十三分 夜四十九七分	虛六 大 進一	星三 大強 進一
立冬	房四度十九分進三	百七 強少	一丈四寸二分	晝四十八六分 夜五十一四分	危八 強進 二	張十五 大強 進二
小雪	箕一度二十六分進三	百十一 弱	一丈一尺四寸	晝四十六三分 夜五十三七分	室二半 強進 三	翼十五 大強 進二
大雪	斗六度一分進三	百十三 弱大	一丈二尺五寸六分	晝四十五五分 夜五十四五分	壁半 強進 一	軫十五 少強 進一
冬至	斗二十一度八分進一	百十五	一丈三尺	晝四十五 夜五十五	奎六 弱	亢二 少強 進一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一	百十三 強	一丈二尺三寸	晝四十五八分 夜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 強進 一	氐七 少弱 進二
大寒	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百十一 弱大	一丈一尺	晝四十六八分 夜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半 強進 一	心半 進三

庶證既通乎五事又通乎五紀何也曰王者之五事修諸身者也本諸五行而庶證者五行之流散也王者之政事見於職者也應乎五紀而五紀者庶證之所由出入也職存乎人時協乎天情在於下法在於上以人而合天治之所以興也捨法而徇情亂之所以致也通乎五事者修吾人以感乎天通乎五紀者取諸天以驗乎人其爲證則一也位有尊卑事有詳要職有勞逸所位彌尊所事彌要尊者事其逸卑者代其勞在天在人無二理也王所省者歲會王歲之象也卿士所省者月要卿士月之象也師尹所省者日成師尹日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王卿士師尹無易則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也反是則天之時失其常而物從之人之治失其序而人從之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情之徧乎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法之存乎臣之證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卿士捨法守以徇民情而致亂之證也故曰取諸天以驗乎人也天者人之驗則人是以感天矣庶證以時爲休咎時以職爲得失月之從星卿士實感之也歲月日時之無易日月歲時之既易亦修諸人而關乎天者

也堯以曆象授時舜以璣衡齊政凡以察此而已然則洪範傳言日爲寒溫月爲風雨信乎日行有冬夏既言日月則失行而爲災異獨月哉然則日月之爲咎證何以異曰吾聞之矣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歸尹卿士之得失係民之休戚關天之和否如此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如之何曰明乎王之道而辨乎臣之職謹乎曆數以協歲月日時之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人職修焉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而天功成焉如是而休證之不應猶有極備極無之凶吾不信也曰日月之行可得聞乎曰堯典著之矣月令詳之矣漢志備之矣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稱四時之序不曰有四時而獨曰有冬夏何也二分陰陽之中也二至陰陽之極也寒燠之衰於是乎取之其極猶不可違所行以從民好而況於其中乎舉冬夏則春秋可知矣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則日之爲寒燠暘可觸類而推矣穆王之命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言民之欲惡何常徇其無常則艱守吾之有常則易是故謨烈之所啓佑則日月冬夏之行也

捨之而從星則亂矣。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民惟卿士之從可也，月而從星不可也。此以庶證告卿士之說也。然則堯典、月令、漢曆之日星咸不同，何也？曰：是歲差之所爲也。何承天知之明矣，唐一行論之詳矣。逆考乎千歲之上，下推乎千載之後，其精微不可悉合，大較可睹矣。周之盛也，以八法治官府。大宰之施灋于官府也，建其政，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又有宰夫以辨其八職。正師司旅，秩然其有斂也。歲會、月要、日成，井乎其有條也。攷之於司會，聽之於冢宰，而後詔王而斟酌焉。此周公用庶證之成法也。吾病釋經者之未詳，五行傳獨諄諄乎五事之休咎，故圖列之，且究其說如此。

五紀旁通之圖

晷景、中星、分野、躔次、閏法，悉已見它圖，稽更不重出。

	庶證	歲	月
	晉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五紀不及時者，時統於歲。星辰日月正，則時定而歲成矣。	周天之度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效，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	月從晦至朔，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與日會。日月十二會，不盡周天度十一度有奇，故置閏月以定四時。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離合，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
洪範四五紀		一曰歲 歲有星，有陰，有陽，有名。	二曰月 月有陽，有名。斗建隨月而指，常與日合，閏則指兩辰間。
	庶證	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
堯典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馮相之常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保章之變也。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月：殷仲春、仲秋，正仲夏、仲冬。
周禮	宰夫、司會	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司會：以歲會攷歲成。	月終則令正月要。以月要攷月成。
馮相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十有二歲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馮相掌其常，保章志其變。	十有二歲：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十二歲一小周。千有二十八年一大周，太歲爲陰，左行於地。	春秋：十有二月（自正至十二）
禮記（月令）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正月、十二月爲例。	季冬：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孟春之月。月窮于紀。
禮運		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	月以爲量。
爾雅		歲陽：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周十二辰爲日日行大一度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匝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以甲乙終于六旬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斂

三曰日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乃冬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極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極遠其中道營于外歲衍道日以數斂光道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衍郎於所交虧薄生焉

二十八星爲經星以紀氣節日月所會爲十二辰以紀交會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舍孔安國以爲辰制下屬數制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東方七宿赤道七十五度曰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曰斗星大火析木北方之宿赤道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曰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曰星紀玄枵娵訾西方七宿赤道八十度曰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曰降婁大梁實沈南方七宿

四曰星辰 赤道一百十二度曰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辰曰鶉首鶉火鶉尾壽星星數之七也世珠合璧五紀之末辰木有經而不緯書也月有晦朔星有會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故衍生焉金水與陽先後日下遂則先日速遲而復留而後逆與日遠遠而復速速與日離從先日遲逆而遲者夕生焉月五星各有於衆而七宿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之多少均之當於生焉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衍焉

歲有章蔀紀元有分差月有弦望晦朔有閏餘

五曰曆數

日有分至交食經星有昏旦氣節辰次緯星有合見留行疾遲速逆順斗有建歲星有躔度超次

師尹 惟日 日 寅賓出日敬致 寅餞納日 日中 日永 宵中 日短 旬餘則令正日成 以象考日成 冬夏 十日 自甲至癸 致日 其日甲乙 日在營室 季冬之日窮于次 以日爲紀

庶民 惟星 星鳥 星火 星虛 星昴 星辰 十有二辰 自子至亥 自壽星至鶉尾 二十有八星 自角至軫 昏參中 旦尾中 星回于天 以星爲紀

壽星角亢也 大梁氐也 天駟房也 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謂之大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 星紀斗牽牛也 玄枵虛也 顓頊之虛虛也 北陸虛也 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 降婁奎婁也 大梁昴也 西陸昴也 濁謂之畢 咮謂之柳柳鶉火也 北極謂之北辰

歲月日 時無易 曆象

辯其敘事以會天位 敘日月以辨四時之敘

正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爲常

季冬令以待來歲之宜

曆象授時之圖

分 天地之數仁之氣 命 義 仲 數之中也 中 叔之數東之中 命 義 叔 因而重之也

皆言所治之方 宅嵎夷曰暘谷 宅南交

迎之致日寅 寅賓出日 所謂曆日月而迎送之 冬夏致日 短長之極致 敬致

日夜分春陽中以日言 日中 日長極景短極 日永

南方七宿昏見南方 星鳥 鶉鳥則夏龍秋玄武冬虎可知 東方七宿昏見南方 星火 鶉火則春鶉秋枵冬梁可知

春秋爲陰陽之中故言殷 以殷仲春 冬夏爲陰陽之正故言正 以正仲夏

時氣寒而農事方作故厥民析 厥民析 老幼在室壯者在田 時氣煖而農事急故厥民因 厥民因 老幼因就壯者畢出在田

鳥獸孳尾 鳥獸希革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平在所以言於日星之上者有二義作訛成易天地人之所同載和之所平據平在者之上人事有輔相之宜焉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者蓋象之矣又所平秩者衆二月之事不止爲仲月仲月以分至紀曆象爲平者以其有餘不足也秩者以其先後緩急也三時言秩則功之方興也推易言在則功之已成也方興者秩之已成則允在天之和否在物之豐耗在人之動情皆可得而知矣故寅秩言在察之審則爲之備者至矣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於三時未嘗不在月令七月自十月至二之日所行有序於

正月 大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二月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耕者少舍乃修闔扇祀不用犧牲

三月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無伐桑柘勸蠶事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四月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五月 養壯佼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毋用火南方

六月 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分命和仲 和天地之義氣分別於義

宅西曰昧谷

寅餞納日 送之故曰餞 二分故曰寅餞

宵中 日夜分秋陰中以宵言

星虛 北方七宿昏見南方 舉虛昴則春星夏房可知

以殷仲秋

厥民夷 時氣清而農事息未可以休 民之在田者與夏均

鳥獸毛毨

平秩西成

申命和叔 猶義叔之義

宅朔方曰幽都 變北言朔則終有始也

[illegible]與 不言敬 仲夏同

日短 日短極 景長極

星昴 西方七宿見於南方

以正仲冬

厥民隩 時氣寒而農事休 民皆入室而處

鳥獸氄毛

平在朔易

朔易禾審不秩特舉其詳者言之云爾凡月令十二月事無非平秩平在者今畢舉其切者明之則凡詩書周禮春秋所載上欽天道者皆可觸類而長故平秩天之作訛成易者所以左右民也平秩人之作訛成易者又所以輔相天地也至於析因夷隩將舉居民之一事以明授時之端至於言鳥獸則又授時之極功也

七月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八月 養衰老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 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凡舉大事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九月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天子乃教於田獵 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二十三

十月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以休息之 命將帥講武

十一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十二月 出土牛以送寒氣 命漁師始漁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令告民出五種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命四監收秩薪柴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歲

歲星災祥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於子蟜之卒也(十九年)公孫揮與裨竈晨過伯有氏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此以人事推天數)

昭八年晉侯問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十一年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是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此亦以人事推)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月

閏月差失 閏月失禮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當言正月己丑時史失閏)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一失閏)

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螽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二十四

日

日食災祥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月日時星辰是謂也

昭十七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占日災變

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哀六年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星辰

日食失禮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制也　昭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星辰躔分

襄九年宋災晉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襄二十八年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詳見歲星災祥　神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昭元年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爲祟史莫之知子產曰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三年晉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七年晉侯問士文伯曰何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八年晉侯問史趙詳見歲星災祥　九年陳災詳見星占災變　十年星出婺女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三十一年日食詳見日食災祥

妖星占驗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傳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傳與雨偕也　僖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周內史叔興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冬有星孛

占日布政

莊二十九年冬凡土功日至而畢　昭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星占災變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十八年火始昏見丙子風壬午宋衛陳鄭皆火

占星布政

哀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昭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曆數

曆數差失

文公元年閏三月詳見閏月差失　襄公二十七年日有食之詳見閏月差失　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當在正月己丑日時史失閏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十三年冬十二月螽

日官失職

成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五事八政修人事以本天道者也故繼之以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爲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歷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秋冬夏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爲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爲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爲歷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證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於易矣貢觀大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歷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在璿璣齊政之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於分職亦云謹矣禹受堯舜之傳箕子發

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於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於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至於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尚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尚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曆家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訛成易祈因夷隩之事一聽民之自趍而已至於家數變見視爲偶然而視左氏所記爲浮巫瞽史之說而不加省亦可悲夫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政本洪範五紀合庶證參周禮戴記堯典爾雅之說本之羲和通之月令取左氏傳所載類分之爲圖譜如右凡圖譜之說兹不復出而條其大槩如此

八政旁通之圖

八政			
一曰食	十二牧食哉惟時 足食 后稷 奏艱取魚 網罟取離 洪水之後民食爲急故 唐虞之世稷官爲重 貨以通食之有無先本後末	大司徒 凡周禮地官治野之職古稷官 養生	教典 王制五穀耐用之事 奏艱之利以教天下富 首教之本 以九職任萬民三農之屬也
二曰貨	后稷 交易取噬嗑 懋遷播奏庶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共工 或審曲直勢以飭五材以使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大司徒 凡周禮治市之職皆貨事 養生送死	教典 王制關市之事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以九職任萬民百工商賈也
三曰祀	典秩三禮 秩宗 營室宗廟爲先 家造祭器爲先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封類有祭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送死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祀有樂	禮典 王制喪祭之事 三禮五禮之首 祭祀之職事
四曰司空	伯禹作司空既宅百揆猶兼司空之事水土初平百工事繁 皆工事 司空 舟楫牛馬井臼宮室館榭 共工 百工亦屬司空猶分命 不以百工煩禹	冬官司空 今存考工記餘亡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事典 王制司空之事 居四方時地利所以安 食貨之素
五曰司徒	契敷五教 既析食貨則此司徒專主五教 司徒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十二教三物之屬 大司徒 教典總在司徒散在它官教國子在諸子之屬 謹庠序之教 教有樂	教典 王制司徒之事 教五典擾兆民
六曰司寇	皋陶明五刑 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掌建邦之三典 大司寇 五刑總在司寇散在它官 如鄉刑屬司徒之類	刑典 王制司寇之事 宮禁居五禁之先當欲 禁而無刑 宮刑即宮中之宮刑五刑與五禁互見
七曰賓	秩宗 賓掌五禮賓在其中 三禮特舉其重 納言 太史公云龍主賓客遠人 至然則納言如周太僕 四岳 賓于四門亦主賓客 十二牧柔遠能邇	以賓禮親邦國賓有樂 大宗伯 賓禮總在宗伯散在它官 行人司儀屬秋官之類	禮典 王制聘朝巡狩之事 以禮待賓客之治 賓禮在軍禮之先 合行人知之 八政八曰禮賓 賓客之職事
八曰師	十二牧 蠻夷率服 士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知兵事兼在士 大刑用甲兵 伐柝取服 命禹征苗 惟干戈省厥躬 自愛而有禮 是兵	大司馬 軍政本在司馬軍旅六官皆聽事軍禮同邦國之類 師有樂	政典 王制出征田獵之事 九伐當正先法之所不能禁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 是政以軍禮同之 軍旅之職事
	爲老百揆於八政無所不總 四岳十二牧亦無所不總	冢宰統百官於八政無所不統 樂之通於八政者四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是無所不總

八政時令之圖

但舉綱目言不盡載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孟春	躬耕帝籍 命布農事 祈穀 行冬令則首種不入		其祀戶 祭先脾 迎春祈穀 修祭典 犧牲毋用牝
仲春	耕者少舍 毋作大事以妨農事 行冬令則麥不熟 行夏令則大旱蟲螟	日夜分 則同度量 毋竭川澤 毋漉陂池 毋焚山林	其祀戶 祭先脾 命民社 祠高禖 鮮羔開冰 上丁釋菜 祀不用犧牲
季春	爲麥祈實 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行夏令則山陵不收	命野虞無伐桑柘 后妃躬桑	其祀戶 祭先脾 薦鞠衣 薦鮪 書犧牲 命國難 磔攘
孟夏	野虞勞農 司徒命農勉作 農乃登麥 行秋令則五穀不滋	后妃獻繭	其祀竈 祭先肺 薦麥 迎夏 飲酎
仲夏	大雩祈穀實 乃登黍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 行秋令則果實早成 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關市毋索	其祀竈 祭先肺 大雩 薦黍
季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行春令則穀實解落 行秋令則禾稼不熟	命澤人納材葦 命婦官染采 命虞人入山行木	其祀竈 祭先肺 養犧牲 中央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
孟秋	農乃登穀 始收斂 行冬令則介蟲敗穀 行春令則五穀無實		其祀門 祭先肝 迎秋
仲秋	趣民收斂 務種麥 行夏令乃旱 五穀復生	日夜分 則同度量 易關市 來商旅 納貨賄	其祀門 祭先肝 命宰祝循行犧牲 天子乃難 薦麻
季秋	命冢宰農事備收	伐薪爲炭	其祀門 祭先肝 大饗帝 祭禽于四方 薦稻
孟冬	命司徒循行積聚 勞農以休息之 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其祀行 祭先腎 迎冬 大飲烝 祈來年 割祠 臘
仲冬	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行夏令則旱 行秋令則瓜瓠不成	伐木取竹箭	其祀行 祭先腎 命有司祈祀
季冬	漁師始漁 命農計耦耕事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其祀行 祭先腎 畢山川之祀 薦魚 監收秩薪柴以共燎 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八曰師	七曰賓	六曰司寇	五曰司徒	四曰司空
孟春	不可以稱兵。	耕籍反執爵于大寢。		樂正入學習舞。	毋聚大眾。毋置城郭。
仲春	行秋令。則寇戎來征。	養幼少存諸孤。	命有司省囹圄。	上丁視學。	乃修闔扇。毋作大事。
季春	行秋令。則兵革並起。	聘名士。禮賢者。		天子視合樂。	命工師百工咸理。
孟夏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封諸侯。	麥秋至。斷薄刑。	習合禮樂。	繼長增高。毋起土功。行冬令。則大水敗其城郭。
仲夏	班馬政。行冬令。則暴兵來至。		挺重囚。百官靜事毋刑。		
季夏	不可以起兵動衆。行冬令。則四鄙入保。				不可以興土功。
孟秋	命將帥選士厲兵。	賞軍帥武人於朝。	命有司嚴斷刑。		完隄防。修宮室。
仲秋		養衰老。	命有司申嚴百刑。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季秋	天子乃教於田獵。行春令。則師興不居。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霜始降。則百工休。
孟冬	命將帥講武。行秋令。則小兵時起。	賞死事。恤孤寡。大飲烝。			坏城郭。命工師效功。
仲冬					土事毋作。塗闕廷門閭。
季冬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命樂師大合吹。			

周政廢興之圖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洪範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七月（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于耜。舉趾。其[illegible]獻[illegible]。爰[illegible]。納禾稼。于茅。索綯。	修桑載績。于貉取狐。狸薪樗。	獻羔祭韭。	入此室處。築場乘屋。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篤公劉（美公劉之厚於民）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徹田為糧。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豳斯館。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俾筵俾几。食之飲之。	其軍三單。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作廟翼翼。	乃召司空。俾立室家。	乃召司徒。	虞芮質厥成。	亦不隕厥問。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文武成康	華黍宜黍稷。甫田思古。	魚麗美萬物盛多。鴛鴦交於萬物有道。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作洛	於樂辟廱。鎬京辟廱。育才	召伯聽訟　誕先登于岸。瞻彼洛矣思古。	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
厲王	華黍廢。	由庚崇丘　由儀廢。	天保魚麗廢。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白華南陔廢	民勞　厲王不能　式遏寇虐	鹿鳴廢之類	采薇廢之類
宣王	韓奕實畝實藉。江漢于疆于理。	韓奕獻其貔皮。無羊考牧。	雲漢不殄禋祀。	斯干考室。鴻鴈百堵皆作。	黃鳥刺陰禮教親而不至。我行其野刺[illegible]	沔水規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復會諸侯於東都。	南征北伐。脩車馬。備器械。
幽王	楚茨。田萊多荒。	大東杼柚其空。	楚茨祭祀不饗。	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谷風天下俗薄。	刑罰不中。[illegible]	賓之初筵。	漸漸之石。
春秋	書螟螽饑。告糴之類。見食不足。	書求車求賻求金。見貢賦不入。	書雩烝禘郊之類。見祭祀失禮。	書城築門廄之類。見土功勞民。	書兄弟父子夫婦之賊亂。見五品不遜。	書殺執用人之類。見刑罰不中。	書朝聘會盟之類。見賓禮為私交。	書侵伐圍入之類。見用兵無義。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敬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無術也故司寇次之五者具自治之道盡斯可以治人矣禮以賓之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王者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張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茲其所以為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備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發興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於秦本亡而末從焉觀王制知八政之於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浸薄與九官之命詳於養民而兵刑合於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於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為二職業鉅事叢也七月公劉犬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

也刑非所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為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訛民之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為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於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因無常產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為群弟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為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以教蓋略其本變矣況如令所言皆秦蓋未悉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詩人何其見微哉漢唐君臣獨諄諄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八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刺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粗舉焉惜乎又不見於施行也

刑罰世輕世重圖

刑新國用輕典
夏刑 禹治平而輕刑
穆王呂刑 訓夏贖刑
墨千 劓千 剕五百 宮三百 大辟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孔子言周衰制
輕刑增千 重刑減二百 死刑減三百

刑罰世輕世重

刑平國用中典
舜刑 知舜刑用中典者呂刑見之
周刑 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 刖罪五百 宮罪五百 殺罪五百

刑亂國用重典
湯刑 其目不見於經 商人先罰後賞
古樵作官刑湯官刑用墨知刑重故云
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

周兼四代之制刑有三典至穆王用夏刑

輕重諸罰有權

眚災肆赦
宥過無大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
人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上刑適輕下服
獄疑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
三赦 幼弱 老耄 蠢愚
三宥 不識 過失 遺忘
八辟議 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與八議合
過疑 適輕 恩義 解之義

怙終賊刑
刑故無小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適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下刑適重上服
八成 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為邦盜 為邦朋 為邦誣
故不改適重 亂政 疑眾
豐折獄致刑
噬嗑屨校滅趾之義
四誅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墨
劓 截鼻劓刑同言 刵同一刑刵則割耳
剕
宮
大辟 斬焚車轘磬踣皆大辟

書五刑 刑 五服三就 朝 公族於甸人 周禮
原野 鄉士 三日肆之
市 縣士 縣就
遂士 郊就 流宥五刑 五宅三居九州之外 五刑之疑有赦
四裔 夏謂刑
千里之外 金作贖刑

墨辟疑赦罰百鍰 六兩為鍰黃鐵也
劓辟疑赦罰惟倍 二百鍰
剕辟疑赦罰倍差 五百鍰
宮辟疑赦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罰千鍰

舜典象以典刑 皋陶作士明于五刑 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二千二百九十一　三十三

周禮五刑 士師以五禁 左右刑罰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四曰野禁 遂大夫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 縣正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以時數其眾庶察其媺惡而誅賞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五曰軍禁 司馬不用命者斬之 泰誓不迪有顯戮 牧誓其于爾躬有戮 費誓有大刑 有常刑 有無餘刑非殺 甘誓 湯誓予則孥戮汝 士師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轘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誓師曰三百 誓邦之大史曰殺 誓小史曰墨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司徒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婣 不弟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民 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益稷撻以記之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舜典扑作教刑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 天官八法七曰官刑以糾官治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 宮刑憲禁于王宮 司四國有大刑 制官刑 敢有恆舞于宮 時謂巫風 制官刑儆于有位 舜典鞭作官刑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三曰國禁 大司寇掌建邦之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士師五禁 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 小宰所掌宮刑之禁
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
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

明罰勅法 明勅於先則人畏而不犯 可無事於用獄
大司寇使萬民觀刑象 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周禮此類甚多

士師五戒 以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書誓皆是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 書大誥多方之類
三曰禁用諸田役 周禮禁令之類
四曰糾用諸國中 周禮言糾之糾
五曰憲用諸都鄙 布憲之憲

二千二百九十一　三十四

三刺 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聲 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議獄緩死疑獄

呂刑 簡孚有眾 五刑 惟貌有稽 五聽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王制 疑獄氾與眾共之 眾疑赦之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 正聽之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以獄之成告于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 王三宥然後制刑 與文王世子君曰宥之同

君陳 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

大司寇

兩造禁民訟 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大以示直

兩劑禁民獄 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金以示堅

獄重於訟故尤謹之

明謹用刑而不留獄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 朝內聽 朝外不聽

國中一旬 鄉士旬而職聽于朝 掌國中

郊二旬 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 掌四郊

野三旬 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 掌野

都三月 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朝 掌四方

邦國朞

司寇肺石 以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司圜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 雖出三年不齒 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教刑司救 圜土 嘉石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小懲而大戒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司寇以嘉石平罷民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 朞役

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 五月役

其下罪三日坐 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熟也行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處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免於用獄不明勅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徇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於蒙之極而擊之不若於蒙之初而發之滅耳於間之終寧其滅趾於間之始故平之以嘉石而教之以圜土是謂禁之欲漸易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履校滅趾無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焉矧於疑乎聽之於衆稽之以辭明啓刑書而胥占之無簡不聽衆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有赦宥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衆者刑之則義舍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行之欲其當也兩造兩劑以禁獄訟自吏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謹於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朞皆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敘不從舜之寬簡不僭不濫不敢息違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君臣都俞大抵厚於自反而薄於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廢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為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施於鄉軍刑不以施於國宮刑不以施於官所以為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所以為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為合於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為稽于衆也圜牧兼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為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又用三德而明德謹罰罔敢閑釋皆至於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於昔人吾寧過於厚無過於薄則禹之泣辜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者歟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七 六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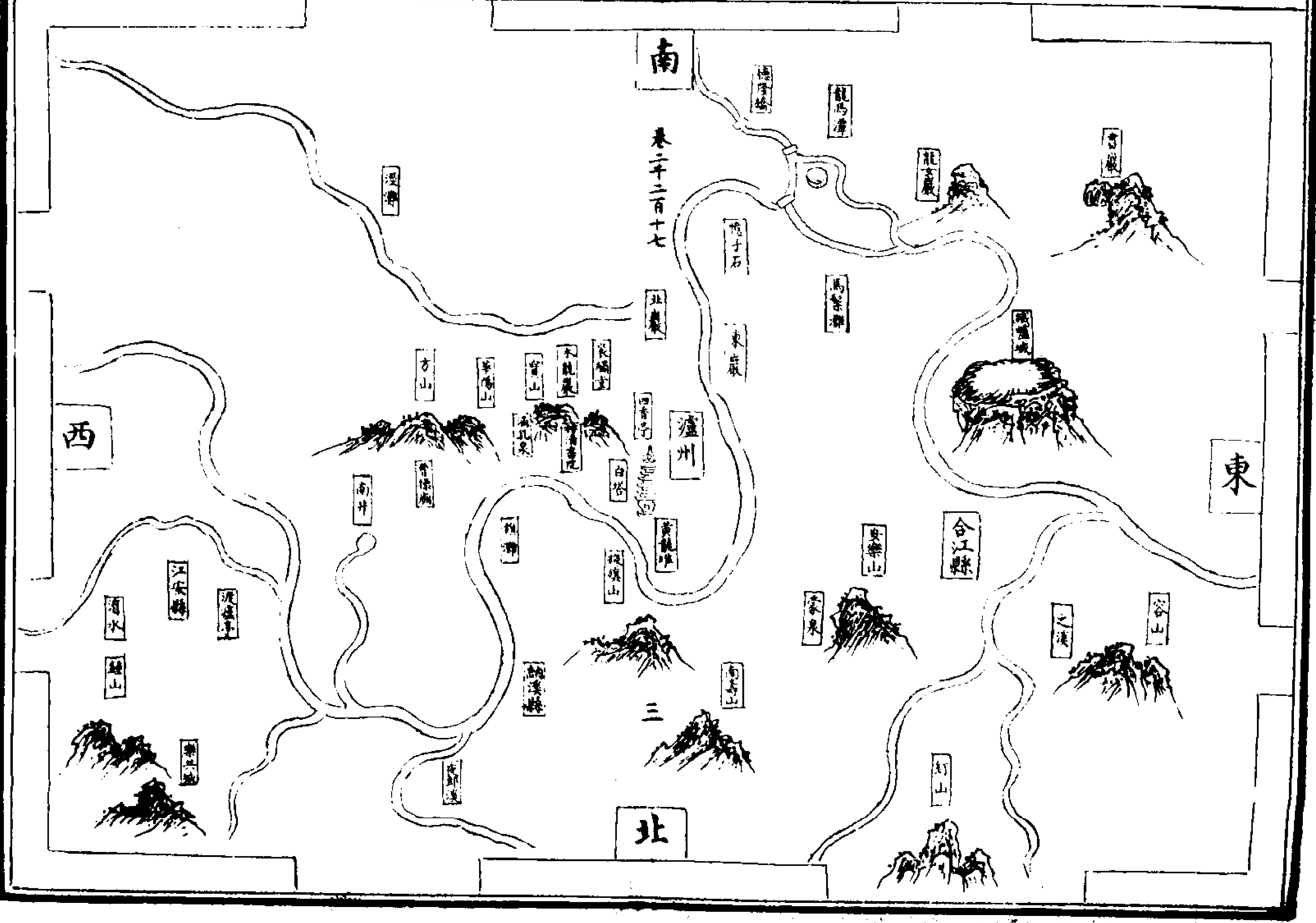
瀘 洪武正韻龍都切水名。許慎說文瀘從水盧聲。洛乎切。顧野王玉篇力吳切。宋重修廣韻州名。在蜀。丁度集韻水名。出牂柯。郭守正紫雲韻水名在蜀。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入江。今嶲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必死。諸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楊桓六書統來母。瀘統聲。瀘集。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州名。古犍爲地。趙謙聲音文字通來沽切。古借盧氏。續收韻會定正來模切。字切來模。來零連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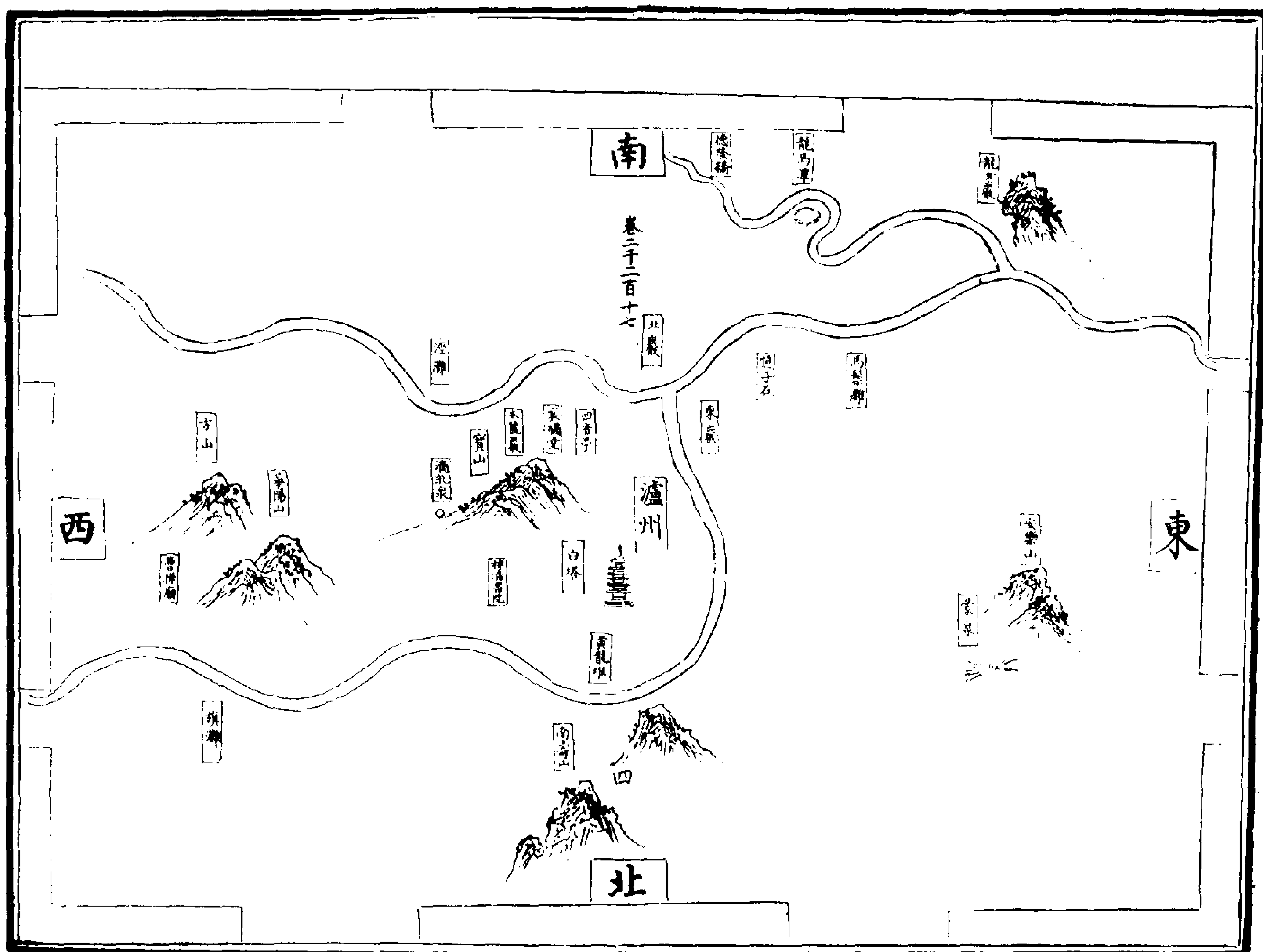
篆書 瀘 徐鉉篆韻　隸書 瀘 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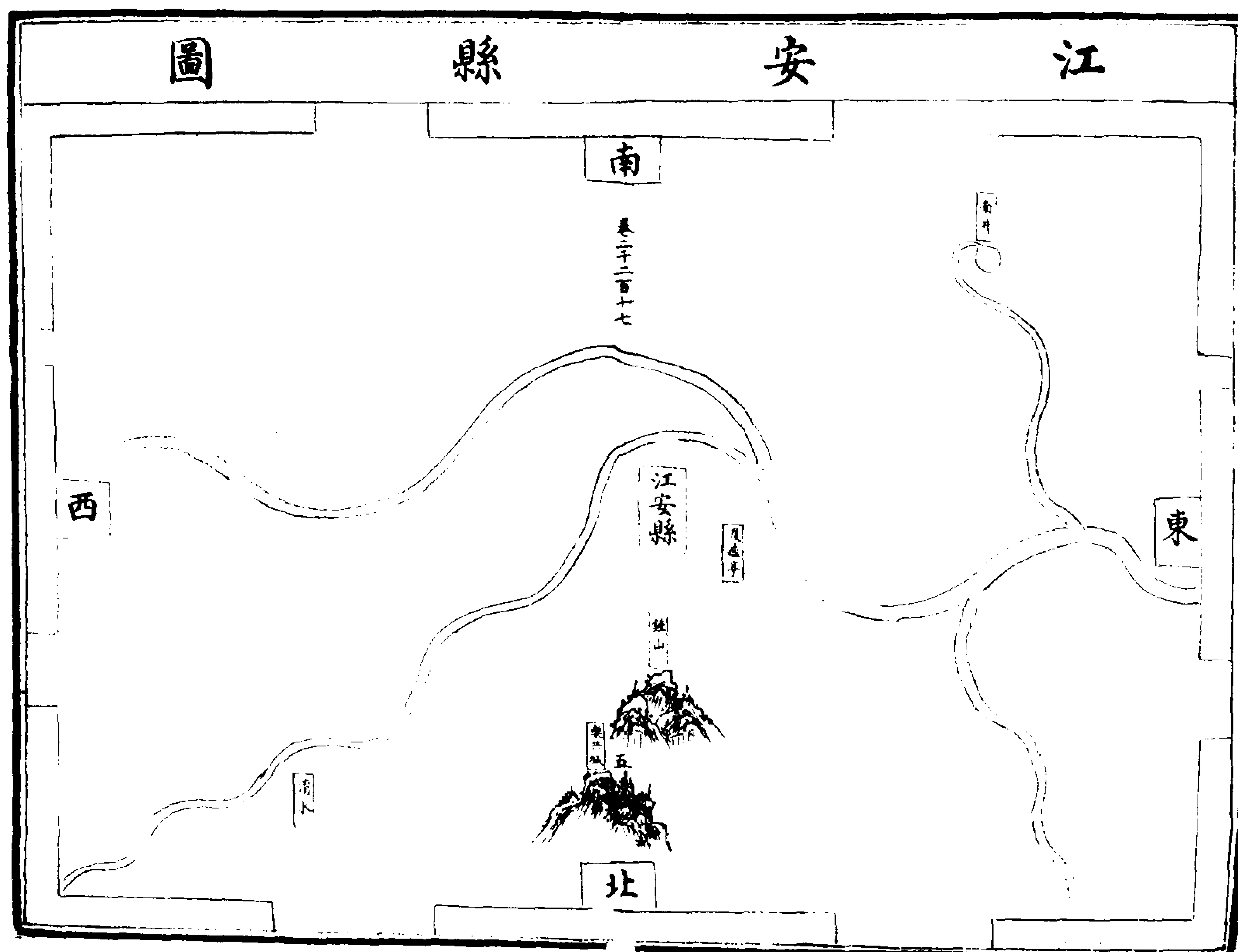
瀘州 親領縣三 江安 納溪 合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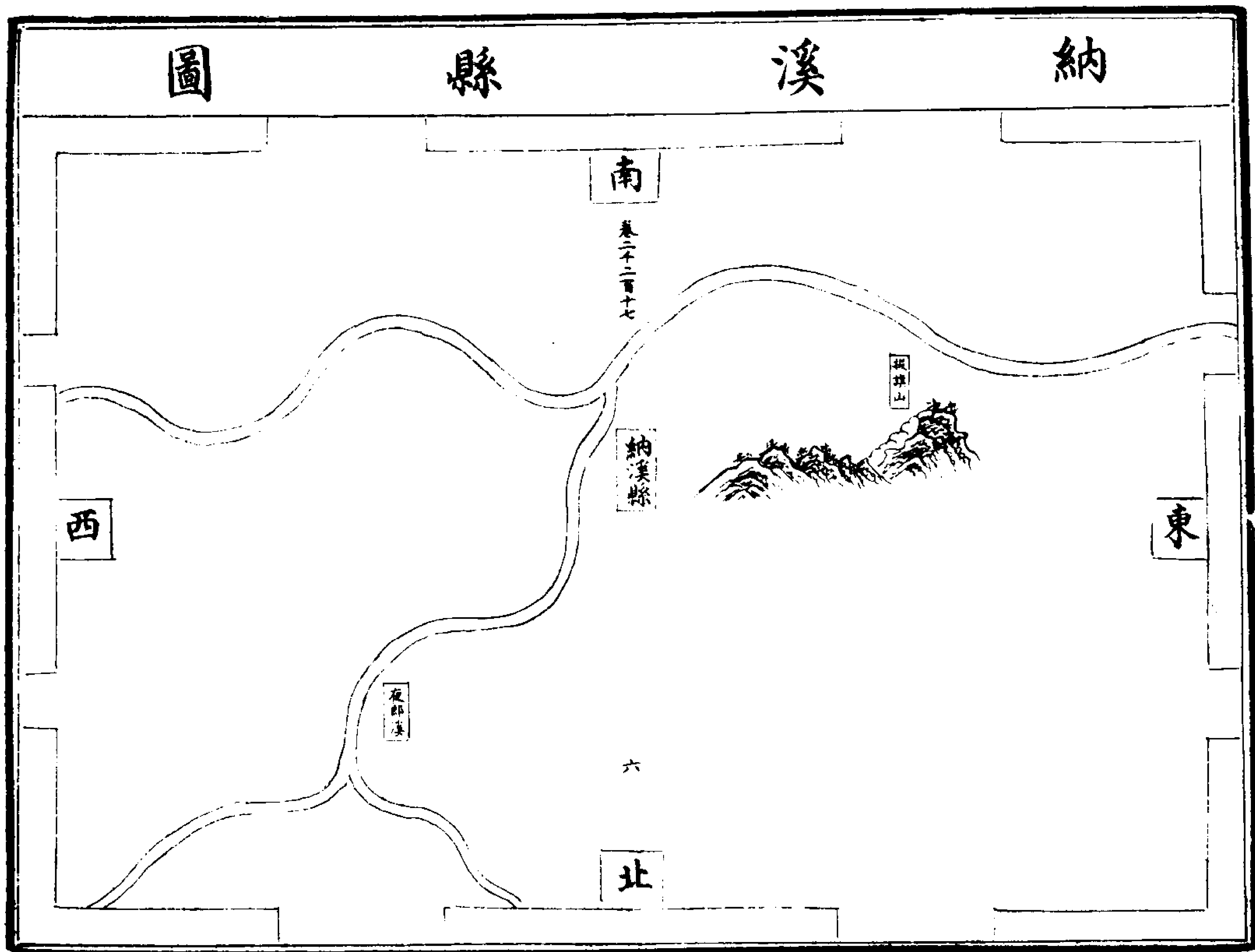
圖　建置沿革
分野　至到
城池　坊巷街道
鄉都　風俗形勝
戶口　田粮
土産　山川
宮室　官制
公署　倉庫務
驛道　寨道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僊釋　列女
文章

瀘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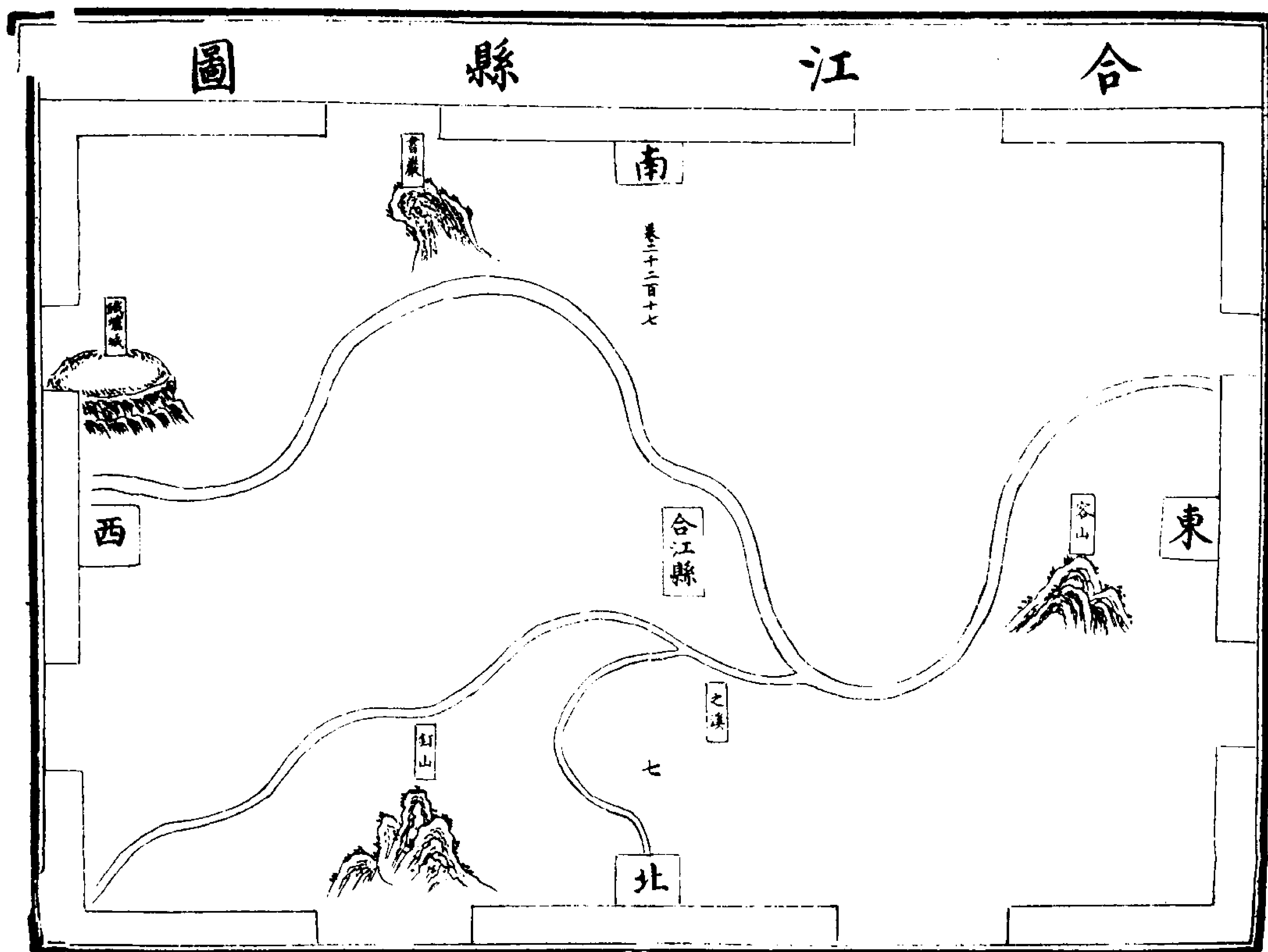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瀘州
白塔
方山
寶山
西
東
北
四


江安縣圖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江安縣
西
東
北
五



納溪縣圖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納溪縣
西
東
夜郎溪
六
北



合江縣圖
雲巖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西
合江縣
東
谷山
之溪
釘山
七
北

建置沿革

本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梁州之域東井輿鬼之分周春秋為巴子國秦屬巴郡漢武帝分置犍為郡而郡之江陽符縣即瀘州域也東漢建安十八年立江陽為郡晉又置東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大業三年州罷為瀘川郡還治于此唐武德六年復置瀘州天寶元年改瀘川郡乾元中復為瀘州五代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宣和元年為瀘州軍節度嘉熙三年遷治江之南景定二年改為江安州元至元十二年復名瀘州十五年復還故治二十二年隸重慶路總管府

本朝以州近成都直隸四川布政司圖經志謹按瀘州分野當參井之次在禹貢屬梁州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為巴子國地秦屬巴郡兩漢時屬犍為郡蜀章武元年立江陽郡隸益州晉南北朝並因蜀梁兼立瀘州後周因之隋為瀘川郡唐武德為瀘州天寶為瀘川郡屬劒南道自唐分東西川為兩軍州事統屬於梓而瀘以支郡隸之宋政和間置瀘南安撫使司旋移梓夔路兵馬鈐轄建炎李陞都鈐轄去夔不兼乾道間復正潼川路安撫使之名統屬三縣曰瀘川曰江安曰合江無納溪縣元初仍立瀘州安撫使司罷瀘川縣設納溪縣後革安撫司立瀘州隸重慶府欽惟

聖朝奄有區宇以瀘州地近成都直隸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仍領縣三曰江安曰納溪曰合江寰宇記瀘州瀘川郡今理瀘川縣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為巴子國秦為巴郡漢為犍為郡之江陽符二縣地後漢因之晉於此立為江陽郡宋齊因之梁大同中置瀘州遠取瀘水為名華陽國志云瀘川縣本漢江陽是昔漢光武微時過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謫江陽人不使冠帶按郡地則江山所合故水經注云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隋煬帝時州廢置瀘川郡唐武德元年復為瀘州領富世江安綿水合江來鳳和義六縣武德三年置總管府管一州九年省來鳳縣貞觀元年置思隷思蓬施陽三縣二年置隆越縣屬榮州八年割和義屬榮州仍置涇南縣又省施陽縣十三年省思隷思蓬二縣十七年置溱珍二州儀鳳二年又置晏納奉浙肇陰六州載初二年置順州天授元年置思峩州久視元年置清州大足元年置能州並屬瀘州都督凡十州天寶元年改為瀘川郡依舊都督乾元元年復為瀘州宋朝乾德五年并綿水縣入江安縣割富義縣為富順監郡縣志瀘川軍節度治瀘川縣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為巴地秦屬巴郡武帝分置犍為郡今州即犍為郡之江陽符陽二縣地漢建安十八年益州牧劉璋始立江陽為郡先主入益州遣諸葛亮張飛等引兵泝流定江陽即今州域也梁大同中置瀘州隋大業三年為瀘川郡唐武德元年復為瀘州天寶元年改為瀘川郡乾元元年復為瀘州宣和初升節度賜名瀘川軍元豐五年梓夔路兵馬鈐轄司自遂州移瀘守臣兼鈐轄又兼瀘南沿邊安撫使政和五年御筆帶梓夔路兵馬都鈐轄瀘南安撫使去沿邊字七年仍舊以沿邊安撫使入銜建炎初張浚宣撫川陝奏請梓夔路鈐轄各專其任梓夔之分始此然夔利路既分各陞安撫惟瀘南止帶沿邊安撫使統隷不過三州乾道六年樞密院檢詳王之奇奏請始升為潼川府路安撫使江陽郡舊治江陽今江安縣是也舊志載晉太康二年移郡於支江汶江合流之際在舊城北一里今郡治是也舊城不可復考然江南有平田名舊州垻舊志又載梁大通中初置瀘州移治馬湖江則瀘豈嘗治僰道之境歟元一統志禹貢梁州之域天文東井輿鬼之分野此據圖經漢書天文晉志以為觜參之分野唐志以為東井輿鬼鶉首之次春秋戰國為巴子國秦屬巴郡漢武帝分置犍為郡而郡之江陽符縣即瀘州域也東漢建安十八年劉璋分立江陽為郡以都尉廣漢成存為太守王象之紀勝所云與地廣記小誤十九年蜀先主入益州諸葛亮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晉穆帝時桓溫舟師伐李勢軍次江陽後為夷獠所沒寄治武陽宋志江陽郡下云東江陽太守何志云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為郡領縣二曰漢安曰綿水穆帝又置東江陽郡元和郡縣志治瀘州宋齊因之梁置瀘州取瀘川以為名仍治馬湖江口隋大業三年州廢為瀘川郡還治于此唐武德六年復為瀘州仍置瀘州都督府溱珍晏納奉浙肇陰順思峩消能等十州天寶元年改瀘川郡乾元中復為瀘州五代王建通鑑乾寧四年王建將王宗祐攻瀘州孟通鑑長興二年孟知祥將張武取瀘州繼有其地宋乾德三年平蜀陞為上州熙寧中乞弟犯順經制韓存寶逗遛不進詔斬之于瀘以林廣代之廣討乞弟至歸倈州受乞弟降以歸初為夔路兵馬鈐轄置司於瀘至是又兼瀘南沿邊安撫使專理軍政按通畧元豐五年間詔徙鈐轄司於瀘仍兼沿邊安撫使宣和元年陞為節度賜名瀘川軍二年令瀘州守臣帶潼川府夔州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此據會要云既而去沿邊安撫郡縣志本政和五年尋仍舊以沿邊安撫使入銜建炎間四路各建帥府分委邊防而夔路鈐轄猶兼於瀘南張魏公浚宣撫川陝奏請各專其任而夔梓始分乃各陞本路惟瀘州正帶職名曰沿邊安撫統

隸不過三縣乾道六年王之奇以檢詳建言乞以瀘南為潼川安撫使俾得刺舉一道自是權任益重瀘州為一路安撫自渠介始帥司所統潼川資昌普叙榮遂合果廣安長寧懷安渠富順一十五郡前後皆報在朝名臣任之蓋以瀘為重鎮控制南蠻邊面數百餘里嘉熙三年以兵亂遷治江之南淳祐三年余玠制置四川令諸郡據險建築於州之下流四十里有山曰神臂委曹致大創築城壁就領安撫使行州事景定二年安撫劉整以城歸附即本朝中統二年也宋復取之改為江安州時所隸之州惟瀘叙長寧富順餘已歸土至元十二年六月行樞密院部大軍收復嘉定順流東下安撫梅應春迎師納款授本州安撫使復名瀘州在德祐二年十三年六月合州王世昌竊入神臂城圍困明年十月復之應春遂為所執而去十五年正月本朝平蜀命安撫趙全還故治隸四川西道宣慰司十八年改隸南道宣慰司二十年八月罷安撫司止行瀘州事初設錄事司至是同瀘川縣併入本州通管二十二年九月隸重慶路總管府元領瀘川江安納溪合江四縣樂共一城仁懷大洲政和鎮溪板橋梅嶺六堡九支平泉史君綏遠安溪安遠博壁江門八寨自王世昌奪城堡寨遂空惟餘江安納溪瀘川合江錄事司樂共江門今四處並廢惟領縣三

江安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江陽縣地漢末為江陽郡晉穆帝永和二年又置漢安縣於此隋改為江安屬江陽郡唐屬瀘州舊縣城在汶江中州水數為害遷於南岸貞觀元年置思隸思蓬施陽三縣尋俱省入江安宋乾德五年省綿水入焉元至元二十年併江安入本路通管後復置

本朝仍屬瀘州圖經志謹按石碑記云江安古江陽地也晉永和二年置漢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漢安為江安唐宋元亦名江安縣隸瀘州欽惟

聖朝因而不革仍隸瀘州輿地廣記本漢安縣東漢置屬犍為郡蜀為江陽郡治晉宋齊梁後周皆因之隋屬瀘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江安唐因之故綿水縣漢江陽縣地梁置屬江陽郡隋屬瀘州唐因之宋朝乾德五年省入江安有方山大江錦溪元一統志本漢江陽縣地漢末為江陽郡晉中興書云穆帝永和二年漢安獠反攻郡縣又置漢安縣於此舊唐志云隋開皇十八年改為江安屬江陽郡唐屬瀘州舊縣城在汶江中洲水數為害遷於南岸唐志貞觀元年以夷獠戶置思隸思蓬施陽三縣尋俱省入江安九域志宋乾德五年省綿水入焉至元十二年瀘州安撫梅應春領衆歸附又兵亂民散戶口凋零更不設官惟樂共設知城一員任之二十年八月併城入本路通管今治在故基

納溪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皇祐三年於納溪口置軍寨元豐元年徙都巡檢使主之紹定中陞寨為縣縣治距州城下流三十里元寨堡俱廢惟餘江門寨至元二十年併寨入縣而屬瀘州焉

本朝因之圖經志納溪古寨名無縣治昔諸葛武侯平雲南於溪右立寨降自趙宋仍作寨至前元始立納溪縣治隸瀘州今因之元一統志本當阿永蠻要衝宋皇祐三年於納溪口置軍寨委七州都巡檢使任責防托蠻獠元豐元年移都巡檢使於寨中主之紹定中瀘南安撫使楊汝明以蠻出入無常陞寨為縣管一寨四堡即江門寨大洲政和鎮溪板橋等堡是也縣治距州城下流三十里有二水合流支水田阿永發源合流縣治之東與大江會宋時設立寨堡元至元十年梅應春領衆歸附明年因兵亂寨堡俱廢惟餘江門設寨一員二十年八月併寨入焉

合江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武帝使唐蒙將萬人往巴符關入夜郎即此東漢為符縣屬犍為郡晉屬江陽郡穆帝於此置安樂郡宋齊並為安樂縣梁改曰安樂戍周保定四年罷戍置安樂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合江唐元和十二年移治舊縣宋移治安樂故城元至元十五年立縣於神臂江南濟民市

本朝因之圖經志謹按文廟古碑記云合江縣古符陽縣漢曰符節唐曰符陽宋曰合江元曰合江隸屬瀘州欽惟

聖朝因而不革元一統志本西漢志符縣地輿地廣記云漢武帝使唐蒙將萬人往巴符關入夜郎即此東漢志曰符縣屬犍為郡晉志曰符屬江陽郡元和志云晉穆帝於此置安樂縣宋志南齊志並有安樂縣元和郡縣志又云梁改曰安樂戍周保定四年廢戍置安樂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合江以江在縣側合流為名隋志以改合江在後周當從隋志唐元和十二年移治舊縣以便水陸貿遷之宜從東川節度使李逢吉之請也宋移治安樂故城紹聖元年以合江縣尉掌簿正改為主簿別置縣尉居州治下流一里濱大江之南其東有大小兩溪合流於縣治下與大江會舊管九支平泉綏遠史君安溪五寨仁懷一堡元至元十二年梅應春領衆歸附明年王世昌竊亂十五年蜀既定然寨堡已廢今立縣於神臂江南濟民市

郡名

本州圖經志謹按江安縣縣碑誌云據漢地理志瀘水出牂牁之句町水

經若水出旄牛徼外，東北至僰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爲僰道縣入于江。或謂馬湖江，寰宇記謂孔明五月渡瀘，即馬湖之上流也。今之所謂瀘，蓋遠引乎名耳。自梁以瀘名州以來，雖後周、隋、唐、宋、元，因革不同，然瀘之名，實未嘗易也。欽惟

聖朝亦濵爲郡望焉。

江安縣圖經志：謹按江安縣，古江陽地也。自隋開皇十八年，改漢安爲江安，因濵爲郡望焉。

納溪縣圖經志：縣名古之有溪，上控永寧界首，下注瀘江。昔諸葛武侯平定雲南，蠻夷納貢而出此溪，因名納溪，又曰雲溪。

合江縣圖經志：自漢時有符樹，其葉如符篆，因名符陽。又以前帶大江，右枕安樂溪，二水相合，因名其縣。

分野

本州江陽譜：東井輿鬼之分也，是爲鶉首。周禮職方氏：合梁州於雍州，即秦分也。漢地里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爲秦之分。其界南有廣漢、犍爲，皆屬焉。晉天文志：越嶲、犍爲、巴蜀，皆觜參之分。廣天文志：東井輿鬼鶉首也，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嶲、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豳、芮、豐、畢、駘、杠、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犬雞皆徼外之象。西羌、吐蕃、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

至到

本州圖經志：東至合江縣界十欒山一百二十里。西至叙州府富順縣界馬埡口一百里。南至納溪縣歌堂鋪三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馬面山一百零五里。東到合江縣一百八十里。西到叙州府富順縣一百六十里。南到納溪縣四十里。北到榮昌縣一百四十里。東南到蠻界大佛崖八十里。西南到江安縣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重慶府永川縣界解市茶店子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重慶府榮昌縣界三層崖一百二十里。

江安縣圖經志：東至本州納溪縣清溪界五十里。西至叙州府南溪縣天生橋界三十七里。南至叙州府戎縣火捿底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叙州府富順縣界道祝山五十里。東到納溪縣九十里。西到南溪縣六十里。南到戎縣一百四十五里。北到富順縣道祝山五十里。東南到九姓長官司水心垻界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長寧縣亂石山界一十里。東北到本州南井鋪界六十里。西北到富順縣食祿溪七十里。

納溪縣圖經志：縣領在城、蘆延、鎮溪三鄉。在城至江北，去縣二十里；蘆延在西，去縣五十里；鎮溪在南，去縣八十里。東至本州界忠信鄉水黎堝一十五里，到本州四十里，共計五十五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江門驛一百六十里，到永寧宣撫司一百二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至江安縣界綿水鄉，地名清溪，四十里，到江安縣五十里，共計九十里。北至本州宜民鄉，地名方山，三十五里，到本州三十里，共計六十五里。東南到本州忠信鄉，地名大佛崖，六十里，至本州八十里，共計一百四十里。東北到本州界歌堂鋪一十里，至本州三十里，共計四十里。西南到九姓長官司，地名魯灣，一百六十里，至九姓長官司二十里，共計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本州宜民鄉，地名李子垻，一十五里，至本州五十里，共計六十五里。

合江縣圖經志：東至播州宣慰司羅支垻界一百里。南至永寧宣撫司夾聖山一百里。西至本州十蠻山界六十里。北至重慶府江津縣滴垻三十里。東到播州宣慰司二千零五十里。南到永寧宣撫司二百里。西到本州一百二十里。北到江津縣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播州宣慰司赤崖界四十里。西南到播州巡檢垻蠻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重慶府江津縣石甕坪界五十里。西北到重慶府永川縣鷄公山界四十里。

城池

本州江陽譜：羅城，宋初郡無城，僅設籬寨。皇祐二年，始易以木栅。三年，群牧判官蔡充乞添築城壁，起蓋舍屋，下本路轉運司相度，謂徒費而止。皇祐三年十月初七日，轉運司奏：准樞密院劄子，相度羣牧判官奏，竊見戎、本州、江安縣、淯井等處城壁，本州只是木栅，自從鄉有些少城壁，又地低小，盡是沙石代土，後遇夏秋多霖雨，逐旋倒塌，且欲乞今逐時添築城壁，務要牢壯。當於側近採刈柴茅，逐旋學畫燒變磚瓦等，於城上並令修起屋宇，不惟遮蓋得城壁，又得捿檑之屬、器具，所貴易爲據守。本司勘會本州元靠瀘南江，既在大江北岸，前後地形窄狹，別無餘剩基址。其本州自前元是籬寨，後來是前任臣寮督董吏，變寨江一壁籬寨作木寨，以禦奸盜。經及年多，別無關防，盡江一帶木寨腳下，並是浮散沙土，每遇夏月江水泛漲，淹浸上件木寨，倒塌。今來若於木寨處築立城牆，委是難以修築。庶有費耗，舊多科率於三縣修葺，或官給直。嘉祐七年，州以水患，依例幷寨

本於三縣。共一萬七千餘條。處輸納舊民。每條官給錢二十。治平元年。又丈出賣遞材價錢。并不係着頭子錢。令竹木行人估實直。每十條抽買。長一丈二尺徑四寸兩段。更不勒入戶出。備見舊軸。元豐六年。帥王公光祖

奏陳。乞下梓州路轉運司。貼差廂軍作一千五百人展築。見遂防書至崇寧五年七月。兩江漲溢。水勢湍猛。漂散木欄材料。則元豐所築土城。其上猶是木欄也。據本州今崇寧五年都水監牒。准尚書工部符。准都省送下梓州路提點刑獄司狀。本司據本州狀申。七月初五日。節次據廂界并修城壕寨司等處申。今月初四日夜三更已後。大江并支江水泛漲。自外入城。水勢湍猛。漂散木欄材料。相近十字街口。併合漲泛淹浸城壁。官私屋宇等事。州司已節次行遣。分頭差官同與都監照管城壁。及遣急差撥壕寨壯戍見寧兵級。守護土城。收救木欄材料。并帖瀘川縣。及江安合江縣。差撥濠船救接倒塌漂、流木欄材料。無令散失。并遍行告示被水人戶。各權暫於高阜處安泊。大觀元年。始令做泗州規模。瀕江用石疊砌。就上築城。修建樓櫓。令轉運使喬方應副營造。大觀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訪聞本州鄰近夷人。式備不可失。葺其城屋。修築。滅裂低矮。恬薄。屢經江水泛漲飄溺。漸淩淡。卽令大段頹弊。可下本路鈐轄司相度。

若瀕江用石疊砌堤岸。做泗州規模。就上築城。修建樓櫓。準梓州制度。或能來勢威觀。卽暫營永遠。居民免墊溺之憂。城壘有金湯之固。據本土易得石木。計置不爲難事。儻得敏才幹集。非久可以告成。令梓州路轉運判官喬方。專一應副營造。見本州令。二年。更令趙遹。然未暇興役。政和五年。又以詔郡守康公師尹。且遣使相視。時朝廷更置儒守。而孫公羲叟實來。詔復委以撿會。趙遹康師尹已得旨揮。立限修築。凡役六十二萬五百七十六工半。費二十一萬三千有餘緡。其東瀕江以石砌隄築城。其上計五百八十五丈。一千一百七十步。石隄高一丈。外增築土城五尺。鵲臺女墻七尺。通高二丈二尺。下闊二丈。上收面一丈。其三面並築土城。計六百六十四丈。一千三百二十八步。鵲臺女墻七尺。通高一丈三尺。下闊三丈。上收面一丈五尺。周城之基。得六里三百三十八步。城屋共一千五百七十四楹。有團敵馬面甕城有門樓。於是郡城始周而固。六年。孫公又乞以所餘三萬緡別帑藏之。以爲來者修葺之備。有旨從之。今謂之修城庫。孫自爲記云。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處分。瀘南邊理益廣。瀘州城壁非壯嚴。何以守禦。且示威重夷。仰孫羲叟撿會趙遹康師尹已得指揮。支撥軍與所餘錢糧。遣官差人。展土近限。修完了當。具合用料

次及已興工役。逐旬具奏。尋準聖訓。施行。尋具畫一奏聞。乞依趙遹元撿計一百三十七萬二十三百五十七工。人工錢糧材料等價錢。共二十五萬五十四貫九百一十一文。分爲二十料。併日限修築。約限半年了當。後奉聖旨依奏。自被受御筆後。來移牒轉運司。取撥軍與所餘錢糧。一面。選官差人於諸處置買材木。入山採打石條。和顧人工。及將所修城壁周圍一千二百四十九丈。分爲二十料。內東壁瀕江一帶。以石砌隄。就上築城。其餘西南北三面。並築土城。皆起屋蓋護。城宇屋團敵馬面甕城門樓等。工力浩大。日役兵匠七千餘人。若稍失關防。則人工偷墮。枉費錢糧。自三月一日下手興工修築。至十月十五日畢工。尋關牒本路廉訪使者郭衛。依御筆處分。覆按訖。除已畫圖進呈外。伏自興役已來。春夏日永。無人偷墮。日夕比較工課。備見董役官吏用心。別無枉費工料。都役通人工兵匠。六十二萬五百七十六工半。比趙遹元計料減着。得七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六工半。其錢糧除椿留支用外。約有餘剩數月。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指畫。具狀奏聞訖。卻移應副支使。內一項契勘。今來城壁雖了。向去年深。風雨所卻。舍屋樓櫓。亦費修撰。理當隨手完葺。若依關轉運司支撥。係省錢糧計問難理涉。歲月寖久。損動所費愈多。今相應欲乞於修城

餘剩錢糧內撥三萬貫。椿充修城本錢。候回易庫條例。每歲收息。專充增修城壁支使。若輒將他用者。乞依開正月十三日聖旨指揮。以自盜論。仍委提刑司廉訪使者。常切覺察。照檢施行。至今年正月初五日。承政和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五日奉聖旨依奏。七年立石。紹興十五年。馮公檝再請修築。其東偏自南之北。五百八十五丈。悉以石甃土以避水患。其三面如故。而改築廣於舊城。二里四十步。通爲九里一十八步。改建樓櫓。鼎新雉堞。炎然周遭。雄壯甲兩蜀。嘉定十年。風雨大作。折木發屋。土城頹者半。范公子長委路鈐彭㬜駐泊郭申之董修。范公自爲記。又改門名三。其南安邊曰來遠。其西興化曰保障。其東關市曰通海。來遠通海二門。魏公了翁書額。保障則范公自書。今門九。東通海門。舊曰關市。以觀橋在其左。取闤市幟而不征爲之名。范公子長以門之外。有瀘江亭。爲賓餞客舟之所。舟行卽來至海。故改今名。通津門。舊曰大慈門。俗呼尼姑門。內卽大慈尼寺。復改今名。東南臨江門。俗呼新水門。沙江而東爲蒼崖渡。渡之上爲崇德廟。南來遠門。舊名安夷門。俗呼南門。內卽郡學。外卽縣溪。溪橋上有唐都督蘇公德充中泉記。備載左爲團敵。上有亭曰南亭。董公誠建。亭下有華勝石幢。帥馮公檝於展築之日。置石幢亭

北。又兩江合派處，舊置一石幢以誓水患。有屋覆之。工藝精緻。幢成，公自
柱作佛事以致禱焉。今屋廢，但石幢存。 西南教政門 俗呼武寧門。蓋以
武寧指揮在焉，故名。 西保障門 舊名興化門。范公子長以由是而升望
山，且取保障之意，以爲名。門之外爲甕城。中有亭曰覺山。 西北汲水門
在騎射營後。紹聖元年，以營無井泉，於營後開門取水，然制人焉。 北朝
天門 出是門，即赴舊京之道，故名。嘉定十年，范公子長改建門樓，更書其
額。樓之右有門，與帥治樓門之外爲甕城，建亭其中，曰肅詔。 東北濟川
門 俗呼小川門。蓋聲訛矣。凡江北商旅來往者，皆出入於是門，故名。 又
東北有釐門一 俗呼水門，在濟川門之右，不詳啓鑿之由。備門而左行，則
爲圍敵。圍敵之上爲海觀，海觀之下，即誓水石幢。幢下據兩江之會。 襄
城 于城據開禧志記，但云舊圖經載諸官廨在于城西北畔，今鈐轄節
推録參司戶四廨不在于城之內。其在內者獨通判鈐幹撫幹節判廳而
已。興築之始既不載，而周圍高厚俱不可考。官廨與民接者雖僅有牆堵，
而內外壕塹亦莫之見矣。舊曰門三，今考之，門凡四。 南譙門 治平三年，
守周公永懿建。合江知縣鄧綰爲之記。淳熙元年，大帥李公燾重建，上揭
州榜。九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范公仲藝
以三刀多芸刃，特爲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爲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
無達州治之舊衰章閣，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
所書。南樓二大字刻漏本之燕肅所製。舊以石爲之，其池一闊二尺七寸，
深一尺四寸，順闊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斛
一，深二尺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鼓十有
二枚，箭十有一枝，銅鉦九，面上鑄紹興年已十月造字。箭二十有五枝，裝
揮一十九，凡十九家編爲一會。春秋十四會，五會爲一點；夏十三會爲一
點；冬十七會，十八會爲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揮架共長一丈四尺
七寸。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其州
闕器精於時刻，令工製造以來，置于壽達堂後，遷於此。 衙東門 入門而
左，爲點春圃。仲春花卉盛開，則開圃門，與民同樂，月餘乃罷。 西門 出自
州倉，通都教場，遇丈軍樓則開之，以便出入。 東北門 在朝天門之側，爲
菜門，陵而不開。
江安縣江陽譜 江安縣城 嘉定十五年，權縣令關師古改築四門，建樓其
上。邑人鄧遇楊於其南門爲樓記。其略云：縣治背大江，向南山，諸峰橫陳
于前，如拱如揖。自縣樵望南城樓，直如引繩。樓歲久頹壓，過者病之。嘉定

十四年，遂寧府長江縣主簿關君耆卒貲帥華治檄攝邑事，始至崇獎善類，
政令求以便民。念壞地接達，乃營葺東西北城樓，而離明之方因陋就簡。
恐無以威民和通旺氣，遂拓闊南城，增土爲基，疊石二尋，立木十六楹，以
屋其上。廣五尋，其崇如疊石之數，而加二尺。費出於義賣，史欺樽節浮蠹
之餘。晉月落成，制作高明，面勢宏敞。太博曹公又捐米四十斛佐之。又爲
命名，扁題城門。南曰嘉靖，東曰來遠，西曰迎安，北曰鎮流。墨妙大書，人謂
偉觀。
合江縣江陽譜 合江縣城 大東門 小東門 大南門 小南門 西
門 北門

坊巷街道

本州江陽譜 坊巷 郡西南皆山，東北瀕江。山皆支分，高下不齊，不便於建
市。故其東瀕江，自北而南，爲一長街。其坊五。其北自東而西，又爲一長衢。
其坊一。舊皆立木爲表，經火遂廢。餘皆以巷陌通焉。 出譙門南直軍門
樓之東，達于新街。西南循班春亭，而達于保障門。東北循宣詔亭，而東達
于通海門。 出衙東門而東南達于十字街，東北達于濟川門，北達于朝
天門。北自朝天門而達于十字街爲桂林坊。 桂林坊 鄉士王世民居之，
兄弟三人俱薦，而世民登紹興十一年第。里人榮之，故以此名其坊。坊表
大比。嘉定廿年，帥太博曹公再立。又曰北務街，舊比較務在是。 東北自
十字街以達于小橋，爲仁風坊。 仁風坊 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
公再立。 東自小橋以達于大橋，爲超勝坊，內巷三。 超勝坊 坊表久廢。
嘉定癸未，帥太博曹公再立。 竿箭巷 內有漢梁王廟，廟舊在竿箭灘上，
後遷于此，故名。 高寺巷 上達閣福寺，故名。 大橋巷 東南自大橋以
達于來遠門爲勝紀坊，內坊一，街二，巷四。 勝紀坊 坊表久廢。嘉定癸未，
帥太博曹公改爲鶴鳴。 貢文坊 在州學左百步。舊無此坊名。嘉定壬午
新立。太博曹公書額。 朱紫巷 大草場巷 小草場巷 大善寺後街
七星閣後巷 縣街 有表額，已上並屬古廂。 西自保障門而入，以達于
十字街爲清平坊。凡街一，巷三。 清平坊 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
公再立。 天犬山巷 十花營街 東軍八指揮屯於此。 中濮巷 舊名爲
衣巷 司理巷 司理院在焉。 十字街 西南自十花營街以達于大橋
巷爲新街，內巷三。 新街 紹興元年，火後新修，因以爲名。已上並屬左廂。
大悲閣後巷 通司倉在焉。 幢子山巷 泗州閣後巷 又南自來遠門
而出，以達于酒務街爲修德坊，內街二巷三。 修德坊 舊志述然，里人辛

以此名其坊。篋橋街街尾達于寶山。晉家巷巷尾達大江。傳刺唐公虞嘗居于此。小晉家巷　馬軍營巷　酒務街由修德坊以達于史君巖爲史君坊。史君坊坊尾有嵓穴。梁天監中，刺史陰公鏗嘗擒祥于此。後人因以史君名其巖。後以名其坊。今史君之廟在是。陰見祠廟之類。

已上並屬城外廂尉司。

江安縣江陽譜　飛兎坊　蟠桂坊　豹文坊去縣庠廟百步。與縣燕縣直。舊以西押趙公雄當家于肆廳。名曰豹隱。嘉定辛巳，權令闕師古改曰豹變。請于漕守魏公了翁。魏公爲書曰豹變。止足坊邑之寓公石行正早歲致仕。邑人榮之。宰趙遇爲建坊額曰止足。既字斷且歲久頹圮。攝令闕師古爲更新之。鯤化坊　桂籍坊　屏蔓坊　鳴陽坊

合江縣江陽譜本縣坊　晝錦坊　忠孝坊　觀政坊　孝感坊

鄉都

本州江陽譜八鄉八里。三十四都。祥符舊經管一鄉五里。舊志管七鄉八里。舊分都置保。凡四大保。爲一保正。各以丁力輪差。二年一代。鄉有耆長。縣選村幹者充保。以察盜賊。耆以督保輸。嘉定六年，朝旨行下。淳熙六年。專西帥張左司奏請施行家盜事。今諸鄉結甲。五家爲一甲。家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戶秀才以幹人代。有甲頭。五甲爲一隊。隊有隊長。在市鎮者。則爲團長。達村止以保正副統率。所用器仗隨所有。家置鄉子。有鼓者聽用鼓。遇盜發處。鳴鄉警鼓。並出欄截。其用令。不用令前率衆。不能率衆。官爲之懲勸。於是縣各結甲中。諸州惜乎皆爲具文。甲隊徒有其籍耳。然必有保甲。而後戶口明。催科調發之令不紊。而盜賊無所容其迹。真良法也。故不可不錄。

宜民鄉應福里在縣衙郭。第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五隊。一百六十八甲。八百六十家。楊村　黃村　袁村　水中垻　母市　譚村　趙舜臣市

進德鄉四鎮里　第二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九隊。九十一甲。內百七十九家　先村垻　楊森市　趙化元鎮

忠信鄉南岸里　第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四隊。一百五十九甲。六百二十二家。南田垻　滴市　第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隊。一百四十一甲。七百三十七家。三家店　鬼門關　寶鞍臺　白村　來頭坡　楊村　何石頸村　文村

衣錦鄉白芳里。在縣東北。有瀆通大江。地產荔枝。最富國初。里人尹威尹敏道姚道。及先竿先語二氏。父子皆登科。且聯世姻。先氏上家詩云。不待先塋二十春。今朝忽見錦衣新。還鄉父子增聞拜。再世登科有幾人。鄉人榮之。縣名其鄉曰衣錦。第五都管一保正。兩大保。十六隊。八十甲。四百一十九家。羅乙卯　梁村　特境亭　權村　第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四隊。七十甲。三百六十九家。峯門坎　鳳凰臺　摠樹鼻市　第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四隊。六十七甲。三百五十二家。小市垻　大王村　胡市舊內江通都車通往。第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七隊。一百三十甲。六百八十家。高垻　新溉　賴村　第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五隊。七十三甲。三百八十六家。李市　文村　望市埡　第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七隊。八十五甲。四百四十七家。先市元爲合江。初名先合江。以去縣道遠。不便供輸。元豐元年十一月。割隸瀘川縣。第十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七隊。八十一甲。四百二十七家。龍摩角宣和三年。改爲摩角村。沙坎　白市　第十二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三隊。六十二甲。三百二十八家。任市　第十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四隊。一百二十甲。六百三十九家。曹市　第十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二十一隊。一百五甲。五百五十二家。沙平坎　何家店　何村　白村

安賢鄉中下里。本縣東北八十里。第十五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五團長。十五隊。七十五甲。四百家。趙市鎮　羅村　石馬平　第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二十隊。一百一甲。五百三十四家。大崖尾　舊趙市　第十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一十八隊。九十甲。四百七十八家。丁始藍　摠木亭　王村　李村　第十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一十九隊。九十四甲。四百九十八家。伊村　母村　又村　何村　趙村　第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團長。二十七隊。一百三十二甲。六百九十五家。丁石垻市　銅鼓坎　第二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十四隊。七十一甲。三百七十七家。立石市　揚村　第二十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二十三隊。一百一十一甲。五百八十七家。麻巷鎮

惠民鄉井三里在縣北一百二十里。第二十二都管一保正。三大保。四十九隊。二百四十一甲。一千二百五十八家。羅李村　文村　佛面村　第二十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十三隊。二百一十一甲。一千九十一家。呂市鎮　爐頭坎　彭來　第二十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團長。五十

八隊二百八十甲一千四百六十六家 七里市 有溪橋不通舟 范村
王村 張村 第二十五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五十一隊二百五
十五甲一千三百三十二家 嘉明市 小鄭市 譚市 元屬合江以地
里遼遠供輸不便元豐元年十一月割屬瀘川縣 古村 落譚坎 第二
十六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團長三十四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五
十六家 白崖村 牢井埡 換鵝市 有溪橋不通舟 小牟市 趙王
五小市 扡溪市
清流鄉淯江里 在縣西九十里有溪達大江地產牛乳蔗柑橘鹽 第二
十七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三十二隊一百五十七甲八百二十三
家 懷德鎮 舊名落來鎮宣和三年安撫司狀奏據落來市鄉老稱落來
鎮初因夷人落來歸明於本鎮住遂呼鎮市為落來乞改換得旨落來鎮
改為懷德鎮 蛇鳴 第二十八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二十七隊
一百二十九甲六百七十九家 馳魯市 鹽井 第二十九都 管一保
正四大保二十四隊二百一十一甲五百八十四家 王灘頭 大先村
多村 第三十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七隊八十三甲四百三十七家
瀹村 劉村 小先村 第三十一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二十隊
九十四甲四百九十六家 趙化原鎮 扡子市 何村 馬市 青山
峽

永安鄉小溪里 在縣東六十里本隸江安縣界紹興二十五年五月準本
路轉運司坐準省部行下撥隸本縣 第三十二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十
六團長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二十七家 尹市 羅市 王村
青村 第三十三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四十隊二百三甲一千六
十三家 梅子坎 李村 懶始望垻 第三十四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
十三團長二十五隊八十九甲四百八十五家 曾村 曹村
江安縣江陽譜 本縣一鄉二里八耆三十二都 祥符舊經一鄉曰永安七
里曰上明羅刀食祿大硐羅骰羅隆小溪九域志一鄉同上一鎮曰綿水
後改鄉為綿水里仍曰上明耆仍曰羅名南井江北羅隆城外舊江安羅
東山南九八今惟士人應舉卷首書鄉里名至於官府稅籍則各分隸耆
下歛鎮甲日以耆冠都今仍以耆書
羅刀耆 在縣北 第一都 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二家 羅
攺 梅落平 羅兒上下 斟安九 梅荅 羅迎 羅不衰 第二都
管一保正十六隊三十七甲三百八十四家保丁七十六家 落鵝東

上梅圓 羅東 斟磨良 羅刀 第三都 管一保正十隊四十二甲二
百五十一家 羅攺郎 羅恃容 羅刀岸 梅本 第四都 管一保正
十五隊六十二甲三百七十六家 落斟兄 荀村 水村 梅來鄭
村 第五都 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一百五十四家 黃村 落始衰
落喻 落婁碎 落婁郎 麻順水 落菌章 第六都 管一保正一十
隊三十六甲一百七十七家 梅吼 前梅由 下婁勇 落持泥 底
婁碎 梅良 落菌令 第七都 管一保正九隊四十二甲二百二十家
韋劉村 先村 落斟毋 後梅由 彭店 王大垻 上婁勇 第八
都 管一保正十隊五十甲二百六十家 落菌茹 羅刑村 趙泥橋
上灘垻 落菌榮 楊髙山 浪主
南井耆 第九都 管一保正六隊三十甲一百五十一家 浪胡來 浪
婁 梅持酉 第十都 管一保正十一隊五十五甲二百八十七家 落
尤賓市 艷垻 趙村 李村 吳楊灘 第十一都 管一保正七隊三
十九甲一百七十六家 文村 古藏埡 胡村 楊森市 許村 先
羅佃 第十二都 管一保正九隊四十九甲二百二十六家 南井監市
朱楊村 第十三都 管一保正一隊長三十四甲一百七十二家 陰村

羅始嵬 旱應垻 羅始偎 第十四都 管一保正一大保一團長十三
隊六十二甲三百二十六家 王村 趙店 第十五都 管一保正七隊
三十五甲一百八十三家 羅刑 亂石 白沙 第十六都 管一保正
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十一家 董垻 斟毛 群桑
浪始蒹 母村 瞿村 馬村 烏豆症
大硐耆 第十七都 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九家 石人
波 岸上有二石人其來遠矣故名 李節山 九亭坡 趙垻 何村
程村 牟村
羅隆耆 第十八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
十一家 尹市 慰斟 皂泥垻 楊村 李村 黃村 闞 石村
第十九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十一家
小羅兒 下羅兒 謝村 梅始干 楊村 走馬龍 朱村 第二十
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十隊二百甲一千四十五家狀戶五十八 羊村
石硐市 段村 母村 文村 芊蓊村
城外耆 在縣城外分為東西耆 第二十一都 在縣城外東管一保正八
隊四十甲二百九家 北村 范村 龐村 夷牢口 第二十二都 在

埧縣城外西。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二百八十九家。水中埧　南門
舊江安耆　第二十三都管一保正。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七家。
大硐埧　清溪村　張村　趙村　二保村　牛項村　鐵盤村　第二
十四都管一保正。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七家。江安埧　羅勇
村　大池頭　蒲村　田程村　漏窓村　第二十五都管一保正。一圍
長。三十二隊。一百六十一甲。八百三十四家。納溪寨　燕蟻　漏洞
趙市
羅東耆　第二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七
家。青山脚村　榷村　梁村　曹村　楊村　白米莊　第二十七都
管一保正。四大保。八隊。四十甲。二百一十三家。三清堂村　任莊村
猫兒埡　萬納窩　雷大面　梁村　向村　第二十八都管一保正。五
隊。二十五甲。一百八十一家。王溪口村　始賴埧　母村　九亭埧
舊市埧　高店　堠子埧
生南耆　第二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甲。一百一十三家。附保一十
七家。大洲堡　立黎村　特眉埧　江門寨　木櫃村　周村　紅白

沙村　侯村　第三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圍長。二十一隊。一百五甲。
五百五十二家。銅皷坎　大增埧　赤沙朱　板橋堡　黃沙坎　樂
共城　水車埧　東村　姚村　萬杖埧　梅嶺堡　馮村　馬村　政
和堡　落茄村　博望寨　水羅甘村　王李村　鎮溪堡　大劉村
赤崖村　大李村　第三十一都三十一三十二都。共管一保正。一副保。
六隊。二十五甲。一百五十七家。安遠寨　羅改　沙水井市　賴顧村
來令　任村　董村　第三十二都　羅箇那　低蓬　箐口村　落特
紅　羅林補　梅特速　周村　高店村　羅始王
合江縣江陽譜本縣一鄉七里二十都祥符舊經。管一鄉二里。鄉曰安樂。里曰普護。江北。九域志。二鄉六寨。鄉名不載。寨曰遂埧。青山。安溪。小溪。帶頭。使君。今止以都係里。以保係都。以隊係保。以甲係隊。
縣市廂圍管一廂司。一圍長。二十三隊。一百一十五甲。五百九十六家。
白皓里在縣　第一都管一保正。四十五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六
十家。大葛樹　史渡溉　王市鎮　吉子坎　第二都管一保正。四十
五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六十家。周村　裴村　閬書埡
安溪里在縣　第三都管一保正。一圍長。二十六隊。一百二十七甲。六百
六十家。先市鎮　尹市　第四都管一保正。二十八隊。一百三十八甲。
七百一十九家。趙村　周村　雙堆　藺市　盧村　村
雲翔里在縣　第五都管一保正。七隊。三十五甲。一百九十三家。沽埡
羅趨村　第六都管一保正。四十一隊。二百二甲。一千五十二家。箭口
高洞　史馬市
水北里　第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隊。一百甲。一千二十八家。白
市　丁石埧　書巖　第八都管一保正。十隊。四十七甲。二百四十四家。
白沙市　馬村　李樊埧　黃渡溉　先渡溉　重村　第九都管一保
正。二十七隊。一百三十二甲。六百八十六家。鄭村　大文村　冀頭埧
第叶都管一保正。十七隊。八十四甲。四百三十七家。樂巖　李村　路
村　金釵堎　第十一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九家。
石皮龍　野茶溪　魯磧
白馬里　第十二都管一保正。二十隊。九十七甲。五百六家。楊市子
安溪寨市　第十三都管一保正。十五隊。七十六甲。三百九十六家。遂
埧寨市　上七村　白馬埧　第十四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一二甲。
三百二十四家。王巡檢埧　傘蓋木　第十五都管一保正。五十三隊。

二百六十二甲。一千三百六十四家。舊市　梯頭　九支寨市
帶灘里　第十六都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三家。石朋埧
橙子埧　田溪
中富里　第十七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一家。舊州
埧　先慥埧　仁懷堡市　綏遠寨市　第十八都管一保正。十九隊。九
十三甲。四百八十四家。月波堎　丁公山　呂村　官埧　何市　獨
昆　第十九都此一都。係上帶灘里地分。管一保正。三十隊。二百四十九
甲。七百七十家。馬市子　高坎　平泉寨市　四斗坎　第二十都此
一都。係上雲翔里地分。管一保正。八隊。三十九甲。二百四家。合口　史
君寨市

橋

本州江陽譜濟遠橋出朝天門外百步許。即小市埧渡口。歲為浮橋。設於孟冬之旦。撤於孟夏之朔。皆架舟為之。用木板蒲繩。取辦於縣。入夏兩江合漲。盡沒沙磧。江面洶湧。不可復梁。則以舟濟。舊小市鎮。居民凡千家。貫江夏漆衕頓。今存者僅十之三。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募工編竹籠石。為衣堤一百二十丈以扞之。其兩岸為二象鼻。公復請於朝。乞以二年一修。得

言勒石於南定樓。今象鼻如故，而龍石漂矣。芙蓉橋在杜獻堂之後，緒
興衰，晁公公武建，列盆植藕，挾掖橋外，故名。晁公介詩云：法刹瘴癘鄉，六月草蠍石。榆柳秋不枯，蛇虺冬不蟄。長橋坐清蘆，足以度朝夕。汲井埋深盆，芙蕖間紅白。幽香自氤氳，南薰為披拂。雖無十丈花，有藕亦如蜜。

渡

江陽譜：中津渡在郡東南三里，俗呼中渡。夏水澇，則鋪驛從此渡，以達于白木鋪。水反涸，則從蒼崖渡焉。蒼崖渡在郡東二里，亦曰江東渡。渡岸有羅氏誓水碑記。盤石渡在郡南四里，亦名南田渡，前達南田壩。胡市渡在郡西北三十里，水自昌州界赤水溪入于郡境，踰嘉萠市七里鎮，達于此渡，而下入于江，可通小舟。大渡在江安縣北。元一統志：餘甘渡，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餘甘碧實圓脆，峯一門渡口，依岸成林。曹國先生唐庚題瀘川縣樓所謂餘甘渡頭客艇是也。西蜀編云：淳祐中，四川制置余玠列戰船于此。范丁孫曰：今是餘甘渡戰艦也。寰宇記：瀘津關有瀘峯，高三十丈，地多瘴氣，若三四月經之必死，非時猶令人悶吐，若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五月渡瀘是也。

園

江陽譜：漏澤園，崇寧二年，侍其公瓘置。是年二月，中書省勘會四方人物繁庶，貧無以葬者，不可勝數。又州縣難得私地以充瘞藏，於會元豐中常詔以官地葬枯骨。今書述成憲行之。舊園在城西真如寺之右，新園在寺之對。淳熙九年，丞相趙公雄帥此邦，適值歲歉，丐十萬緡於朝，以備賑給。死者葬於其中，命開福、真如二僧掌其事。事畢聞奏，有旨給二僧紫衣師號以獎之。　脩東園：郡國有園圃，其來尚矣。豈果為逸遊計哉？非風景寬閑之地，不足以發性識之高明；非草木舒暢之物，不足以見造化之生意。是於臨政蒞事，不為無補，故君子取之。瀘舊有園曰熙春，詳見前譜。久蕪弗治，頹垣障翳，礙目嬰懷，花柳無憀，風月用廢。帥守尚書楊公鋤荒洞窒，蹊為三徑，以暢盤旋。自德禮堂之後，得故亭，揭曰抱膝。架橋曰太一蓮，以達池亭。亭曰方壺。後復架橋達淇奧，曰八月槎。淇奧之後，得書室，移遂志齋額以揭之。循觀音堂而左，曰列岫，曰浮月，曰朝陽閣，曰護寒，晉公之所更革也。復自抱膝之左，結茅曰草蘆。自草蘆直北曰月窟，曰清蒼經達園門，曰清風圃。又自草蘆而左為桃李場，復為日涉，即江陽書院舊址。自桃李場而北，直貫四香亭，夾經為二庵：廬東曰秋巖，西曰春塢，是圃也。地據平陸，雖有池臺亭榭之美，而無徑丘尋壑之意，較之西北二圃為焉。

惟池塘在淳化中有二蓮同榦之端，事見國史祥瑞志，則獨為最古云。翔
西園。治寺之杜獻堂西偏有廢址，積穢崇於丘，取土深於淵，旁通鈐轄廳。右傍山，後瞰池，有巖壑林叢之狀。帥守尚書楊公闢為西園，自衙西而入堂，曰東川道院。堂後有荔丹，為郡治絕品，即其下作自知亭，取杜少陵紅顆酸甜只自知語，蓋言瀘戎之荔丹也。翼亭兩廡，東曰橘中之樂，西曰山中之樂。亭後為特臺，崇三尋，可觀雲物，以卜豐歉。循臺而右，緣石磴越小橋，曰雲雨觀，取范石湖樂府借君南定倚欄干，和雨和雲仔細看語。自觀而東有亭，介於園池內水之間，內外水光映澈明了，舊曰五柳，易以冰壺。自觀而南，石徑緣坡，寄小亭於懸巖，曰環觀，取柳子厚桂山語。自觀而下，東會于道院，又東曰環翠，又東曰映紅，自映紅而北曰粹芳，曰錦繡谷。粹芳取離騷經中語。錦繡谷則下俯深池，如在巖谷之底，池舊纔半谷，余皆公所新鑿焉。異木名花，幽篁靈草，牙排碁布，蔭匝柯交。春則有牡丹海棠，于以翫明良千載雲龍風虎之期；夭桃艷李，于以賞積袖縞裙列屋閑居之奉。又有幽蘭被逕，紅藥翻堦。夏則有海榴噴火，撫之而知西域之出使可尚矣；丹荔含漿，揖之而知涪陵之誤國可自幸矣。又有鹿葱解憂，拄節森衛。秋則有黃花薦脩齡之酒，蘺邊之醉，何達擻芙蓉集初服之裳，澤畔之吟，何憂擻。又有丹桂浮香，綠橘登俎。冬則有江梅一色，傲雪欺霜，直與竹君爭雄角立，雖林和靖之湖邊，王子猷之林下，殆不是過。於是時也，俯欄檻於穠陰隱映之間，步梯磴於翠阜叢紆之際，擷英攬秀，漱潤含芳，四時之樂雖或不同，而天地萬物之理皆為我用，非有道者能爾哉。此圃也，而以道院名，吾殆見其非特蕭靜無事而已也。恨未有記之者，用敢詳焉。　北園：園在北巖之上，有堂曰北定，取孔明出師表中語，仍大書其表於屏，侍制范公于長為之記。記見文類。堂後有堂曰臥龍，堂上揭樓曰英高，取揚戲孔明贊中語。堂後有徑通桃源，自桃源之前梯山而上曰橘洲，過橘洲曰道山，過道山而上，得一峯如鍬，榜其頂曰圓嶠。自橘洲而西有特丘，葺小亭其上，名曰蓬丘。又當屡屡作小亭，曰無盡藏，尤清邃。是圃也，雖無花木之秀，然兩江橫陳，羣岫環列，奇形異態，在在不同，則又非東西園所能及，皆帥守尚書楊公汝明昉為之，寺簿應公鏞為之記。記見文類。善乎柳州退山茅亭之記曰：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而成化？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視其細，知其大，足為來者之楷法。余於是圃得之。

風俗形勝

本州圖經志瀘之風俗質朴淳厚尚文義而鄙利慾不好詞訟氣候偏陽
昔元時地廣人稀四方之民流寓於瀘者僑於版籍所載欽惟
聖朝瀘之附籍者雜四方之民也　謹按方輿勝覽云華陽誌所載東接巴
郡南接牂牁西接犍為北接廣漢以今考之東接重夔南接永寧宣撫司
西接嘉叙北控潼漢左挾資江右通汶水州城肘江負山枕帶雙流舟車
之要衝也寰宇記地無桑麻每歲畬田刀耕火種其夷獠則與漢不同
性多獷戾而又好淫祀巢居巖谷因險憑高著班布擊銅鼓弄鞘刀男則
露髻跣足女則椎髻橫居夫亡婦不歸家葬之崖穴刻木為契刺血為信
衛宄則累代相酬乏用則鬻賣男女其習俗如此郡縣志漢地理志云
犍為牂牁皆西南徼外武帝初開置民俗與巴蜀同華陽國志云江陽之
俗朴野少儒學蓋天性也今戶口繁滋風俗視舊益美居民生計便利故
僑寓者居十之七然地接夔渝尚巫祭鬼俗亦以似之　自唐高宗時闢
洞招徠新創城邑瀘州為都督府統十四州地皆夷境姑為羈縻瀘州之
境接連東爨烏蠻與南詔婚姻分七部落居曲靖州故地又有邛部
五姓初置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間邛部臺登即諸葛亮平南夷所
置雲南郡唐之姚州也宋朝大中祥符六年晏州夷人斗望刼淯井監詔

內殿崇班王懷信討之深入多殺既平上謂王旦曰蠻人侵軼當遣使撫
遏以禽獸畜之殺之何益當務綏懷俾其安静自慶曆二年烏蠻得蓋求
為部落長詔以其地為姚州給刺史印自慶曆至皇祐間夷人亦屢犯順
旋即討平熙寧七年晏州夷人自清井入寇命都官員外郎熊本為察訪
使討平之又撫納烏蠻酋長斧望箇恕及其子乞弟皆內附至元豐元年
因納溪寨居民與羅茍夷爭魚笱誤殺之夷怒犯納溪詔韓存寶討之乞
弟助平羅茍而賞不及旋入寇官軍陷敗天子震怒斬存寶命環慶路馬
步軍副總管林廣發府界及環慶涇原梓夔湖北之軍三萬令又以開封
府兵駐南平為聲援廣兵深入至歸來州城賊悉伏葭葦中乞弟匿不可
得廣出詔班師兵連五年死於行者四萬餘人費緡錢百餘萬其後邊患
稍弭至政和間復以守臣賈宗諒失於撫馭晏州熟夷首領卜漏入寇結
連十餘萬衆陷梅嶺堡園欒共城轉運使趙遹與宗諒討之權行招安夷
虜相繼納款卜漏偽降以誘我旋復拒命詔黜宗諒以康師審代之發諸
路兵合三萬餘人以遹為瀘南招討統制使深入其地兵久無功以黔中
土丁梯石登囤出其不意卜漏走擒之戮於瀘州餘黨悉降斬獲七千餘
級費緡錢一百九十六萬於是乞弟之子阿永始詣遹投牒願復歸順遹

奏聞補阿永夷界都大巡檢使歲入中馬相傳今數世皆承襲衛邊其所
自述猶稱阿永焉　輿地紀勝東接巴郡南接牂牁西接犍為北接廣漢
華陽國志先有王延世著勳河平後有董鈞為漢定禮華陽國志江陽郡
下西連僰道東接巴渝南望夜郎牂牁鎮邊樓記瀘為州肘江負山自西
南來如入聲背轉掌覆布五爪劉正字城西李氏園序氣候偏陽夏秋多
炎燠冬無苦寒句公撰瀘川縣廨記又云每夏秋蒸溽公餘偃仰如傳構
大盛獨瀘古巴子國涪流東北貫其陽墮山西南蟠其城任伋開福寺記
郡得名為瀘李壘西山堂記曰郡得名為瀘者蓋始因梁大同中當銑治
馬湖江口置瀘州蓋馬湖即瀘水下流當時於此立州因遠取瀘水以為
名取瀘水以為名寰宇記五月渡瀘諸葛武侯南征使李恢自建寧馬忠
自牂牁而考自出越巂五月渡瀘世未有原其說者方吳蜀之分五溪諸
夷遣接益州四郡雖不能為害然有事之際得之即族故先主伐吳使馬
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五溪之南即益州牂牁郡界及先主敗於秭歸
益州四郡皆叛應王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
牁闓又受吳之爵執蜀刺史張裔以與吳安然不忌此非獨以險遠為心
蓋益州四郡上可撼巴峽以為奇下可通湘廣以備敗自漢以來益州四

郡嘗士大夫主之非獨蠻夷而已公之南伐蓋以杜塞四郡歸吳之心使
四郡根據於吳連結五溪諸夷則巴峽非漢有也傳所謂因其舊豪擒縱
孟獲使之不叛者特公之餘暮耳事見叙州圖經李嘉謀武侯祠堂記容
齋隨筆云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武侯戒曰非征
討貢獻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濟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將賚金龍
二條金錢三十文併設酒脯請先祭享而後渡事見辛怡顯所作雲南錄
王象之又按唐書志姚州雲南郡下有瀘南縣則瀘水當在姚州與辛怡
顯雲南錄相合土地雖迫山川特美有監井魚池一郡豐沃華陽國志漢
安縣下據江洛會枕帶雙流輿地廣記瀘控西南諸夷遠連爨蠻最為邊
隅重地元豐以來置守率用武臣其後始更置儒守政和六年孫義叟修
城記又云自政和乙亥始更置儒守瀘自元豐間始建沿邊帥府乾道六
褾升領劒東一道十五州權任益重李壘西山堂記熙豐以後地望加重
梓夔路兼都鈐轄置司在焉視成都之兼利益路每相抗衡乾道間詔總
潼川路帥鎮邊樓記江安隋舊邑也歸為舟車往來之衝其外即與西南
夷接熙寧記又云自唐開羅鳳之師出入於此而元豐以來開罪之師亦

由此啓行蜀偏西南地勢處坤。炎劉拓闢與夷爲門。玉府一畫。畛畦乃分。通聖矣來真人出。而爲吾蜀慮也。史于袁鎮遠擅賦。最近蠻獠。尤宜撫綏。通畧。太祖開寶八年。上召新瀘州錢文敏。先於講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方興勝覽。本漢江陽。華陽國志。瀘川縣云云昔漢光武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孫王求之。縣人殺之。光武怒。爲子立祠。謫江陽人。不使冠帶。

江安縣圖經志風俗　謹按本縣風土。民俗敦厚。頗知禮義。勤於農務。不事工商。形勝　本縣東至納溪。南控戎蠻。西接叙雙。北界富順。前瞰山嶺。後枕江流。清水出其右焉。

納溪縣圖經志風俗　本縣曩因兵革之餘。居民十無八九。附籍者皆四方流寓。因而成家。民俗鄙朴。務農。少知文義。亦風土所處焉。　形勝　東接瀘川。南控蠻徼。西接江安。北界大江。城枕夜郎溪之上也。

合江縣圖經志風俗　謹按本縣地陋山多。居民鮮少。俗尚質朴。不務工商。耕稼爲業。　形勝　前列翠屏。後倚觀山。東接巴渝。南控播州。右枕安樂溪。左俯大江水。其流自左而朝于東也。

戶口

本州圖經志瀘州并三縣戶口　實在人戶。壹萬二千七百一十一戶。人口壹拾壹萬五千六百四十口。

本州軍民匠竈僧道。八千肆百八十六戶。男婦五萬七千陸百玖拾口。人戶八千三百二戶。人口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一口。

江安縣圖經志軍民匠竈。二千九百九十八戶。男婦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口。　永樂實在人戶二千八百一十四戶。口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口。

納溪縣圖經志　兵革之後。並無卷冊。令入版籍。軍民驛鋪等戶。四百六十七戶。大小男婦二千七百九十八口。　永樂實在人戶五百三十二戶。口三千七百八口。

合江縣圖經志　軍民戶口一千二百九十五戶。男子婦女八千二百五十六口。　永樂實在人戶一千六十三戶。口九千二百五十一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八　六模

瀘

田糧

本州圖經志瀘州并三縣　官民田地塘。八千七百五十三頃。九十五畝四分二釐五毫。　夏稅　小麥九百五十二石九斗九升九合二勺九抄。絲八千四百六十二斤一十兩三錢八分六釐。　秋糧　米六萬三千六百四十八石四斗七升四合九勺三抄五撮。　綿花三千三百九十五斤五兩六錢。　麻六千七百四十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百五十斤四兩。

本州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二畝六分。正耗米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三石有零。　官民田地塘。六千四百七十二頃七十七畝五分五釐。　夏稅　小麥四百五十九石一斗七合一勺。　絲六千四百二十二斤四兩七錢五分。　秋糧　米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三石五斗三升二合一勺九抄。　綿花二千六百五十四斤七兩二錢。　麻五千三百五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百三十斤。

江安縣圖經志軍民田四萬三千一百四十畝六分九釐二毫七絲五忽。該糧三千三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八合六勺三抄九撮九圭七粒五粟。　永樂官民田地塘。一千零九畝二分四釐。麥五十三石九斗九升四合三勺四抄。民地一千三百二十一項九十三畝九分七釐五毫。　夏稅　小麥三百九十一石三斗八升一合四抄。　絲一千二百二十一斤一十一兩六錢五分六釐。　秋糧　米九千六十七石八勺四抄五撮。　綿花四百六十七斤一十一兩六錢。　片麻九百三十五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十斤四兩。

納溪縣圖經志前代則無額數。令入籍軍民等田四千九百零六畝六分五釐。該糧四百零五石九斗四升四合有零。絲四百九十兩陸錢有零。陸地一百八十四畝六分四釐。令該夏麥一十石八斗六升令。　永樂官民田地塘二百四十九項五畝七分。　夏稅　小麥二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五勺五抄。　絲二百六斤三錢六分。　秋糧　米一千七百三十七石二斗五升九合六勺六抄。　綿花八十一斤五兩六錢。　片麻一百一十五斤一十四兩四錢。

合江縣圖經志田一萬七千畝。秋糧正耗米一千四百一十八石有零。

永樂官民田地塘七百一十頃一十八畝二分。夏稅 小麥七十六石七斗七升八合六勺。 絲六百一十二斤九兩六錢二分。 秋糧 米五千三百一十石六斗八升二合二勺四抄。 綿花一百九十一斤一十三兩二錢。 片麻三百八十三斤一十兩四錢。

土產

本州圖經志謹按方輿勝覽云。瀘州出產荔枝并茶。荔枝稍有存者。考諸茶乃永寧夷蠻所出。去州三百餘里。瀘所產者無非稻穀綿花常物耳。五穀宜稻不宜黍稷。其田磽薄。皆山溝之間。不堪堤堰。風雨調則豐。亢陽則饑。俗名為雷鳴田。言雷鳴而得水也。 綿花民依山之高阜者畬而種焉。業勤紡織。雖粗不細。而民實賴資焉。 荔枝州南十里。稍存其樹。葉青園而冬不脫。二三月花。五月紅熟。肉薄味淡。寰宇記 大黃 杏仁 班布 花竹簟方輿勝覽 鹽井華陽國志。土地雖迫。山川特美。鹽井魚池一郡豐沃。 瀘茶茶經云。瀘州之茶樹。夷獠常攜瓢穴其側。每登樹採摘茶。必含於口中。待其展。然後置瓢中。旋塞其竅。歸必置於暖處。故味極佳。 荔枝杜甫過瀘川詩。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君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元一統志鹽有二。宋熙寧八年。瀘南夷人獻納長寧軍十州土地隸淯井。淯井州南二百六十里。煎鹽南井。去州七十里。井竈在萬山之境。深入五十八丈有奇。五代以前。科丁夫充役。後以刑徒推車汲水。熏煎甚苦。寶祐元年。知州事朵愈改以牛具推車取水。立石鐫碑。元至元十二年。行樞密院下本州經理煎辦。十三年王世昌竊亂。以木石築寨。十五年定蜀。四川轉運司下本州興工開淘。自十八年為始歲認課額一十二萬斤。十九年為始趂辦虧額。二十年四月罷之。

江安縣圖經志土產大略與瀘州同。

納溪縣圖經志山多地瘠。居民不過耕稼。所歛亦薄。餘無所產

合江縣圖經志桑麻綿花麥稻常產之物。餘無所有

土貢

本州九域志葛一十疋

山川

山圖經志寶山。瀘州之負郭山也。當州之右。高平聳闊。延袤數里。每春人踏青於其上。以為眺覽之所。昔諸葛亮駐營於此。山上有武侯廟。今存遺蹟。方輿勝覽在瀘州城南。初名堡子山。為巡檢廨。陳公損之移廨山西。建堂其上。袁公説友名其堂曰江山平遠。易堡子為寶山。皆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郡國志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云。五月渡瀘。即今之寶山。李堇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錄攷之。乃在越巂之地明甚。非瀘之寶山。元一統志諸山拱揖。真勝絕也。今碑字猶存。又有西山堂。相傳寶山即古之瀘峯。李堇字季允。作西山堂記。以辨其非是。下有木龍岩。山谷黃庭堅所名。 方山瀘州之西南山也。去州二十里。青翠聳拔。高方而平。因名方山。山有八面。前二面之麓有二尖峯。周圍巒峯共九十九頂。山下有魏曹操廟。輿地紀勝舊志載唐天寶改為四峯山。其山八面。望之面面相朝。於羣山中最高。山根湧江。江上有魏武帝廟。華陽國志云。方山之下有方山神。又圖經祠廟門云。去瀘川縣八十里。不同。然江安縣亦有方山。上有天地。下有神祠。恐圖經指江安縣之方山也。宋討乞弟陰雨踰月。神宗皇帝封香禱焉。有應。遂賜廟號。 華陽山在瀘州方山之支山也。在方山之東五里。尖而且秀。與方山對峙。 南壽山在瀘州形勢高峻。岩壑秀異。當州之南。故名南壽山。輿地紀勝在樂共城西南三十五里。名博望寨。山高且秀。晏夷平定。守臣繪圖以進。上意悅之。賜名南壽。又名御愛。其林木有禁不採。 安樂山距瀘州東北五十里。秀矗三峯。形如筆架。嵐如馬鬣。懸崖峭壁。相傳隋有劉真人脩鍊於其上。丹成而仙。今丹竈之所。土色赤紅。在合江縣西五里。其山三峯凸凹。四面削壁。俗名筆架山。有靈泉在山之下。歲旱祈禱有應。其山俱秀。有溪及延真觀。有石櫃為仙人藏經之所。峽而左有蠲訶跡。後有仙人影。隱隱在石壁中。峽而右壓木柚臺仙人屋十二。盤至蜀盡處。循山有八州通南巖。有石曰許由瓢。又有芙蓉城滴水崖白猿洞。此三峯之景也。仕伋遊安樂山詩。安樂溪上峯。萬木森草羽。孤村切天心。攢拓壓坤股。氣勢西吞夷。光芒南定楚。雲泉出石竇。淋漓灑玉宇。烟蘿纏林梢。搖曳垂翠組。山有天符業。一夕大風雨。拔去復得於谷子山。如荔枝葉而長有紋。如蟲蝕。宛如蟲篆。或以為劉真人仙蹟。蘇子瞻詩。天師化去知何日。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元一統志寰宇記云。有瀑布千尺飛流。天寶六載。改為合江山。范子長郡邑志云。始劉真人珍卜居此山中。日焚通平。蓋氣歆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濁而不秀。成山而又清秀。惟安樂山昇遷之吉。馬水源發甘虎豹眠。從見山谷黃庭堅題行。 鍾山在江安縣南五里。峻拔峭險。圓如鍾形。名曰鍾秀。 撥旗山在納溪縣城東北三里。相傳諸葛亮豎旗於此。山因名焉。 丁山在合江縣西南五十里。其山峯狀如筆形。因名丁山。

容山在合江縣東一十五里。其形如屏。四時樹木蒼翠不改。因名容山。
元一統志。瑞鹿山。在瀘州城南門外二里。周保定五年。道士尹希岩開山
有白鹿來往山中。因以瑞鹿名山。　鏡子山。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在江安
縣南五里。又名照山。一峯中峙。兩峯旁翼。二溪交流。大溪中出峯之脊。小
溪出中峯之腹。葱蒨秀欝。庵廬梵宇。金碧交晃。旁有二潭。曰馬影。曰雲施。
爲龍所居。旱禱輒應。山有眠雲石。襲淵橋。玎璫岩。磨鎌溪。清秀爲一邑勝
遊之地。今皆蓁蕪焉。輿地紀勝。三華山。自瀘州朝天門下一里許。遠山縣絡
朝郡治之後。不知其所以名。　瀘峯山。郡國志云。在瀘州瀘津關有瀘峯
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
以五月渡瀘。相傳以爲即今之寳山。而李㚖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
志及辛怡顯雲南録攷之。乃在越巂之地。明甚。非瀘之寳山也。　丁公山。在
瀘州安樂溪之左。高踰千仞。舟行數百里。隠隠煙雲間。上有蕭齊碑。磨滅
難攷。　銅鼓山。在瀘州少遠寨側。　小龜山。距江安縣百里。嘗即其地置
樂共城。方輿葉時因取石有小龜金紋。俗因呼爲小龜山。自其距登三絶
頂。又有二山。名大連天小連天。　龍雲山。在江安縣北六十里。　南岩。在
瀘州南山之隈。　西岩。在瀘州汶江西。郡縣志。照山。在江安縣南五里。亦

縣之勝處。　樂共城山。在江安縣。名小龜山。又有二山。名大連天小連天。
皆城之藩蔽。方輿勝覽。大連天小連天山。在江安縣百里外。樂共城之側。
江。太平寰宇記。瀘江在瀘州。按郡國志。瀘江水中有大關焉。季春三月。
則黄龍堆没。闕即平。黄龍堆者。昔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
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樂。揚聲悲歌。船人學之。吉甫聞船人之
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在此。方輿勝覽。按辛怡顯雲南録及唐書
志。姚州雲南郡下有瀘南縣。則瀘水當在姚州。李㚖西山堂記云。郡得名
爲瀘者。盖始因梁大同中嘗徙治馬湖江口。置瀘州。盖馬湖即瀘水下流。
因遠取水以名州。　汶江。在瀘州。漢書地理志云。汶江出徼外。從江安縣
西南入縣界。東流入合江縣界。輿地紀勝。在瀘州。出汶山。順流而下。東南
過犍爲數縣境。又曰汶江。蘇代所謂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者
也。圖經云。東流入合江縣界。　思晏江。在江安縣。從晏州流下。合流至綿
水。郡縣志。内江在瀘州。一名支江。自富順監界來。經安夷鎮。至州城北。凡
一百六十里入汶江。酈道元云。綿水西出綿竹縣。東經資中。又經漢安縣。
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即此水也。云。方山下本許。或云以瀘
州山之大者爲吉也。　岷江。在瀘州江安縣西南入縣界。東流入合江。

方輿勝覽。中江。在瀘州。一名綿水。經瀘川縣北三里。出麩金。輿地紀勝。在
瀘州。元和郡志云。亦曰綿水。經瀘川縣北三里。出麩金。　汶江。在瀘州。出
岷山。東流入合江縣界。元一統志。大江在瀘州西。來横州治之東。中江逺
州治之北。二水合流於治之東北。而下大江。自叙州南溪縣入界。中江出
雒昌山。歷簡資富順。以至州治之北。與大江合。張昭云。江陽爲江雒之會
是也。淯溪。在江安縣南。來自長寧界。而合大江。並東下接重慶路江津縣
界。　支江。在瀘州城北。自富順州界鴛鴦溪合流。下經安夷鎮。至州北一
百六十里入汶江。其色赤。今與江合流處有涇渭之判焉。酈道元所謂綿
水西出綿竹縣。東經資中。即此水也。又赤水溪。從昌州昌元縣界流入去
合支江。　悦州江。在江安縣。從戎州部落悦州流下江安縣。合入大江。
水。元一統志。綿水在瀘州。舊經與九域志云。自長寧軍流至江安縣一百
五十步。與汶水合。江安古有綿水縣。今爲綿水鄉。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當
時去綿水必近也。水經謂綿水出梓潼。經資中至江陽入江。即内江也。與
此不同。故兩存之。王象之引元和志云。中江水亦曰綿水。經瀘川縣北三
里。出麩金。　思晏江。水從晏州流下。合流至綿水。　淯水。圖經志。在江安縣。
其源出自長寧縣北。逾安寧縣復式伯餘里。至縣城西達于江。　溪。輿地

紀勝。赤溪。在瀘州。從昌州昌元縣界。流入至赤水鎮合支江。　納溪。寰宇
記。在瀘州。源從牂牁生獠界。流來入汶江。元一統志。源有三。並來自阿永
蠻界徼外至熟夷阿乞族。合名三會水。徑至納溪縣治之下西門。與大江
合於縣之東門。王象之輿地紀勝云。自永蠻部至江門寨有横石中流。涉
水如門。故謂之江門。東入納溪寨。以合于大江。　東溪。在合江縣。從牂牁
生獠界流來八十里。與汶江水合。　夜郎溪。圖經志。在瀘州。其源自滇北。
經水寧漁漕三伯餘里。北達于江。亦名納溪。其溪淺隘多石。凡遇雨劇疾
湍瀑。艱于舟楫。自江口至溪源有三伯六十灘之名。　之溪。在合江縣。原
出播南三百餘里。至縣西南曲流三折。狀如之字。因名之溪。　安樂溪。郡
縣志。在合江縣。上流二脉。一曰大溪。一曰小溪。發源從生夷界。來過綏遠
仁懷安谿寨。二谿合流。由安樂山下會於江。元一統志。來自合江縣南上
接夷界。至縣北入于江。又安樂小溪。來自東上接戎叙州界。合大溪至縣
東北入于江。鄭綰令此邑時。其詩引曰。安樂溪自合江縣西南山流入于
江。源遠莫測其所從。其深廣可容大舟。其平如鏞。其色紺碧如玉。其勢回
環宛轉。若有所避。不忍遽棄山而匯於江也。溪上多壽木。溪人莫得其名。
藤蘿栢竹。禽鳥花卉。四時無不可樂。故名之曰安樂溪。　灘。圖經志。旗灘

在瀘州西十里。江岸有巨石嶺横切江心。狀如旗形者三。俗呼爲旗三灘。涇灘在瀘之西十里。其灘兩岸絶壁。下流有一石磧。流水淺急。相傳諸葛武侯射蠻之地。俗名爲赶箭灘。輿地紀勝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剌天瀑布飛下。側有卧石。父老傳爲武侯誓蠻之地。馬鬃灘在瀘州東十里。水流泌於積石上。狀如馬鬃。因名之。輿地紀勝酒甕灘在瀘州。凡舟自大江而下者。至此無所已。唯夏漲由納溪渡至石側。乃爲白崖所衝。舟人畏之。及水低岸遠。則巨石特立。圓腹匽底。宛然一甕焉。龍蟠灘自瀘州東去五十里。水交漬亂石之下者。曰龍蟠灘。舟人戒焉。井九域志清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輿地紀勝鹽井在瀘州南井鹽歲計四十一萬斤。陀胥井歲計二萬八千斤。池江陽譜荷池在瀘州阜民堂前。上架石橋以達于壯猷堂。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築室其上。榜曰野航室。今廢。晁公賦詩云。平池積潦漲輕痕。宛若扁舟繫水濱。斷岸纔盈六七尺。低蓬恰受兩三人。巡簷悦目蒲蓮秀。隱几忘機鳫鷺馴。坐閲江湖好風景。不愁濤瀨闊無津。故主池在瀘州。即大江東北爲之。各去城五里。紹興十三年。準令置。元一統志天池。在江安縣西十二里方山上。四圍皆十餘丈。旱澇水無盈縮。遇旱有禱即雨。

宮室

樓江陽譜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爲水雲亭。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樓。取諸葛孔明建安五年出師表語爲名。自爲之記。壁左右有李賛皇諸葛忠武像及南蠻西夷地圖。其雄壯尤爲一郡勝。廣袤八丈。有奇面臨資江。簷廡高明。庭宇爽塏。凡帥守會僚屬。將佐商略軍務多在是。右司范公仲藝書額。晁公詩云。水接荊門陸控秦。卧龍陳迹久尤新。劒關驛外青山舊。錦里祠邊碧草春。更築飛樓瞰瀘水。擬將遺恨問洪鈞。南方已定錐饒冨。北望中原正慘神。梁公介詩云。堂堂百尺樓。製作極華麗。山圖與水遠。秀色相嫵媚。上無狐鼠窺。下有魚龍畏。賓友升清虚。夷落聳瞻視。南隣粗安堵。北鄙方𤇹燧。倚樓獨何爲。尚下憂國淚。侍郎李公燾賦云。帝有熊之苗裔兮。謀蟬蜕於城陽。遡凱風而浮游兮。爰揭洿而蹈襄。念莫足與爲美政兮。乃退耕而俟時。或三顧以咨當世之務兮。翻然遂許其驅馳。奉命於危難之際兮。一言而鼎足之勢成。公安狼跋不可以久留兮。亟泝江而西征。兼弱攻昧古所貴兮。剗吾謀之嘉定。於信義其何傷兮。庶𢧐漢後世之復興。維蜀則二祖之關河兮。先固基本足食與兵。寧崎嶇阻之恃兮。指日還都于舊京。既蕩平乎山南兮。亦漢屬乎樊北京州

若可以指呼兮。許下業業其將拔。援吾素定之謀兮。若盤走丸而弗出矣。孰啓蒙遜之覦心兮。彼天公真不仁。雖雲長之仇不可不報兮。較計輕重盍姑置此而専圖秦。嗟夫此行莫能戹兮。更撓敗乎東隣。宛洛進取之途繇此遂改轍兮。跨有二方遽喪其一。遭大喪而内外晏如兮。賴忠正以勿夫。吾豈須臾忘漢賊兮。又懼南鄙之侵閔。闗息民亦已久兮。顧獨試諸小蠻夷。亟養其逆莫詰問兮。丕死三載。枋出師視。初謀愈落落難合兮。諒非得已而至于斯。吾因斯知帝王之窮荒勤遠兮。適足貽後世子孫之憂。越巂津爲他人兮。當時固已厭苦其煩勞。豈無攻心之上策兮。頓刃挫鋭亦深入乎不毛。渡瀘水臨滇池兮。併日而食則他可知也。收貨財以給軍國兮。殆巂牘之虚辭。問一歲乃出祁山兮。弔民代罪公來獨何遅也。儻無所事於東與南兮。舉全力而加諸當逆漢賊。斯蒲伏而授首兮。王業詎偏安於蜀都。攻益州之疲弊兮。訖莫遂其良圖。慨東隅之得失兮。嗟克收此桑榆。抑天之所壞不可支。故使至此極兮。植𤕤起仆。尽吾意之區區。撰厥所元。終都攸卒兮。孔明之於昭烈。蓋無言不酬矣。又何負乎亂日高樓巋然壓繩。若兮俯仰千載。懐諸葛兮德如伊周。過管樂兮孰云。所長非將略兮變故横發。巧言奪兮。倉卒應酬不躓路兮。本志先定。惟北伐兮。回兵南討路紆曲兮。言旋言歸。整休息兮。祁山之役最後出兮。魏人聞此猶震疊兮剞及當時用全力兮。摧枯拉朽彼固弗敵兮。事不如意八九且十兮。然亦何憾。孽匪自作兮。自茲已來可惜兮。徼外蠻夷今畢服兮。不復弄兵瞽邛本兮。偃旗卧鼓不頃一戟兮。我獨北望傷宛洛兮。極目千里。氣甚惡兮。沈吟遺章。涕零落兮。攘除興復。將焉託兮。登茲銷憂。聊假日兮。郡人朱孝友賦云。惟瀘之北。二水互擊。上有岑樓。突兀新出。雲霞來舞。日月下觀。向斤斧之未聲。憶有孤亭翼然。冠之江山呼而不回。萬景領而相違。胡此樓之乍架。紛戢戢以來歸。吾聞梗長可得深井之水。思長可得古人之意。不誠而于弟功忽。念之深者或變色於天地。今此樓高而抱千載之想。宜物色之吾娟。非昔叛而今安。蓋感于中者異矣。方漢鹿之逸去。慨群雄之競逐。吟則梁父。有蜮含毒。戀隆中之睠。日思赤子之血肉。若夫孟德眼中芒刺吳蜀。孔明胷中一家南北。發火德而未熖。何嘗藝而不熟。雖然治外必由内。肅服遠將自近始。小盜窺户而不剪。奚大盜之時覺。劒則逐於孟獲。志本趨於曹氏。書望中原遠乎邈哉。夜從枕上而屢至。馬一日以南牧。即揚旌而北指。臨岐發疏。剖肺肝兮淚汪汪而落紙。雖鼎峙之圖。署爲徒兮。而此心之闊尚彌乎八荒之外。嗟乎以義燭世。賢否了

然以古燭今君子見前孔明義槩欲見不可元帥晁侯是亦龍卧亮心乎中原侯心乎孔明時不同而意同思正乾坤兩賢一盟當玉帳之閑暇侯舉酒以時歡斜日上乎層欄風弄袖而獨立蓋如見燕代於戶牖從萬里之羈執樓曾何知但臨水岌岌而已 陸游南定樓詩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游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 晚對樓在南定樓之右羅城上乾道梁公介建取杜詩坐對秦山晚之句爲名 會江樓瀘爲治据岷江之西內江之南二水合流徑趨與會凡樓艫上下風者皆艤焉郡之通達門外五十步有亭曰瀘江以爲過客登岸盤礴之所創于梁公介再創于虞公𤇍葺于曹公叔遠廣立三門其體雖具然歷歲未久漸覺荒涼帥守尚書楊公汝明從而更葺之揭樓居以冠其首横袤六丈崇二十有餘尺欄檻簷宇繪畫彩飾煥然一新始稱大國候館堂堂氣象下瞰江步波光渺渺一目無際達人貴游傑商鉅賈漁人舟子連艘御舳悉湊其下於是字其館曰江陽堂曰卧龍樓曰會江取二水交流之義舟行有所憩客至有所館祖餞行人有所寓講行遊樂有所止瀘之爲館者凡五曰皇華曰通津曰留春曰騎鯨未若此館之爲宏且麗也是役也費緡九百有奇瀘川宰陳南金實董之 擁翠樓在瀘州雅歌堂之上李公燾詩引謂春畦甘菊今猶青藥移梅擁翠樓下忽已着花戲成長句云淳熙元年九月尾菊未落英梅破蘂從來兩美難必合今忽得此一笑喜人言地瘴物失時進忌太蚤退苦遲老夫亦豈不自覺姑與飲酒仍賦詩忽今芳草直爲艾封殖嘉樹寧少待夕餐九華可無死却期老歲於吾子 鎮遠樓在瀘州即整暇堂舊址李公寅仲既移堂於錦堂東偏遂即此地建樓高揖衆山氣象雄偉公自爲記云余之爲此堂固欲快一時登臨之樂目視胥漬嘯歌娛樂者哉事嘗伏於隱微及其敝而圖之斯可折衝搏俎而厭難於無形也頼閫底臺內屬之憂歲禋故事頃拿突令違郵不俸儻㢸於撫安而謂鴆毒之可懷思蜂蠆之肆毒雖欲樂此得乎吾將以鎮遠名樓未欲從事於近者也且繕甲治兵訓士囿爲邊備之常然古今邊患多起於倉吏之役年地小利而生釁以致邊徼生靈之不可勝者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况承方面之寄而以是臨之哉 亭江陽譜瀘江亭在瀘州通海門外五十步爲過客艤船迎餞之地乾道八年帥梁公介撤茅爲亢附城面江高明爽塏榜曰江亭公自爲之記曰瀘治大江之北士大夫往來乘舟者十八九乾道元年予被命還朝艤舟江上時暑方作升客亭而憩焉庳陋湫隘不可容足私竊苦之後六年來牧此邦謁客於亭上視其汙敗如故而傾壓有加乃命成忠郎權兵馬監押張侁擇地而新之創屋十餘間不侈不約負山而臨水睇望廣遠心開目明揖晨曦之光覽霄月之輝煙雲倏忽風雨晦霽景色各殊或者謂郡之勝處盡在乎此予謂游觀之益則欲擇其勝行旅之益則欲求其便何者水行而乘舟人之所同也然四支百骸窘束於尋丈之間動作寢卧皆失故常疾風怒濤爲之憂恐浮家而俱者雖僮僕婢妾慊然有不自適之意行及郡邑人人自以爲得少休也縻舟而出左右前後有屋室可娛相命而趣之列席而坐載酒而酌彷徉盤礴灑然忘疲豈不足以爲行人之惠乎夫物無小大事無緩急苟有可便利於人者君子必盡心焉環千里而臨之身所居處園囿陂池極其廣百步之內候館弗葺主賓相接勞迎餞送顧瞻棟宇腐敗傾側此而弗顧謂其能善理也哉凡我在官推廣是念謂一亭之廢興係行者之休戚自令南面以長民者重有弗便勿萌諸心而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則書所謂克勤小物異浮屠氏所謂善用其心者其庶幾乎嘉泰四年郡丞虞公𤇍重建榜以今名嘉定十四年帥大博曹公叔遠重修增立兩廡濬築後溝以除浸漏之患又廣立三門于前始有帥府肅容氣象 元一統志在江皐賓餞之所故相虞允文十歲侍父祺漕潼川登此亭有詩映水林巒影顛倒濟川舟楫勢崢嶸東行萬里欲乘興更待一篙春水生嘉熙兵燹西山郡博見此詩嘆曰此帝遠大之器也 翔嘯吟亭 嘯吟亭在盧峯孔明祠之下萬山前列重岩疊嶂如浪湧如雲屯令人應接不暇舊有亭曰長嘯歲久腐敗帥守尚書楊公命瀘川令史大川撤而新之從東西闢兩軒濩以前榮繚以修垣每歲游九轍於是焉講登高故事視龍山馬臺雅興何歉哉公有和史宰詩居壁間詳見文類 錦浪亭 東山亭 栢岩亭 芝石亭 自騎鯨館望東岩三聖院僅隔大江峭岩壁立如列屏戟連亘至聖觀音院凡一里許曹公最愛其勝趣謀經營爲游觀之地未暇也既得召命未行間與郡士倘徉館中望其地謂可栽數千桃當春爛然江波上下如錦視古桃源可無愧也聞者欣然不半月遂得千餘株曹公即命於桃多處立亭曰錦浪公詩云瀘江東山山更奇騎鯨飛仙歸未歸桃花千樹爛春晝莫作尋于荒[illegible][illegible]且題同郡士姓名石刻在館望間又少北岩石嶙峋嵌洞高下立亭其旁曰東山又少北則巨岩特立其廣五十餘丈尤怪奇岩前巨栢雙幹可三百年名以栢巖每遊人至此必躊躇不忍去旁有忠政鄭王祠亦再新其門屋少北踰三聖院之右有石洞中設波崙禪師像名其洞前亭曰棲禪洞又其北有小岩特起

高三丈餘上廣下狹挺如瑞芝名以芝石因亭其右即芝石為名亭之左
又有大面岩左右兩岩夾亭遠望連江隱蔽大江環旋不見去來之處如
重湖在其下雉堞浮屠相為掩映真勝趣也　蕭昭亭在瀘州朝天門甕
城内凡詔命之至帥率官屬迎拜於此　宣詔亭在瀘州内城樓下之東
偏與班春亭相向皆為屋三楹高敞視他郡為壯　班春亭在瀘州城内
樓下之西偏　白皓亭舊在瀘州鋪之側後廢郡人正字劉公望之常題
云一作江陽夢轉頭凡幾春滯留渾為酒行李尚因人黃葉吟邊驛青衫
老去身平生湖海頗鼎鼎欲誰陳　特埈亭在瀘州郡東北二十里　曲
水亭在瀘州四香亭北　五柳亭在瀘州南定樓之左淳熙間史公臯建
新亭在五柳亭之對前有大池今廢　揔木亭在瀘州郡東北六十里
得要亭在瀘州梁公介所創也在寶山　止水亭在瀘州直錦堂之後
紹興間建王公御月詩云奏刀餘地事無多燕凡凝香靜養和聊爾命亭
為止水已殊驚説徑無河舊聞淵默雷聲迅更值林幽鳥語訛童子縱教
抛瓦礫不知何處認清波梁公介詩驚濤渺半空怒勢突千里此豈水性
哉物有激之耳方塘尋丈間一泓清且泚鏡面燭須眉水墜絶塵滓道人
修淨觀此心如此水不從苦海中更放波瀾起　憇車亭在江安縣東北

二十里　解鞍亭在江安縣北五里　祠　郡縣志方山神祠在瀘州方山
下宋朝討乞弟陰兩踰月　神宗皇帝封香禱焉有應使者按圖經以聞
遂賜廟號俗號魏武祠李燾辯之輿地紀勝龍祠在瀘州城崇德廟瞰大
江下有潭上有龍祠歲旱則州遣吏沉石匣金龍于潭輒應　廟江陽續
譜后土廟在瀘州郡之來岡曰堡山稍下之曰寨山地勢最高俯瞰井邑
在昔為兵屯所寓故驍騎營在焉紹熙壬子之變本營之燹實倡之爰從
置他所其山先有岱宗祠頗壯據地之要肹蠁畢應右為后土祠視岱宗
為僻隘於君臣之義未稱左為盧峯即前驍騎營故地昔人於此剏北陰
祠以處諸方雲遊慕道者嘗取合江平蓋山騰清廣觀額揭之氣象荒落
久不能振帥守尚書楊公從其右占兩山之盤審曲面勢寔為要會徙后
土祠更剏之前為后土殿後為九皇殿揭騰清觀額於祠門不特地氣上
騰於后土取義為稱而所據之地衆山朝揖如拱至尊岱祠俯居其下分
義俱允九皇殿後為道紀堂即緇黃所謂方丈命主觀者居之庖湢帑
廩畢具右通舊觀改剏前榮為雲堂仍處雲遊徒侶主以羽衣俾兩相資
圖為久計最後得高阜即此峯之項東西二山扞如臺門中貫内淙直衝
其趾築堂為遊息之所扁曰群玉山環蒔以梅取像揚州祠瓊花遺意也

經始紹定壬辰之夏迄冬孝成董其事者路鈐李大亨路分田允恭一毫
不以役民也　龍神廟龍馬潭龍神廟號顯烈累封嘉澤昭靈善利福應
侯事跡並見前譜尋自寶慶元年以後至紹定元年遇旱輒禱禱輒必應
農田獲濟肹蠁異常會皇帝登極赦恩應諸路州軍神祠曾經祈禱靈應功
及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令所屬依條保明聞奏帥守尚書楊公即以靈跡
上乞賜加封準勑特封博濟公寔紹定已丑三月二十四日下公於是年
人日丙子先告之以文曰惟神潛茲洄潭澤茲遐陬德烈在民錫爵通侯
汝明蝎來守藩屢沐神庇聞于帝聰易號博濟祀秩大神位列上公郵傳自
天來賁珠宮時當東作敬為民禱端月丙子農諏相吉去歲之歉證實有
因及茲歲首寧不疑驚今日人日環及丙子吏職是憂神其鑒此帝休甚
渥神荷寵靈博濟美名為實之賓相我康年綸音將至擊鼓坎坎當侈君
賜誥到之日再告之以文曰惟神司澤黔黎受職穹昊曰雨曰暘靡不應
禱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是陞公爵慰爾撫封袞衣煌煌赤舄几几博濟之
名實不虛美自今以始神其懋功所濟愈博渙號無窮　靈應廟靈應
廟舊居南田氣象渙散不足以鍾斯文之祥帥守尚書楊公每過而惜之
後得鳳門曹氏圃故基據江山要會岩洞谽谺地險景絶疑為神物所宅

會曹氏子數有異夢驚寤不敢居謀舉以求售公以二十七萬五千錢得
之邑士時創桂華樓請徙置其地而改建新廟焉公為規畫制度為殿為
寢為雙松祠崇庳廣狹皆有成式復捐緡以助其役按神之在仙階也號
為北府故郡縣置廟多居北此山實占郡之東北隅坐坎面離非特正南
嚮之位而内外二江從坤離朝入會于山趾直歸于巽坤為文離為文明
巽居東南青赤為文是殆斯文之所鍾聚出于天成非人力所能致且復
面城瞰邑萬總燈火俱在神光照燭中則將陰相於多士可知矣門前一
水萬里朝東北尤快便郡之有志者能於是焉用力以成之一世龍頭特
勝内物耳何止乙丑捧眼而已哉郡縣志登天大王廟在合江縣江之左
傳為京王呂光靈異暴著過者必祭焉　寺江陽續譜萬壽禪寺瀘
之北有山曰北岩下瞰百家之聚其居岸内水夏秋漲澄往瀾怒湍齧其
趾頹壞者十之三里人建補陁岩祠於山之半以鎮壓之為閣三層崇數
仞狀類牢堵波或曰郡治所据無岡阜茲實其屏障是閣也非特以砦水
固陂而已帥守尚書楊公汝明即其地而恢拓之為屋數百楹入門之左
架虛設欄檻面江谷雙流扁曰水雲鄉循右躡磴而上為金仙殿殿之兩
廡下為二閣左曰送江右曰望州殿後為直指堂堂後為毗盧頂毗盧頂

後為方丈前架毗盧頂為五峯閣自殿而東為鍾樓締搆三層與補陁岩閣對峙而略崇之以術者言寺之青龍所係也最上度百斤銅鍾以驚昏曉中徙補陁岩舊像置焉下為枕帶雙流之閣取水經江陽枕帶雙流擬江洛會語樓後為廚為庫自殿而西為藏殿即補陁岩舊閣而更張之閣後為雲堂堂後為衆寮不數年而寺體具金碧交暎林谷生華鍾皷以時唄梵傳響請于朝賜額曰寶慶北岩萬壽禪寺寔紹定三年三月望日也運使隆山程公遇孫為寺記閬州史君全華應公鏞為鍾名記銘昔見文類方寺之未剏也鄰壤有居民其祖嗜佛書自寫四大部經龕置于家於後方題云俟北岩寺成施諸寺殆若有物命之者其子孫以是請願與置之寺云。觀江陽續譜天慶觀南擁群山左界岷水虛壇挿斗老木參天沈沈然誠一郡之仙居也聖祖殿最居觀北脩廊凹凸弗利走趣朝謁者每懼不恭帥守尚書楊公汝明議就觀之東北隅額闢一門從殿西廡而入爰命相視其地先自小草埸巷路開拓而石甃之俾道士程冲妙充住持元其事繼招廣安軍岳池冲真觀道士劉臨代之仍命郡士康元壽揔其役建門樓及更衣亭展兩廡凡若干楹殿有腐壞未備者復從而更易葺成之於是宮宇既嚴班列用肅睹者知敬先是觀無寮

舍道侶散居于外殿堂荒寂頹毀半之至是剏三清殿修三門修兩廡東廡之外修復七星閣西廡之外得隙地舊為民所占皆命他徙而鋤治之建方丈雲堂廚庫若干楹俾安徒侶庋奉香火惟虔自寶慶三年冬始事至紹定元年秋落成凡費四千五百八十三緡錢一百六十六貫七百有奇州民先道源捐田助修建從既罷而用不及田隷之常住求資養衆云

庵江陽譜節庵紹興元年王公卿月建在止水亭之北開禧元年李公寅仲增築小亭於其前圍以短墻愈覺幽邃隱然有別墅氣象公詩云花木新栽一徑長小庵如欵賛公房心清要省鈴齋訟公退空疑燕寢香已約芳菲供几案不妨真率醻壺觴年豐頓覺民和樂老子從渠兩鬢蒼

堂江陽譜寶山堂寶山舊為堡障所故軍營兵司皆寓焉居高望遠最為得要所宜屋之以備防托慶元間右司陳公損之嘗築堂制帥袁公說友名之曰江山平遠其堂高數仞下可建三丈之旗每一風雨不無高寒之慮帥守尚書楊公汝明自梢以上架棵而中分之上為樓居所眺益遠移袁額揭之下為堂取孔明出帥表中語字曰忠分復築二亭以附益之一曰隱映逶迤摘少陵杜公甫過瀘川詩語一曰風物凞凞摘殿丞曾公文赴瀘州詩語收攬一山勝槩與舊諸亭管風月云　整暇堂今在瀘州設廳之後舊在兗繡堂對紹興三十二年王公篠立李公時雍書其額帥王公之奇詩云炳若丹青敷德義後人於此取良規梁公介詩云是邦無征科為吏不勞力今年到官初謀訢頗紛集大家張空薄小家稱倍息棄責爾未能義取猶可給風曉便華心老我多暇日夢田黯空庭小憇華胥國開禧元年李公寅仲既即此地建鎮遠樓乃徙堂於錦堂之東偏堂前拓地十丈許雜植花竹因舊名為整暇堂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移其屋于荷軒地為阜民堂乃廢舊設廳後恩威堂額改為整暇恩威堂淳熙十四年張公忞建　籌邊堂在瀘州舊在小廳後紹興十三年李公璆建嘉定八年范公子長移籌邊額置小廳上此地遂呼明樓蓋屋相接下舊嘗設兩明樓于屋上故也嘉定十三年漕使汪公杲攝帥事以小廳上不須着名復移籌邊堂在鎮遠樓下太博曹公叔遠名樓下為德禮堂用左氏傳管仲語遂於明樓再立籌邊堂額乾道六年梁公介詩云籌邊無它長幸此歲有秋吏無打門宣民無失業憂史君來此邦不旦肉食謀有言天命之為汝消窮愁夷蠻及生齒各異風馬牛一醉堂上罇莫運揆與籌此堂甚壯偉咸謂復舊額為宜浮香即籌邊堂西偏以瞰阜民堂下池蓮得名後乃廢曹公叔遠復其舊　雅歌堂在瀘州遂志齋後梁公介詩云壯士

處紛紜舉措甚閑雅奕碁報戎捷賦詩即鞍馬功成談笑間此豈矯情者落落烏蠻鄉聖化久陶冶昔為矢石場今作桑麻野雅歌同民樂造化亦我假　與地紀勝在州治又有浮香亭擁翠樓　壯猷堂在瀘州與阜民堂相直五楹其棟高五丈尤為雄壯政和四年賈公宗諒建梁公介詩云方叔事南征戎車簡以約戴嚴旂旐美有煇軝衡錯弓矢初不張未信虜難却何以觀壯猷治外貴其略此豈數孫吳況復稱衛霍升堂誦遺什九原不可作　錦堂在瀘州整暇堂之後舊為郡治正寢紹熙四年吳公總遷正寢于家繡堂嘉泰二年王公大過始撤其前後室獨存斯堂刻其家藏御書於左右壁御書及古今碑附見東廡為書籍庫前後所刊板皆在焉凡四十種　阜民堂在瀘州小廳西隅舊為宸章閣以藏御書王公勲從御書于學之宸章樓此閣遂廢改為軒以臨荷池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撤軒為江陽書院移整暇堂建其上為今名取周官倡九牧阜兆民之意臨卭魏公了翁為篆額漢嘉薛公紱為之記記見別集　舊鎮遠堂在瀘州郡圃之北今廢楊達記云松竹桃李四時交蔭有堂巍然宏敞于中寔賈公宗諒所建也後為整暇堂今為江陽書院　清白堂在瀘州斯文堂前范文正公嘗送向綜為別駕有歸書清白最之句故名

世德堂江陽譜在瀘州嘉定四年倅費昌遇以許公奕之延慶當倅是邦建於翁邃之前中繪許公父子像魏了翁爲書額郡縣志尹吉甫祠堂在瀘州舊經載吉甫江陽人然史傳無考惟酈道元水經載楊雄琴清英云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沉江中吉甫援琴作子安之操此事水經附見於江陽今瀘多尹姓近世立祠曰清穆堂輿地紀勝聽吏堂在瀘州安夷門外傅氏園之後乃觀劉先生讀書處　恩威堂在瀘州設廳後

北定堂在瀘州北岩帥楊汝明建　吟風堂在瀘州倅廳　館江陽譜皇華館對瀘川縣衙係舊小作院故址會省罷作院嘉泰一年帥王公大過撤而新之架屋二十楹門庭庫畧備續有旨復作院之舊郡乃即館爲監作廨舍今但爲葺治軍器之地不復爲館矣　通津館在瀘州開福寺下嘉泰二年帥王公大過建歲久頹越太博曹公叔遠重脩　留春館在瀘川縣治對之西偏帥曹公叔遠既改建監至後名之曰留春館門屋三間北向其後負州學山爲屋三間旁爲兩室可以爲僚屬憇集之地又翼以兩亭其東偏因荔枝立亭曰酣紅其北立亭曰凝翠移花植柳成列欄檻掩映小徑步履頗有景趣　騎鯨館在瀘州來遠門之外半里瀘之江山雄麗可以臨眺者城端則海觀而江滸則瀘江亭而已海觀爲州治燕集之地郡士過客

不得輙登瀘江亭可待艤舟然有一人先之則繼至者無所寓泊論者歎然久矣帥曹公叔遠始買地于臨江民得拾餘丈又得以遠營東埊拾丈乃爲堂五楹旁爲兩室西爲門三間對堂爲屋三間設坐檻以東眺正與江外東巖相直大江橫前景趣天地名曰騎鯨庶幾坐想李太白超逸之興官僚得以游息郡士得以倘佯無州治嚴鑰之禁遇舟停泊亦皆遂得勝處尤爲一郡美觀也　齋江陽譜時齋在瀘州錦堂之後舊名覺齋慶元間范公仲藝建于衮繡堂後開禧元年季公寅仲徙建于此范公子長改稱絳仙　舊舫齋在瀘州蝸牛廬之側今廢晁公武春日詩云蝸牛廬畔舫齋前春晚風光絕可憐雲補斷山尤秀拔竹藏殘蘂尚嬋娟　船齋在瀘州小廳後深五楹齋外兩旁各置欄檻通往來欄外植竹竹外各爲書室翼之翠梢掩冉窻扉互映幽閒可愛　遂志齋在瀘州籌邊堂後舊號小船齋太博曹公叔遠多燕坐此以舊錄稱在瀘爲遂志齋求其所而不得遂揭此名以寓坐右銘之意　廬江陽譜舊蝸牛廬在瀘州籌邊堂東偏今廢渠公介詩云吏行散凫鶩文書委蠹魚退歸小室卧萬事不關渠清風動竹栢爽氣來襟裾淡然衆所從自肖還自如僮僕或相恢老夫雖摩室嘆作蝸牛廬　翁邃江陽譜翁邃在瀘州舊爲昂霄閣自清白堂前

無梯級而上隔以花木據山之絶頂憑虛爲欄楯俯瞰大江壓里伏其下舟船往來一一可數開禧間虞炑建即眉山程驤所建江亭故基也程驤賦詩云洗開叢篠着危亭使覺欄前眼力澤峻嶺南奔環邑屋大江東轉出城根身隨野艇維官渡目送冥鴻到海門老去此心如止水秪須庭下小池盆會虞炑去或者撤之大夫士所共惜嘉定四年倅費昌遇取前倅許延慶舊額重建遂榜今名宋公德之爲書其額　翠壁江陽譜翠壁在瀘州斯文堂後淳熙七年倅許延慶建嘉定三年倅姚自舜重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六模

奴

東漢書列傳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醯音大兮反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盧閭權渠單于之子名稽侯𤚩𤚩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無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弒父代立控弦三十餘萬雄武與諸夏為敵國縱嫚無禮箸見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撐距單于終持此論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　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部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北

狄地千里。豈謂此耶。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慚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前漢諸侯王制。戾綬也。緺古蛙反。又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屠。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

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邏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怨望被誅。以此二者行事諭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

發遣遣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韇丸。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之。）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遣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喪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卻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

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皋林溫禺

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夏曰薰鬻。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

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荼苦也。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者借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價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

兵又長可令鮮卑（令音平）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諸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令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還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

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棱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

隂向蒲類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愞者斬逗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叛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叛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叛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上十二年龐奮遷河南

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叛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為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

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復更兼行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曾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居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遣使新降者屯列衝要也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叛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叛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為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

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見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之兵於中山北界備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郡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既不預謀然不能制下知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近親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

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揖書云謀謨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真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眾也言眾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衆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大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此萬全之術也其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漢而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京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朔方郡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元和江左改為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式作薁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落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觝百戲。角觝之戲則東觀舞馬之屬言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今之關扶古之角觝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九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史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某狀無事既無典法紀某者即是其名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皆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廚泉興平元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

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論曰漢初遺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彀弓弩得陳平秘計衆代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耻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類亦近也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也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州置候兵於近郊燧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近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遂據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衞虜庭分爭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救願永為邊衞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

為呼揭單于車犁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為烏藉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跡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蔑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蔑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既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謂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也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也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

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幷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幷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衞霍之事爭言衞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修文法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衞比季父季單于輿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蕃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請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單于走回北也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漢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

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梏在手曰梏音古篤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憲刻石立銘於燕然山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氊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即還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乎時遂為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即動蔽然乃為永定之策中人以上始可預其所未竇憲庸才寧可責其深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欲立與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袁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君從耿國袁安之議則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滅北匪即宜擇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咸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

誅五千於陴犍自呼還北帝遣衍氏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
福嚢蔑天公言實塞斬日遂利名地功即置臧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滅
猪滋生華我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東籬大
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竟先前何為百鼠兩端竞翁即天翁也
高祖云我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悖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
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實志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時坐樹
大鯁永言前事源可恨武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毒胡
可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
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動蕩之後居復
南處於漢北引付于於京師況分羽奴之匹使得自為一部則荒服無忠
爭之跡遠服息征戍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稷
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
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大號縱逞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懸懷二
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贊曰匈奴既分
謂分為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
紛紜。紛紜之事其如上解晉書列傳北狄匈奴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

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
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
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
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
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
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
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
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
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
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
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
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
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
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
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
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

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
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
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
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
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
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
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
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
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
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
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
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
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

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
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
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
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
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
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
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
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史臣曰夫宵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
土隨方迺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馮陵匪一軒
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戰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蒿劉之際匈
奴最熾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
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
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群振鷩
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寀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
環星紀坐頹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王之失也吐谷渾

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蹤政暇地廣兵全
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摽宏偉見方於項
籍始遵朝化遠天於姜聦葛鄭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
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判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
之略洛于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宜天亡晉乎
且渾廆違伕生自遠極吝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廆胤姦凶假鳳圖
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
善餘慶斯言信矣贊曰迷夫前王區別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
圖智昧遷胡遠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裔思矯頹運克昌其堵寔資忠
訓暢正衛音義夫餘音扶罽居厲反貂鈉女滑反獩王[illegible]沃
沮子余反紒亦髻字音計蹻其虐居灼二音譙音噍楯食允反扁音篇禮
奚居反髫奴古反措音户僣鷄內決反倭烏禾反拏音奴鬃所鑑反慕羅
音鬼畐麓里之反菑字秋反拔蒲撥反葉音協恍惚上呼晃反下呼骨反
涸下各反㤈乃亂反汗音寒漁音徒蹄音題禰日[illegible]反獪古邁反貪崘台
音月氏音支賨音古銖音殊顥音昊薤胡界反犂鞬上答奚反下居言反
捖柄音拙內磯音楚合縫下音縫西卷漢書言卷又音權鏈初限反估較

音古角鉦之成反大彎烏關反舶音白獷古猛反萎莎蘇和反蛭之日反
蠡音螺綦毋音無倪吾兒反韝古侯反南齊書匈奴列傳河南匈奴種也
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
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土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
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
屈眞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室而
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爲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
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鄣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
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
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
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
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
大業祗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
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遂著保寧遐壤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

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
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
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使持
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
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
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爲使
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
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
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
曰此人不害堪行乃再銜命反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
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
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髯兒苗芮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奴　六模

通鑑紀事本末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

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為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

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

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畧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

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踈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繒以奉之是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太中累實記鼂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帝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人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大有利非隴西之人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由此觀之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荅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太子家令記晁錯又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代急務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杜佑通典。帝苦匈奴為患數問趙將李齊之時賢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
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
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三年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
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
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
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
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
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
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
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
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大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孝武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
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

罷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
和親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
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
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
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
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
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
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

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
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西漢書韓
安國傳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
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
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
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
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
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
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
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
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
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
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
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

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

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

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閒，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太平寰宇記：後數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近胡，斗絕之曲入匈奴界者，中有造陽地。斗辟縣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北也。其後伊稺斜單于時，單臣之業。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許虬切屠音除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

張掖郡界也)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也)得胡首虜二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也)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也)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十餘人。其明年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所)糧重不與焉(重直用切)令大將軍青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時單于以精兵待於漠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切)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也)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

病遠去而從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人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也)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斜之子也)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切)何但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數使使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也)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胡與羌通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名。在烏孫北。眩音縣。雷音靁)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音諂)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紿誑也。紿徒改切)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休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切)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

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

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漢書主父偃傳。武帝元光元年。衛將軍(師古曰衛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殺也。振整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

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嚴安傳。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遇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嬰若佩帶。謂其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

以古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令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數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逆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傳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柄也特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柄耳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illegible]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矣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王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illegible]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

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將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薨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

孫敖為中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生捕季父羅姑比再

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
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
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
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
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
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
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
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
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
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
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
匈奴軍乃解去漢兵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
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驃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
得驃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
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
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
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
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
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
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
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
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將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
驃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
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為列侯益封驃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
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
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
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
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
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
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

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
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
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
徭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
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　後又數十萬人而敢
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
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
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
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
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
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
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

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驃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懾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

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

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
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
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
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
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
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
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
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
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
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太平寰宇記太初三
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也)數百里築城障所謂光祿
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在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也)至且鞮

侯立為單于(且子余切鞮丁兮切)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破大宛威
震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鞮乃曰我
兒子安敢比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切)漢
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
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匈奴圍陵陵降單
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立後盜上谷其冬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於是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虜
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貳師妻子坐巫蠱聞之憂懼軍
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
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
也殰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倦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
計四年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
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
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
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
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
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
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
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
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
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
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
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
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
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

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
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
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
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
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
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
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
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
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
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
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
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

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博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

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卒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鬭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

精兵度姑且水。商立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

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太平寰宇記。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鬬。尚德義。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懷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實音殞)。天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在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

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卒登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周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彊。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雁門郡。一名西陘山也)。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侵大宛康居之屬。南與諸羌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故道。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阮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鄗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彊也。越國乘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子胥。修德無變其衆。則句踐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慮也。夫匈奴之事。亦無猥異矣

衆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栝襫曲倈之制器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紝靡麗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庾法約而易輯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群臣於宮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傒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僵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壹衍鞮單于立（狐鹿姑之子也）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死宏生得亦不肯降也）而使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哀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李繼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四

壺

洪武正韻洪孤切酒器又瓠也詩八月斷壺鶡冠子一壺千金許慎[illegible]
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凡壺之屬皆从壺戶吳切類篇[illegible]
爲戶徒切盛飲器也凡鼓也壺篆文籀大顏元孫干祿字書壺上俗下
正徐鍇通釋昆吾圜器也昆吾紂臣作瓦器大掩之也[illegible]
韻禮記投壺篇云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亦嫉風
俗通云漢有諫議大夫壺遂鄭樵六書畧按禮經古有壺何必取於昆吾
吳棫韻補叶音胡攷切耶鄂亭投壺賦欲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
則投壺又叶音後五切宋玉招魂辛而得脫其外曠宇赤螘若象玄蠭若
壺戴侗六書故盛水及酒器也郭守正紫雲韻酒器受一石李肩五字通
鼎壺等字从此釋行均龍龕手鑑鑑俗壺今壺正音胡韓道昭五音集韻
非衣大五音類聚壺音胡瓶也楊桓六書統匡母壺俗統壺隸壺譌偏旁同
盛壺口象其口亞象其腹與氏大象其蓋也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引
濁音禮器主壺大一石瓦瓶五斗又喪大記狄人出壺主漏水之器又方
壺海中神山人壺口山在河東荷氏爲育壺口治梁及岐又禮記檀弓敗
於壺騎注壺當爲壺字之誤也字滐傳叔弗吉壺古器也出類篇趙謙聲
音文字通匣沽切壺上象其蓋下象其形又投器借山名又與瓠同用
一壺千金益郎瓠之方音故亦出瓠而借胡今俗又爲其聲呼爲葫蘆失
之遠矣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壺

篆書 壺 仲考壺 壺 上同 壺 綏和壺並楊詢鐘鼎集韻 壺 汗簡壺 壺 仲考壺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壺 徐鉉篆韻 壺 壺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壺 壺 壺 並古文 壺 壺 壺

壺 並鐘鼎省文 壺 壺 壺 並古文 壺 文未詳 壺 籀文並見六書統 隸書 壺 禮器碑

壺 三公山碑 壺 祝睦後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壺 柳敏碑 壺 夏承碑 壺 孔廟禮器碑逐校禁壺以文考之協韻當作壺並見漢隸字源

草書 壺 王羲之 壺 蘇滄 壺 懷素 壺 蘇軾

壺 壺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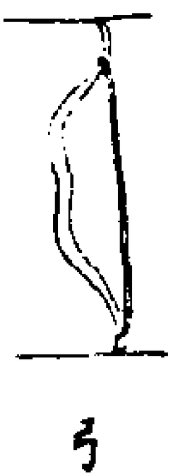
陸佃埤雅似匏而圓曰壺壺圜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變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瓠先斷其根令其餘蔓欽之已日乃收充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秉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蓋曰凡酒脩酌言凡以球之則非象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祠禴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著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著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檀弓曰醴醆以獻益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于大廟而已漢書東朔曰壺者所以盛也許慎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注昆吾紂臣作瓦器博古圖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于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衆寳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彝用於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禮與大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爲臣有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圜壺之方圓蓋見於此至于聘禮梁在此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米盛以動出而有棱南瓬以大顯而文明巧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爲設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爲下蓋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龍鸎鴛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鎪矣然貫耳瓶漢雜三代之故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

已。

禮書。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有四。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主人聘禮陳饌，或八壺，或六壺。燕禮：鄉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卿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圓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圓而足口方，圓壺腹方而足口圓。審如是，名實不稱矣。世人祭門用瓠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為尊。爾雅曰：康瓠謂之甈。賈誼賦：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小大，其制有方圓，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

貫耳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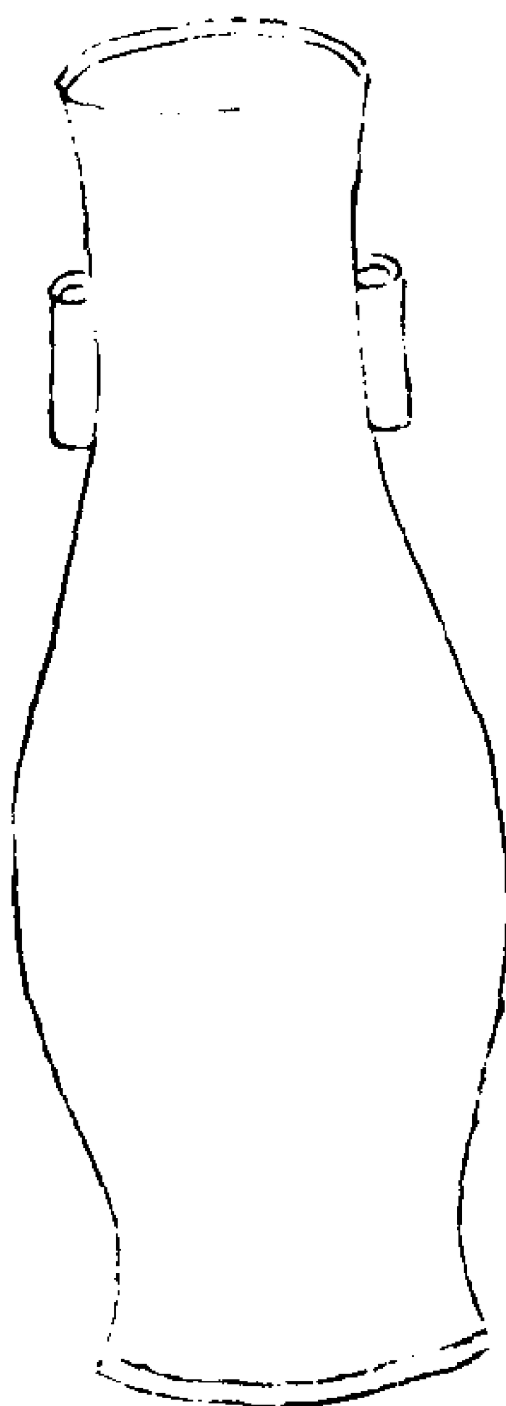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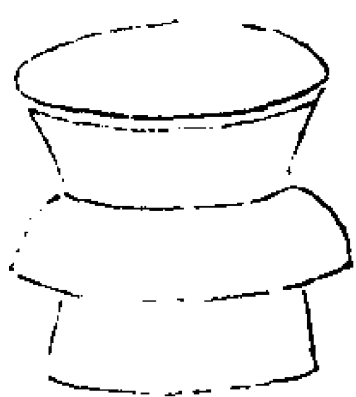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闊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此

器以弓銘之，寓兩之下尊也。商之飲器如爵者類銘之弓，蓋射者未嘗不繼之飲，以其揖讓所以強世者也。故必寓於人情之所易也。記禮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是必繫而挈之者。製作簡樸，此周器則質勝之也。

欽姬壺







欽姬作寶彝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共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欽姬作寶彝。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蓋以娀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織女者，蓋以織公之謚為言也。此言欽姬，凡此類耳。是器則壺也，制樣典古，略不加雕鏤之飾，而曰作寶彝，所謂法度之器也。

蟠夔壺

下缺一頁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有半。重二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字畫上爲鳥。中爲耳。下爲足。正背象形。而此全字其省文。史奇體類大篆耳。已加于周宣已後物也。召仲丁雖無見於傳記。然周有召伯。召虎。康爲開家。今姓豈其功臣之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語極典。古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之謂也。許慎曰。渥衍沛滂。言多福與渥澤也。坊記有曰。恭則用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享兼用也。是器耳爲饕餮。紋繪蟲獸。此周器之重大完好者也。

召中丁父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師。高尺有四寸半。深尺有二寸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八字。李氏錄云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也。周官司尊彝嘗烝饋獻。用兩壺尊。用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坊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也。

觚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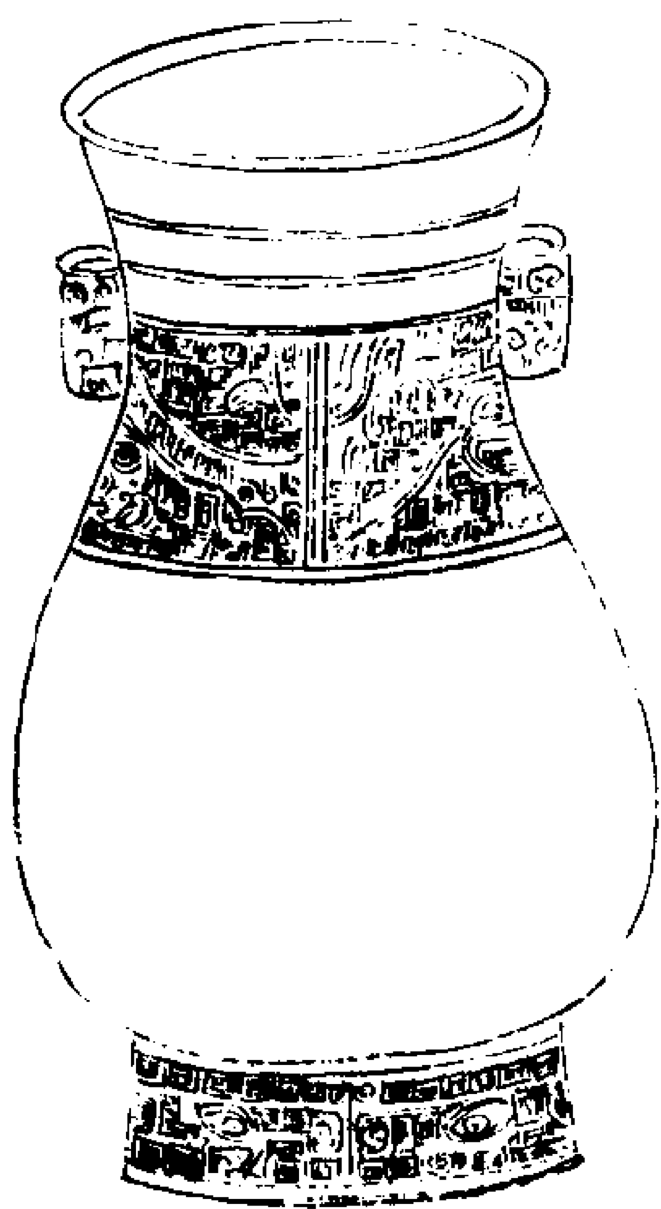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寸八分。深一尺四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腹徑長八寸八分。闊六寸五分。容三斗二升二合。重二十五斤十有四兩。兩耳連環。有鼻無銘。嘗觀漢方壺數品。皆澆薄凡陋。此器渾厚端雅。體方而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焜燿人目。益知後世淳風掃地。而不能彷彿周之萬一也。

百獸圜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寸五分。深一尺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八分。容四斗二升。重二十二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是器紋縷如繁縟髮。諦視之。則百獸形也。兩耳挾腹。腹作獸首。銜環為挈提之具。純緣作垂花足。間實以𦆵草。考他器所飾。奇巧無過於是壺者。雖曰周物。亦出乎其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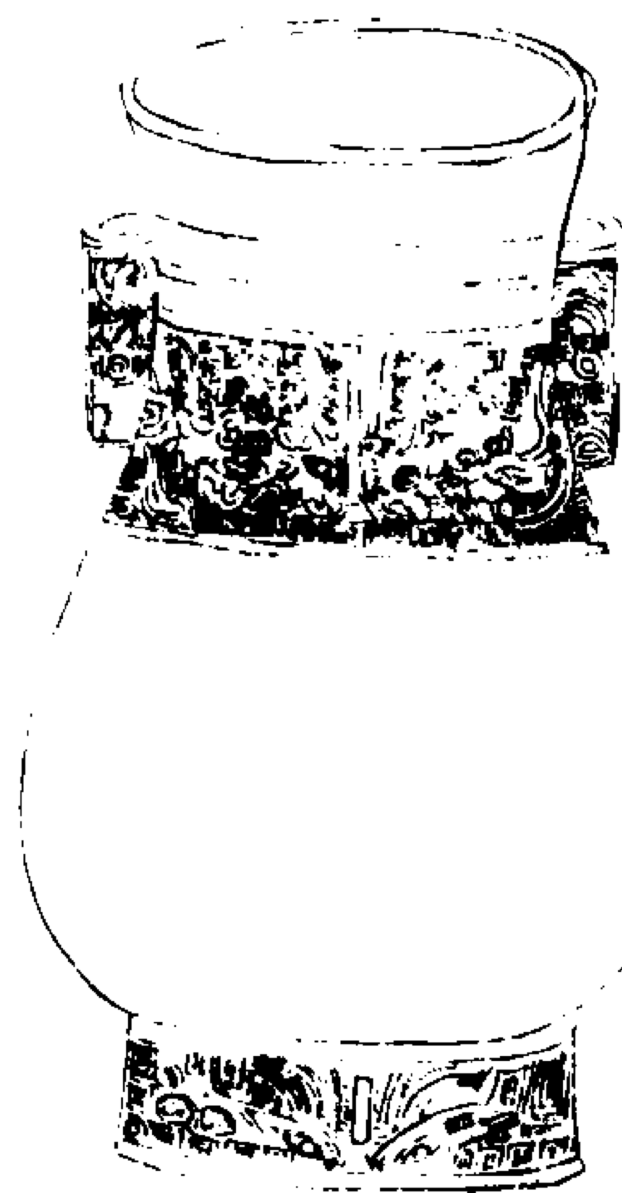
貫耳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長五寸二分。濶四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濶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七斤十有二兩。兩耳。無銘。凡五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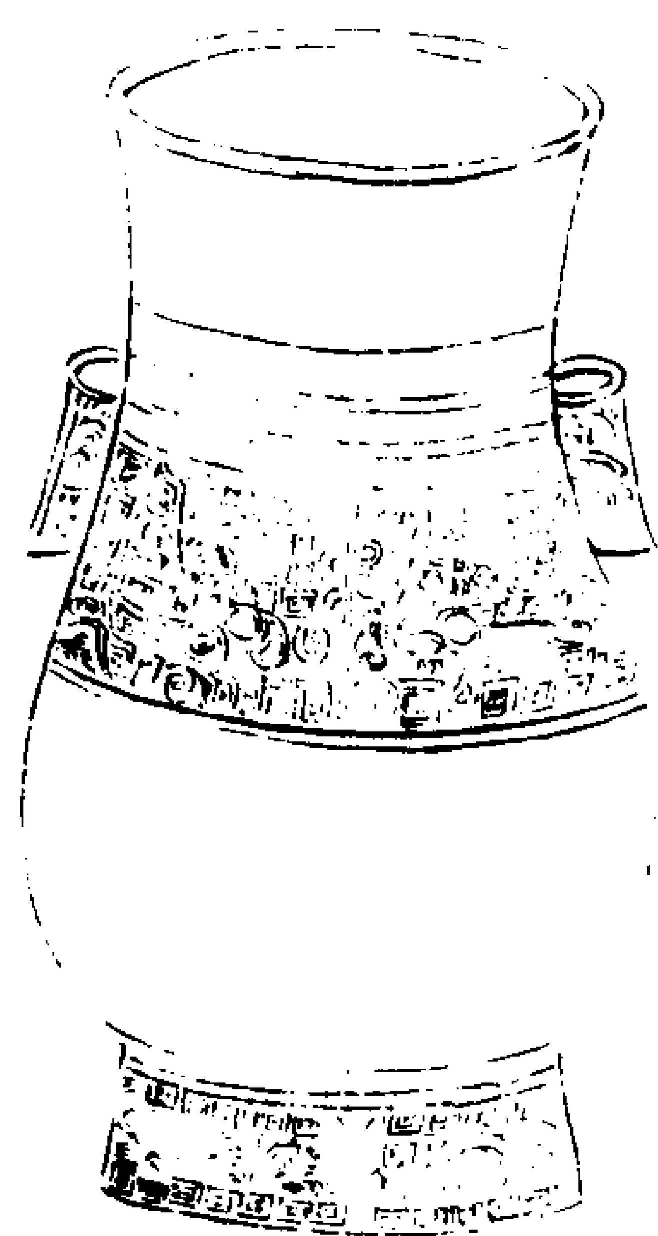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四寸。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三分。容六升七合。重四斤二兩。兩耳。無銘。



右第三圖博古圖　其制高一尺一寸五分。深一尺。口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腹徑長八寸一分。闊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五斤十有五兩。兩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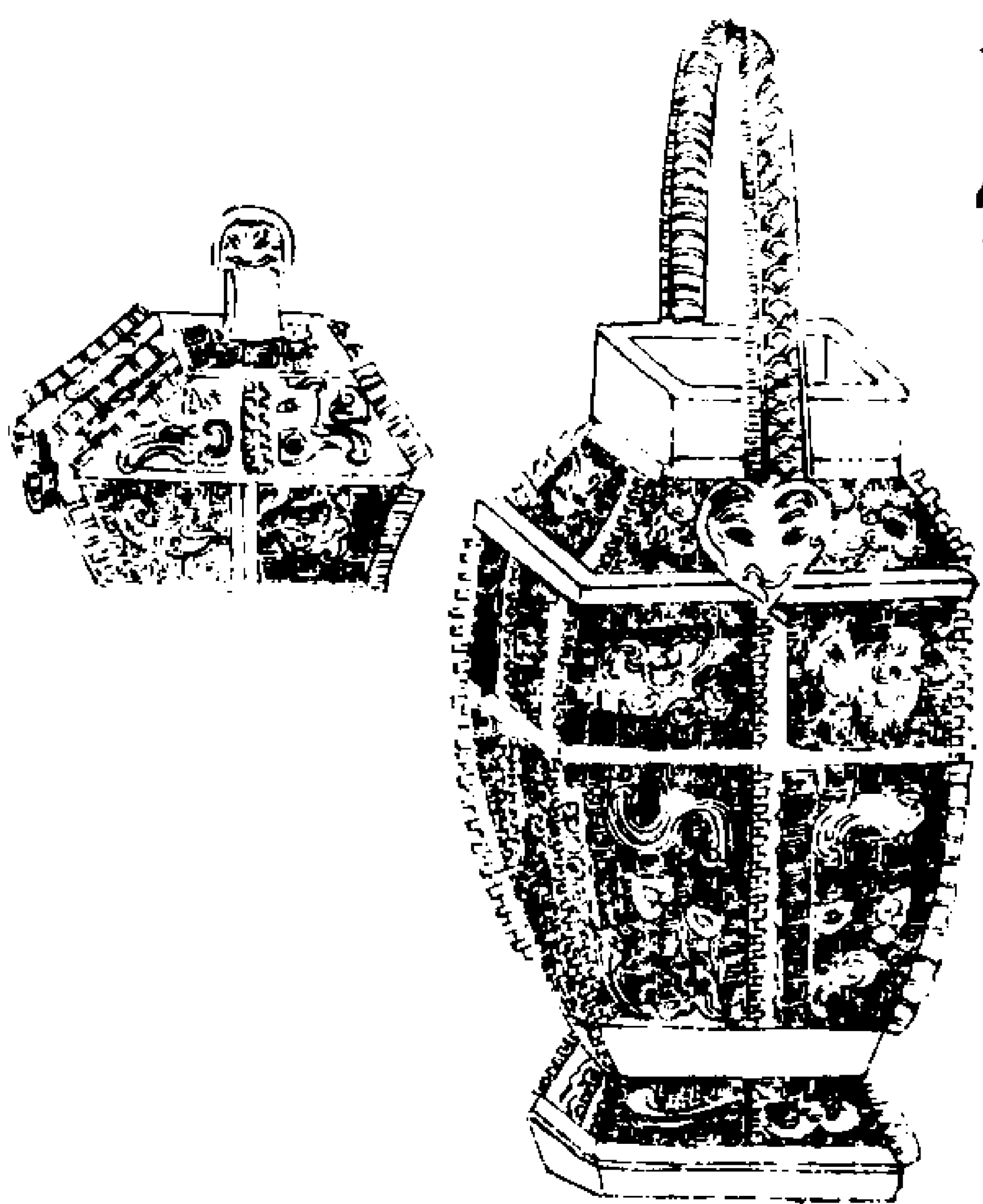
右第四圖博古圖　其制高一尺九分深九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五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無銘。



第五器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八分。口徑長五寸七闊四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九升。重八斤。兩耳。無銘。

右第五圖博古圖其制皆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而其爲耳之形制則稍異。或飾之以夔首。或著之以角獸。或聳起作饕餮之狀。或通上下。蔵爲獸面。然中空均可以貫繩。而腹足閒類飾以雲雷饕餮文鏤精巧。實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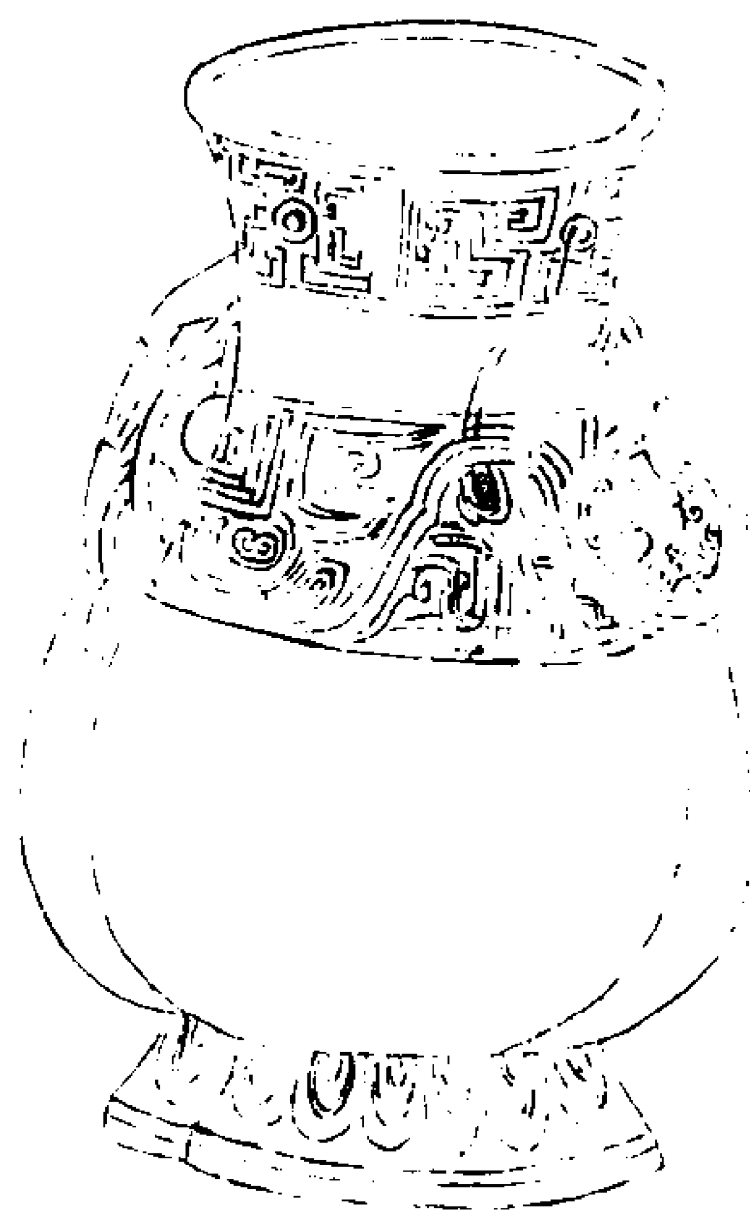
饕餮方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八寸八分。容四升。共重六斤一兩。有提梁無銘。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爲用則一。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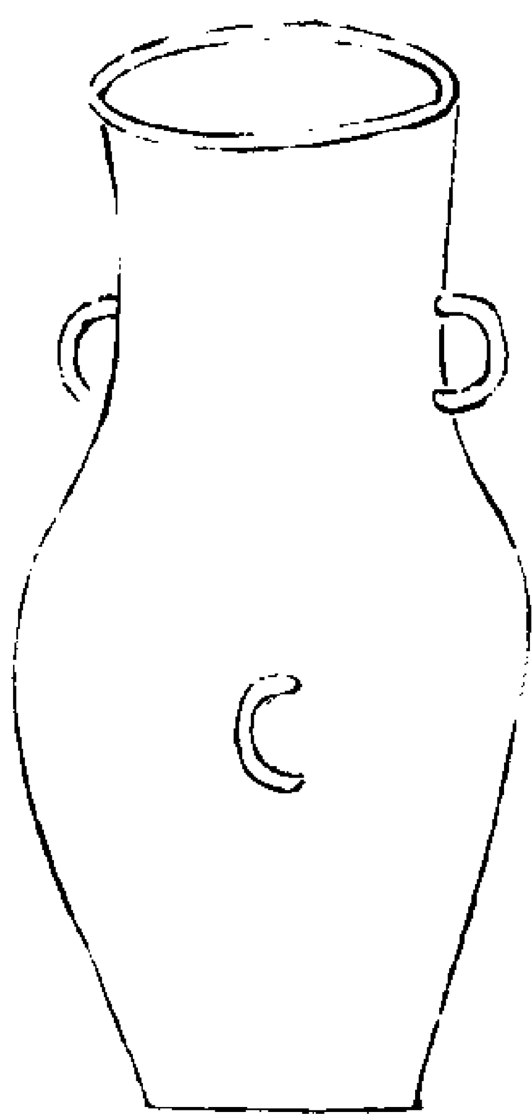
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器也。以其卿大夫臣子所用之器。故示以直方之理。觀其形制若卣而周身爲饕餮閒以雲雷。必周之器也

盤雲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七寸二分。容一斗一升。重十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耳作犧首。仰上雙角之閒飾以人首。腹足。盤雲形制大槩頗類周仲丁壺。非近世規模之所能及也。夫飲養陽食養陰。壺所以盛酒。養陽之物。於是以犧首人首飾之。首者衆陽之所會故也。

三耳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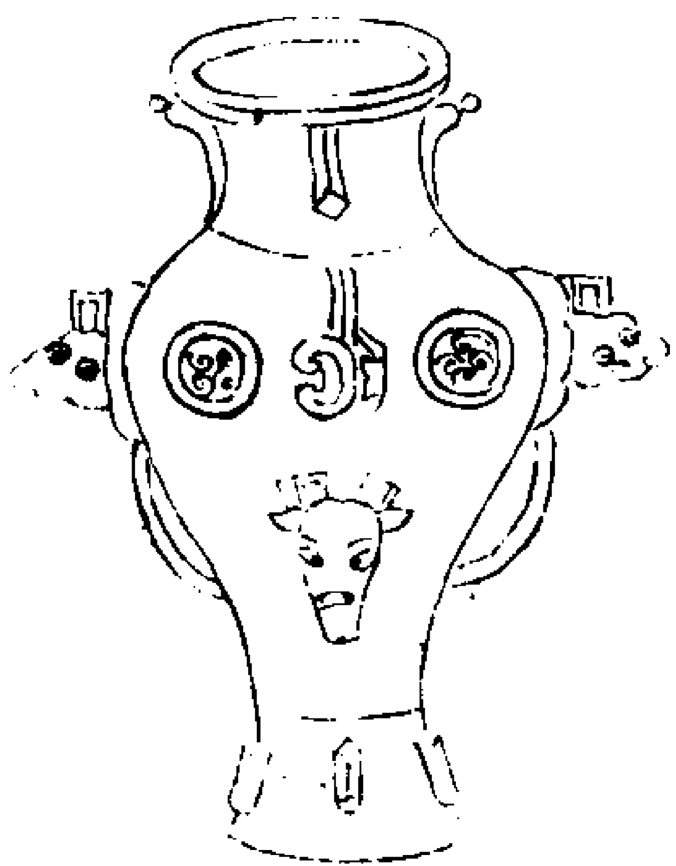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腹徑長五寸三分。闊三寸二分。容三升一合。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耳。無銘。是器壺也。其為用雖一。而方圓或異。今所藏壺之形制。圜者若周之仲丁。圜而脩者若周之飲。姬方者若漢之獸耳。此特體匾而橢。三耳純素不加設飾。比他壺形制為小異。然比漢器則奇古勝之。比周器庶幾近似。為疑晚周之物也。



博古圖東平榮氏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六分。深九寸。徑三寸三分。容八升。無銘識。

三耳大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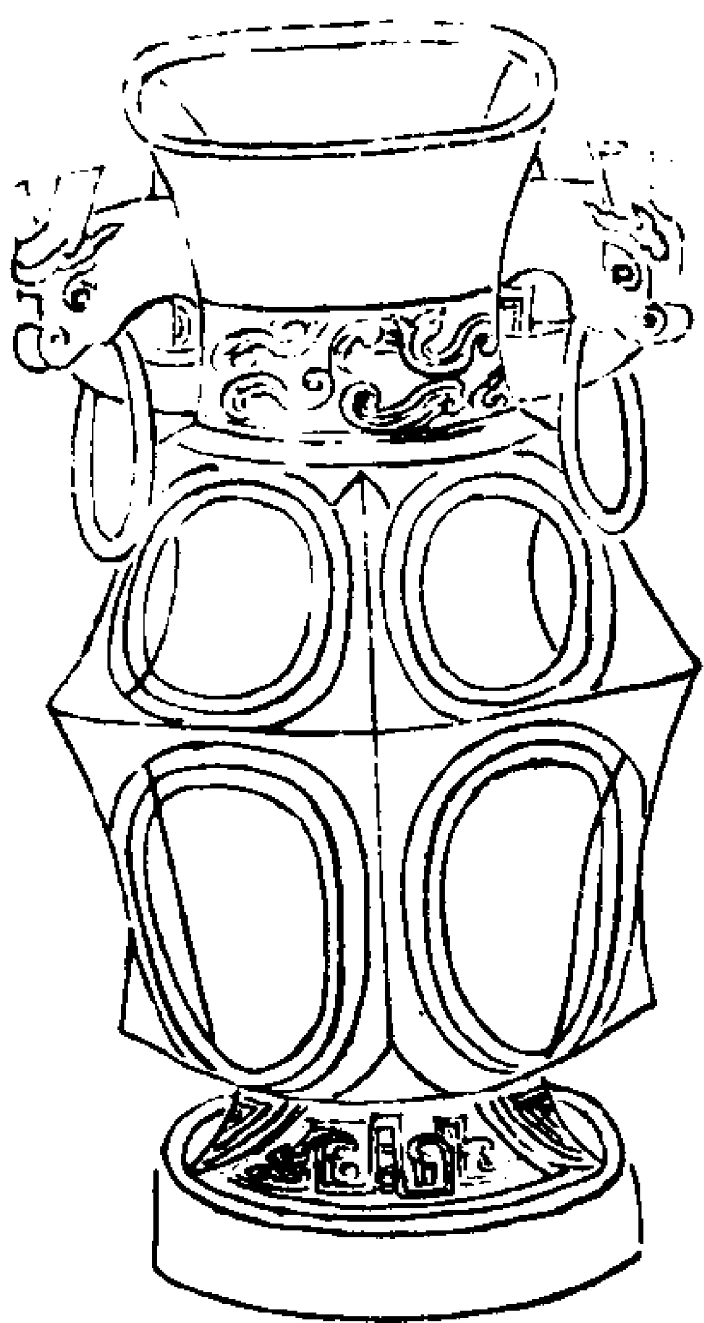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二尺五寸。深二尺。徑八寸八分容一斛。

交螭雲雷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七寸一分。容八升重四斤有半兩耳。蓋上連環。無銘。胆腹飾以交螭。間起雲雷旁列三耳。昔楊雄言螭虎桓桓。而釋者以為仁威。夫壺所以盛酒。其用莫急於食饗者所以仁賓客也。至於威則又欲其刑制于酒而不流耳。

螭首方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一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三寸二分。足徑長六寸四分。闊四寸五分。容六升五合。重九斤四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土花清潤。涵班成暈。純緣下設螭紋。腹介間隱起縧絡形。耳為螭狀。各銜圜然。規模典古。製作精緻。此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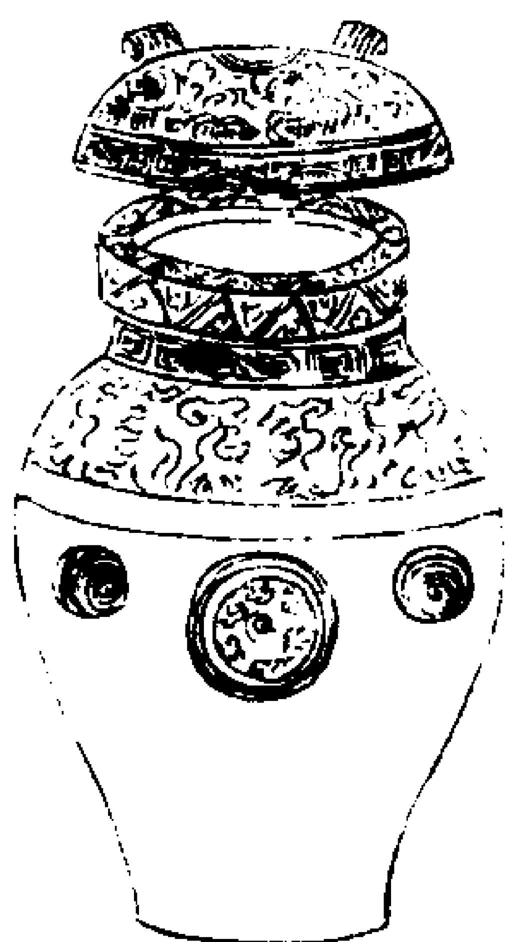
之它壺但方而撤匾耳

鸚耳雷紋壺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口徑三寸。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通腹上下作蛟螭糾結之狀。錯以雷紋。兩耳為鸚䳇狀。貫之圓環。今所藏壺。蓋亦以鸚䳇為飾。昔之記禮者以鸚䳇能言為不知禮者之刺。是器之設。特取此者。宜無謂乎。

三螭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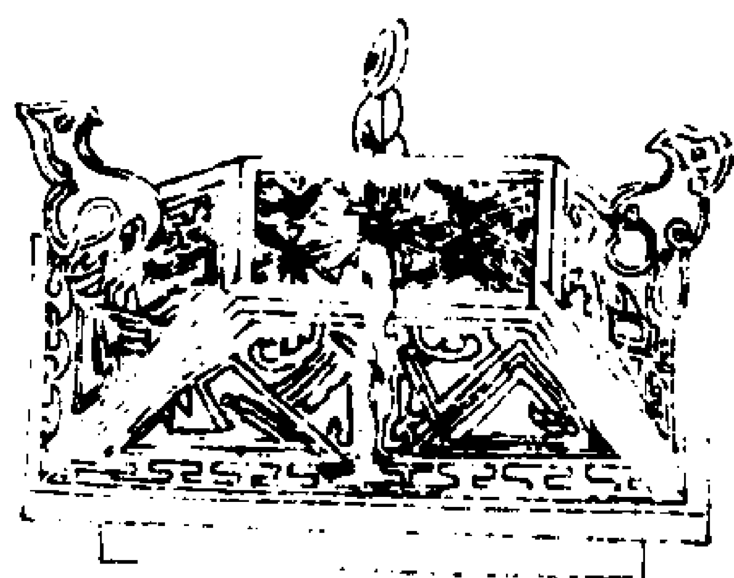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四寸二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一尺四分。容三斗一升二合。共重一十三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自蓋頂及腹間皆鏤以蟠螭。又別為三圓飾以三螭戲珠之狀。蓋上設四小圜環。仰以著地。則如敦之有會焉。中分四體。各綴以環。為提挈之具。周官壺氏掌挈壺。然歟挈者非其環則不可。此壺蓋體皆設四環。是其所以為首而挈之之所耳。

雷紋螭首挈壺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三寸六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三寸。容一升三合。共重二斤五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圈其足。紋以夔龍饕餮。周於腹間。而間以雷紋。蓋設三環。傍貫小連環。綴於提梁之右。提梁作方斜文。下為兩螭首以銜其耳。考其規模與它壺略不相侔。然此器製作加勝。歸之周器無疑。

四鸚壺



壺故存之為證。博古圖其制高一寸八分。四方各三寸七分。重一斤二兩。無銘。四角隆起。作細玉古紋。交結糾錯。雖刻削之所不及。旁有四鸚。勢若

飛動覆之可以爲蓋仰之可以爲足大鏤加勝惜其器之不完頂所藏鵝耳壺兩耳作鵝形義亦取諸此　考前有四鵝壺蓋恐多蓋字今改作鵝校壺不可考而此又曰四鵝壺蓋與博古圖同疑前合去蓋字即四鵝壺此爲四鵝壺蓋也然又註云壺缺存之爲蓋不可考矣宜再詳之舊註又云惜其器之不完而前又載四鵝壺不可考也

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按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此器無文飾挾腹兩鼻皆銜以方環



三禮圖方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　舊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按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東上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故設此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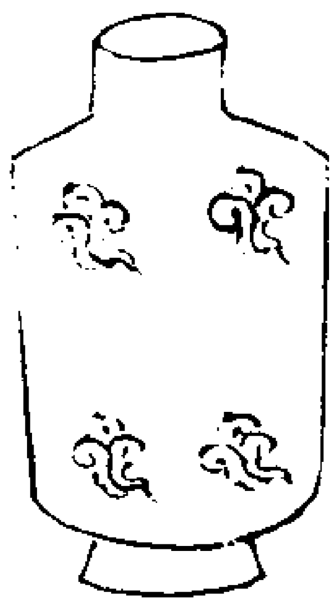
舊圖與下圓壺皆畫雲氣



論見圓壺

圓壺

三禮圖舊圖云圓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黄雲氣又燕禮云司宮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義以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用方壺也旅衆也士衆食者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士大夫已上皆得正祿則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之等皆是正祿此云所謂王制文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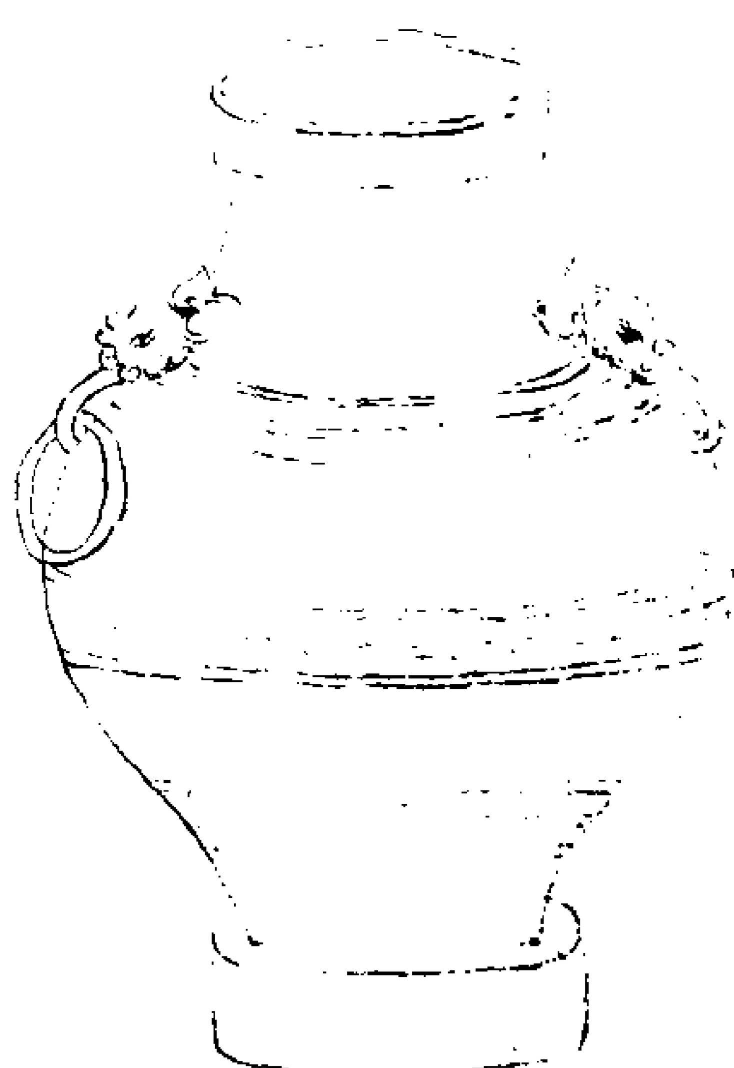
禮書周禮方壺圓壺無飾書曰簞食壺漿詩曰清酒百壺周禮春官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左傳曰樽以會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主人州長將禮陳賓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夫射膳尊兩觚卿大夫方壺士旅圓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卿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圓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圓而足口方圓壺腹方而足口圓然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古人榮門用瓠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爲樽爾雅曰康瓠

謂之鍾。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
之爲器。其體有小大。其制有方圓。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宋
劉公是先生集方壺圜壺　右二壺。一方一圓。方壺得於蒲城崩岸中。圜
壺得於藍田驪山原。按禮賓祭皆有方壺有圜壺。方壺酌卿大夫及膳尊。
圜壺酌士旅食者也。今其制作方壺精圜壺粗。其又貴賤之辨歟。北翢稗
師集楊文昌得古方壺於己于國　大巧出天姿。何年幻恠奇。身輕成俗
蜿。調古弗時宜。方外雖圭角。宏中
填側欸。闕疊今幾筆。部鼎與宗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五　六模

壺　壺圖二

太官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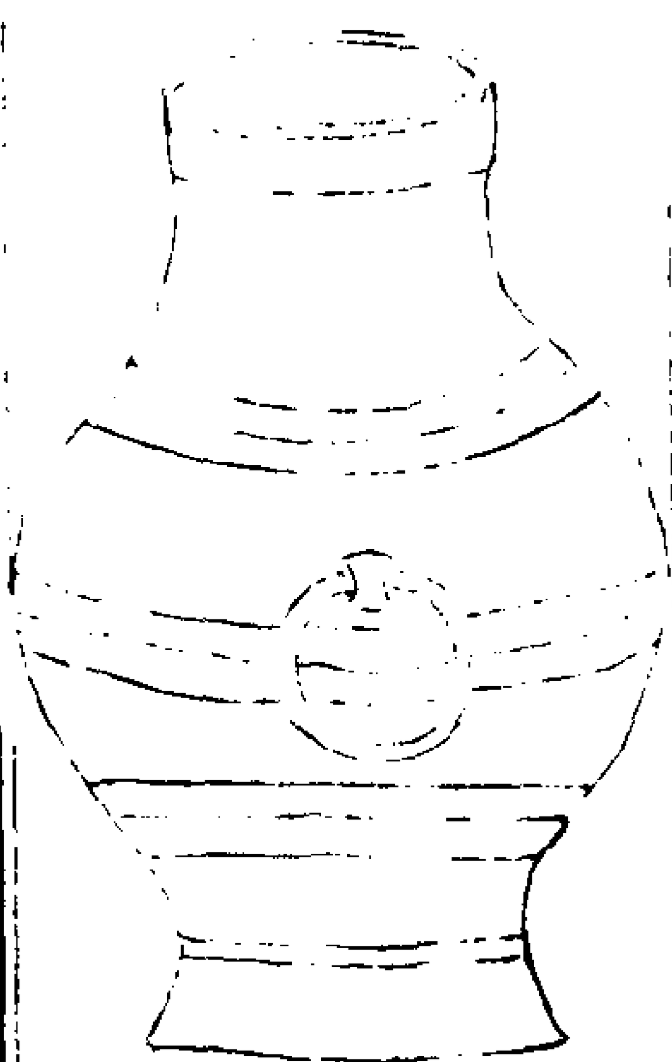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武廿年工伍與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武二十年工伍與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
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二字。按建武者。
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爲極治。而光武之初。歲稱建武中
元之年也。二十年。歲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與至蒼
省。蓋其工造與大監掾之姓名耳。此器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王安石以
鍾字從金從重。以止爲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主禍。所以銘鍾者。欲其
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以示成。故說文以鍾爲酒器。其義如之。

綏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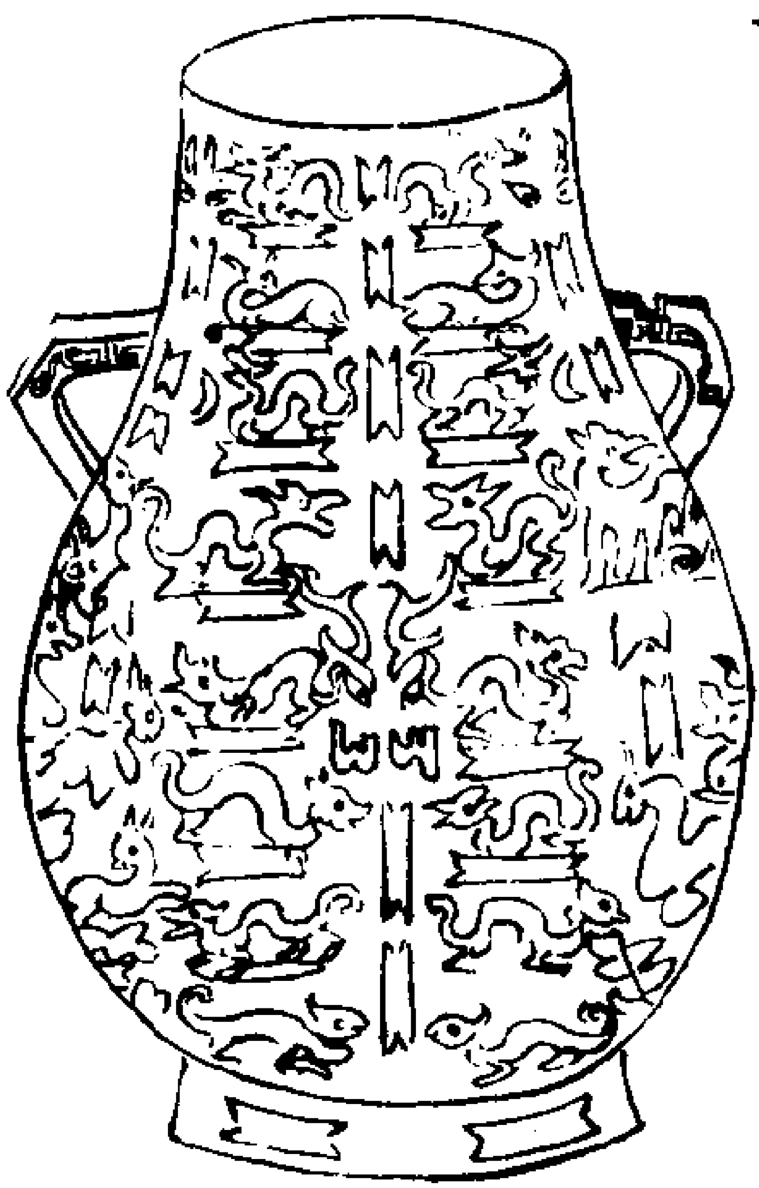


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造卅鍊銅黄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

綏和元年供工昌爲湯官造三十鍊銅黄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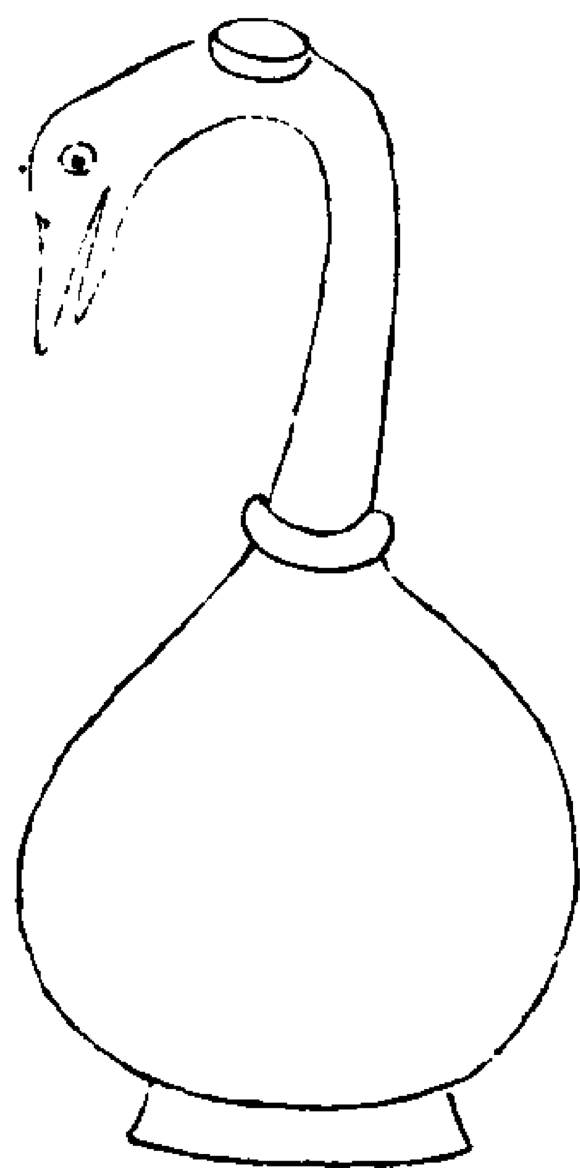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八寸七分深七寸四分口徑三寸七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銘四十三字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元綏和而此壺作於是歲也凡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如曰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者是矣

雙鹿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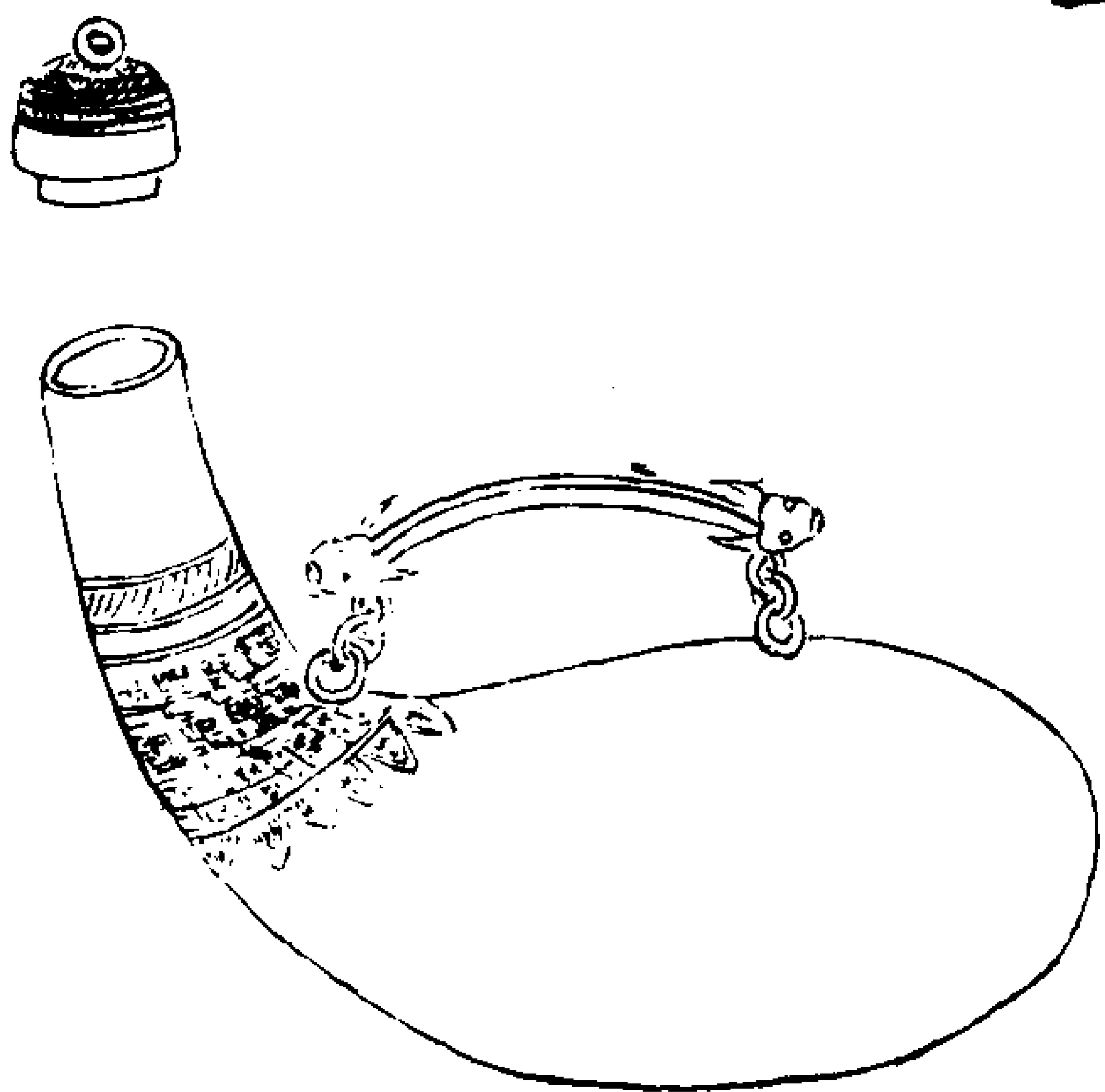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二斗八升三合重十有三斤八兩兩耳無銘此壺塡金作群龍雙鹿之象而耳飾獸面此漢壺之工者也

鳧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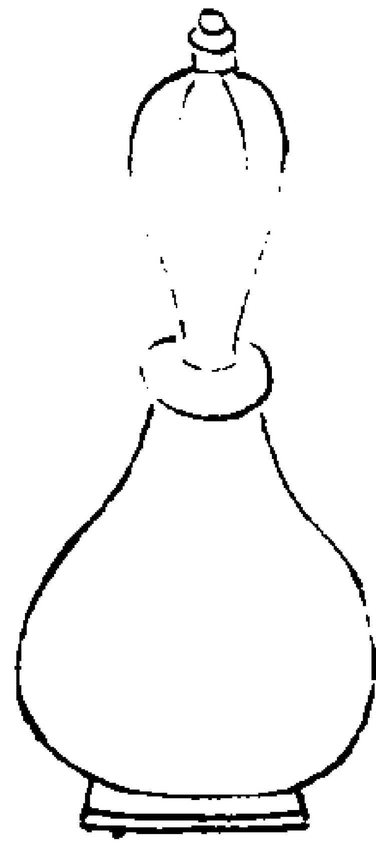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六分深一尺一寸四分口徑一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重三斤八兩無銘鳧之爲物出入於水而不溺水以況習於禮者如是也蓋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翫之則溺犯之則濡然則取以飾飲器者蓋以示習禮之義若夫彝之有舟爵之設戈殘之用蓋雖取理不同亦示其不由於禮則有殘傷覆溺之患矣古人警其過者大率如此

瓠壺



博古圖其制通蓋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寸口徑一寸五分容五升共重四斤六兩兩鼻有提梁無銘範作瓠形觜首爲提束以絢紋嘗謂上古土尊瓦甒而公劉之詩亦曰酌之用匏則瓠壺之制蓋取諸此云東觀餘論象形壺說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抔飲蕢桴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爾密齋筆記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周禮朝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豈果周器耶東坡云舉匏尊以相屬

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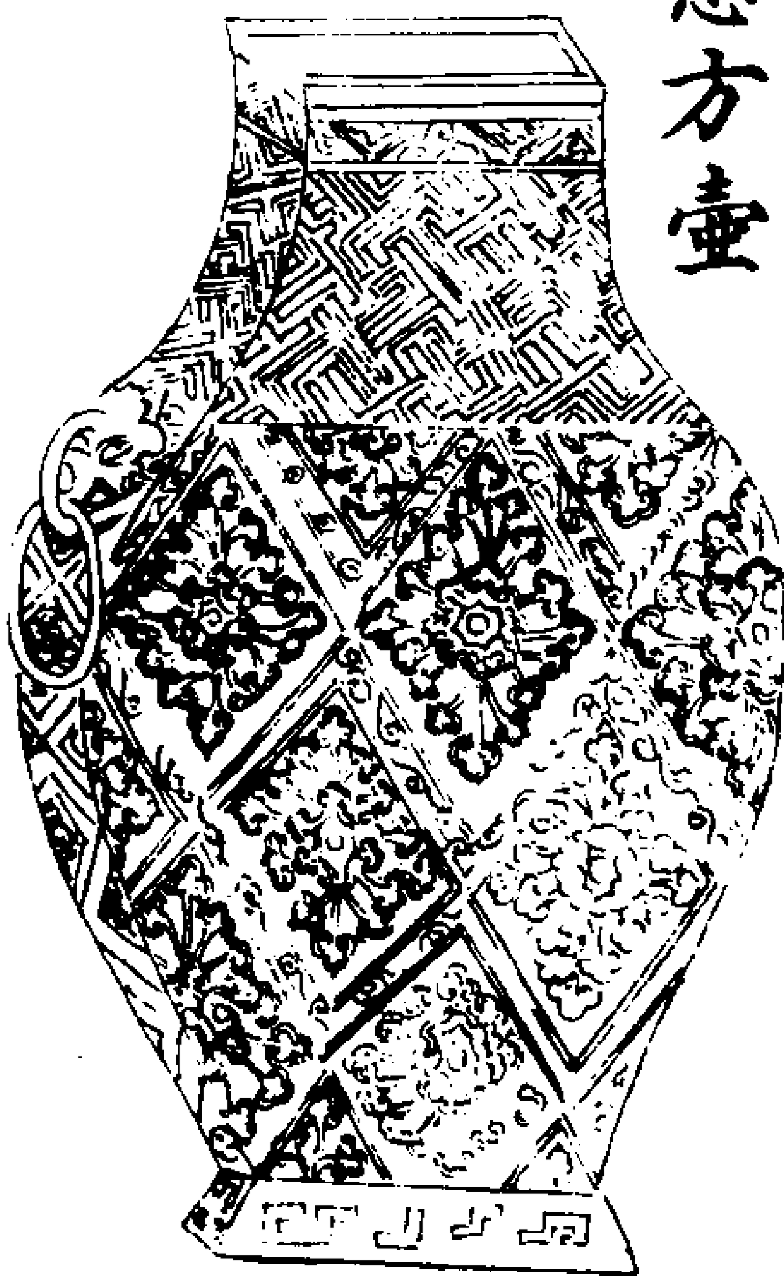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師高尺有三寸深尺有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李氏錄云温器也以貯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陳叔方潁川語小温壺乃古者實湯以煖足其器甚褻而賤今爲花瓶凡案之玩供足反居上矣

山龍温壺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一寸四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十有一兩無銘觀其形制有類垂瓠上爲之口可以貯湯蓋温手足之器也李公麟以爲鈷鏻而丁度以鈷鏻爲温器皆有所受之耳觀其腹脏飾以山龍其文雖華似非冶鑄之所成者考之近古則漢物也蓋守仁而靜者山體仁而變者龍靜變雖殊爲仁則一禮以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爲天地之仁則温厚者氣之仁者也此爲温器而飾以山龍義取諸此古人設象豈徒然哉

如意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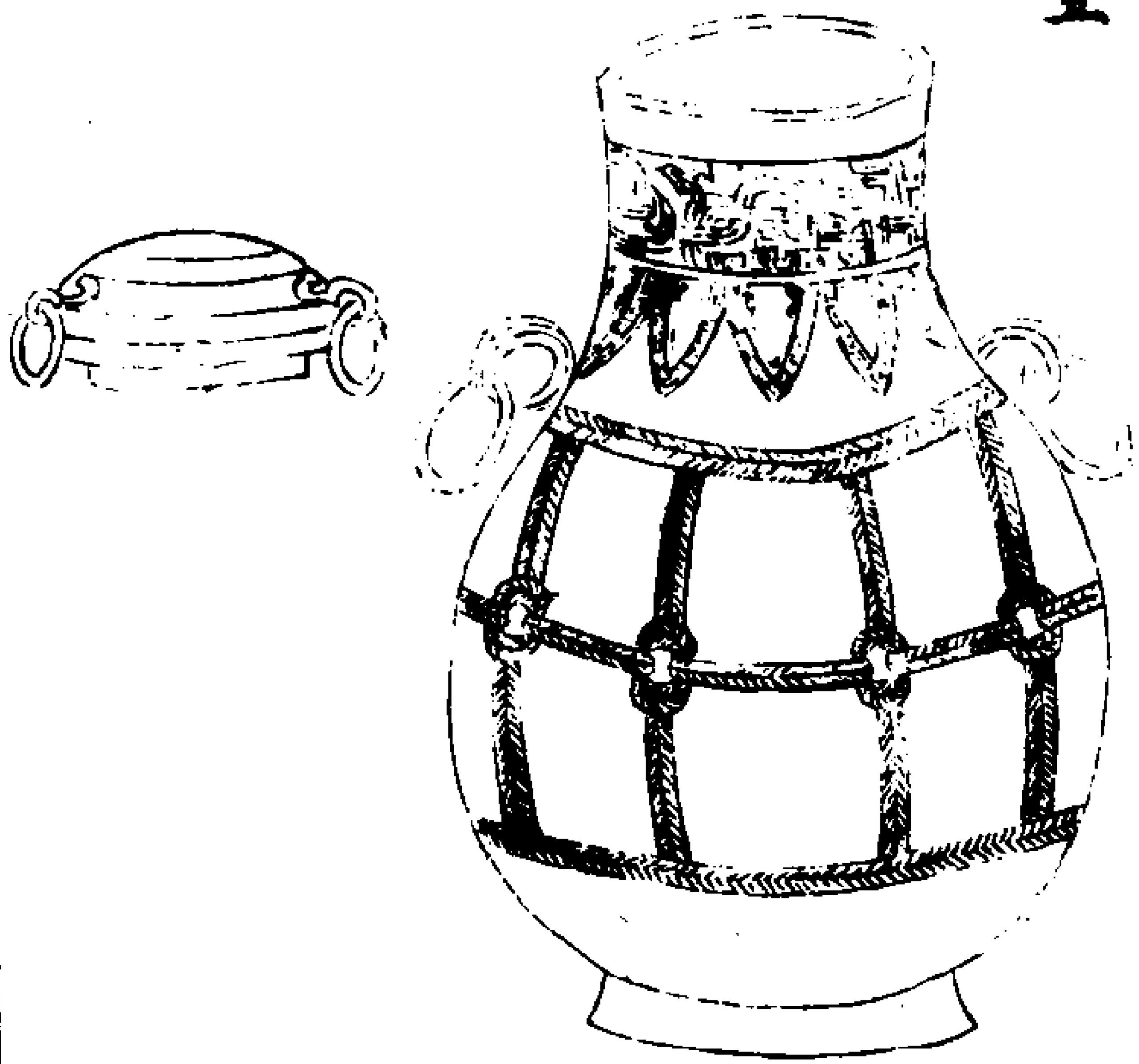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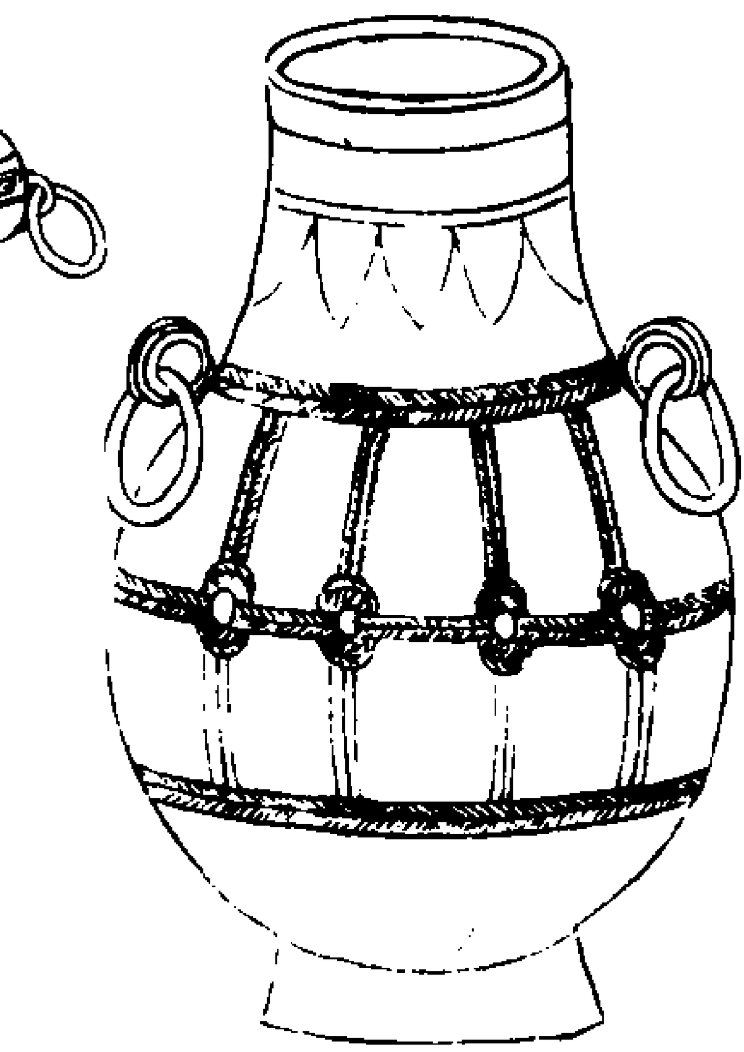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八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二圖其式各異列于後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七斤九兩兩耳無銘其二器皆方體兩耳取象饕餮腹作方斜實以花紋其形若如意間以金碧粲然可觀規模出於一律頗有古風漢器之至佳者也

圜絡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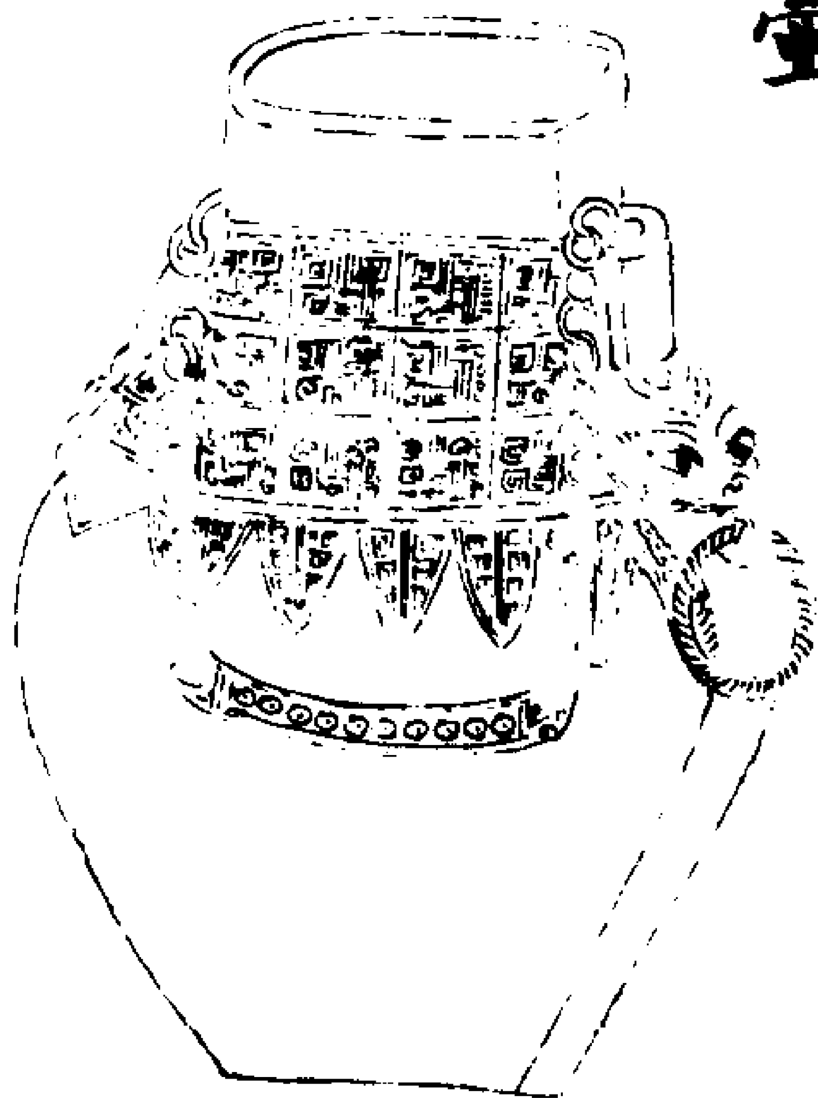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一尺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二圖其式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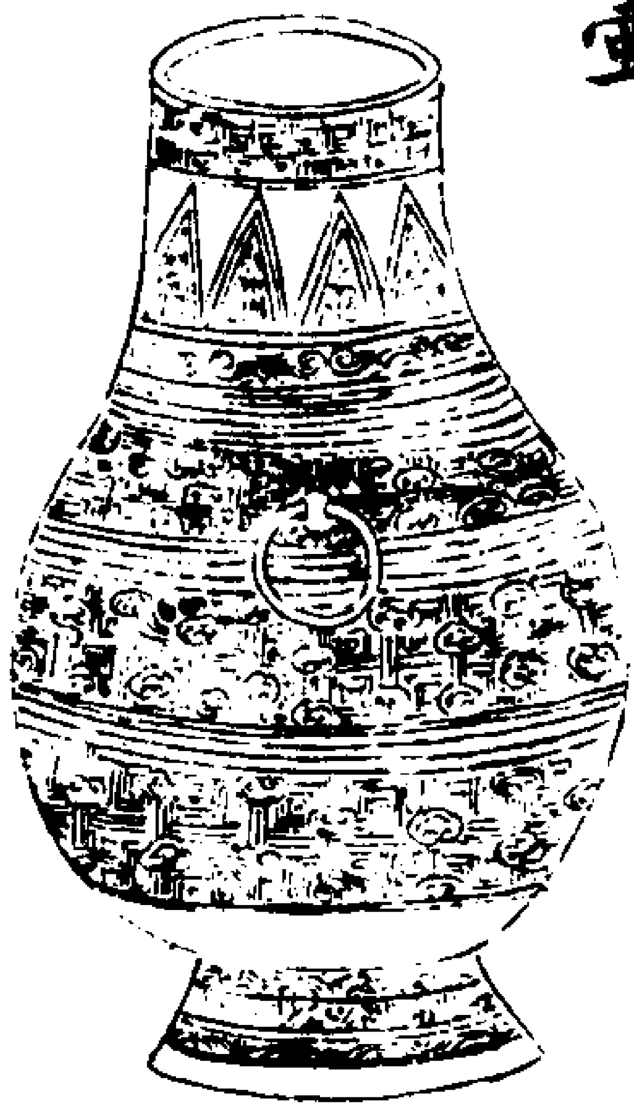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二器制作悉同按小篆壺字上象蓋中象耳下象足此器不失其象得古多矣然腹間環結如絡稽三代之器無一合者實漢物也

蟠虬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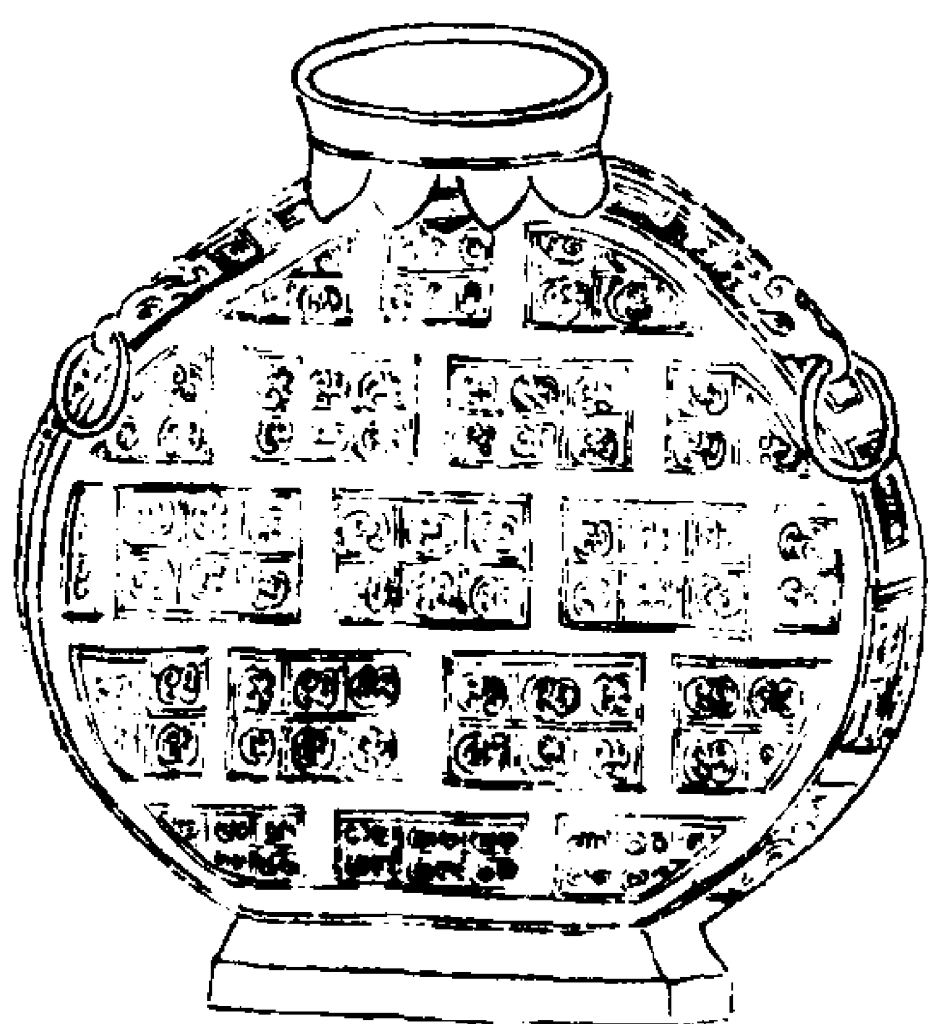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八寸六分深八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三寸容五升七合重四斤一十兩兩耳連環有提梁無銘周腹純素不加蟲鏤純緣之下作蟠虬糾結之狀形模差異已失上古壺制然工鑄雖精巧而竊近人情是必漢器也

細紋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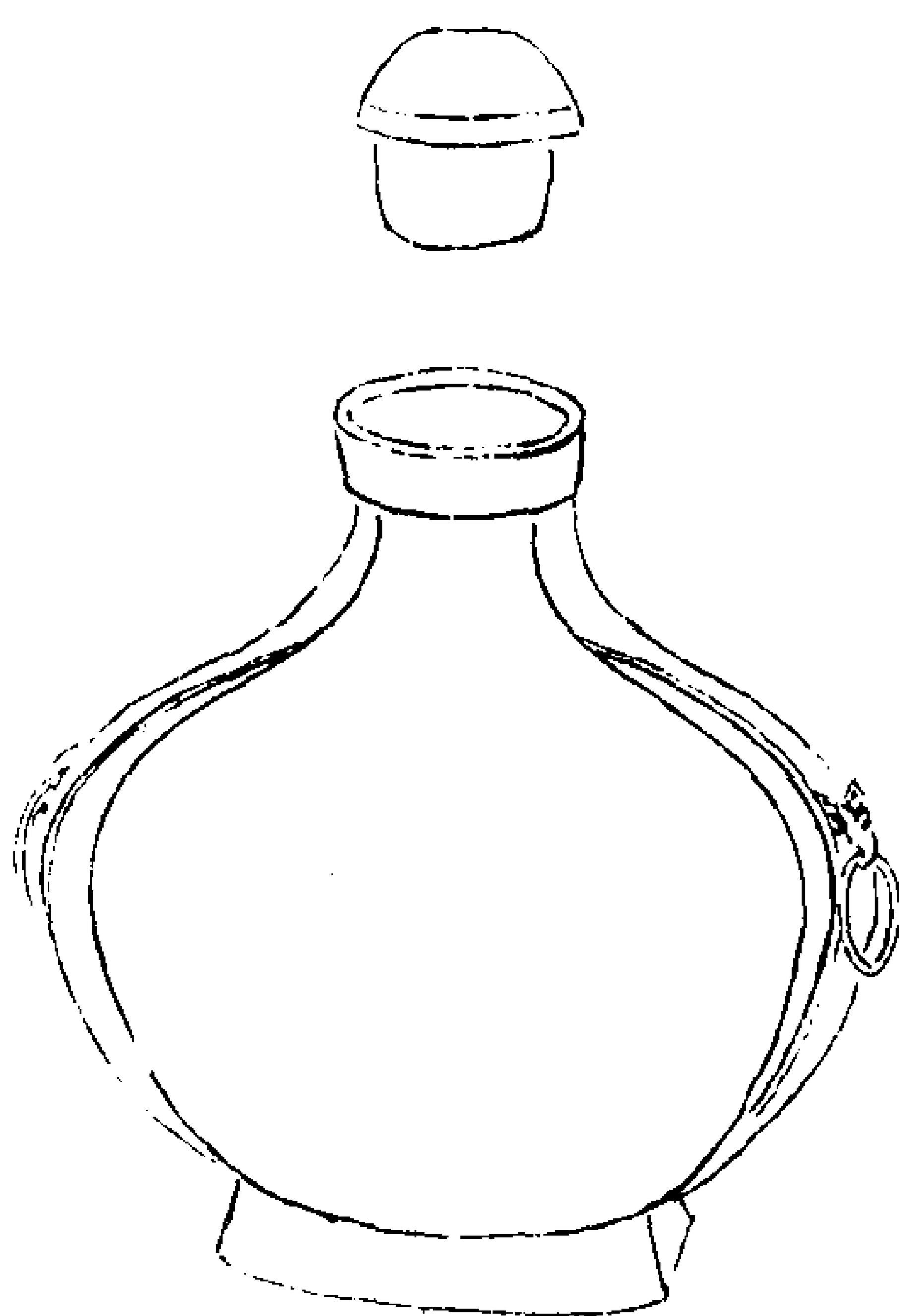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一分深九寸四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七寸容一斗重九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漢之技巧最號精能故器之出於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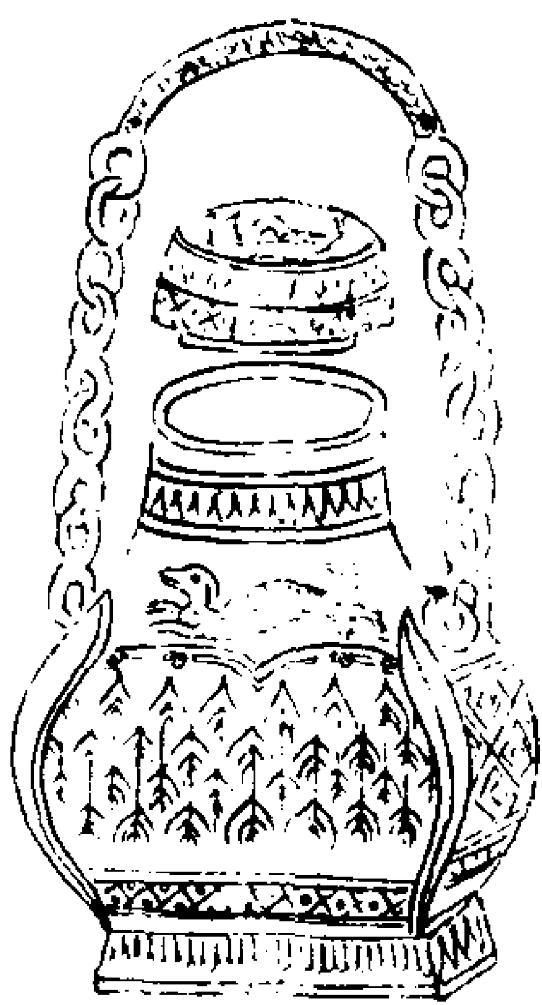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分深九寸六分口徑三寸三分容八升五合重六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九寸六分深八寸口徑二寸容五升一合共重四斤二兩兩耳連環無銘其前二器通體紋飾繁縟後一器特純素皆附兩耳形制特匾故因其形而名之蓋古者卿大夫則用方壺士旅食則用圜壺而方圜有所不同所謂匾者則不著之於經傳亦漢儒不復見



先王禮文之盛出後人臆見而有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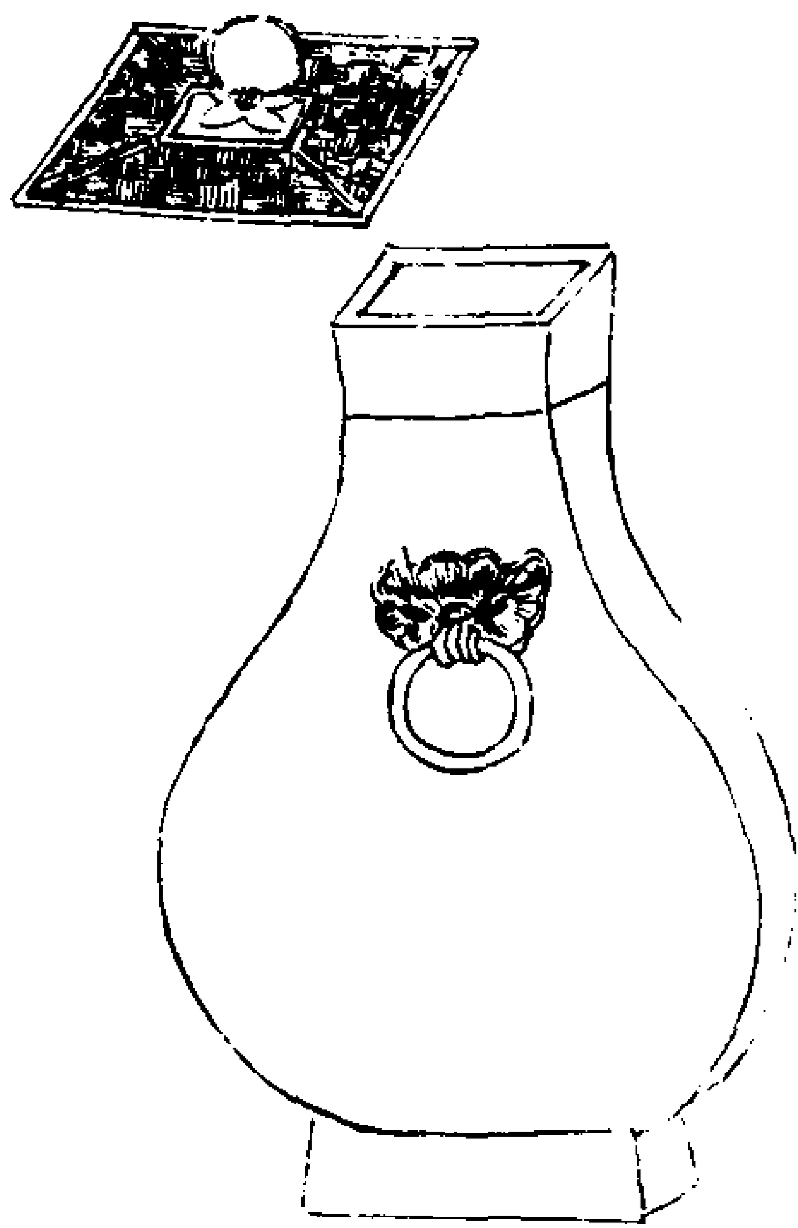
小匾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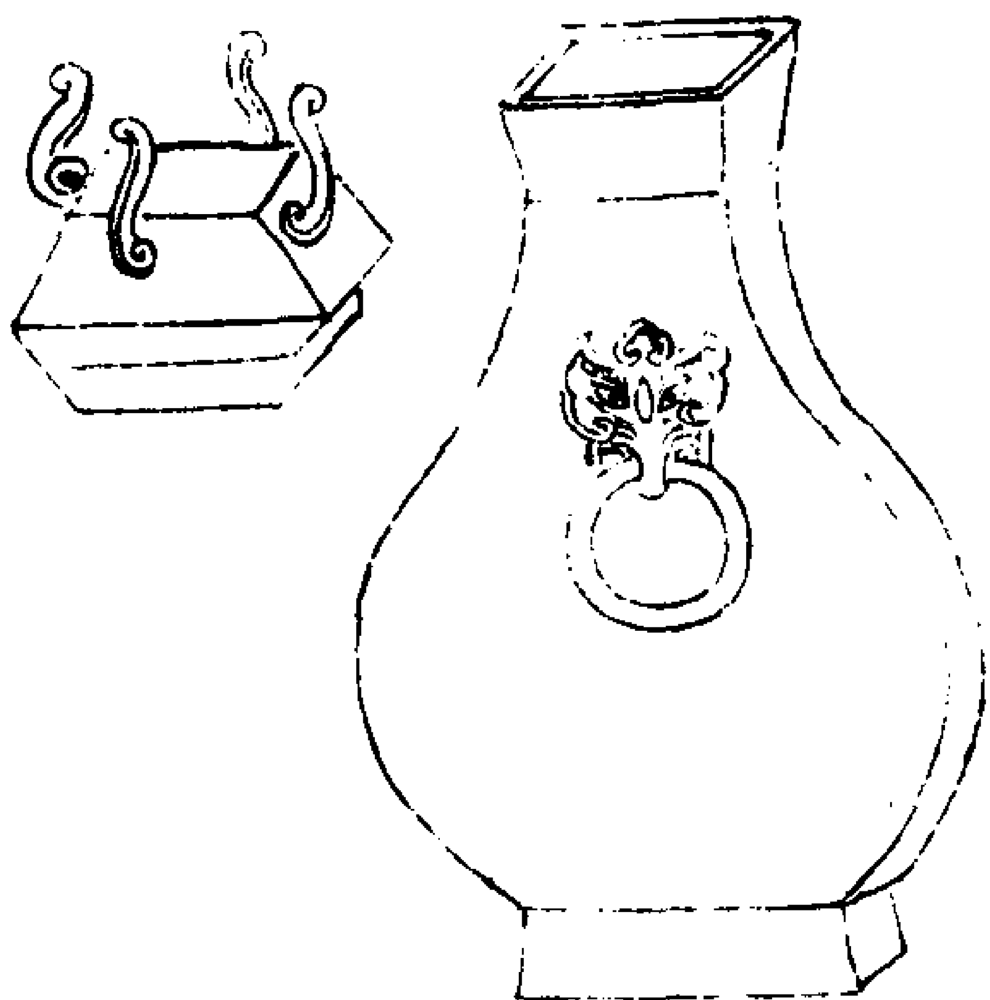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一寸三分容二合共重五兩三分兩耳有提梁無銘狀為壺而匾口圜而足方作連環以為提大飾頗雜揉故殆未可詳耳大抵後人製器務為奇恠不純乎古故去理愈遠焉止如汙尊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獸耳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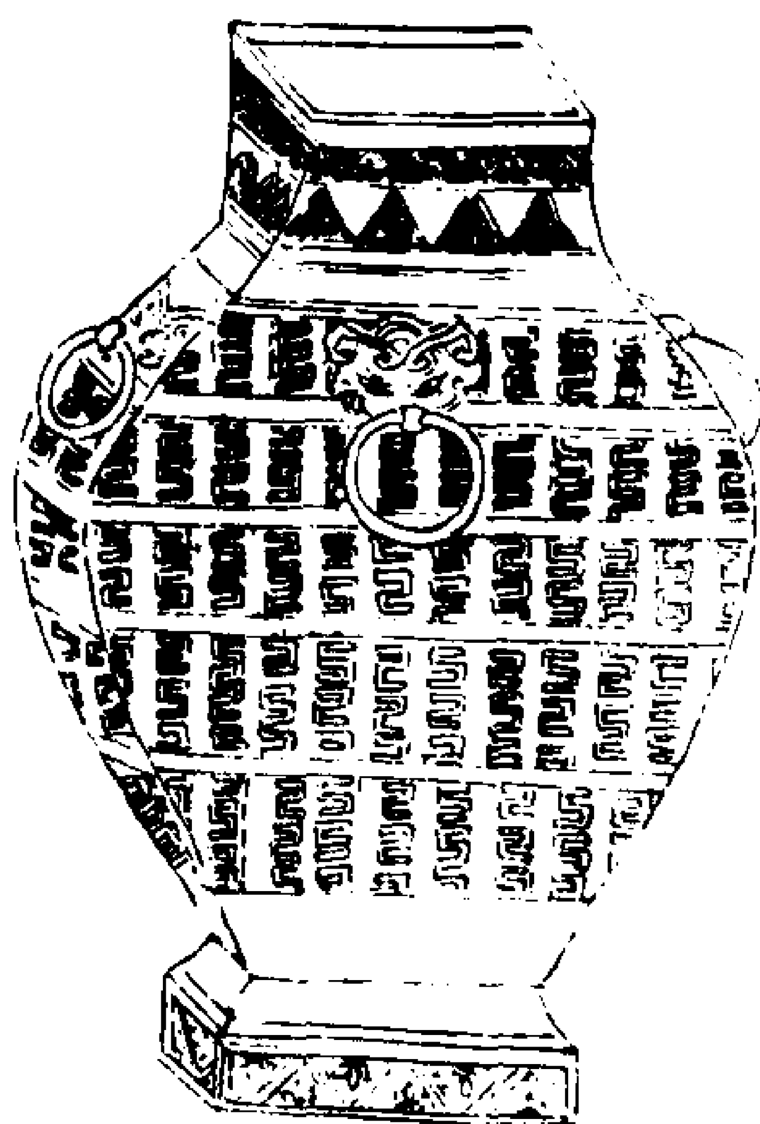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一尺六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六寸九分。容一斗一升二合。共重六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五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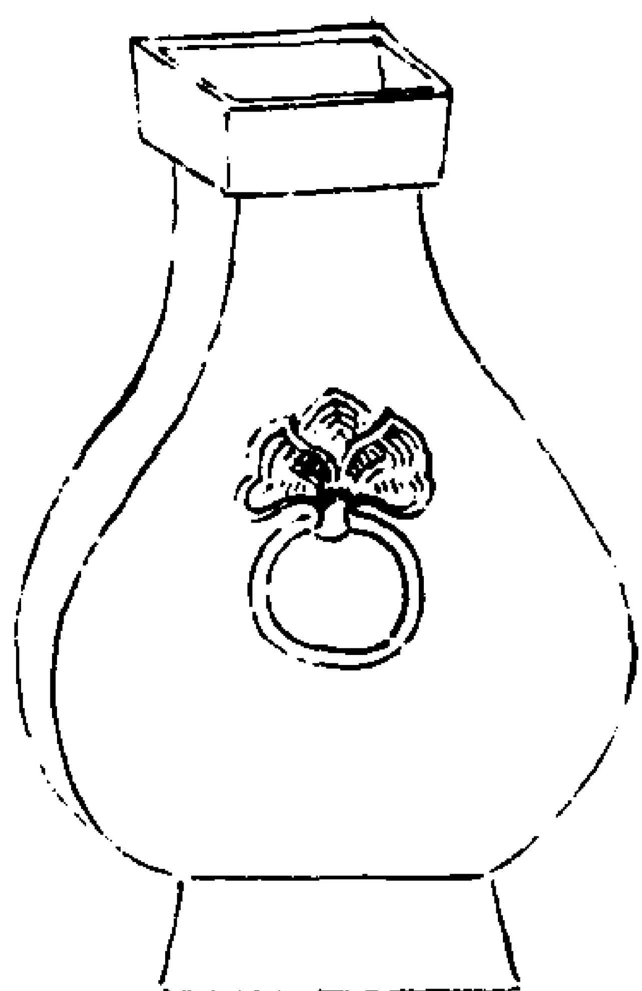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七分。口徑二寸。腹徑六寸五分。容一斗一升九合。共重八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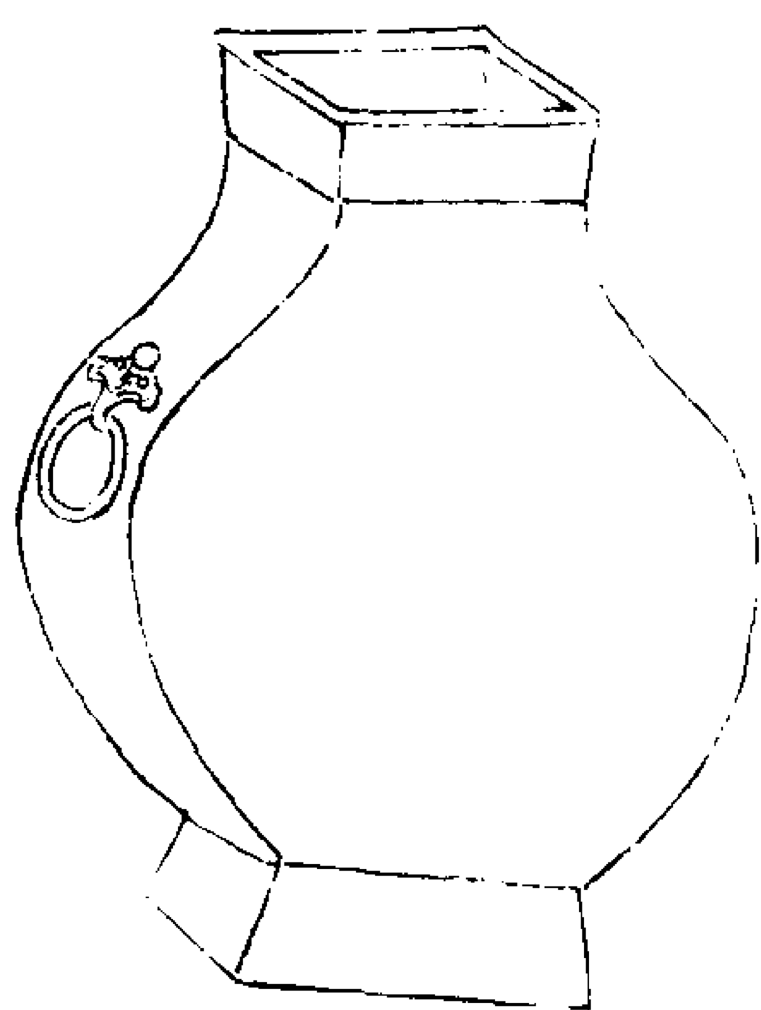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九升八合。重五斤十有四兩。四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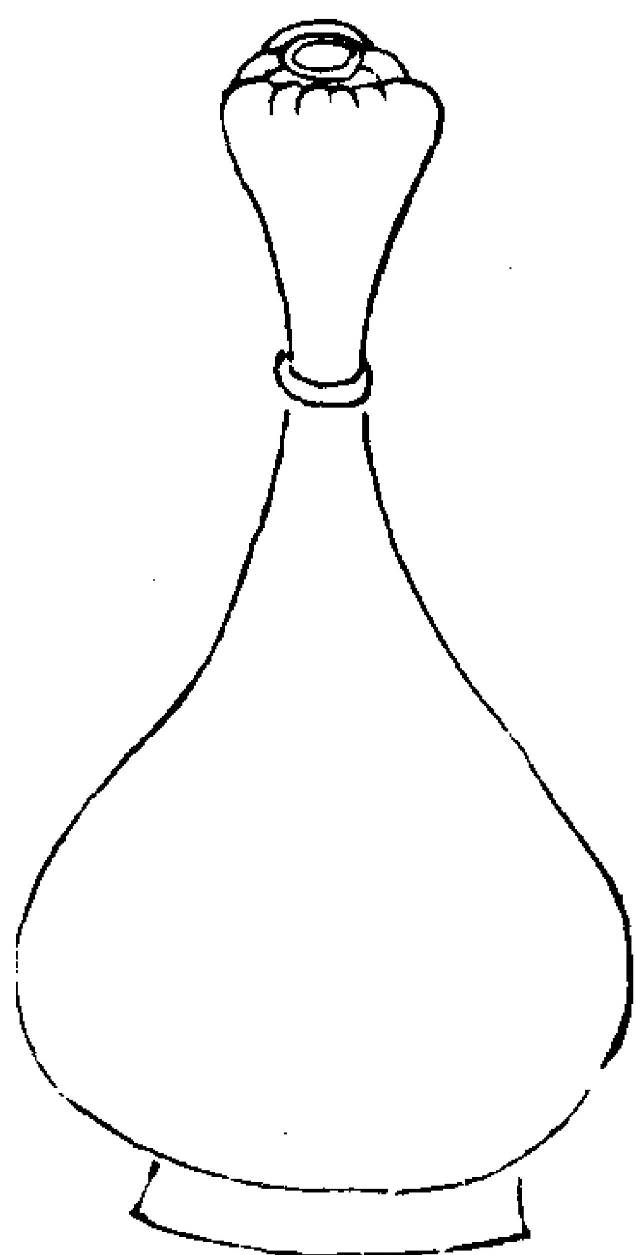


右第四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二分。口徑三寸五分。腹徑七寸。容一斗一升。重六斤。兩耳連環。無銘。

右第五圖博古圖其制高九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五升。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五器體制鑄冶與漢如意方壺相類而大小精粗差不同耳。壺所以貯酒蓋亦尊之類。是器耳皆狀騰獸口銜環而方稜四出。自是一類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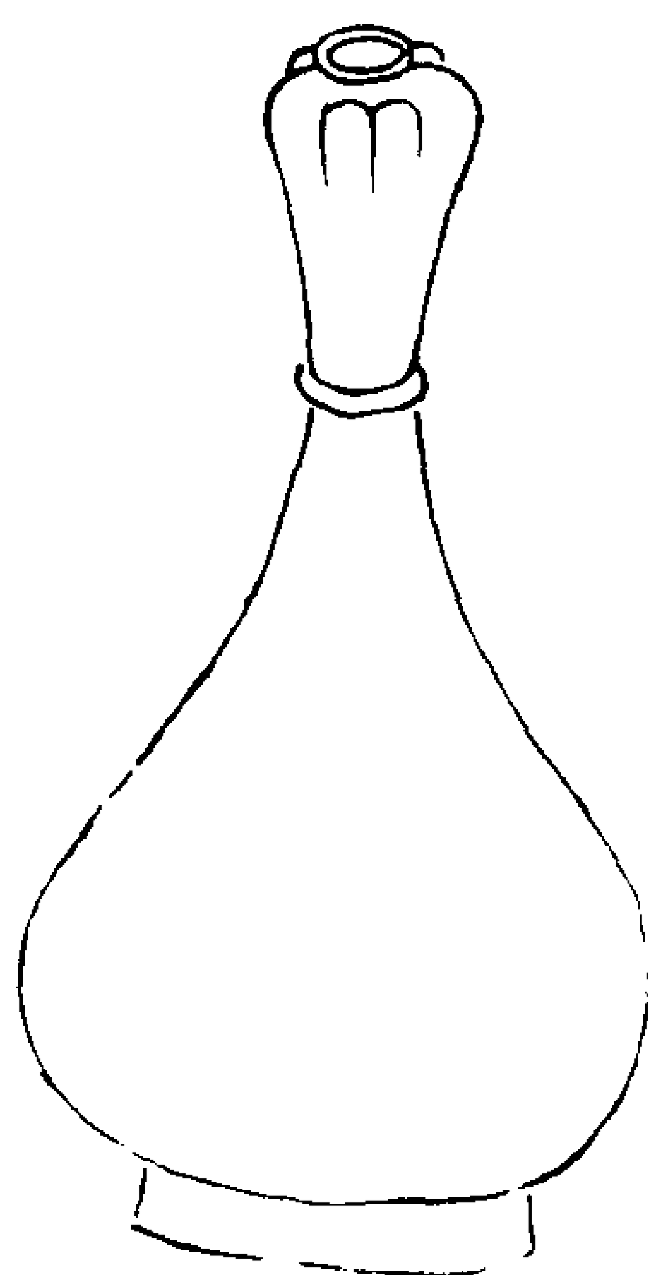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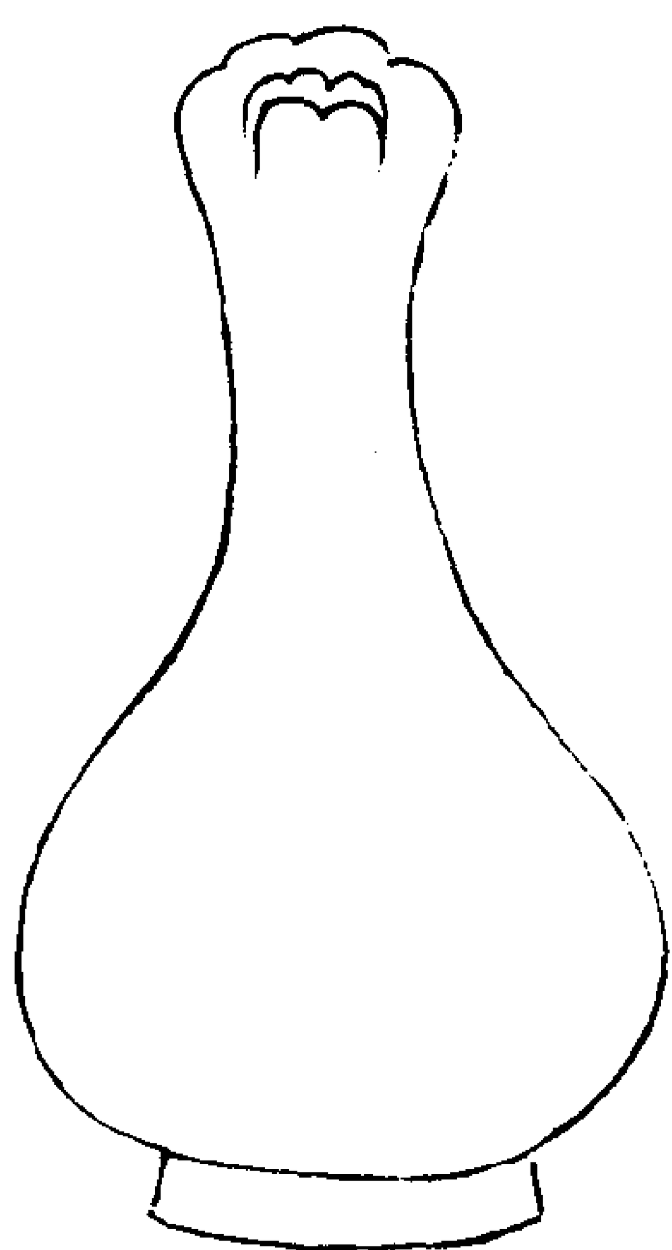
素温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寸一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九分。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四合。重四斤三兩。無銘。凡四圖其式相類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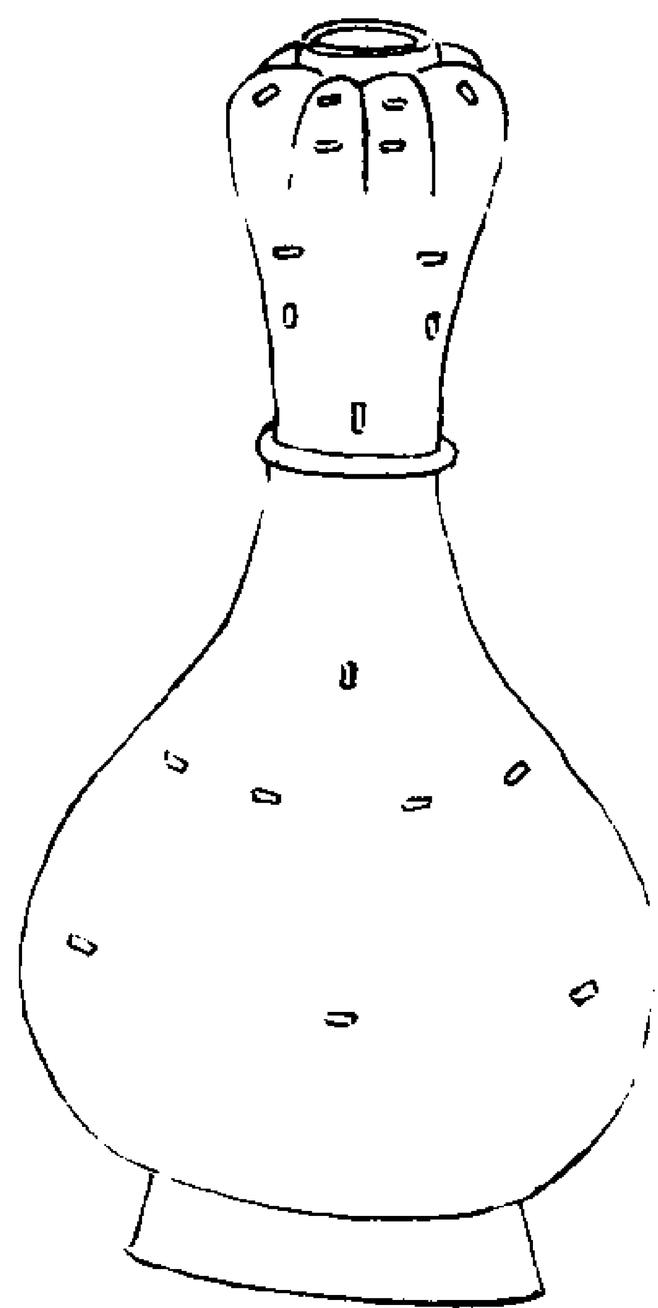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寸四分。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一寸。腹徑八寸。容六升。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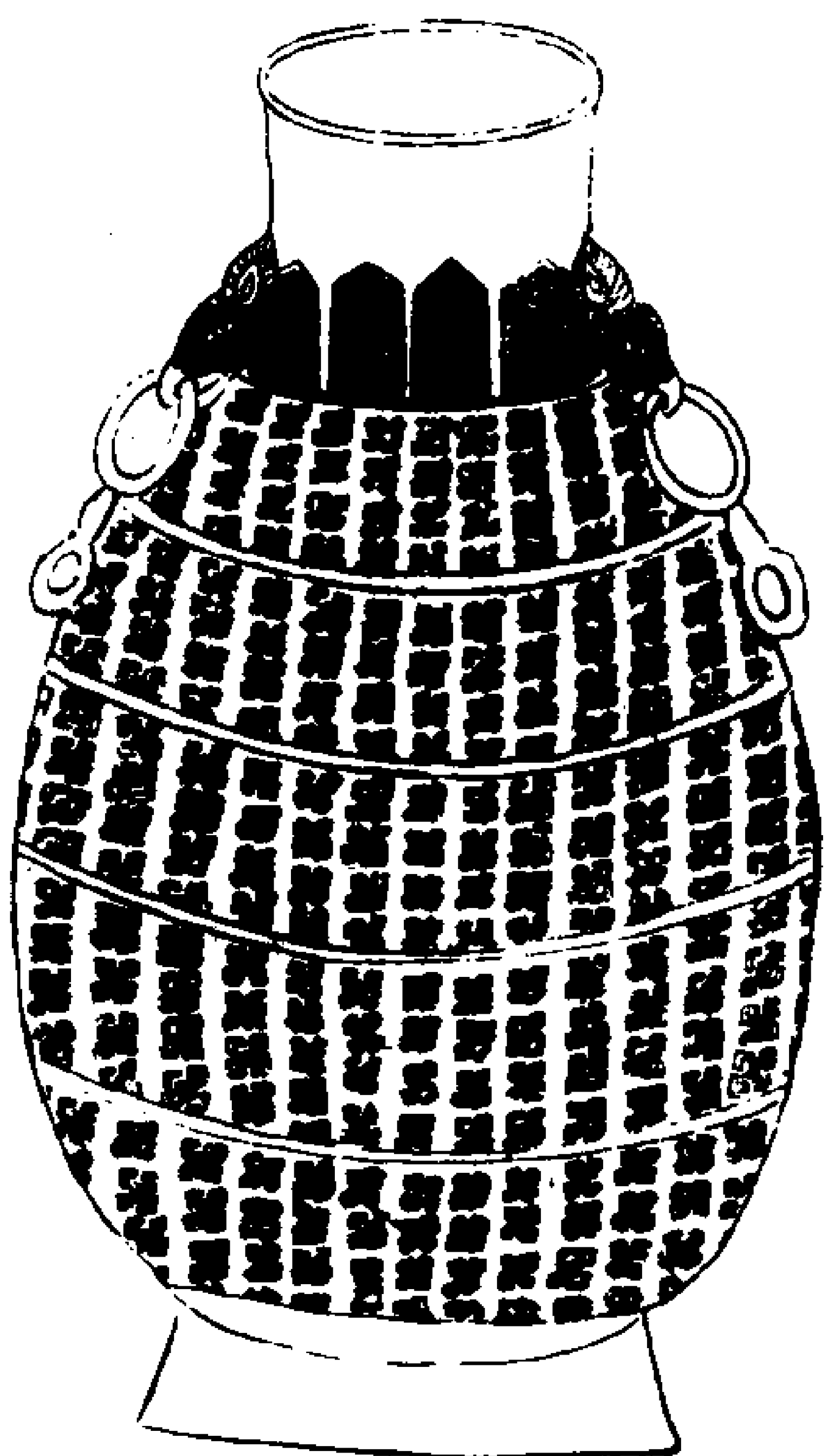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八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寸一分。腹徑七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三斤三兩。無銘。

右第四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八分腹徑六寸容三升重二斤有半無銘其器與前三器形制相類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疑亦有所受也觀其製作純素意若簡易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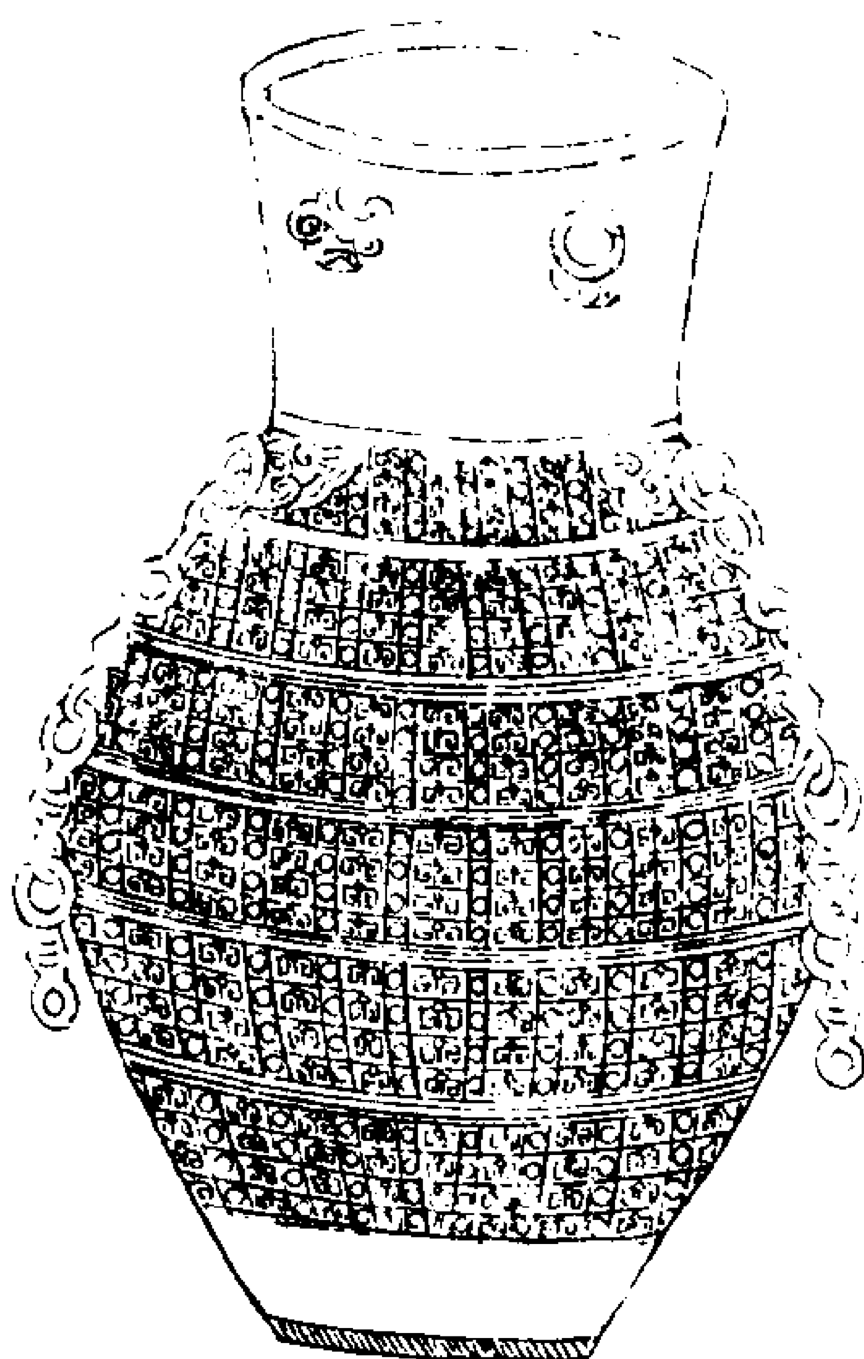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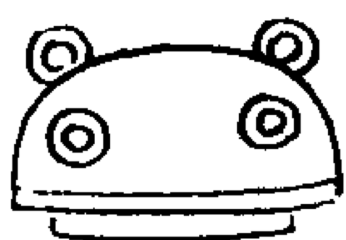
粟紋壺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五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五合重四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三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二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一斗重五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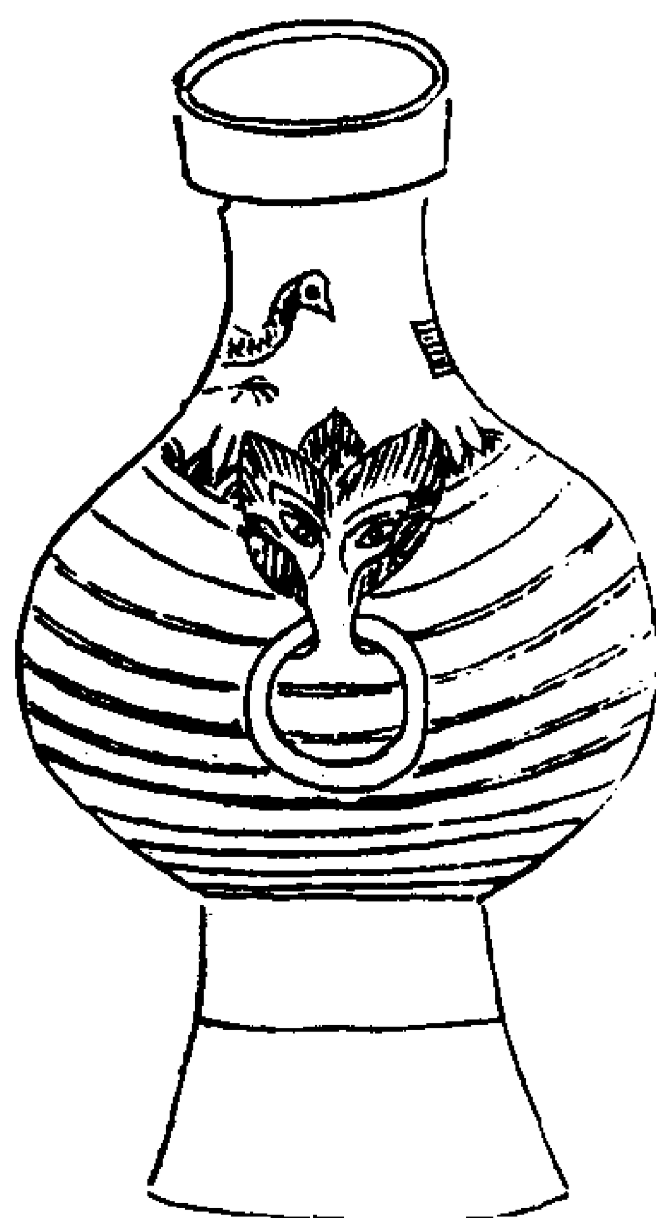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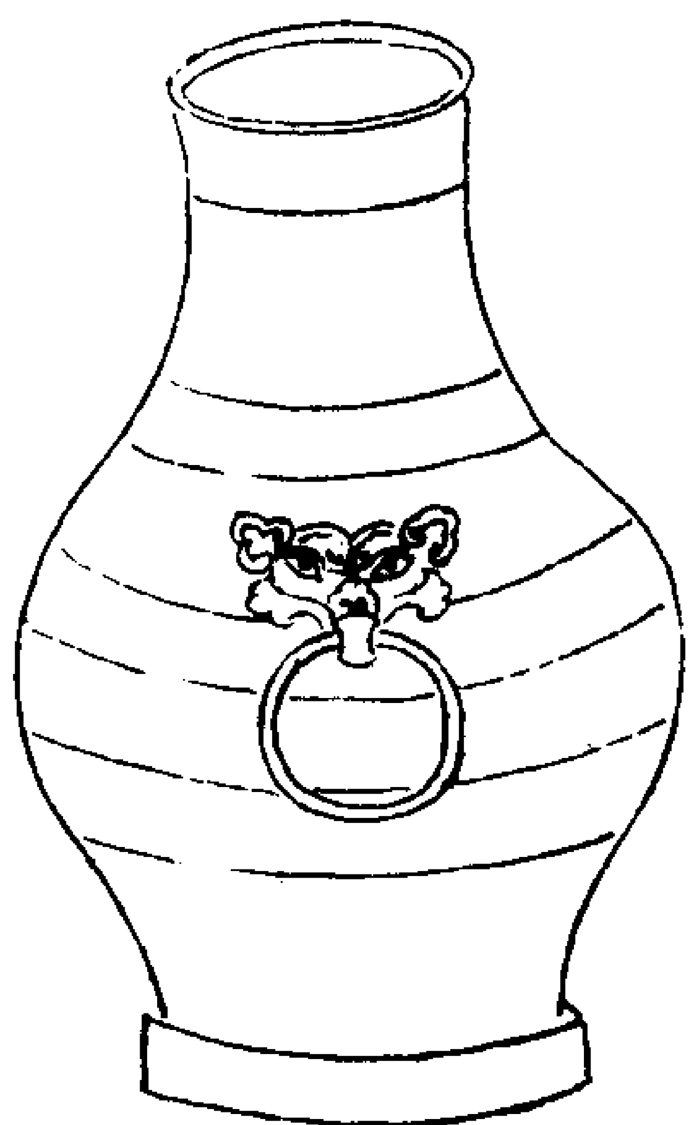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一寸深一尺口徑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容九升八合共重六斤十有一兩兩耳無銘其前一器腹間隱起粟紋耳作獸首後二器制作相類特粟紋益細巧而耳著獸面爲少異耳

鳳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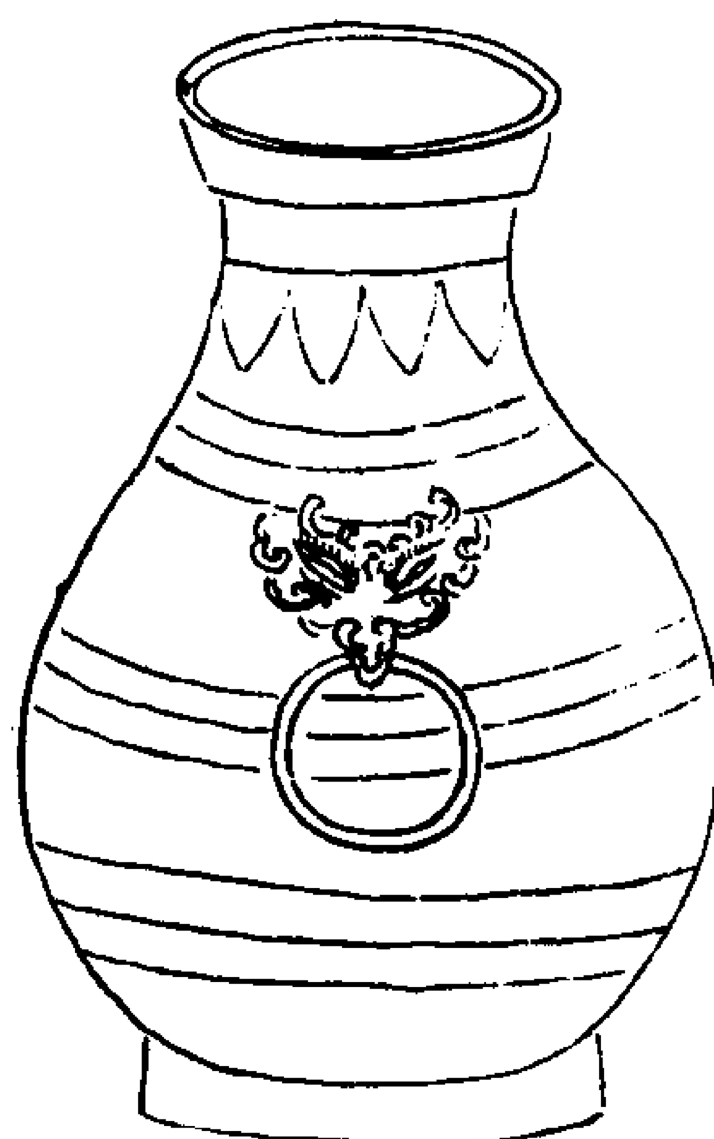
傅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深九寸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七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無銘。款有魚鳳之形。古者制器非徒然也。意必有所表。鳳凰來儀。記之於書。魚在在藻。歌之於雅。飾以二物得無謂焉。加以兩耳銜環。形模至妙。有商周之餘制。但文華過之矣。

獸耳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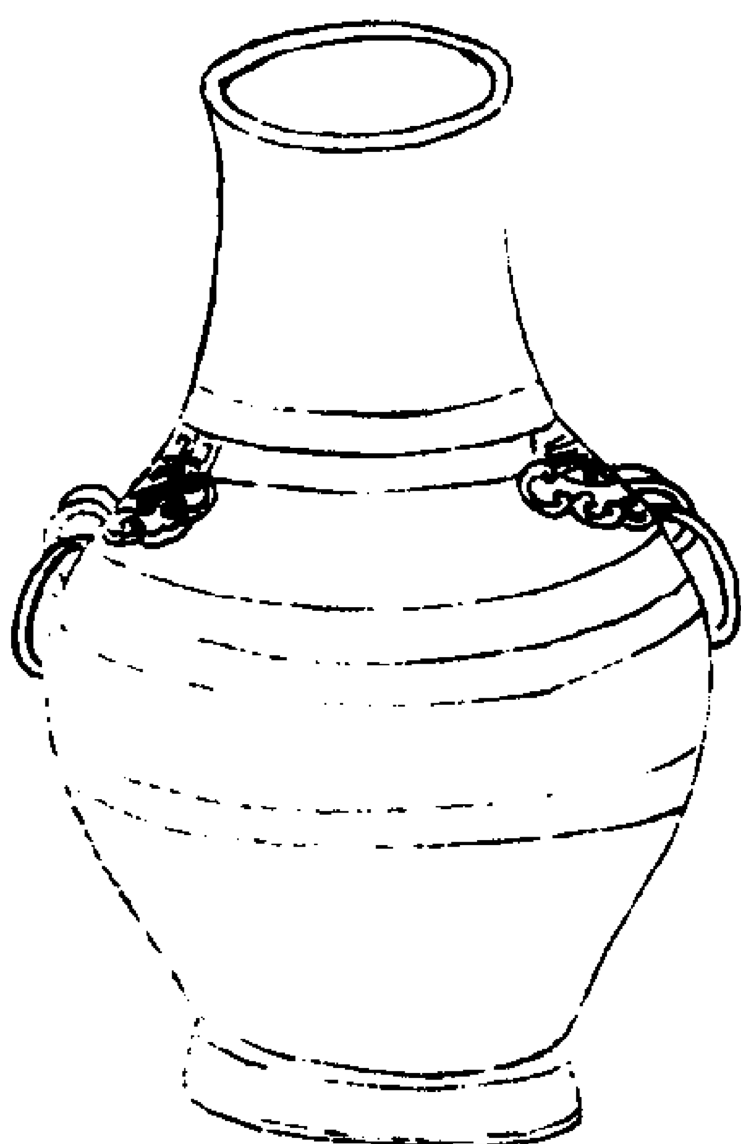


傅古圖其制高九寸。深七寸九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五升六合。重三斤十有一兩。兩耳連環。無銘。體圜而純素。兩獸銜環以為耳。不設貴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以體古而僅得其形模焉。以漢去古為未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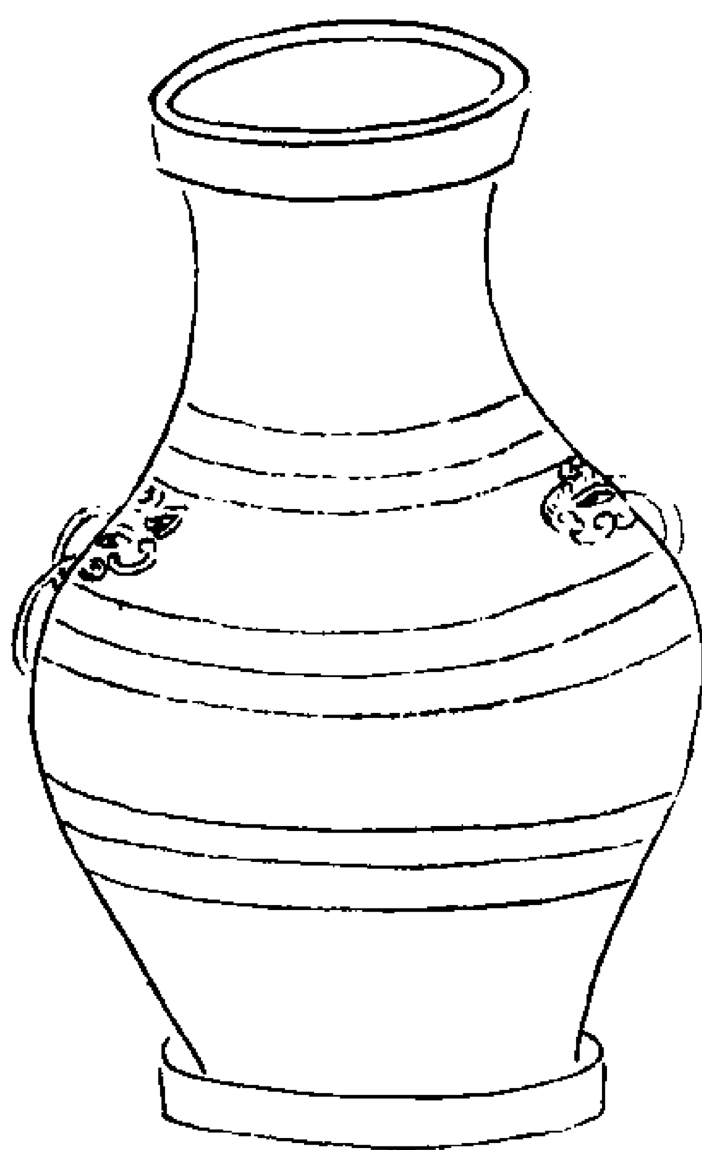
素圜壺



傅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七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徑九寸八分。容二斗八升。重十四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凡三圖皆列于後。



右第二圖傅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九分深一尺二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九升重十有五斤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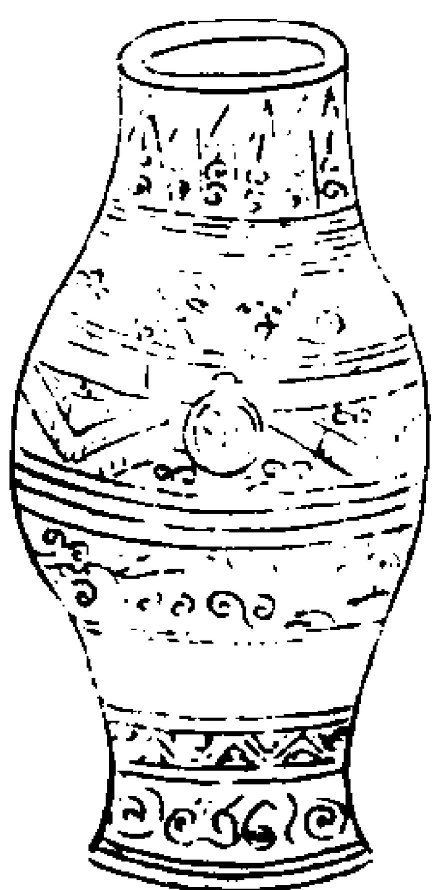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二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八升。重九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三器體制不殊唯第一器塗金爲飾漢孝武時作大官壺。與此無異。疑出一時也。且周官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是器之設。宜本諸此。

獸環細文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壽陽紫金山高尺有一寸四分。徑三寸七分。深九寸。容斗有一升。無銘識。凡三圖。其式畧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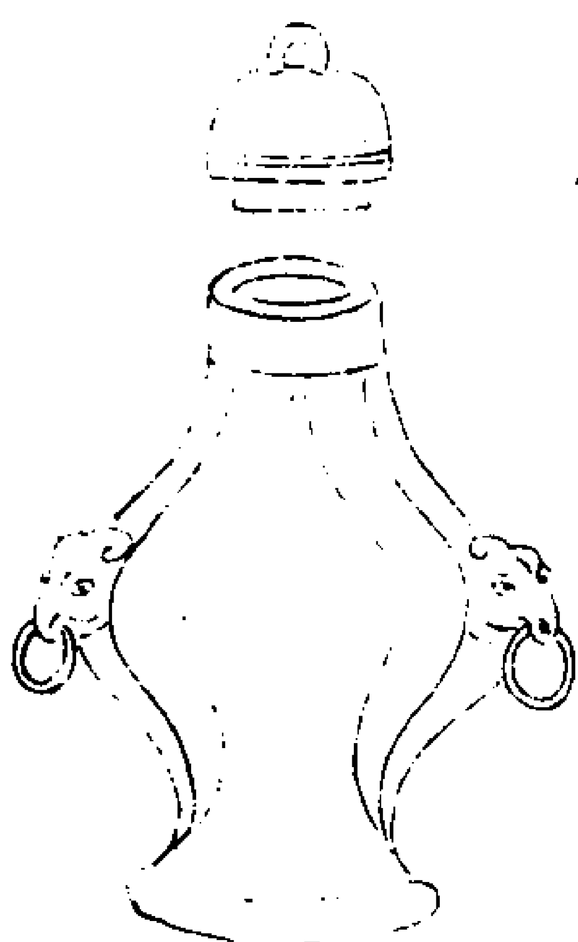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乾之永壽高尺徑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無銘識。



右第三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有蓋。爲三鹿形高尺有四分徑三寸三分。容六升二合。無銘識。其按此三器。形制文飾全相似但大小精粗有差古文壺字作壺。象形此器類之當名爲壺。

獸環大腹四廉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又按此器似方壺而口頸不方。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贇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六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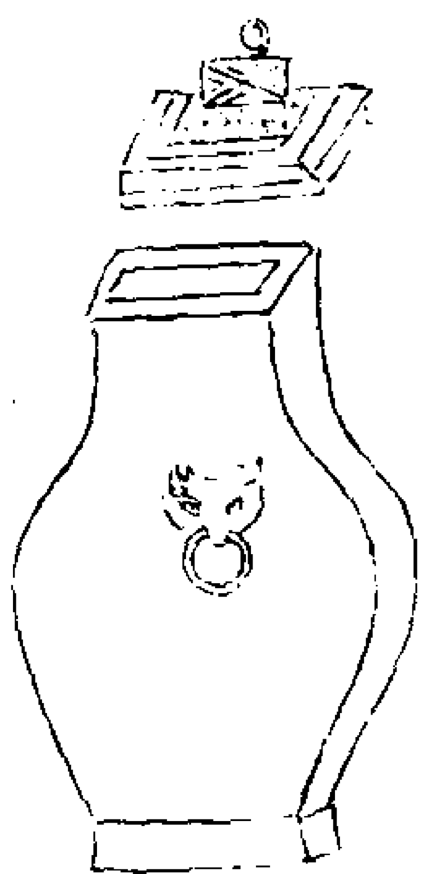
壺　壺圖三

小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徑二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按此器形制甚小疑之明器　又黄伯思東觀餘論按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制絶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為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象之宜其用於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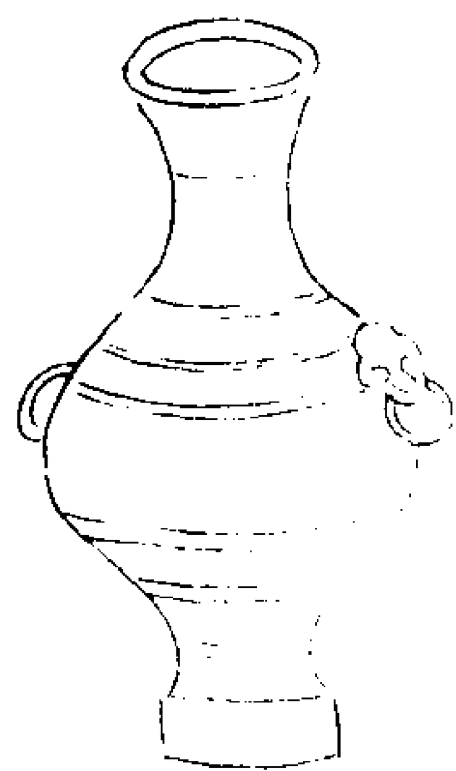
方文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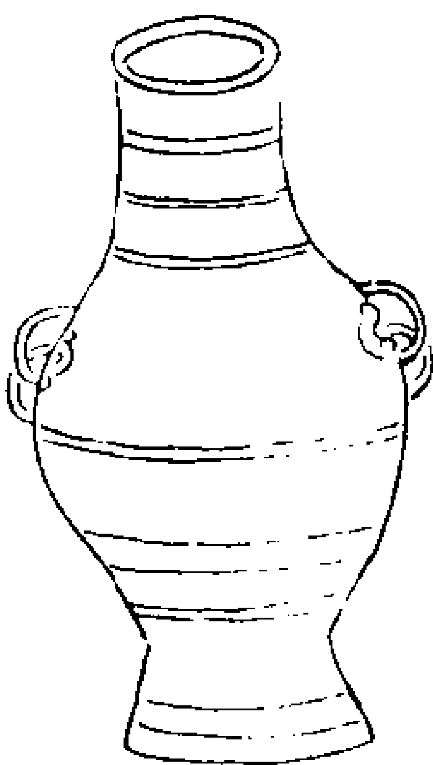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尺深八寸八分徑三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獸環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兆。容五升七合。無銘識。余未考。凡二圖。其式略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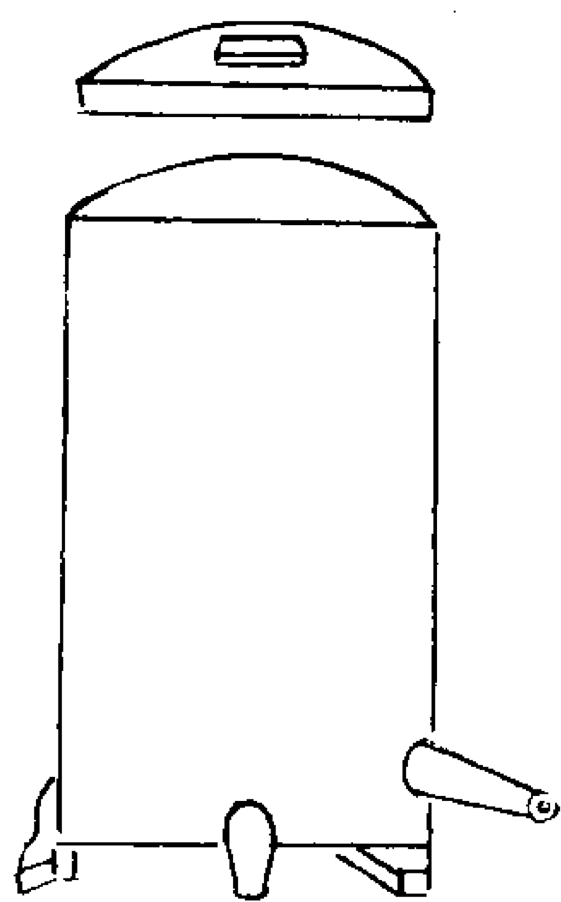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無銘識。余未考

挈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于河濱。高九寸。口徑二寸三分。腹徑四寸。深六寸二分。容升有三合。無銘識。某按此器形制大飾與父己人形彝足跡彝相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其形類壺而有提。故謂之挈壺。續後漢書潘勗傳勗挈壺掌升降之節。注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能攷秦漢錄令所在俗處必掛壺於門。或不知其始。按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亦有所本。周禮注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功為表。省煩趨疾于事。省煩趨疾上結於竿首。挈挈然。周禮挈壺氏疏政官之屬。

漏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半。銘二十有一字。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旅箭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鴻鳥。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修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水壺為漏浮箭為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陞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禮記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注壺漏水之器也。疏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疏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易氏周禮說挈壺之制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二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刻以擊鼓為節。中廷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于前承之。宋強相部集鐵漏壺銘　注之消消弗舍晝夜節數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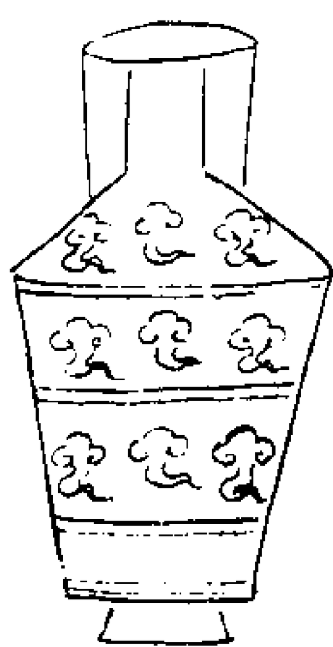
差不容髮。作於熙寧庚戌孟夏。許景迂詩贈製刻漏前挈壺王君困鬥。吟秋方來鶴鳴夜參半山中無曆日榮悴知節换。王君太多事。綠杉寒昏旦。辛苦窮河源。把彼注覺鑵。綫溜來不停。會見白石爛。旁有減水壺。節水使之緩。儳無乘除法。巧歷安得筭。反求諸吾身。自有子午觀。百刻呼吸調。勿使惠去斡。寛哉張壽王。謀最密於漢。信史不足徵。徒興千載歎。抱籌付木仙。試判此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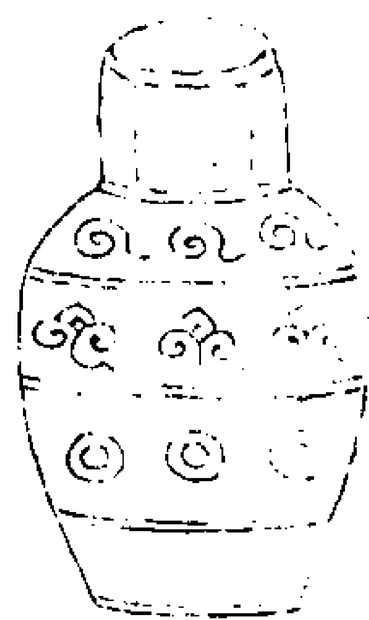
酒壺



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一有畫飾。禮文經注無此形制。臣崇義按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今以黍尺計之。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横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珊瑚鉤詩話題酒壺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使提挈。故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宋景文公集詠酒壺刻像小蹁蹮。無情是所憐。容惟迎指顧。觴吟寄回旋。屢轉疑投節。將休似取妍。勞君戢深意。酲者勿須傳。陸放翁詩詠空酒壺　銅壺受五升。中貯太古醇。杜從亦已久。一朝委流塵。我豈少思哉。白頭乃如新。誰知矮道士。亦作斥仙人

掌客壺





聶崇義三禮圖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舊圖雲飾。容一斛。禮書曰方壺圓壺無飾。古今事通掌客壺酒器。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

青田壺

唐蘇鶚演義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金張時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十八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置。久則苦而不飲。名曰青田壺。

瓔木壺

宋呂原明雜記歐陽公守穎日與鄭獻公及劉微原甫魏廣晉道焦千之伯強王回深甫徐無逸從道七人會于聚星堂。分題賦詩得瓔木壺。其詩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棣槙與楹桓。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瓔。何異肉有贅。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隱括所不施。鈎繩爲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執非造化功。而終朽不器。刳劃虛其中。朱漆爲之僞。與槃把酒醴。施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壘豈不貴。設之於楹階。十目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於人材。夫豈遠於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厲。才無不可用。曲上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執以一廢百。衆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識者於是知公有輔相之器。

匏壺

容齋筆記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東坡云奉匏尊以相屬。宋李叔濟南集匏壺銘　匪金匪玉。匪繪匪飾。用因汝器。器本汝質。汝質惟虛。天畀汝德。毋因所受。妄矜爲實。實勿勝虛。實勝當溢。盈虛無常。人自損益。毋敗虛德。是惟汝則。

瓠壺

唐李白詩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瓠壺。

銅壺

唐王建詩贈胡征將軍詩云。未明排仗到銅壺。宋黃山谷集以古銅壺送王觀復。隨俗易汩沒。從公常斜紛。子虛賦曰交錯糾紛。我觀王隆化。入貓不改薰。隆化顏南平軍。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此引用言觀復不爲從俗及作吏所移。未見蛇起陸。已看豹成文。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豹成文見上注。愛君古人風。古壺狀贈君。魏志毛玠傳太祖以素

月氏素馮九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酌酒時在傍可用
弭楚家楚分喻俗惡之衆左傳曰楚衆甚惡周禮小祝彌烖兵注云彌讀
曰敉女也投弭與彌同問君何以報直諒與多聞文選四愁詩曰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當論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趙師秀
詩送古銅壺與人　小壺純素無文采驗是殷商物至今損處怕教凡手
觸鑄時應有吉星臨久藏厚土金聲盡微貯清泉翠色深持贈高人安几
席爲勾古意入新吟元釪岳祥閣風集老銅壺　孫孫子子
永享用下有銘文誰所爲有色無聲形制具不得隨俗揷花枝

金壺

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又唐實錄李大亮謝表云
賜金壺以彰忠讜晉王子年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
道德經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
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黃山谷詩謝景仁送惠酒器　楊君喜我
梨花盞却念初無注酒魁雕鏤金壺肯挾送挼莎殘菊更傳盃

銀壺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秋七月僖宗即位九月樂工李
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
酒而中實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

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
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
下有石函藏小銅塔銅塔之內有銀壺宋劉行簡苕溪集無言兄以銀壺
作粥糜頻極其妙舟居夜飢頃刻可辦戲作此詩　少年愛酒不厭沽滑
稽鴟夷每隨車春禽似是知我意日日勸我提葫蘆侵尋老境筋力異宿
昔百嗜今一無窮窮未免走四方是口特賴薄粥餬憐君巧作此瓠壺善
爲口計真不殊上蓋下豊腹胍肫音入以肢大者爲胍肫上孤下郡空洞
可置升米餘釜湯外沸如隔膜氣塞不作聲盧胡須臾已復成淳糜勻滑
不減頗醍醐蓬隱夜飢急星火咄嗟而辦功可書山僧斂鉢未足詑考父
古鼎非時須我聞壺中有高隱日月或類蓬萊居神仙有無事恍惚山澤
形貌常多臞不如一飽睡清熟圍中便是真華胥

玉壺

黃山圖經浮丘公容成子同見一珠函一玉壺浮丘公啓之函中有霞衣
寶冠珠履壺中有瓊漿玗露浮丘公曰此是天降以奉黃帝遂授帝帝受
之持歸稽神異苑吳王女紫珪許與韓重爲婚王不許女飲氣卒重弔冢
前紫珪魂出冢邀重入冢贈以白玉壺重貴詣王王收其發冢後得壺乃
捨重侍以子婿禮東漢書楊賜傳光和四年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

所服冠幘綬玉壺帶金錯鉤佩太平廣記元徹柳實遊南溟夫人夫人令
侍女以百花橋馭之後贈以玉壺一枚高人餘夫人命筆題詩贈曰來從
一葉舟中來去上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二子
受之使者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鳥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將歸衡山
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俄而道左有盤饌豊備二子
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矣蜀狄類記王遠字方平嘗住蔡經家後
去十餘年七月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唐李
白詩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
泗漣齊賢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漢書須并舞鈞爲樂詩注涕
漣漣出聲曰貫註累行出手然去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齊
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御于木鳳之口而
頒行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士贇曰曹植詩謁帝承明廬
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關門
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皐門六庫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詩云
謔浪笑敖梅福傳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曰暮入

對青瑣門其門刻爲連瑣而青塗之天子制也士贇曰班固二都賦年雍
容揄揚著於後嗣禮天官王宮九重之制九雉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
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史東方朔傳曰一當萬乘之主張衡西京賦右平
青瑣丹墀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近英解注曰文
如連瑣朝天數換飛龍馬勅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駟監御左右六
閑分二廄一曰祥麟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晉明帝
士贇曰杜子美詩麒麟受玉鞭注云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
技璧間得實匣匣中復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
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
如繩雖以斧鑕斫於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以蟬紗精爲囊碧玉綠爲
精又曰涼州記咸寧載年發張駿陵得玉鞭以珊瑚觀此事則知太白
之詩必審象御廐之馬而揮此鞭矣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齊賢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
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金馬門者宦者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劭風俗通曰東方

朔是太白星精貫常特爲風后光時爲務成時爲老聃越爲范蠡齊爲鴟
夷子夏侯湛曰東方朔紀聖累俗仙也西施冝笑復冝顰醜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雖愛蛾眉好無柰宮中妬殺人齊賢曰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里
之醜人見而美之捧心而矉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士皆以笑
辭婦日冝笑蛾眉冝兒又說含睇兮人冝笑兒又哀女娥蛾眉兮古詩白
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
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元劉文簡公詩玉壺繫青絲太白沽酒詩云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擬之爲題以自釋云　青絲叟繫白玉壺擔
滿貯紅珍珠携來花下相招呼杯杓酬酢亂豪麁春風東來和且舒花光
照酒香扶疎流鶯語燕意態餘清泉漱竹鳴璠璵君令不飲計亦迂我願有
酒如江湖澆君胷中萬卷書幽憤一釋肝肺濡紅光入面不復癯窮達歸
命心愉愉交游不擇賢與愚江海漁父山樵夫偶然相值禮不拘徑須爲
汝提挈沽歡言對酌故舊如一醉那復名姓輸王侯之門曳長裾是進不
識云赳赳譏言直氣無阿諛豈夫捨我爲渠渠忽彝青樓撇紫衢一笑不
惜千金須醉倒更遣蛾眉扶時光流轉如奔駒歲月豈肯爲汝居街盃顧

景匆踟躕楚王不能安三間張思廉詩玉壺歌　藍田四萬八千畝玉子
團欒大如斗阿剛月斧巧斲成外澗中虛可盛酒金盤露真珠酪春風乘
入桃花腮嗟爾玉壺玉㛐壺何處來老奴玉壺何以如意碎亞父玉斗何
以寶劍開玉壺子云是玉京來但知玄石之酒可以千日醉不知雍伯之
玉何以千歲栽玉壺子吾當與爾洗磊磈開非懷便呼王績起作醉鄉記
更喚李白重藥糟丘臺風風曲鸚鵡盃壺公狡獪不足法玉蜀山中歸去
來　禁扁地名園名謂之玉壺宋崔敦詩集正月六日集玉壺次才元韻
鈴索文書晚罷休歸來欲賦畔牢愁感君尊酒招要意邀我湖山爛熳游
隔岸柳煙勻拂掠近溪梅粉半漂流千林紫翠無窮在後會應須到上頭
衢州府志廊義叟次令衿遊玉壺高詠十絕　坐聽風雷起空谷纔看四
面野雲生道人不作英雄氣可笑當年失著驚風雷大作凡檻虛明不著
埃志機鷗鳥自飛來北窗高卧義皇世九陌紅塵安在哉偶坐陂塘五月
迎秋爽脩竹成陰一逕開俗客自應愁到此幽深推擇杖藜來處處可人
林宗爲幘任欹傾緩帶荷風拂面清城市輪蹄聞如織飄然從此便登瀛
胖水蠟篆香如霧細紫簾始信壺中別有天客合黃粱今熟否邯鄲無夢
夢遊仙小雨壺庵記後湖光空闊水天秋翠蓋紅衣永日留惟有詩情磨

不盡碧雲吟就喜湯倚闌獨看花度輕昏攜挾翅飛斷霞相映霧山微鎖
卑不用飛青蓋試作山翁倒載歸飲所看留黃金勺捺萬莫閒步遠清芬
過砌壺一笑欣然超鼻觀知公曾到月中來丙同以杏內熟先從一念收
浩然勿藥更何求西山致白朝來爽政不驚人語不休久病便覺清秋絕
景頻因警句談莫傳俚耳便紛挐須知

漿壺

同溪史韻後魏游明根味道晚歲究志意難將富貴加列抉幼遭亂爲人奴主使牧
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

碧壺

宋高僧善權詩同王性之孝之從祖兄推贖之教書篤于大武遊西林有老衲畜一碧壺
剏作甚古把玩久之性之求得欲以相寄後爲驕明所奪戲作此　玩物
有喪志達人自觀生異腐與神奇同出而異名是身等疣贅身外安足營
厭看珠玉揚竟作水火爭況此枯塚物視若鴻毛輕山家一題評取予紛
奪傾奇計先趙璧拙謀笑秦城誓將鐵如意碎與瓦礫兵奇聲弄丸予解
此兩下情

翠壺

岳珂愧郯錄甲戌冬刻丁發諸荒壙得壺模範簡古蘚花黛綠銅性空入手輕甚銘黛澤涵竇苔花積金性積蝕土
青蝦蝕

異壺

金趙周臣滏水集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閒雖兩牛
腹猶未厭也某笑曰予能體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

爲恐君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榮辱置一
毫於胷中非虛也忘己則忘物忘然心境兩忘此由世俗之所謂虛耳若
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
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至於吾道則又不然惟誠
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
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紫微壺

宋蘇東坡詩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次公家注紫微指杜牧也牧爲紫微舍人有獨酌詩曰獨佩一壺遊秋山小

唾壺

西京雜記其制不知起自何時經史畧無載述惟事物紀
原云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則此物
戰國特已有之漢官儀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
朝廷榮之蔡邕表詔賜黃爐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
此晉書王敦爲荆州牧既尊外任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刀協
爲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疏隗之自爾憤憤不平謝安每酒後詠
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
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梁書謝舉傳舉爲尚書令邵陵王綸酒後好聚衆賓

冠手自裂投之唾壺嘗欲取擧憤擧止色曰裂冠毀冕下官不敢聞命王甚慙

宋張横浦先生集唾壺銘　汚不可澣垢不可聞藏垢納汚伊德孔尊君子是式其大無倫

馬碧梧玩芳集題楊妃唾壺圖　三郎好女思傾國一宴沉酣四海奔漢業巍巍英主事內庭供奉孔家孫　右楊妃唾壺圖第五男端順得之請廼翁題其後因教之曰自古內外庭不分是以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婦人女子之時多漢武帝時執此物者侍中孔安國也唐明皇時楊妃職之漢唐之所以成敗歟然而寵任中書宦官又自漢始此話甚長小子識之

元宋无詩同抱尊罍賀豪將沃盥偶敢論才不罵侍近唾成珠囊貯將然大提携醉傍須長歌空擊缺半落壯心猶王子年拾遺記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糞時雜珠蘊仙此還異寶漏翻非役侍臣乃執捧良賓乃投擲

太平廣記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得美女薛靈芸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玉海探天監物天空獻瑠璃唾壺脩復山陵故事皇后宮中有白玉唾壺五枚賀猶葬禮藏物令用毛唾壺一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枚

交州雜記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各一口馬融遺令冢中不得下銅唾壺續齊諧記武昌小吏吳龕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為女子稱是龕婦至家見婦翁被白羅袍隱漆几銅唾壺狀如天府自稱河泊江寧縣志沙門寶意以宋孝建中來至京師瓦官寺世祖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魏武帝雜物疏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宋史韋賢妃傳妃高宗母也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易令用塗金續世說左衛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壺文宗因李訓誅之曲洧舊聞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通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大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玉海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四日上謂輔臣曰向者童子萬頃二十八月二十二日以頃為文林郎自言能詩嘗指金唾壺命題試之筆閣不下蚤出其不意耳　元儀伏唾壺制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黄金塗之趙希館會心錄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閣見上用素漆唾壺宮嬪似以為恥反欲掩藏

浴壺

趙飛燕外傳后加大號婕妤賀以珍奇之物使侍兒郭燮拜上后報以沉香浴壺

洗壺

聶崇義三禮圖其制度與有青雲氣方壺同

湯壺

高麗圖經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温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高一尺八寸腹徑二尺量容二升

面藥壺

高麗圖經面藥壺唯使副都轄從轄位用銀餘以銅為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花壺

高麗圖經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坐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邇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魯壺

左傳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漢彝壺

元元明善清河集張承旨得興聖宮漢彝壺　繡康閣設雲母屏綺疏燕寢凝空青霞章黎錯玉古錢摩娑土碧乃金猶細理霜涵寫奇質抱氣絕靈著光晶蛇捷鶴蓋存戒儆鳳膺弘腹宜斟弍巧彈製備拙而雅雖辭大受肯小盈其暴夜直貯金莖宣和秘殿朋父丁乃知天地不愛寶淪落人間幾何齡神官取將酌元氣今夕見之雙眼明瑤池青鳥啼春庭顧公有酒多如澠更須岩穴招鴻生贊牙盤詰鼎鉉經䟽金供璧耖於於菴一天萬古天寶宸

尊壺

敬齋古今黈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見鬻仰之義卑者之於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以為不當然卑者輒為尊者皆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為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據尊者之禮因以為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主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為不當為太平御覽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尊兩壺

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門內壺

禮記禮器門內壺疏曰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

乘壺

禮記其以乘壺酒賂人亦曰乘壺酒束脩口壺

八壺

儀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序注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錯雜為味

百壺

詩大雅韓奕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覆壺

儀禮特牲饋食禮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注覆壺者盝瀝水且為其不宜塵

縣

壺 周禮凡喪挈壺以代哭者東漢書費長房傳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市罷輒入壺中子房覩之後詣翁與俱入壺中詳壺公下

水火守壺 周禮水火守壺注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

沙門一壺 南史僧岩北海人後為沙門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天地一壺 宋黃山谷集史慮之贊窮則德據達則方覩天地一壺不膠者卓

乾坤一壺 尚意譬喻論乘不為物累卓卞乾坤於一壺

中流一壺 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 雲谷雜紀 一壺千金陳正敏遯齋閑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為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鶡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爲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天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云縛於身浮於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鶡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但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捫虱新話中

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瓠有苦葉叔向曰若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 遯翁説壺如環非也 元程雪樓集南陽書院記然思往者扶挈顛沛之人一旦有所庇賴中流一壺蓋不足喻焉 國朝王廉文山集壺金子説 予兄子豈孚志學自號壺金子蓋取諸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之喻蓋涉川者船也故乎中濟失船焉人之溺也無藉矣無藉而溺乎中濟其喪也不能屛息以延其喘船不知其所之得壺而藉以濟壺則貴千金矣壺固渡水深涉者謂其不若船之貴而濟遠也罕用之中流而失船貴者瘵矣得罕用之壺以濟則壺之貴夫船也信千金矣壺非千金直也人之溺且喪也得壺焉人之藉由是空壺之直固千金也夫用所假用未必能終其用用所不用其用賢於恒用者斯濟世之大者耶昔者平原君得毛遂卒致楚隨孟嘗君因馮驩藉人服義二君之客非不多也而皆失船為遂驩一壺是而卒成其功則遂驩固千金壺也昔內有所蘊者其曰今之天下若大川然人之涉之者風激水也船夫之矣船之人幾何不溺且喪也恒思之又患無壺之可藉也吾將為壺為失船而得壺壺之時也人之得吾壺必以時夫其時則不岸矣時得吾壺以濟斯世則吾又固千金壺也壺可小概哉人可小量哉余因其以壺金自號故唱其説以遺之 元貢奎肯閑南集題壺金子 夫天下之物常貴於有用而賤於無用一壺漫落誠可賤矣及中流失船浮之以濟雖涉至險如履平地則其貴奚啻千金而已耶然則壺非有貴賤也貴賤由用不用爾嗚呼人果異是哉 宋陸游渭南集一壺歌五首 悠悠日月浪很殊常在人間醉一壺傾倒欲空還激灩不曾教化不曾沽 先生醉後即高歌千古英雄奈我何花底一壺天所破不曾飲盡不曾多 自從軒昊到隋唐戰見中原作戰場三十萬年如電掣不曾記得不曾忘 恥從嶽牧立堯庭況見商周戰血腥劈得一壺閑處飲不曾苦醉不曾醒 長安市上醉春風亂插繁花滿帽紅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

家無壺 揚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二木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壺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丈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

少女提壺 揚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七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注壺禮也七為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敬故謂之父有禮之名

以成家事故利考家詳本字

豎子提壺 揚雄太玄經天玄事首次七丈夫扶拭豎子提壺注壺禮也豎子九也金為火孫故稱豎也提用也金宜尅木今用禮讓不相尅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詳本字

繫羊提壺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與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同飲迨暮而歸或怍其如此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願為酒壺 三國志陳郡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死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為土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玄蠭若壺 楚詞招蒐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云云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

以錐飡壺 荀子勸學篇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

盛金於壺 韓子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車掛酒壺 南唐書史虛白傳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擾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

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

取龍貯壺 抱朴子外國方士能呪龍臨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掇取著壺中怏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有輒賁一龍往賁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淵中即興雲雨也

醉指酒壺 南唐書列傳李夷鄴昇元中爲翰林學士性好酒不拘小節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創之矣其蹤踏多類此

腹大如壺 倚覺寮雜記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竟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應對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擊破酒壺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小兒爭匏壺 太平廣記散騎常侍劉嵩家丹陽嘗驟雨見門前三小兒相常投擒並不沾濡俄共爭一匏壺嵩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因以壺挿閣邉明日一婦人入門泣曰此卞兒物也持埋兒基他日又見兒持來云阿孃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 詳見

水壺 瑞州府上高縣志在後堂之西邑宰趙侃大建元一統志在四川叙州府富順州見王鏌西湖亭記淵下有洞穴廣州府南海志轉運司有水壺在令景濂堂下前瞰仙湖黃運判撤其材改鳴佩米曹彥約昌谷集賀湖南提刑孫司業啓曰㫖省表裏水壺中邃壁玉初年伯仲炳三鳳之齊飛千載君臣際六龍之首出春陵重校圖經李長庚字子西寧遠人後徙江華郡守田祭院如鼇寓公何少卿麒俱愛其才爲忘年友指紹興甲戌第與張于湖揚誠齋傳內翰郭都官謝良齋爲詩友良齋至以先生稱之見之雲山法帖入仕五十年廉聲有守不事生業惟蓄書數十卷讀書之室八窓玲瓏寡以薄櫳虛明可鑑因號冰壺官正郎位半刺壽八十有六公生平有詩癖所賦幾萬篇今冰壺集所刊才五之一耳餘詩梓在家叢蠅頭細書皆公手澤他文稱是皆未鋟梓者也又曰義太初字沖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居鄉大夫首選尊舍去宗濂溪之學學成連魁鄉薦登淳熙戊戌進士第居官方正周益公楊誠齋朱晦庵趙端明皆與之游屢表其能歷典高邊二藩亦號水壺有冰壺詩十卷姚元崇集水壺誡并序水壺者清潔之志 大祥作主 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辭臣當官以刻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故君子懷筞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飲水席皮洗犢楹袍空囊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速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儉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惆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江湖集姚鏞冰壺說 唐梁國公作冰壺誡以厲當官者楮萬安令李東揭而名縣之西齋鏞朝夕處冰壺之下知誠不在目而在心也遂爲之說曰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徇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爲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烏乎有成無位此身爲物所攖夫惟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汩乎本靈本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氷故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文苑英華陶翰冰壺賦 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爲韻 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

受之明謝周流之特質託瑢鑄以成器直方任器規圓振情對光輝而比色內擊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爲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權星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萄異之失對陷王霸之後更既遇貴以爲樂乃獲戒於所知但觀夫推移在道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持擁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周因時而必用舉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魯欲藏冰揖藉父其何忘顧中豐而可憑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皷而擊鏥曲詩而何至如冰銷滴潤壺鑿成酬乃扶觴以荷德豈知漏而興嘶昔者植衰伏匿魏主其逐雖有餒而仍潔顧無廢而未宿每覽餘軌當思践迹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嗜貴慓閑水之可薦庇技壺而無斁況霜空且寒悅景仍瑩雖抒軸而不轂循髣髴而無託將技皎潔之姿頓假含容之意

崔損冰壺賦 惆乎太陽之精玉有其質水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如正其色兮匪真不充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紡結緣瞻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于他山攻此良玉刻之成器錯以爲壺信以穷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氛升霧結河海凝沙鶩雁蹇雪滿崤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如冰臨象退而狐睽對金鏡而相登闡其淋漓未泮溫潤而瑩纖光不隱毫末不遺豈前賦之可匿玷之可

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水則邪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
光奪晛明月慷慨宜比夫立槃生操激清勵貪伊呈人之比德同貞士之
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嚴清月影寒宵故覽之者塊球憑之
者感惕追壯風之已壯章西陸之來觀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
易且滿危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閱諸昔易若茲器之可佳諒君子
之弘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壺之生事　宋楊誠齋集題寄劉
直卿水壺　外看積翠玉千峯中有清池月半弓史拓長堤三十里剩栽
楊柳與芙蓉　壺裏清冰冰裏人商邊無地可留塵何時去弄池中月照
我星星白髮新　趙蹈中詩于守津推官黃粹仲同年士也治其公署以奉
板輿作亭曰水壺居謙至樂求詩於予爲各賦一篇以致期望之意　乾
是群動主天機在靈關深居默自照戰垢寧得于脂脂素絲義慕佐賓郡
端身潔吏所貴心精士其難請將秋月擬亦作水壺觀張瀘濱詩湘中二
首書縣齋水壺　湘水平淼淼愈意活潑潑綠楊蓋江頭春晚陰正濶
積塹夕過花暖泥狀出水寬得一寸心人行更千里趙君鼎詩秖恐清吏
甚添此良夜月無柰詩興何起舞爲君謌洞天徐沖淵詩一泓雖淺清長
時自甘冷可憐病渴人臨深垂短綆　戴石屏詩集　李漕石洲水壺燕賞

諸亭環土一湖灣匡界無多眼界寬蒼石傳爲偶剝物綠波曾浴葛仙丹
兩邊提榭四時碧一片水壺六月寒咫尺雲煙接滄海須知此地有龍蟠
江湖續集李和父水壺飲歌　金流石爍草欲枯炎氣熇熇噓洪罏蘭臺
充園避處無高堂盱兵排玉壺珊瑚水晶間犀株扇車作風轉轆轤水戲
爛刻鴻鵠見犬爪浮綠李沉朱碧甬捲香斛雲腴膾盤堆雪封秋鱠美人
笑指來安閑汗珠滴出紅羅襦元黎夢祥詩水壺行　水壺行水壺行王
泉來爲潔賓月來是明照人見肺腑察物分粗精山靈川祇知辟易姦邪
挾眼膽已傾野夫來近水壺行水壺影裏寒光生挑之不濁知珠淵之澄
徹凝然不動如雲崖之崢嶸一方寸地即太極陽舒陰慘四序平嚴霜景
冽用秋殺時雨富潤澤春榮明良廣歌在即日毋俾贊美專阿衡劉伯溫
詩松陽周處士水壺歌　水壺者栝蒼周處士之所以自號也夫冰太陽寒
水之凝而壺者器也水凝爲冰至柔而變爲至剛天下之剛莫尚焉壺之
貴者以玉爲之雖栗而水乎其腹僕切畏之於是乎歌以許焉歌曰　翠
鸞除風吹空寒凜冽玉壺夜半玄水結十二樓中瑣翠幾太微宮東懸明
月明月流光照玉壺珠飛上天滄海枯青女辣霜封其闕嗟人嬲犀龍泣
血銀河凌澌勝北斗五色石裂媧皇老相看一笑天茫然回首人間三

萬年

碧玉壺

蘇州府志　碧玉壺在秀野亭西植竹甚茂寶祐末廢金
中州集王若虛賦文室碧玉壺善甫賦詩鐸亦奉和二
首　心知雲路等榆枋戲作方壺當玉堂虛靜自應祥止止逍遙均是一
蒼蒼心合寶月無中外身着青霞可頡頏政爾天遊到莫覺始知誰送竹
風香　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天碧落雲深堪避世碧落洞名
九華煙暖可忘年平章萬有歸玄覽收拾方心入大圜上界真人自官府
不妨聊作搞中仙

翡翠壺

宋張瀘濱詩和漢來先生韻　青瓢歸自滄海
頭渺然天地飛一鷗令人來來古人去我自認
我山中樓　行行采芝復采芝相期萬世同一時可憐群動相喫食利害
非然爭朵頤　笈來黃鶴問故里養得白鷗在玄田人生擘劃千古歲碧
桃開向母樸前　夜明放龍去飲泉何事此牧不在天山中鋤芝亦不惡
未入一班輸群仙　一枰勝負何有心住住局外多堪吟令人未悟爛柯
意秖道歲月青山深　舉天欲向天狼時草木零
落美人遲中年新知舊別意悲樂相志荃獨冥

提壺

禽類　武岡志　武岡州土產
桂林志　桂林府土產　寶慶府邵陽志　邵陽土產　維揚志　維揚土產　桐汭新
志土產　瀏川志　長沙府土產　沅州志　沅州土產　饒州府志　聲云提葫蘆沽

美酒　九江府志　樂天江州聞提壺詩誰家紅樹先酒發何處青樓有酒沽
宋蔡定齋集　斗酒千金未易沽聲聲何事勸提壺山禽豈解知人意不道
思家飯也無　江湖續集　蕭澥　望斷碧雲無白衣一春長是獨醒時煩君
卷舌東風裏休勸飢人食肉糜　錢塘常驥集　長林棲息自安如謾勸閒人
提酒壺世治有誰從醉隱徒勞健吻汝知無　周博士集　示提壺　築杖芒
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閑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　晁無咎
集　熙國寺提壺　何處提壺鳥荒園自叫春夕陽深樾裏持此勸何人　項
安世詩　信州城西千萬嶺上聞提壺有感與頻呼美酒要人聽應爲先生
太獨醒啼處吏當千萬嶺極知山鳥意丁寧

十里壺

岳陽志　張聲道十里壺記　巴陵
城市在山絕巔八面之風茂有隆
藪多大災張子備員兩年幸免無切憂之役勞服恭甫玫事而斷攸爲崇
張子曰是應有也恨役代有期毋能及矣夜思待且憮然以興山高水落
風高冬燥雖有智者何能爲謀宜作十里壺遍滿闤闠緩急隨取隨足猶
愈於拱手聽很燼客曰惜哉恨君去而此志不傳也張子笑而謂之曰事
雖不可竟此志尚可傳予當作百壺以爲後人倡後人儻成此志一年之
間由通衢至委巷萬壺聯偏十里不難辦也輅筆既遣有旨趣代命工董

役斧斤丁丁衆皆贊歎張子作一轉語子亦聞陶朱公老嫗之説乎朱公致富家多勤幹一婢服事尤謹子取婦養既去越半日復回家人驚問嫗來何爲嫗曰中塗値雨思醬瓿未覆故復來舉堂大笑今張子百壺之作其覆醬瓿之謂乎客曰旨哉毋謂戲言眞爲貸患頼筆之以貽後人張子曰唯醉書壯觀臺上時嘉定辛巳閏月賓春之日 馬範記公在郡二年務事精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戊戌科更適有斸伐之變公極力賑以錢米蠲商税屋租兩月罷斗斛之征濟糶清德令緇黄爲民禳禬民甚德之公曰是特目前之惠爾此邦踞山並湖多大風逆數之九十年必一大火民豈堪命如作十里壺充滿街巷以厭勝之民無患矣吾雖行有日當作百壺爲後人張本一日飲于壯觀臺上醉中索紙大書壺記不加點而成範特侍坐因諸范文正公有記先天下之憂而憂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禪宗亦有老婆心切之語正謂此也願勿以前言爲戲刻之臺上使後來者知公之心無一日不在斯民相與樂成之則其患庶不窮矣

瀛壺

類説瀛壺則瀛州也形如壺

方壺

王子年拾遺記渤海之東有五山代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常

恐沉於極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宋姚成一雪坡集揚雲林方壺説 海山方壺在烟雲縹緲間可聞不可見刹可尋覓嚴阿結屋戶外引泉泓以方池而亭其上瀰瀰循除不舍晝夜廷風時至寧露淒迷對而不相覩已乃軒豁悠然見山仙家之壺惟有登瀛守㮣矩方寸地不受一塵勿令費長房窺之李彭集圍通止老疊石爲山號方壺作此以贈 吾聞巨鼇背負三神山飛動滄海沖融間纂衆濡足不可到冉冉群仙玉鍊顔那知雲衲三昧手如陶家輪能斲取置之金地旃檀林來聽雨花獅子吼激水崩崖度幽磬草樹蒼然出塵藏山於澤眞戲事過界莫藏公識眞我亦參霞蟬蛻衣綻皮膚尚在衣裓頓同以壁假許田餉我嘆嚴半峯髻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方壺記 華亭之鶯湖有大姓爲宋子正氏卽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蹟四隆貴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爲嶄然而獻秀有木爲欝然而交蔭蓋不待馭冷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爲記余惟方壺爲三神之一在瀚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來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颿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説往往託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其方壺也歟而朝暮汩沒風埃中以聲利徼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睹其紛佛稱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屬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壺也又來華亭也海內兵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燒而編氓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表亦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傳尊者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樂至越海以求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而方壺也矣必清縢虛曠從王侯之宮而後爲方壺哉今子正據鶯湖之勝甲第連雲膏腴接壤所欲旣足而無求於外日坐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壺而息焉則不爲生客也胡博隱集方壺記西夏常公少有高世之志家故名族生長富貴恬欲屏視軒冕寄興烟霞揮斥八極與造化者游因號曰方壺四方之士想其風采咸以爲神仙中人非流俗所能測也予游崆峒公特列高仲所爲記求著其説予與公有通家之好矣敢以蕪陋辭予聞方壺乃海中神山之一仙聖所居其説具載列禦寇書世以爲寓言咸莫之信惟山之有無不足深辨所謂神仙者若果有之要必離世獨立超然物表非沉溺聲利者所能也世無仙山則已有則唯無欲者能窺其奧秦漢之君窮極奢侈欲浮海以求非惑歟

嗚呼天地肇分鼇極已立神州赤縣環瀛海以爲奥區聖神代作彌綸玄化斯民熙熙皞皞躋乎壽域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鼈莫不咸若此蓋域中之神仙人居其間者咸有生行則亦仙聖之儔也世衰道熄七雄並爭赤縣神州幾何不爲鯨鯢之區民殆變爲異類矣列禦寇生乎其時厭濁世之紛糟悼民生之寡遂意爲中國不可居矣海中乃有神仙所居敻絶凡俗庶乎可求而世人不能超然以獨往也噫列禦寇之言若是殆亦憂世者歟然當時避世之流固有往來商山桃源之間而世人未之識也謂世果無仙山然歟否歟公博學好古工爲詩文以方壺自號豈好語怪神者蓋如子房欲從赤松子游自它日名遂身退脩然歸隱優游江南諸名山人之見公者或解后于此而後遇于彼出入隱顯莫知所終安知世之人不以爲仙如南昌梅福元末李蹊龔先生集半方壺詩 主人未得老三山半作方壺憶夜壇鶴來令威來漢表鳳翔蕭史下變欄到門佳客叟瓷落入座清風六月寒破籠黄金已無數定知崇奠説燒丹鄧神伯詩遊方壺 趙醇道相拉把酒鏡蒲述古同之別後述古寄詩次韻以謝 鍋勝寺幽須費盡人生偷取醉工夫楚天雲淨秋雨餘玉孫招客追觀娛畫寂忍來喚寧乎道有方壺頁同趙江神解事驅龍魚水波不興清風徐來

擂帡啞人歌呼美酒滿截不待沽。登亭忻與竹鶴俠。有徑深穩醉何處住處須界貪須史。須須跌席琢趄趄。湘流渺渺合碧虛。狐煙落日不可摸。市塵彼岸自一區。嘉木奇石鄰塵隣。亭下蒲帆逝不居。往往望此如仙都。近對岳麓翠屏鋪。上頭目力到重湖。昔年登覽蔡杖扶。清涼昔露來香廚。相看不遠跡尚疎。濟勝之具空踟躕。興盡請以歲月書。仇香酒墨鸞鳳如。別後寄我詩成圖。爲問書家傳本無。張鎡詩方壺在茶東洲中春在壺中曉。更長。衆仙相命醉寬饒。戲將龍腦真珠綱。掐上周廻碧玉廊。葛元承詩唐悔叔方壺 秋日吟邊書傳者。弟兄盃酒到虞唐。誰知靜處工夫大。消得方壺歲月長。廖行之省齋集閱世駘駘如許。照人永玉淵然。蒼裏可藏天地。塵中自有神仙。崔敦詩集方壺 垂楊陰下小亭池。濃綠叢紅掩映宜。挾冊獨來誰共語。海棠相對笑人癡。元稹章熊朋來集方壺 海上有仙山。中空作方頂。酒仙慮爲壺。提遍大羅境。塵世難開眼。一望但溟涬。借問塵中人。衆醉誰獨醒。小山雜著方壺 王壺清景面瑤池。便入丹青也自宜。挾冊幾回成獨往。壺公應笑一書癡。國朝胡儼隱集方壺歌呈常太守 迢迢方壺山。遠在扶桑東。何年鑿混沌。元氣鬥鴻濛。扶輿清淑自融結。瑰奇不與餘山同。崑崙玄圃疑並峙。嵩衡泰華難爭雄。環以弱水繚以瀛

蓬。珊瑚碧樹交磊砢。琅玕芝草紛蒙茸。金烏玉兎旋繞乎其上。鳳凰麒麟游戲乎其中。神仙萬古所會宅。秋乎六鰲之上。海若之宮。往泛樓船過其側。風濤阻絕無由通。真人恍惚不可見。至今抱此心忡忡。竭來塵寰內。邂逅聞奇逢。乘仙踊鳧舄。髮漆顏如童。手持帘賜清涼。擎洗滌熱惱蘇群蒙赫然與世作司命。物不疵癘長年豐。願同銀海月。下照凡夫躬。欲我紫瓊漿。佩我清芙蓉。腰纏十萬騎黃鶴。瑤池同看蟠桃紅。歸來燕坐江嶂幽時游慧剎。聽松風載聽閑臯山。言招葛仙翁。呼吸玄化。逍遙大空。海壽自部水清淺。人間之樂無窮終。方壺方壺仙山咫尺兮。嗟來者其焉從。藍住之集題林士衡所盡楊學士方壺歌圖并寄葛原哲經歷 方壺之山東海上。魚龍出沒風濤壯。貝闕珠宮杳渺茫。白雲黃鶴空惆悵。上清道士方方壺筆底江山開畫圖。方丈蓬萊紫翠合。南宮吐蕊丹青俱。山中龍虎丹庭熟。白髮蕭蕭映秋竹。仙家歲月誰與期。人世兵戈自相促。林生筆力同萬牛。倚棹慢亭風雨秋。十年卻憶壺中隱。萬里長懷天上遊。新圖蕭瑟松樹老。我思美人隔烟島。謫仙何處駕長鯨。杜甫空歌拾瑤草。秋山木落山正空。容行已逐南飛鴻。明年把釣三山去。更向丹丘問葛洪。顧祿詩飲中索范叔中先生座間小方壺 聞公久許惠方壺。今日欣然見座隅。數樹中借憩且傍。一峯旁立小而孤。清吟正好供詩伯。豪飲休令偶酒徒。漸愧先生嗷作記。眉山卻請問三蘇。錢宰臨安集方壺小隱 方壺之山上有不死藥。可以鍊金丹。廻在閶風之東。員嶠之西。滄海無岸非人家。自從秦兒入海去不許海若通仙關。長鯨蒼虬互出沒。天吳九首扶狂瀾。方壺可隱大藥可餐。海水清淺海路險艱。山人學仙竟欲往。欲往不得空長歎。歸來傳得壺公術。平地幻作方壺山。一壺顛飲懸藥室。日暮竟入壺中間。壺中一宇天地濶。白日不夜長無端。安得相攜費長房。同入壺中開大還。

蓬壺

魏伯陽參同契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以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固密。閼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國朝清江貝廷臣集小蓬歌 君不見蓬萊方丈三韓東。上有飛樓涉闊何穹崇。始知九州更在赤縣外。弱水不與人間通。赤麟伏可援。白鳳馴可籠。瑤草四時碧。桃花千歲紅。盧敖一去已無跡。燕齊子弟徒相從。鐵崖老人有仙骨。七十復向雲間逢。高臺剪斷一曲幽。絕境銀河倒掛雙玉虹。白非嫦娥之神從。其處安得縮地如壺公。讀書已去神禹穴。獻賦不到明光宮。麻姑相過急酒帢。有酒莫使金樽空。酒酣更呼雙童爲我歌。小海鐵笛雷怒來天風。汪濟詩贈蓬壺道人 蓬壺道人天一壺。孤雲瘦鶴乃其徒。

有時掉頭不肯住。側身跳入壺中去。壺中天地非人間。三冬常暖未夏寒何曾忍飢喫粢糲。渴吞滄海猶嫌窄。人間火食無長房。道人此境誰翱翔丹砂九轉不易得。煉成莫遣雞犬識。道人道人何太癡。醉倒壺中人不知欠伸忽作嬰兒啼。玲瓏八面天風吹。我有一轉語。道人許未許。一拳打破碧玉壺。試看蓬萊在何處。

三壺

王子年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

鑿壺

東漢書郡國志。太原郡有鑿壺。史記曰韓魏殺智伯埋於鑿壺之下。

丹壺

宋張元幹歸來集左舉善人物高妙。才具敏特。要當爲世用。而乃攜琴撫孤。以不二價。從事丹壺中。其嘗次詎可窺耶。一日出示諸公篇軸。邀老夫同賦。義不可辭。小隱丹壺時凭欄。它年興在蹄黃斑。不妨游戲襦中樂。政爾經營湖上山。誰識胸懷容萬頃。聊將身世寓三間。故人有子猶淪落。我筆蓬梁轉厚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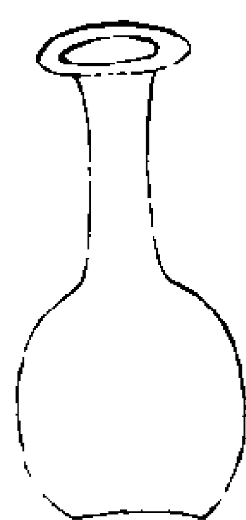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賢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注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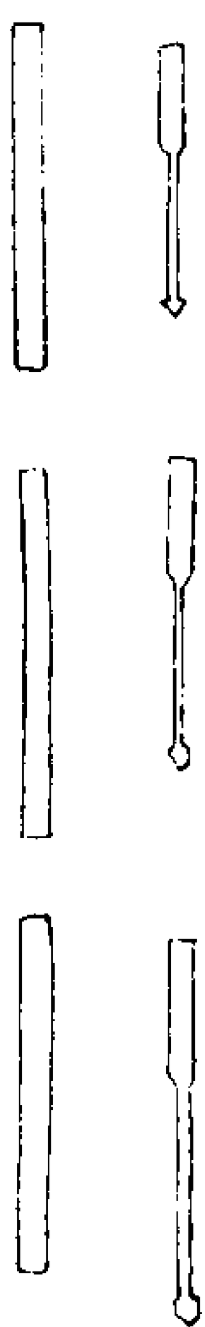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六模

壺

投壺　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投壺者大夫士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故記云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註云士則鹿中也明此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也大夫得用兕中不言者畧之也左傳說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此必言大夫士禮知非諸侯者按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此記言主人請賓故知非諸侯也每人四矢四算亦三番而止數算如數射算告請之令聽樂之節先飲不射後慶多馬一如射禮其所用樂亦與射樂相兼乃備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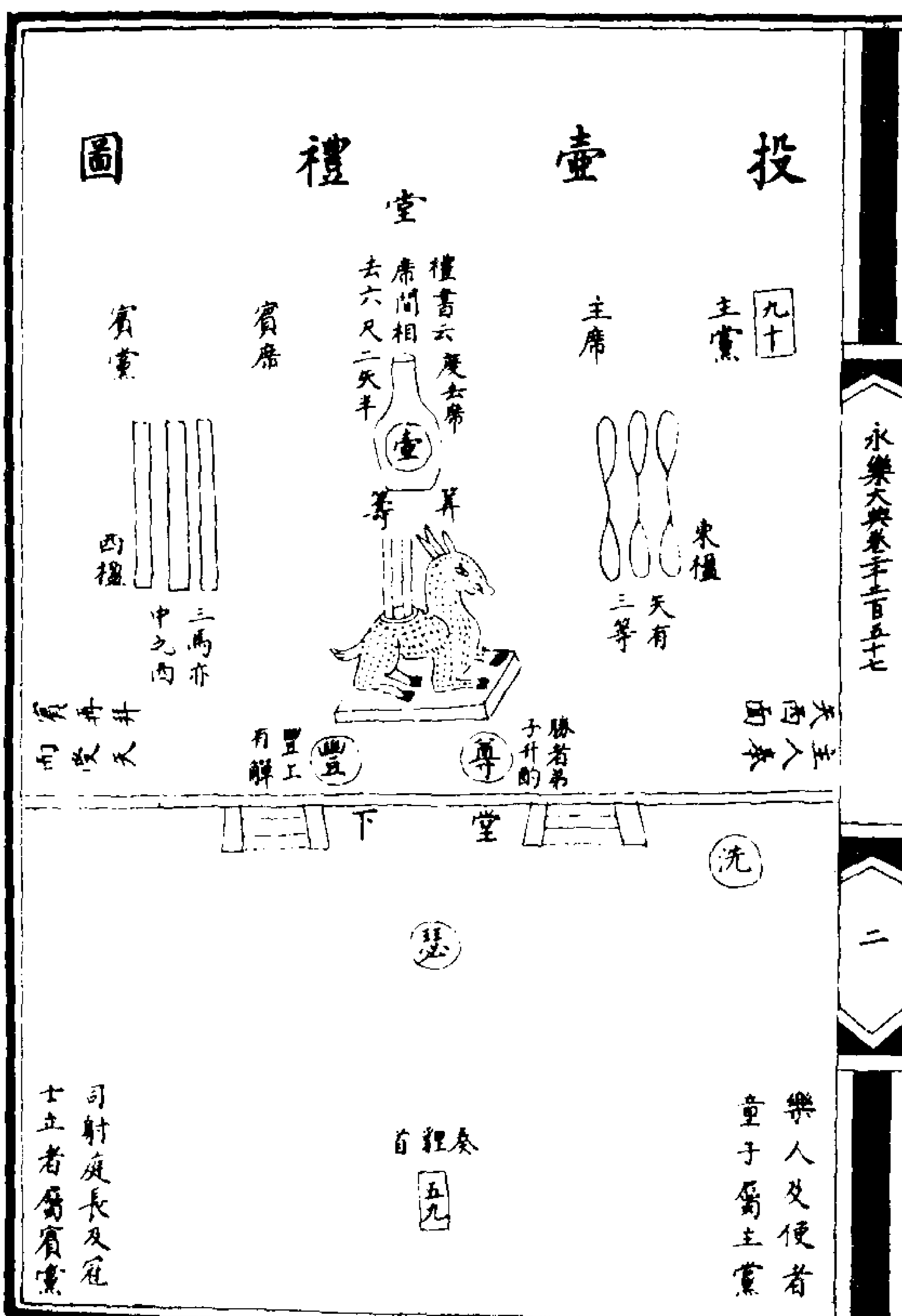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矢以柘若棘毋去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十七分或言去其皮節壺置於賓主筵前邪行各去席二矢半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各隨光明也矢有五扶七扶長短之數各隨廣狹行用室中最狹矢長五扶堂上差寬矢長七扶庭中彌寬矢長九扶四指曰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而處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然則室中則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一馬從二馬必三馬者投壺如射亦三馬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馬於再勝者三馬即勝算也別出此三算以紀勝算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得乘馬也射與投壺皆所以習武因令樂鄉射

筭長尺四寸。此云筭長尺二寸。或者投壺射之細故。筭差短。崔寔傳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投壺變謂之投壺者取名蕃也田切藪漸而轉易鑄金代爲逑之于後人事生矢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玄玄月中蝦蟆隨其生死也積日筍龍蛇之類。運之以蟾于衣切蝦謂龍下蟾蜍也。燕尾。鬥識後而歸人來去有恒。投而歸人自數之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恒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擊鼓而節帶劍十二入腋頰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並左右如狼尾狀。狼壺二十。令矢圓轉而於壺口。劍驍七十人帶劍還如故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畫。同博勝也。三馬成都。魏繁碁賦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晉傅玄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晉李尤壺籌銘投壺籌禮。揖叙先後。通風月數分爲王部。

禮記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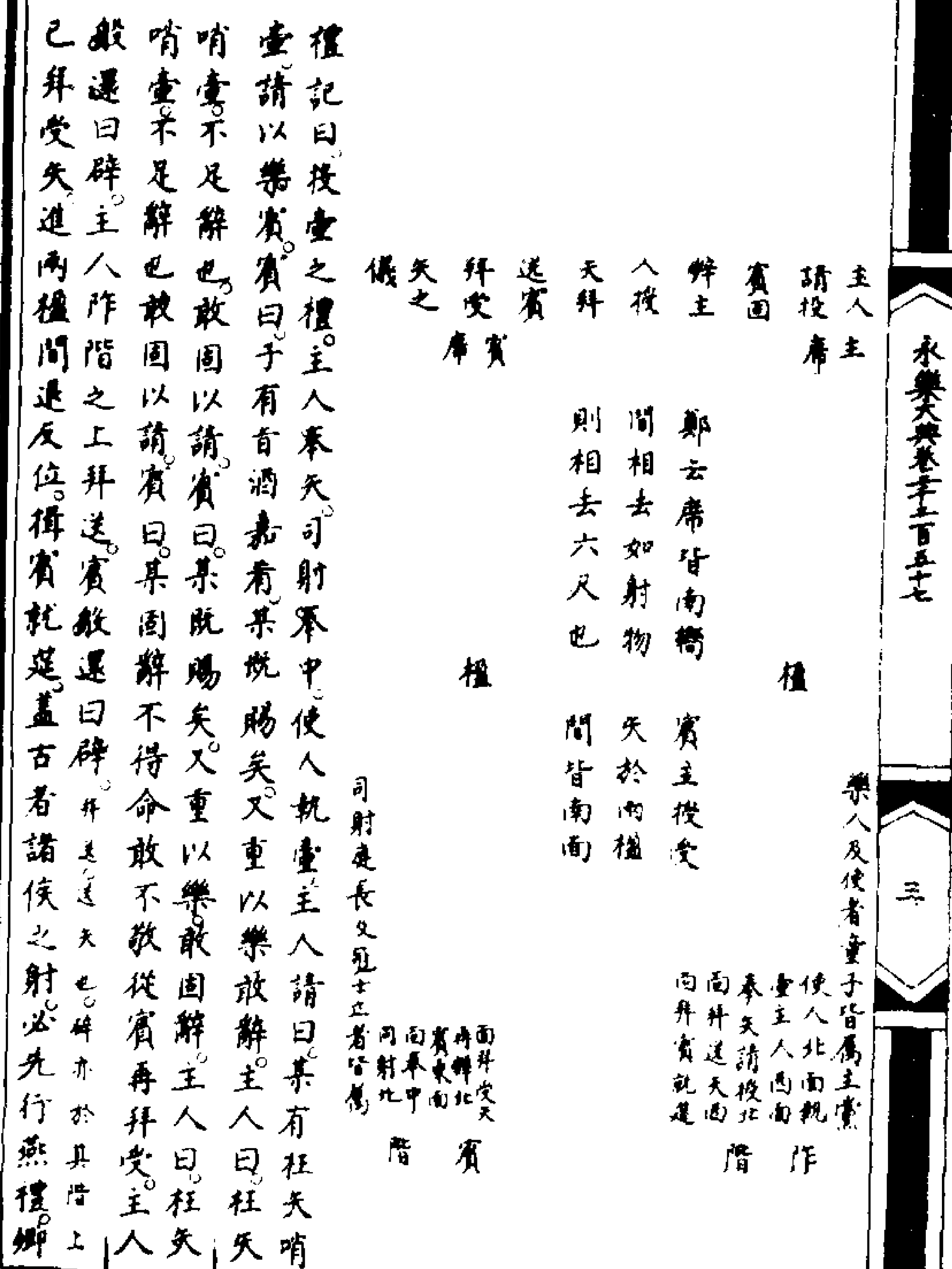
魯令覲令也。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常爵常罰之 肯浮亦罰爵

魯薛鼓鼙之鼓○○○○□□○□○□半□□○□○○□□□○
○魯鼓○○○○○□□○□○○□□○○□○○□○○
半○□○○○□□○下薛鼓取半以為投壺禮魯鼓○□○○□□○○
半○□○○○○○□○□○○薛鼓○□○○○○○
□○□○○○○□○○○○半○□○□○○○○

鄭正義云圖。者擊鼙。方者擊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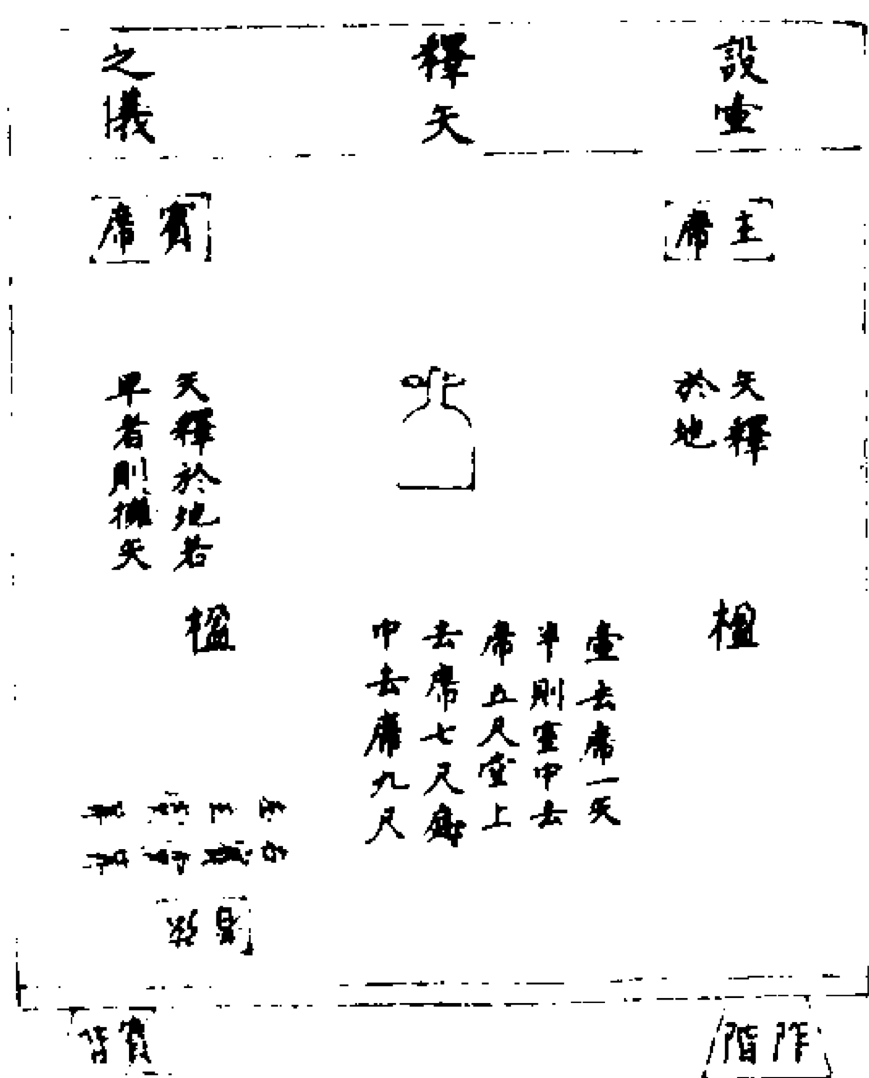
禮書投壺之籌曰矢。勝筭則以馬。貫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所忠。使樂爲之不懼。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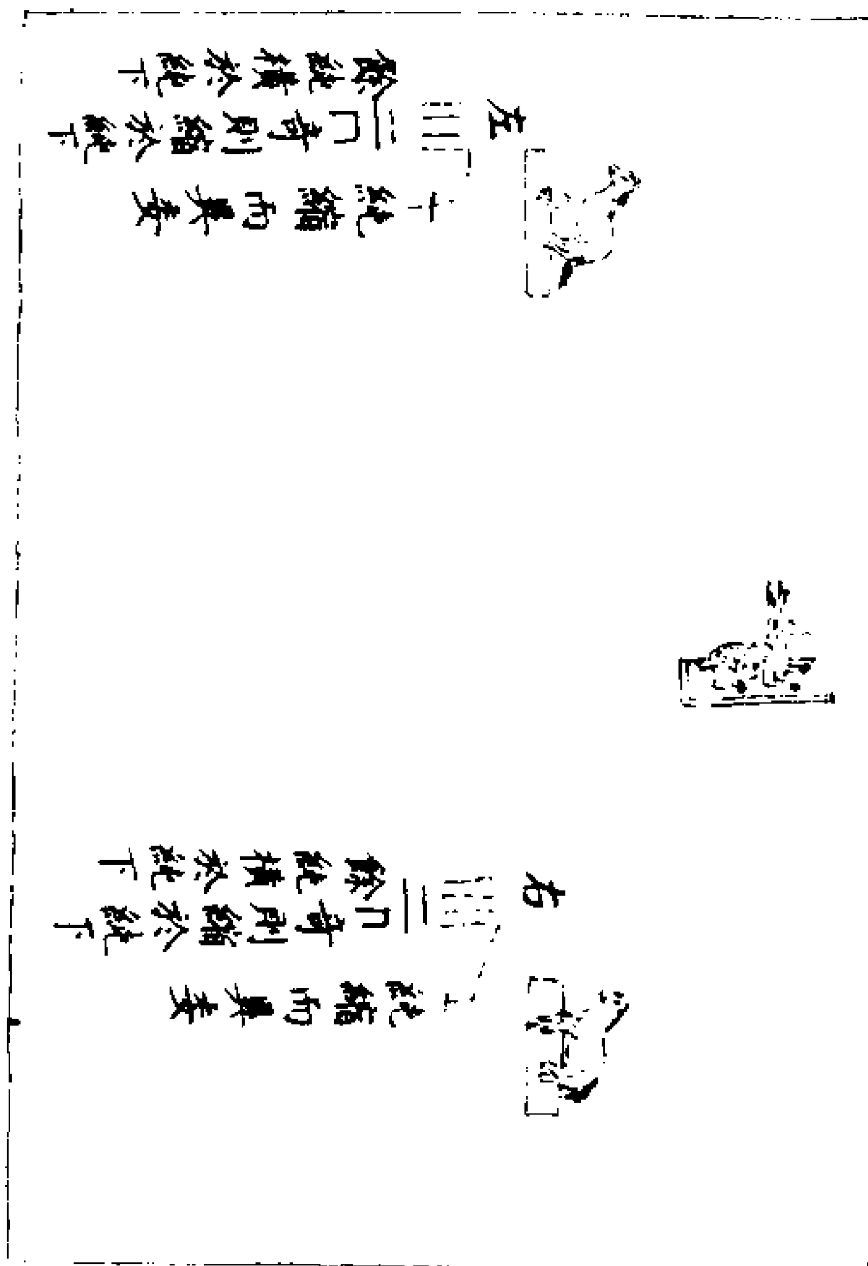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之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已拜受矢。進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蓋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

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位人退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升送既升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升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蓋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鄉射禮司射作三耦射庭長正人者也鄉飲酒所掖使相為司正有度中立于解南故知長可正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升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燕禮敢俎以出鄉大夫皆降賓反入及鄉大夫皆脫屨升就席乃款若射則大司正為司執投壺所以樂賓也

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矢枉則不直壺哨則不正大戴哨作峭然則小戴作哨誤矣



數算立馬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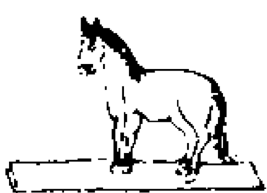
投壺曰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

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奢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此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斂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於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於地矣

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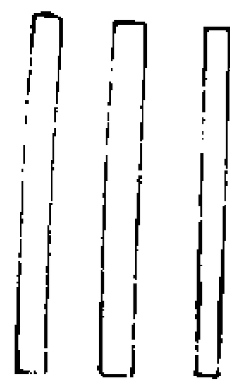
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祼。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己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焉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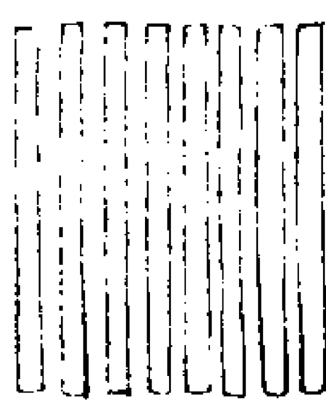
投壺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又曰。馬各直其算。蓋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必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無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無豐。以謂勝者不親爵而使弟子。酌者不親受。而奠於豐。所以賤無能也。慶賢者則不然。是以偶親酌而無豐。然投壺之罰有豐。此特鄭氏惑於射禮而言然也。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大弊獻禽。謂旌幣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類此。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蓋洗則勝而以道尊長與客。其禮同。不角不擢馬。特施於尊長而已。客不與焉。鄭氏亦以不角為待客之禮。誤矣。

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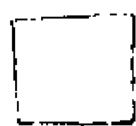
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秋傳曰。膚二十。而合其說。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地之廣狹也。

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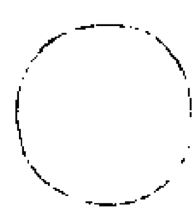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投算矣。然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曰算。大戴謂算大八分。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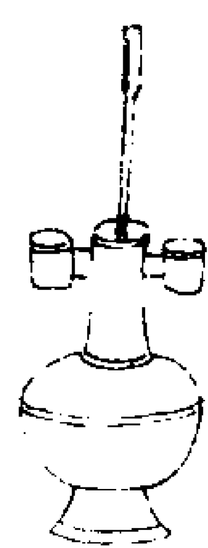
鼓



投壺命絃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而其節之也。有鼓擊。故記者有魯鼓薛鼓之制。鄭氏謂圓者擊鼙。方者擊鼓也。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大夫奏采蘩。而投壺特奏貍首者。蓋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貽

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特大夫士之禮而已。先儒以小戴所記稱主人請賓與鄉射鄉飲稱主者同與燕禮大射稱公者異。於是以為士大夫之禮。然聘禮亦稱主人者接賓之辭。固無間於諸侯大夫上也。諸侯奏貍首可也。大夫士亦奏之者其猶鄉射大夫騶虞歟。

投壺格西京雜記司馬溫公投壺新格并序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讙。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怠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誡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與兢兢業業慄然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雖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仰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衡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謹始故賞之。

右十算

貫耳

謂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亦用心愈精故賞之。

右十算

連中

第二箭以下連中而不絕者

右五算

散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散為箭

右一算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其算別計

右二十算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已下連中不絕者皆賞所以勉人於不懈

右二十算

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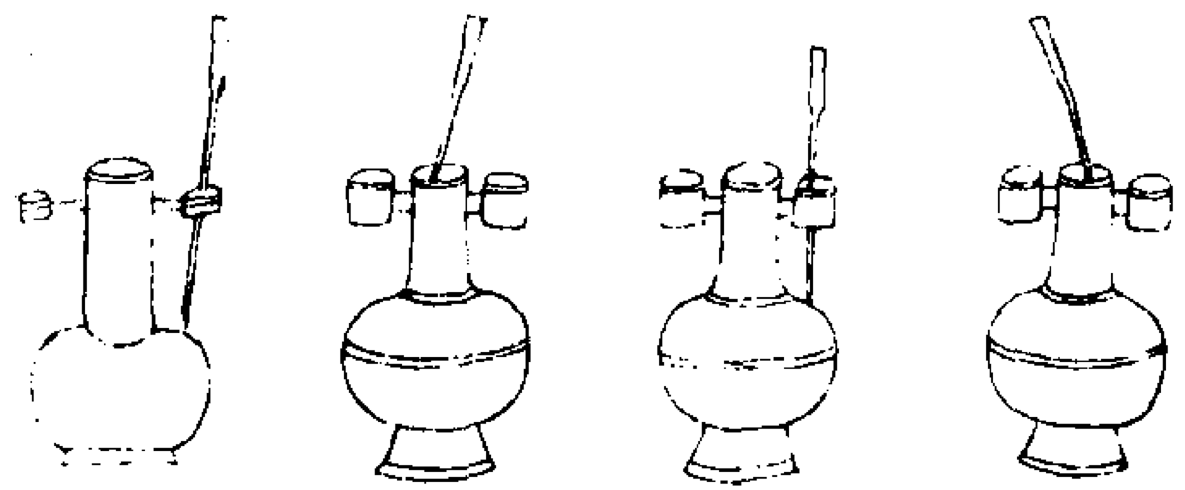
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籌偶然而橫非投者之功何足以賞若為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依常算無賞

橫壺

謂橫加壺口舊五十籌同橫耳

右依常算無賞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二籌。傾邪險詖，不在於善，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者皆得通數。若兩後箭所繫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算，墜地與不中同。

耳倚竿

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並廢其算

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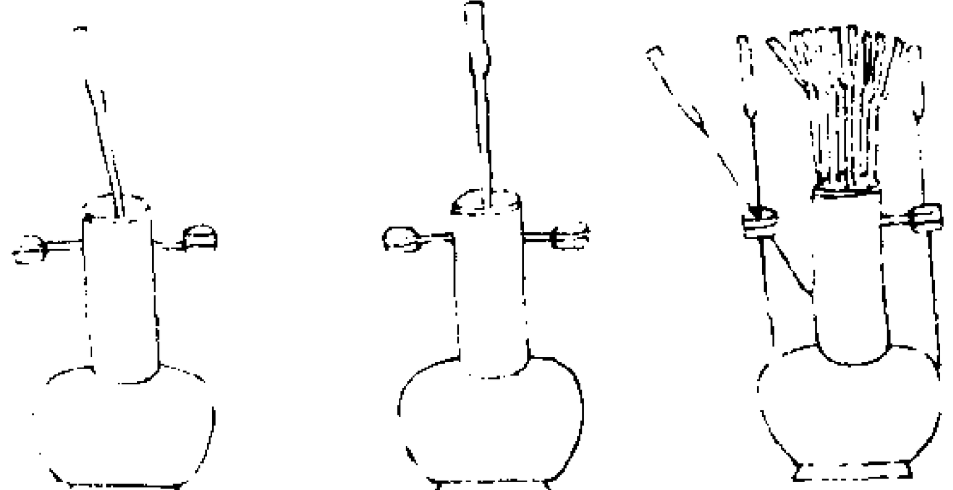
舊一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為上賞。今盡廢其算，所以明逆順之道也。

右壺中之算盡廢

倒耳

舊不問前後籌數，並滿同倒中。

右壺中之算盡廢



全壺

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決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之實難，故君子貴之。

右無算

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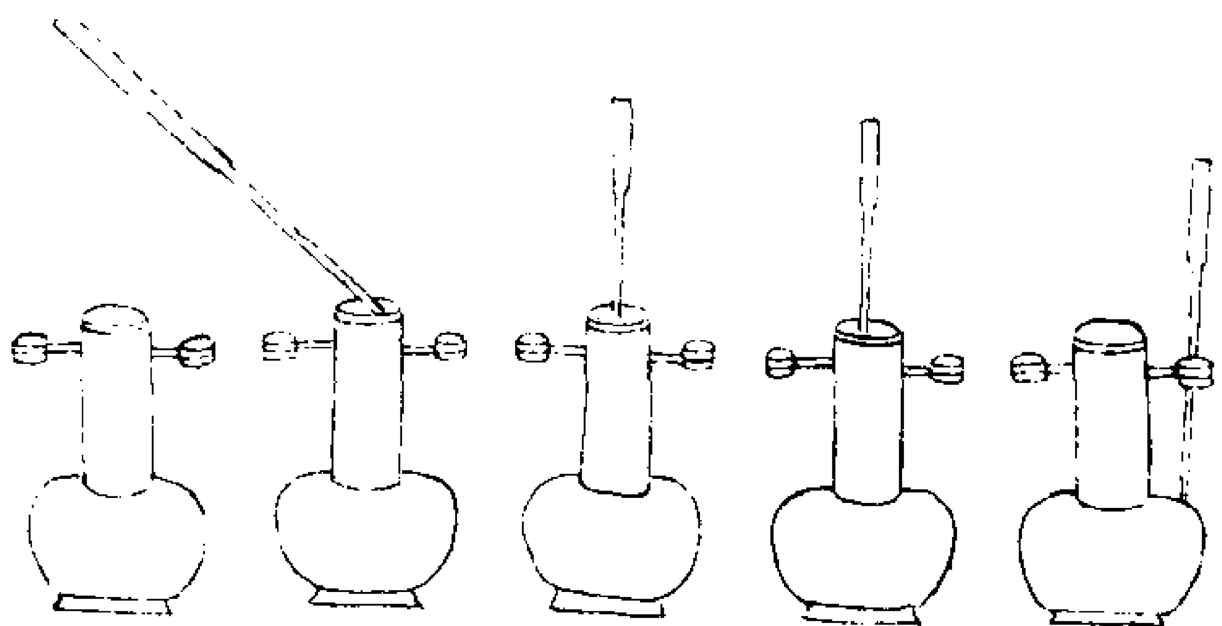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算也。

右二十算，貫耳倍之

驍箭

亦謂之驍，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故貴若復投而貫耳，其算別計，復投不中者，廢之。

右十算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同借十。

右廢其算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龍尾

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狼壺

謂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四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敗壺

謂十二箭俱不中也。若兩人皆敗，則計餘算，決勝負。

右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先登賞三籌　續前功賞四籌　鼎足賞七籌　鄉士門賞六籌　驍箭賞七籌　有始終賞三籌　散箭賞一籌　鎮四方賞八籌　倚竿賞八籌　定四方賞六籌　三士賞五籌　有後功三十籌　三山三十籌　飛龍呈瑞五十籌　倒中八十籌　蛟龍擺尾便得贏　不和百十籌　九龍吐水六十籌　貫耳十二籌　雙燕歸巢二十四籌　橫耳六十籌　魚遊龍門二十籌　帶劍十五籌　鳳雛展翼二十四籌　豹尾十二籌　龍女獻珠四十籌　龍首十八籌　獅子出穴十二籌　龍尾十五籌　貫耳倚竿二十籌　龍躍百二十籌　矢橫壺口五十籌　龍歸完二十四籌　憑壺有餘力十四籌　猿戲枝十五籌　穿狼射鵰手一百二十籌　雙鸞翥三十籌　背遊江三十籌　中壺口倚竿十三籌　龜麟龍鳳呈瑞十籌

宋類苑：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法，而舊圖以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為上，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之算，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宴閑嬉戲之中，間亦不忘於正也。呂原明雜記：舊投壺格，矢入口者一籌，入耳

者八籌壺口倚竿十一籌耳倚竿二十籌貫其奇也而好勝者多用機以取之溫公改其格凡得倚竿者皆發其籌如使雖得筭止從所入之筭機心自息矣溫公憤世疾邪過以矯之蓋有激云耳曰傾邪險詖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奇箭多與之筭甚無謂也今發其筭所以罰之洪文安公集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投壺亦射之細也先王施於宴安之中所以交賓主揖遜周旋於是乎出後世以嬉戲從事頗不合於古然流風遺制尚可槩見投壺舊有圖大抵以用機得僥為古先正司馬文正公始定新格作僥倖之勝蓋其意欲歸之正也夫博奕猶賢乎已則是書之設亂謂無補哉謝上蔡語錄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為也但教每事如此

會宴投壺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伯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君師強禦卒勝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郭舍人投壺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為驍言如博之豎於掌中為驍傑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祭遵投壺後漢書祭遵為征虜將軍賞賜盡與士卒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重焉及卒博士范升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謚成侯續後漢書張郃傳郃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曹叡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袁紹投壺太平御覽獻帝春秋曰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家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覩督引滿投壺言笑容止自若

王獮投壺太平御覽王獮列傳曰獮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玉女投壺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光一云梟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葛洪類說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天為嗃噓嗃吁豈切開口笑也

魏游楚投壺秘府書林魏游楚好投壺自娛

王朗之投壺太平御覽晉陽秋曰王朗之善於

投壺言手熟閉目

隔屏投壺太平御覽石崇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反矢投壺記纂淵海薛脩愻者善投壺能躍竿飛矢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幾乎敗壺邵氏聞見錄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耳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驍壺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唐書音樂志驍壺疑是投壺樂也投壺者謂壺中躍矢為驍壺今謂之驍壺是也海錄碎事雜歌曲有驍壺者蓋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宋豫章熊明來集投壺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云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強而口徑二寸半也嘗試思之以周尺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腹徑之度不相遠而脰脩腹脩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與尊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木知古之壺何如也陳大常禮書謂壺當如釋奠壺尊又謂如著尊不用足今壺尊亦有足欲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按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經言壺制惟腹口頸三體小戴言頸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皆還曰辟皆升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退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若如今壺樣夾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面正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為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貫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筭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貫旁巧又為足貫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耳哉纔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算如驍箭本非古以不遠優善補過存之倒中則壺中之筭盡廢小戴附鼓

鄭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皆記之。劉公是先生集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畢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忌。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奏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權焉。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禮不悖

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晉劉青錢請人投壺。孰矢奉壺。古人以此爲樂賓之舉。少刻欲屈足下。同爲笑談之歟。答赴切聞雅歌投壺。乃佳適也。伏承召及。足見交情。敬當趨陪樂矢執算之藝。不赴。昔聞壺矢樂賓。聖門盛集。及召下賤。荷受非輕。日困塵勞。不敢拜命。元王惲秋澗集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鄉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然以貍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識。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盍昏。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破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生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爲學。怠墮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爲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參

獨弈之技。行于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二者一機。可明以之眊亂靈臺。爲之攪擾。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秋滿。居閒不出者。動涉旬朔。時兩齋堂廬清俾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飫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文苑英華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曾啟不作。夫儀不伏。科罪。　周公制禮。對玉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挂彝章。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理詳文。將謂爲允。魏畧投壺賦　曰邯鄲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匹。古歌曰。上金殿。著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彈棊。博弈並復行。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息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脩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

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算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升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爲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俯倪趣下。餘勢依倬。父足樂也。撅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遺也。譬諸爲政。群職周施。左右畢投。効奇數酌。列置功算。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此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輩。亦猶是類也。若乃儀矢作驕。累從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冠其之首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綱。雖就置猶弗然。列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環瑋百變。惡可窮讚。宋胡銓文集公治携酒見過。與者溫元素康致美。賦詩投壺。再用前韻。　澹叟意蕳古。終日巾不墊。彼美德星隹。憐我味蠹竹。挈榼破孤悶。聊欲觀醉玉。情殊饋盤餐。事等遺潘沐。古人感意重。飲水亦沙酥。一觴萬慮空。天宇覺隘促。自非薪突者。上客怕徐福。主人起揚觶。百歲風電速。莫獻野人芹。但飽先生菊。我亦起膝席。卒爵更三肅。溫伯況可今。康詟亦脫俗。共賦飣生梅。可壓詩人谷。浩浩氣吐虹。蟄蟄春生

腰。湘纍彼猗者。底事醒乃獨。日游無功鄉。生計豈不足。壺歌發笑電。推劍不言肉。夜久拔銀燭。幽爐飄荻藪。我於勝無負。止恐腹自恧。姑置勿復料。茗梡淪寒漾。舌出醉言歸。況我舌已木。李壁雁湖集。嚮孤力不任。棋局思慮費。不如習投壺。閑暇可觀禮。心精手斯應。古謂射之細。無寧賞巧得。近取直如矢。瀛洲遠塵霧。永日但書几。相携千步廊。百發皆貫耳。[illegible][illegible]圖[illegible]終。一解有成數。昔賢著新格。取正斥奇詭。造次毋今儀。高山勞仰止。劉屏山集。暇日賓朋集。投壺推戲同。傍觀驚妙手。一失廢前功。禮盛周無[illegible]。[illegible]今晉起我爭。區區論勝負。轉眼事還空。曹文清公集。連朝賜沐吏功休。請以閑壺竹矢投。[illegible][illegible]斜斜森劍戟。紛紛籍籍委戈矛。坐人各自爭多馬。老子不惟輸一籌。中否何關興廢事。天公應解笑齊侯。投壺全中戲成寸心只在所投中。出手何曾一箭空。不作秋風鋪落葉。端如春草種成叢。李觀。距敵當勍敵。偷拾無勞命短童。說與妻孥須辦取。如山酒肉賀全功。宋翌詩。誰可忘憂慰寂寥。夏長惟以一壺消。坐中皆欲從多馬。妙處何妨不絕梟。幸郭滑稽無事日。將邊取士中興朝。諸公有意希償進。貫酒何妨為解貂。　哨壺枉矢樂初筵。列坐分曹看令傳。龍躍隼飛驚背手。雲開電擊笑通天。齊侯晉侯誇酒肉。曾鼓薛鼓排方圓。何事吾人無一事。竹林高臥

聽錚然。　五扶新拓室中筵。列算姑從舊制傳。百發縱橫惟所命。一時勝負豈非天。功成只許全為上。手熟猶如左畫圓。下晝未厭仍卜夜。銅盤高捧燭花然。　三代遺文歎寂寥。考評今古得愁消。中行撰子雖爭雋。司馬溫公不貴梟。鈇鉞他年專將閫。羽儀從此冠天朝。倒壺驍欲陪賓戲。寥落空餘一弊貂。註司馬溫公投壺法。不取梟箭倒入之類。以其用巧非正也。錢塘韋驤集。和臘日初晴會同僚射飲投壺　晚風吹雨作晴雲。臘日山城已似春。林木欣欣初有趣。郡齋嗷嗷迥無塵。參遵雅戲齊酣戰。[illegible]圃環觀密布鱗。此樂得為知所自。天將豐歲與滁人。元同恕榘庵集。賓主分班就兩楹。凝從小射暢歡情。樂籌忽見憑空落。中的驚聞滿座聲。已辨行觴浮衆爵。會須立馬慶三成。汝南謾說多驍傑。卻是先生禮意輕。許有壬至正集。綠陰清晝天鳴壺。憂爲何須用酒娛。有主無賓聊一笑。卻呼童僕賽梟盧。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　六模

壺

投壺篇 禮記篇名

投壺第四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孔穎達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illegible]之將賓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孤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矢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諸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爲射也樂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爲

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升送賓辟賓升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悲忿以懟此辯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禮有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權且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弗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數豈間於貴賤華國之間乎其用處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處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

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算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爲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屨升堂，乃請投壺也。　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爲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卜興衰焉，蓋失先王之禮意矣。　金華應氏曰：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則壺亦猶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擊缶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因興也。　孔氏曰：見前疏。　朱申句解　投壺者，投矢於壺，以觀中不。曰：蓋射之類也。此篇記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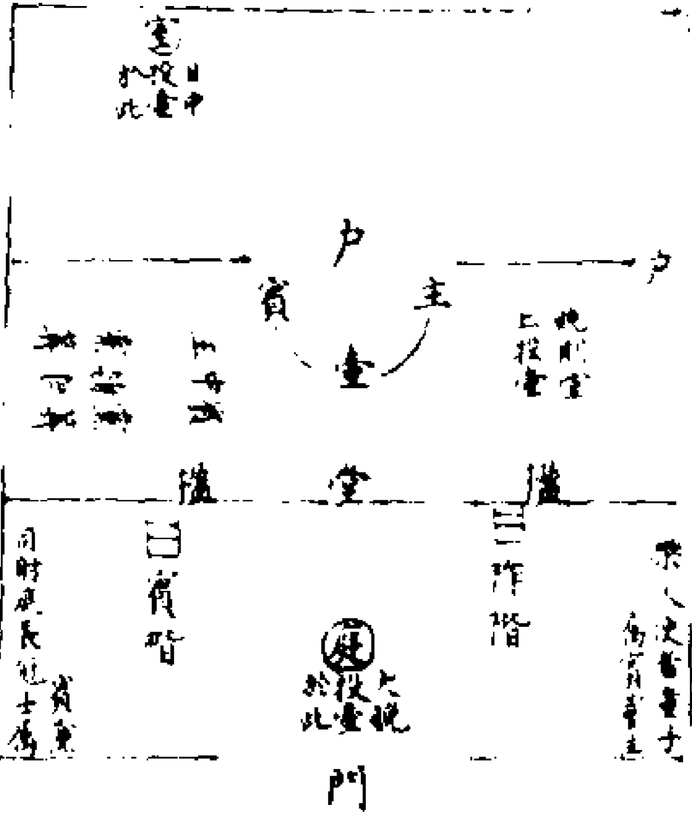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玄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陸德明音義：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鄭玄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陸德明音義：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上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户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鄭玄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鄭玄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孔穎達疏：投壺至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　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　司奉中者，中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　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

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　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　注士則至北面。　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注燕飲至射也。　正義以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要義**　奉矢奉中執壺之節。此經投壺，大夫士禮。諸侯燕亦有投壺。　行禮統於主人，故西階亦分東西。正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　投壺之禮，至使人執壺。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位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算。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主人請曰至敢辭。　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爲善，壺以正爲善。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　投壺之禮，至敢不敬從。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圜圈以盛算。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　**朱申句解**　主人曰：主人再請。枉矢哨壺，不足辭也。以矢之枉，壺之哨，故不足辭。敢固以請。固之言故也。言如故請者，重請之也。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賓再辭，如前語而差略焉。敢固辭。主人固請，故賓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主人固請於賓，如前語。賓曰：某固辭不得命，賓荅云某固辭而主人不許。敢不敬從。敢不敬以從主人之命。　**彭氏纂圖註義**　今先具投壺總圖，其壺矢兕中各圖在後。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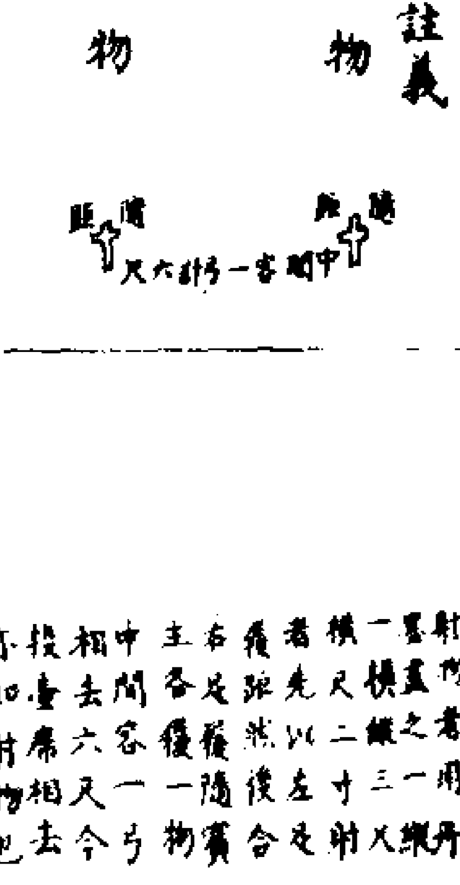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鄭玄注賓再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陸德明音義般步干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鄭玄注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孔穎達疏賓再至曰辟。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進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

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令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令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賓者承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衛湜集說主人曰枉矢哨壺至般還曰辟。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般音般陳澔集說賓再拜受至般還曰辟方氏曰般旋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朱申句解賓再拜受賓再拜而受之主人般還曰辟般還却退之貌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於阼階上拜而送之賓般還曰辟賓亦如是報施之禮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鄭玄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階進明爲偶也

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疏已拜至就筵。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賛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退乃至射物。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要義受矢揖賓即席之節見前注疏陳澔集說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賛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彭氏纂圖註義

射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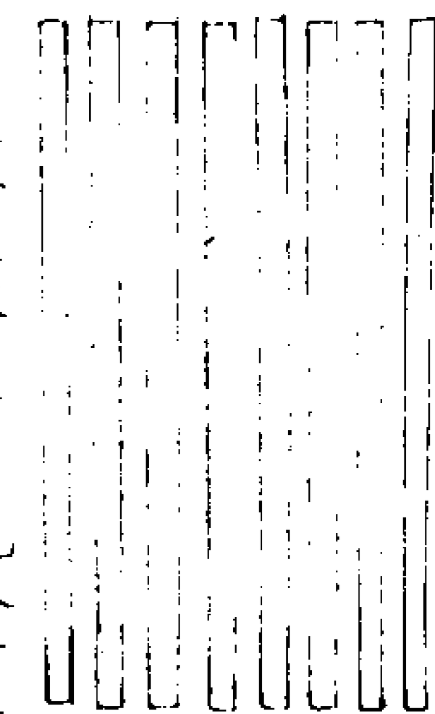
射物者用丹墨畫之一縱一橫縱三尺橫尺二寸射者先以左足履距然後合右足履隨賓主各履一物中間容一弓相去六尺今投壺席相去亦如射物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鄭玄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侯投。陸德明音義度徒洛反注間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筭恐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卧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孔穎達疏司射至筭興。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處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

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壷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反位者。司射度壷既畢。更還西階上位。 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筭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橐亦實八筭。 注亦實八筭於中。横委其餘於中西。 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壷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要義司射度壷設中 射有三處。矢有五扶七扶九扶。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説已拜受矢至執八筭興。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筭。投壷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故此言執八筭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樸詳解司射進度壷間以二矢半。司射來延前進而量度其壷所置之處。置於賓主延之南。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反位。司射反西階上之位。設中東面。乃設中於中之西而東向。執八筭興。執八筭以起立。俟投賓主各四筭也。 彭氏纂圖註義賓主各投四矢。則賓主各四筭。共八筭。

八筭圖



筭視坐之多寡無定數。司射手執八筭。又實八筭於中內。以俟再投。執之余筭委中西。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説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玄注 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壷皆所以習武。因爲樂。陸德明音義比毗志反。頻也。徐扶質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鴆反。注及下同。爲丁僞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劫反。下文及注皆同。技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孔穎達疏 請賓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壷之法。 順投爲入者。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壷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壷。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 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壷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悦。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 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説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請行爵竟也。 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筭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壷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輙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 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 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再事。並應曰諾。竟而

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 注正爵至爲樂。 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爲勝筭。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投壷不立三耦。以投壷禮輕故也。要義司射告賓主以投壷之法。行爵立馬。見前注疏。衛湜集説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容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筭。所以貴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壷。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筭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蓋筭爲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爲名。馬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爲數也。數成於三。三數成則可以爲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之言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壷使入。後世投壷。坐欲四睡。恐其比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

見前跡陳樵詳解請賓曰順投爲入本入者爲順乃名爲入則爲釋算比
投不釋比投違比而投賓主不更迭拾投也如入則雖入亦不爲釋算勝
飲不勝者勝者以酒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既行呂氏曰正爵司
正之爵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飲不勝所以養不能慶多馬所以尚有能是
正爵之行不能者獲養能者有慶也餘同前注跡衛湜集說黄震日抄順
投爲入者以矢本順入於壺乃名爲入射者入一矢則司射者釋一算以
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其法賓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恃勝而連投則
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餘同前注跡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一說漢人
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馬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爭禽而不勝者罰
以假馬蓋亦類此釋算直算馬並圖見後餘同前注跡衛湜集說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玄注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
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陸德明音義
貍吏持反間間廁之間注同大音泰孔穎達疏命弦至曰諾正義曰此一經明司
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還鼓瑟之弦者請
奏貍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太師曰諾者大

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
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鄭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
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
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
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
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
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要義弦者奏貍首與鄉射
小異見前注跡衛湜集說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
故鄉射之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間若一
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
止而擬度爲投壺者必審而后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
也觀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者以奏
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
於禮也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鄭業兕首不敢
以微薄廢禮而忘雅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
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鄉大夫士所以亦待用也嚴陵方氏曰以弦

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山陰陸
氏曰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先鄉射蓋亦命絃
者變言大師重鄉射也間若一言或間亦或一也間若間歌一歌一奏間
一無間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大師
曰奏騶虞間若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貍音
梨陳樵詳解請奏貍首貍首逸詩篇名或云禮弓二句即此詩餘同注跡
陳澔集說命弦者曰至請奏貍首大師曰諾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
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
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黄震日抄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
或間亦或一非以爲節也未知孰是餘同前注跡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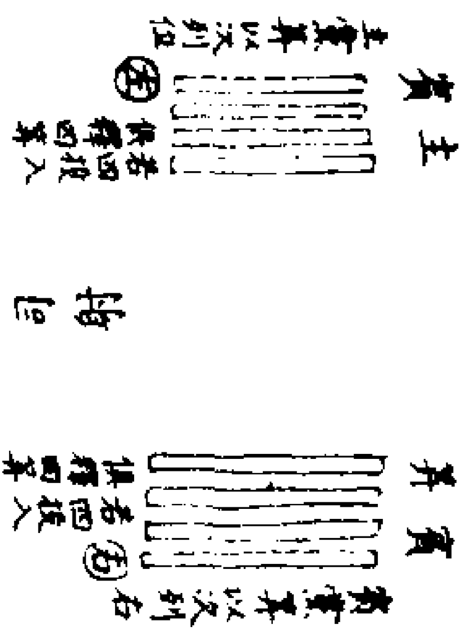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玄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
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
反其位陸德明音義更古衡反下同孔穎達疏左右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論
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

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而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又
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至
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
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拾
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
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爲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
體有左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拾音怯陳樵詳解左右
告矢具左主黨右賓黨司射於左右俱告以矢具請拾投請左右更拾而投之有
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司射先東面立有順投而入者則司射坐既而釋一算焉
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賓黨矢有入者則釋算於其右主黨矢有入者則釋算於其左
陳澔集說左右告矢具至主黨於左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
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
而立釋算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
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矣彭氏纂圖註義投壺之禮非特主賓爲偶凡主賓之黨
皆可以次而進少儀有少者侍投與尊者爲偶之禮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其亦釋算

於左右。以次而列。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釋算圖



投壺之禮先實八算于中餘算積委中兩司射跪取中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以俟投者投一入釋一算于地餘算跪委中西又取中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俟再投其釋算委算取算實算並如初卒投視所釋之算以定勝負行罰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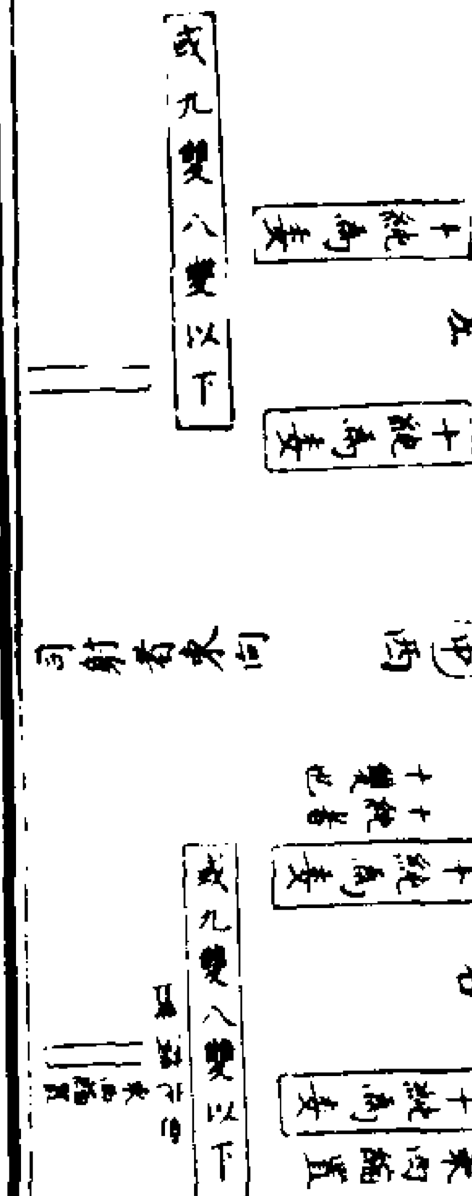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鄭玄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在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陸德明音義數色主反注同為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句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枝其綺反孔頴達疏卒投至右鈞　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　卒投者謂投壺卒也　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　一算為奇者一算為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　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　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　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注卒已至以告　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執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揔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要義司射釋獲如數射算也前注疏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算為奇遂以奇算言投已若歸一算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實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卒即律反下同數音所奇音朞下同鈞音均陳櫟詳解卒投投矢畢司射執算曰左右卒

投請數請數所釋算二算為純二算合為一純一純以取一純則以取而實之左手一算為奇一算則號為奇遂以奇算告謂左右數鈞等之外或純或奇皆謂之奇算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奇算純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純奇則曰奇如奇算奇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奇鈞則曰左右鈞若左右數鈞無勝負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朱申句解遂以奇算告以左右之算相比較而以餘算告假如左四算右三算則但以左一算告也曰某賢於某若干純以勝為賢尚技藝也若干即奇算之數也彭氏纂圖註義經所言數算之法約鄉射文鄉射詳而此投壺畧今亦且圖庶觀者有考

數算圖





詳鄉射禮釋獲者數筭既知其偶之既勝負分左右總數之有餘筭積置之異者盡數多於其多見又其黨之既勝也投壺乃射禮之細故不別立釋獲者而以私射代之餘同前注疏

注集疏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 鄭玄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 陸德明音義觴夫羊反字或作觴同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鄭玄注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酒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陸德明音義跪其委反奉芳勇反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鴆反下飲不勝同 孔穎達疏命酌至敬養 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須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 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 注酌者勝黨之弟子 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

于豐上是也 注周禮至射爵 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要義酌者飲者之節見前本 衛湜集說命酌曰至敬養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為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為已病不敢以已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 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觴也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無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注疏 呂伯恭音點傍註 奉音捧灌音貫 陳澔集說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此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朱申句解命酌曰命酌酒者請行觴請行罰爵酌者曰諾酌者諾而酌酒當飲者皆跪當飲謂不勝者跪而受罰奉觴曰賜灌當飲者奉觴言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勝者跪而答言敬養者以酒所以養者病也 彭氏纂圖註義案此所言皆獻者禮若少者待投勝則自洗爵以請不敢煩酌者有文在少儀可參孔疏所引設豐洗觶皆鄉射禮文餘同前注疏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鄭玄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陸德明音義有如字又持吏反為于偽反 **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玄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陸德明音義去音起呂反 孔穎達疏正爵至徹馬 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 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立其馬也 馬各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處中

之西也 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 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 注飲不至無豐 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不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謂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 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正爵既行

請徹馬。　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算爵之事要義投壺立三馬與鄉射立獲小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正爵既行至請徹馬。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為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已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算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算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見有獨為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為怨焉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己之間者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

疏。陳澔集說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請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正爵既行罰爵已行請立馬將行慶爵故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以算為馬故馬當算之前一馬從二馬以慶一勝者不得自慶附於再勝者以慶之慶禮曰三馬既備前言立而此言備者立而後備故也請慶多馬慶禮之辭止此

馬各直其算圖

依禮書



姑圖其一

以見餘制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算多少視其坐。鄭玄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陸德明音義坐如字又才卧反注同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玄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陸德明音義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大反褻息列反處昌慮反　算長尺二寸。鄭玄注其御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又有握握素也陸德明音義長直亮反注同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鄭玄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陸德明音義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為于偽反躍羊略反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鄭玄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陸德明音義柘止夜反本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

注同孔穎達疏算多至其皮。　正義曰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禮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録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算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算也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獨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　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　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傳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　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衣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

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壷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壷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壷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壷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壷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壷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壷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要義矣。長短壷廣狹。席遠近。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算多少視至毋去其皮。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

皆陽數也。壷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壷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鄭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壷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籌。　嚴陵方氏曰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觀中否爲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算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爲持。在內爲握。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壷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註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圜壷之實數。而註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壷爲圜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合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

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圜壷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頗乃依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壷。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註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壷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壷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鄭氏曰凡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　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算多少視其坐。此一節明用算之數。三禮圖云。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若鄉射記云。籌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云與投壷禮同。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籌矢三等圖

三籌之矢。或用柘若棘。

本　矢長二尺。室中用之

本　矢長二尺八寸。堂上用之

本　矢長三尺六寸。庭中用之

餘同前上疏

算長尺二寸　此一節又言算之尺寸。　鄉射算長尺四寸。此云算長尺二寸。或者投壷射之細。故算差短。壷頸脩七寸。爲其矢之躍而出也。此一節言壷之形制及所容。餘用前注疏衛湜集說壷去席二矢半。按孔氏疏鄭氏算法極詳。謂以三分益一之法求之。得腹周二尺七寸。奇徑九寸有餘。然當時用三分益一之法。未用四分退一之法。未免大闊容二斗以外。朱子駁之謂算家有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鄭氏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又皆取全寸。不計分釐。未免失之。遂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之。謂腹周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廣八寸五釐。然廣若果是八寸五釐。

周當二尺五寸三分未免亦闊容一斗五升以外。緣以虛加實退之法於數猶未精也。今依算家密率廢闊約計二尺四寸七分一釐七毫八絲三忽彊徑廣七寸八分六釐四毫七絲八忽彊容一斗五升。學者若欲求之。別有算法。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玄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乘異。不知孰是也。幠。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爵立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陸德明音義。幠。好吾反。下同。敖也。敖。五報反。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偝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蒲來反。浮音縛。謀反。罰也。鄉音直吏反。爲音于偽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據。匏薄交反。孔穎達疏。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幠毋敖者。幠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幠而敖慢也。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語。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注晏子至立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要義。魯薛令弟子辭。見前注。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汎。令之所以防其敖。不令而責之敖。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者。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者。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魯令弟子辭曰。魯薛。二國名。各有投壺之禮與樂。記者兼存其小異同處。毋幠毋敖。自大意。毋偝立。相偝而立。毋踰言。踰言。相踰越而語也。四者皆不敬。偝立踰言。有常爵。即罰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罰飲曰浮。據魏文侯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一說。魯同姓。薛異姓。待同姓異姓之別也。

鼓○□○

□□○□○○○□○半□○
□○□○○○○□□○□

魯鼓

□○○○□○□○○○□□○○□○
□○○○□半○○○□○○○□

薛鼓

鄭玄注。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陸德明音義。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稍稍然。稍音吐臘反。□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鄭玄注。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鄭玄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爲蓋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預。

魯鼓

○□○○○□□○半○□○
○□○○○○○□○□○

薛鼓

□○○○○
○○□○□

○□○○○□○□○○○□半○○□□○○□○○○

鄭玄注。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孔穎達疏。魯鼓薛鼓。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今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注庭長至投壺。正義曰。經云同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爲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其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要義。魯薛投壺射禮鼓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鼓○□至□○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禮焉。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

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閒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伶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辭亦不是過也 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鼓○口至口○皆屬主黨註本此下又存魯鼓薛鼓之節與前有不同者今去之按此投壺禮多以射禮行之鄭氏釋此篇多引鄉射禮之文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魯令弟子至皆屬主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令從之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稚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押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憮亦敖也倨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見前疏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投壺禮第十一 鄉禮二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右請投 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正見二篇 降揖其作階及樂事皆與射同鄭大戴禮記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廣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圍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逐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記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積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右就筵 記筭多少視其坐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 記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右

作樂○記鼓○□○□□○□○○□半○□○□○○○□□○□○魯鼓○□○○□□○□○○□□○□○□□○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半○□○□○○○□○□○薛鼓○□○○○□○□○□○○○□○□○○□○半○□○□○○○□○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大戴有餘字疏曰拔謂卒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投壺卒請數筭純合也二筭合為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故云奇遂以奇筭告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以告曰某賢於某若干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筭則云五純九筭則云九奇也鈞等也筭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 今按此說差勝鄉射賈疏然恐或是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右請投視筭 記侍投則擁矢注見少儀儀節章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無命酌至行觴六字別云執手曰請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大戴此

上有以酌皆請舉酒六字。右卒投飲不勝者　記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注見少儀。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大戴止上有司正曰三字請下有爲勝者三字。正爵既行請徹馬。右三投慶多馬　記不擢馬。注見少儀除並見禮記投壺篇注疏。

吳澄儀禮逸經投壺禮第一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右請投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右受矢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主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右命工奏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右拾投釋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卒投數算　命酌曰請行酌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右罰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右慶爵　正爵既行請徹馬　右徹馬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算多少視其坐　右記壺矢算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右記賓主黨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右記令辭　鼓此魯薛擊鼓之節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魯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口○○口口○○半○口○○口○○○○口○口○薛鼓○口○○○○口○口　○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右記鼓節大戴記投壺篇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壺脰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受斗五升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一矢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算多少視其坐既算周則復始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舉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　曾孫侯氏令曰奉射干一張侯參之曰令曰奉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彊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右記樂章此篇取之小戴記大戴亦有此篇其文大同小異不可偏廢今既小書附主篇末矣此章小戴所無雖多闕誤然存之可備參考故大書之以補經後之記

大戴禮投壺篇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

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之算。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算。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所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曾孫侯氏令曰。泰射千一張侯。參之曰令曰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曾命弟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孫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壺氏

千家姓　羽黎城

壺黶

氏族言行錄　衛有壺黶

壺充國

前漢書李廣利傳　壺充國。漢鴻臚也

壺遂

前漢書韓安國傳。安國於梁舉壺遂臧固。姓氏遙華　壺遂。漢武帝諫議大夫。

壺公

東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及市罷。輒跳入壺。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樓上覩之。異焉。因往

拜。奉酒脯。翁知長房意其神也。謂曰。子明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姓氏遙華　壺公賣藥于市。懸壺於室。夕則飛入壺中。汝南費長房為市吏。於樓上見之。知其異人。為洒掃進餅。公坐受不謝。日久語長房曰。來隨我入壺中。見重門閣道。樓觀五色。左右侍衛。公曰。我上界仙府。暫謫人間。宋劉後村集　躍入無人見。誰知有路通。長房非黠者。草草出壺中。

挈壺氏

周禮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舊唐書百官志。置司天臺。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勑改太史監為司天臺。改置官屬。挈壺正二人。掌知刻漏。五官挈壺正五員。正九品。新唐書。五官挈壺正。二人。正八品。武后長安二年。置挈壺正。乾元元年。與靈臺郎。保章正。司曆。司辰。皆加五官之名。宋書官志。挈壺正。正八品。其判局及同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令十年一遷。惟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

國朝

欽天監有五官挈壺正。壹員。從八品

投壺氏

羅泌路史。高辛氏紀。苟侯諸侯之伯。昔疵之為公族。後逝敖郤呼童僕。羨皇盧為投壺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九　六模

瓠

洪武正韻洪孤切。瓠也。亦作壺。瓠又暮韻 陸法言廣韻瓠𤬛宋重脩廣韻戶吳切。丁度集韻瓠也。一曰瓠丘，瓠讘並晉地名。婁機廣干祿字音乎。瓠也。又音護瓠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瓠俗瓠正音胡，又音護。瓠音胡，又音𦾕並瓜瓠也。楊桓六書統匣母瓠又胡誤切統，箋 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爾雅康瓠謂之甈。賈誼傳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大瓠也。通作壺。詩八月斷壺。注瓠也。注曰瓜之可為壺者。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性善浮，南人謂之要舟。又古今注云壺盧瓠之無柄者。玄蜂若壺，義蓋取此。俗作葫。又遇韻 韻會定正匣模切。康瓠空匏也。可浮渡。寧切匣模 匣形賢瓠

千家姓 又姓

篆書 瓠 六書統　隸書 瓠 六書統　草書 瓠 瓠 並張錦溪 瓠 鮮于樞

總叙

陸佃埤雅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況也。序曰南有嘉魚，樂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歛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兎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剝兎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骨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黃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采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王禎穀譜集 說文曰瓠一曰壺，皆瓠屬也。陸農師曰，頭短大腹曰瓠，細而合上曰匏，而肥圓者曰壺。然有甘苦二種。甘者供食，苦惟充器耳。按毛詩云匏有苦葉，苦葉者苦瓠也。注云不材於人，惟供濟而已。蓋以作壺濟水也。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此甘瓠也。故曰甘瓠纍之。其為物也，蔓生而齒瓣，夏熟而秋枯。豳風曰八月斷壺，亦其義也。本草云味甘冷無毒，利水道，止消渴。惟苦者有毒，不宜食。凡種如瓜法，蔓長則作架引之。劉熙釋名瓠蓄，皮瓠以為脯，蓄積以待冬月時用之也。王觀國學林 爾雅釋木曰棗壺。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甈。郭璞注曰瓠，壺也。既曰壺瓠也，又曰瓠壺也，則壺瓠一物矣。觀國案尚書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曰泰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為渠，則古之人以壺瓠通用為一字也。後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壺丘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襄元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南有壺丘亭。凡此皆以壺為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皆通用之也。瓠亦讀音壺。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𤬛瓠也。格物總論 瓠亦瓜也。一曰匏。藤生，數種。葉大盈尺，實青白色。大尺，圍長二尺許，有毛。又一種葫蘆樣，皆中有瓠𤬛。中子不計其數。今一種名絲瓜，一名天羅絮，一名布瓜，綠深色，有文及班班點子。有長二三尺者。又一種名稍瓜，形稍類絲瓜，然色白，味不及也。又種名冬瓜，大三尺，圍長四五尺，有毛，綠色，生白，然白粉。瓜莫此之大也。禮記月令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三元延壽參贊書 瓠子冷氣，人食之病甚，大耗食，患腳氣虛腫人食之毒，永不除。劉向新序 魏文侯見箕季牆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瓠羹。文侯曰，壞牆不築，教我無奪民時；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

嘉瓠

魏書 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獻嘉瓠一帶兩實。宋書 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寧州刺史費統以聞。晉大起居注曰梁州進瓠子異體同蒂。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園，園丞徐道興以獻。孝友同風 宋徐成珪幼失父母，兄弟三人居，及族中三百口同共藜藿，衣服相讓，四十年不改。其操有瓠，異蔓同實。州以上聞，名其鄉曰義感，里曰和順。

大瓠

莊子逍遙遊篇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瓠，則濩落無所不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又曰夫子固拙於用大也。　跡患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其大容受五石。程大昌演繁露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不容，何不以為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腰舟也。齊書 卞彬性飲酒，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籠，什物多諸詭異，自號下田居。溫革瑣碎錄 通泰閒大瓠至冬乾硬，製成合子，可貯毛衣紅紫段子，經久不蛀，色亦不退。蓋其氣味苦而外堅實也。周書 孫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之。手持大瓠到宇文護門外，抵而破之，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護誅，諸子並伏法。五代史 鄭雲叟傳 雲叟好酒，有大瓠可辟寒暑，貫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

甘瓠

詩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又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王禎穀譜集 此甘瓠也。其為物也，蔓生而齒瓣，夏熟而秋枯。周禮春官禜門用瓠齎。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齎為尊。本草 味甘冷無毒，利水道。孫真人

云：甜瓠患腰脚腫氣及虛腫者，食之永不瘥。晉書：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宋楊誠齋詩：笑殺桑根甘瓠蔓，亂它桑葉上它條。何人更還庾藏巧，惟道桑稍挂一瓠。

苦瓠

詩：匏有苦葉。注：匏謂瓠，瓠葉苦不可食也。陸璣疏義：葉小可為羹，楊州人恒食至八月，葉即苦，故云苦葉。廣志：朱崖有苦葉瓠，大者受斛餘。王禎穀譜集：按毛詩匏有苦葉者，苦瓠也。（不什於人，惟供齋而已，直以作壺濟水也。）本草：陶隱居云：瓠與冬瓜氣類同輩，而有上下之殊，當是為其苦爾。今瓠自忽有苦如膽，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又有瓠𤬸（音盧），亦是瓠類，小者名𤬸，食之乃勝瓠。凡此等皆利水道。唐本註：瓠與冬瓜、瓠𤬸全非類例，今此論性，都是瓜瓠𤬸爾。陶謂瓠中苦者，大誤矣。匏中苦者不入藥用，冬瓜自依前說，瓠𤬸與瓠又須辨之。此二物苗葉相似，而實形有異。瓠味皆甜，時有苦者，而似越瓜，長者尺餘，頭尾相似。其瓠𤬸形狀大小非一。瓠夏中便熟，秋末並枯；瓠𤬸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其為器，經霜乃堪。瓠與甜瓠𤬸體性相似，但味甘冷，通利水道，止渴消熱，無毒，多食令人吐。苦瓠𤬸為療，一如經說，然瓠苦者不堪。瓠𤬸無所主療，不入方用，而甜瓠𤬸與瓠子，噉之俱勝冬瓜。陶言不及，乃是未悉，此等元種各別，非甘者變而為苦也。其苦瓠𤬸味苦冷，有毒，主水腫石淋，吐呀嗽，囊結疰蠱痰飲。或服過分，令人吐利不止者，宜以黍穰灰汁解之。又煮汁漬陰，療小便不通。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苦瓠煎取滴鼻中，主急黃。又取未破者，煮令熱，解開，熨小兒閃癖。嘉祐本（按蜀本注）云：陶云瓠小者名𤬸。按切韻𤬸注云：瓠也。又語曰：吾豈匏瓜也哉。是則此為瓜匏之瓠也。今據瓜匏之瓠，非但不能療病，亦少見有苦者。謹按瓠固匏也，但匏字合作瓟，蓋音同字異爾。且匏似瓠，可為飲器，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則陶云小者名𤬸是也。今人以苦瓠療水腫甚效，亦能令人吐，此又與上說正同爾。藥性論云：瓠𤬸使，治水浮腫面目，肢節腫脹，下大水氣疾。（孟詵云）瓠冷，主消渴惡瘡。又患脚氣及虛脹冷氣，人不可食，食之尤甚。又壓熱，服丹石人方可食，餘人不可輒食。日華子云：瓠無毒。又云：微毒，除煩止渴，治心熱，利小腸，潤心肺，治石淋，吐蛔虫。千金方：甜瓠味甘平，滑，無毒，主消渴惡瘡，鼻口中肉爛痛。其葉味甘平，主耐飢。扁鵲云：患脚氣虛脹者不得食之，患永不除。政和本聖惠方：治齲齒疼痛，用葫蘆半升，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含嗽吐之。莖葉亦可用，不過劑差。又方：治鼠瘻，用瓠花曝乾為末，傅之。外臺秘要：治卒患腫滿，曾有人忽脚趺腫，漸上至膝，足不可踐地，至大水，頭面徧身大腫脹滿。苦瓠白瓤實，捻如大豆粒，以麪裹煮一沸，空心服七枚，至午當出水一斗，三日水自出不止，大瘦乃差。三年內慎口味也。苦瓠須好者，無黶翳，細理妍淨者，不爾有毒不用。千金方：治眼暗，七月七日苦瓠𤬸白絞取汁一合，以酢一升，古錢七文，和漬，微火煎之減半，以沐刃眼皆中，神驗。肘後方：療中蠱毒，吐血皆如爛肝者，苦瓠一枚，水二升，煮取一升，服立吐，即愈。又方：用苦酒一升，煮令消，服神効。孫真人：甜瓠患腰脚腫氣及虛腫者，食之永不差。　傷寒類要：治黃疸，苦葫蘆瓤，如大棗許大，以童子小便二合浸之，三兩食頃，取兩酸棗許，分內兩鼻中，病人深吸氣，及黃水出良。　又方：治黃疸，以瓠子白瓤子熬令黃，擣為末，每服半錢匕，日一服，十日愈。用瓠𤬸有吐者，當先詳之。　丹房鏡源：苦瓠煮汞。紹興本草：苦瓠性味主治已具本經，然云治水古方中間有用之，而未聞的驗。但味甘者，其性無異，乃世之菜品，餘無為用，俱當作微寒無毒為定。處處種産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苦瓠，一名匏，小者名𤬸，一名葫蘆。生晉地川澤，夏秋採。其小者候經霜色黃硬，或取之為器。味苦寒，微毒。續附西瓜，生北方；又續附蒲瓜，今並處處有之。松漠記聞載：西瓜形如褊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狀小西瓜也。類甜瓜，味甘脆，有汁尤冷，今亦有別色者，僅可留數月，色仍不變。或曝乾，又若目疾者，服之愈也。更有一種蒲瓜，乃甜瓠之屬，色味相似，其形或褊或長，其毒視瓠為尤甚。其花夜開日萎，感陰氣而生，凡患風冷血氣諸疾者，皆當忌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苦瓠為使，苦寒有毒，主大水面目四肢浮腫，療蠱毒，下血爛若豚肝，止消渴，除煩，潤心肺，徹熱。似越瓜而長，其味苦可用。又一種瓠𤬸，相似形，大小性質不同，惟當作器，入藥不堪。齲齒痛，煮莖葉含漱吐之。黃疸證，炒𤬸子末服。兩字脚氣不可食，虛脹尤宜忌。食用本草：苦瓠味苦寒，有毒，主大水面目四肢浮腫，下水，令人吐。　苦瓠性味主治已具本經，然云治水古方中間有用之，未聞的驗。但味甘者，其性無異，乃世之菜品，俱當作微寒無毒為定。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與莒人先濟，諸侯從之。儒學警語：謂腰瓠以渡水也。張伯淳雲[illegible]藁：苦瓠。嘗有作苦瓠詩，其意有悲尤者，因作此以諭之：始種誰知味不佳，久經培養漸萌芽，荒根得雨未

成實。慾蔓繞籬空放花。止坐材跡遺草莽。豈緣食美弃泥沙。不須自此韓園李。慘慘風前獨悲嗟。

堅瓠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瓜瓠　管子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瓠葷。不備國之貧也。王充論衡干將之刃。未磨。瓜瓠不能傷。又曰婦人疎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譬若瓠華多實少也。食用本草語曰吾豈匏瓜也哉。是則此為瓜匏之瓠也。可為飲器。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則陶云小者。名瓢是也。毗陵志瓠味甘。間有苦者。又一種名瓢。所謂瓜匏之瓠。即今胡盧。山居備用瓜瓠多要發吐瀉霍亂。謂之發暴。以致於有不救者。為何。瓜種之在土不久。值時暖易長。易成。使人食之則發暴。苦同香菜共食則可免。香菜。今香薷也。人使香菜食瓜子是矣

康瓠　西漢書賈誼弔屈原賦。斡棄周鼎寶康瓠兮。應劭曰。康。空也。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康瓠謂之甈。郭璞注。瓠。壷也。邢昺疏釋曰。康瓠一名甈。即壷也。說文云。破甖也。方言云。甈謂之𦈅。皆非郭義也。注賈誼說曰。寶康瓠是也。釋曰按漢書云。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疎誼為長沙王傅。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斡棄周鼎寶康瓠兮。是也。

都瓠　廣志都瓠子。如牛角。長四尺。

約腹瓠　廣志約腹瓠。其大數斗。其腹窈。挈緣帶為口。出雍縣。移種於佗則死。

長柄瓠　郭子東吳有長柄瓠。

儋崖瓠　酉陽雜俎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方家瓠　東軒筆錄北番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最大者。剖大瓠之半。托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唯方偕一舉而盡。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南使出之。

烹瓠　詩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注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後劉昆教授弟子。每春秋享射。備列典儀。以素淨瓠葉為俎豆。獻伴老儒。

種瓠法　齊民要術氾勝之書種瓠法。以三月良耕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以杵築之。令可居澤。相去一步。區種四實。蠶矢一斗。與土糞合澆之。水二升。所乾處復澆之。著三實以馬箠㲉其心。勿令蔓延。多實。實細。以藁薦其下。無令親土。多瘡瘢。度可作瓢。以手摩其實。從蔕至底。去其毛。不復長。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掘地深一丈。薦以藁。四邊各厚一尺。以實置孔中。令底下向瓠一行。覆上土。厚三尺。二十日出。黃色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并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牛耕功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氾勝之書。區種瓠法。收種子須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圓深各三尺。用蠶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若無蠶沙。生牛糞亦得。著坑中。足躡令堅。以水沃之。候水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用泥泥之。不過數日。纏處便合為一莖。留強者。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外條亦掐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區。留三子即足。旱時須澆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遙潤。不得坑中下水。崔寔曰。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作蓄瓠。瓠中白膚實。以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家法曰。二月可種瓜瓠。王禎農書集四時類要云。坑深四五尺。坑底填油麻菉豆藁及爛草糞各一重。上着糞土。以子十顆種之。待成揀彊者四莖。每兩莖相貼纏之。待其相着。各除一頭。又取所留兩莖。如前法相貼。活後惟留一頭著子。則揀留兩子。如此則一斗變為盛一石。眷莊子魏惠王大瓠之種。種之實五石。其亦以此法歟。夫瓠之為物也。纍然而生。食之無窮。最為佳蔬。烹飪無不宜者。種如其法。則其實斗石。大之為甕盎。小之為瓢杓。膚瓤可以喂豬。犀瓣可以灌燭。咸無棄材。濟世之功大矣。可不知所種哉。

瓠子湯　山居備用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菓五箇。右件同燉成湯。濾淨。用瓠子六箇。去瓢皮。切掠。熟羊肉切片。生薑汁半兩。合白麪二兩。作麵絲。同炒。葱鹽醋調和。山家清供瓠與麩薄批。各和以料。煎麩以油。煎瓠以脂。乃熟。葱油入。酒共炒熟。不惟如肉。其味亦無辨者。

狗頸繫瓠　續後漢書列傳。杜預伐吳。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輙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盛火以瓠　北史後魏傳。永拒齊將曾康祖等於太倉口。永量賊夜來斫營。必以大於渡淮淺處記之。密令人以瓠盛火。當深處置之。戒曰。若火起。亦然之。夜果來斫營。伏發擊之。奔趨淮水。望火爭渡。溺水數千人。康祖亦死。

佯

狂破瓢 隋書五行志周武帝時有強練師者佯狂持一瓢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固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偕斃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都長安城為墟矣。

求飲留瓢 宋書徐文伯曾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過求飲留一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醫鏡一卷

擔掛花瓢 唐書許宣平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

召客食瓢 唐書盧懷慎為相詐儉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鵞鴨已而粟米飯一器胡盧一枚而已 宋蘇東坡詩 爛蒸鵞鴨乃瓢壺五兒壺

取水於瓢 太康地記未崔澤耳無水唯種大瓢藤斷其汁用之亦足

袖中出瓢 列仙傳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有李筌好神仙之道姥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瓢忽重百餘斤力所不能制而沉泉中卻至樹下失姥所在唯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

杓用半瓢 雲仙散錄蜀普錄曰成都薛氏家士風甚善廚司以半瓢為杓子就食蝦羹肉臠一取之飯再取之。

燒穰殺瓢 風俗通燒穰殺瓢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瓢死也。

齕蔔瓢 唐柳玭家戒曰先君兄弟夕食齕蔔瓢而已。皆保重名。

肥白如瓢 史記張蒼傳蒼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蒼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瓢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太平廣記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持簿閱死者至宣乃扶曰此漢非是引出置路左宣體肥白如瓢。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瘡愈肉不復生竟小偏也。

無口瓢 事類蒙求李沆相位常寡言馬亮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太兄為無口瓢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今薦紳中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耶庵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業而與之接語哉

城如垂瓢 水經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出西北流又屈而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瓢。耆老云城取名焉。

三有之瓢 唐柳宗元集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冀幽於三有之瓢

槃瓢 東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瓢下令之後槃瓢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瓢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瓢槃瓢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瓢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注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瓢 黃閔武陵記曰山半有槃瓢石室可容

萬人。中有石床槃瓢行迹。今接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迹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遂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瓢象也。干寶晉紀武陵長沙郡夷槃瓢之後也雜處五服之內憑山阻險每常為猾雜魚肉而歸以祭槃瓢俗稱赤髖橫裙子孫。唐書黃國公冊安昌者槃瓢之苗裔也。世為巴東蠻師與田李向鄧各分槃瓢一體世傳其皮盛以金函四時致祭席上腐談東漢西南夷何國乃黃帝時槃瓢之種槃瓢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辨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為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羅泌路史論槃瓢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似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瓢者。令縣之西南三十里有槃瓢祠棟宇宏壯信知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 注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居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原歸明蠻人三曰山猺四曰犵狫雜有為巫[illegible]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醴椎鼓踏歌謂之搖蠻語祭也 樣 當用餐曰然則所謂槃瓢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

之也伯益注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後世之爲魑犬于劉奴虎牠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北牝郭氏以謂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擇者焉有日鵜鶘曰鵜鶘者一身之間自北牡半擇迦者其陣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爲女者皆偏氣所孚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則知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爲寵分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大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至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生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伯喜問吳權之妻而升之文考有吳質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無姓可也伯益爲百蟲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狄古無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

竊誕之甚慶吳興今事具宋書志槃瓠者特獵狐之轉爾大尾犬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云三月而殺大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注狗封事與記所言同知爲景純也曰然則盧溪之祠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因俯則以爲爲患遠黠頭見石東僂則以爲爲秦皇赴海木石之像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不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大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詩 宋劉屏山集瓠詩既釜熟踰圍香清味仍美一線解纓瑤中有佳人齒 梅聖俞宛陵集五月七日見賣瓠者 老圃奪天時氣通爲煦嫗四月彼種瓜五月此賣瓠陽坡淇冀壤功力且異趣瓜遲瓠何早豈不同雨露運利乃在人爭先無晚暮 劉公是先生集 種瓜瓠 吾生拙用大江海思遠適豈獨爲匏瓜長繫取不食沐園有遺意放蕩豁心膽樹此無何鄉近身見多益五日細一乎十日成百尺蔓蔓更相引甘實行可摘困之浮汁漫去矣笑蹈蹄從我其誰歟因也不可得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新集 瓠詩 瓠落無容取易傷石生無竅得豁光可能安自生喧寂不與充庖俎酒漿 范德機詩 或言種瓠蔓長必翦其標乃實予齋所種因樹爲架蔓緣不已果多虛花欲去之慮傷其凌霄之意因賦五言爲之解嘲云 豈是階庭物支離亦自奇已殊凡草蔓縱得好花枝帶雨寧無寔凌霄必有爲啾啾群鳥雀從汝路多時 秋後瓠果成一實輪囷可愛余嘉其晚成而不群因賦云 嘉瓠吾所愛孫高更可人不虛種植意終繫發生神有業誠藏用無容豈識真明年應見汝衆子亦輪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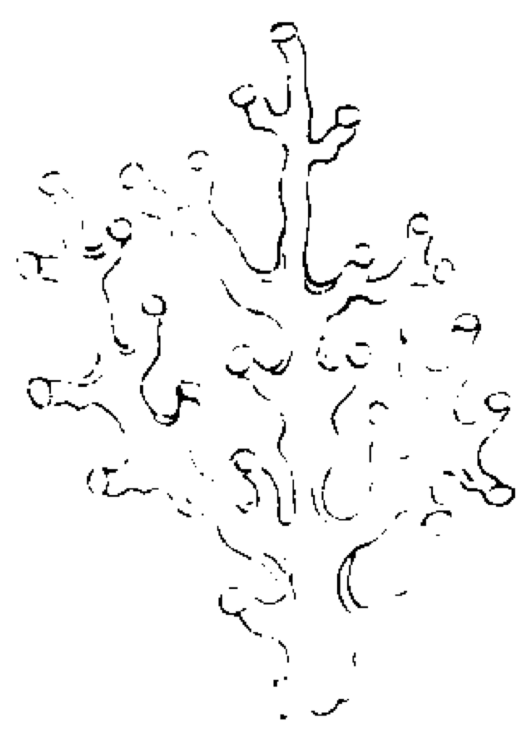
瓠氏 千家姓瓠羽淮南 氏族言行 淮南子古有瓠巴善鼓琴遊魚出聽

瑚

洪武正韻 洪孤切瑚璉宗廟器禮記殷之六瑚左傳作胡又珊瑚生海底 **許慎說文** 瑚从玉胡聲戶吳切 **顧野王玉篇** 河孤切或作鍸 **徐鍇通釋** 璉徒又 **戴侗六書故** 瑚璉瑚戶吳切璉力展切孔子謂子貢曰女器也曰瑚璉也記曰夏之二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康成曰皆黍稷器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單作胡 **郭守正紫雲韻** 珊瑚生水底石邊似玉而赤色大者高三尺 **釋行均龍龕手鑑** 珐 俗 瑚 正 **楊桓六書統** 匣毋瑚 **熊忠韻會舉要** 羽濁音說文珊瑚似玉而赤色作樹形本草云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徐曰今珊瑚石或青或赤高一二尺裘以繒帛燒之不熱亦可刻琢爲器爲樹者乃交柯可愛或只如今太湖石又瑚璉 詳見璉字注 字滌悖義 胡鈷 同上 **趙謙聲音文字通** 亦借胡左傳胡簋之事 **韻會定正** 字切匣模匣形賢瑚

篆書 瑚 古論語 瑚 徐鉉篆韻 瑚 六書統 隸書 胡 韓勑碑同 瑚 修堯廟碑並洪遺漢隸分韻 草書 瑚 張錦溪 瑚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珊瑚



日華子鎮心止驚明目晉書列傳石崇金谷園珊瑚樹交加宛生翠味甘平無毒主消宿血風癇等疾按其主治與金相似也錢相公篋中方治七八歲小兒眼有麩瞖木堅不可妄傳藥宜點珊瑚散細研如粉每日少少點之三日立愈寇宗奭衍義珊瑚治瞖目今人用為點眼筋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鈆丹色無縱紋為下分入藥用紹興本珊瑚性味主治已載本經生南海明潤如紅玉者佳既可作點洗目藥其云無毒是矣山居備用珊瑚出在海中又說海底有一山上有一白軟樹用意取出見日自硬藥中也用眼藥中用者助眼之光搗碎揉牙者去其黑黃又半牙根若將珊瑚孔細合在眼藥用者助眼筋添光帶在頭上者去其腦病童子帶者夢中不驚有脚氣帶者得安證類本草珊瑚其味甘平無毒主宿血去目中瞖鼻衄不吹鼻中生南海圖經曰珊瑚生南海注云又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今廣州亦有云生海底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中多有孔亦有無孔枝柯多者更難得採無時謹按海中經曰取珊瑚先作鐵網沈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三二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不知今之取者果爾否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烽火樹夜有

光景晉石崇家有珊瑚高六七尺今並不聞有此高大者許慎說文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孝經援神契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廣推曰珊瑚珠也玄中記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西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北史真臘國傳其海出珊瑚廣志珊瑚其長者為御車柱出西海底西夷傳大秦國大內屋宇以珊瑚為梲瑠璃為墻壁水晶為柱礎南史扶南國天監二年跋摩復送珊瑚佛像并方物又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任昉述異記鬱林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碧色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武故事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為枝陳藏器生石崖下剝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為丸名金漿以玉投之為玉髓服之長生衍義波斯國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盤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一等如鉛丹色無縱紋為下入藥用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至顛則交合而連理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新唐書波斯傳波斯產珊瑚高不三尺洽聞

記篛蔭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度海而西至且蘭國有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之時漸漸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者三尺大者丈餘三年色青似鐵鈔發其根於舶上為絞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為珊瑚洲久而不採卻蠹爛糜朽總珍集枝柯高大最直錢色似銀朱轉更鮮若有髓眼并丹色價低多應不足觀此物諷諫云沉沉水底生珊瑚出大海中水底五七株成林有橫枝色鮮紅者謂之珊瑚林設放看玩以高者轉難得價高直錢如有零碎材料每兩直錢五千左側如絡索兒內碾成事件別估價例皮貨珊瑚成株亦有折斷去處用紅蠟粘接子細看之丹色髓眼皆是色揮諸番志珊瑚樹出大食毗喏耶國樹生於海之至深處初生色白漸漸長苗拆甲歷一歲許色間變黃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土人以絲繩繫五爪鐵猫兒用烏鉛為墜拋擲海中發其根以索繫於舟上絞車搭起不能常有馨得一枝肌理數賦見風則乾硬變為乾紅色以最高者為貴若失時不舉則欽蠹敗翻譯名義梵語鉢攞娑福羅外國傳曰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玫瑰碧林珊瑚叢生 班固兩都賦珊瑚之樹上

栖碧鷄 傳玄紫華賦炳參差以照爛兮何光豔之難形施艶挺於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仁石榴賦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連理珊瑚稽瑞録宋紀云孝武帝大明六年鬱林郡獻連理珊瑚樹元韜性善五雲漫藁連環珊瑚詩 雲苗深植水仙家巫鄧柔柯繫君霞不剪連環縈絳蘂相牽青瑣染丹砂簇刻自縮同心縷寶玦誰雕並蔕花三尺扶踈那用許也誇金谷鬬豪華 黑河珊瑚漢武皇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候王母至王母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此藥有八光火和班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鄭光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玉屋青數閬風石髓黑河珊瑚並本傳 女珊瑚任昉述異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衰之徵也文苑英華仲子陵珊瑚樹賦 珊瑚生矣于彼滄濱稟精於天地之氣擢秀於魚龍之庭含九泉之滋液冠百寶之神靈在涅不淄既同象玉之潔有枝無葉亦如見樹之形當其萌芽欲成根柢初結同堅水之有漸類陰火之潛熱瓊枝碩茂鐵網森列貫纖目而玲瓏貫重泉而昭晰海人於是方舟以進抗目而觀率夫家網出波

清潤。潤奪白虹之氣。光連赤玉之盤。厥價伊何。有逾於虎魄。其色則爾。取類於雞冠。及夫漢帝思仙。神君降質。堂惟大小。帳有甲乙。植以珊瑚之樹。綴以明珠之實。何幽茂以凌秋。獨青葱而照日。亦有王家貴戚。石氏財雄。爭豪世上。使氣胃中。視珊瑚之若芥。運如意以成風。彼植之以為貴。此碎之又何謂。諒無補於經綸。徒見稱於祥瑞。今也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書于策。斷珠玉之腥。而沉于泉。車有龍首。鸞御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來黃茲白。四字見又選㴾水詩序。不以珊瑚為鞭。故雖古人之所貴。獨吾君能捨旃。唐韋應物詩 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彭元亮詩 珊瑚生樹碧海底。安得騎鯨斫大枝。獨下崑崙倚風露。瓊花吹落酒醒時。萬山雲盡水百折。中夜月高天四垂。不信此心如雪白。漢江同去照連漪。元馬霱庵詩 夢想黃河馬出圖。滄浪何事出珊瑚。金漿果使人不死。鐵網長懸海亦枯。

石崇碎珊瑚 晉書 石崇王愷爭豪。武帝嘗以珊瑚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崇以鐵如意擊碎。愷以為疾己之寶。聲色方厲。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仲湜嗜珊瑚 宋史 宋室濮安懿王孫仲湜。字巨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回鶻獻珊瑚 遼史 屬國表 太祖神冊三年三月。回鶻獻珊瑚。

珊瑚玦 杜陽雜編 唐開成初。宮內有黃金蛇。夜自寶庫出遊。光明照曜。宮人擲珊瑚玦。貫其首。并玦亡去。上命搜庫。得金蛇貫玦。熟視曰。昔煬帝為晉王時。以贈陳夫人。因觀頷下有阿麼字。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煬小字也。遂取頗黎連環繫蛇於玉虺前足。以虺食蛇也。餘見玦字

珊瑚鉤 孝經援神契 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唐杜工部詩 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元稹長慶集 連昌宮詞 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

珊瑚筆格 歸田錄 錢惟演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得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欣然十千與之。歲率五七如此。

珊瑚散 唐李商隱詩 房君珊瑚散。不見姮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閑杵臼。桂子搗成塵。

珊瑚花 宋郭印雲溪集 珊瑚花 彼美珊瑚樹。扶疎着絳英。佳名為世重。貴相亦天生。日暴顏尤耐。人來眼目明。貧家還有此。王石謾誇爭。王愷有珊瑚樹甚奇。石崇擊碎償之。比愷尤勝。

珊瑚吟 宋文天祥詩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名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瓊脂。燕趙佳公子。龍檻以相隨。重子重丁寧。飲食必待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侍之豈少恩。不免加縶維。珊瑚真珊瑚。嗟啄良自悲。中原

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太廟六瑚 宋袁起岩集 賀范同知啓 本廿明堂一柱。太廟六瑚。節義得君子之閑。仁信本大人之德。古今事通 瑚受一升。形制未聞。云如簋而平下。三禮圖

餬

洪武正韻 洪孤切。饘也。麋也。左傳糊口。寄食也。許慎說文 餬。从食胡聲。爾雅 餬。饘也。邢昺疏釋曰。郭云。糜也。下云。鬻糜。郭云。淖糜。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昭公七年左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楊雄方言 餬。寄也。寄食為餬。餬予口於四方是也。顧野王玉篇 餬。或作糊。粘。䬵。同上。徐鍇通釋 魂孤反。丁度集韻 亦書作餰。張有復古編 聲相類。䴴。䊸。𩟗。戶吳切。上餬。寄食也。从食胡。中黏黏也。从黍古。下鬻 饘也。从鬻古。戴侗六書故 餬伯曰。薄食也。說文曰寄食也。非。又作鬻。餰也。釋行均龍龕手鑑 餢𩛩䭡 三俗 餂 或作 餬 今。韓道昭五音類聚 或作糊粘也。䭡 音胡。以糜也。楊桓六書統 匣母 餬 統聲 餬 隸 餂 或从古聲 餂 隸 熊忠韻會舉要 羽濁音 字濮博義 餬 同上 趙謙聲音文字通 匣沽切。作餂餰非。韻會定正字切 匣模 匣形賢 餬 篆書 餬 徐鉉 篆韻 餂 六書統 行書 餬 顏真卿 草書 餬 鮮于樞 書集韻

珍膳寧餬 揚子孝至篇 或曰。訩珍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

飫餬 太平御覽 通俗文曰 煴羊乳曰酪酥。曰飫餬。暴容見與顏和書曰。今致飫餬十斛。

蒸餬 中興聖政草 丙申。主管頓遞官奏。巡幸日迫。爨竈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餬。熟猪肉。上曰。今來巡幸。豈可擾擾。

錦模餬 杜工部詩 送蔡希魯 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餬。駞背負物以錦帕蒙之故云

血模餬 杜工部詩 子璋 髑髏血模餬。

醐

洪武正韻 洪孤切。醍醐。酥精。許慎說文 醐 醍醐。酪之精者也。从酉胡聲。戶吳切。丁度集韻 醐 或从互。郭守正紫雲韻 酥之精液。色黃白。釋行均龍龕手鑑 醍醐 上音提。下音胡。醍醐。蘇中所出也。楊桓六書統 匣母 醐 統聲 醐 隸 𨢇 或从互聲 𨢇 隸 熊忠韻會舉要 羽濁音 趙謙聲音文字通 匣姑切。當用胡。醐此續收。作𨢇非。韻會定正字切 匣模 匣形賢 醐 篆書 醐 徐鉉 篆韻 𨢇 六書統

草書 醍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醍醐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醍醐。本天竺語也。呼酥乳之精液為醍醐。涅槃經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本草唐本附醍醐味甘平無毒。主風邪痹氣。通潤骨髓。可為摩藥。性冷利。功優於酥。生酥中。此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熟杵錬。貯器中。待凝。穿中至底。便津出得之。陶云黃白為餅。此乃未達之言。宋嘉祐本。按蜀本云。一說在酥中。盛冬不凝。盛夏不融者。是也。日華子云。醍醐止驚悸。心熱。頭疼。明目。傅腦頂心。圖經文具牛黃條下。政和本。陳藏器。性滑。以物盛之皆透。惟雞子殼及葫蘆盛之不出。雷公云。是酪之漿。凡用以綿重濾過。於銅器中沸三兩沸了用。食療平。主風。通潤骨髓。性冷利。乃酥之精液也。聖惠方。治中風煩熱。皮膚瘙痒。用醍醐四兩。每服溫調下半匙。食醫心鏡。治一切肺病。咳嗽。膿血不止。好酥五升。鎔三遍。停取凝。當出提出醍醐。服一合。瘥。又方主補虛去風濕痹。醍醐二大兩。煖酒一杯。和醍醐一匙。許服之。紹興本草牛乳與酪酥醍醐皆出於乳。蓋分而造之。稍別。然精粗少異。其實一性。皆微涼無毒。是也。乃世常食之物。但論有益無損

則可。若恃以起疾無驗。擾羊乳者。性溫無毒。但食之。頗能發痼疾。杜工部詩醍醐常發性。釋經言聞王法與醍之味同。人云醍醐養性令人無妬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笠仙仙液養醍醐。甘露香融蓋玉酥。玉食自推天上味。八珍誰更數淳之熬切母。音模。周禮八珍。一曰淳熬。注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弧

洪武正韻洪孤切。木弓。易弦木為弧。古史黃帝為弧矢之利。禮記桑弧。左傳桃弧。史記檿弧。許慎說文弧从弓瓜聲。戶吳切。顧野王玉篇戶都切。張參五經文字從瓜。司馬光類篇又汪胡切。曲也。周禮無弧深。杜子春讀載侗六書故考工記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弧弓亦然。康成亦曰弧木弓也。引之中參。謂倨句如三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弧俗弧正。楊桓六書統匣毋循。統聲弧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淵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借往體寡來體多曰弧。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聲弧。

弧 張納碑陰　弧 魏大饗碑並漢隸字源

篆書 弧 徐鉉篆韻　隸書 弧 陳球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行書 弧 米芾　草書 弧 張錦 漢　弧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弦木為弧 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先張之弧 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謂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之極。不無所疑。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三實無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許

設弧 禮記內則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注云弧者示有事於武也。書林事類賈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冒禽獸。

縣弧 禮記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註云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桑弧 禮記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待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唐白居易詩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

五方弧 小學紺珠東方弧以梧。牲以雞。南方弧以柳。牲以狗。中央弧以桑。牲以牛。西方弧以棘。牲以羊。北方弧以棗。牲以彘。

象弧 周禮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注象弧象天工弧星。弧星有枉矢。象弧所以射慝。謀旌枉矢。狀如流星。地行有毛目。並考工弧旌枉矢

以象弧旌

桃弧 左傳昭公四年。天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祭寒而出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又楚定王語右尹草曰。昔我先王僻居荊山。惟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史記楚世家祈父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淮南子萬畢術曰。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

檿弧 史記周宣王時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注山桑曰檿。弓曰弧。箕木名。服矢房。賣檿弧箕服之人。得褒女為夫婦。後以獻幽王。贈罪為褒姒

蒸角之弧 太平廣記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心

反噬彎弧 南史梁本紀論曰。武帝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

發弧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天弧 漢書楊雄傳校獵賦曰。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天象列星圖。弧九星。在狼東南。謂天弓也。主備盜賊之事。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相。天下兵亂。宋王珪華陽集賜宰臣韓琦已下賀老人星出現批答。春乘歲兇。當中氣之末。分星直天弧已高。芒之在夕。載考常占之度。實為禎吉之符。

攙狼弧 史記秦紀。呂政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代。佐攻驅除。

星孛狼弧 東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冬閏月。有星孛于狼

天狼威弧 漢書楊雄傳河東賦有曰。棹彗星之流旃。攫天狼之威弧。注。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詳本傳

短弧 西漢書五行志。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詳蜮

箶

洪武正韻洪孤切。箶簏箭室。顧野王玉篇。護都切。竹名也。宋重修廣韻。戶吳切。丁度集韻或作笒。楊桓六書統匣母箶黃吾切。竹胡聲。箶叔笒。或从乎聲。笒。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宇滲悖義。翻同上。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箶

篆書 [篆] [篆] 並六書統

草書 [草] 鮮于樞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 六模

湖

洪武正韻洪孤切。說文大陂。許慎說文。湖从水胡聲。揚州浸有五湖。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戶吳切。顧野王玉篇。戶徒切。徐鍇通釋。湖猶都也。五湖一名具區。其派有五。故曰五湖。或云以其周行五百里。故曰五湖。此失之甚大。雲夢澤方五百里。可言五澤乎。或引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一湖中戰。故曰太湖自名五湖。蓋五湖其都數。若言兩京五都三秦百越。但舉南都亦可言五都。豈使謂其總舉太湖。故在五之中。故云五湖。便可與于魂徒反。戴侗六書故。水所鍾大浸也。大者洞庭震澤彭蠡。郭守正紫雲韻江廣曰湖。楊桓六書統匣母湖胡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周禮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為五湖。酈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大湖為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為五湖。史正義云。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二說為近。又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在巴陵郡。又宮亭湖。即彭蠡澤。澤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今鄱陽湖是也。又州名。古防風氏之國。春屬會稽。隋置湖州。以安吉州。宇滲傳義。弘孤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又州名。因水命名。韻會定正。匣模切。今地理稱湖廣湖南湖北者。皆指洞庭湖言。而宮亭彭蠡彭澤則皆鄱陽湖之別名。字切匣模匣形賢湖。

篆書 [篆] 徐鉉篆韻

隸書 湖 華山亭碑 湖 樊安碑 湖 北林別碑 並漢隸字源

書 湖 顏真卿

湖 蘇軾

行書 湖 王羲之 湖 王徽之 湖 歐陽詢 湖 顏真卿 湖 黃庭堅

草書 [草] 黃庭堅 [草] [草] 並張錫溪 [草] 鮮于樞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注。在吳南。正義謂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又云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史記太史公曰。上姑蘇望五湖。正義。五湖者。連太湖。在蘇州西四十里。又曰並又應東宋五虎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秦張勃吳錄。又曰夢吳貢陵香為五湖。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或說以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為五湖。案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耳。或

說非也水經注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經緯五湖范注太湖也國語曰越伐吳戰於五湖范蠡遂至五湖而辭越虞翻曰是湖有五道韋昭曰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員五百里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名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三山湖又謂洞庭湖楊脩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胸乍離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滿波相逆言湖之苞極也虞仲初楊都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之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河五湖注韋昭曰貫一湖今大湖是也在吳西南蘇州府志五湖者太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水經云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云太湖中有苞山湖東有峯蒨山去太湖三十餘里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又云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唐志太湖占湖宜常蘇四州之境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中有山七十餘所其水原自西南接納長興等縣上流諸水以入吳松江又東流二百餘里以入海（祥符圖經二百六十里）諸書所引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子又云范蠡滅吳遂至五湖而辭司馬相如賦叙上林諸水云丹水紫淵灞滻涇渭酆鄗潦潏入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按括以大湖為太湖且云相去數千里何緣相涉蓋誤讀大為太耳水經又訛太湖為洞庭揚州記亦云太湖一名洞庭蓋洞庭山在太湖中耳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水經注云洞庭陂也而岳州集古今題詠判石龕于岳陽樓上如吳中皮陸唱和蘇舜欽笠澤洞庭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多傳會也沈存中論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遂為北江入于海此皆未詳考地理蓋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木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徑徐州入海全無交涉尚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之原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則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其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存中之言如此或謂三江既入入于海也意存

中以三江之水未入海則震澤壅滯既入海則底定耳或謂揚州水患既平三江入海無汎溢之患震澤定有浸灌之功非此有所入而後有所定也（互見三江說）郟子高水利書太湖積十縣之水一自江南諸郡而下出獲阪重積閒當其衝滌積貯溪澗奔湍迸遶至長塘湖又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邑皆有山原併會於宜興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天目等山泉流而下抗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趙彥衛云太湖上原有三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為金淵即子胥沉金之所至鎮江之金壇延陵為長塘湖至常州宜興武陵晉陵為滆湖又自宜興環無錫平江之吳縣吳江湖州之烏程為太湖又東為松江其二自寧國溦嚴界聚上流之水下杭州界合臨安之新城於潛昌化等縣水入江派橋運河北自湖州市入大湖其三自廣德界聚山北及上原水下入宜興安吉長興等水以入太湖由松江入海（安衛人治此三原為南貢三江九林）舊志亦云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溪水並下太湖五湖別稱見於傳記者寰宇記引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後漢馮衍傳注引虞翻說太湖有五曰滆湖洮湖射湖貴湖與太湖而五皆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名水經引地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為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注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為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滆湖（史記正義五湖亦同水經）（九曰五長瀆即太湖熊說河口當作湖口別有沈撰）梁大通吳郡水災議瀆大瀆以瀉浙江豈長瀆大瀆皆指太湖而言耶寰宇記又引韋昭三吳郡國志游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為五常州志引韋昭說胥湖蠡湖洮湖滆湖與太湖為五劉芳實續史職要太湖胥湖蠡湖洮湖滆湖為五湖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岸五灣為五湖菱湖在莫里山東周四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南海連各周四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東南岸樹里西北岸長山湖周四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口闊四五里東南長山南即陽村西北連無錫縣老岸湖周四一百九十里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西亦連太湖史記正義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則江湖通為笠澤矣吳郡志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

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句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大德毗陵志通典注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今太湖占晉陵無錫宜興三縣界去常州路郡治東南一百里南從湖州長興界入宜興界行八十二里入晉陵縣界行十八里入無錫晉陵兩界兹行四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至平江吳縣界爲山北沿湖屈曲凡經常州界總一百四十八里五十步按越絕書云太湖週廻三萬六千頃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區注云太湖是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張勃吳録五湖者大湖之別名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以別之爲五湖韋昭爲近輿地紀勝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也書傳五湖之名各不同圖經以謂一曰貢湖二曰游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酈善長以謂長塘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陸士龍贈顧先生詩云我家五湖陰君住三山陽風俗通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又曰都湖曰流瀆四面所限都也敏求職要湖州烏程縣五湖秦胥蠡又曰菱湖洮又曰游湖滆又曰貢湖或云滎湖通五水是爲五湖名義殊世稱五湖又各別鄱陽饒州太湖蘇青草洞庭皆在岳州丹陽蘭湖脈分邑呂氏春秋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淮南子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東漢書班固傳捐金於山沉珠於淵 注陸賈新語舜弃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泉一作川以塞一作杜邪淫之路 吳興志五湖在吳興縣東南七里曰五龍湖在西南三里曰姚湖在南九里曰漢湖在北二里曰西畝湖在東二里曰四龍湖皆有灌溉之功四龍在能清觀後吳越武王以望氣者言山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鵠飛起煙雲消然化爲四龍因以名湖 又五湖在紹興府諸暨縣南一里 又五湖寰宇記云晉陵無錫兩縣中分湖爲界南徐州記云無錫南三十五里有長渠南有五湖向南又有小五湖非周禮之五湖也張勃吳録云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欽州志五湖在州城外江岸上有亭其湖有東西南北中凡五故嘉祐八年置陶獄有亭越住山水之司寧國縣志五湖在縣北四里貴城鄉源出於潛千秋稻田滸公山北沿五湖山之右故以五湖名之北流五里合千頃溪入宣城以達于大江高郵州志五湖去城六十里東至沛城村北至平阿兩伍村並陸路往北阿鎮至天長縣圍城鎮及盱眙界南至創江湖東走梵社湖紀勝引舊圖經云去郡城六十里山谷黃庭堅詩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將之奇詩三十六湖水所滙其間尤大爲五湖唐李紳詩泛五湖故謝惠連 范子蛻冠履扁舟送宵漢嗟予抱險艱休傷維瀰漫窮通泛濫勞趣適休旨旦浴日盪層空浮天淼無畔依灘落葉聚立浦驚鴻散浪疊雪峯連山孤草崖斷風帆同巨壑雲蟲成高岸宇宙成東西星辰沉紫煙霞生㵎洞遠日吐青熒亂宜徑問津迷休爲呂梁歎漂沉身詎傒覆溺心長判胡越那與鄉嬰童反爲說依稀占井已驚歲同總鶴衆悼未宵分雉舟方日盱徽斯濟川力若鼓凌風翰易伊當悔遊臨深罔知難王遵詩詠五湖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釋文三註胡曾詠五湖 東上高山望五湖雲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功臣繼踵無 扁舟五湖 種蠡功名士吾評蠡最優五湖足春水一葉寄扁舟變姓乘單舸謝身追意流千金徒鑄象萬里孰馴鷗震澤艫堪膾蘇臺鹿已遊君王既稱霸求盡湯吳謀拙軒老人集詠五湖 鴟夷歸去五湖秋高謝人間萬戶侯卻笑功臣大夫種不知鳥喙可同憂元楊鐵崖集五湖游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峯吹落天外如有酒道人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蚪東扶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枝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聲一夜入臺沼麋鹿已無臺上遊歌吳歈舞吳鈎招鴟夷兮狎陽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卧舟吹鐵箎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戲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窶海盡印山漂髑髏胡爲不飲生春愁先生此詩唯庫有麗逸氣飄飄然在萬物之表真天仙之語也如海盡印山漂髑髏之句使李太白復生不能過也 楊仲弘詩送方韶父先輩遊五湖 蕭蕭吾素髮渺渺泛滄波適眼江山好還家日月多詩名終不朽世事復如何一往五湖上蒼茫問釣蓑

太湖

蘇州太湖蘇州府志寰宇記云在蘇州西六十里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即禹貢之震澤取水常震動之義或曰震東方澤在東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注曰五湖尚書正義云揚州浸藪同處水謂之浸澤謂之藪爾雅吳越之間具區其湖周四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具區者爲之防越絕書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爲烏程去縣五十里旧具卯石仗北古四馬八千頃元一統志太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即古震澤舊經云周廻三萬六千頃接蘇常湖秀四州界圖經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

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其所容者大故以太名焉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郭景純江賦云包五湖以漫瀚吉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震澤也圖經謂之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而又曰菱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之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禀咸池之氣故一水五名又爲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書閒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青霄尚且浴日皮日休詩云三萬六千頃頃玻瓈色跡苓七十二翠翠露寸軟蘇子美詩云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覺吟咸淳毗陵志太湖在縣東南百里源自安吉州長興縣入宜興又八十里入晉陵又十八里入無錫由晉陵無錫四十八里百五十步南入平江府吳縣爲山北湖陵環郡境總百四十八里五十步亦名五湖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浸五湖注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史紀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注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通典注云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鄙九則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與此爲五韋昭則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與此爲五張勃吳錄則謂五湖即太湖周四五百餘里衆說不同惟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南通嘉興韭溪吳興志太湖在郡治之北十八里烏程長興境之所距舊經烏程縣北長興東北皆以太湖爲名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五湖震澤取水常震動之象或曰震東方澤在東也具區者大禹之防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也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悉屬太湖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舊編謂圖湖游湖胥湖菱湖太湖縱廣數百里茗霅衆水入焉越絕書云周三萬六千頃其二萬頃爲烏程顏公石柱四萬八千頃統紀云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兼接蘇宣常州之界臨安廣德之水亦入焉吳興郡圖經云接蘇常秀州之境接秀州之境不瀕湖統記云連德清武康長城臨平餘杭長興晉陵無錫江陰吳縣常熟崑山華亭嘉興海鹽一十五縣水入焉舊編亦從此說非也江陰自陽五瀉堰崑山常熟自吳江下流華亭海鹽水自入海不入太湖也新舊志云古湖皆蘇常四州境爲是吳興續志湖之巨浸曰太湖在郡治北十八里烏程長興境之所距兼接蘇宣常州之界杭州廣德之水亦入焉沿湖之隄多港瀆皆爲

斗門視時之旱澇而開閉焉近世以來漸就湮廢洪武十年春通州將忠贊爲疏導民甚便之無錫志太湖去州西南一十八里自西而北絕州之境四十五里即古具區震澤所謂五湖者是也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具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郭璞爾雅具區注云縣南太湖也中有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舊經云湖內有靈山右北岸二百里其山清秀山中有靈山寺舊屬無錫後割入晉陵南際有洞庭山在蘇州吳縣界產柑橘與瀟湘洞庭等非紅其通寰宇記云太湖從湖州長興歷常州義興晉陵及無錫界今按太湖南自平江長州縣入長興與義興並行四十八里東南至吳縣界自烏山北沿湖西岸東行六十二里又與吳縣爲界沿湖西由越常州界一百四十八里與州之分水爲界占州之新安開化揚名開元富安五鄉由新安鄉爲角溪口自南而西迤邐行至富安之閶江而止爲是州之巨浸西流之水皆會于獨山吳塘滿嶺諸門而通太湖宜興風土舊志太湖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周回計六百五十里三百步南接長興古以義鄉山爲界今以董塘嶺爲界經縣界八十里北入晉陵東際蘭山西環以百瀆在南貢爲震澤在側雅爲具區史記通謂之五湖杜書爲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歎曰又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乃棄官歸國正以地勢湖故也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十道四蕃志云包山洞庭其下潛通瑯琊東武山吳大帝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亡上聞波濤之聲其上長由張公洞入東行從此穴出蓋即林屋洞天今有毛公壇鍊丹井存焉烏程志太湖爲東南藪澤其諸港瀆所以泄上流而注之湖也在縣二十二都至四十一都之境唯大錢小梅二湖口爲最大而且要自昔置巡檢於大錢者貴以二處爲險要之地故特置官以控治之其他滴瀆三十有六舊各置霸而西南山水驟發黃潦泊岸非賴此泄之則平疇皆浸爲巨壑矣舊常置閘以防北風湖泛之患後皆埋廢洪武十五年主簿王福任加濬治既而典史姚華經繼任由是皆疏通云常州府志太湖在晉陵東南一百里源自長興州流入宜興八十里入晉陵又十八里入無錫由晉陵無錫四十八里南流入平江路吳縣爲山陂北陂環郡境總一百四十八里亦名五湖按寰宇記此湖當晉陵宜興無錫三縣界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互見平江湖州又名具區又名震澤又名笠澤左傳吳師伐越敗之于夫椒即謂太湖中椒山是也一云周五百

又曰五湖。揚州志太湖一名震澤二名笠澤三名洞庭新唐書地理志湖州烏程縣有太湖占湖宣常蘇四州宋胡文恭公集論太湖登在祀典奏議　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登祀典而太湖獨不登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無文或秩廢祀不宗其太湖欲乞下湖蘇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取進止許景迂野雪行卷太湖神平水王文　其畧曰爲東南藪而神司焉去歲潦水逆行邑爲沉竈桒麻秔稻之區毀爲魚鱉之宅而邑民之饑寒離散者至今未甦也某來爲邑佐惟神是依視事三日祗謁于廟所祈除穢自今不以小邑爲鄙而丕蒙潤澤之益實民情之公願而非吏之私禱也唐皮日休詩初入太湖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太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瓈色連空淡無顏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踈林七十二嵂崒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暗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坼樹動爲蜃足山浮似鼇脊落照射鴻溶清暉蕩抛擲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瘮瘆討異足邅迴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詩初入太湖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爲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彤敦音對器也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來斗呀谽涌處驚崖萃巘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妥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音閣筆覽見銅闕湖中有崇山有銅闕左右皆蛸撕盤空瞰相礙去勢猶橫逸音闕威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崇氏也五年之太氐代一水五石也又云枕浮玉宛與崑閬匹爾爲靈官家此事難致詰太央乃仙衣浮上之北繞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藏匿魚鳥空聱於庭天肌点之久何當授真檢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譯悉白居易詩送太湖書事寄微之　煙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跳魚撥剌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所見勝景多記在湖中石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上氣已定知同根君一事若應是五宿澄波皓月中宋陳舜俞詩初入太湖　東南有具區三萬六千頃百川之雄偉威池借溟涬玉堂在其下莫知日月永鴟夷昔不返肯顧市朝請素懷逃已勢孤之此方運刺沙出林荒度淺動蘋荇漸盡行漸遠灣轉勢彌迥疑非地可載直與天作境青空四無暮亂山不能屏淼茫白鳥行浩漾好雲影邏呼十槳急眾檝九帆並一紅俱立九帆木風鬪魚尺霽中波有光風後浪猶猛澎湃聞乍偃拖礚內逆首我重覺歸涔此身實萍梗淵神懔寒肌浸氣飄素領觀瀾念往術泯嬰停前青未能追高謝且以卒泯景吟非誇獨清濟乃伐中靜寄謝洞庭君終來老漁艇葛元承詩太湖吟　只飲太湖水不膾松江鱸鱸鮓魚鰕膣水涵天地初千里開鏡奩一色包冰壺日月遞吐吞蛟龍相蟄蟠上接河漢高下連溟渤虛中有洞庭山雲氣相縈紆我來風雪天修鍊汲自如一飲塵混清再飲澆詩書三飲毛髮寒骨次色裏區大禹界至神彷彿來有陰禹古不盡沉禹功常與俱北磵詩集歌太湖送常守王寺丞　伊誰量太湖三萬六千頃天圓數何寬滿湖不唯吟或疑湖底天可田變凡丞聞縣官請況復周家有成法盡底均作八家井辟鵬峽岈俱幽屏藻荇藜爲禾黍賴公田利與私田與坐令廣尚俗化作西伯境野田無哭聲夜枕亦不驚晏眠早作日以寧已輸再輸毋屢征循良在上如西京頓長牙爪俱遁逃　吳江塔寺登閣觀太湖　十華藏海藐涔蹄使作涔蹄爲物移富貴不須開帝網只聞萬頃碧琉璃吳仲孚詩遠山數筆林秋霽閑閒湖波冷浸天晚日未沉風漸起蘆花狼籍滿漁舡陳子尚詩決溝吞吳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東溟天宇浮空闊風帆入杳冥蛟龍成窟宅白浪晚吹腥張仁溥斗野詩叢太湖次韻　曠望極滄溟身疑住帝青風恬波帖帖雲淡雨星星駕艇轉魚戶潛深想貝庭二豪方勸醉爲事付劉伶李和父雪林漱石集過太湖　水面八百里所之惟設山消人名利念出世是非間帆有凌空勢雲無不雨顏何年洞庭上林屋老仙關翁靈舒集水跨三州地蘇州水最多昔年曾爲說今日自經過亡國豈無恨漁人休更歌洞庭山一抹翠霧白雲和大雅集程煜詠太湖　孽擇中流去西風客思催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廻蛟館懸秋月龍宮起夜雷羅纓人不見長嘯倒金壺吳郡志梅堯臣望太湖　東兵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緒星辰淡布螢烟烟沉遠水重霧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胡文恭公集九月十五夜北樓望太湖　雲影消空闊霜華佛杳冥秋光不隱瞞夜色欲迷螢奧氣橫蒼下凉波接洞庭水仙當此夕

應化白龍形羅處約詩題太湖　三萬六千頃湖從海內回還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開國春將盡東溟歸欲速何當酒為雨無處不豐年王之道相山集太湖呈邵公青沈元吉　半月江湖上晚來方得風掛帆誰共快到岸偶相逢可是過從舊都緣吳味同長亭一瓢若觀序意何窮李處權崧庵集次陳叔易太湖二十韻　北客何來此浮生直偶然風颿從禹穴日腳近虞淵漁唱誰能聞鷗盟我不捐燃犀誰可觀擊樹拆空傳釣石溫徐生倚半穩近絲波明疑練安山淨學眉連容上三千頃華嵩十萬鍾可思江柳下祇欠舞衣前鼓桅知無及來查張未綠遠中微隱樹間外寺横吞條紗湘靈是尖借范蠡舡徙帆風作駁駭浪雪盈顛行鶩翔舉起孤鴻杳獨鶩斷崖方怒吼淺瀨或勞牽夜泊星辰逼晴占日月偏幽姿閟蛟室神物護龍泉世亂甘淪隱塗窮枉乞憐渚花迎客笑岸草信人沿頗欲追雙槳無因共兩船時來如謝眺三復有餘妍王達原詩太湖　西南無盡望東恐盡吳郊海近私遥蓄天低不數色蛟能疑自定螟蛉吳令衆逃浦繞分點歸檣路謎指水來潮更闊地遥底宜拗馬截煙難斷風凌浪脊交大橋横作畫別岸缺成文吟恐詩無氣斟憂筆費抄歸輸范蠡伴官許李膺攜去憶心庭鬱歸詩口定說窮何須蹈海來野卜編茅著户生同隱居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　十

民釣自專浪來客覆魚櫂夜停鼓范文正公詩有浪跡山高無風還絲淨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高僧詩集黃蘆一般水翠竹兩三家落日間雞犬荊蔡一徑斜入生處事不欲快捷徑未必通諸礙歸途微作沿塘行觀倒虛空胡可倚浙趙番詩夜來投宿定花浦已晚占風更前邁波濤洶湧勢莫遏顧視吾舟眞若芥是時霜威甚可怖萬師戰縮不可耐患品溺酒浣肺腑問者飢寒失安在自憐不比婁師德未可輕犯無堂戒但搜古語謝江禮恐懼偷生勿吾佐除都官文集太湖一首和姚子張　太湖可漁山可想漁具隱者非一朝醉拍溟渤磨穹霄歌詠周孔追松喬故纖人歸今寂寥秋空浪穩鷗為擾何為不去走市朝況無一萊除廣充嗟哉生事無業翁晏畫吟吟那兒齕啼寒悲飢如鵠鶴古人以此寧折腰歎不歡喜祿下僚渚渚有舊誠不違西風起時心搖搖異日掉臂君可招程公許滄洲塵迹編跳月來渡順風之太湖期以明日與悅齋會　明月伴我酒家眠五更順風催放船月波蕩湖湖欲溢扶桑拏梁半天赤胡山破曉鬱青蒼生覺山與船低仰少年負氣臨湖海老雖欲縮餘習在叩舷一笑宇宙寬笑天邪可差別觀濤颿瞬息幾百里我我閶門尺有咫立胡千古自清風詰朝待叩伏柱史傳麥侍西巖吟橐遊太湖　檜岑僧容過無虹小

泊長橋暮岸東一望湖光千萬頃遂有山色渺茫中船驚宿鷺飛鞋雪信寄征鴻得便風次頁鱸魚供晚酌蘆花叢裏喚漁翁范石湖大全集渡太湖　衰風開雨半晴陰慘澹誰知造化心共命況浮惟一葉計身輕重亦千金紅塵猶道不勝險白浪真真如許深脫得稱山塔禁纜卧聽舊吼與龍吟　又十一月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如竹葉信浮沉科頭晏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楊傑無為集舟泊太湖　匠朝市逐紛華不信湖心有海槎八十丈虹寒臥影二千頃玉碧無瑕古今風月歸詩家多少尊罍屬酒家安得扁舟如范蠡煙波深處卜生涯鈔錄雜詩望太湖　垂虹橋外水茫茫又歷鯤鵬變化鄉船得便風寬客思城留殘照添湖光未輸溟渤吞三島直想虛空飲八荒欲買一樽留月色荷花蕩口借新涼蘇子美集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晚月為清露氣入霄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王黃州小畜集繼羅評事話太湖洞庭之景因賦十韻　忍說十日水鄉遊歸見同年說不休胡問盡疑吞澤國洞深皆道徹蜜州杉松自宿千年鶴橘柚堪輕萬户侯銷夏古灣長積雪隔帆危拉戴縫秋離離黑網無村巷漠漠茶煙出寺樓雲葉擁僧迎蓋峨浪花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　十一

和鷺晨仙舟停古事往八難問錄樂也空水自流明月峰高欺少室桃花塢好似瀛洲許渾有句君應笑依枯無詩我不愁直擬如今擲印去雨蓑風帆伴群鷗張文潛詩太湖上成絕句呈劉伯聲四首　湖北風來吹晚鐘湖邊漁客閑船篷波光不動天光闊更在浮煙細雨中　風蕩雲容不成雪柳偷春色故衡寒湖邊艤子衡烟去天畔青山隔雨看　野岸北風歸客慈浮烟不動雨初收園成野色紫紆岸點破湖光三四鷗　誰道原頭春未回柳梢黃軟凍齊開半鶯臘日崢嶸盡愁問田翁乞野梅　周文璞詩太湖我酒也茂苑我林茶橘柚我堆盤鱸魚我發粗區區為蘋花移去溪上住終當賦歸歟來此卧烟雨王遺士竹林清風集太湖　三萬六千頃浩蕩三州界烟霧四無邊往往出奇偉洞庭相已霧震澤魚極介豈無范蠡舟我欲從公遊楊備詩遊太湖　漁船載酒日相隨短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史堯弼蓮峯集乙丑中秋與川僧數輩自虎丘雲岩絕太湖登洞庭東山曰翠峰四望湖中群山高下出沒如大圓鏡鋪百千萬億青螺髻然瑰瑋絕特盡入眼來之見低風作不能過西山睹林屋洞天之勝然已得其髣髴矣　太湖三萬六千頃如今試吞無一毛目力未應論近遠泰山之小只秋毫　七十二山湖面横横斜

出沒亂青契只鼓亦有釣大奏驚起魚龍舞洞庭　群山相望有亡閒琴
鷁三主常往還不用張帆趁清洪化身先自適西山　孤峯直上歛青眸
山峙西東泛碧流羽水八言三萬里是閒我是到瀛洲　海門湖上東畔
閒海東飛卷呼不來衆將使欲徑浮去無人從我援空回。興地紀勝　沈先
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
魚鄉　梅詢　岸傍高士陸龜蒙家老爲曾微戀釣筒船户平居兩山下。圍
經分截錢州中　蔣堂　鳳翅捲橫五湖上華飛亭此大江心。魚龍淵藪
風月富若比廣寒宮更深　揚蟠　兩岸疑聲雲外合三州帆影月邊歸
欄干倚立秋風早豈待鱸魚始拂衣　周端平許舊望太湖　獨立瀰漫湖
氣中倍饒雲霧香重重直西一道孤光起指點人看是白龍。眼力難窮
遠即登縱睛惟只兩三分分明林屋人皆見不似峯巒只似雲。袁易詩　雪
後過太湖　急槳危艎破曉晴寒流殘雪動春聲。眠沙雙鴨蕭蕭靜。汀渚
群鷗箇箇輕　山陰竹樹洞家久吳苑池臺賦詠闌賴有太湖三萬頃。清
暉揺蕩玉谷寒　虛白異濛鷗叶殘空明眩轉鷺飛還烟波漸遠重回首
始信愁生浩蕩閒　湖面輕波漠漠閒烟中萬叠玉崔嵬若古興盡堪回
棹更欲何時月夜來　胸吞雲夢興徙覺華嵩瀟湘忠已惟安得敵如楊

馬手瀾翻才思賦湖山　張仲實詩太湖晚泛　菰蒲颯颯太湖秋。無限清
風消客愁總爲沈酣類解帶獨因蕭洒更移舟遠山自入青雲去。落月相
隨白水流幾處釣磯曾過眼已將心事許沙鷗　王景初蘭軒集　太湖　自
古東南說太湖扁舟今日適句吳畫中激艇長橋晚鏡裏炊烟震澤孤　蘇
蘇四旁天遠接悠悠一色練平鋪清風不送鷗夷去。長向烟波伴釣徒。張
子淵詩過太湖　漾漾適佗州浩蕩去無所風飄如驚鴻百里已可許天
寒吳江波日落晉陵渚旅懷倏不悅悽悽恨如雨獨夜維我舟三更有鴻
橋。雲麓漫抄遊太湖　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此白樂天守
姑蘇遊太湖詩讀之想見當時氣象絕興初金人犯江浙蘇守移治洞庭
前後守臣孫仲益觀胡茂老松年皆罷守寓彼胡有詩曰蘋風靜碧波沉
畫舸來遊有意深頗覺靈文窺秘鑰更逢道苑寓良金姓名使合聯真隱
出處何妨傲醉吟尚肯光陰貴行樂中原鼙鼓正傷心程禮部集雲樹烟
波浩渺漁村橋里繁環相見三高不死超然來往其間　元宋本至治集雲
巖絕頂望太湖集句　閒雲潭影日悠悠更挽藤梢上上頭倜依無因見
范蠡。夕陽西去水東流　謝原功密菴詩集　韻依雲門中尉望太湖一首
雲門杜節駐西山注目平湖浸兩閒春雨浪高魚欲化夕陽沙遠鳥還

還龍都雖恨天爲界霸國休憑水作關日夜戰舡爭利涉鴟夷何可使伏
閒劉習之詩太湖書懷　清風起平湖白雲生澗陰往時慘不樂羈思苦
難任客于熱中腸浩然懷故林仲夏倏已過草木鬱蕭森萬物欣有托五
主何崎嶔念昔歲首冠自許雙黃金只今墜危塗不如烟際禽山水所素
願利名非宿心何當返故廬嘯傲蒼崖深兩鬢豈長綠勿枉吳霜侵高季
迪缶鳴集月夜遊太湖　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畫
作秋湖如清卓閣月似白蓮浮。萬壑風傳笛三更斗掛舟業應隨鳥散。山
欲赴波流浩蕩吾何適鴟夷不可求盧川張元幹集水調歌頭。同徐師川
泛太湖舟中作　落景下清嘯高浪卷滄洲平生顏慣江海。掀舞木蘭舟
百二山河空壯底事中原塵漲。喪亂幾時休澤畔行吟處。天地一沙鷗。
想元龍猶高卧百尺樓臨風酹酒堪笑談話覓封侯老去英雄不見惟與
漁樵爲伴四首得無憂莫道三伏熱更在五湖秋。耿元鼎胡滿江紅中秋
泛月太湖　問月孟空謫仙去無人重舉蘭臺舊扁舟東興處。留奇語。洞
府初疑仙骨瘦傳前尚變綸巾舞信前身太白尚何疑詞高古　盟復會
倩真侶貴業浪丹楓潸道五湖烟浪勝遊濫滴念我身閒鷗樣度似海山
共去君應許但只愁岳牧要人撐住　潮州太湖潮州府志太湖在潮州

府唐韓昌黎文集祭太湖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
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某承朝命爲此州長
令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某所當率徒屬奔走
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
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祭湖神文　維年月日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兹土以庇
其人今兹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
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
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祭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
脯修之奠祈于太湖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
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
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
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
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脆
利碎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

不臧當治疾怏殛也神其尚饗　淮安太湖淮安府志太湖在安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而接沭陽縣桑墟湖南北七八十里東西闊四十里與海州沭陽三分之一爲界即碩項湖也　浦城太湖元一統志太湖在建寧路浦城縣

鄱陽湖

鄱陽志古之彭蠡在城西四十里水漲之時近不十里湖跨南昌饒州南康三郡之界屬饒州者東一隅爾所瀦之水合饒信徽吉贛建昌臨江南安袁筠南昌南康諸州之派春夏秋汎溢渺茫至冬水歸港道今湖口入江處西北則江漢之瀰派南則鄱陽湖之清漲合流于大江入于海饒州府志鄱陽湖乃彭蠡澤之東南陽延袤數百里隋以鄱陽山所接故名南康府志鄱陽湖在都昌縣東南二十里派經縣治會于左蠡其湖綿亘三百里巨浸連茫中有鳥泊小湖西接龍興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海唐韋莊詩泛鄱陽湖　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隔楚山微紛紛雨外靈均過瑟瑟雲中帝子歸迸鯉似棱投遠浪小舟如葉傍斜暉鴟夷去後何人到愛者雖多見者稀宋徐靈暉詩過鄱陽湖　港中分十字蜀廣亦通連四望疑無地孤舟若在天龍尋收巨浪鷗小浸蒼烟水淺皆鶩長音今已帖然超抃詩經鄱陽湖　捨陸事川程霜天曉色明長波萬頃闊大綱一帆輕靜唱村漁樂斜飛渚鴈鷺雲披

見優閒隱隱豫章城趙渼宗白雲小藁過鄱陽湖　烟波三萬頃着我木蘭船望際疑無地衆中別有天長空孤鳥沒四海一雲連浩蕩平生意南風正渺然江湖續集周何鄱陽湖四十韻　巨浸連吳越高躔直斗牛玄明開別府江伯匯文派象緯元精通神蠢祕恠衆番君號帶礪彭蠡壯襟喉赴際如無地懸嵎急有州津涯迴嶠潤窟宅定剝幽島認瀛鼇戲濤銳陣馬鬼珠跳冷雨駛鏡滑識風收樹帶喬枝隱山餘短碧浮窺覘疲罔象畔睨伏陽侯漾月都送皓蒸雲閒作洶涵濤均藻荇尺長到瞰飫蜃竹晴窪閒龍腥夜拔湫萬尋懸圖玉一帶洞庭秋盆縮知誰紀辰并似力擘經拎封赤鱓庖笑斥求畔獲實狀彝器珍文匠石鑊鷗群馴野客坑埤傲滑蚌罟數崖寒霰櫓輕弩激鋸戟分浮狐湛成訐繞蛇丘絃索延商師醉欔送莫愁陶未識得萊神爲想遺憂端稱潛漫弄非無隱伏搖豆分高下渚韋視去來舟血脈乾坤治痿痹椽倚廖彼韜息壞填碎畧浮溫連女嬋峭棹漁郎笠條融有人事編猿無客傲鶴表質貝窮乾沒睬蘆蘭丙求來拮論沃釜成賡比傾漸衆水杯盂外佗年吐納尤鶴填功木議鰥吸忘慮酬何事輕思淪音防衆未周阽危心骨醉飆泊面頻崖蔽計東梓去何知戲粒遊片帆具捷優焚影轉悠悠早濕鹽缺作古嶪傳呈霜柱魏年勞歎

懟儒子破麓付平頭爲鼓緣草置黃粮爲鱠誅清螺取歸日穩棹馳夫楫

又　鄱陽湖淺東南覺有八曾量三十六萬頃我昔來往渤澥間眇視天漢坎蛙井浪何爲而起於青雲之底日何爲而碎於泥沙之裏太極初分一物無天水相包若雞子揚瀾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與盧敖洗翫穀乎大孤山淺廢藏斫取來楷鼎鐺脚胸中八九吞雲夢似此蹄涔亦何用安得伏意大荒之東東復東指麾魚鼈騎蒼龍泛石湖大全集鄱陽湖　妾愁鴻鴈來決濟魚龍娶雷霆一鼓罷星斗萬里派波翻漁火碎月落村舂意析華已紛披衣揚尚僵立長年畏簡書今夕念蓑笠江湖有佳思送旅百憂集　過鄱陽湖次游子明韻　舂工曉雲無端密大硯囊風不肯收休問覺巖與歎側我今茅龍共波流野鷹兀兀平沙上折草蕭蕭古渡頭滿眼荒寒底處所令人腸斷五湖舟蔡定齋集過鄱陽湖遇便風湖面如鏡音而有作　多謝江神不世情爲憐逐客送歸程一帆風力如飛疾千里湖光似掌平要是吾主仗忠信自然此意格神明反思宦路風波惡屢觸危機吾亦驚抄錄雜詩鄱陽湖　胸次欲吞雲夢澤蕩空滄野艤滔滔䑸鷁自以天爲國蛟鱷同驅海扇濤障日萬艘輕似羽掃天孤島小於臺明當飛步匡山頂俯仰青天視六鰲揚誠齋詩過鄱陽湖天晴風

順　湖外廬山已見招春風好送木蘭橈青天挾日波中浴白晝飜星地上跳萬頃瑠璃吹一葉半昔霜雪快今朝廬陵歸路從西去却哨東帆趁落湖　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蛙浮水上泊舟番君湖風雨至夜半水濟敢自必荀安固所願孤愁知無益暫息優永歎夜久忽自睡倦極不知旦舟人呼我起順風不容緩半萬已湖心一葉恰鏡面仰見雲衣開側視帆腹滿天如瑠璃鍾下覆水晶椀波光金汁瀉日影銀柱貫康山杯中蛭廬阜帆前使豁然地無帶渺若海不岸是身若虛空御氣遊汗漫初憂觸危濤不意拾奇觀近歲六喧涼此水三往返來涉每不寧既濟輒優玩游倦當自歸非爲依鶴怨華岳南征錄過鄱陽湖羣徽訪趙貢元於鄱陽湖之中方及中流風濤大作萬師束手羣徽估然哦一絕而止　北風翻雪鼓雷霆舟子停蘭亦斷魂看我金鱗三十六萬君一躍上龍門　和　爲地波濤怒震霆整延危坐肯消魂來風更駕飛帆去要看夜潮生海門章忠恪公集夜過鄱陽湖三首　風駛帆着月便永仙客來往八月歸萬頃平湖波不動夜深鳴櫓渡如飛　平湖闊抗浪如山今夜扁舟自在還天象水光俱一色此身安渡斗牛間　鄱陽湖面三百里草樹雲山望衷無月夜扁舟行何許一天星漢近相趨元兕德纖

詩數日就淚泥濘至北山始霽春經鄱陽湖　川路遠長林嵗窮千里心貫舟栖港逆纜火出郎深欲雪應消瘴因風忽解陰轉移足清景難定客愁使隱顯前遊山詩集鄱陽湖過彭蠡湖　江村烟樹掛漁蓑湖上晴山疊翠螺四首喚醒塵世疊滄浪深處一聲歌王沂詩過鄱陽湖　東流浩浩遠朝宗聯絡坤維秀所鍾山入斷雲迴白鷹波涵落日見蒼龍英雄埋沒憐今古形勢開張把要衝四望匡廬招五老紫烟晴漲界云松國朝顧祿過鄱陽湖　臨風釃酒酹湖神打鼓開舡發要津雲霧氣蒸迷日月波濤聲撼震乾坤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咫尺南昌城郭近且將雙足洗征塵　又入鄱陽湖口　鄱陽秋水闊無津極目遥觀欲損神南想天王平賊處至今遺廟祀功臣張寧江湖吟嘯集過鄱陽湖　憶我少年時常有江湖志喬易勝緊天下間欲往從之無由致我時特爲朝京來欲然一見心頗開擧頭四顧渺無際但見天光雲景同裒迴南風正高北風止前舡唱歌後舡喜四圍山色畫圖開萬頃波光錦鱗起同舟頗有金谿人佳來鉄笛時相親彈碁數局消白日高歌一曲回陽春誰云客裏多覊愁始信江湖有真樂明朝買酒賽江神盡日閒蓬細斟酌

彭蠡湖

九江志彭蠡湖在星陽縣東南與都昌縣分界湖心有大孤山顧況詩云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舡紊郡國志彭蠡湖周廻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記功焉又有乙烏隨舡行舟人鄉搏飯投之高下不失一粒今此烏沿江靈廟多有不獨在彭蠡湖爲勝章續志彭蠡湖去進賢縣一百二十里瀰茫浩渺與天無際接三州之境東則饒州西則南康軍北則都昌南則本縣爲貢所謂彭蠡既瀦陽鳥攸居者即此湖也湖之水消長有時每春夏之間水漲而湖愈闊至秋冬則水縮俗謂之落槽南康軍志彭蠡湖在城東南爲貢彭蠡既瀦又曰東匯澤爲彭蠡漢志武帝浮江自潯陽出樅陽至彭蠡是也又名官亭湖又名左里湖輿地紀勝彭蠡湖在德化縣東四十里大合江漢細納章貢資爲水之都會湖心有大孤山高數十丈今西蜀德化南爲南康東北爲湖口一湖隷三境焉太平寰宇記彭蠡湖西灣夏秋水漲商使紫紆牽舟備統人力疲勞猶爲西飛灣亦在湖江水泛漲驚波似雪洶涌嘈囋因是名焉又有落星石又有神林灣在湖西北灣中有林木林下有廟商旅多於此阻風波禱廟祈福而獲前進由是名焉又有女兒浦內有女兒廟禱祈亦有靈應即木斛所置記綦淵海宮亭即彭蠡澤也謂之彭蠡湖一名匯澤荊州記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能使湖中分風而船南北同

上宋謝靈運詩入彭蠡湖口作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唐張曲江集彭蠡湖上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泆凌晨趍北渚逗浦已西日所適雖海曠中留且閑逕塊泥良殷多感見乃非一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峯湖心出象類何交亂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孝白詩過彭蠡湖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無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雅豈云清心兔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遥月綠蘿愁鳴猿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煩白居易詩彭蠡湖晚歸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臨此望少有不愁人宋余靖武溪集彭蠡古來險湯湯貢候衛源長雲共浮望極天無際傳聞五月交茲時一陰生颶風土海隅餘力千里噎萬簌爭怒號驚濤得狂勢洶湧恐楚山抗鬱疑夏鼎沸妖樹吐濃煙層臺聳壯嵐奔雷鳴大車連鼓聲粗厲豈識陰陽爭長憂天地閉孤舟一葉輕飄如㫒在纖所以沂沿人未嘗貪既濟逆猶上坂凡順比飛鴻姮直待浮雲收乾坤廓然霽湖光百里平波已連天翠然後撈蘭棹以避蛟龍害進退甘遲留克保無祇悔我願修身者體此操舟態動靜惟時幾畏慎存纖芥跬足雖平易盡心防蹉跌長如履險時終身不危殆楊誠齋詩明發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　衆舡爭取疾直赴兩山口吾船獨横趨甘在衆船後問來風不正法當走山右不辭用盡力要與風相就忽然挂孤帆吾船却先走徐師川詩渡彭蠡湖　沙岸委蛇白雲林逶邐青千山擁廬岳百水會宮庭旋食猶能飯叢祠史乞靈江湖萬里浪政爾片帆經王安石詩彭蠡湖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柁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弃江湖去江湖續集黄國材過彭蠡湖　客子扁舟故里還烟收雨霽出廬灣浮天浴日重湖水鎮浪四風四望山遠樹離離飛鳥外征帆點點斷雲間漁翁活計一蓬底炭次白鷗相似閑王十朋詩彭蠡　千越亭前趙風起湖入鄱陽三百里晚來一雨洗新秋身在江東畫圖裏元趙子昂詩泛彭蠡湖　楚澤匯諸水我船泛其中爲遊襟鷹鶩秋天鷺鳥能方辭康郎曲已

通堂陰東遠與列蒼翠送波除虛空地勢北史非江流正無窮㳂氏得平
土始見神禹功念我行役初履險心忡忡安得數畝田傀耦北山農圃朝
釋奉紅湛游集過彭蠡湖舟中次韻奉簡見心禪師　楊柳青青間櫂歌
東風三月放船過山浮空翠濕烟霧江出大魚吹浪波上跳無因繼萬建
論詩漫自擬陰何同參不負凌霄約清夢時時繞薜蘿　後見心次韻
舟入晚唱竹枝歌百丈牽帆湖上過燕子泥香紅杏雨若花風濕白鷗波
山鉢跡散真吾願歲月遷流奈老何東望龍門九霄上諸天鐘鼓厭藤蘿
張宏江湖吟嘯集　過彭蠡湖　神工疏鑿幾千秋萬頃沖融會衆流波撼
荊南三百里勢吞江右十三州來槎來效張騫去舉
棹凡懷范蠡遊自嘆此身多繫絆何如天地一沙鷗

宮亭湖

隆興府志
輿地紀勝宮亭湖寰宇記云在州北三百四十里有宮亭神能分風上下
劉刪詩云迴流來泒水舉帆逆分風參少游宿于湖邊夢神女遺之以詩
曰閒道文章妙凡下廬山對面可無言來黃庭堅豫章集尋陽志江州德
化縣東四十五里有彭蠡湖荊州記曰宮亭湖即彭蠡澤又謂之彭澤陸
澤左手作圖右手方世人機敏便可爲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
此江津留語同濟僧它日求我於宮亭呼嗟人蓋自有口獨爲樂公不舉
酒樂公千歲湖賓賓白茅編酒巫送迎來轄邑蓋來託宿不聽靈君尊此
屋雄鳴去隨鷗鳥飛老巫莫歆望前歸貝闕珠宮開水府雨棶風簾豈來
處平生來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
靈君如顧倘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一

六模

湖

洞庭湖

岳陽志在巴陵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山海經曰洞庭沅澧之郊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荊州記謂日月出沒其中其廣蓋可知也酈道元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注之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于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蓋此地也風土記謂鼎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而東流今湘源發興安界與灕水分流而北與瀟水合過長沙注于洞庭按漢桑欽傳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楊梅山至巴丘入于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入洞庭湖會于江洞庭南界青草湖又南抵長沙湘陰之境曰瀟湘江口歷黃陵廟前廟不知所始舊圖云漢荊州牧劉表題云湘夫人碑庭有斷碑晉太康九年立額題曰虞帝二妃之碑元和十四年韓退之過而詩焉明年以私錢十萬使新其宇長慶元年又丏石於廟又張愉作記以刻之文在昌黎集中　又東抵鹿角鎮退之嘗於此避風今鎮有戍置官一人卒百人謂鹿角寨　湖中有小山置戍其上曰洞庭寨東西與鹿角相望置官與卒亦如之其前爲洞庭君祠北當江湖之衝小有風雨則怒濤奔激檥舟無所一旦大風揚沙旋從其背須臾成阜高且百尺延袤十里許屹如金鏞屢之蚟浮如不勝步足跡所陷則微風從之旋復如故世謂之金沙堆云昔人於湖中得石刻有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之句黃魯直以爲必子美之作也又沙際有湖曰廟林潭蓋龍神之所居荊州記言洞庭之神能分風以送南北之舟者此也朝廷命神爲順利王廟曰通濟今江湖之濒祠宇相望人之敬之飲食必祭而姓名弗傳蓋龍君也洞庭人祇扁石下曰九馬頭宜春水自東南來注之其源有二一出瀏陽一出平江縣南進新嶠市合爲宜春江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即此地也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唐神龍三年於湘陰又改爲吳昌改置城以界內昌江名之嘗隸潭今隸岳後唐改曰平江　又西北抵大城江口旁有大池岸有芳草曰蘆即古白土又北有君港　又北抵閣子湖瀕湖之八

歲病霧，余多重屋以居，故曰閣子鎮，因以名湖。昔楊行密以木龍鎖舟之地也。鎮有堤曰白荆，石壁潭在其下，一名釣絲潭，其深莫測，夏秋之交，朝夕盈溢，土人以為龍出入其間。此潭多蛟，滕子京作碑堤上，戒往來者使陸行。　熨潭在白荆堤側，自堤口泝流而東，兩山夾之，其中為隘，一溪從左注之，並溪而東一里許，有兩潭，南曰青山，北曰馬公。又稍北復有兩潭，北曰沉溪，南曰櫟樹。其左有山曰爽，左右二水夾山以行，合于其陽，名三汊口。備山東泝十餘里曰梅港，自港而南，或東或北，咯亦山綫，臨湘界也。又數十里，其源出于暮阜之麓，謂之梅山。凡薪炭之屬出焉，其派入于洞庭。　又北為𤃩湖，水經謂之淯湖，亦名乾湖，俗曰矬家塘。唐人趙冬曦曰：𤃩湖者，蓋沅湘澧汨之餘波焉，益水也。淪漣洞庭，瀺灂千里，夏潦奔注則泱為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為平野。按爾雅云：水迭入為𤃩。斯名之作有由焉耳。並湖諸山舊皆植茗，唐人李肇所謂岳州𤃩湖之含膏也。今不復存。湖中有井，唐人稱其清冽，今荒穢不治。其東又為白楊湖，西有佛寺曰雙林，元豐中始賜今額。李頻寄遠詩曰：化石早曾關節婦，沉湘何必獨靈妃。蓋屬意于此。今累封至慈濟孝烈長顯昭惠靈妃。靈潤孝感昭應義濟侯。其廟舊在烏鵲渡，因祝史病之，託神之語以告岳之父老，使移于此。廟有銅鼓，制作精巧，皆為雲雷之文。永慶莊耕者得之，太守李觀設辭以為陸賈使南越時所獻，蓋久失之意，其必此，遂歸諸廟中。或聞初元豐中獲鼓同獲一鐸，以其完好，箪致禮部，鼓既損缺，乃留于此。今亦不存。按嶽典之八綺鼓，其製全仿平王海廣。見諸廣祠宇有之，形製與前說合，今不見。及前千叩擾。所以鳴衣者，圓徑皆七八尺。耕者時得之，小者亦三四尺。坤事者往往市以為玩。鉛山趙氏有二，左右于庭，燕賓合樂以鼓之。　洞庭又北抵太平寺前，寺舊傳以為三閭大夫寓居，岸有石井二，俗號暴皇井。又北至君山藏院前，曰龍潭。又北東抵巴陵縣西，按巴陵本漢下雋之丘，漢地里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界，水經所謂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平康元年立巴陵郡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罔阜，濱阻三江，面有長洲，南分湖浦，東北面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謂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巴陵關。江源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為陵，故曰巴陵。今縣之北州治之南有積土若臺，高與城等，方徑十數丈，卑木叢翳，曰巴蛇冢，謂之巴丘。張燕公嘗登此丘以望墨山而賦詩。此亦有廟，太守敢損毀之。陳公逺吉老集云：蜀相劉巴鎮荆州，卒于岳陽，葬郡西。因謂巴陵。　按章武二年巴卒于蜀，不葬岳陽。前守盱江劉國端云此為

為貢，陳陵與巴吠相望，故以名。　又北為烏龜渡，又北抵叔濟廟，前有秦武陵令羅英於此溺焉，其女眾弟，尋屍不獲，遂相繼赴水以死，邦人表而祠之，謂之羅娘廟。馬氏承制封其姊孝烈靈妃，弟都水使者。元之貞諸云秦有巴陵侯姜叔茂者，種五果於句曲，則其來也久矣。今巴丘地形宛轉三乾，有如其文，即江作字流之類也。　洞庭又北抵曾將軍廟西，初孫權使肅以萬人戍巴丘，薨，因築城以為備，岳人德而祠之。國經云唐太和二年刺史徐九撰文。祠北東抵岳陽樓外，斯樓天下之壯觀也，自張燕公守巴陵名勝，遂著唐之鉅，公莫不登高賦詠，李杜詞鋒固有超絕樓中之句。倍覺雄偉，豈江山之多助耶。　孟浩然詩云：波撼岳陽城，城據東北湖面百里，每西南風濤聲萬鼓，晝夜不息，嚙齧城下。滕子京欲為偃虹堤以捍之，預求記于歐陽公永叔，公為之序，宜書者三，使刻之。文在六一集中。余嘗訪是堤不存，父老云滕即移，遂不果築。然則歐陽子之文殆虛美也。　建陽胡明仲詩云：有時風浪戰城西，何當漁陽萬鼓鼙。抑水岩岩忘堅潤。誰人能續偃虹堤，蓋傷之也。　又抵金雞驛前船場，步有白石，嘗有金雞下此，故名。　自驛以西南循郡城可一二里，冬春水落，鄉人輙夜屋沙上以為市，漁樵畢集，沙中時得銅鏃，多至十數，足以見前代戰爭之衝也。　岳陽井邑，舊皆瀕江，今城西數百步積歲推嚙，父老云舊闌闠在今江中沙場地，祖徙重益，舊額未蠲也。北津舊去城角凡數百步，今通石背，益削江日漱，而南湖水日漱而東也。　又北抵龍君祠旁入于江。　右洞庭湖之東際，以北盡盡于此。岳州志：洞庭西南接景港與赤沙湖通，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般脚抑入赤沙湖者也。夏秋水漲與洞庭相通，洞庭舊有巨蚌如舟，深夜枕展一殼，往來烟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之卒莫能得，近久不睹。或云今在赤沙湖中，南又有御池湖，亦產蚌珠。　西為赤亭湖，本名赤湖，梁簡文大寶二年，湘東王繹使王僧辯等擊侯景，胡僧祐、陸法和擒景將任約于赤亭，即此地也。旁有故城高丈餘，亦名赤亭城。　又西曰紫港湖，今曰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于江，今曰鶴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決口。紫港分派趨西北曰安南港，景港即澹水也，與顏氏港通注澧水，入赤沙湖。　洞庭又西抵烏沙鎮，東小通江，自南來注之。劉備既與曹氏畫湘為界，遂築城為沙，與之對壘，俗謂之金門。　又西南抵漢伏波將軍馬氏廟前，按伏波卒于壺頭，其山在五溪之陽，為今辰水之陰，其水邊桃源，注鼎江，入于洞庭，蓋七百餘里，凡其所經多祠之。　又西

抵臨湖山。又西南抵華容縣前。　華容漢孱陵地也。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大帝分孱陵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今有城高八尺。唐志曰：劉表所築。宋志謂晉武分江安立安南縣。隋平陳，改安南爲華容縣。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大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邑今地。垂拱二年，以武氏諱改爲容城。神龍元年，又復爲華容縣。東南有一城，高一丈，名右湖城。未詳其故。今以爲堰。　洞庭又西南抵大通口。實沅水謂之鼎江。又西南百餘里，上從澧口江，湖水落則見其東南西北。夏秋之交，四顧瀰漫無所不通。爲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元。謂澧會于沅，然後入右洞庭之西。蓋盡于此。元一統志：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南。北連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黃帝嘗登熊湘，張鈞天樂於洞庭之野。王直方云：杜少陵有過洞庭詩曰：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上，收帆長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李希聲得之於江心中石刻。潘子真云：元豐間有得此石刻於洞庭湖中，而不載名氏，或以示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集，而不紀其得詩之由。故錄其詳于此。孟浩然詩：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可憐垂釣者，空有羨魚情。李白游洞庭詩：洞庭西望楚江分，

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孫說詩：西泛平湖盡參差，入亂山東臍岳陽郡。汗漫太虛闊，杜少陵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詩：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尋。夏竦之詩：出沒魚龍聚，飛沉日月連。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楊時詩：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岳陽志作胡宿詩，誤也。陶弼詩：平湖七百里，四壁白波圍。影觸吳天闊，寒吞楚澤微。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檻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記纂淵海。唐柳毅應舉下第，還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毅詰之。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夫婿厭薄。然以至此。聞君將還吳，欲以一書寄托君。至洞庭橘社，擊樹三發，當有應者。毅如其教。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揖水指路，引毅以至其宮。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珪，因取書進之。洞庭覽畢，泣曰：老夫之罪，不謹鑒聽，須臾宮中皆慟哭。忽有赤龍長萬餘尺，擘天飛去。俄而紅妝笑語，中有一人，向面蛾眉。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明日宴毅於凝碧宮。毅辭歸，贈遺甚厚。毅娶盧氏女，生一子。逾月笑謂毅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遂相與歸洞庭。莫知其跡。出異聞錄。輿地紀勝：有江叟者，好吹笛。嘗過樵叟，亦見辭遺江鐵笛無於龍潭，吹之無聲。此準旦去山

藏虎之所。一日攜笛吹于紫荊臺。五日龍上。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子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爲水仙。後不知所終。女于盖龍云。以上語涉神怪，皆出雜志，已削去甚者，姑存一二以廣洞庭之說。　野人閑話記：吳興謝歸耕寄泛洞庭，見君山鶴鵲群集，語答相命，各有稱謂。曰武遊郎，曰阿蘇兒，曰戴蝶兒。或爲鉤弋夫人之歌。後鶴鵲能言其事，經見非有甚異，今附于此。人間寶中有貫知微過曾城夫人及二妃於洞庭。歌曰：黃陵廟前春草生，黃陵女兒蒨羅裙。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歌畢，贈之羅巾丹砂云：巾爲織女所製，丹砂不死之藥。後大雷雨中化雲霧飛去。五代薛史列傳：馬希範，梁楚王馬殷第三子。少而溫雅，稍涉文史。唐同光中，殷遣希範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悄背嘉之。老學庵筆記：宋徽宗末，鼎澧群盜惟夏城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詫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讖云。水利文集：太湖又名洞庭湖，周圍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溢流而下。張南軒語錄：劉共甫過洞庭湖，北風勁甚，濤頭蹴天，丈請禱于瀕湖廟神。共甫叱吏罵浪而渡。先生聞之曰：畏浪而禱于無名之鬼，固不可。然自風沙險，天然豈可抗邪。唐杜工部詩：過南嶽入洞庭湖

（時五月公自岳陽之潭州）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於時陝寇陷）翠牙穿裛槳，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舂生力更無。（地入言來又甚失）壤童犂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與賢傳野同志）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逆夜烏。（沐曰鄂者在江夏西黃鵠磯上是詞求鄂者和近順鄭日說文舳者尾艫者前也趙曰槳當作漿許詩意乃取辞之榜蓋滿有節而將有牙也參衢曰王荊公不作蔣米口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遺死沈湘之間曹公曹操也以舟師敗吳於赤壁趙曰殘孽謂吐蕃也沐曰漢劇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衆之推沐斷臥蘄者恭參入有也趙曰晉書稽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沐曰蘭何傳韓信律反否自月何計謙信為祖使使拜何為相測益封五千戶衛鄰中者故春秋陳侯謂何曰禍自此始矣期君將打不克忠以至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從）斧鉞下，有異棲船過洞庭北風隨與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賈至詩：初至巴陵與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三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水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

孤鴻落葉一扁舟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黄輕舟落日興不盡三湘五湖意何長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孟浩然詩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羡魚情　許棠詩過洞庭湖　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高一作飛恒畏墜帆遠却如閑漁父前相引時歌浩渺間　劉文房詩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萬古一作里巴丘戍平湖此望長問人何淼淼愁暮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没太陽孤舟向歸客早晚達瀟湘　劉禹錫詩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山翠白銀盤裏一青螺　元稹詩洞庭湖　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駕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虞巡竟安在軒樂詎曾過唯有君山下狂風萬古多　白居易詩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千年不壅潰萬姓無墊溺不爾民為魚大哉禹之績導岷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為不訖功餘水斯委積洞庭與青草大小兩相敵混合萬丈深淼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農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嘆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觀遺跡疑此苗人頑恃險不終役帝亦無奈何留患與今昔水涨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滯則為癰疣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流似剪紙決壅同裂帛滲作膏腴田蹋平魚鱉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萬户書我司徒籍　高駢詩湘中老人讀黄老手援紫藟坐磐草春至不須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詩海繪章宋裴悦過洞庭湖　浪高風力大掛席亦言遲及到堪憂處爭如未濟時魚龍深莫測雷雨動須疑此際情無賴何門寄所思　宋趙汝燧野谷詩集泛洞庭　解維武陵岸江肥雨新止桑程趍洞庭勢疾建瓴比銀光吞上下奕摔天與水我乃航其間浣滌稍一葦丈塵貯兩袖到此劃滌洗黄昏打頭風洪波半空起舟子惶衆手謹呼互排抵有蒿無處着有纜無地繫鐵索二百丈牽猫卧沙底進難退不可簸弄任所以巨浪聲洪鍾合力撞舟足一撞心一折通夕不知幾刻刻驗天明狂勢稍衰靡捲索急飛檣半直見涯涘危命脱針孔再生自今始八言岳州程風便五日耳滚滯費半月初意所不擬粉堞俄在眼層樓凡霄峙凭闌歲方路來望畯微難前日我片帆揪舞戀濤衆羊腸百八盤行路難如此今知驚浪上羊腸尚可履在家貧亦好身安門掃軌斜鼻嗤干鵜風波儘千里　張南軒集過洞庭　城頭鷄一號浩蕩風脚回篙師起相呼牽挽上高挽我亦推枕聽波浪聲轟趨聰閘試一覘萬頃銀山閙附大小安生念此一快哉良久天平明已見金沙堆泊舟古廟底喜色動輿臺我行正長是及此歳律催適藉復已補故賦歸去來所父有何忙妙處姑葵個險阻元自平鷗鳥亦不猜萬事有定理渠設費安排明朝上湘水雪意正栽培行矣一杯酒好在故園梅　錢塘韋驤集洞庭即事　日東閃閃下山椒風陣蕭蕭掠柳條湖上晚秋天氣爽樓閣極目客魂消湘妃哀怨憑誰曉楚屈英靈何處招竊祿無田歸未得浪吟當此愧漁樵　浪頭卷白去無垠山面鋪青一色匀氣象清雄無處比情懷踴促此中伸欹危釣艇唯堪望急倖商帆不用嗔顧我遠來非自任也知牽制為官身　洞庭秋四首　洞庭秋旦好餘潦尚儂山日色一竿際波光萬頃閒宿商鳴櫓去夜網俘魚還佳趣知多少漏壺恨思微　洞庭秋晝永氣象生中分吞蕩三江水蒼茫萬里雲君山壓波面民舍傍城垠自昔稱圖畫今焉過所聞　洞庭秋薄暮日脚返瀟濱雲氣天涯赤峯巒水上青歸舟來隱隱夕鳥去冥冥鼓瑟音何在空聞帝子靈　洞庭秋夕爽皎月瑩長空顥氣重湖接清光四望通樓閣雲母扇人在水晶宮勝絶無窮景蕭條萬古同　吕東萊詩洞庭　嘗聞洞庭湖秋至清皎潔往來八百里長風駕明月中有仙人居客顔若冰雪我願從之遊問渠傳寳訣挽冠着霞佩長與塵世別　宋張經岳陽樓集岳陽樓望洞庭　每因蜀水漲横過楚江流氣象吞雲夢波瀾撼夏秋風雲幾開闔日月自沉浮欲濟誰舟楫乾坤獨倚樓　王賞過洞庭雲可有無水風能吞走沙蜻深鳴老蜒飛倦落長鷗地有湘頭尾山無楚正斜人間與天上何處碇浮槎　孫璠湖光集洞庭湖　明湖納宇宙春思滿樓臺沙鳥一行去風帆千里來平生眼今飽落日首重廻會趁江山約還愁白髮催　華鎮雲溪居士集洞庭　險阻三苗左茫洋七澤西山光千疊小天君四無低風便修途近波驚跬步迷誰知魚鳥樂不復恃船輕　屏山李燾詩洞庭　鏡面千頃闊修眉一帶横湖深有龍蟄山靜少人行似與真仙約都無世俗情鳥啼紋叶歌軒樂有餘聲　李曾伯可齋集洞庭口占　舟子有將北風夫不肯南去帆衝急浪古寺隱晴嵐遠渚鴉千百中流鷗兩三短蓬聊徙倚底用客程貪　楊鈞清江集岳陽樓望洞庭　洞庭八百里城上岳陽樓日射滄波晚山涵楚澤秋半生長是客幾度此維舟滚滚東流水悠悠故國愁　岳州志千巖過洞庭湖　不作蒼茫去真成汗漫遊三千僊郎客一枕洞庭秋覓句驚飛處有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絶更上岳陽樓　陸務觀洞庭　雪浪很方作翠屏山欲浮奇哉萬頃湖

看我十丈舟三老請避風此去非汝憂神羽識忠信壯士肯滯留擊鼓催
掛帆揮手别岳州仰視群鵠翔下闞百怪囚衙相有絶地恨不從之於脚
須百斛酒任醉庾公樓　崔珏洞庭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
還樓上北風斜捲席湖中西日倒銜山懷少有恨騷人往鼓瑟無音帝子
閑何是黄昏尚凝睇數行烟雨楔荆蠻　劉公是先生集望洞庭　洞庭七
百里浩蕩敵溟渤雲夢閑其胸巴陵水噴吞東流匯群川盛漲五六月飄
飄浮乾坤倚蓋低几舵吾行衆海闊木見此水闊峡流下衣帶出與畫豪
末高秋卷氣翳雨涯浴日月何得徑寸珠晦明互出没蒼虬蛟龍宅函雜
魚鼈窟太古到于今况潜訊分别風帆引北極波浪限百越國絶南顧憂
獸琛各通達山川非一險此實輔明哲脩笑三苗愚竟爲獨夫滅遠遊世
俗隘偶此耳目豁淅瀝臨清風滂沱灌炎熱蕭蕭霜林暮藹藹芳草歇壯
觀激我懷當歆意復咽寂寥軒轅樂萬古逸響絶慘澹虞帝魂九疑春啼
咮况聞屈賈輩各腸楚漢訣至德無復還後王殺衰缺滔滔史南征辭
抱仍但太胡離云深來秋懷古爲　又張樂洞庭　聞昔軒轅帝時巡臨
洞庭咸池備廣樂南極爆威靈紅樂均夫夏希聲入窈冥江湖亂魚鳥宇
宙激雷霆會有鴻炎舜還令楚客醒遺音不可學迸迸向來溟　億洞庭

少年傔慨輕遠行出入楚越多所經每令百川盡衣帶獨恨岳陽瀧洞
庭方與沉潜侣無地倚蓋回環徒見星始疑上帝限南北恐有渦澤連青
冥西風八月氣寥收曠宇千里令人醒苦爲外境相誘挾欲弃塵世覓
溟當時發狂顛自惟真擬乘興覓湘靈至今局促不如意坐視歲月無
時停涼秋滿眼更多感回首尚覺君山青　陳益稷詩洞庭　洞庭衡風千
里闊催舟折棹須史閒青蛇道士却笑我十年年中三往還輕風飄飄添
一環吟懷浩蕩吹龍闕軒轅蕭吹渺無度萬頃孤月揺蒼寒巴陵城頭烟
浸浸中流引水逆來闞東流到海寧復返澥雪萬古餘君山醒風千夜裂
千闞能堆出没雲濤端湘靈歸珮聲珊珊驚起碧海飛金九王炎雙溪集
知許尉小洞庭韻　古縣周遭臨水涯中有勝地藏幽奇向來墨䆫不領
略付與漁樵輕棄遺我來蒼蝸上其頂憑高小築誅茅茨未能隱去學骨
山且可幽尋如退之炊烟百堵共一市民氣稍稍春臺熙至尊昔爲薊絲
計老令很無桃李蹊解衣一浣三年緇微風碎碎青琉璃魚龍悲嘯吹日
浪烟窩吐辰象翠微湖中一點小君山誰琢瑤琨圖中規米粒一曲聲愚
夾波風駕我兜兜飛遠喚古仙笙鶴來月寒共醉玉東西天高可邀霞佩
去兒女牽衣吾未宜一官但使百像底舊夢欲當將何爲俳佪屈此爲立

斗府亦諷誦淵明詞茲亭信美非我有夢逸故鄉還欲歸　再用元韻
少年耕釣爲生涯早知臭腐空神奇一丘一壑有佳處入棄我取如拾遺
既將敷鶴就斗食小頗序祿多如茨山林背氣今尚在前身疑是王獻之
君王垂拱似虞夏朝野多暇時雍熙公庭日晡晁鶯散花函小穿山徑蹊
隱仙一見即首肯百鍾索酒傾琉璃湖山亦爲開畫圖烟霏空翠供嬉微
如與風度極瀟灑許然衆畫挾規規蒼松脩氣倚風嘯候鳥振翅粘天飛
君山洞庭日在眼不復引領巴丘西急呼弘頌共看語境勝顧與詩相宜
詩成却憶梅子真爲用一官黄綬爲口頭誰是吹笛叟爲公度此瓊瑤詞
喚起群龍出平湖屬渠扶掖從東歸　孫覿鴻慶居士集過洞庭　千尺鐵
山屹嵩華浪湧雲屯天一握榜舟夜傍黿鼉窟秋篆晚入鵝脇社處處入
家橋柑舍竹籬茅屋青黄亞臺殿青紅墜半山兩腋清風茶高架斗羊出
洑帷石走蛟蛇起伏蒼藤挂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衝僧趺下世味絶
諸真躋攀老境得閑如啗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染垣應饒舍　呂蒙正
詩岳陽樓望洞庭　八月寒濤濺碧空片帆隨颶信秋風搖珠直待驪龍
睡莫遣迷津浩渺中　戴良友詩岳陽樓望洞庭　風定空澄氣渾然悅如
太極未分前祇因有浪知爲水若遇無雲總是天舊説君山張帝樂新聞

老木識飛僊而今大洞黄庭客又看題詩記歲年　孔武仲詩五鼓東風過
洞庭湖日高已至廟下作詩三篇　半捲船篷天淡明飛帆已背岳陽城
颯然一葉乘空度卧聽銀潢瀉月聲　北風捩晚漸雄豪推皷卓帆十丈高
高枕底洞庭三百里卧聽天樂響叢嘈　南津澹瀁夜風微旋曉湖靈史
發機想像虚空聞帝樂遶巡波浪壓天圍　三湘路指平蕪轉西射帆爭白
鳥飛却上叢祠薦桂酒荆雲隱隱尚朝暉　張瀘瀟詩過洞庭書所見　瀟
烟吹起岸東西漁子歲舟竹四圍脱下蓑衣揚去雪不教人道釣魚歸　袁
起岩詩西湖綿亘連千里萬古蒼梧説二妃最羨巴童并蜀客飽看日月
去還歸　宇溪陽先生集過洞庭一絶是日社　社風吹雨楚江晴舟棄輕
飛過洞庭萬里湖天天外水君山一點望中青　王梅溪家政集洞庭湖
江山好處木經眼入道岳陽天下無入筆波瀾自今闊胸中已有洞庭湖
離舟便上岳陽樓風定波瀾萬頃秋聞説洞庭通震澤水應先我到蘋
洲　望洞庭　端居泛瀕兩經年不戒瞿唐七月船但得遥從洞庭過安
有湖漲水如天　張舜民畫墁集北歸再過洞庭　我家本住長安陌渭
交流出里陽須信宦遊皆有地千年四過洞庭湖　陳簡齋詩五月二日避
貴寇入洞庭湖絶句　跋發嘉魚千面雷亂帆和雨向湖關何如南北東

西客一聽湘妃瑟来李愿春扣缶次蔂岳陽樓望洞庭　平生指點畫圖有今上斯樓盡大觀山色横鋪青玉案湖光平展白銀盤烟雲變化㸃虵動天地開明眼界寬古往今来多少恨醉餘和月倚闌干宋孔武仲詩過洞庭二首　朝来四境宿雲披漸放扁舟出渺瀰漢漢衣襟和水霧悠悠蕭暮掛天絲波平自喜省書穩風軟翻憂出險遲今夜君山興不淺登臨應及月明時　杳杳湖天極目中波光日景兩陶鎔舟韓蔚步灣環水帆指君山縹緲峯昔日南征期飲馬今朝北去想騎龍歸來右得醉鄉隱顧化春畛萬頃釀劉子澄玉淵吟藁過洞庭　波神有兆報平安半日重湖度不難是艇泝洄風浪息草色就鋪水雲寬晚烟不隔漁歌遠秋月還同盡軸看擺脫塵緣天借便嶷雲深處養神丹岳陽志石廣岳陽樓觀洞庭　洞庭白波如雪山九月顛風初作寒乾坤蕩決漫無際岳陽樓中方好看居人習慣占天色短艇高檣絶行迹一點君山乍有無魚龍作塚三閭宅樓上觀湖杜思生巴陵酒熟肯出瓶傾壺伏飲為君盡醉歌謫仙詩始成二年持節臨荊部扁舟此地常来去今日憑高覺勝絶歸歟真與風濤過白玉蟾詩洞庭　帆腹膨脝飽北風一彈指頃萬山空天無凡鳥層雲外人在孤鴻過影中風世曾遊銀世界飛精後謁水精宫湖神波吏須

相識吾在神霄舊有功乾坤清氣集張泌過洞庭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雖情兩不堪千里烟蕪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邊風送鴈来秋塞澗石驚龍落夜潭莫把離魂吊湘魄九疑愁絶鎖晴嵐元虞集道園遺藁洞庭湖　楚澤吴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間鵠横絶江湖一羽毛羊㵷之陵陽集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談舊事恐傷然誰遣奇觀堕我前驚陣萬屯湖為黑冰贛千尺水皆懸無多風色似天相阿那八家疑地仙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醅緑蟻醉無眠大雅集唐珙道洞庭　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宋本至治集洞庭　單舸荊衡外重湖郎濯來横流歸混合元氣露沉雄莽蒼遺形外鴻荒想像中危檣燕子日極浦鯉魚風岸轉蒼江下灘分曲港通臨深偏浹淨瞰遠訝玄功草碧巴陵道山明帝子宫封劃泰斧合竹淚染雲空綱富儀蠻于樓危祀阿公鬼神專世路性命記篙工落日長沙遠浪平老杜窮艱難徒自壯跋涉欲成翁飄拋古難問蘭若夢暗同中原紆望眼醉語出奇胸歸洛京華客還能詫姆遊　初泛洞庭四首　奈此孱儒眼孔何南條占定一渚蓑北風吹氣三千丈八九雲夢不足多　萬頃晴光潑碧漪岸華汀草吴春時江心小石波濤湧應有魚龍愛杜詩

無住庵中客白頭自憐風雨挈行舟高秋葉下洞庭冷不道離騷語更愁簀齋䔥雲記青年涇陽消息前誰傳停棹欲搽蘋花寄草撲君山水後天涂宋二先生德行藁過洞庭湖得詩一首北歸　惟天有設險湖莫洞庭大雲夢居八九此胸寧可芥深疑乾坤浮寬覺宇宙隘不知開闢来大塊若為載瀟湘灌乎南渺如一衣帶微禦澤岷江來笑彭蠡匯君山横中央當有巨鰲戴不然洪濤間久矣為所破扁舟掛帆席曉發磊石砦箭北南風禾足羚其快舟入袖手開坐閲兩州界及逹巴陵城日始轉檣柿湖神諒衣予濡滯老不耐助之以飛廉送出天險外作詩答神休金玉勝投瀨終愧東坡公傚憂恬百任曹伯啓漢泉集泊舟洞庭感興　洞庭青草映餘暉黄帽停舟與願違倏忽風雷無定在蒼茫天水欲瞑依白鷗浩蕩詩脾爽畫鷁漂搖酒力微萬永鷀鬱氷雪句江南雖好不如歸伯顔九成詩洞庭　鄂渚天開出畫圖君山螺立洞庭湖登樓西望江分楚倚檻東臨水拆吴浩浩海湖迴赤壁悠悠雲氣隱蒼梧人生擾擾成何事却羨沙邊釣艇孤長沿天地間集歐陽玄過洞庭二首　白沙隱隱見金鰲獻閣憑虚結構牢天水深融浮太極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宫深閟寒侵冷蠡緯低無客枕高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符碧盡離騷　媧皇博土鼇塵空

屹立君山面勢雄一畫織圖天地肯九江鯨鯢鬼神功裾飄帝子蒼茫外樂奏鈞天湖洞中顧很當年鄭肯客觀瀾未到楚諸翁滕玉霄詩過洞庭　萬頃玻瓈一掌平倚蓬人去似騎鯨掃除雲霧天無影彈壓波濤夜不聲一翮秋横神鬼泣片帆風勁死生輕詩成不用從人誦伯有蛟龍聽侍驚張伯雨詩洞庭卧遊　淼瀰魚龍戲僻側危鴈宿併吞三萬頃寧不為小曲唯應鷗夷子曾泊西山蘋貫酸齋詩洞庭　北溟魚背幾千里負我大臺遊猶水蓬萊隔眼不盈拳碧落香綃吹不起茜裙兒女怨傷憂遠入不回明月羞寶釵綰髻翠欲流風鬟十二照春秋女媧鍊石補天手手拙石開露天醜墳樓玉宇亦人間直指視君君見否須臾魚去夢亦還白雲於我遊君山吴禮部集洞庭　君山隱隱碧暮洞庭渺渺秋波舊客白頭懷古湘靈莫奏雲和程禮部詩題呂志剛小洞庭　登高望洞庭萬水歸一壑不見沅湘流君山鏡中落誰言宇宙大欲攬不盈握何況洞庭湖如杯杓春酌南觀衡岳早北顧崆峒薄安知蠻與觸不在蝸兩角呂君寒禮部客館曾棲泊閬苦來袁几松檜蔭木葉朝光入蕩漾夜氣混冥漠多隨遊天鵬身跨横風鶴悠然八百里丈室納寥廓戲題小洞庭客生聊一笑藍姓之詩泛洞庭湖作九月二十六日　昔歎杜甫洞庭作壯思高秋動

家廓天風吹夢岳陽樓九月揚帆湖水落東流四望波泠泠遥天倒浸涵滄溟龍堆千尺雲濤白鰲背一點君山青茫茫九氣大無外大澤方知百川會錦浪愁翻澀瀬深黃流怒擘崑崙碎漂吳蕩楚注海門吞雲吸夢移山根東南但見日月出咫尺常愁雷雨昏輕舟破浪疾如箭掛香走謁龍王殿琴高赤鯉有時逢溫嶠然犀那可辨偶然風靜波不喧青銅一鏡磨蒼雲舟人漁子寬寬過斷鴈殘鴉簡簡閒汨羅欲弔懷沙客芳州誰鼓湘靈瑟清淚空餘野竹斑忠魂何許楓林黑古今萬事共悠悠人生有酒且澆愁香檣高蹟得奇觀濯足滄浪歌遠遊酒酣興極忽長嘯祝融天柱廻殘照萬里遥來待望檣六蘇吏掣侍公釣　郭昂詩晚宿洞庭湖　畫鷁銜風力不禁布帆忙不映幽岑鷺濤怒捲千堆雪落日空搖萬頃金當遥蜜光排兩腳龍隨雲影入波心蓬窓此夕同誰語挑盡寒燈慮吏深　王沂詩次仲弟子於俞憲過洞庭湖　黃鶴樓前曙色開呂公磯上首重廻平湖盡處青天出積雨晴時白鴈來千古戰爭餘舊壘百年歌舞廢崇臺昔人總逐流波逝猶想清風被八埏　楊鐵崖集送客洞庭西　送客洞庭西富堆青雨雨隊殿出空明吳城連蒼莽春隨湖色深風將湖聲長楊柳讀書堂芙蓉秋菱漿像入故木休望望欲成往　國朝顧祿詩余過洞庭湖上佩記唐人錢起所賦湘靈鼓瑟詩遂用追和其韻云六韻　楊翰遊楚地鼓瑟感湘靈掩抑風前調凄凉月下聽清歌諧律呂遠響度沉冥貞魄宜幽憤芳名播德馨真疑聞廣樂卻訝在虞廷依舊君山際峯峯一髮青

過洞庭湖　湖上君山萬古青湖中風浪夜冥冥細光一道穿雲去知有神仙過洞庭

過洞庭湖　西來衆水混平湖極目波濤撼地圖海月照空仙珮遠天風吹送客帆孤楚蘭春老傷鶗鴂湘竹雲深叫鷓鴣擬欲投文招屈子九重泉下亦知無

宋李濱老詞臨江僊（洞庭湖懷古）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青草湖

岳陽志北界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舟人謂之上湖下湖杜子美詩曰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者此也湖並暨石山下俗名扁石故亦曰扁石湖湖中有山水落則見其足自冬而春草色瀰漫風行成浪望眼不窮故曰青草湖湖水東抵將軍山（山上有史南遊時將軍祠不詳何氏）旁曰青草寨寨宫一入卒八十八　汨水自東南來注之汨水又名吳昌水其源出撥章之境其陽爲羅縣古羅子國也羅水出焉二水謂汨羅下曰屈潭楚三閭大夫

懷沙自沉之所郡人祠之至今號忠潔侯有贊云唐末有共州平將題詩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日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盧水經故縣自西北來注之雜栖水出幕阜與梅水合自東來入于汨羅其西北曰磯水是出磯石纔水自南來會之紹興中宰相秦檜既殺岳飛忌鄂名與其姓同遂改曰純以此水也木戟後爲岳　其地亦有石瀬上有關羽隨軍助順事相舊圖經以爲當時行軍所置　同爲汨羅西流至于壘石入于湖　又南抵天王祠外云唐人劉山甫領外北歸題其野云敗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夕夢巨人曰我南岳神也何得見譏遂驚覺風濤盡舟不進劉悔謝去其詩　又東北通嘔潭之水與白荊陂相望其旁又爲琴泰潭俗傳柳毅傳書于此　又北通荷塘港又西納石墨溪其水如墨飲之已疾（神農本草有五色石英五色石脂甘仙藥今已改玄石味主疾則其猶也此水亦其沉也）右青草湖之限際蓋盡于此　岳州志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清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王象之紀勝云青草岸上有君山祠亦有青草湖又爲人過青草湖或教之曰過湘君可乞如願客如所教果得如願乃女奴也惟意所欲如願能致之後逆壞中令楚人以九日擊撲呼如願著以此其詳見荊楚歲時記　李德裕集記玄真子張志和漁歌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撅頭舩樂在風波不用僊　李群玉詩云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俱逐洞庭寬　杜少陵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　韓偓詩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　太平御覽青草湖在長汀縣東五十里象牙林深不盈尺廣丈生草四時長青故名運使將公之奇有詩云地無一勺水安得有湖名世事衆如此風波平地生　臨汀志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爲名

陰子堅詩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湖濱杜若香穴去茆山近江連巫峽長帶杖澄迴岩映日動浮光行舟逍遙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唐杜工部詩宿青草湖（鴞曰青草湖洞庭湖相連在岳州）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鳫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隱時回衆見入於湖中種以紋爲衆依之也所謂江湖若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宋黃山谷詩過洞庭青草湖　乙丑越洞庭丙寅渡青草似爲神所憐雪上日杲杲（青草湖一名洞庭湖荊州記云岳青草山爲名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杜

陵是消于關也書用詩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又云少陵野老吞聲哭又曆四年于美自云黃上白陽有白公陽樓下等詩其上水近微詩云縣邦四海山重標日網口煙過新少年少進當如九行矣勿遷留蕉林進

偈偷時山谷赴宜州縣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僚相接前漢外戚傳曰行矢惟猶他之避挽迎留去當經五頃頃六祖日大廣南偈徐角良佛性道世本和南作白雲端集貫云他晚覩見傷岐也是湖南偈徐張南軒集

庚申過青草湖　已越重湖險張帆勝順流亂雲藏野寺橫綢閒漁舟月色湖南好風霜藏晚課未知荒歉後得似向來不

青土湖

宣城志在縣北七十里以湖土青色故名東西長一十里南北衣八里湖水西流九里與句溪合舊經引范傳正宣州記云宣州自爲五湖今蕪湖丹陽湖隸太平州固城湖隸建康府惟此湖與北埼湖存焉

青塘湖

饒州志在餘干縣

青林湖

太平寰宇記在蘄州廣濟縣注水經云江水左傍青林湖即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縣西南流入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饒州志在都陽縣

青泥湖

郡縣志在江陵府潛江縣又武陵圖經在龍陽縣西南

青陂湖

靖州志在會同縣西十里

青山湖

泗陽州志在州之西北三百里

青魚湖

雲南志在寧州一名青魚戲月湖湖尾在本州境

青鏡湖

天台志在縣東南二里

青絲湖

青陽志在縣北二十里

丹陽湖

金陵新志在溧水州西七十里周迴一百九十五里深三丈湖中流與太平路當塗縣分界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九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預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入丹陽湖至今白石之水衝突則三湖泛溢此水本由五堰自宜興縣入太湖今已湮塞故老云當時慮役人侵蝕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浚溉以綱石手如雲渡此湖船乘其景乃依帆截眉直意往來唐李白詩丹陽湖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歸舟歌聲逐流水晉賢曰又龜聚傳曰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本賢曰丹陽湖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本也見拘順風俗以南北分江賦舟風浪以翦牛宋郭功父詩丹陽湖湖光際長天永日微風止笑歌一舟去雪陣群鷗起荷香逆遠秋色壁衣裏試問賀季真何如鏡湖水劉璉自怡集過丹陽湖二首

數朶青山送遠煙一行白鷺下汀洲孤帆影落長天外蘆葉蕭蕭滿地愁　碧樹彤霞錦綉中扁舟搖颺芰荷風多情唯有如弓月照見離人兩鬢蓬金正叔集丹陽湖　島樹壓數雲波光鋪基雪迴浸寒無着千空曉倚月呂又已入周范蠡本辭越扁舟誰與同吉歌幾千闋

丹陂湖

沅川記武陵圖經在武陵縣丹州村廣百餘頃水色微赤故名

絳巖湖

建康志一名赤山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去府六十里源出絳巖山周迴一百二十里下通秦淮石邊古跡編曰赤山湖在上元句容兩縣之間溉田二十四垾南去百步有盤石以爲水疏閉之節　南史沈瑀傳明帝復使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即此湖塘也　唐麟德中令楊延嘉因梁故隄置後廢大曆十三年令王昕復置周百里爲塘立二斗門以節旱暵溉田萬頃　元和郡國志句容赤山湖在縣南三十五里　茅山記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陶隱居曰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東來直對望山　今此湖半屬句容半屬上元舊收歲課錢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敕除放湖條江寧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福祚甘棠舊類鄉今併入丹陽臨泉福祚甘棠四鄉

百姓自來共貯水絳巖湖溉淮田苗下有百堽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數堽西至兩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日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并建兩斗門立碑碣具言周回僅百里州司李差十將丁壽計生徐藏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盧尚書判置湖貯水本爲溉田若許侵耕雖防災旱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溉九鄉田苗九所涉句容上元兩縣若遇今深廣又慮浸毀若遇曠旱之年須稍更增加今且定取五尺水則其不及處且任耕墾種植如有人於五尺水則內盜耕一畝一角推勘得實其犯條人斷遣令眾十日枚本管湖長不覺察亦併施行又據十將丁壽狀盧發亭北邊去岸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盤石東西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簝柱仍仰下縣使於石上磨剷更刻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得輒有截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埂內田多是私置開畝取水溉灌田苗准舊例枚絳巖湖水下秦淮三日取指揮給枚不得專擅開畝取水其湖元有傳食田五十畝句容縣弓量二十畝三十步上元縣弓量二十畝三十步百堽堰與絳巖湖同置絳巖湖貯水百堽堰捺水條大中曾刷

差官覩封赤山湖所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出入，常令湖中積水五尺。其斗門或遇山水權下，高於湖內水面，即須全閉三所斗門，放水入湖，候外溪水退，却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專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九則。右前件湖堰水舊澆灌九鄉田苗，共壹千餘頃畝。伏奉　省符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逐鄉差水濶戶管當，先有條流，歲久去失。續於晉天福年中再興功役修作，經今六十餘年。伏遇明朝重興，添修建造，貯除百里溪汊山源脈，御耕民備供王賦，累奉勑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等，差兩縣官員置造斗門三所，計用壹萬柒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埂，并百堤堰，共計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工。衆議重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遵符條，如前伏乞員外尋慧特賜判印，指揮永為澄據。建隆查貧外，乾德伍侍御，開寶王司空，閤侍御，覩司空，盧司直，林員外並判，執條常加束轄。慶曆三年二月十八日，葉龍圖知建康府日，於古來舊斂處置立大石柱一條，將湖心盤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為定則。　樊珣記　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瓲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翠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蕃前脈，利農為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荒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賓溢孤

滿，莫植稅稻。剝極則貞，候歛而伸。大曆十二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罷勞，一作人。止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謀，將圖永逸，匪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庀徒撰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鍤，周匝百頃，一作里。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為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速。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洎成輿區，頓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為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參稱鄗白，漢歌邵杜，皆謂是也。每商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鋤鑠連阡，莫觀於耘耨，我則煞波奫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鬼鴈，泳中流之鱸鮪。横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嶺，憧憧是造，行李實獲於蔭麻，詠歌或積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樹，仍以林堂，比而莫文，翰墨奚述。大曆十二年十月三日記。右丹陽絳巖二湖，雖在外縣，以其利民者廣，故充志之，尤加詳焉。句曲志：在縣西南三十里，灌溉句容、上元兩縣田五萬畝，舊收歲課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勑除放。湖一平人無湖泉上本縣雨澤注四畔

赤山湖

一名絳巖湖，句容新志：江寧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泰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福祚、甘棠舊額九鄉，今并入丹陽、臨

泉、福祚、甘棠四鄉百姓，自來共貯水絳巖湖，澆灌田苗，下有百岡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數堰，西至兩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日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續被湖上鄉老王陟、徐璹經本州論訴，稱其湖周回八十里外占奪百姓田地。縣司引上湖下鄉老吳翼、吳豪論理。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并建兩斗門，立碑碣，其言周回僅百里。州司尋差十將丁籌、計主徐崴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盧尚書判：置湖貯水，本為溉田，若許侵耕，難防灾旱，實為蠹獘，又累爭論，此度若更因循，他日終多私競，乞詳裁斷。乃詳廬評事，據湖上鄉老及湖下鄉老等訴狀，一一詳斷，使之得所，必可遵行。盧評事判云：曾告論黃城塘本非百姓田地，迨捻量且與湖水通連，足見事情，豈得占吝。湖下人戶怠慢不專，久利膏腴，潛埤耕墾，又去相競，又云八十里為界，百里周回，恐是兩偏。今據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浇九鄉田苗，若遇今深廣，又慮浸毀，若逢曠旱之年，須稍更增加，今且取定五尺水則。其不及處，且任耕墾種植，如有人在五尺水則內盜耕一畝一角，准勑得實，其犯條人斷遣，令衆十日，放本管湖長不覺察亦并施行。又據十將丁籌狀，盧藝亭北邊去岸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盤石

東西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察柱，仍仰下縣，使於石上磨刻吏判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得齒奪。其王陟、徐璹不思所佃本是侵耕，故有論列，務於已私佃，年久多違，篡識並放科責。其吳翼、吳豪無過，亦請矜放。尚書判准斷立五尺水則，碑碣見在。　一載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埠內田，多是私西取水澆灌田苗，准舊例放絳巖湖水，下秦淮三日後，三埠人戶連狀經縣取指揮給放，不得專擅開函取水。　一其湖先有停食田五十畝，句容縣弓量二十畝三十步，上元縣弓量二拾畝叁拾步。　一其湖合貯水五尺，則外有湖西北角絳巖山東腳下古石湫，禁放出水，修作百岡堰，畢工後，如田土旱涸，請連衆狀，經縣取指揮，准舊修，取車步湫，給放水足，即須權時修掩西斗門，橋上子堘，如過要水，即開子堘百岡堰。　一其堰自吳赤烏二年，與絳巖湖同置，絳巖湖即是貯水，百岡堰即是捺水，水濶七鄉。絳巖湖水上接九源山，下通秦淮江，如遇天旱少水，堰長先經本縣陳狀，集七鄉人戶，并工修作，畢工後，衆戶連狀尋經本縣，取指揮，方集衆戶，開放澆灌田苗，水足，依舊掩塞。　一其堰開放湖後，忽過天雨泛漲，即仰堰長臨時酌量開泄減放，若水勢浩瀚，即須全開，不得有傷田苗。　一除七鄉水濶外

其連接溧水等界入戶即不食此湖水利仰不得私相取水澆灌田苗
一其邊界有古逐堰舊來集側近承潤入戶修作逐年差八看守若不因
天雨山水擁下不得輙令其水透漏如有鄉老及湖堰長廵檢見得似有
水流去處具看守人請依元條科斷　一其堰逐年修作澆灌田苗成熟
之後衆戶連狀經縣取指揮於穩便處開放堰內積水不得傷諸鄉田苗
赤山湖一條大中曾別差官親到湖所再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出入
當令湖中積水五尺灌溉句容上元兩縣九鄉人戶田苗上供王賦　一
其湖西側去大路一百餘步有盤石一座則水深淺令衆戶於石畔人立
杉木望柱一條長一丈七尺標記水則其石上水深一尺六寸五分即是
五尺水則方始可以灌溉兩縣其望柱勒近地保社人戶日夜邊攔常失
林簿遞團者管如水過則即仰削長甲閘減放不得輙令湖水失其元則
一其斗門或遇山水擁下高於湖內水面即須全開三所斗門放水入
湖候外溪水退却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專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元則
一其湖埂從西石湫并子埂及東斗門大埂上兩岸栽培楊木仰湖長
逐日管押守宿人戶看管不得許令斫伐并牛羊踐踏　一湖堰上椄崇
德上容福祚通德等四鄉除承潤入戶間用功修作外恐有無知人戶不

施功力輙盜水利灌溉一畝一角兩岸入戶廵檢似見車步踪跡就所在
保社勘驗申舉　右前件湖堰承舊澆灌九鄉田苗共一千餘頃畝伏奉
省符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逐鄉差承潤戶管當元有條流歲久去失積於
晉天福年中再興功役修作經令六十餘年伏遇明朝重興添修建遣貯
捺百里溪汊山源賑卹耕民備供王賦累奉勑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
等差兩縣官員置造斗門三所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埂
并百岡堰共計三萬三千六伯八十工衆議重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連符
條如前伏乞貟外尊慈特賜判印指揮永為證據伏聽處分建隆三年三
月十八日大田戶唐韜等陳請查貟外判執條常常嚴加束轄乾德三年
三月十二日伍侍御判執條開寶二年十一月空日王司空判執前凡為
據閼侍御魏司空盧司直林貟外並判執連前判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十
五日赤山湖團首唐韜男霸在縣陳狀知縣事兼兵馬監押廵檢衆播給
據慶曆三年二月十八日龍圖業直閣知建康府日帖句容縣本縣尉并
句容知縣所申告示赤山湖都團任據等一依逐官所定依舊以盤石上
水及六寸四分湖心水深四尺永為則例及移新湫却於古來去處安頓
仍勾集承潤入戶開掘古湫上下闊四尺以來仍舊通放湖水所有打量

出入戶胡真等四十四戶佃耕湖面田上即仰指揮依舊撿元湖面如於
內有已收條苗稅田土亦與銷破暴仰於古來舊湫處置立大石柱一條
將湖心盤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為定則及將今來行去使帖內指揮亦於
石柱上鐫記號仍使出榜本處曉示食利人戶如團首任據等不依今來
逐官定下水則開放湖水及有側近人戶准前輙敢作弊偷放湖水佃耕
湖池即仰經縣陳論仰本縣收接文狀勾追根勘行遣史仰本縣常切覺
察逐季舉行仍具已施行事狀申府不得違延陶代堰一條三縣交界其
堰約有七十餘丈上下係上場每邊十畝以來逐年取土修作係是佘李
墳吳巷一團專管却與免赤山湖百岡堰逐年修作所有蔡湖三所共合
澆灌當縣田苗其江寧溧水縣界入戶即不係承潤之數其蔡湖岸埂北
畔有絕水堰一條在吳綰田頭又新溝亦有絕水堰一條在吳贇田頭又
墨池亦有絕水堰一條在吳壽隆田頭所有周于湖亦係三縣交界亦不
係江寧溧水兩縣承潤其湖廟前有絕水堰二條湖南亦有絕水堰一條
始莊東又有黄堰一條福祚修作政和二年七月空日團首方安順具政
和三年七月空日權縣事曹宜德任內據楊隆狀本縣湖條內有陶代堰
一道絕水堰六道不係上元縣湖條拘催乞勒方安順添入施行尋勒方

安順供具在前已添入上元縣。錄到湖條記須至行遣。紹興九年三月二
十一日准建康府帖照勘句容縣西南三十里赤山下有絳巖湖。俗稱赤
山湖周四一百二十里上元縣丹陽鄉地遠相接其湖東以南連及東北
莊桃山岡自北以西係湖埂岸分東西兩湫口放水舊有斗門下通秦淮
河自河以南連帶湖上盡屬句容縣臨泉福祚上容崇德通德五鄉秦淮
河西係屬上元縣丹陽清化兩鄉已上南北兩岸七鄉四十二埒入戶全
藉湖水澆灌田土古來於秦淮河下口十三里攔河置百岡堰父老相傳
句容上元兩縣水利八戶准排堰長二人看守及置團首二人掌管湖水
逐時興葺岸埂固護湖水輪轉交替如遇天旱年歲要水灌溉田苗兩縣
團首商議來放水前堰長先經縣陳狀集水利八并工修作百岡堰填斷
水頭再經縣過狀方始放水湧入百岡堰次弟散水入湖下七鄉四十二
埒。澆灌田苗水足依舊閉塞湫口其湖上載經新塘有豈三埒。雖是福祚
鄉水利。八戶為是湖上田土邊近赤山湖岸古來只是於近湖埂岸自置
函口。車水灌田舊例放赤山湖水下秦淮三日後三埒人戶衆狀申縣。方
得放水。不得專擅開函取水以此却與湖下四十二埒水利人戶用工作
堰放水事不相干涉元一統志赤山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周二十里。

下通舂淮南史沈瑀傳明帝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即此湖也唐大曆十三年令王昕置此湖周百里立二斗門溉田萬頃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北九十里

赤沙湖 太平寰宇記在岳州華容縣南六十里武陵圖經一在武陵縣見龍陽唐劉文房詩赤沙湖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露水秋水連天闊夲陽何處歸沙鷗積暮雲川日動寒暉楚客來相問孤舟自釣磯宋范石湖大全集連日風作洞庭不可渡出赤山湖 金沙堆前風未平赤沙湖邊波不驚客行但逐安便去三十六灣隨水生滄州寒食春亦到荻芽深碧蔞芽青汨羅水絕動利者獲籠雨來昏洞庭大荒無依飛鳥絕天地惟有孤舟行慷慨悲歌續楚些彷彿幽怨迎湘靈黃昏慘淡巉極浦雖有漁舍無人聲冬湖落盡此變住春潦怒長隨脩呰吾生一葉寄萬木況復搖落浮滄濱漁蠻尚自有常處羇宦方女尤飄零

赤土湖 饒州府志一在餘干縣一在鄱陽縣

赤昄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赤板湖 古沔志在沔陽縣西南三十五里

赤鼻湖 太平寰宇記在岳州橋江縣半入朗州龍陽縣界湖中有赤鼻山因以為名

赤帝湖 元一統志在華容縣。郡縣志有赤帝城三面臨水即梁遣胡僧祐所拯城

赤亭湖 郡縣志在岳州華容縣南八十里梁大寶二年湘東王繹使王僧辯等擊侯景偽其將任約于赤亭即此也旁有故城亦名赤亭城元和郡縣志云有赤亭城三面臨水迤為阻隘即梁胡僧祐所據之城。

赤石湖 宋吳金谿集過赤石湖有感寄獻荊公 重湖邊映日無光雨槳行舟類堵牆向此拖工猶恐懼更堪風駛出蒼煌。雖知行止懸於命長雖憂虞亦可傷白首何時裕僑石從容丈室問空王

黃墩湖 新安志在歙縣西南四十五里闊二十餘丈。長三百步眾水所瀦湖舊有蛟湖側居人程靈洗者好勇善射夜夢白衣道士告曰吾數為呂湖蛟所困明日當復來君能見助當有厚報靈洗問何以為識道士曰束白練者我也許之旦日率里中少年鼓譟於湖上。須之波濤大聲如雷有二牛相鬥觸其一有白者甚困靈洗射黑牛中之。俄而陰晦廓然湖水皆變明日有蛟死於呂陽灘下呂湖由是漸塞。後名其灘曰蛟灘以上蛟又化為本字立天下木業靈洗偶出有道人過其母乞食食已令母隨行至山上以白石識地曰葬此可以驟貴靈洗遂母語之因葬其父于此已而靈洗官儀同封侯宅其湖東二里。南有大葦

可數十圍號千年木鄉人立祠其下墓在湖西北黃半山下云黃墩地廣衍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者相與保于此及事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傍郡今八即靈洗墓處為靈水旱禱者八十餘社靈洗事見祥符經與歙陽公所書依龍公事相類姑載之自餘所灘罹井及所門蛟潭之屬尤怪誕無稽者皆不取

黃石湖 壽昌東在武昌府郡東六十八里周九十五里輿地志云西塞有黃石故石水經云江之右岸得黃石山水逕其北注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

黃土湖 臨川志在撫州府臨川縣

黃岡湖 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

黃灣湖 上虞縣前志在縣西南四十里

黃陂湖 合肥郡志去縣東一十里相連沙湖

黃潭湖 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五十里

黃山湖 金陵新志在溧陽州西南三十七里黃山下周五里餘姚志一在餘姚縣北三十五里周二十八里溉田一百頃有土門

黃顙湖 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七里通新堤下津。

黃蓬湖 沔陽州志在州南一百八十里

黃客湖 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東

黃鵾湖 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永壽村一名鷹湖常有鷹鳥捕魚其中

黃寺湖 淮揚志在江都縣彭城鄉

黃赤湖 赤城志在天台縣東南二十里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毛骨凜凜冬飲則如湯故老云皇祐中嘗有龍出沒云

黃八湖 澧陽志在澧州李渠村

黃渾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黃道湖 長沙府志在長沙縣

黃演湖 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

黃名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馬湖 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青陵村廣三十九里深數丈解者謂湖形類馬而水色白按顏真卿書横山廟漢碑謂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名當始此一曰白馬陵方輿記又稱紀紀陵或純陵過與產菱芡菰蒲翠荇白蘋紫蓴鳥獸舊志及陵旨晉安帝時生千葉芙蓉植滋從種他所輒枯還早練及方輿記承平時郡人春必游之秋為采菱之嬉劉禹錫嘗賦采菱行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綵鸞翔蕩舟遊女滿中央採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緣岸扣舷歸

來共到市橋步行黃聲船萍滿衣裳家家竹樓當門下有連檣多估客賈
勝爲人更無過路人便相思歌盈手祠下汎一水月照孤波白烟起一
四面合此地闢長安北望三千里湖旁有來蘋澗宋柳侍進扶辰作歸老
橋處也湖舊有堤溉田利與鄭白爭比隋刺史裔鞭隨唐李琎皆增築宋
朝守孫存道修之令廢李悅齋皇有詩　白馬湖光綠染衣蘭舟容漾綠
篙飛閑愁不到秋風後聽唱蠻歌月下歸紹興府志一在蕭山縣西一十
四里周二十五里溉田百餘頃一名石姥湖紹興中民泚塘以湖田三十
畝畝入半多稍有首而所歷日如視不可回議矣故一在上虞縣西北夏
蓋湖之南水經云白馬潭深無底傳胡之始塘岸數崩居民以白馬祭之
方成世傳又謂漢縣令周鵬舉後爲鴈門太守志務幽閑思上虞景物衆
白駒泛舟全家隱匿於此故名且置湖門二所及横塘一溝泄水灌溉官
民田上一在餘姚或名漁浦湖惟此湖無別名餘姚志在縣西北六十里
一名漁浦湖漢周鵬舉游而不出時人以爲地仙湖名由此張偶仙軒槀
上齋倉伏論白馬湖土割子　其篇詳白馬湖係上虞餘姚兩縣溉田植
利湖之南還別有一湖名曰夏蓋淳熙中創置北岸斗門二所尚存支流
盡白馬地勢稍高夏蓋地勢就下支流相接步畝寬多夏蓋又管三十六

所水滿正隸兩縣民田非夏蓋之水不足以沾濡夏蓋非白馬之湖不足
以旁及是以兩縣八戶水利所爭必併白馬言之漁浦湖即白馬異名也
上虞陂湖昔之爲田者一十四所管米四千餘斛夏蓋乃居其半今若再
許入戶承佃則是抱納之家不被水利重圍之田未免起催縱不起催計
田若干逐年椿管修築海塘將損去處顧亦可行既是修塘久例可照若
從此請租入反添無補事功徒爲民害止因頑民冒去相其淳上挿以抑
枝少從沃茂膚帶左右因而成田更相傚傚利歸於己執不輸官交淪互
陳主今來已向使湖可成田不當既成而復廢儲水修塘不當在今而方
舉朝省畫降使臺榜示憲司公據皆所以立國家根本之遺爲民間經久
之計也武卿陳公謂府帥夕郎傅公曰曩歲越竟大旱嵊縣諸暨赤地數
百里獨上虞大縣餘姚次之又以其餘及旁邑龜此則夏蓋白馬兩湖猪
水驗矣前人創置斗門規模甚遠斗門兩邊岸石尚固精加修治潤狀谷
閘水勢潤漫日漸月潰自難耕墾或遇旱涸只依古規兩縣入戶尤後甕
溉其閘門扃鎖已照本縣西溪湖例仍嚴立罪賞俾頑民知所畏避不敢
再犯庶幾湖不成田人無爭訟兩縣家患豈淺淺哉某負丞數月推究弊
端瞰陳一得之愚仰玷高明之聽儻專采擇見之施行不勝幸甚伏候台

旨九天餘杭縣八戶狀乞上件湖上屯海侵為元一統志一在泰山縣東
南十里初縣之塘山有王氏鑿之有白馬堰入湖中因名寶應志一在寶
應縣北一十五里西通三角村東北會于運河至黃蒲張偘詩自白馬湖
穿夏蓋湖至後郭塘岸　連日天晴雲送雨群山環繞草相聚湖心波起
小玉山映帶不多添獨嘯十年江湖寄此身每到佳處喜生津豈知某陡
限海水底事毀沏蒜更頼君知此理更休說只緣今日入心別元薩天錫
石林詩集過白馬湖　春水滿剡蘆荻青鯉魚吹
浪水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一點漁燈照遠汀

白鹿湖 鳳陽府圖志在宿遷縣舊傳昔有白鹿出沒其中故名或云白鷺飛集訛爲白鹿湖云去縣治西南一十里南北長一十五里東西闊五里上通小河轉派入黃河

白螺湖 泗陽志湖在州之南一百三十里

白鷺湖 泗陽志在玉沙縣東十五里

白龜湖 泗陽志在玉沙縣姜緣賴要云

白龜湖 鄖縣志在沔陽州玉沙縣東北八里

白露湖 鄖縣志在沔陽州玉沙縣東北九里

白社湖 建康志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周迴十里溉田一十頃

白都湖 建康志在城南七十里周迴八里溉田二十五頃西連白都山

白土湖 岳陽志在青草湖東二湖上流接武昌之水又合司馬武洲兩岸諸谷水而成湖春夏水漲則接連

白沙湖 輿地紀勝湖在興化縣南一十里南充州記云湖岸有白沙故名宋李復民鶴鳴文集白沙湖　閒道沙堤水陷時茫茫無處覓究堤當時爲跡依然在以堅爲隣笑白圭

白泉湖 四明續志在寧波府昌國州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廣三十里猪水灌田源泉汐滿值旱則桔槔湊集舊志又名富都湖

白石湖 樂清縣志白石湖一名合湖在樂清縣西鄉自白石諸山澗壑中淙流分爲東西兩溪源頗深廣出五六里合而爲湖廣三十餘丈名合湖故謝靈運爲民行田白石經詩有云千頃帶遠堤萬里連長汀雖非鄭白渠每歲望康京水行五里至湖頭橋入運河

白泥湖 鄖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南二十里有鼓粧一枚旱歲土人擊之輒應

白澤湖 新昌志在高安縣東門外昔許旌陽濯衣于此其水清澈不受汙濁旱亦不涸

白岸湖 青田志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南四十里縣學座業

白塘湖 長沙府志

在湘陰縣

白水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嚴州志去桐廬縣二十五里上下兩湖大旱湧出白水灌溉周圍田畝居民賴焉武陵圖經志一在桃源縣黃村一在桃源縣烏頭村一在九江府

白蕩湖 安慶府志在桐城縣民池與竹子湖相連之水自東北出張家養接無為界南通長河美膾養東由源子港而入于江

白塔湖 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五十里

白竹湖 桂林志在府西南三十里官道之西闊百餘畝冬夏不涸

白蓮湖 鳳陽府圖經志在靈璧縣一在澧州松滋村

白茆湖 海門縣志在郡伯鎮西南箔荇置斗門一所遇運河涸則引湖水以注焉

白米湖 建康志在上元縣東與句容下蜀村相接地產白水溪湖

白香湖 郡縣志湖在武岡軍武岡縣

白子湖 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永壽村俗呼日白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西

白練湖 瑞州府志在高安縣治後

白蜆湖 輿地紀勝在華亭縣西北七十里

白腸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洋湖 寧波府志在慈溪縣鳴鶴鄉唐景龍中餘姚縣令張碏強修築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陽湖 郡縣志武昌府江夏縣在城東十里其北通江謂之白陽湖

玄武湖 建康志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後湖在城北二里周迴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灌田一百頃　素建康實錄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廻遶殿堂　丹陽記吳孫皓寶鼎年間丹陽縣宣騫之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為黿後湖又名練湖　徐爰釋問曰本桑泊晉元帝創為北湖以肆舟師　大興三年始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立三神山於湖中春秋祠之　石邁古跡編曰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真武湖於樂遊苑之北湖中亭臺四所孝武大明中大閱水軍於湖因號昆明池而俗亦呼為飲馬塘又於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故臺中諸溝水常縈回不息　建平王景素舉兵蕭道成出屯玄武湖梁徐嗣徽等引齊兵至玄武湖侯景舉兵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　鄭文寶南唐遺事云金陵北有湖周回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

間每歲芟藕網罟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諸閣老侍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主聞爲謐衆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為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亦暢平生也　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之者知章爾爲大有慚色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其後稍廢為田開十字河立四斗門以洩湖水跨河為橋以通往來歲久堙塞今城北十三里唯有一池。而它皆廢為田　龍川陳亮所謂建鄴帶後湖為險者今不可以言險矣為形勢慮者盍圖之　熙寧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啓迪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虞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煙繁茂為富者田連阡陌為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為玄武之名前代以為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飢人盡得螺蚌魚蝦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中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無令豪強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後為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緻像貧窮永勒依按此奏狀廢湖為田蓋始於王安石也　增收後湖田租則始於趙善湘田出穀多所利者小湖關形勢所利者大故著廢湖之因以待後湖之入云　宋元嘉十年　顏延年從文帝樂遊苑中觀北湖收田勤苦應詔詩日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帝暉膺順動清蹕廻廣壥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斧互流綴緩代廻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光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見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陵遽取累非纏牽　張九齡詩　南國史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幕下廻僚騎澤傍駐綵斿見鸞宜鳳管荷美闕龍舟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恩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傒江山成易由騎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秦府在館豈隋章留水浹還相閱美歎亦故道雄圖不足問唯想更風流　李白詩　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　唐李義山詩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野亭馬之純詩　萬頃突注水物隈當時於此習舟師長江天險雖堪恃閫外人謀可勿拋莫

使黑龍離舊窟且教玄武入新詞如何人作蓬瀛景時節水遊有水塔曾極詩　當日湖光徹鏡心龍旗鳳吹此登臨而今纖馬迴旋地斜照黄塵一尺深　秉存詩　雷轟疊鼓火翻旗三異翩翩試水師驚起黑龍眠不得狂風猛雨下多時　黄尚書度詩　玄武湖中春草生依稀想見竹籬城後來萬蝶如雲起方恨圖王事不成　萬騎連山渠虎熊千艘激浪注魚龍變遷陵谷有如此應笑銅駝無定蹤南史張永傳永涉獵書史有巧思爲文帝所知元嘉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詳本傳

烏石湖志在武昌縣西五里

烏泝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南二百里

烏意湖金陵新志在城東八十里周迴三里溉田一十頃

烏戎湖餘姚志在縣東北二十里周三十四畝有上門溉田八十畝

碧湘湖宋清江三化縣孔武仲撰岩湘湖錄長沙有碧湘湖昔自馬氏始也僧惠嚴吳人自杭州來依馬武穆王武穆重之一日思歸武穆曰公億西湖即乃爲置寺湖西而闢湖於寺外旁引群山下通湘水其後惠嚴卒於寺至今堂中有真身存焉馬氏衆唐之亂竊有一方侍其兵力北闕爲氏南盜嶺

表遂爲強國武穆始稱王卒傳子希聲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而湖南亂矣希範最爲奢侈事土木作會春園興諸佛廟增賦於民上下彫困是時牙將丁思勤力諫不從遂自殺其無道如此獨武穆守節儉號爲長者待士有禮然絕山障水以奉一浮圖亦過甚矣其父子之所爲豈相遠哉然至今爲湘西之興觀余至真身寺遊遊湖上慨喬木之陰觀魚鳥之樂日暮忘歸感馬氏之興廢而慨然於懷也因錄其本末云

碧浪湖黄楊詩遊碧浪湖簡光高士　浮玉山邊多繫舟菰蒲滿琴動新秋碧天萬里轉銀漢明月一輪當桅樓毋慨塵勞成白首喜從仙御作清遊酒盃來落南風起又掛歸帆託順流

緑水湖輿地紀勝在南安岩數十里間水色深綠可以彩畫舊傳定光佛創院岩中彩畫大綠皆取諸此

緑楊湖大一統志在高郵郡城三十里

倉江湖

朱渭湖郡縣志俱在荆州府枚江縣

繡川湖金華府義烏縣志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數百頃溉田八百畝有畸群峯環列下上翁鬱蒼如組繡故名湖有蓮芡蝦魚之利民甚賴之瀕湖居者築亭樹執花木底春風物駘蕩盛夏芙荷數腔歌艎酒舫四時不絕湖之亭有六南曰會景清暉擷芳北曰清勝繡光附以釣軒而花島柳洲直其中湖之傍又有月巖秋光閣登高臺大觀三年邑官禱雨因築堤以通往來即柳洲造塔徙大安尼寺額史建僧利由是湖之景益勝紹興十三年知縣董熾以爲放生池續志繡川湖已見前志今周十里溉田數百頃蓋衆谷之水所鍾也北堤有橋以受水衆南有二斗門以泄之東渠南行又折而東折爲三以達溪紹興十四年令董熾率民修濬開禧二年丞胡衍復增淳熙四年丞吳沃崇築南斗門以制水而利灌溉宋唐仲友詩衆水匯山麓平湖天宇寬千家連岫嶼十里帶林巒柳表波瀾闊荷衰風月寒吾將乘一棹誰與轉綸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二　六模

湖

東湖

台州東湖赤城志東湖在台州府崇和門外三十步初為舡場水軍營蓋端拱二年張守蔚所建也景祐中運使陂少連廢舡場歸温明二州嘉祐中徐守億徙水軍營入城熙寧四年錢守暄始開為湖時方壘石脩城以水至漂溢故鑿湖以受衆水且以其土陛城之東絶後患焉紹興二十年蕭守振截加脩闢乾道五年尚守均復披故道粉城閫斗門上覆以亭又即故斗門築三閘以通江淳熙十一年江守乙祖亦復脩焉度其地凡一萬六千步中有堂曰共樂堂之前有亭曰流盃皆址于湖心錢守所立水光山色涵映虛曠爲春夏行樂之冠慶元三年劉守坦之易名知樂人止稱共樂也　跋遊東湖記四明佳山水而東湖特專其勝余僑比邑念一遊未遂也一日天台朱君伯賢訪余藍谿上出示遊東湖諸山五記以極登臨覽觀之盛而湖山泉石獻奇於烟雲杳靄閒千態萬狀與夫琳宮梵刹靈蹤秘蹟歷歷模寫隱顯弗遺余得盡讀之而東湖

之勝宛在眉睫若可寘文而默契者殆與愚溪鈷鉧潭諸記馳騁後先宜無愧也若其遇物遣情達生順命抑又過之古今高人韻士往往適趣山水以攄幽發粹蓋將託遊觀以養視聽也君尚友古人清才健筆若此則所養可知矣暇日追勝踐以酬夙昔之懷則是記有足徵者至正壬寅夏四月鎮陽張守正識　予嘗泝洞庭至衡嶽矣顧未適永柳之郊讀柳子遊山水記永柳不遺吾睫會稽四明佳山水予嘗遊焉輒晨出夕返慨不能熟覽其勝以發奇氣殆今未愜也請天台朱君伯賢遊雲門東湖諸記服其善叙山川形勝遊覽意態宛若圖畫後之能圖者藉不即其地按書檗可圖矣豈不偉哉然柳子記永柳山水非其形勝可圖也柳子被黜姑託物以寓情耳朱君以韋布遊名山川心與境會意與趣適故其詞氣清逸有非柳子之不得於物者比也因書于記後善評是記者必不以予言為非是栝蒼王廉識　山水林泉之勝必有待夫騷人墨客之品題賦詠而後顯聞若匡廬見於太白之詩天台見於興公之賦而武夷九曲見於朱紫陽之櫂歌也蓋其勝處多在深僻遐曠絶寞之濱非得好事者杖屨之追遊軺輪之貫識則夫仙蹤佛跡巨靈幽秘亦何由而得傳聞於世耶凡游覽之士又皆即其清淑之氣蘊於胷中者感發而形諸言則其遊也為不徒行矣四明佳山水東湖為最七山之僧坊道觀兩湖之風烟月露前人之宴遊發迹游覽感慨往往有人而未有如吾友伯賢吾姪元法吾門宗器之唱和成帙其記峯巒林薄之尤美朝暮止宿之幽勝又加詳焉雖有不暇至者覽之思過半矣余亦好游者故披閱而序之羽庭劉仁本書　台州府志江沁詩　臨海東城湖氣象清且奇無風綠色淨十頃澄琉璃宋趙清獻公詩過台州公[illegible]巾頂廣軒逢抄秋萬家雲壓接丹丘主人欲盡行人樂更向東湖共泛舟　漳州東湖清漳志東湖在漳州城東朝天門外居水餘千畝下通于河溪流入焉並湖之田歲入以萬計灌溉資之紹興閒湖以旱涸至有請湖為田者守劉才邵倅林安宅復民所請者歸于公瀕河置閘又沿湖築斗門以時啓閉焉有新河閘記乾道元年詔郡國脩水利守何偁蠲民所佃魚蓮錢以其土聚為十洲脩斗門四又於下流復斗門之廢者三嘉定五年倅林潛安宅猶子也謀復舊迹會守趙汝讜莊夏相繼脩水利因故河閘而新之繇是湖水可入湖水不可泄又於湖之傍瀹為渠道閒五大渠一丈有半又以東尚一處舊無斗門蓋以居民連比渠道不通因得民陳濟家空地官將之穴渠穿路築新斗門通舊為十二有記詳見湖志自是而後湖之堙者猶故淳祐

壬寅守黄朴蠲寓公揚士俊孫敏學沒益深築益密而沿湖一帶田得灌溉之利矣湖亭有諸名公題詠獨知龍溪縣林迪一絶推明農田水利之本意　詩云萬頃閑田占得多平堤漾漾接東坡流波散施連阡陌餘事猶堪長芰荷清漳集提舉劉宲同太守遊東湖　兀兀塵編日自迷惟來春色轉芳菲吹嘘氣象湖山遠點綴工夫草木微挐榼不辭傾美酒揮戈寧解住殘暉身閑官冷何欣幸秉燭長隨五馬歸　知州郭祥正題阮希東湖　東湖北激水相通十里荷花半白紅冷艷已能消酷暑暗香時復散清風欲眠別浦無漁艇且倚珠欄學釣翁雲起仙庭飛晚雨洒然塵世出樊籠　又知君儀　海邊避近禁烟時選勝携壺不可遲日射山光如琥珀水涵天影似琉璃鶯隨柳絮翻羅幕人並桃花映竹籬却憶綠槐陰下路曾尋宫葉為題詩　知縣林迪閣伯育承事結綵舟作樂遊東湖戲寄四韻　湖波瀏瀏浸殘春東郭闉闉迴不群閑結綵舟撑碧落更携簫鼓度青雲自憐玉海終無敵却憶瓊漿意未分伯育先寄詩有與君分雨石之語味復難陪空悵望且憑詩句張吾軍　又前韻　東陳君義欲傳聞雕鶚鸞凰果逸群青竹題詩才倚馬畫船椎鼓氣凌雲實心自向明時得樂事應容下客分敲飲會須離玉海背河决勝看齊軍　知縣林迪東

湖。門巷深深過客稀。杖藜閑坐釣魚磯。醉來一枕華胥夢。肯校人間是與非。崎嶇世路苦風波。物外逍遙得趣多。門掩夕陽新睡覺。數聲時度采菱歌。林梢乍過黃梅雨。湖面閑來白晝風。六月遊人不知暑。恍驚身在水晶宮。一曲清歌酒一觴。幅巾林下興何長。沙鷗似覺忘機久。時引新雛過短墻。高下人家繞郡城。隔湖遙認笑談聲。黃庭閱罷無餘事。却倚朱欄看月生。採蓮遊女恨輕衣。爭弄蘭舟一葉飛。過盡綠荷人不見。夜深時帶月明歸。詩壇暮戰兩無雙。分得壺中日月長。只恐明時搜隱逸。不容高蹈老滄浪。又題阮希聖東湖十絶　群山高下浸湖濱。鷺朝霞物物新。驛道更穿東北去。青銅影裏看行人。東湖水似鑑湖明。紅白蓮花自在生。秖有香風吹客至。更無煩暑到簷楹。軒窻特地向湖開。要客登臨共一杯。白鳥採魚常不去。清風吹水等閑來。一軒正在碧湖傍。蓮子枯時荇菜香。最愛夜深鷗鷺散。釣舡明月似瀟湘。門外青山几按橫。卷簾幽坐少逢迎。一鈎香餌看魚上。萬頃金波待月生。一湖綠水當窻靜。百里青山卷箔開。只恐夕陽催客去。不妨幽鳥趁人來。一炷沉烟一按書。怜君重葺紫雲居。溪山朝暮能新美。世事塵緣併掃除。鋤去蒿萊地勢平。閑軒瀟洒瞰東城。湖山變盡朝昏景。只欠青猿一兩聲。誰

知城郭有山林。選勝營居遣壯心。一片遠烟添暮色。數聲歸鳥變春音。仙亭射的閑雀鬼。紫翠飄飄落酒杯。更待春陰須一往。要看雷雨過湖來。

劉浚詩同前題　四面溪山列畫屏。一堂新粉有餘清。湖光隔斷紅塵路。疑在金鼇頂上行。輪蹄白日競忽忽。誰向閑中靜養蒙。珍重先生高卧處。一窻黃卷是家風。兩堤楊柳先春綠。十里芙蓉入夏香。自得湖山供嘯傲。會稽何獨羡知章。福州東湖元一統志東湖舊記在福州東北。周回二十三里。晉嚴高築城日。與西湖同時開鑿。今漸湮塞為民田。慶曆中作記。只曰漸湮塞。是猶有湖也。元和郡縣志云。在閩縣北三里。泉州東湖清源志東湖在泉州晉江縣城東一里許。舊溉民田九千五百餘畝。莫知開濬年月名氏。於郡境諸湖為最大。嘗薛播為守時。已嘗設牐於東湖。以待歐陽詹。時趙昌來閑尚書塘。復芟葑壅塞。幾成平陸。慶元六年春正月。守劉公穎始以錢米并十五禪寺。使募工開濬。助以壯城卒摠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丈。冬復開濬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丈有奇。每丈各深四尺。積其泥為五山。於湖中。即西南隅置斗門四所。以通潮。因以為放生池。歲久浸廢。豪民勢家規請為田。淳祐三年。守顏公順仲按故績。仍畀僧寺濬之。始於附郭。不足則均之旁近。以及遠各視產高下。率以產錢千。畝役

七丈使集傭夫官酬其直。凡浚五萬五十餘丈。積土為三山。中創二橋。復豐澤斗門置水利局。命僧司之。湖有公亭。唐貞元九年。守席公相別駕姜公公輔嘗遊。州人請於縣尹為立亭。歐陽詹記。後人併歐陽宴東湖序刻于石。今存。面湖有亭曰清源勝境。又有恩波亭在班春亭後。慶元五年。劉公建舊有豐澤湖光聚星綠野等亭。今皆廢。顏公既浚湖。修三亭。改勝境曰勝槩。顏公復創二亭。曰涵虛。澄碧。今澄碧亦廢。涵虛民以為公生祠。曹勛松隱集次韻李漢老參政重陽前游泉州東湖　郊亭十里繞風漪。一鑑光涵萬象微。勝址幾年因事廢。遺芳今日識公歸。鳳山前直供晨翠。綠海旁連漲夕暉。少並江湖魚釣樂。綠蓑青笠鱖魚肥。豫章東湖豫章志東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鄘元云。東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迴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平中。太守張躬築堤以通南路。謂之南塘。以潴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元年。太守蔡興宗於大塘上更築小塘。以節水。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多則洩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貞元二年。都督張延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踰塘一丈。觀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護。立碑以誌其事。碑既亡。九年觀察使齊映復加修築。元和三年。

刺史韋丹復建南塘斗門。以洩暴漲。遶湖築堤。高五尺。長十二里。明年江與堤平。無復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韓衢作東州亭記。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虛。乾符中因亂悉廢。今復葺。豫章續志開浚東湖　嘉定庚午湖水泛溢為患。甚於他時。明年春。郡別駕豐有俊深軫民病。請於權府計使胡公其。議所以開浚之。胡公然其請。且就委任之。於是大集土工。并畫棋布。衆力並舉。不踰月而辦。先是湖既湮塞。並湖居者盡以厨廁侵逼入湖。汙穢狼籍。不堪舉目。豐公覩按圖籍。開諭拆除。豪家巨姓不得免。於是浚治增築。湖既泓深。隄亦堅固。沿隄上下植以萬柳。繞湖周遭通以行路。樓觀園圃。左右映帶。四時遊觀。車益相望。遂為江右勝踐。不但免居民淪浸之患而已。尚慮後人各費。無能嗣而葺之者。復創修湖司。撥官田若干畝。專差倅廳收積歲租。以備浚湖之用。輿地紀勝東湖在隆興府。宋景平中。太守宋興宗更築小塘。書地理志云。元和三年。刺史韋丹開斗門。雷次宗豫章記云。水清至潔。而衆鱗肥美。又南豐徐孺子祠堂記云。南昌城西。有孺子墓。小洲上有孺子宅。郭祥正洪州絶句。東湖入望曉波平。蒲葉團荷各自青。不用更尋徐孺宅。編茅猜竹一碑亭。張曲江集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虛

心㴰上善。乘流生清曠。舉目眺悠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晶明晝不違。陰影鏡無辨。晚秀偃芬敷。秋光更遊衍。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羈孤忝邦牧。顔已非時選。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永念出籠縶。常思退疲蹇。歲阻風露嚴。日恐蘭若翦。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罷興還江城。閑關聊自遣。宋戴石屏集豫章東湖 亭亭綠荷葉。容容旱清波。爲見湖光小。却嫌荷葉多。朱晦菴大全集自東湖至列岫得二小詩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淒涼萬古心。 昨日來時萬里陰。長江雪後玉千岑。蒼茫不盡登臨意。重對晴天豁晚襟。趙蕃淳熙藁重遊東湖二首 憶昨追涼孺子亭。再來荷柳競凋零。試當止水憑欄看。我亦鬚髯白數莖。 敝車羸服豫章城。幾向東湖得細行。不但鷗來人似識。白鷗相慣亦忘驚。陳傑詩東湖 重遊如隔世。露雨暗池臺。蓬島又淺水。昆明幾却灰。蒼鵝飛底去。白鴈集何來。萬古南州土。荒祠一遣哀。 黃裳演山集宴瓊林東湖春日 邊暖閒俄寒。妙用向園林難問春意。萬般聲與色。自聞雷使作浮華人世。紅嬌翠軟。誰傾悟天機。此理似韶容可駐。無人會。且忘言閒醉。 當度仙家長日。向人間閒看佳麗。念遠處有東風在夢。悠悠往事桃溪近。幽香遠。謾凝望落花流水。桂花中珠珮隨軒去。還從賣花市。

袁州東湖 宜春志東湖在袁州東城外三十步。至和二年。郡守祖無擇。始於湖上建臺榭。爲遊觀之所。有樂遊堂。廉堂。讓堂。休亭。消暑亭。風亭。月臺。采香閣。采珠閣。北有射棚。南有廬石讓亭。以避濮安懿王諱。易爲遜。紹聖中。郡守易廉堂爲閱武堂。以爲教場。又以廬石在遜堂之前。易名廬石堂。淳熙五年。張公枃知州事。南軒先生栻過之。爲書東湖扁牓。且易廬石堂爲介亭。仍題字牓側。介亭之石。本盧肇家故物也。挺然特立。望之有汲黯在朝。惟南軒張栻取蹇卦六二之義。以題其亭。并告來者共護持之。紹熙元年。郡守黃郡再修。易休亭爲平易堂。采香閣爲浮蔭。消暑亭。風亭皆廢。而爲圓通庵。令僧伻掃洒之責。庵傍創仁知軒。開禧中。郡守羅克開重修。祖黃二守皆有記。歲久湖淺涸。鞠爲園蔬。蕪穢不治。嘉定十三年。郡守滕強恕始命開築。植以芙蕖。恨未能頓還舊觀也。祖龍學集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爲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矜予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盈而甚污。屋雖存而將傾。廼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聞封內之浮屠氏多蓄者。藉其餘什之一。募匠購材。一皆新之。別爲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遊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遊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遊。其東堂曰廉。偃屋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杭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遊之西者。曰遜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遜。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消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絶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墻。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焉。至蓋希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盍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蒞予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辠謫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范

陽祖無擇記。宜春志黃邵重修東湖記。 凡官事創於臆與設而弗治。其差等耳。詁訓州。殊也。殊別於此。綏之齊之。抑思所以悅之與悅之也者。其使由而弗知也。故國有囿。都有圃。圃與囿云者。熙焉乎寓。豈徒爲是將觀已。宜春東湖尚矣。至和中。已蕪没。祖君來一營之。其別今歷歷然而興且廢。其故不可考。頽仆決蝕。存者無幾。豈爲政者不亟。是其力有不給。而物之情循環然耶。唯其地靈而天成之。萬象胎融。固自若也。余始至異焉。暇日一往。豁然心目。是胥樂之地。昔人既闢之矣。余弗力。其往而不復歟。久之以無事。始及郡丞議加葺焉。乃椽乃支。乃瀦乃茸。其不可缺而斬之者不與也。之介之樂游。東西闢兩翼。盡湖之趣焉。之月臺勝觀也。名以語局。曰熙聲。同民志也。表以門扁。增舊堵爲堂三間。梁隙以行。亭其上。堂曰平易。便觀納也。亭曰浮蔭。知魚之樂乎。其北俯秀江。直袁山爲軒焉。曰仁知静以觀動也。執汎掃之。新築所由立也。錙銖之費。不以厲民。官所役卒。亦別廩之。民知余之相之也。觀者闐溢。忻然一辭。夫物莫具美。若或靳之。二華。九疑。七澤。三湘。嶒峍困浩。旁連坤軸。得而私焉者。否也。彼窮土木者流丹散藻。覺棟驚飛。顛擢于闤墻之外。無睹也。今而湖拓宛然。迫而不囂。迥無勤焉。環江山之秀。萃于一覽。曰陂池臺榭。庭宇梁磴之屬。靡不具。而水

石林楙魚鳥菰蒲之樂凡而生聚優游其中皆得而共之夐跡之所歷實
僅有之跪而忽諸可乎哉余既以餘力新之夐新而敎優何坪馬惟來者
知其故毋隳其舊民其迄熙熙然矣豈無所助云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
起工十二月朔記　王雲東湖詩　湖景甲東城亭臺相照清地分春色
早波動日華生絶勝新圖展涵虛古鑑明綠楊煙岸側風約釣舟横　三
月前頭二月天湖亭堆絶富韶妍石形卓𡸁虎蹲岸檣影浸波龍卧淵向
上鮮明花爍錦隨風零亂柳飛綿春來此地堪行樂誰共賞心張樂筵　祖
龍學集李素伯題袁州東湖呈龍學　萬象城東稚入詩半湖雲靄卷殘
輝老龍惜雨慵離蟄幽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水清誰礙濯塵
衣使君公退使游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郡藏好景有東湖誰道
蓬萊遠無路水底芙蓉設托根爭如岸上甘棠樹客來坐見碧波中魚跳
潑剌頳尾露下釣不及呂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饒州東湖饒州府志
東湖在饒州一名督軍湖湖中有洲乃吳芮將梅鋗督軍臺也其水南注
于江唐曹松詩江西題東湖　鑿出江湖思凉多爽氣閒無風觸微浪半
日到秋山客袖沙光蒲舡寬荻影閒時人見黄綬應笑狎鷗還彭汝礪鄱
陽集癸未偕子中都官文淵節推遊東湖分題和子中湖字韻　泛泛林

邊晚扁舟憶五湖丹青難作賦水墨好爲圖龍勢雲長在霜寒草自枯詩
翁足幽興瀟洒在蓬壺　又和子堅同游東湖將至頓小徑行幽草回塘
汎紗秋風波魚自樂芹藻鴈同游暇日容携酒晴天好放舟夕陽歸旆晚
更向水邊留　又楚東湖　草色蒹葭蘆葦中蓮花一片萬枝紅斜陽色
姤波心日細雨香吹水面風澤國地開金色界桃源人在水晶宮扁舟便
好如張翰好在溪邊舊釣筒　番易志東湖在餘干縣學之南　安福縣東
湖輿地紀勝東湖在安福縣東南水石幽勝唐趙居士之故居　武陵東
湖武陵圖經東湖有二一在武陵縣郡城東周數里受白馬湖之派　一
在武陵縣城内東南隅周二里本官棄地勢下瀦水寶慶二年林農丞岳
屬置寨官濬之填窪以種蒔花木荷芰南以城爲堤北接官道散布亭榭
縱邦人遊觀後袁監丞申儒增飾之月魏鶴山了翁記鶴山渠陽雜抄常
德府東湖記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詳刑使者治常
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繕城浚隍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
臨卭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華痠徙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
以寡陋辭東門之衍籍于侯都潴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潰裂壞榴翳所於
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微不究罔蠹弗除溥彼武陵城郭斷跡言坯言林

相彼闤闠彼城之隅有燁其湖頗爲賓佐風氣之猪而是堙阨盡碎而塍
略址賦丈度財庀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郛東西搆修其廣百堵坪原濬深
剔跡沮洳信僵起仆披聾發瞽乃基乃堂攸館攸宇藏之舟木洗洗渠渠
爲梁十所可舟其下更鄭氏樓以門其圃驚橋爲防以泄以瀦以流其惡
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卑跡視淪聽志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書
節宣勞佚聲和氣愉自有宇宙山川與俱奚隱于人今有昔無如民止傳
久畜弗紓靈然陽開何天之衢又如騃孤或豕或豨過雨之吉群陰畢驅
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所發大塗爲闢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己
我室我廬不假外求隨寓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儆宴娛
其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武昌東湖元一統志東湖在武昌府城東
四里湖上有圃爲近城登覽之勝中州元氣集李章東湖曲　武昌女兒
顏如玉夜夜抱寒溪上宿朝來懶上木蘭舟落日悲歌采蓮曲袖中忽惹
藕絲長不與行人繫斷腸情多觸處不稱意沙頭更見雙鴛鴦斜風蕭蕭
吹雨落乍寒不管羅衣薄空將荷葉蓋頭歸揺指鳳凰山下泊家起岩東塘
集只說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說東湖一圍烟浪六十里幾隊寒鷗千百
雛野木迢迢遞去鴈漁舟點點狀飛鳥如何不作錢塘景要與江城作畫

圖頃安世梅叢倦編自笑知州百不知近他池館未曾窺主人正可令爲
客和議初成恰是時草色茸茸花屢屢波光艷艷酒浮卮留連枉是憑欄
久洗得當年了事癡　衡州東湖衡陽志湖在衡州耒陽縣東四里周回
八里深三丈　長沙東湖長沙府志湖在長沙府湘陰縣東又名澄鮮湖
闊可五里受撥水江水入縣江春夏水漲成湖通前湖爲放生池唐百家
詩戴叔倫莫春遊長沙東湖贈辛兗州巢父　湘流分曲浦繚繞古城東
岸轉千家合林開一鏡空人生無事少心賞幾回同且復忘羈束悠悠落
照中　回環路不盡歷覽意彌新古木畬田火澄江盪槳人幾歌尋極浦
一醉送殘春草恨長沙遠他年憶此辰李羣玉詩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
長沙東湖　上巳餘風景芳辰集遠坰綵舟浮滉蕩繡轂下娉婷林榭回
葱蒨笙歌轉杳冥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鳥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從
今留勝會誰看畫蘭亭　荆州東湖郡縣志東湖在荆州府峽州遠安縣
境元一統志東湖在公安縣五里法華寺東北張商英建傍𣾰蓮湖廣袤
數里時與名賢泛舟遊賞有東湖賦　賦曰紛不知吾之所如兮獨漫漫
而若狂乘醉飽之餘力兮遂陟𨠵而脉𡺼惟大冬之果烈兮莽川澤之茫
茫農功休乎場圃兮平陸散夫牛羊憫大木之百圍兮慘赤立而無家鶴

鶴群鳴而下上兮雜篁竹之青黃怒平陸之旣窮兮漸積水之汪洋曰是爲齊安之東湖兮右泒合乎濤江荒灣穿窔而葭葦兮懸跡晷乎夕陽爲舉網而無獲兮嘉魚逝而洋洋弔村落之柴荆兮哀淮夷之陋荒呼徒侶吾還歸兮陰風振而壓飈畏星昴之將中兮冒玄夜之飛霜顧謂童子汝其賦詩爰有小子褎然致詞歌曰歲窮木落兮大澤空鴈宵征兮天北風曷不飲酒兮御玄冬歸來歸來兮樂未終余曰汝歌置之乃歌曰臨山川兮懷故鄉歲窮陰兮晝不暘升高堂兮潔余樽耿余思兮古之人輿地紀勝東湖在鄆州治中　瓊州東湖瓊州府圖經志東湖名潭攬土語平地陷成水爲攬故老相傳有巨室陷於此距東二十里水極深黑元時大旱將雨則湖中有物如柱直立高十餘丈須臾倒于水其聲振撼後日大雨湖中稍淺處棘柱朽木猶有存湖上有廟湖中有銀器人假借則具數于狀以香酒楮錢告廟焚之須臾銀器如假之數浮水而出用畢則還之人以爲常後有奸民假其器以錫易之浮水不沉自是以後人復假借器不復出宋之遺老在元初時猶言目擊其事州縣凡遇旱則請水于湖而致禱旣禱則迓水于湖以爲故事近年以來民不知畏漁于其中湖水亦淺甚失舊之所聞矣　湖州東湖湖州圖經志韓山之後有東湖四山回環

荷花彌望湖中有亭曰湖山觀曰清暑曰水月曰友堂沿湖而東緣山麓而升有樂善堂小橋寒谷仙關山閣此提舉劉景所居也爲東山之勝今亦廢　欽州東湖欽州寧越志東湖南湖西湖北湖各居城外之四隅惟中湖在城內　陶弼商翁作　寧越佳山水東湖帶郡城月天高寺影春雨小橋聲石上青蒲合沙中白鳥橫史君時獨往湖載酒舡行　黎州東湖輿地紀勝東湖在黎州郡圃雅獨此爲稼步廣十丈芙蓉萬蓋錦鮮千尾鴛橋其中指亭曰喚魚　崇慶東湖元一統志東湖在崇慶府湖上環以脩竹在通判廳政和間有山蘇元老監郡事頗藻繪竹蔓之間暗泉入焉爲渠爲流其行錯綜如織又其落時則鳴如佩環其止也澄澈如鑑又有東湖六詠曰歲寒亭涵空亭扶疎亭碧鮮亭壁臺九峯亭　溫州東湖經鉏堂雜志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實開濬水面頗闊其北則思波亭南則寶勝院真佳景也溫州府瑞安縣志東湖在縣城東門外一名周湖白岩橋水自城中出來安橋歷白巖橋外河流至帆遊橋北其東岸則入帆遊崇泰鄉諸山之水總雲泉潭名下仙岩入木蹕田沂刃萬田石司周田丁田徐田東丈河之水皆匯焉其西岸則受集善清泉鄉諸山之水白門季奧梓奧竹溪湖村金奧松石新城九里丈河之水皆匯焉湖有

石塘王帆遊接永嘉縣境林亭詩溫陵東湖次陳休齋體仁韻水調歌頭　瀟灑東湖上夜雨洗清秋朝來塵靄拂望千里興悠悠山色揉藍深染波影青銅新鑄今翠老浮簑笠真吾事聊整釣魚鉤　生中客凌王謝吏風流一觴一詠豪俊談笑氣呑牛記月連環長好到處名園池遇景且遨遊試問陶元亮底事賦歸休　建康東湖建康志太子東湖在上元縣丹陽鄉太子臺下東橋之東梁昭明太子植蓮於此沈存中長興集遊秀州東湖　柳色青天雨乍晴鳴頭細草繞堤生林間野日依依見水底春光寸寸明猶喜亂花時入眼可能萬事頓忘情無端景物相料理屢欲顛狂興不成元程編學遊建康東湖分韻得花字　積潦晴雲霽莫春饒物華東綠漸蔥蒨灼灼樓餘花步遵清湖潯來憇幽人家依松坐石磴笑語紛諠譁密樹含風煙修枝翁相摩清溪滌肺肝蒼巘遙嵯峨歌聲散飄風驚鷗起參差人生處茲世塵事苦紛拏持心苟沖寂萬慮一以化日落幽意生輕橈入煙霞　蔡州東湖祖龍學集題蔡州東湖　夕陽水底霞鋪錦清夜波心月湧金此是東湖最佳處無人來伴水仙吟唐李群玉詩東湖二首　晚景微雨歇逍遙湖上亭波閑魚弄餌樹靜鳥遺翎性野難依俗詩玄自入冥何由遂瀟灑高枕對雲汀　雨氣消殘暑蒼蒼月欲升林間

風捲葦欄下水搖燈迥野垂銀漢層巒掛玉繩重期浮下櫳來摘半湖菱李紳憶東湖　菱歌罷唱鷁舟迴雪鷺銀鷗左右來霞散浦邊雲錦截月臨湖面鏡波開魚驚翠羽金鱗躍蓮脫紅衣紫菂摧淮口值春偏悵望數株臨水是寒梅韋莊三堂東湖　滿塘秋水碧泓澄十畝菱花晚鏡清影動新橋橫蝃蝀岸鋪芳草睡鵁鶄蟾投夜魄當湖落嶽倒秋蓮入浪生何處最添詩客興黃昏煙雨亂蛙聲劉文房詩東湖送朱逸人歸　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事閑田鑿井白雲中宋蘇東坡詩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猶可慙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眈眈新荷弄晚凉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魚與龍淺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遭滿籃絲緡雖強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有鶴與鶬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耽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郯阿詩可譏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

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赴朝參手令正趺慎官長幸
見函不辭日進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載鍾鼓已諳簫蘇頻濱集不到
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絕佳景亦可尋蜿蜒蒼石螭蟠爭據湖心
倒腹吐流水奔水注為深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鷺行在沙有魚躍
在浄鑒圓如新荷魚細如蠶蟬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孫枝復生孫已
中瑟與琴秋蟲栗蟈螢春鳥鳴鵯鶪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
官取酒石上斟醉倒卧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黄金油然
上馬去縱意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人生不滿百一憐何所任
路人掉頭笑去馬可駭駭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嘗簪頑身化為鱗使子為
之鍼子欲烹鯉魚為子溉釜鬵子欲挑山石為子求布衾冀鄉雖云樂不
如反故岑廢田可耕鑿桑柘可織紝來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涔西有管輅
宅尚存青石礎彭女留膝踝禮拜意已欽慈母抱衆子亂石寒蕭森朝往
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諶洪龜父集奉陪方從教泛
東湖　可人一宇宙千頃降魔鏡彼美撰清明令我賞茲勝荷芰相因依
枝毫入魚艇龍蛇上崢嶸兩滸靜相映本末隱蘭若風中度鐘磬夏蟲語
交加此中有真靜對此亦何言妙處心已領聊復歸去來日入西峯曛彭

汝礪鄱陽集癸未季秋偕子中都官文淵節推子堅先輩同遊東湖分題
得東字　高山據西南湖水自南東中有避漢人如彼雲中鴻一日兗諸
已百世聞其風嘉哉今日遊況有賢者同李石方舟集清和氣始交候火
未可熾雨師偶失職焰焰使人畏東湖冷如冰捨此誰止沸攪吻呀不吐
濁泥黙枯翠農田不難料焦灼慄生意西南有重屯百萬方振臂自今數
秋成一飽儻可冀蛟龍卧慵懶柔鳥矜羽翅吾生老文園肺渴下自慰安
得挽天河併為洗兵氣　東湖感事二首　桃李洲中別一春雪山肯為
障紅塵鬼神半夜應憐我蠟屐今朝不喜人煙雨梅明鄉外眼風霜來去
樹邊身細思只合歸耕好並舍何由笑我貧　一官織㪧冷秋水盡日量
書接夜燈老去髭鬚無可染秋來面目自生憎湖通堰尾聽泉激日出山
尖見雪層結習未除江海客不忘回首夢觚稜王梅溪家政集二公亭揷
芰荷間綠蓋紅粧四面環若把西湖比西子東湖自合比東山　東湖小
飲　微凉散梅潤濃綠敷桐陰送客出東郊駕言事幽尋湖光照我眼荷
香清我襟平疇入遠望歲有其自今牛眠種已畢蛤吠苗初深古亭懷二
公邃碧羅千岑邂逅得良友欣然契予心喬松喜客來風枝出清音手持
荷葉杯共對蓮花斟東湖與西湖有詩不妙吟　知宗遊東湖用貢院納

涼韻見寄次韻奉酬　東湖曾一到想像賀家湖花似越女好人知狂客
無　知宗寄居會稽　高吟還老手野趣屬潛夫歸奏南風曲薰兮欲和
虞　宗老呼佳客同觀郭外湖獻樽常喜雨參酒不言無　知宗二子侍
行　草色懷三徑松聲憶五夫州五大夫同秋五松得名公遊吏何日旌
至定招虞史浩鄮峯眞隱集次韻孫季和東湖二詩　出郭乘清興扁舟
一迅風山光眞黛比水色與天同宿露班班白寒楓處處紅誰知吾勝槩
名魁甬句東　水拭雙鸞鏡山環六曲屏雲端送朝日木杪見珠星梅塢
春長在紫門夜不扃援琴誰寫景思得與君聽胡仲方華航漫游藁清源
胡仲方希聖　乍過黄梅雨湖邊物色饒水深宜馬浴蘋密礙魚跳露蕈
荷傾蓋風高柳折腰道人勤借問此地好漁樵任希夷斯庵集與毛荼幹
趙司法遊東湖　野迴塵襟豁湖平望眼寬山蹊新雪潤木葉半霜乾歲
晚成三友清遊集四難樂哉忘爾汝臭味本芝蘭　湖曉冰澌結江寒煙
靄收喜陪謝公屐疑共李膺舟醉袖翩翩舉詞源袞袞流興酣忘夜獵不
用設罝罘　才爲眞龍種官閑似馬曹班揚趨後勝李杜漫殘膏阿閣宜
巢鳳詞林合𩿠鸞未應久留滯湖海只詩豪　穎出三千客今超萬里程
才高官未稱詞與筆俱精珠玉忘形穢江山共眼明莫嫌巴蜀遠揚馬各

文鳴江湖續集東湖歌　湖光蕩綠春拍塞百雉之東幾咫尺五步一亭
十步榭軒窻處處臨水闕露濃晝叔花溜紅煙嫩堤平草連碧俯窺萍罅
魚上下仰聽木杪禽格磔拂拭塵埃讀祖碑摩挲峰巒憐靈石中年懷抱
多感慨東西既北駒過隙山林鍾鼎同一盡可笑世網甘形役[illegible][illegible]邊吏部
真侍許右酒左蟹舡中拍明朝風雨那可料且對湖山醉今夕沙鷗許我
再尋盟從此時携杖頭百人貝虜華白公少九霞梅聖俞和盧石詩云高
奉引山与華胄盧真鑿破紋暢訓知稼翁集和汪端中陪府君遊東湖
漢家虎壘重分銅鑿坡壓直金蓮紅海角奢淺煩大手循良不愧古人風
[illegible]饕霜松鈴閤寂叢葺春色圍扉空為郡風流見前輩除日車蓋飛城東
黤首廬亭未泯滅騷人古意無然窮香風十里蘋蒲外喜氣一城樽俎中
中原景物久荊棘南渡衣冠隨梗蓬此地幽絃符古讖盛觀略與承平同
齊儒誇泰無雙簡聲價遠勝吾祖重青衫幕府困奔走頗有新詩為發蒙
李方叔濟南集　舉符弄水時出沒紫蕈浸漘凝蜿蜒川光接微行涂前野
氣空闊浮寒煙常思鄭客解判船直解乘槎上青天又思吾兒眠淵淵宣
能奔得驪頷蜿上升却回復入海只恐滄海為桑田許景迂野雪行卷東
湖生雙蓮花守者以為郡齋獻館賓黄雲夫有詩述其事憓史君屬和且

以見示𣝣次韻。 王業本根在幽峡。郡國千萬分柯枝。使君駟馬一馬馳。三台瑞應天為之。視吏與㚑民如子。不煩頤指而氣使。鈴齋宴坐揚仁風。披拂東湖花十里。六月為霖報政成。山光水谷朝暮新。春王淘珠登早穡。此隣果是華胥國。事見列子 秉蓮遊艇獻騈芳。蜀客作歌紀其祥。轉而上聞君相喜。佇待來歸政事堂 陸游渭南集 秋日懐東湖二首 小閣東頭養畫池。秋來長是憶幽期。身如巢鸞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病思蒭懐惟付酒。西風落日更催詩。故知歲暮常多感。不獨當年宋玉悲。 養畫池邊小釣磯。垂竿幾度到斜暉。青蘋葉動知魚過。朱閣簾開看燕歸。歲晩官身空自閑。途窮世事巧相違。遥州客少巴歌陋。誰與愁城畧解圍。 易士達詩 遊東湖 好是東湖近物華。微吟去路亦何賒。雨堤柳影澹臺墓。十里荷香孺子家。淡淡煙籠僧寺静。飄飄風颭酒旗斜。重來倚徙闌干久。天末殘陽噪暮鴉。 黄裳演山集 次趙彦思東湖見寄 馬癸江湖夢也尋。有泉來處亂雲深。鑿開澄澈是天界。激起潺湲非世音。鳴鴈渚幽山向足。芙蓉堂冷水中心。花時月夜扁舟興。相約公餘一醉吟。 次齊守巖老見示東湖之韻 近將餘事作東湖。公外閑來物外居。蓮吐花時看晋社。桃隨流處得秦漁。放懐抱酒須尋友。適性垂綸豈問魚。報我故人三樂意。箪瓢新

刻右軍書 月華西下日華東。閑閑湖光渺渺中。天地曾通銀色界。亭臺環合水晶宮。披襟望慶清生白。霁徑遊時草引紅。自許此生心已了。湖山猶稱道家風。 曽文清公集 寒食與客遊東湖 官曹頗狀滿塵埃。負郭陂湖眼為開。春色少留如過客。賞心多病只寒灰。黄童白叟喜相告。皂蓋朱幡能一來。日暮遊人歸去盡。沙頭鷗鷺與徘徊。 郭功父詩 東湖北溆水相通。十里荷花半白紅。冷艷已能消酷暑。暗香時復散清風。欲眠別浦拋漁艇。且倚跳欄學釣翁。雲起仙庭飛晩雨。洒然身世出塵籠。 僧子騰 和盛負外題東湖 渺空清淺泛寒無。策杖吟看立一隅。題去便誇堪澤國。畫來全恐甲州圖。括風菡萏明秋岸。戲水鳧鷖入晩蒲。倚棹漁歌偏好聽。不驚波浪勝重湖。 項安世悔藁後編 次韻仲方東湖送別韻 秖知白下棠花白。不記湖邊草色青。鬱鬱樓臺籠戍柳。荒荒苔蘚畫遊船。重來老子慚無恨。佯卧尊前醉不醒。投曉張帆順風去。怕遭民吏笑明廷。 李直講文集 古郡城池已瞰江。重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座下魚鱗赤。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絶塵埃非酒掃。地無風雨亦清涼。使君侍客多娱樂。只有醒時覺異鄉。晴煙幕垂澹湖光。勢勝居然占一方。拂水萬絲楊柳弱。倚風千蓋芰荷香。縱遊閑泛蘭舟穩。半醉狂眠石席涼。公退每來須度日。却疑身出利名鄉。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倅教授判官皆為東湖有賦次韻 迤邐三逕帶重湖。心眼經營念厥初。問俗只須無事治。傳工適際有年書。雪點愁急栽花柳。春到隨宜辦采蔬。最喜城隅便來往。不嫌冉走費籃輿。 文情郁穆兩監州。采藻依蓮總俊遊。水潔霜明相並照。渭清涇濁豈同流。虢堂概把新題和。錦里還思故事脩。荷蕩花溪總幽絶。賸須栽竹索霜秋。 又正之二十八日息小齋領數客過東湖若水有賦為次韻 積雨釀成寒料峭。漫遊稍覺意清真。巖雲妬日吞還吐。弱柳含煙巧鬬新。簪屐招呼參楚蜀。肴蔬飣餖雜冬春。却嫌車從妨佳趣。那得臨流岸白綸。 袁絜齋詩 雨中度東湖 宿靄埋山未肯收。晩風吹雨濕衣裘。漁船一葉煙波裏。添我胸中萬斛愁。 又十月望東湖五首 泓澄萬頃浸冰輪。千尺鶩看玉塔新。滿目輝光相照耀。乾坤何處不精神。 天上金波印水心。心中波浪亦成金。小舟蕩漾金波裏。陡覺廣寒宮殿深。 世故紛紛撲白頭。何如良夜一扁舟。霜風拂面心神肅。塵慮寧容一髮留。 五十頹然一老翁。湖山清興渺無窮。扁舟欲學鴟夷子。未有平吴伯越功。 世上功名姑置之。微茫心事要深思。水光月色精神好。長使襟懷似此時。 又二首 重巒疊嶂巧縈迂。中有汪汪萬頃湖。山色水光相映發。清輝含處妙難摸。 平生酷愛水浮

天。每到東湖意豁然。要識此湖功利博。旱時無限蔭民田。 葛元承詩 秋日東湖 荻花風裏桂花浮。萬竹生雲翠欲流。誰拂半湖新鏡面。飛來煙雨暮天愁。 翁靈舒詩 東湖行 湖水添時宿雨晴。野禽無處不春聲。萬林楊柳青如昨。全是東風染得成。 趙蕃詩 是日復遊東湖題廬石 雲中不改蒼蒼色。春後寧同濯濯姿。欲為渠儂下轉語。筆無湖力強題詩。 黄裳詩 共鮮蘭省作諸侯。吏領東蕃第一州。萬事了時尋好景。兩州盤處得寒流。 董霜傑北山集 東湖晩歩 九衢塵土暗秋容。頓覺青山自眼中。湖上晩來聊散策。悠悠味謝芰荷風。合眼幾成湖上夢。秖今秋色杖藜中。賦詩安得如元亮。報答玻瓈十頃風。 張瀘濱東湖湯餅後進翁展墓飲高山路雨泳歸。在行相繼屬和蘭亭集。獻之業無半語。果人情邪。 諸老襟期三十年。看花扶倦又樓禪。春風不斷斯文意。啞拂衣冠著一邊。 溪橋三日雨輕過。歸影蒼涼雨奈何。詩落印山松栢後。相看有媿少陵多。 張舜民畫墁集 東湖晩晩 白鷺雙飛過女墻。雨行高柳正斜陽。荷花滿眼都無主。閒裏風飄入柚香。 古今詩統 東湖晩步 城裏北風連夜號。平湖搖蕩上枯蒙。不知江水長多少。火楊尾過城三丈高。如書 孫燭湖先生集 泛東湖風浪作復止 萬頃重湖未便休。意行得怕打頭風。故唯遺穗都鄱在。野水寒林處

處適。鴻鴈汀洲渺葭葦。牛羊蘼落見兒童。衣冠壘土空頭白。斷傀扁舟把釣翁。程公許滄洲塵缶編李戴車約飲東湖　西湖繞遍又東湖。永夜論文酒淺斟。最愛霜林梅蘸水。擬撐小艇訪林逋。江湖續集東湖即事　醉扶吟策倚西風。欲泝湖光欠短蓬。一段秋容堪畫處。敗荷衰柳夕陽中。柳安道詩平陂數頃萬山前。一片丹青畫不全。幽榭小軒橫翠水。茂林脩竹鎖輕煙。王元粹詩東湖　為容東湖好。頻來湖上遊。坐時惟藉草。行處不驚鷗。日落烟光暝。風高木葉秋。偶逢樵牧語。且復少淹留。元石民瞻節齋吟藁東湖席上呈史葯房　新荷匝水御珠珠。四望青山列畫圖。絃管詩成人醉後。東湖勢彷似西湖。又立秋日東湖呈諸公　柳營此日正綖劉。來賞東湖萬頃秋。雲錦一機呈霽色。水楓葉下試清謳。王景初蘭軒集東湖感事　手栽桃李盡成陰。碧沼流泉日已深。狼籍東風舊臺榭。行人誰有故侯心。　主人當日重繁華。不惜黃金貴買花。十載東風成一夢。覺來春色是誰家。　三十年來種松柏。一朝斤斧盡須臾。霜枝雪幹空無數。不及甘棠只一株。　碧雲冉冉日將暮。芳草萋萋人未還。感興詩成誰會得。晚風搖動水中山。楊仲弘東湖四景。為大尹王本齋王侯賦　朝來千騎出城闉。為向東湖踏早春。素練幕林雲氣薄。明珠穿草露華新。山花獻

笑聞煙畔。海鳥忘機戲水濱。記取當年賢太守。及時為樂與斯民。　夏月湖中爽氣多。南風帶疊捲長波。漁人舟楫衝蘋藻。遊女衣裳擘芰荷。稽切聯絲音美味。脍滂食湊換新歌。使君用意仍深遠。即此光華豈盛磨。　楚停塵蓋擁輕舟。此日湖山為我秋。禾黍黃花登几案。離離紅樹散汀洲。傾壺浮蟻杯頻瑒。下箸鮮鱗網乍收。莫向錢塘誇往事。白蘇未許擅風流。雲氣低蔽十萬家。東湖飛雪人文似。玉禾舊布仙山種。瓊樹新開帝所花。別浦移舟閒過鴈。高樓凭檻見歸鴉。侯門似有相如客。賸賦篇章與世誇。元遺山東湖次及之韻　西山山頭小月白。倒影連漪舞寒碧。竹溪花鳥要君詩。醉墨幾番枯研滴。東湖佳處詩已盡。橋首不知川路隔。當年韓賈俱辭俏。物色分留到佳客。此州何必減蘇州。頻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値。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故跡。因君寄謝使君公。却恐他年厭求索。張子淵破奇依山杪。平湖遶四圍。霜風吹客鬢。水氣濕人衣。漁舸鳴榔急。吟蓬載酒歸。晚來閑物色。坐覽歲華非。　送王正御歸隱東湖分題得釣石　蒼巖聳峩峩。滄波靚涓涓。水山蘊靈秀。人物備清妍。步尋釣石處。撫跡心油然。追因登臺廊。窮富愛林泉。未詞嶓溪高。尚友羊裘賢。江海多風霾。洪濤政滔天。抱懷砥柱姿。容然思自全。嗜此水

山嘉。盤遨送流年。坐拂石上雲。永灑清風前。劉仁本二首　一帶山如畫。永連百頃湖。水胜龍吐氣。月瑩蚌含珠。吠澮浮香稻。滙波泛短蒲。漁人撐小艇。來往疾如鳧。　倚杖東湖上。行人鷗鷺邊。幾番風雨度。一曲水雲連。勝槩多山寺。膏腴賸稻田。芙蓉涵倒影。蕩漾採菱船。國朝楊基眉庵集東湖晚眺　鷗沒岸如無。涼多柳易枯。巫歸神廟靜。兵語驛亭孤。日落霞明渚。虹收雨暗湖。此時蓮底望。日盡是東吳。方是閑詩劉習之外舅。安撫遊東湖一聯云。　潤衣紅濕池荷雨。拂面清涼檻竹風。即席命足成之。　庚伏入聞著氣隆。納涼留客詠詩翁。潤衣紅濕池荷雨。拂面清涼檻竹風。沙觜金痕平不露。野橋新漲曲相通。畫橈摻月人歸處。萬盖翩翩湧翠篁。黃裳濱山集蝶戀花　南北兩山騎欲鬬。中有連漪莫道湖山小。落落情懷臨深渺。鴛言來處鈴聲悄。　行到桃溪花解笑。人面相逢。鏡好窺寒照。醉步款斜西日少。歡聲猶唱多情調。　高下亭臺山水鏡。兩畔清輝中有金揚佳。鷺點前汀供畫景。花隨流水傳春信。不醉無歸先說定。醉侍言歸又被風吹醒。月下壺天遊未盡。廣寒宮是波中影。　沓沓晴虛寒漫漫。放下塵勞相共遊銀漢。便入醉鄉休浩歎。神仙只在雲門館。飲興偏宜流水畔。時有紅蕖落在黃金盞。鷺未忘機移別岸。畫舡更上前汀看。　水鑑中看

猶未老。乘興拏舟更向湘江過。俯仰太虛一箇。九春風思誰吟到。閒上釣臺雲外坐。待得金鱗始放芳樽倒。醉後言歸猶更早。素纖有數君須道。劉須溪詩金縷和龔竹卿韻東湖客中　何處從頭說。但尊淋漓醉墨。跡跡客容看取兩翁東西者。也是樊籠中物。這光景年來都別。白髮道人隆中像。壁間有武侯像。冰中生對笑相逢。對擁爐邊雪。又過了上元節。　紙窻旋補寒穿穴。柳粘窻青青過雨。勸君休折。膛不成酣酒先醒。花底東風又別。夜復夜吟魂飛越。典却西湖東湖住。十三年不出。今朝出容易得二三月。辛稼軒詞滿庭芳遊東湖　柳外尋春。花前得句。惟公喜氣軒眉。陽春白雪。清唱古今稀。曾是金鑾舊客。記鳳凰獨遶天池。揮毫罷天顏有喜。催賜尚方彝。公自詞林為件尚方賞彝之賜只今江海上。鈞天夢覺。清淚如絲。算除非痛把酒療花。治明日五湖佳興。扁舟去一笑誰知。溪堂好且拚一醉。倚杖讀韓碑。堂記公所製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　六模

湖

西湖

杭州西湖杭州府志西湖在州之西周三十里山川秀發景物華麗映帶左右自唐以來為東南遊賞勝處舊稱西湖十景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按舊志云源出于武林錢唐李泌引湖水入城中為六井以便民汲白居易記云過歲旱可溉田千頃宋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奏開西湖狀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杭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年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埋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

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計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之鮒臣子生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自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丈度用夫二十

餘萬工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軾嘗有詩謂西湖天下景又云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好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當軾開湖時築隄其上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後人思其德因名曰蘇公隄其後禁蘇氏學士大夫多媚時好郡守呂惠卿奏毀之乾道中孝宗命作新隄自南山淨慈寺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為二遊人大舟往來第能循新隄之東崖而不能至北山紹興中始建二高橋出北山達大佛而舟行往來始無礙隄上有亭宇為遊人賞息處舊有三賢堂東坡蘇軾香山白居易和靖林逋臨安志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周廻三十里自唐及宋號游觀勝地中興以來衣冠之集舟車之舍民物阜蕃宮室鉅麗尤非昔比慶曆初守鄭戩發屬縣丁數萬人盡闢豪族僧寺規占之地仁宗嘉之降詔獎諭仍命歲常脩導紹興十九年以西湖近來穢濁堙塞詔郡守湯鵬舉措置遂用工開撩及修砌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閘板量度水勢通放入井且條具事宜一檢准紹興九年八月指揮許本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見管止有四十餘人今已措置撥填輳足元額盖造寨屋舟舡專一撩湖不許他役一契勘紹興九年八月指揮錢塘縣尉管幹開湖職事臣今欲專差武臣一員知通遣

時檢察庶幾積日累月開除不致於舊堙塞一契勘西湖所種茭菱往往於湖中取泥葑夾和糞穢包根壅種及不時澆灌穢污紹興七年六月中明令後來不許請佃栽種今來人復重置蓮荷填塞湖港自已將蓮荷租課官錢並已除放訖如有違犯之人科罪追賞有官人具申朝廷取旨施行乾道五年周安撫淙奏臣竊惟西湖所貴深闊而引水入城中諸井尤在涓潔累降指揮禁止抛棄糞土栽植茭菱浣衣洗馬穢汚湖水罪賞固已嚴備舊招軍兵二百人專一撩湖委錢塘縣尉主管後來廢闕見存止三十五名而有力之家又復請佃湖面轉令人戶租賃栽種茭菱因緣包占增疊隄岸日益填塞深慮歲久西湖愈狹水源不通臣近已重脩諸井溝口了畢今欲增置撩湖軍兵一百人脩蓋寨屋置造舟船就委錢塘縣尉并本府壕寨官一員於衙位內帶主管開湖事專一管轄軍兵開撩不許人戶請佃種植茭菱及因而包占增疊隄岸或有違戾許人告捉以違制論旨從之自後時有申明淳祐丁未大旱水盡涸詔郡守趙節齋開濬仍奉朝命自六井至錢塘門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高橋蘇隄三塔南新路栁州寺前凡菱荷茭蕩一切薙去之夢梁錄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舊名錢塘湖週三十餘里自古迨今號為絕景唐朝白樂天守杭時

再築陂捍湖宋慶曆間盡闢豪民僧寺規占之地以廣湖面元祐時蘇東
坡守杭奏陳于上謂西湖如人之眉目豈宜廢之遂撥賜度牒易錢米募
民開湖以復唐朝之舊紹興間鑾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
郡臣湯鵬舉申明西湖條劃事宜于朝增置開湖軍兵差委官吏管領任
責蓋造寨屋舟隻專一撩湖無致堙塞修湖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水
閘量度水勢得其通流無垢污之患乾道年間周安撫淙奏乞降指揮禁
止官民不得拋棄糞土栽植荷茭菱植穢污填塞湖港舊招募軍兵專一
撩湖近來廢闕見存者止三十餘名兩乞填刺補額仍委尉司官并本府
壕寨官帶主管開湖職專一管轄軍兵開撩無致人戶包占或有違戾許
人告捉以違制論自後時有禁約方得開闢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
守趙節齋奉朝命開濬自六井至錢塘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蘇堤
三塔南新路長橋柳洲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茭蕩一切薙去方得湖水如
舊咸淳間守潛皐墅亦申請于朝乞行除拆湖中菱荷毋得存留穢塞侵
占湖岸之間有御史鮑度劾奏內臣陳敏賢劉公正包占水池蓋造屋宇
濯穢洗馬無所不施灌注湖水一以醞酒以祀天地饗祖宗不得蠲潔而
鼓歆受之福次一城黎元之生俱飲汙膩濁水而起疾疫之災奉旨降官

罷職命臨安府日下拆毀屋宇開闢水港盡於湖中除拆蕩岸得以無汙
穢之患官府除其年納利租官錢消減其籍絕其所蔣本根勿復萌蘖
且湖山之景四時無窮雖百畫工莫能摸寫如映波橋側竹水院涵森竹
茂盛密陰清爽委可人意西林橋即裏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
臺危榭花木奇秀燦然可觀有集芳御園理廟賜與賈秋壑為第宅家廟
往來遊玩舟隻不敢仰視禍福立見矣西林橋外孤山路有琳宮者二曰
四聖延祥觀曰西太乙宮御圃在觀側乃林和靖隱居之地內有六一泉
金沙井閑泉僕夫泉香月亭亭側山椒環植梅花亭中大書于照屏之上
云疎影橫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又有堂扁曰挹翠蓋挹西北
諸山之勝耳曰清新亭面山而宅其麓在挹翠之後曰射圃曰瑪瑙坡曰
陳朝檜皆列圃之左右舊有東坡庵四照閣西閣鑑堂辟支塔年深廢各
則名不可廢也曰蘇公堤元祐年東坡守杭奏開濬湖水所積葑草築為
長堤故命此名以表其德云耳自南迄北橫截湖面綿亘數里夾道雜植
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為遊人翫賞駐足之地咸淳間朝家給錢命守臣
增築堤路沿堤亭再治一新補植花木向東坡嘗賦詩云六橋橫接天漢
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曰南山第一橋

名映波橋西偏建堂扁之先賢寶曆年大資袁京尹韶請于朝以杭居吳
會為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
文以公帑求售居民園屋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流德行節義學問功
業自陶唐至宋本郡人物許箕公以下三十四人及孝節婦孫夫人等五
氏各立牌刻表世旌哲而祀之堂之外堤邊有橋名袁公橋以表而出之
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景象窈深雖堂濱潮入其門一經縈紆花木蔽
翳亭館相望五六來者輒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想流芳而後至祠
下又徙玉晨道館於祠之艮隅以奉洒掃易扁曰旌德且為門便其往來
直門為堂扁仰高曰第二橋名鎖瀾橋西建堂扁湖山咸淳間洪帥燾買
民地創棟宇雄傑面勢端閎閎巒弇翅水光滉漾四浮圖矗四圍如武士
相衛回畔顧眄餘後而望則芙蕖菰蒲蔚然相扶若有遜避其前之意後
二年帥臣潛皐墅增建水閣六楹又縱為堂四楹以達于閣環之欄檻闢
之檻牖蓋通延遠挹盡納千山萬景卓然為西湖堂宇之冠遊者爭趨焉
曰第三橋名望山橋側有堂扁三賢以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先生
之祠 袁大資請于朝切惟三賢道德名節炳耀今古而祠附於水仙廟
東廡則何以崇教化厲風俗遂買居民廢花塢改造堂宇以奉三賢實為

尊禮名勝之所正當蘇堤之中前挹湖山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
南北諸峰嵐翠環合遂與蘇堤貫聯也蓋堂宇參錯亭館臨堤種植花竹
以顯清槩堂扁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曰北山第二橋名東浦橋
西見一小矮橋過水名小新堤於淳祐年趙節齋尹京之時築北陡至麯
院接靈隱三竺梵宮游玩往來兩岸夾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
亭於道左為游人憩息之所水綠山青最堪觀翫咸淳再行高築堤路凡
二百五十餘丈所費俱官給其券工也曰北山第一橋名涵碧過橋出街
東有寺名廣化建竹閣四面栽竹萬竿青翠森茂陰晴朝暮其景可愛閣
下奉樂天之祠焉曰壽星寺高山有堂扁江湖偉觀蓋此堂外江內湖一
覽目前淳祐趙尹京重創廣夏危欄顯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巍然立於山
峰之頂遊人縱步往觀心目為之豁然曰孤山橋名寶祐舊呼曰斷橋橋
裏有梵宮以石刻大佛金裝名曰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舟石山遊人爭觀
之橋外東有森然亭堂名放生在石函橋西昨於真廟朝天禧年間平章
王欽若出判杭州請于朝建池次年守臣王隨記其事元祐東坡請浚西
湖謂每歲四月八日邦人數萬集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祝萬歲紹興以鑾輿駐蹕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仍以西湖為放

生池。桀勿捕。遂建堂扁德生。有亭二。一以濱湖爲祝網縱鱗之所。亭扁泳飛。一以枕山。凡名賢舊刻皆峙焉。又有金畫戒碁宰文刻石于堂上。曰玉蓮。又名一清。在錢塘門外。菩提寺南沿城。景定年。尹京馬光祖建。次年魏克愚徙郡治竹山閣改建於此。但堂宇爽塏。花木森森。顧盼湖山。蔚然堪畫。曰豐豫門外有酒樓。名豐樂。舊名聳翠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游橈畫舫。櫂謳堤唱。往往會于樓下。爲遊覽最。顧以官酤喧雜。樓亦卑小。弗與景稱。淳祐年。帥臣趙節齋再撤新創。規巍宏特高樓雲霄。爲湖山壯麗。花木亭榭。映帶參錯。氣象尤奇。縉紳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更以錢塘門外望樓。又名看經樓。大佛頭石山後名十三間樓。乃東坡守杭日多遊此。今爲相嚴院矣。豐豫門外有有湖堂三處。俱廢之久。名賢遺迹不可無傳。故書之。使後賢不失其名耳。曰湖邊園圃。如錢塘玉壺豐豫漁莊清波最景長橋慶樂大佛雷峰塔下小湖齋宮甘園南山南屏。皆臺榭亭閣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貴宅官舍。列亭館於水堤。梵利琳宮。布殿閣於湖山。週迴勝景。言之難盡。東坡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正謂是也。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麯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岸聞鶯。花港觀魚。雷峰落照。兩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春則花柳爭妍。夏則荷榴競放。秋則桂子飄香。冬則梅花破玉。四時之景不同。而賞心樂事亦無窮矣。武林舊事四水潛夫輯西湖遊幸都人遊賞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舸。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趂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綫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趂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舡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

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東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曰。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却半湖春色。蓋記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景。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太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獨有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拖。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登衆。初無此異也。能改齋漫錄鄭文肅復西湖舊陡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民田千頃。唐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清軍。以疏其惡。自錢

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而湖葑不治豪奪以耕僧傍其宇浸淫蠶食無有已時公按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內丁夫闢之湖利大興

四朝聞見錄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訴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度南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羣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已發願除土地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曹不為過沂中此事唯御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臨安志　杭州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

宋蘇東坡大全集　奏乞開西湖狀一首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

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已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放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濬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工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工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

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工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濬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狀　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

籍圖圖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潅後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寸尺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失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恠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昔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豬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减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放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

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劄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已上見今公私舟舡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税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過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户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

與鹽橋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茆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開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茆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抵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之水令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五道一曰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曰湧金門外閘一所一曰集賢亭前水閘二所一曰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曰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内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通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黄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

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某同舉畫修完爲功不堅緻今復廢壞某今改作瓦筒又以侍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於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文爲錢一萬七千貫文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减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吴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撈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爲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户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徽生茭葑即許人剗賃但使人户常憂剗奪自然盡力

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顧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
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
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在一强壯人大然後可使雖云强壯然糧食
之爨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無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
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
江軍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船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
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
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
肯端坐以待閘閘兼更有茆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
隔截江潮徑自茆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門淘撈擾之患
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
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
水清方得卻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
中所立石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
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卻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
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

據逐人家僦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僦錢官為樁
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
牽路人戶所出僦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
違並科違制　一自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
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
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
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今來起請應石塔以
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伍貫省以犯
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種菱界緣此
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
以臠割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
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
佃即令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
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
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
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

以備逐年顧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
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開湖司公事常切點
檢覺有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
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闕以上六條並
刺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
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工上件錢米約可顧十萬工只開
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
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
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
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
狀申三省謹狀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王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
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則神之職方此東
作敢薦其潔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播芳大全集　開西湖告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
有膠舟之苦鱗介失鮮網之患大池化為沓井而千頃無復豐歲春是用
因賑䘏之餘資興開鑿之利數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

疫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孤葦解析而迎銳
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
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　周益公大全集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
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
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
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
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奕于山亭小酌而
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緣支徑扣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
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霞嶺
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
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為聯
句數十韻如日臘雙月採一之數語甚工　夷堅支　樂平新進鄉農民陳五
為翟氏田僕每以暇時受他人庸雇負擔遠適紹熙四年春在家病疫死
身體尚暖家未忍殮越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魂從腦門出見本身
卧床上妻兒叫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一神人稱將軍領去過別病家
歆享酒食既醉與我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境致極好常恨平生不曾到

今欲因巡歷游覽一遭，倩爾引導，候看了當放爾。即命監守者扶我眞布袋中，攜以先行，沿路遇人家受供獻，則挂袋于戶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將食物收拾挈去。忽忙不少停。又詣一家，一日須十餘處，昏暮入廟宇，將酒肉分給人從，亦自就位飽飡。如此五日，到臨安游湖，天竺靈隱市肆園林，遂一行適，只不敢入道觀。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干查家歇。憩坐未穩，一急腳走報曰：速去速去。俄聞霹靂霍閃震動天地，一道士戴星冠，仗劍捧水誦呪，念到火發，燒屋處。衆扶䕶將軍以下奔出，吏相踏踐。我依前在布袋內，不覺顛落地。元來却只卧此間，自是遂活。是日洛陽康義仲來翟氏莊，目擊其事。及秋末，康與翟同往跡山，經白干專詣查家訪動靜。云：今春舉家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祛之而愈，正合陳五所言。

福建西湖 三山志 舊記：西湖在福州西三里，為閩時湖，周回十數里，築室其上，號水晶宮。其後盡為民田。淳熙年，待制趙公汝愚奏請興復開浚。朝廷從之，今盡復舊制。 公奏曰：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滀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渰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

僥倖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為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己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為豪民猾戶所有。雖湖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民貧，全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救捂。況田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霪，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堙廢，難以興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今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而有濟於私。誠非小

補。聖旨依奏。公又取其節目而為之記：福州背負崇山，其東西南三面地皆平衍，無險可恃。晉嚴高始並城鑿湖，引水為固，且以灌溉。其念深矣。歲久堙廢，惟西湖之舊跡僅存，湖中歲有菱芡之屬，以助公帑。租戶因之自分塍界湖路，塹隔，衆始病之。堙廢之由，實本諸此。茲既被旨開浚，稍復舊觀，聊記數事，以告後之君子，幸毋聽焉，謹列于後。 一、西湖伏準旨揮，不許栽種，亦不許租田。其中蓮菱芡葑之屬，猶有鋤治未盡去處，幸因農隙以漸除去。自迎仙橋至南湖，及上斗池，惟許種蓮，不得別種他物。雖許人租佃，然須每歲正月檢舉，召人實封，姑至歲終為界。若循舊例，祇令一家租佃，則因仍歲久，認為己業，將復有前日堙塞之弊，此不可不戒。 一、西湖之路，自鹿項門北至鳳池橋，長三百七十三丈二尺；自鳳池橋西至龜潭官路口，長四百六十七丈七尺；自龜潭官路口南至水仙宮，周圍繞出新堤至迎仙橋，長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自迎仙橋東至鹿項門，長三百五丈。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二丈五尺。以上係用鄉尺，若以官尺為準，每丈實計八尺七寸。維之以石，各高五尺，堤上有路，各闊二丈，水仙宮堤面各闊一丈五尺。 一、上斗池四圍堤路，共長二百八十三丈，堤面各闊一丈。 一、西湖閘七座。鹿項門閘，高八尺，長一丈六尺八寸。 閘板高七尺五寸。

長九尺八寸。右係使君甘棠二閘，潮水入湖之處。閘在城中，限隔內外，常用扃鑰，不可妄啓。大中寺看管。悅濟閘，高七尺六寸，長一丈五尺，板四片。高四尺，長九尺。右係歐冶池水循子城壕入湖之處。定以四板為準。平時宜常瀦水以備緩急，以利灌溉。遇雨澤泛溢，則聽其自板上流過入湖，不須啓閉。乾元寺看管。迎仙橋閘，高一丈一尺，長五丈二尺，板二重，各四片。高三尺九寸，長一丈六尺。右係西湖潮水出入之地，最為要處。並湖民田高低不等，水大高則低田被浸，大低則高田難於汲引。今定以四板為準。平時不可妄啓，遇雨澤小有泛溢，則聽其自板上流過；惟積雨霖霪，止水盛漲，則量啓一板，或二板，以泄水勢。縱魚入海，水落復舊。西禪寺看管。開化閘，高七尺五寸，長三丈四尺，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三寸，長一丈四尺五寸。右係白龜浦潮水出入之地，可以行舟至迎仙橋下，卻遇大潮，候日初三、十八，宜候潮水將平，盡啓閘板，令客舟往來，縱魚入海，潮退復舊。香嚴、顯報二寺看管。金斗閘，高八尺二寸，長一丈四尺七寸，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四寸，長一丈四尺七寸。右係獨隨浦潮水出入之地，平時不可妄啓。神光寺看管。燒灰閘，高八尺五寸，長四丈，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長一丈五尺。右湖水入海，此閘最為佳，便每月大潮日初三、十八專差使臣一

貞守候湖長暑與湖平即盡起閘板縱魚入海潮退復舊南報恩寺看管九仙橋閘高八尺三寸長二丈五尺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長九尺右湖水入海此閘亦爲徑便平時不可妄啓惟遇積雨霖霪山水盛漲迎仙橋閘啓板之時即同開化金斗嶢尽三閘各啓一板或二片以泄水勢縱魚入海水落復舊仁王寺看管東湖閘五座第一閘高五尺八寸長一丈九尺板二重各四片高三尺八寸長九尺石泉寺看管第二閘高六尺五寸長三丈二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長一丈六尺越山寺看管第三閘高七尺長二丈四尺板二重各五片高五尺長一丈一尺五寸開元寺看管第四閘高六尺長二丈三尺板二重各五片高四尺五寸長九尺安國寺看管第五閘高六尺五寸長三丈五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長一丈七尺東禪寺看管右五閘各以板數爲準瀦水灌溉常宜扃鐍不可妄啓惟大潮候日初三十八遇有小舟乘載往來聽啓閘一次　一鳳池橋堰一座高五尺長二丈四尺遇上斗池涸竭聽民戶從便車湖水入池以助灌溉　一西湖巡鋪屋三所鳳池橋龜單三橋每所差廷祥寨兵士四人守宿十日一替近湖居民以農爲業並不許置捕魚網具　一西湖新買官地砧基簿十本內四本藏之本州及三縣架閣庫六本藏之雪峰鼓山東禪西禪又提寺紫極宮常住永遠照用　一三縣承食水利民田總計一萬四千四百五畝　西湖閩縣三千五百九十八畝候官縣一千六百八十三畝懷安縣二千三十畝　東湖懷安縣七千九十四畝　一浦三道鳳池橋浦閘一丈五尺道士洋官亭下浦閘五尺道士洋房廊屋後浦閘一丈七尺右係引水灌田之處各有水竇禁魚出入閩中記西湖在西門三里蓄水成湖可蔭民田僞閩時又益廣之號水仙宮迤邐南流接城西大濠直通南蓮池相傳云無諸王時此湖有山一夕飛去往臨海郡元一統志西湖元和志云在閩縣西二里陳長卿詩云鑿開百頃碧溶溶頼上錢塘約畧同楊柳兩堤連綠蔭芰荷十里馥香風波涵翠巘層層出湖接新河處處通興誦載途農事起從今歲歲作年豐輿地廣記云在閩清縣其湖中有鍾敏清漳志西湖在漳浦縣治之西行半里許嘉熙辛丑令鄭師申以縣治有背水歸庚申於風水不便始易民田爲湖以瀦水作亭其上尉呂橋自書扁越二年邑之士聯鑣棘闈明年魁捷蘭宮臚唱楓陛妤事者作爲歌詩以侈之初湖亭成溫陵王大博南一作詩并序於義咨武秀今始到案徵五年果其應曾答楊其名登高時其前西湖瀦其中天然勝境得之一日率爾八句非惟紀實以爲邦人魁翠巘崔嵬插斗牛仙家

風景自清幽從來此縣傳佳識就築西湖占上流層塔可梯升後進五峰有路達前修邦人接踵登科去我亦京華共官遊　後七年王君泳倅是邦復誌前事以侈作詩之驗誌云十五載余客武安訪舊遊館紫極時陳君阜父鄭君辰仲舅杯相問勞倘佯覽勝溪山縈繞意其瑞靄儲祥月嵓者總總叩之未有應是者酒酣耳熱私竊感慨豈地靈如此而人傑未興邪因留小詩以對于石甲辰陳君勝立亞魁蘭省廷對龜占甲科而吳君遇時聯名擢第丁未國學論孫君漢卿薦楊君吳相繼登榜時至衆處人物富興而識者以是詩實爲之兆戊申余贊長是邦舊友相訪拈出一段奇話余安敢掠美心竊自歎美善不能勝嗣此聯芳績美必有等而上之者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郡丞王甫一誌令趙與埋爲之跋跋云世率謂瀆野水負囊書等詩爲前賢遣官之識雖然前賢之詩情自識耳與坦始至泰邑謁神紫極宮邑人指名門有溫陵王君太博之詩爲一生太博之爲詩也井後進達前修品題湖山之勝緊人物之品見詩後八年君通守是邦及見邑人踵踵登科則人着語以識於前詩之後蓋周人尹卿書作詩以贈叔蔵之賢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此詩一倡而蔡氏韓奕江漢諸詩尹卿又繼作焉今君既又許邑人以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人亦既信君言之驗矣詳見縣丞方正子記西湖在城西隅四里湖水自金仙院南流至白蓮院乃東折瀦爲繞湖蘭若八十餘所今無幾矣上有左翼軍教場紹興初統制陳敏屯兵日驅軍士運薪木塡塞幾平今所存者乃路東一泓水耳古有西湖平之讖蓋謂此並湖頗有佳致端明蔡襄有詩

西湖在漳浦縣西門外崇真道院之側乃舊隆福院泥淤邑中衆水所匯之地趙師縉鑿湖築岸別立水門以時蓄泄周圍五百一十五丈灌溉民田輿地紀勝西湖泉極甘美可以辟瘴癘蔡襄有詩云湖上山光一望青佛宮高下倚嵌扃烟收水曲開奩匣春送人家入畫屏元一統志西湖在福建將樂縣南五里舊名野水湖湖面廣可十畝瀦水不涸暑月有荷花彷彿類西湖

潁州西湖　輿地要記云潁州有西湖淺而狹晏元獻公殊來知潁州開浚有十頃之闊既作北渚又闢西溪名勝游賞題詠甚衆惟歐陽修膾炙人口晚歲自政府罷歸退居汝陰嘗與諸友高會作西湖燕語歐公初至潁州領郡事於西湖因晏公開展之舊種蓮及黃楊等花又因荷花之盛賞餘作賦云又王真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州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東坡蘇子瞻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但只須游湖中便可了公事言其訟簡也秦觀少游作一絕獻之云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任有謝執政啓事云入忝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輙為西湖之上鳳陽府圖經志潁州古蹟西湖在西門外宋歐陽文忠公遊息之地文忠公遊西湖詩見西湖之勝槩禮來潁之佳句子由於文忠公宴西湖詩城上烏棲暮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蘇頌詩和梁簽判潁州西湖十三題 涵春圃 射堂 碧瀾堂 野翠堂 西湖 飛蓋橋 臨勝閣 清風亭 擷芳亭 四望亭 去思亭 西溪 女郎臺蘇東坡詩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施曰此亦潁州西湖使君不用山鞠藭饑民自投泥水中續曰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中有麥麴乎無有山鞠藭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預註麥麴鞠藭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單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也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饑石愁揚雄援曰揚雄清淨寡欲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西湖雖小亦西子次公曰先生在杭州有詩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今言西湖雖小亦西子則指潁州西湖也縈流作態清而平千夫餘力起三閘是先生本句自註中焦陂上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是有仙骨次公曰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次公曰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圖三輔黄圖載三奏記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桂華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晝夜光明又云武帝求仙起光明宮發燕趙美女二千充之今總其籍一行作吏人不識厚曰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云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氷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子仁曰白樂天詩歎笙班贊對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援曰前漢翟方進為丞相請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方進歌曰壞陂誰是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新與上帝開濯龍續曰後漢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復鴻隙陂聞許楊曉水脈召與之議楊曰昔成帝用翟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國富民安童謡之言將驗於此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坡曰去歲潁州災傷予奏乞罷黄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淺西湖後見是之堅花詩裛裛排金粟釵頭綴玉蟲史頌將喜事來報玉人田間決水鳴幽幽揷秋未遍麥已秋相携燒笋苦竹寺却下踏藕蓮花洲子仁曰杜詩秉炎春剝上昭稿野泥中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次公曰詩主民烝之浮浮臨風飽食得甘

寢肯使細故胷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又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絶句施曰此潁州西湖壺中春色謂洞天春色也飲中仙次公曰飲中八仙用杜詩飲中八仙也騎鶴東來獨悶然嬌曰太平廣記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曰願為揚州刺史或曰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正欲騎鶴赴揚州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厚曰後漢郭林宗游洛陽見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獨與膺同舟而衆望之以為神仙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太山秋毫兩無窮次公曰莊子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云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鉅細本出相形中次公曰老子曰物形之勢成之言因鉅而有細因細而有鉅特相形爾大千起滅一塵裏續曰佛言三千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而已我在此空花起滅之中次公曰退之六下視渦九州一塵集處坑未覺杭潁誰雌雄嬌曰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柘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援曰詩子之昌兮子之丰兮六橋橫絶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次公曰予自先生墓志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先生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一以通南北六橋則湖上所創之橋也魏曰杭先生作堤頭有跨虹為橋者凡六且在今蘇公堤上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續曰先生奏狀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發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尔至今遂塞其半已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蝎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續曰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河水縈帶昭靈宮張龍公祠堂也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曈曨厚曰酉陽雜俎唐大和中鄭仁本遊嵩山失道忽於叢林中見一人枕襆而睡呼之問其所自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一數也開襆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二十四橋亦何有續曰杜牧揚州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換此十頃玻璃風子仁曰永叔西湖詩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次公曰雷塘在揚州東北十里煬帝所葬慶煬帝平昔遊之多洩呂今故時耕出寶釵焉鸞龍則寶釵之飾也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次曰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去永揚倅蘇潁濱集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

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上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奈此遊人何 祖龍學集九日陪舊參政蔡侍郎宴潁州西湖 秋曉西湖勝槩多台軒來此駐鳴珂沙鷗散去驚絲竹煙柳低垂鬧綺羅亂擲金錢和露菊狂搖鈿扇倚風荷下條幸接曹尊末乘爾翻成擊著歌 朝奉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龍學平昔曾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橫斜帶地形碧油丹旆昔常經驛名未改風塵黑碑字猶存雨蘚青薦福寺名園林僧杳渺蘋芳亭名洲渚妓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于今占德星 歐陽公集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黃楊一作呈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閑撐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巵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已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孔方平詩陪李端叔遊潁昌西湖三首 霜風吹老菊離離水外秋雲送鴈飛來伴謫仙閑杖屨蒲林丹葉襯斜暉 樓影搖波到碧空拒霜無數隔堤紅只應明夜關山月憐我相思不寐中 與世相疎行路難不禁塵土便思山山中獨念故人遠雪舞清聲窗竹閑 宋景文公集詠西湖上寄潁州相公 湖邊煙樹與天齊獨愛湖波照影時岸蔣渚蘋春披靡佛樓僧閣瞑參差相君萬一來湖上手弄潺湲更憶誰 金正叔集和永叔潁州西湖 名遊無似郡城西況是棠陰訟簡時信馬乘閑春去後榜舟湖面夜歸遲烟波際目無窮樂沙鳥留人逐處隨應為獨醒須強醉浩歌風月倒千巵 元楊叔能詩潁州西湖 曲岸匳明鏡微風皺碧羅誰將比西子我獨憶東坡亭古落塗塈露涼荒芰荷放生仁號在魚鼈賴恩波 濟南府西湖元一統志西湖在濟南府城西豐曾鞏守郡日有詩宋熙寧六年八月李師中字誠之寶章閣待制自文登來守濟南明年二月移守河南與其僚宴西湖上蘇轍子由時為掌書記和誠之詩序曰侍制李公來守茲土慕其山川石泉之勝慨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拜公之惠亦欲於

此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徙周懼其不能久矣厥明年春之仲詔書移牧河間邦父老悼其去雖公亦欲留而不可得焉於是數與其僚宴於湖上曰此方幸安余將從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別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為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為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詩曰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尊罍與客俱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皆忘歲月徂縱觀真樂易恨別不須臾廟幄新謀帥河間亦近湖安邊本餘事清賞侯良圖應是茲園好流泉海外無 嚴州西湖嚴州府志西湖在嚴州建德縣西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三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溫開置見方千集有侯郎中新置西湖詩云一夕機謀萬古存宋靖康元年知州凌唐佐浚 壽昌西湖圖經志西湖在壽昌縣西廣袤二百里申請為放生池至今不廢十步有飛橋跨其上唐景福二年縣令戴筠開 溫州西湖元一統志晏殊類要云西湖在溫州南一里文選云晉謝靈運遊西湖詩云永嘉郡西湖西湖在長興州西南五里周回七十里一名吳越湖傍溉田三萬頃有水門二十四所引方山源注焉舊記云昔吳王築吳城葺土於此遂成湖 寧波府西湖寧波府志西湖在寧波府州南湖中有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日島松島花嶼竹嶼煙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蕩漾無虛日 四明續志舒亶西湖記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楹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卿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太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刱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即郡酒務故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為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為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閭境取給於其中湖為之竭既又穴為井置廬以守之鄞令

虞君太寧嘗記其事刻石于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鄉浸廢不治其亭南既堤以為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茭芡之類至占以為田淤於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倍薄環植松柳復曰其積土廣為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明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為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于民矣故具論之以遺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記 舒亶和西湖即席三首 金碧樓臺閣暮煙彩虹雙影卧將漣雲鋪物外無塵地月滿人間不夜天細柳千門維畫舸華燈兩岸度鳴絃清狂亦有黃冠客不負仙人載酒船 十洲風籟韻笙簫疑有仙人燕碧桃影逼銀河星半墮氣吞月窟兔爭豪 九秋波浪沙鷗狎萬古功名釣艇高却恨何須明似鏡空令志士泣霜毛 四明太守愛西湖想像桃源舊日圖不放塵埃生水面為傳風月到皇都花間別嶼千機錦稻熟條田萬斛珠閑說兒童騎竹馬至今昂首望通衢 周鍔西湖三首 曉鏡初開淑景明史君風味一般清舟從菡萏林中過

人在鯨鯢背上行妙舞蹁躚紅藥燕清詞時轉紫薇鶯賡歌久矣虗前席肯向縛前戀麴生 史君修禊與民遊千里笙歌水面浮動地維風雲外也戴天唯霓雨中收登臺已有難并樂擊壤寧無寡和憂却憶內家新賜大海棠無數出墻頭 牛鞭初動轉新鶯魂覺池塘選勝行水鏡光中千騎合山屏影裏萬艘橫雲從布穀原頭過雨向催詩筆下生藻繪昇平知有侍閣梅先已賦調羹 鄮縣西湖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明州鄮縣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 成都西湖元一統志西湖在成都彭州元符三年太守李侯序西湖曰唐太中元年望雪樓記載王僕射潛蕭桂州祐繼守此郡於西湖布列臺島罔不妙絕二公之守是邦皆元和時也則西湖之作其在元和時乎 鉛山西湖上饒志西湖在鉛山縣西一里周回一里餘內生芰荷傍多高柳古木脩竹曲折景趣瀟洒一名江家湖永平志和邵倅劉携鉛山西湖韻 水中山影浸橋湖混混泉源注一隅十頃寒光接杭穎二郡皆有西湖千年傑句次歐蘇二公知杭潁雪蟾斷就玻瓈界花木鋪開錦繡圖派出江西模寫妙詩壇二將壘孫吳 夔州西湖夔臺郡志西湖在夔州薛村距城十五里莫測其深俗傳古有富家居于地多行不義一夕風雨暴作忽陷為湖

役鄉人遇旱每禱則雨因名龍潭 潮州西湖潮州三陽志湖山之下有西湖久已湮塞居民占田慶元己未林侯嵘從邦人之請開浚之沿湖栽柳種蓮作亭於湖以為放生祝聖之所湖心有亭曰湖平以應古讖山麓有亭曰倒景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咲植松攝山映帶湖光最為勝景湖山久堙塞亭亦廢孫侯叔謹復加疏治築湖心故亭扁以瀛島丙午陳侯珪重建放生亭尋皆頹圮開慶己未林侯光世浚舊湖開新湖亭館相望遂為登覽之勝處輿地紀勝潮州西湖縈繞于州之大平橋下徑湖以橋建亭其中曰倒景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咲宋年蕃重闢湖州西湖記 西湖古放生池也有山嶄然據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亂光為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蕪為蔬蹊而榛荊叢生蓋童然一山矣慶元己未夏太守林侯嵘陟成聚風月山椒秀麗殆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獨無湖貳車廖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榛壤繁穢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蘇插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闌鏡奩平開虹影宛舒數步之內祠宮梵宇雲蔓鱗差浮雲女墻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

邐迤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鄉邊竹下草際苔中湧觴繁肴席而生公酒未竟然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賽嘗游泳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罥馬君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嘵樹岑青里閒瀟脩畫艎宮羽稚耋佛贊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蒞止奉天子數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又欲鱗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壽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猶香月白春色滿城我公政暇停驂舉白民亦熙熙陶陶鳴濤艤賞藻野縟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剡夫山庸湖平公卿之讖百年遺跡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佩洋洋迭山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發舉而衆美具賽是用踴躍而書鑱于湖濱之崖石三陽志遊西湖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琲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閒顏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 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閑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 潮州圖經西湖 州之西舊有湖祝聖放生亭在焉慶元己未林侯嵘嘗興是役民至今思之越數

年湮塞如故。甲子一周，開慶己未，刑部林侯光世，拈起前話，重新浚築，抑天運也。興工於是年二月，浚河築堤，計伍伯叁拾餘丈，費公帑緡錢貳仟叁伯肆拾伍貫，寓公乳源令趙時愭董之，栽花種柳，隱映蕖荷，絲舫往來其間，夾岸遊人，觀者如織。湖以北，水光軒豁，亭橋間錯，視前己未景象，已不侔矣。初湖之南田，屬豪戶三十八家，侔未易得。擲節，郡計浮費，依元直售之，計緡錢叁千叁伯八十一貫足，田種若干稜，詳附左方，故不書。豪戶樂此田為增湖設，相率而從，申命前揭陽尉兼僉朝佀翁董其事，浚築費較初役倍焉。隄丈尺周圍，計九百七十有奇，荷車之夫，群趨相役，僕於堰尾設一閘，以防湖水之淺。侯慮及此，可謂周矣。是年季商訖工，自北而南，湖光一色，周環綿亙，不知幾里，舟行盤桓，亭庵堂宇，先後參峙，金碧彙飛，恍然奪目，湖間風景，了無盡藏。方之杭穎，識者莫辨。侯之意，非特為遊觀設，深池高壘，亦可壯一方堡障。自為記云。　鳳凰山朝，鱷魚潭空，祝網舊址，地不滿弓。小臣光世，職勤華封，易淺而深，即庳而崇。爰作飛橋，仰像流虹，爰立巍宇，虎拜嵩高。洛爾草木，施及昆蟲。游泳至仁，碩大且豊，山川之氣，斯焉會通，美歸天子，識應三公。天子若曰，民物性同，民物俱樂，斯為無窮。小臣

拜舞。頌會宸聰。爰築修堤，盡護西牖，尊合衆流，至于坤宮，外固吾圍，遠折遐衝。回環十里，瀲灩空濛，宜晴宜雨，宜月宜風。帝城景象，儼在目中。誰謂潮州，亦廣之東。叨恩召還，湖山匆匆。匪余棄汝，君命是恭。騷人墨客，縉紳華宗，邀遊千年，毋忘衰翁。開慶初元，胥中露濃，保魁愭尹，實肇濬功。　雷州西湖元一統志。西湖舊名羅湖也，在雷州府海康縣西，夏有荷花五里許。郡守帥倅屬與民有游賞之樂。東坡兄弟皆有詩。秦少游云，坡公所至有西湖。雷陽志西湖在雷州府自城門外導流而東至東橋，會特侶塘水，長七百五十五丈，闊一丈，深七尺，戴公渠久塞，薛守俊再開，多非故道。　羊城陳大震號蓬寬西湖。　有湖光處有山多，獨此平坡玉一泓，天下比來幾西子，水中曾見百東坡。下隨巨浸熏為瘴，肯為飛廉敢作波，莫作無根潢潦看，兩支流出萬囷禾。　惠州西湖楊誠齋南海集惠州豐湖，亦名西湖。　左瞰豐湖右瞰江，五峯出没水中央，峯頭寺寺樓樓月，清殺東坡錦繡腸。　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頴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許州西湖張芸叟雜記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瀰漫，菰魚稻米不貲。於是以詩落成，人多誦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人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聖光獻御容云。石林詩話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將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之名曰展江。然水面雖闊，還終易湮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醸酒。而水無幾矣。予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吏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沒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樂飲西湖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蘇東坡詩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灩灩春渠長，來從古城

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紛紛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猶怏，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坌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卧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劉公是先生集許州西湖。羇旅懷江湖，氛埃頗鼻壤。及茲已俱適，初意恨獨往。樓觀勢參差，軒楹豁高爽，清光見毛髮，衆影無俯仰，昔者郎廟客，於茲濯塵網，跡源不憚遠，勝事日以廣，美矣流水意，當為知音賞。李方叔濟南集己卯春許昌湖上酬王寔仲弓作。　紫荷媚曲塘，青秋舞平畦，晨光泫晞露，衆木含華滋。咸警勿外慕，歸休及良時。　和李端叔大夫從參寥子游許昌西湖十絶。　幾處啾鸚愁日暮，一聲鶗鴂與春歸，紅稀綠盡尋常事，不用長繩繫落暉。　草已芊綿柳已柔，落花重疊不須愁，風光流轉等閒過，又是一年春事休。　百物爭春竟可憐，青池綠靜但沉天，浮萍細碎從渠長，憎見差池點荇錢。　西疇新買數塍田，便掃空囷俟有年，欲坐瓜蕃吹豆葉，風翻黃浪麥秋天。　風頭皺浪鬧還促，雨點圓紋亂更多，何似無風亦無雨，碧天千里在澄波。　癡兒揷地栽楊柳，楊柳無根揷便生，我亦無根常作客，四年漂泊大梁城。　股大如腰立已憂，不須登閣始三休，道人尊足元無

病莫取形骸向裏求　夢爲胡蝶恣飛飛飛入花叢處處迷不是提壺強
呼起尚應栩栩展江西　詩翁詩思與春爭落筆風雷紙上生雪林滿順
心尚壯君看巖電射人明　池南池北亂蛙聲不問官私處處鳴昨夜一
犂新雨足無煩料斗更滋生　梅聖俞宛陵集許昌晚晴陪從父自城上過
西湖因詠謝希深韻風詩恰然有懷　跡雲漏斜照殘雨葉間明飛蓋城
頭去澄湖水正平荷盛鮫客泣蔓灌野人纓公獨思康樂臨流誦句清
春風入樹綠童稚望柴扉遠聲杜鵑響前山蜀客歸到家逢社鷰下馬幹
征衣終日自臨水應知已息機　又登許昌城望西湖　試望許西偏湖
光浸曉煙岸痕添宿雨草色際平田夏木陰猶薄朱荷出未圓人閑綠波
靜幽鷺插頭眠　蜀州西湖范石湖大全集蜀州西湖荷花正盛閑水月
登舟亭湖陰亭外別有白蓮尤奇蜀中無芰至此始見之　閑隨渠水來
偶到湖光裏仍呼水月舟徑度雲錦地誰云不解飲我已荷香醉湖陰玉
嬋娟夏立綠粧外何須東閣梅悠然自詩思鷺風入午暑水竹有秋意米
芰不盈匊興與蓴鱸會遂知新津宿魂夢亦清駛　桂林西湖桂林郡志
西湖在桂城西三里西山之下環浸隱山六洞闊七百餘畝在唐名其源
爲蒙泉其流爲蒙溪見隱山六洞記湖久廢宋乾道閒經畧張維築斗門

復舊觀淳熙閒經略張栻以爲放生池鮑同復西湖記　桂林西湖今經
畧使徽猷張公所復也舊曰蒙溪去城里許而近勝槩爲一郡甲按唐御
史吳武陵所作隱山記又有韋宗卿者亦作六峒記皆述溪潭可以方泳
蓋其故跡也然中廢爲田壁火無能知厥自記中所載靡容辨識尚可考
者特一潭二池池有芰荷廣皆不踰尋丈餘盡耕稼之畦壠矣初公游山
中得二記按之以求蕪不知所聢既而詢知爲公田其租則爲帥與曹兩
司之入後讀吳記至走方舟泛畫鷁渺然有江海趣則歎曰利彼租入贊
茲觀美可謂殺風景者矣遂有修復舊觀之意屬與憲臺滕公漕臺姚公
同集從容及是漕遽欣然曰願捐圭賦就斯勝特憲隨贊曰使此邦耆老
以吾人今日夸語來者豈非千載一段風流哉公前已默計冐屯廠田居
山之麓衆泉所會中偃而四窐茲蓋天成非假人力第留泉使不得去則
湖可生而復於是相所從泄作斗門以閉之未幾水遂盈衍若潭若池瀰
漫爲橫徑將數十頃焉望之蒼蒼茫茫淵澄皎澈千峰影落奪色秋清如
玉鑑之新磨如浮圖之倒插境物粹煥精彩一新然吳記以爲溪而云作
亭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韋記以爲池而云北牖峒口有田砥平可施闌
檻以知昔時猶有淺陸水所不及之處而今洪涨爲過之矣其中流千汐

陰出波面如島嶼因築亭其上命之曰瀛洲植卉藝竹映帶遠近南附招
提面隱山爲亭每遊覽則憶家山因命之曰懷歸北依茂林俯流爲閣用
老杜湖水林風之句命之曰相清放船集賓於此乎在環山循趾引水疏
渠繚繞縈迴於綫萬倚檣客與逵進索奇討幽得新洞二命之曰潛而別
之以南北南潛則蹊其背腹乍隱乍顯爲亭於其陽直西南命之曰望嵋
是皆出乎六峒之外發前人之遺逸增往諜之未載遂使初至者翛然如
立塵寰之表常遊者瞭然如刮膚翳之目江浙所稱亦未能遠過焉一日
公飾彩艦載賓佐以從酒半客起言曰公不動一民不亡銖金不終日而
中興此景以與來者居者仕者同其安榮蕭散之樂非爲政不能是烏可
以無述諸從事蒙成積參勝踐又莫記之得無愧乎敢請公命曰衆志不
可虛也宜屬別駕毋辭同離席進曰公受寄一面克綏靖蠻貊下孚粵人
按堵上寬朝廷顧憂鈴閣燕清徒以談笑復湖山之槩間引賓客酌酒賦
詩其上任大重而居閒暇衆人何以識此晉羊叔子鎮襄陽遵人懷附羊
公唯輕裘緩帶日游憩峴山以爲常或日再往若無所事而平吳之功皆
祐方畧人豈知夫峴首之爲羊公幕府耶今之西湖又庸知不爲羊公之
峴山也衆客皆曰然既退遂以書之乾道五年十二月丙戌左宣教郎通

判軍府事鮑同記　劉後村詩泛西湖　桂湖亦在西豈減潁與杭丹橋抗
崇榭漾波浮輕航休沐陪勝踐軒蓋何煒煌停橈藕花中一目千紅裳
詎知白晝永但覺朱夏涼古洞半蕪廢仙人今在亡踞石散醉髮吸澗澆
吟腸延緣繚溪步詰曲經禪房野鳥啼密竹高蟬噪疎楊雖無絲竹樂談
論諧宮商諸君斂於詩援筆如𧙍翔顧予乏華藻山雞追鸞凰頗能讀古
碑所恨侵夕陽明發復攜攜前遊未可忘　新定西湖新定續志西湖在
城西南祝聖放生在焉景定二年秋七月暴雨仁安山洪流迸出決湖趨
江湖涸遂蕪今侯錢可則亟以冬隙堤之明年正月祝堯之日放生於湖
如常年碧波溶溶鱗介咸遂邦人樂其有愛君之心焉李倅東陽樓晏爲
之記　郡城岸江枕山泉味甘冽舊爲井者九曰桂泉在雙桂坊曰清泉
在子城外西北曰華泉在奕率寺西百步曰甘泉在軍門內西曰釀泉在
郡圃今連筒入公庫資取釀曰秀泉在添差通判衙東曰海底泉在和平
門內西曰白龍泉在安泰門外曰碧波泉在嘉睨門外或謂甘泉秀泉不
列於九井然皆未有考焉其他綆汲之所尚多如奴井在善教坊南小巷
中雙黃泉在樊家山下舍人井在舍人橋東丁家井在濠墖坳下路北龍
泉在錦砂岡西今連筒入三務資取釀是皆宜書　昌平縣西湖昌平縣

志西湖景在縣西南伍拾里青龍橋社玉泉山東其湖廣袤約一頃餘舊
有橋梁水閘湖船市肆蒲茭蓮芡擬江浙西湖之盛故名今存一漫陂而
已即今順天府　大名府西湖元一統志西湖在大名路濬州之西乃故
城之地去州二十里金時引水灌浸常不令竭即今居民塞其通河水口
以盜種田疇然有潦溢已為渰矣　吉水西湖吉水志西湖在州西南五
十步又按耆老所記發源自州南至州背通大江湖中多藕花宋紹興中
邑宰陳公誠孫為亭曰雲錦後為要津亭今俱決為江矣讖記云渠水決
湖坛文江出狀元宋寶祐四年周叔廷對策第一後屆為第五人以為應
此讖又劉次雲戊辰甲科及第　漢州西湖唐李衛公集漢州月夕遊房
太尉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房公以妙琴聞於海內每因明月
夕重敞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雲暫依南史安陸侯與王仲寶長史虞
杲之書稱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晚日臨
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亭右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
公高世志秖似冶城遊　又奉和兵部侍郎鄭澣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
尋徽絃一掩抑風月助登臨榮駐清油騎高張白雪音低言酬唱美良史
記王箴　靜對烟波夕猶思棟宇精臥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頎步裸期

遠參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　又奉和禮部郎中集賢殿學
士劉禹錫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鉤旌旗還外次舟楫泛中流目極想
前事神交如舊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愁　薛許昌詩題漢州西湖　西
湖天下名可以濯吾纓況是攜家賞從妨半驛程嘗茶春味渴斷酒晚懷
清盡得幽人趣猶嫌守吏迎重淹逢角暮百中喜詩成坐阻湘江擿誰為
話政聲前安撫副使曾此賦詩尋自南宮有湘潭之命因以吟歎　宋致放
翁詩遊漢州西湖　房公一跌叢眾毀八年漢州為刺史遶城鑿湖一百
頃島嶼曲折三四里小菴靜院穿竹入危榭飛樓壓城起濛濛煙雨媚松
楠顛倒風霜老葭葦日月苦長身苦閑萬事不理看湖水向來愛琴雖一
癖觀過自足知夫子畫舡載酒凌湖光想公樂飲千萬場歎自風流今未
泯兩川名醞避鵝黃鵝黃漢中酒名蜀中無能及者　祖龍學集寄題漢州
西湖兼簡知郡馬屯田　房相留遺愛清風湖水長人思浴池鳳誰識濟
川航白雪徽音遠太尉善於彈琴　洪鈞道化光還聞繼高躅新有召公棠
嚴公鄉詩題漢州西湖　西湖創置自房公心匠縱橫造化同見說鳳池
推獨步高名何事滯川中　輿地紀勝漢州西湖雜詠溫公集有何濟川漢
州西湖雜詠十七首曰清風臺行月亭桑圃竹塢射堋王徽亭書樓朝會

臺浮暢亭清燕亭流芳橋曉春亭晚山採花榭蟠軒堂猶眺軒州　婺源西
湖新安志　婺源靈順廟右有水一帶亦號西湖李唐時大溪由湖直出名
曰蚺蛇港縣治在清化欲遷今地乃畫圖呈上李王王令水圍繞縣城用
鐵牛壯築港口南築港尾中瀦水為湖溪遂環縣而出紹定辛卯縣尉趙
崇沆命工甃砌湖堤植以桃柳湖內種荷高下相映　耒陽西湖衡陽志
西湖一在衡州耒陽縣西六里周回十里深二丈　一在衡陽縣在城西
縣學前　沔陽西湖沔陽志　西湖在州之東南一百五十里湖州西湖唐書
地里志湖州長城有西湖溉田三千頃其後堙廢正元十三年刺史于頔
復之人賴其利卑事因于頔傳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溉田三千頃久荒
廢頔行縣命修復陂閎歲獲杭稻蒲魚無慮萬計　湖州志　西湖在縣西南五
里周回七十里山墟名云一名吳越湖傍溉田三萬畝有水門二十四所
引方山源注焉湖見統記圖經舊編山墟名云昔吳王闔閭築吳城使百
姓筆土於此浸而為湖闔閭弟夫槩因而創之吳興記云夫槩所立吳志
云孫皓封烏程侯就國有西湖人景養相皓當大貴此地人也湖中出佳
蓴書貢塘高一丈五尺唐刺史于頔修亦呼于公塘後李詞立于公塘碑
元和中范傳正復令縣權逢吉去塘內田及決堰以復古迹或通中刺史

源重重建縣令潘度重修　雲南西湖雲南志　西湖在雲南府城西湖方
五里蒲藻長青土人多汎舟遊賞　新城西湖新城志　西湖在水壺口之
西方廣數十丈上有龍王廟　華縣西湖華縣志　西湖見郡志圖去縣西
二里晉為陸瑁養魚池宋為放生池由晉迄元水汪汪無變易南有一洲
上建書院元知府張之翰記有曰若唇之吐鱉之貞龍之居泰定以後漸
至湮塞而為平陸至正末築城遂橫亘其上名雖存而故道不可迹矣已
上自官給塘急水港至此係之近年所考　邛州西湖元一統志　西湖在
邛州大邑縣距城八里中峰下四九坳石安期詩云先生宴坐西湖曲水
上青山削寒玉日光浮動山影來釀作一壺春酒綠　寶慶府西湖輿地
紀勝　西湖在寶慶府湖上有羅漢寺郡守史化堯有十詠西湖詩　邵陽
西湖邵陽志　太守鄭安恭探梅過西湖　郊坰一到眼偏明古寺寂無鐘
磬聲共上籃輿尋勝事獨先冠蓋愧雙旌探梅載酒成幽趣縱步登山喜
晚晴自顧遐頭最衰老不才何幸守邊城　知縣張抹次韻　亭亭水質
照溪明灔灔如聞環珮聲初訝王妃游月地但無他仗引霓旌使君再約
憩憩賞天意從教爛熳晴詩律清嚴誰敢犯七言今始見長城　金方正
位鑒平湖物景堪將入畫圖兩岸雨垂楊柳重汀沙立鷺鷥孤泓澄良

夜摇明月。獄觀高秋蘸岩蘆。寫目瀟湘徒有約。殘陽歸去獨躊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圓光
圈點監生臣畢三畱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四　六模

湖　西湖

唐白居易詩湖上春行　孤山寺北古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恨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湖上春來古畫圖群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湖亭夜歸　盡日湖亭卧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湖上夜飲　郊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鬢不見朱顔見白絲失却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欲何爲　湖上招客送春泛舟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清兩㮣若下初來得一曲霓裳始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

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早春西湖閒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微之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眞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煙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閑興少應負鏡湖春元稹詩酬樂天早春閒遊西湖頗多野趣恨不得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韻見寄樂天前篇到時適余亦宴鏡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未章亦示暇誠則勢使之然亦欲粗爲恬之贈耳浙江時作鴈思欲迴賓風聲乍變新各攜紅粉妓俱伴紫垣人水面波疑縠山腰虹音降似巾柳條黃大帶菱葉綠文茵雲畫纔通屐汀寒未有蘋向陽偏曬羽依岸少游鱗浦嶼崎嶇到林園次第巡墨池憐嗜學丹井羨登眞逸少墨池稚川丹井皆越中異跡稚歎遊方盛聊非意所親白頭辭北闕滄海

是東鄰問俗頻江界蒐畋想渭津故交音訊少歸夢往來頻獨喜同門舊皆爲別郡臣三刀連地軸一葦礙車輪尚阻青天霧空勝白玉塵龍因彫宇識犬爲送書馴勝事無窮境流年有限身懶將閑氣力爭鬪野塘春宋百納詩同友遊西湖　露濃烟重草萋萋選勝逢君叙解攜靈隱寺前天竺後孤山路北貫亭西風生湖面波初動春入城陰柳漸低往事悠悠成浩歎王孫猶自醉如泥吳融詩離岐下題西湖　送夏迎秋幾醉來不堪行色被蟬催身隨渭水看歸遠夢挂秦雲約自迴雨細若爲拋釣艇月明誰復上歌臺千波萬浪西風急更爲紅渠把一杯宋夔餘詩送唐中丞開淘西湖夏日遊泛因書示郡人　蔣岸新淘見碧霄中流相去忽成遙空餘孤嶼來詩景無復橫槎礙柳條紅旆路幽山翠濕錦帆風起浪花飄共知浸潤同雷澤何處川源有旱苗方玄英詩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民因智力周迴潤物像心源孤蒲縱感生成惠鱣鮪那知廣大恩瀲灧清輝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砂泉遠石通山脉岸木粘萍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檝徐行日易昏烟霧未應藏島嶼鳧鷖亦解避旌旛雖云桃葉歌還醉却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一作沼凢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萬古存

李紳詩重別西湖東去日前別湖中雙鸂鶒翡翠早梅等三題及西來則鸂鶒翡翠悉皆翔失梅衰秋葉重起前歎耳　浦邊梅葉看凋落波上雙禽去寂寥吹管曲傳花易失織文機學羽難飄雪欺春早摧芳鬢隼勵秋深拂翠翹繁豔彩毛無處所盡成愁歎別容橋宋歐陽文忠公集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　菡萏香清一作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元憲公集閏三月再到西湖花卉已過春餘夏早景物亦佳因復留連日夕忘返　再來湖上已春殘物物隨時亦強歡紫葉抽荷疑弄翠皮包竹好栽冠驚撓野鶩移沙渚貪餌鮮鱗薦客盤盡日臨流忘吏事須知名世六條寬　重展西湖作二首　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西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河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計年　又　西北雲波逗異津兩陂相合到城闉橋橫斷岸繞通舫路轉新洲不路塵倒影剩容霞底日暖光平展鑑中春催頹病守時無用堪與鷗鷺作主人　新歲雪霽到西湖作三首　新年城曲坐溪臺宿靄初收晚凍開無限禽聲兼柳意欲催春色過湖來　又　水華煙態壓回汀衰客無情亦有情芳草不須緣短夢一番新綠滿塘生　又　閑拂苔

磯弄釣綸幽懷先賞淇灘春沙鷗似未知余意鷺舞時時錯避人程明遠
先生集西湖　淇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
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
使遊人意不齊蔡端明集寒食西湖　山前雨氣曉縱橫水際風光翠欲
流盡日旌旗傳曲岸滿潭鉦鼓競飛舟浮來煙島疑相就引去沙禽好自
由歸騎不合歌吹歇萬枝燈燭度花樓　四月清明西湖　千頃平湖綠
一遭空城遊樂自倉豪畫船爭勝飛江鷁翠巘都浮戴海鼇芳草堤邊裙
帶短柔桑陌上鬢鬟高樓前盡日聞歌笑不啻秋風卷怒濤　西湖　湖
上山光一笋青佛宮高下眾崗扃煙收水曲開奩匣春送人家入畫屏竹
氣更清初霽雨梅英猶細欲殘星吳舠越棹知何處柳拂長堤月滿汀景
文公集上春晦日到西湖呈轉運叔文學士　春遍西湖上湖滑綠勝醅
驚魚迎瀨躍鬬鴨擁波來柳已綠煙重花仍赴暖開側汀煙媚篠郎石水
衔苔岸轉横杠度川窮飲舫回晴浮蟲聿役閑立鷺毰毸野畔平如界林
蹊潤不埃光浮好雲日影倒靜樓臺山色兼晴霽霞容著暝催溪行凡幾
曲悵乏昔人才　憶興唐公西湖　紅鮮高下照橫溪勃窣含情欲上隄
手攬緗莖那忍折戲魚長在葉東西　荷花深處放舟行棹觸荷珠碎又

成美道使君迷醉幽分明忍得採蓮聲時席上唱漁家傲子省是臨川公荷花曲又古樂府有採蓮曲使君迷　西湖席上呈張學士　野菊班班
岸蓼紅使旗同駐賞秋風斜陽更助憑欄勝高下樓臺波影中林和靖詩
西湖　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
佛頭青棐欑粉堵搖魚影蘭杜煙叢閣鷺翎往往鳴榔與橫笛斜風細雨
不堪聽　泛舟入靈隱　水天相映淡瀲瀲隔水青山無數重白鳥背人
秋自遠蒼煙和樹晚來濃桐廬道次七里瀨彭蠡湖間五老峯轂棹遲回
歸未得上方精舍動疎鐘　西湖晚歸　水痕秋落蟹螯肥閑過黃公酒
舍歸魚覺船行沉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疎分夕
照微卻憶青溪謝太傅當時未解惜蓑衣　西湖獨泛　水氣幷山影蒼
茫已作秋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疎蕭先寒折殘虹帶夕收吾廬在何
處歸興起漁謳　西湖泛雪　浩蕩迷空闊霏霏接水濆舟移忽自卻山
近未全分凍軫閑清泛溫鐘彈薄熏悠悠詠招隱何許歎離群　湖上初
春偶作　梅花開盡臘亦盡晴暖便如寒食天春色半歸湖岸寺人家多
上郭門船丈離相並映短蓑翠激欲生浮嫩煙樊處酒旗山影下細風時
已弄繁絃　湖樓寫望　湖水混空碧憑欄凝睇勞夕寒山翠重秋靜鳥

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舠　和謝秘校西
湖馬上　表裏湖山極目春俵鞭時此避埃塵蒼蒼煙樹悠悠水除卻王
維少畫人　湖上晚歸　臥枕船舷歸思清望中渾恐是蓬瀛橋橫水木
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翠羽濕飛如見避紅渠香嫋似相迎依稀漸近
誅茅地雞犬林蘿隱隱聲　西湖春日　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輙
題詩春煙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雜芳薰巘崿濕飛雙翠破
漣漪人間幸有蓑衰笠且上漁舟作釣師　酬畫師西湖春望　笛聲風
暖野梅香湖上憑欄日漸長一樣樓臺圍佛寺十分煙雨簇漁鄉鷗橫殘
蔣多成陣柳映危橋未著行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　劉公是
先生集晚過西湖　日暮無興適緩帶此消搖湖光悅我心步上西城橋
遠煙被林莽樓閣隱岧嶤歸烏先後飛夕風正飄飄悵然念遠渚興盡復
行謠　劉敞彭城集晚過西湖　落日微雨好浮雲近水多空濛亂林樹涵
泳著星河實極興不盡跡歸心更遇猶須明月夜濯足弄金波　泛舟西
湖二首　靡疊蘋萍合寅緣島嶼深操舟非有術鑒水會清心老樹成重
蓋初荷散萬簪名園皆有主費日試幽尋　懶意適自強舊遊疑觸新如
從剡溪客忽悟武陵人鐘鳴高下寺漁樵來去津涼風水雲合天半是魚

鱗　西湖獨行　畫橋朱閣水東西柳帶花稍聳復低欲上扁舟還借問
此中時有晉人迷　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馬都官春日憶西湖寄陸生
時望前湖倚玉梯雲山横絕路東西只知遠目窮芳草不見高人在曲隄
畫榼尋春應醉去舊朋懷昔欲魂迷海邊燕子啼無數願託雙飛寄短題
王德言夏日西湖晚步十韻次而和之　雨餘殘照在塘靜獨行行荷
積水珠重天収寬帳幄倦禽依卧柳聚蚓瑞坳泓幘側林枝礙裳褰野蔓
縈笑豁客剩藻刃水祆鶯泱泱流泉活濛濛夕霧平榴房生蠹落蛛網
害蟲成坎黽無時怒渾魚自樂清高臺從歎窮古道有根横寫景未能就
娟娟月上城　同諸韓及孫曼叔晚遊西湖三首　晚日城頭落輕鞍竹
下涼野風嘶水沫舟子剥菱青不老識秋氣徑幽閒草香幅巾聊去伱不
作楚人狂　爍電來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暉蛺蝶作
團起蜻蜓相戴飛嘲謔不覺夕跨馬月中歸　舟中演滿意不淺卻生林
塘景欲發翠色蜻蜓立菱葉青絲驟東秣城根　興道損仲文于華陪泛
西湖　冰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剽吟稀楚老新對山怜去鳥
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李復潏水集晚至西湖物意秋淒
若有思思遂作湖水歎　岷山中斷洮水來分入西湖浸城址一落城陰

不復回餘波日轉皐蘭尾陰風淒冽寒氣早愁霧慘澹邊思起誰言秋水澹無情默觀意亦有怨喜天軒地闢滄溟開百川東奔如激矢蟲龍受職日夜趨萬折必東効臣子發源本領盈科進築防豈期因坎止日升不及浴雲龍泥潤空能養萑葦停波寂寞雖無語物情得失應如此淮陰野外乞餘食留侯圯下收墮履當年或失龍準翁冷落功名千古恥我欲鳩工聚長鍤齊平決堤如決紙直看驚湍萬里潮覓嗟窮涸千山底　送客至西湖　湖亭獨倚客初歸春去春來盡不知新竹出梢纔放籜斷涌經雨別生枝山寒藏雪生雲瘞風送飛鷗過水遲却笑偷閑得忙事自尋鄰叟問釣絲　黃亞夫代懽集次韻和雪霽遊西湖　雪會遊人意元朝變物華醉鄉銀作界詩客玉為家魚影紋冰穀禽蹤篆霰沙餘英恐消盡日斷夕陽霞　張于野集次韻清明日西湖　新火飛煙上柳梢天供好景助詩豪江湖一處逢嘉月滇海同時得巨鼇白水更隨春雨長青雲不及畫樓高千橈揮羽擊聲動十里驚雷奪暮濤　次韻蔡君謨侍郎寒食西湖　飛飛畫檝繞花洲霽雨浮花出岸流誰廣金明為水戰自來銀漢有覓舟紫極異人來覓舟吹簫於銀河之上行從使節春尤盛住買吳山老未由人遲歸軒香撥路一分新月管絃樓　九月望日同君謨侍郎泛西湖夜飲

清歌曲曲酒巡巡一舉金蕉五十分本府坐者四人山影與天都在水風光為月不留雲節四路口千門待樂過湖心四岸聞莫笑閑官奉歡席自來萬艾近蘭薰　鄭獬鄖溪集憶泛西湖　四面青山繞繡圍平湖萬頃碧羅衣風搖酒面金鱗活月弄波光玉篆飛醉客半眠紅燭下畫船行唱採蓮歸十年衣袖遮塵土惆悵飛雲滿翠微　蘇東坡詩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後曰賈島詩坐聞西林雪凍折兩三絃為鼓一再行續曰漢書司馬相如飲卓氏所臨邛令請奏琴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曲行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懷有二三子落筆先飛霙師曰雪花謂之霙見韓詩外傳共為竹林會師曰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嵇康為竹林會次公曰遊西湖者豈合有七人乎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師曰歐陽永叔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禪老復何為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援曰詩如此粲者何次公曰楚詞大司命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又　寶雲樓閣閑千門師曰寶雲寺名林靜初無一鳥喧閑戶莫教風掃地捲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次公曰湯休以比仲殊宋僧惠休姓湯氏有詩名于世始知鹽絮是陳言續曰謝安內集謂子姪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晁卿曰名端彥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子仁曰李白詩幽尋事隨去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高曰歐陽永叔游石子澗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流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夤緣續曰莊子漁父篇載漁父之去孔子也曰貴緣葦間問道若有得買魚莫論錢

東坡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入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次公曰韓愈送孟東野序云東野始以其詩鳴今以言二詩僧也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次公曰二老指言王忠玉張全翁也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次翁曰三尺井指言參寥泉也渴飲半甌玉明朝開緣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子仁曰見周易載酒有鵝炙續曰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扣門非啄木次公曰唐人詩云閑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浮蛆灩金罍翠羽出華屋須臾使陳遵援曰王羲之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覺夢那可續又君未度江過我勤秉燭次公曰晉謠有五馬浮渡江又古詩何不秉燭遊一笑換人爵援曰孟子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百年終鬼錄厚曰魏文帝書有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又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又西湖戲作信民曰詩文發源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到潁有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乔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一士千金未易償次公曰子貢曰宰我千金無失士心則一士此千金為多矣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續曰李白襄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路人皆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祇有并州一葛彊厚曰晉山簡傳簡鎮襄陽民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次公曰。杜甫初月詩。影斜輪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璧。次公曰。盧仝詩。是夕吐艷如長虹。又云。初露半箇璧。漸吐滿輪魄。游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李曰。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看到蒼龍西沒時。次公曰。蒼龍角亢之七宿。夜半而沒。蒼龍已沒牛斗横。東方芒角昇長庚。次公曰。曹子建云。斗沒參横。又詩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坡曰。湖上業漁音盜釣者也。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絮飛春減不成年。次公曰。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倅曰。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已。不楚行樂復待何時耶。老境同乘下瀨船。次公曰。漢武帝紀。看下瀨將軍。而注引伍子胥書有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坡曰。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遨頭要及浣花前。坡曰。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次公曰。以言劉景文。前漢贊云。山西出將。洛下書生語更妍。次公曰。以言周次元。謝安傳云。能為洛下書生詠。共向北山尋二士。次公曰。二士言有順道常也。先卿曰。魏僧法度。法綜遊學北山綜習三藏。靈跡異事。世皆先聞。世號曰。北山二聖。畫橈鼉鼓聒清眠。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詞源艷艷波頭展。倅曰。隋文藝傳曰。筆有餘力。詞無滯度。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詔先曰。陶淵明心遠地自偏。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有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和蔡準郎中邀遊西湖。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携燒筍苦竹寺。卻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飲湖上初晴後雨。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對合乎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次韻沈諫議約遊西湖明日得雙蓮於北山。沈和小詩因用其韻。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詔書行拜樓金殿。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湖上同泛古飲。喜逢門外白衣人。欲會湖中亦玉鱗。遊舫乍痊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漁釣追黃帽。未要靴刀抹絳巾。芳意十分強半在。爲君先踏水邊春。早到湖上。二令先在。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二老長身屹兩峯。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榦。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偉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碩。慙愧當年邴曼容。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司馬溫公傳家集西湖。佳麗三吳國。湖光蕩日華。魚驚動蘋藻。鷺喜掠楊花。雲過山腰黑。風驅雨腳斜。煙波遙盡處。髣髴見漁家。蘇魏公集次韻蘇子瞻學士臘日遊西湖。臘日不飲獨遊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嘉句如連珠。况復同好相應呼。君常聽事嗟罪辜。雖在樂國猶寡娛。是社稷臣曾顯史。直道自任心不紆。最愛靈山之僧廬。彼二惠者清名孤。業上梵夾床龍鬚。爐銷都梁饌伊蒲。潔行自欲敦薄夫。長吟擁褐忘昕晡。坐客不設氍毹。對境如看方輿圖。君懷經濟才有餘。名聲妖尊懲頹遂。且來山林尋適適。更玩四營兼參摹。次韻奉酬發判呂殿丞蕪集西湖。江海為藩地絕塵。湖山尋勝坐邀賓。銷除袢暑忘三伏。追憶曾遊隔五春。極望林巒橫紫翠。旋供肴核剝清鱗。常時欲到喧囂阻。偶得相陪似宿因。王沂公書延賓客。書與一道人清話甚久。公曰。平居嘗苦少暇。今得相陪。欸曰無事。亦似宿昔因緣耳。西湖。湫澤珠源勢不休。遶城冰玉湛寒流。鷺鷥客與菰蒲亂。呂得江湖一望秋。遺風集范晞文詩。春日遊湖。湖邊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煙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山。僧惠洪冷齋集。東坡尤愛西湖。其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句皆西湖寫生。時天姿自然。不施鉛華爾。作詩書其壁云。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爲作春寒水墨圖。自南遊多崇岡陵。岐嶺略見西湖秀色。用

和晴語作長短句云。山徑晚樵還。澤墪孱顏孫。山背後泊船看。手把遺編披白帢。剩卻清閒。韡落竹叢寒。漁業凋殘。水痕無底照秋寬。好在夕陽凝睇處。數筆秋山。陳后山詩西湖　小徑才容足。列子曰。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張湛注云。繞得安腳。寒花只自香。老杜詩。寒花只暫香。官池下鳧鴈。老杜有官池春鴈詩。漢昭帝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文選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有鳧與鴈。荒塚上牛羊。古樂府曰。今日牛羊上丘隴。有子吾甘老。東坡詩。有子萬事足。老杜詩。吾老甘貧病。無家去未量。老杜詩。無家問消息。作客在乾坤。三年哦五字。草木借光輝。老杜詩。擁別借輝光。趙清獻公集陪前人遊西湖兼簡坐客　愁嘗喧喧擁畫船。瀲灩上下照紅蓮。一樽各盡十分酒。四老共成三百年。北闕音書休憶念。西湖風物且留連。杭民夾道焚香看。白髮朱顏長壽仙。　再用前韻　共泛湖光范蠡船。特杯歡客倒金蓮。此時朋契偕行樂。何日君恩許引年。照水暗知華髮改。倚樓高興紫雲連。安車盛暑盤桓好。況是人間一散仙。　次韻前人懷西湖之遊　昔時唐穀預英雄。今獨湖山幸會逢。謫宦青錢曾萬選。謂林希承恩白手是三公。謂趙槩龍山我念經年別。虎榜君曾昔日同。老守七章還印綬。俞音朝暮出宸衷。張舜民畫墁集和邠倅王正夫大夫遊西

湖　雨過花開一郡忙。紫微山影照湖光。東風不費舟船力。暖日能添羅綺香。已拚今朝須盡醉。預愁明日又辭鄉。飽聞馮翊無花草。唯有城頭至樂堂。蘇潁濱集遊西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盃。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文同丹淵集憶西湖舊遊。　西湖晴碧晚溶溶。與客常來坐好風。記得有人歌小玉。月明猶在畫船中。　和子山陪使君遊西湖三首。　柳色遶堤金粉明。湖光浮岸玉煙輕。風柔日薄恰新霽。正好訪春來此行。　遊騎翩翩從使君。娛賓亭上宴西曛。座中不用頻辭酒。明日青春已一分。　滿眼垂楊照綠波。就中春意此先多。不將歌管酬佳景。擬索翠澔堂上何。　又西湖　丞相淹回地。光容滿落暉。池塘存舊壘。城郭數前非。煙靄陰晴出。鳧鷗遠近歸。松風殊有意。猶欲下金徽。曾文清公詩次韻陳魯山正字社日同遊西湖。　昔在兒童歲。湖山入眼新。只今餘白髮。何以報青春。日暖繁遊子。年豐樂社神。諸公勤載酒。四事每參辰。鬢髮垂領白。塵埃逆面紅。相從林下寺。一洗水邊風。寫物詩無敵。銷愁酒有功。夕陽應更好。可惜在城中。彭汝礪鄱陽集西湖　篇章無漫不中看。誤得先生一解顏。明日何為投暗室。陽春不意在窮山。半時借以齒牙

論。今日見之眉睫間。自笑鴟鴞為計拙。誰知鴻鴈及時還。范純仁詩秋晴思西湖寄少師　樓閣參差霜葉紅。湖光秋色畫圖中。移船影動波心月。橫笛聲隨水面風。當日席間先醉客。如今塞上獨衰翁。思君情緒東歸興。暗逐汾川日夜東。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春湖景物畫圖中。朱閣偏宜翠柳籠。上客縱談聲奮白。佳人醉舞臉舒紅。鋪張錦繡花邊日。堆疊琉璃水面風。民俗歡遊魚鳥樂。主人才合代天工。　西湖四時曲。　白鷺文鴛鑑裏飛。紅橋朱閣影參差。疎林密雪皆堪賞。不特尋芳避暑時。　萬頃琉璃變翠鱗。日遲風暖物華新。千花百草遊人路。應謂壺中別有春。　深堂高閣啓清風。舟泛荷香柳影中。日月待公逃暑飲。官無拘檢是琳宮。持國微之皆領崇福宮　夕陽照水晚登樓。皎月涵波夜泛舟。珍重前賢開展意。中年長願守閑州。守相詩願賜閑州不計年陳了齋集送致政鄭文赴張杭州西湖之約　丈人八十身尤健。心似閒雲恣舒卷。故人邀作武林遊。拏舟不道江湖遠。澄波萬頃沖融間。塵埃洗盡光陰閒。登臨不倦謝太傅。好與共尋聰外山。梵刹琳宮繞飛閣。靄色嵐光日參錯。遥岑併入眼中來。卻愛清秋有搖落。酒價在逐秋風高。一倒百壺詩正豪。潮落潮生幾人老。我獨世累如鴻毛。興來即是煙波客。興盡欲歸歸便得。踈巾藜杖日相

隨。不許征途有南北。天南天北屢經過。未獨丈人清興多。欲棹小舟同一醉。手邊朱墨奈忙何。張紫微先生集次韻石用之春晴遊西湖　春晴結客出城隅。無數僧坊論給孤。紅貼馬蹄花底路。綠籠船背柳邊湖。逍遙各自從鵬鷃。斷續寧須較鶴鳧。端立一丘爲老計。移文何謝北山逋。鄉詩戲舜俞遊西湖　湖光收盡只芙蕖。決背飛來白鳥孤。相見城南葛藤老。又將心境示妻孥。蘇邁斜川集與范其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廣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不計吾儕用。永日不可養。窮居厭塵閧。出門有佳詣。咫尺窺潭洞。危樓俯木杪。大廈森高棟。户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葑。閒持枕簟往。遽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世間賤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窗與君享。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汲飛鞚。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閱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秋。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蕭疏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盃中月。清夜頻移鑑裏舟。雖是蓬萊通帝籍。那人且欲寇公留。　危構飛空舊奐輪。澄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塼。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笑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環堵真無變欲清。曉客強陪金

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歎頻纓泛石湖大全集次韻會客湖上　西湖氷泮綠生鱗料峭春風欲惱人花片不禁寒食雨鬢絲猶帶湧金春江山與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嗔取歌聲逐愁思爲看流水引盃頻　次韻韓無咎右司上巳泛湖　日吉辰良不待晴徑穪閒客此閒行春衫欺雨任他冷病眼得山元自明抹黛濃嵐團坐晚揉藍新綠沒篙清栖鴉未到催歸去想被東風笑薄情　六月十五泛西湖風月溫麗　暮槎金鼇潭追隨金夕涼波紋挾月影搖蕩舞船窓夜久四山高松桂黯以蒼長煙界巖腹浮空餘劒芒棹夫三弄笛跳魚翻素光我亦醉夢驚解纓濯滄浪多情芙蕖風溺溺吹鬢霜會心有竒賞天涯此何方清潤不立塵空明蒲生香過情難久留俛仰墮渺茫葛立方歸愚集八月二十日與館中同舍遊西湖作　飽繫坐蝸舍秋光只巻楹懸知西湖佳頗困官事嬰今日復何日綵舟天外橫木落山骨露千螺倒澄瀛神仙匆浪求玉京仍五城　繫舟孤山脚曳杖聊意行三賢已仙去丹青儼南榮由來作詩苦鼎峙太庚生碑板摘竒鹽銀鉤出金聲湖山久寂寥誰能作斯人　跨馬綠楊堤左右臨無地鞭影墮清泚烏帽入蒼翠老龍拏半空九里作青吹聞聲類擊竹心與景相值許由厭瓢鳴渠未領真意

下馬冷泉亭懿此丹壑幽泓澄繫玉碟半畝如潑油巖㠊起三桥轟雷濺濤頭向來澄止面怒沫喧山丘莫作動靜觀止性元不流　天竺古浮屠孤雲一鳥徑去天真尺五峻步欲乘興石壁半空立略約引危磴山底禽街花石罅僧入定請從三昧起林外有跡磬　不障庾公塵那有劉輿膩堂堂七丈夫草木一臭味躋攀亦云足賞適興猶未却呼三翼舟擊汰舞綃翠萧蒲紛已掃奩鑑瑩新剩待此壽諸公空缸一沉醉葛元承詩謝韓次公趙獻可踐西湖約出入韻　渺渺錢塘路相携秋色新馬蹄沙尾雨舟楫渡頭雲世道已非古交情此是真羇栖正愁絕得爾張吾軍　袁宮講飲西湖時花試臨安　重吟坡老芳鮮句飲客西湖半醉中一段風光帶秋色瘦荷踈柳嫩芙蓉　又西湖　年年春色客中看不管今年行路難行到西湖春正好萬重楊柳傍欄干　楊柳芙蓉舊日栽近來堂宇更安排湖光挼得全天趣莫遣遊人鼓吹來　又四月八日永嘉盧子高酴西湖　遠近山光濃淡中曉雲零亂越湖風飛來幾點浴佛雨濕住楊花粘落紅漢濱先生集同諸鄉人泛臨安西湖　短棹夷猶瘦湖平酒滿觴荷深迷去路波淺溢歸航落日山頭暗西風水面涼今朝一尊共相對恍江鄉王之道相山集次韻同年蔡仲平寮院遊西湖　朝日不受霧晴光

似暉暉忽欣快我心清風爲解圍坐見九里松疏幢碧相依天竺了在望上有祥雲徹西湖一千頃圓荷覆青衣輕舟競遊覽往往俗客稀辛及新雨霽欣逢露初晞水光與山色高低映郊畿佳哉氣葱鬱觀闕何巍巍誰云門庭遠咫尺承天威諸公華俊傑高論玉麈揮載酒旨且多不醉無膚歸餘歡到獻酢灩灩雙鶯飛新詩爛錦段想見勞心機顧我雖百拙續貂重相違明年若重來種種當如幾　次韻畢少董游西湖　西湖春晚未全熱湖上山光互明滅往來冠蓋競駢闐斷續笙簫共伊咽我憐湖山山見憐波間湧出佳人鈿太真一去不復返圓荷萬點臙脂錢船頭美盼珠的皪不必洞房深處覓忽然相值更相呼嫩藍衫子山爭碧腸斷騷人一軸詩細看煙柳想腰枝明年我亦西湖去遲日光風二月時　西湖遊次韻趙見獨　山鎮在越澤在吳泉南形勢憑江湖不知弱水竟何處恍若員嶠連方壺海門潮至飛雪湧天竺雨過遙青紆十年不見看愈好正復妙筆那能圖蒼松搖風翠葢偃芳草藉地柔茵鋪僧合朝遊忘登覽酒樓夕醉爭歌呼竭來俛仰春又曉對花無語空長吁作詩既非拙者事強欲寫書編澤滿倖哉得志佐明主進退百辟稱鴻儒應憐伺候犇走輩終日趦趄仍囁嚅周紫芝大倉稊米集閒西湖梅盡桃花已有開者　不到西

湖忽換年今朝欲掛杖頭錢催成柳色遠如許落盡梅花寂可憐　日日湖邊路淺沙西湖久住已成家劉郎去後空腸斷憶着去都觀裏花　西湖月夜　月到中天火未流水邊風露已含秋問誰乞取西湖角紅藕花中着釣舟　吳中小女結烟鬟自打青腰唱採蓮欲起歌聲過南浦藕花深處不通船　湖天無盡月如霜露濕荷花別是香何處漁郎解吹笛並頭驚起兩鴛鴦　次韻林梅卿西湖載酒時僕以病不赴　西湖豈復是人間付與瀛洲學士閒盲檣蒲傾桑落酒兩高聊作道家山一年春事方三月萬里烽煙散八蠻白髮可憐歆病枕蘭舟空想棹歌船　次韻張元明可遷郎中遊西湖二君講同年之好有此遊　十里春波翠染衣小尋魚鳥共追隨船頭風急何妨醉湖上山多盡入詩藜杖偶來飛絮裏盧鞭猶憶看花時兩公人物如連璧同上金鑾亦未遲　三月二十日同遊西湖諸公有詩次韻　水繞青山寺入攜白玉觴晴春方爛熳醉眼自微茫舟穩欺風軟杯深送日長誰家載歌管紅袖立斜陽　黔良能香山集二月二十四日楊廷秀郎中諸丈約遊西湖余以小疾不至分韻得于字　都城西頭二月尾湖水平堤縠紋起南北山光晝畫中淺深草色裙腰裏群仙領客泛輕艎黃帽劈波驚鰋鯉中流劇談聞兩岸闔坐題詩動盈紙如

滉自足醉朋從餘瀝猶能露走叟當年曲水迹已陳此日漢陂歡莫擬褰
予小疾獨不至詩伯索詩殊未已筆已老矣何能爲但誦西湖比西子
次韻楊廷秀郎中游西湖十絶　湖波萬頃瀉溶銀妙句群能欠李紳橈
影緩隨紅蓼岸荷香細着白綸巾　蕭蕭竹逕細通幽小刹明窗瀹茗甌
夏木陰陰可人處黄鸝飛上碧枝頭　裴園亭榭水之濱草樹雲煙滿目
横盡日對山仍把酒茲游絶勝若耶行　與世從來寂闘跡年來况復味
潜虚漆園不害濠梁樂人自人兮魚自魚　憶昔孤山和靖家風光寮月
總輸他幾多水草連煙草無限蘋花雜藕花　誰云騎馬似乘船搖拽中
流即水仙香繡幾屏波底影煙綃千幅望中天　湖堤樓閣劇蜂房樓上
争看湖上航萬柄芙蓉清冉冉臨風新折麝臍香　一時談笑總名流十
里西湖蒲意游熟醉側身窺翡翠狂歌左手把蟾蜍　祥暑渾如深甑炊
凉飈一餉寂先知憑誰爲覓丹青手畫我談詩刻笑時　湖邊幽勝滿青
蓮到處時時泊畫船竟日漣漪吟不足欲歸重看水中天　丙午仲春西
湖舟中作　春陰將近一百六絮擘晴雲新雨足煙邊芳草碧如茵籬畔
海棠紅映肉相携逗曉出城西城西風景如杜曲兩岸雲中卷畫濃一湖
春水蒲萄緑生中豪俊雜吳蜀屐落群書紛狂腹掀髯一笑浪波間淋漓

衣袂尋春局他年想像此風流應作生綃圖一幅　韓元吉南澗集西湖絶
句戲題　淺白深紅幾樹花波光浮動竹交斜誰來詩思清入骨知是西
湖處士家　流水當堦山對門擬尋茅屋住荒村誰憐九里松間路猶有
人間市井喧　入道西湖一曲屏只應真色畫難成柳堤竹塢無窮意更
着荷花百媚生　孫燭湖先生集趙唐卿邀游西湖即席賦十二韻　春風
客皇州積雨不得晴倚樓望西湖想見煙水平芳時諒難負勝侶欣來并
杖藜一蕭散喚船弄空明浮雲爲我開好鳥爲我鳴青山次第出桃李正
鮮榮華屋何煌煌縹緲連重城都人競時節酒舫各斜横而我得舒眺緬
然起深情風景自千古擾擾何所營大鈞實受物無使可憐生堯民保同
樂吾其復歸耕　和李季章校書西湖即事三首　風日都門外樓臺十
萬家西湖春事足不話洛陽花　艤艇填芳渚鞦韆闘粉墻人爭桃李節
吾憶藕花凉　忽忽清明了能餘幾許春花開更風雨腸斷惜春人　獨
出視早初行邑西湖　雙湖帶山郭三歲再來過獵獵蒹葭老飛飛鴻雁
多晨暉明野樹晚思渺煙波懷我孤山下歸歟具一蓑　杭都西湖　十
年身不到西湖把酒臨風省故吾萬里山川發天巧三朝宮苑富皇都漢
橋無處尋君後詩帳令人憶大蘇尚許蕭然塵外客小舟終日卧冰壺李

壁厲湖集遊西湖分韻得樓字　澤居獨癡坐愁聽鵓鴣啼起尋塵外游
緑陰已連畦撑舟泛湖去萬頃青玻璃天風振雲袂飛步凌丹梯同遊金
玉人曠蕩追阮嵇更倫江鮑思傑句競吐霓劉侯冥鴻侶松菊思故棲豈
爲稻粱謀如彼鳧與鷖雄之永今夕勝遊共攀躋行將着清班奇字從君
稽　沙上翩翩兩白鷗西風想見芙荷秋曉來十幅氷綃淨斷取瀟湘一
片愁　郭印雲溪集和張方回西湖　房公巧栽植花發四時春有竹能環
水無風不動蘋人亡留粉像客至謝紅塵梅柳年年色相看白髮新　叢
篁深翳景草木未知春晴滿林間日寒生水上蘋縈紆通逵徑寂歷遠囂
塵更渡長橋去無邊物色新　洪文安公小隱集憶西湖　憶昔西湖上芳
醪手自斟龜游低芰亂魚闘小萍沉意遠山猶迥心清水共深三秋未許
見聊向夢中尋　趙蕃詩伯玉夜過因談西湖石筍峯舊遊用初三日韻
相識欣佳士常談厭老生湖山遊息處風月笑言情豈但沈痾愈能令老
眼明無嫌數呼喚政爾一敧兄　西湖雪後　行到湖邊却筍輿眼中渾
似畫屏紆梅花又作臨風笑亦有高人似舊無　王昀顧雲集長孺切安作西
湖之遊不以告某與元受明日二公有詩元受率次韻　滿城撲面戰黄
塵躡屐故尋湖上春千頃煙波初弄日四年魚鳥恰知人二公旅食四年

矣　有時覽勝緣搜句無術驅愁但飲醇可笑山王今不數敝裘索寞走天
津　初到西湖　西湖聲價甲天下夢想平生初識之十里畫鞭幾多恨
不及見渠全盛時　古來三百六十寺暮入頽基草木荒解作高人無盡
供只餘山色與湖光　曾肇詩西湖二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
藩紛此獄訟地欣來刀筆閑漾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顔春風隨我來掃盡
氷雪頑花開滿北渚水渌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吾樂
放懷天地間顧視彼夸者錙銖何足言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
喜有西湖六月凉塞上馬歸終反覆泰山鷗飽正飛揚頗宜魚鳥心常静
老覺詩書味更長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葉荷香　又　湖面平隨
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子凉滄海桴浮
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茫一作茫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胡
銓澹庵集小西湖　沙鷗無數作群眠亂荇縈風翠帶牽波静不愛無帶
攜心清聊濯不毛田　湖邊日日枕流眠却笑風波百丈牽無限煙光堪
我老不須投未乞歸田　林季仲竹軒集蕭德起諸人約遊西湖小疾不赴
倚杖曜然一病夫羨君聯騎出西湖君逢佳處能相憶寄與新詩作畫
圖　曹勛松隱集題董亨道畫西湖　湖上秋山翠作堆湖光千頃漾漣漪

曉雲貼水荻滿冷正是吳江楓落時陳審學裏詩和蘇子瞻通判在告見寄　郊原芳意動遊人湖上晴波見躍鱗閒逐牙旗千騎遠晴驚梅萼萬枝新尋僧每拂題詩壁迎客仍將漉酒巾寄語文園何所苦且來相伴一行春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　乞得湖山養病身花時曾共憶行春嚶嚶鳴幽鳥還還木潏沸清泉復來芹皂蓋尋芳立有李緑樓觀戲巷無人錦袍公子歸何晚獨念溝中叢色民時子瞻沿漕檄縣濟常潤賑民　春陰漠漠鷩飛飛可惜春光與子違半嶺煙霞紅旆入滿湖風月畫船歸緱笙一闋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僧參寥子詩秋日西湖六首　兩山斜抱翠逶迤一水中間似漢陂孤艣獨來還獨往鸂鶒鵜鶘莫相疑　琤然一葉墮空庭似喚幽人夢欲醒斜倚東屏褰翠幔沈香煙吐博山青　南山爽氣對朝扉竹露吹風更濕衣可是吟魂怯清景何妨着屐步苔磯　飛來雙鷺落寒汀秋水無痕玉鏡清踈蓼黃蘆宜掩映沙邊危立太分明　欲跨高樓曠遠情無端秋雨苦冥冥崢嶸日脚漏雲處暫見遥山一抹青　西湖夜半捲庭幃卧聽鄰翁曉圃開稚子相呼入林去應知病葉落莓苔　同蘇文饒主簿西湖夜泛　風味山頭暮靄空月娥飛出廣寒宮初登桂檝橫湖去似覺銀河有路通掠草飛螢星點點眠沙宿鷺玉叢叢從來江總文多妙請付毫端刻畫中趙楷道詩秋日泛西湖　湖光山色共爭秋一點塵埃無覓處況況水底見青天畫舸直疑天上走　泛湖晚歸　日脚掩西山四面煙光起片月落湖心照破琉璃髓　水面天光闊孤煙瞑不收休驚一釣月往起旅人愁　劉景文詩西湖泛舟呈東坡　西湖春意勝當年公領笙簫泛畫船錦繡一林生水面衣冠萬堵立山前仁恩在物禽魚遂喜氣隨人草木妍半醉插花風調別寫真須是李龍眠　趙忠簡公詩和鄭有功遊西湖二首　放舟越淮棽更作三吳遊尚餘鬼夢怖敢動鄉邦愁湖山自清絶鑑中螺髻浮況復得夫子一笑忘幽憂時時作清言中有湖山秋却念無家客坎止而乘流何當與俱歸歲晚鄰一丘　晚覺身名誤悠悠定孰觀却回落水棹來看武林春避地將安往尋山莫厭頻百錢挑竹杖雲外路嶙峋高孝璹公詩留題西湖　朱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艤夕陽今日催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見錢鶴山跋　高菊磵詩西湖暮歸　風荷百頃占漣漪煙樹溟濛乳鴨飛買斷小舟休喚客暗穿萍葉載詩歸　西湖雜興二首　城中無處聽蟬鳴短策輕鞋晚出城行到柳陰松影下恰繞聞得兩三聲　十三樓寺朝餐飯六一泉亭晚詠歌坐斷竹風無暑氣乳禽鳴處綠陰多　憶西湖　西湖春二月結客少年遊駿馬黃金勒長身紫綺裘愛花論擔買嗜酒滿船浮兩載緣何事台州又越州曾蘭墅詩西湖夜景　開窗放入四山青古篆無煙氣自清風不鳴條花着露一湖春月萬蛙聲　姜白石詩湖上寓居　湖上風恬月澹時卧看雲影入玻瓈輕舟忽向牕邊過搖動青蘆一兩枝　處處虛堂望眼寬荷花荷葉過欄干遊人去後無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　了翁詩領客泛西湖客賦詩次韻　鳴鞘踏月大堤長鼓枻穿雲落日黃十里青猗茭草蕩四山紅雨杏花岡客從民氣覘春事人在枝頭看艷陽長使舟平風色好世間何處有羊腸　楊誠齋詩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遲日江山麗四句分韻賦詩余得融字云　正月一度遊玉壺二月一度遊真珠是時新霽曉光初西湖獻狀無遺餘君王予告作寒食來看孤山海棠色海棠落盡孤山空湖山摹糊眼中黑夜來三更湖月明群仙下墮嬉珠庭東坡和靖相先後李成郭熙在左右惠崇捧硯大如箕大年落筆疾如飛磨墨為雲灑為雨湖波掀舞山傾欹畫作西湖煙雨障今晨掛在孤山上同來諸彦文章公不數錢起兼吳融何如上船一舉百分滿一笑千峯煙雨散　遊西湖　蘇公隄遠柳生煙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芙荷香處去人從雲水國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爲蓬萊老仙伯一杯痛快吸湖山　泛舟賞荷　鳳城魚鑰曉開錄國子先生領縉紳山水光中金鑾落芙蕖香裏葛頭巾　小步深登野寺幽古松將影入茶甌鈴聲忽起九天半有塔危峯最上頭　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游何許只揀荷花鬧處行船開便與世塵踈飄若乘風度太虛坐上偶然遺餅餌波間無數出龜魚　西湖舊屬野人家今屬天家不屬他水月亭前且楊柳集芳園下儘荷花　小泛西湖六月船船中人即水中仙外鋪雲錦千弓地中度琉璃百搢天　城中擔上買蓮房未抵西湖泛野航勝折荷花剝蓮子露爲風味月爲香　故人京尹剩風流走送廚珍佐勝游青李林禽沈去冰雪黃金白玉斫蝤蛑　入間着氣正如炊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時無不好就中最說藕花時　游盡西湖賞盡蓮玉壺落日泊樓船莫嫌當處荷花少剩展湖光幾鏡天　誠齋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濟寺晚泛西湖以歸得三絶句　閒日微陰不礙晴杖藜小倦且須行湖山有意留儂欵約束踈鍾未要聲　煙艇橫斜柳港灣雲山出沒柳行間登山得似遊湖好却是湖心看盡山　西湖雖老爲人容不必花時十里紅塵取郭熙真水墨枯荷折葦小霜風　曲曲都城綠翠微鱗鱗湖

浪動斜暉天寒日暮遊人少兩岸輕舟星散歸　庚戌正月三日約同舍游西湖　不到西湖又兩年西湖風物故依然道傍松檜俱無恙笑我重來雪滿巔　春光欲動意猶遲未許遊人浪見伊只有梅花藏不得隔籬穿竹出橫枝　黃金勝揭集芳園只隔墻頭便是天西母雲車寒未降鶯兒作意辦新年　南北高峯巧避人旋生雲霧半腰橫縱然遮得青蒼面王塔雙尖分外明　下竺泉從上竺來前波後浪緊相催泉聲似說西湖好流到西湖不要回　補種杉松遷已成泥乾塵淨政堪行草芽併作傷心碧只欠先生屐子聲　上竺諸峯深復深一重一掩翠爲衿只言人跡無來路動地鍾聲與梵音　家家砌下過清泉寺寺雲邊占碧山走馬來看已心醒更教選勝住中間　樹生石上土全無只見青蒼不見枯好在冷泉亭下水爲渠憑檻數游魚　閒任清泉似鏡平閒聞奔浪作潮聲放閒一板還收去依舊穿沙繞石行　胡仲弓葦航漫游藁西湖懷古　水拍平堤欲蘸天濯纓人在小橋邊古今塵迹知多少滄海桑田幾變遷駝巘勲名無竹寫孤山衣鉢有梅傳誰能撰取西湖傳持到王皇香案前　晚過西湖　獨坐過湖船涼生欲暮天鷗眠汀草亂魚躍浪花圓足迹煙霞外吟聲風月邊萬緣無所欠只欠買山錢　春日過西湖　百花如錦柳

如綿粧點西湖二月天便道過從來四聖偏舟猗旎訪三賢錢塘門外蘇隄上豐樂樓前芝寺邊箇裏萬般俱索價惟餘風月不論錢初召乃弱冠初入京時作也今附於此　袁起巖東塘集和魏南伯縣丞寒食西湖韻　紅塵久壓人湖山猛從事市車出西關觸目飽幽致聊從吸鯨飲發我湧泉思松鳴當絲竹山肴勝肉味愛此天地寬無復名利覬淡粧與濃抹晴雨蓋一類車馬幾馳逐簪珥頗遺棄稍出鷄鶩行來與鷗鳥綴歸來燈火近忽枉珠玉遺三復已醒然襲藏有巾笥　春日懷錢塘西湖　只今春色滿皇州料得西湖已縱游出郭競瞻城下騎尋隄同上柳邊舟恨無兩翼從渠去曾有諸公念我不到底長安風物外遠方何敢詫遨頭　和董顯之留西湖韻　開門喜得故人音訪我浮生一旅亭老大區區驚歲月功名落落負簪纓有誰知已頭空白舉世如君眼獨青羡子百篇詩在手湖山相望不勝情　和忠父于先生西湖韻　先生擺脫世間緣老去猶堪十萬錢氣節向來投懸意風流今識詠梅篇飽聞東閣掄材久未許西湖對客眠聖主如天懷讜論只今此席爲君前　王初寮集湖山紀遊　吳山東南秀蔥鬱盤帝城西湖擁其趾御氣通波心餘膏被草木蔚眼皆欣榮今晨天宇穆惠風汎初晴春色正妍妙放懷共揚舲中流入汗漫曠闊無垠氣湖光挾山綠倒射玻璃青絲竹響空翠樓觀森峥嶸獻酬雜歌嘯翾纓紛醉醒取樂固莫並興懷一何深緬惟昔三賢精爽日以況但餘畫像在尚想鳴佩襟希古東徽尚崇雅撫恬情老子賢蓮遺無復企組纓澹泊自有得榮華非所欣舍舟縱散策逸興生峻嶒白雲引遐眺碧岫延深登幽期浩無涯忽到靜者門長松有令姿流水無俗聲絕磴猿可呼出谷鶯始鳴乃知物外境茲象本不驚逝耶初無將至耶亦無迎便將謝塵鞅茲焉叉頹齡山鵶接晚翅落日催行勝歸歟賦新篇聊復記吾曾　汪元量湖山類藁西湖舊夢　南高峯對北高峯十里荷花九里松煙雨樓臺僧占了西湖風月屬吾儂　如此湖山正好嬉遊人船上醉如泥黃鶯不入畫楊柳却立海棠花上啼　紅繞綠舫盪清波露脚斜飛濕芰荷回首湧金門外望裏河猶自沸笙歌　差莪雲髻簇金鈿血色羅裙濕曉煙陌上相逢通一笑第三橋下是奴船　溶溶漾漾碧粼粼船去船來不礙人日午中官傳上旨內家宣賜玉堂春　月香水影適梅白雨色晴光坡柳青一箇銷金鍋子裏舞裙歌扇不曾停　帝城官妓出湖邊盡作軍裝鬪畫船奪得錦標權遺喜金銀關會賞嬋娟　王孫挾彈打鴛鴦紅藕花前世界涼揭起蓬窗弄湖水潛蠵雙眼射金光　芙蓉照水桂香飄車馬紛紛度

六橋錦幔龍船人似玉隔花相對學吹簫　六花飛舞似鵝毛丞相身穿御賜袍不念長安有貧者下湖打鼓飲羊羔　陳造江湖長翁集同徐呂二子遊西湖復次前韻五首　老去胡宜誓酒巵興來破戒爲君持自今排日花閒醉報答春光已後時　林僊金骨閟丘墟松自蕭森鶴自孤靈魄在天瞻傳說遺書落世仰潛夫　僊祠佛舍碧山邊扶路逢人有醉顛火急向渠分此樂徐郎多病我衰年　酴醿芍藥借春回似解商量陸續開要得玄霜着花骨不交容易染蒼苔　天分天上靈河水圍作錢塘千頃湖未有風亭花月觀已誇勝境世間無　步西湖次韻徐南卿　載酒幽尋地來閒得再臨驪黃嗁曉霧魏紫笑春深撫事揮犀管他時夢鶴林心期更閒寂物理付昇沉　楊園騫絕嶺萬象赴窺臨坐久嵐霏潤來時翠碧深鶯花自佳處魚鼓亦叢林誰在飛埃外芸芸付陸沉　山寺曾題竹尋詩記所臨綠雲俯空曠捫石探幽深倦鳥低平野驚花下碧林沙頭催喚渡空水遠沉沉　水月春猶淺携壺記此臨雲煙澹閑寂魚鳥媚清深堤路俄入海侯家或肉林高樓下金彈簾影渺深沉水月趙園名　徐子學詩昔硯池寧暫臨謀功初扁蠹著語遠精深更積歲月力儻陪俊英林人生才業地渠輩分平沉　徐郎小隱處愛我許迂臨多還話歲晚言歸

忘夜深祛愁倚詩酒結伴卜山林更喜檀欒舊風煙挺綠沉 清明西湖
再次韻 蘇公舊隄東增築更千步右爲縈回溪夾以蔥青樹晴湖映碧
山詩客獨多助醉鄉赴新約書癡悔前誤況此好清明酒巢隨意具向來
計追歡幾爲陰雨阻今者成清遊仍免俗子汚斜陽不無情似戀花柳住
春光念報答鬢髮須好句此筆付此人遊客半鷺鷥 時朝士多在湖上
四月望再遊西湖十首 前時小舫胃氛昏重到輕橈破麴塵湖面風煙
飽姿態一番到眼一番新 傑屋偷垣著畫圖連連勝士逆人居柔閑我
亦無覊束竹杖芒鞋信所如 疇昔相期襆被來飯餘歸意頻擠排蘋風
蘿月孤清夜僅見山間結夏齋 克老要宿山間以事不果 杖挑初日
闖雲關怱報充師早下山煮茗譚詩有賢子免教題鳳悵空還 十字街
頭托盂盂鴈鵝食口待朝晡我來欲序睽違意要問楊州米價無 定結
諸山粥飯緣每歸留得杖頭錢穿雲更欲携君去布水多煩爲我先 穿雲
布水俗語 堆青泛碧放將遂萬里風前鶴髮翁絕境滿前官不禁此身
未省歎塗窮 春光陸續委東流看到湖邊安石榴更與蘇堤鷗鷺約辦
舟來賞牡丹秋 俗日芙蓉秋牡丹 歌呼浩渺翠霏間秖苦詩才老坐慳
安得觀音毋陀手爲人千紙寫湖山 横遠縱徑平如水無復衝泥傍險
人儻使人心盡色空世間何向不通津 是日遊靈庵庵主包道人約南
山街暮遊 又暮春泛西湖次口號韻呈程待制十首 客舟日日野芳
前趁鵓鳴時始息肩無絮可漂花可藉良辰樂事屬明年 湖山引興尚
能長小貸詩愁放酒狂蝴蝶應憐落春後無聊時近綠楊傍 重到西湖
可更回前年待得水芝開憑君問取閑鷗鷺親見跳珠濺客來 幾飯南
山佛老宮詩昌譚勝每春容不妨重訖山間宿蔬筍香茶未闕供 何須
履道寫新圖不用悲歌缺唾壺巖壑清奇皆我有利名韁鎖向來無 老
來已謝著書忙但向清遊訪睡鄉寄與深師與包叟可無客枕假雲堂
行行撫事念前賢倚竹祠西碧嶂前不復船歸下雙鶴空緣酒渴酌寒泉
已歸觴詠了餘齡徑自無何到大庭左界何人與調護酒星移近少微
星 擺矮欄干錦繡筵欄邊仍泊女郎船凭欄笑指元貞子不是詩仙是
酒仙 詩到雙峯自一家紛綸仙卉雜天葩幾時共載西湖去千紙看公
寫物華易士達詩閑步西湖 西湖風景絕繁華兩岸荷香十萬家除卻
孤山林處士後來誰肯種梅花陳文惠公集有懷杭州西湖一絕云 橋
影飛虹跨碧漣煕煕亭畔柳毿毿扁舟載酒漁翁唱記得閑過處士庵 自
注云林君高節不仕退隱湖上巖下 陳宗之芸居遺藁同毛誼夫俞可中

夜泛西湖 又復移舟踐舊盟喜隨師友泛湖光一番雨勢生秋意幾處
蟬聲送夕陽亭榭家家增藻飾星可歲歲曜文章斷橋向午蜡方出載月
乘風更舉觴 過西湖 鵲巢猶挂三更月魚板驚回一片鷗吟得詩成
無筆寫癩他春水畫船頭 湖上曲 鞦韆索外闌干側一曲凝雲花影
直玉瓶風暖醉忘歸春水不分楊柳色 黃裳演山集之舟錢塘西湖五首
去留南北須看景聚散朝昏莫問時但取紫元翁興盡一身明月是歸期
歸鷺悠悠一帶長白蘋紅蓼是家鄉夕陽臨水閒窺處此意安知世累
忙 望湖樓上與雲齊下視銀河一道低好是水邊歌舞後綺羅人在畫
欄時 笑出波間千顆軟蟹從秋後兩螯肥且呼王友來相伴等候蟾光
與夕暉 俄起谷風斜撼竹驟來時雨碎敲蓬回頭已見煙雲合點檢天
邊失數峯 滕元秀詩遊西湖五首 白浪吹船投跨浦黃塵撲帽走沙河
若無西湖一慰眼奈此客中勞悴何 雪寒映湖湖水明西子淡粧仍淺
顰不會吳兒底心性冒寒湖上去尋春 林君廬不存已久蘇公堤比舊
尤佳絕憐夾堤柳漸暗誰見傍廬梅正花 乍來乍去堤邊鷺似有似無
煙裏山何人爲展古畫軸塵暗縑綃濃淡間 豐樂樓頭沸管絃拍床喚
酒記當年而今寂寞空闌楯樓下漣漪自宛然 蘇泂詩與曾享仲曹六二
兄貿小舟遊西湖 貪忙安得似偷閑十日紅塵倦往還貫得小舟真似
葉敗荷叢底看孤山 西湖早秋 明知有熱不多時哥喜秋清又可悲
四十九年逢伯玉西湖一陣桂風吹 重到西湖 都下重來百事非故
人相見少相知絕憐水減西湖瘦更喜兵強北虜衰頻慮每懷醫國計倉
黃猶憶過家時書生老矣都無用自捲波瀾入小詩 吳子虛喚鑾集西湖
故都日日望迴鑾錦繡湖山醉裏看戀着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
寒 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完顏亮聞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心時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香十里桂
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 南度以留連爲歌舞之場遂
忘中原悲夫 張偘拙軒集遊西湖 夜來雨足半篙水西湖荷花紛錦綺
扁舟載酒作清游香入衣襟風緩起西湖之景天下無萬句千言空滿紙
山依華屋屋依山湖光渺渺相回環因思古人比西子又見今人比賢士
東坡詩句脫塵凡不比今人較形似今時亦自有詩人毫端無窮契天理
積玖號此西湖爲賢士 許綸涉齋集六月十五日西湖夜泛高炳如集客
趙臨安婿老致餉同遊者陳可行楊少雲李元德王順伯何紹彭張宗尹
楊氏子弟侍僧方興爲次炳如韻西湖著明月萬象各偃伏威昔湖上

遊賚驕動盈東未有夜泛詩此諾吾屢宿刹哦聞招呼縱吏代行遣讀君
帋三過洗我愁萬斛行行正作意在在堪刮目山光真起予過雨儼斬谷
精藍愬深幽跡董庇脩綠棋聲即風颭參差白成曲瞌乍味覺甜語軟氣
能馥老僧與客忘諦紬繆嚴軸小立水花淨一堤良意足方舟曉興動篇
人聽回復董風散金波心境兩愁獨是中有妙句萬古無管籥詩家高書
記前趙今鮑叔歸來要雅獻遣餉到林谷陳榻初解懸扉門契仍篤不遺
太學蕃王楊共高躅陸笑阿戎談足以侍凡牘丈郎更可人咲蔬如咲肉
而我廁髯張形骸愧珠玉歌逃清白眼僅免朱丹轂明朝軟紅中清遊夢
應續未嘆終滯淹湖山已牧録衛宗武詩錢竹湖招泛西湖値雨即事
西湖成久别歲月不可記竹君秩豆邊扮友集簪履致船及中流煙霧渺
無際宛類太極初混沌但一氣浩浩雲常浮壽壽雨不止樓觀列畫圖黯
淡微茫裏素粧紅姿態於此見施子纔入西陵橋林巒得近似緩步香月
堂循山歷其趾適倦去何之千古儼清致淋漓雨珠傑一一浴未起鬆然
間紅粧臉霞淚如洗餘芳襲壺觴暗馥散襟袂十里花柳堤六橋風月地
睟色壓紅鮭遊屐不可至昌翔度裏湖雨山濃滴翠中有白鳥閑翩翩自
遊戲幾年阻行樂謂有公聞第揀宇半蒼苔遺汙漬清洲興亡成古今感

慨重歔欷轉袍遇城隍觥籌猶未既風生語笑高雲遏歌聲曳斯遊屬晏
陰樂事亦足紀何時可重來風日待清美陸放翁詩夜泛西湖示桑甥世
昌　嗟我客上都忽已見暮春騎馬出閶門眯眼吹紅塵西湖爲賈區山
僧多市人誰令污泉石只合加冠巾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䊵䊵酒肉
氣吾輩何由親少須一開散境寂鷗自馴舉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蘋鍾從
南山來殷殷浮煙津鶴髮隱者歟長歌杖釣緡畏冷不競名恨此老病身
明發復擾擾吾詩其絶麟閏二月二十日遊西湖　西湖二月遊人稠
鮮車快馬巷無留梨園樂工教坊優絲竹悲激雜清謳追逐下上暮始休
外雖狂醒樂則否豈如吾曹淡相求酒有取具非預謀青梅苦筍助獻酬
意象簡樸足鎮浮尚憨一官自拘囚未免走馬從兩騶南山老翁亦出遊
百錢自掛竹杖頭　與兒輩泛舟遊西湖一日間晴陰屢變　逢着園林
即歎菲酹象觴茍欲忘歸楊花正與人爭路鳩語還催雨點衣古寺題名
那復在後生識面自應稀傷心六十餘年事雙塔依然在翠微廖行之省
齋集代遊西湖分韻得香字　永嘉有儒宗學古源流長未施經國手姑
館祠嶽章豈惟禮秩重正遺文教昌從遊者誰子秀異推荆楊潜君春秋
學三傳可東藏君章湘中傑况有令黃香聲賢集董帷幸甚同翱翔吾邪

一何過石鼓分餘光生令士氣振聞者皆激昂今朝過封胡三英粲琳琅
乘興訪蕭寺草草羅酒漿吾儕亦縱吏十駕隨飛黃亢宗賴季子未數彦
道狂讀禮不敢過養晦須名揚旁觀且袖手代斲媿不臧聊補分韻篇一
笑薰風涼周文璞詩西湖即事　閑看浮鳩樓曲渚佯隨奔鹿上荒陵松
門雨過長廊靜一架藤花供病僧陳舜俞集西湖　古山瀉仙源坤輿鑿
虛境寶勢相回環宛闊清倒影群氷入無驚泛泛華槳並山上放歌行不
少有遺景誰意注靈波溉田三萬頃高趾堂存槀次韻養源避暑西湖
墻擁千竿竹簾縈一蕙香避暄情散朗懐悲意悲涼小草琉璃色新醅琥
珀光夢回聞剥啄渾欲懶衣裳宛陵群英前集劉得之遊西湖詩　勝地
留連久西湖得再遊芙荷圍畫舫楊柳護紅樓風月蘇堤夜煙雲葛嶺秋
買鮮沽美酒且莫計觥籌陳宗道詩寒窓聽雪　水寞樓臺月山園花柳
春宸居一望近風景四時新畫舫斷橋聚清簫夾岸聞遊人歸去晚車馬
鬧紅塵寧越志西湖　寧越佳山水西湖似浙城桂多天竺子潮欠海門
聲路出林稍轉橋隨野色橫從兹倚樓客無復渡江情史堯弼蓮峯集癸
亥秋陪張丞相遊西湖和周去華樸宜韻二首　天上辭魁柄拂衣嵓石
間乾坤雙眼靜日月一身閑目極朝東水心懷直北山應憐沙際鴈亦解

向陽關辛陪雙絶嘯偶念莽蒼間楚旱經時亦行雲盡日閑蕭蕭香脫
杏悄悄對空山幾欲衆忘去江湖獨往還　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
風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文寂寞煙月足平生一泛釣璜處弄
吟鏘玉聲　春晚飲西湖上以歸借楫吳山景和仲通判位睦起偶作蓋
國風好色不淫之意　旅愁底物堪破除閑出西湖弄妍膚蒼山爲鬟水
爲鑑煙蕪霓裳秀而綺興酣劇飲醉如泥妄意將湖比西子傍人見之爲
絶倒謂我愚癡長康似歸來寂歷竟何得只有熏熏黑甜美夢魂依舊過
西湖湖怒殷床驚不起王梅溪家政集春日遊西湖　山色綠如染湖光
清似磨峯高捧日近波闊浸天多瑞氣浮城闕春光醉綺羅能將比西子
妙句有東坡詩海會章劉景文三月十三日過西湖　春風湖上過數頃
卷瑠璃斷岸獨無語扁舟誰可期水雲僧有約鳧鷺莫相疑一一吾鄉似
傷心渡此時　過西湖 湖之名犯先子諱在晋州西五里　臨汾人事迫
初喜到西湖過雪非塵世和山是畫圖氷消魚欲出春近柳先蘇只就亭
前宿幽懷不可拘　又　湖上無塵事重來看舊題晚風回草木晴浪浴
鳧鷖竹細陰猶薄蒲繁勢尚低放船當月醉早晚見西溪王志道浪風吟
藁六月八日夜步西湖即事　步繞西湖路衙盤送晚香歸舟初泉纜科

月已侵廊水外鍾聲杳風前曲韻長刻然思遠舉遒興渺難量劉子澄玉
淵吟藁會飲西湖閘黃浦捷用余制幹韻 湖邊重度夏風物恍如初竹
喜兒孫密花怜姊妹疎小舟逢寺泊淡句欠僧書此樂何從得淮壖報賊
除趙孟堅彜齋文編乙未春初解漕幕東職訪秋壑西湖探韻得柳字
浮生恍流萍聚難別易久經年稀會面感歎兩執事佳賓稍翕集歷落馬
蹄驟競誇擒錦文雄騁翻河口主人金巨羅頗費黃封酒環坐松下亭海
納翕歡受飲酣氣張王聯題健揮肘山四日斜射簷額風穿逗恨無秉燭
遊以夜繼斯晝聊追擘韻戲險窄互呈鬪分携上木蘭漾槳幾回首遙追
飛蓋歸數徧蘇堤柳 追詠西湖行樂寄傳清叔 聞借侯家宅湖邊度
夏涼鍾魚連梵寺雉堞旁城墻閑適心無事清和日正長藕花雖尚稚荷
葉自多香苦笋回餘味青梅弄半黃生綃畫團扇細葛製輕裳水近風生
座簷虛月滿廊龍舟花槳櫂騮馬紫絛韁竟日歌聲沸通宵水面光不妨
投轄飲更稱靜琴張詩社聯行卷仙姝學道粧英遊伴王謝清夢到羲皇
曾約陪遊蓋慚稽動客檣憶君成悵望為我也思量幾度吟成後憑誰遠
寄將意多狀不盡事鄙每牽忙今夕微醺起中宵捉筆狂浪吟無次第聊
表未息忘 和陳魯山社日西湖二首 遠塊千陣碧過雨一回新並駕

館中傑分題湖上春杯觴同臭味篇什倍精神招手年時燕遥歸尚及辰
海棠料客醉故作暈微紅借路山無雨惜花天不風揚鑣聯勝士琢句眾
奇功讀罷身何許晴光蕩漾中吳禮部集西湖 花柳空濛春霧滿荷渼
藩秋曙水光山色長好舞榭歌臺易非任希夷斯庵集中瀚西湖之集斯
遠有詩輒奉同遊一笑 志士不厭朝市喧幽人終愛山林靜一生遑遑
為斗食韭石有懷徒炯炯今朝結客來西湖儵然會心塵慮屏珠宮貝闕
同天遊閬風元圃非人境留連山色即傳觴眷戀柳陰還繫艇諸公湖海
氣不除萬里昂昂羽毛整豈但笑語同娛嬉正須樂石相箴警東坡仙去
今幾時寥落風煙誰與領浪言夏日如許長幾哉未央等俄頃不堪歸騎
催入關清夢猶應在雲嶺沈繼祖柁林集和黃叔萬游西湖韻 城西去
天纔尺五邇游從之不偷陰西湖春水漲舊痕蒲萄蚕蚕浮春騷魚成隊
陣影虛游禽呼反朋聲樂舉船行是處有佳趣芳草和煙迷斷清小橋曲
徑通深幽疑在閬風與玄圃花飛猶有半粧存柳長尚作畫眉嫵酒中之
仙僅八人把盃誰是湖山主樓臺倒影俯清漪密樹搖風翠交舞妙處政
自落筆難安得君房妙言語只將劇飲餞殘春一醉忘形到爾汝黃香可
人招不來雲煙落紙英詞吐三年輿君已峽游至今詩名播西土金華不

生有嫡孫一時紙貴人爭覩維莫之春作茲游絕憶蘇仙賦東武從今風
月三千篇要掃冰溪九萬楮荷立水更重游當戒行厨治尊俎 游西
湖用中字韻呈直院高舍人 制眾內外文章伯遠過當年高侍中見世
我運筆不停池水黑舉觴未厭酒珠紅泛舟但仰膺門峻登峴夫何湛輩
同懷以言詩許商賜詩工窮復恨人窮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游西湖分韻
得要字 儒生紙上爭攻劉傳癖書癡等貽誚不然利海競錐刀或向名
場羨華要紛紛臧穀兩亡羊說以西湖郤頭掉西湖自倚傾城姿肯與西
施角年少品題定價有前賢陳跡班班猶可弔試因休沐許尋盟淨洗緇
塵一登眺身疑孤月破浮雲心逐驚猱走空嶠野竹萬箇秋聲虛敗荷十
里香風妙凌霄金刹梵仙居怪石嶙峋餘萬竅高數桂子泛新黃好傍長
枝發清嘯老禪林外熟蹲鴟雙耳不聞天使召行行欲問處士橋路轉忽
逢水仙廟未羞菊藥薦芳馨一盞寒泉敢先酹翩翩沙鳥沒蒼煙紅蓼丹
楓舞斜照急呼艇子泛漪漣正欲波間狎漁釣同行磊落三數公嘉此襟
期非素料襞牋吟寫樂游詩愈使西湖有光曜伊余同賦却忘言了知造
物工相徐千古遊人安在哉城郭山林歸一窖會須象罔得元珠苟免小
兒輕侮笑 次韻李知幾國錄游西湖 平生林處士一葉老波光坐令

西湖名千古磨蒼蒼遇來子李子掉鞅出紫参官閑到休日清淺尋幽香
金風度林麓野艇生微涼竹閣寄登覽孤岑水中央拂石辨奇蹟哦詩味
遺芳歸來筆不停醉墨飜淋浪他時三賢亭合著君在傍只恐作霖雨幽
夢通商王 次韻唐太博重過西湖先封嘉猷 紅塵汨汨解窮年試說
西湖思豁然上下層樓涵倒影聯翩飛鳥沒寒煙未須梅萼催詩興長有
春風在日邊安得扁舟去招隱雲窗相對聽鳴泉姚寬西溪集西湖醉歸
作 湧金門外看春色水流不盡花枝碧一番洗雨一番風蘼藥零紅狀
不得密房羽客尋芳歇蝶翎粉盡金翠減雲昏草暖天欲迷日暮楊花散
成雪傾城一醉爭狂蕩路歌相勞大堤上湘妃有意解明璫桃葉竟誰迎
兩槳東君無情背人去脉脉那由話衷素歸來簾幙護殘紅一夢閒堦月
如霧韋憚玉壺集和上巳西湖勝遊 清明風日戰方酣采穀雍容擁旆
驂火令正嚴綿上俗禊遊仍勝會稽巖馬盤金埒連乾濕人映氈車帽角
攙湖水綠煙浮醉席杏花紅雨拂春衫公如庾老情非淺客似淵君調不
凡只恐穎川飛召節便隨五鳳降綸函 和梅龍圖遊西湖見寄 湖上
喜明霽尋春偶嘯儔花多紅夾馬山遠翠藏樓永氣煙中合風光草際過
都人待千騎俠作謝公遊朱翌詩上巳陪諸公集西湖 今日我上巳樂

哉天氣新青春在西湖湖水緑以勻諸公乃肯遊盤飧仍集珍少縱方外
談一洗城中塵喚船若不是行酒不計巡姑歎對欲合終喜鷗來親茫茫
天宇間何地寄此身共偷一日閑恐負三月春逆瞻後湖遊海若從鈎陳
車駕是日次京口顔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六月十五日西湖宿齋　並湖西去望南屏但見煙雲日日新山色漸爭
秋氣勢荷花全露曉精神洗心用此無邊緑處世端能不染塵慚愧西湖
數夙夜從今長作境中人姚成一雪坡集西湖別雪坡　別了東坡更樂
天重來薦菊又明年欲行且止真難去再泛西湖半日船　又　漸是梅
花雪片時雁書底苦趣歸期須然未賞西湖雪猶及梅花第一枝　九月
十三日飲湖上　閉門十日厭塵埃纔見湖光眼便開最愛平堤楊柳外
幾舟撐去幾撐來李忠定公集次韻李似表縣丞出示遊西湖古風二首
迂愚與世違深眇方自屏蕭然嚴整心不與餘事並澄湖武林西風物非
塵境顧爲境中人此志久已定卜居梁谿濱日汲陸子井幽夢繞湖山妙
趣神光領浮家茗霅間初不費馳騁招携得佳友高詠笑匡鼎富貴如淫
雲功名真畫餅且盡季鷹杯更飽盧仝茗李侯東南來胸次涵萬頃作詩
紀幽尋句法言可永念于到山中天地正懷冷青鞋踏冰霜共賞誰復肯

勝遊子先之喜亦行買艇　李侯嗜學古餘事皆遠屏昂昂鸞鵠姿豈與
凡禽並捧檄來南州初識浙江境尋盟歐吾盧不待日中定從容叩所得
響答如汲井時方羅俊乂寧久淹薄領清秋鵰鶚飛大道騁騮驊詞章尤
激昂筆力可扛鼎虛堂縱談笑霜月掛金餅夜闌言愈微至味嚼佳茗古
來會合難歲月積俄頃願子謹所之萬里路方永吾衰老閑曠軒冕志已
冷棲遲丘壑間此興良自肯他日來相過梁谿尋釣艇朱晦庵大全集伏
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
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
閑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盞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又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芙荷方永日轉頭禾黍
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
願年豐遺風集吳大有曉過西湖詩　曙色溟溟濕縕袍湧金門下上輕
橈五更鐘鼓星初沒兩岸樓臺霧未消路傍柳洲入語近山連葛嶺鶴聲
遥衝寒亦有尋梅客擁袖騎驢過短橋趙無咎應齋雜著躍馬西湖　曉
來何事到湖西風急飛紅襯馬蹄望信只愁秋雁斷愛春還恨早鶯啼山
連樓閣雲容重水浸闌干月影低歸棹採菱妻惜晚一聲歌過緑楊堤王

君實耀軒集西湖會八友　波平煙霧曉風和船到湖心水没篙凉絶不
知三伏暑醉酣齊唱八仙歌賞梅洞口憐和靖種柳堤邊憶老坡魚鑰他
時如共直好論舊事捲新荷徐衝仲西窻集望西湖呈汪茂南諸公　四
面垂楊起碧煙移船交近玉臺邊鋪排樓觀歸圖畫收入湖山入管絃濃
抹淡粧隨處改淺顰輕笑逐人便憣然自得嗟遊女齊唱菱歌去採蓮
酬景仁浩然再次游湖韻　柳堤花岸鎖輕煙共指仙遊到日邊水闊天
光平畫舸聲清風力過朱絃持盃覓酒情方狎揭鼓催歸興未便好在重
門尚開闔六街燈市有金蓮　重遊用韻呈周召　經時重續斷頭煙亦
有新聲到耳邊病客屢辭千日酒素娥猶撥四條絃湖光灩灩秋方韻鬢
影絲絲老更便畢竟青衫爲誰濕儘教紅袖惱重蓮　左帑同官約許曜
卿泛湖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爲韻分得粧字　共泛蘭
舟樂未央不容殘日照殘粧寧虛醉筆三千首忍負金釵十二行雨過軒
窻消溽暑風來樽俎借新凉人間自有揚州鶴十萬腰纏不計贓楊簡詩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賡必先周元忠弁　百里平湖十里堤新蕪蔣
蔣緑齊齊水晶宮裏光風靜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棊誰解着口邊得
句豈須題流鶯却會幽人意故向林間亦兩啼蔡定齋集同顧廣文遊西

湖　老來多病盡歸休祇爲江山得二留萬項澄波環勝境千峯倒影漾
中流千年兩作西湖長一日同爲北牖遊預約他時官事了與君重醉百
花洲東坡知潁川謝表兩作西湖之長周巽初詩陪班提舉恕齋李提舉
一初蘇掾史伯遠泛西湖訪山居楊御史元誠宴舟中伯遠有詩次韻奉
酬　湧金門外玉驄驕緩拂吟鞭出畫橋鬟擁雙峯初過雨鏡涵一水不
通潮蘇公堤上柳煙散和靖亭前梅雪飄來訪山居楊御史酒酣歸弄木
蘭橈吳仲孚詩送薛沂叔過西湖寧海山人　數畝松筠種不成荒壇祭
別酒頻傾是天辜負歸鄉志冷地尋思到世情日落關河孤鶴遠夜凉燈
火小蟲鳴應須趁取黃金在實宅西湖住一程　晚過西湖　鷺鷥立處
無秋暑舴艋行時正晚凉詩興似山來衮衮歸心如水去洋洋經風楊柳
高低折隔浦芙蓉遠更香俯仰之間易陳迹不知辭了幾千場晁沖之集
和葉埸少蘊内翰重開西湖見寄二首　使君重鑿西湖罷也復封詩寄
我來洲上新題花島處苑中舊體栢梁臺風煙直覺鍾山近魚鳥渾疑潤
水閒揮翰玉堂還有日行春停騎且留杯　又　一麾偃蹇江湖去五馬
侵尋觀闕來就日金坡通漢苑望雲玉澗斷蘇臺自迎纖立看人渡手種
花行到處開笑語風流韓別駕莫令鸚鵡訴餘杯陸佃陶山集宴西湖用

前韻呈諸公　十頃湖光辟畫塵女郎臺榭占沙濱杜鵑言語瞋爲客楊柳腰支瘦似人便擬曲留今夜月已知虛度去年春憑君爲伴花前醉況復香醪特地醇裕庵先生詩藁西湖　湖面新開一鏡奩湖邊十里捲珠簾芳塵不上凌波襪春色渾歸賣酒帘晴幄龍香花冉冉煙隄漾綠柳纖纖蘭舟掠水歸來晚簫鼓聲中月滿簷鄭居貞詩西湖次友人韻呈同遊卜執中劉士玄　一入湖山興有餘六橋楊柳澹煙蕪樓臺掩映凌空界雲水涵融混太虛狂客當筵揮綵筆美人纖手膾銀魚醉歸却笑重遊者寄語山靈莫謝適李洪芸庵類藁寒食懷西湖去歲遊從　去年寒食醉西湖山色空濛暮有無風急落花隨步積雨昏垂柳要人扶偶携勝友尋泉石俱有新詩入畫圖越絶故人應念我明年春好會皇都北山詩話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聞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歎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浪不知寒異鄉把琖人都醉同道論情我最歡莫向城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抄錄雜詩同景舟外史賓王舍人遊西湖十里平湖抱海寬蘇堤一望思漫漫群山倒影隨城盡微雨吹秋入浦寒畫舫直疑天上坐彩雲渾在鏡中看雷峯南去八九寺多在湖山媚處安肯與衝霧湖頭去却向城南載酒來燕子多情先客至榴花解事向人

閒也知曲盡湖光惱每到詩成海思催金碧數峯秋幾仞并隨殘照落銀杯　又　明月吹笙王子晉畫船載酒賀知章向來事業能幾許如此湖山不一狂候客斷橋題積雪放歌曲院把瓊芳賈生似道廢宅閒秋草無恨啼鴉怨夕陽　又　柳浪聞鶯秋水渡竹枝留客木蘭橈故人海內無雙士美釀山南第一橋不是壯遊輕遠首懶將鄉夢寄歸潮錦衣公子肯同調共掃明月雙吹簫　又　剪取新荷作酒觴人生只合老錢塘李膺固與林宗並嚴武焉知杜甫狂鷗渚魚梁分野水鳳笙龍管到斜陽湧金門外烏啼早辜負荷花送月涼周密澄懷錄泛西湖景脩爲余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過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旁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蔌蔌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而寒索衣無有以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云　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氣十年肝鬲湛清輝韓維南陽集同士則遊西湖　今日西湖好來遊未覺喧柳枝風處亂花艷暖中繁橋遠歸人渡舟移集鳥驩何須更携酒道勝有清言則本作何須携酒樂　和晏相公西湖　鳴蟬忽以急夏景晏林塘不知何山雨颯然送微涼荷芰忽欹倒四散飄暗

香清渠決決流碧色浸稻秧零落墮林實瑣碎閒水芳公來必秉晚歲步方徜徉簫鼓不從後筆牘常在傍遊魚自成族飛鳥不亂行周覽時景佳郁穆發新章何意逢華士傳毗謬所當時方苦炎暵汗下揮且滂三復大雅作清風肅衣裳　和謝主簿遊西湖　雲陰開剩日光穿和氣隨風近酒船湖面波清渾見底樓頭山碧似生煙興長不忍回孤棹歌懶纔能遂緩絃因子樽前話歸計醉魂先到峴山邊　和張太中館於西湖　湖榭從來與衆同況於清宴奉群公驅車即日趨翔鳳就館初寒聽過鴻霜雪滿前仍自壯珠璣落筆不知窮太平魚鳥今咸若豈繫區區一老翁　和晏相公西湖　荷香時傍清樽落菱蔓遥迎畫舸開行到東亭莫回首綠楊陰外即風埃　和曾令綽資政西湖見貽　虎節嘗三換琳宮亦再來白添新鬢髮紅識舊亭臺酒爲迎寒好花應趁暖栽但愁衰謝意未到已思回　西湖雨中同公懿諸君飲席上得空字　十月平湖上繁霜澡行空柳枝黃墮雨波面細生風水鳥飛幽碧寒花折淺紅誰能盡一醉燈火宿船蓬張文潛詩西湖三絶句　沙鷺汀鷗盡日閑水邊風起萬荷翻客來莫厭重樓望樹杪欄干直對山　水上亭臺涼氣多和舷倚棹唱吳歌何人爲放青蓮出剪却翻翻一萬荷　一曲清池柳岸風長苗新稻短蒲

茸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浪作釣翁　葉茵順適堂吟藁西湖　相桃深處五陵家隄柳陰中百寶車多是問桃尋柳者近來山下少梅花　趙崇嶓白雲小藁西湖　洞府煙霞錦繡叢車如流水馬如龍東風爛熳花時節也有人行九里松　東魯林表民玉溪吟草西湖　十三樓寺朝餐飯六一泉亭晚舉觴千古湖山雖撲處淡煙微雨更斜陽　鄧林性之皇荂曲西湖高價租船作勝遊窮通那敢鬭風流西湖多少閒春水不洗中原二百州　王炎雙溪集西湖　呼舟特地度西湖欲訪山中幽子居山色湖光渾似舊人間萬事有乘除　張鎡詩四月上澣日同寮約遊西湖十絶　自得城隅水北居西湖幽討句全疎今朝擁簿抽身出更向誰邊不一書　清曉濱濛雨氣濃出關晴色便葱蘢層雲特爲詩人喜添起山頭四五峯　青龜船小漾漪漣折得蘋花亦當錢我自滄洲隔三載此花風調只依然　飯餘飛蓋北山來上苑盧堂柳際開繫馬林間寧復散却容拄杖卓青苔　賜沐山行策最長遊人此日却相妨洞天只得東邊賞開過燈花斷殺腸　夾堤全少露桃紅獨許垂楊翠拂空千古蘇仙幾曾死騎鯨時或下亭中　芟莉茸茸展翠氈六橋分舞燕翎纖撑船捷出蒼灣去要看山圍玉鏡奩　書邊多見葉苑東舜絃調處判薰風戎葵學得宮衣纈不作

入間錦樣紅 賽案招邀勝引多曠懷真語當絃歌聯翩逸駕知難及乞我扁舟著釣蓑 豐樂樓前末夕暉可堪魚鑰限城扉詩成快向歸時寫丹墨明朝與興違 鷗渚亭次韻茂洪西湖三詩 出城猶記四年前朝看西湖到暮煙自有南湖相暖熱可曾頻過六橋邊 詠蘇堤 老子看山令一工只憐雲氣不憐峯檯頭半餉無人說自向波心汎短蓬 塵土奔忙舉世人無過白白鬢毛新一般要撰眼前樂泉石由來樂校真 又三月望日微雨汎舟西湖四首 清明纔過雨連風着色湖山便面中草上路青人自出鱵船無地不飛紅 非是天慳一日晴晦明多態屬詩人雲翻畫樣烘濛墨波捲紋頭起突銀 倭綸簾垂柳外樓靚粧微露玉搔頭承平氣象應如此憶殺金明水殿遊 隄樹枝條老更成豈容他處夏陰清東風不惜吹芳草綠滿鵝兒燕子情 林昉石田別藁西湖 小舫撐春花浪香第三橋底弄晴光岸邊飛起輕鷗片十里天風舞綠楊 高僧詩酬蘇屯田西湖韻 雨餘殘景照漁家漁子鳴榔徹郡衙今夜相呼好垂釣晚來新雨漲蒹葭 許景衡橫塘集過西湖懷詹致一 憶昨藍輿出城郭靈芝軒檻共徘徊故人短棹今天末斜日湖山我獨來 姜特立詩出西湖至天竺 實叔山前翠打圍湧金門外水漣漪出關便有漁謳起底事公

卿都不知 釋圓至牧潛集曉過西湖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 北礀禪師集元日送客歸西湖禾筆春消御柳邊擢歌忽聽采菱船三賢見說遷居了只寄梅花問水仙曾由基蘭墅集西湖夜景 處處芙蕖處處堂閑行何地不清香歸舟又趁晚涼急十里湖光蘸夕陽 周伯弜端平詩雋西湖初夏 花飛春減綠陰成不住風光繞禁城山寺晚晴蟬欲噪柳林猶囀數聲鶯 葉紹翁靖逸小集西湖秋晚 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 大梁張良臣集西湖晚歸 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僧永頤雲泉詩西湖日暮渺渺春湖夕靄浮落花飛燕打蘭舟遊人半入煙城去月照笙歌上水樓僧亞愚江浙紀行集遊西湖 西湖招提三百六佳處如春有眉目一番雨過吞青空萬頃無波鴨頭綠望湖樓閣獨自登煙霏向背攢寒玉想見襄陽孟浩然此中有司不容續道人長坐西山河骨清氣明韻出俗父居京闕厭塵土一夕歸心俊如鵠明窗寫君研破硯落筆轉頭風雨連龍山深處如定居就彼結鄰容我卜 西湖晚泛 蘇堤一帶柳陰長柳外西風特地狂晚泊孤舟古祠下自彈別鶴送斜陽 宋芳庭采芝集西湖晚望

又雨初晴曉正長春蛙鳴遍舊池塘小亭寂寞斜陽裏一陣東風過木香熊覓山體梧集送黃愛梅過西湖 梅得名詩書早夢不與梨花同誰歟以桃花序牽引之迺令草木吾味竹無人愛菊無人愛蓮無人愛雪霜貿貿孤山無復年時風致佳公子尚肯愛梅異哉醉橫短笛譜一二吟起嗔青衣為客歌舞 紫牡丹開競洛豪春風吹面看栽桃瓊琚多少非初服卻笑梅花不入騷 朱頂千年去不回兩峯南北白雲堆誰人得似黃公子不愛閑花尚愛梅 西湖歌餞楊澤之回杭 余頃遊六館與杭之友朋交際者多矣別去四十年纔把楊德父泛紅依綠之清於冠冕琵琶山水間又二年復識德父弟澤之襟懷灑落尚有前時風致信知宇宙無窮人材何限惜余老矣安得見故舊談往昔於其歸也因作西湖歌以餞之饕余嗜昔覩古杭繁華不減開元唐畫船日日湖山堂珠翠圍繞沸笙簧西湖西子鬭艷粧香車寶馬橋綠楊少年遊冶蕩春光醉眠羅綺百花芳當時湖上有平章胡不早為計包桑一朝鼙鼓動漁陽席卷羽衣與霓裳後來枉費古錦囊感懷金銅增悲傷嗟爾何知涕淚滂身不由己心難忘畫闌桂樹寂無香土花慘淡月荒涼綿綿此恨天何長道逢老翁重徬徨慎勿開口談興亡潮生潮落錢塘江且唱陽關舉一觴 和鄒思道寄詠

西湖 畫橋楊柳不勝愁萬縷千條便碧流問着翠華霜日事人人只道好杭州 樓攻媿先生集同倪正父尚書遊西湖靈芝寺臨西湖倪正父尚書曰此湖如賢者別久再見儼然如昨感其言而作 舊說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賢士予嗟契闊十五年一旦相逢秖如此南山北山兩高峯春波灩灩摩青銅未能蕩槳窮勝處倚欄一望開心胷老我掛冠隱田里豈知再見煙連水少須夏日醉蒲荷脫屣東歸甘已矣 何潛小山雜著和王成之同趙達明遊西湖 只對西湖也自涼雨餘天更闢商羊水交秋色心田靜風入山花鼻觀香別駕慇懃能設醴吾曹嬉戲且逢場鳳凰池上今文伯猶憶春闈夜卷長 陳杰自堂存藁重過西湖感事 衣如飛鶉馬如狗二尺錦囊香宇宙車如流水馬如龍濯龍橋邊次斷蓬諸公南渡亦不惡百年西湖最行樂師王園地號山莊咸晥洞天探水樂銅鋪珠箔錦為茵玉簫金管歌遏雲曲江三月勢絕倫此占四時長作春歲月無情留不住團上送官洞更主當時一聚冶遊塵雨打風飄去安所三間古屋餘老梅千年放鶴歸來暮 泛西湖 百年歲月此池臺十里雲霞鏡面開青鳥慣含紅旆去杜小娃頻採白蓮回白玉簫吹沸玻瓈國繡穀穿交金碧堆好是太平人自樂宮車咫尺不曾來 西湖 小春好風日湖上

足池臺彼美少年子適從何處來思光被鞍馬艶麗照樽罍今者不自樂
後人誰爾哀　古今詩欒彭來西湖　九里青青十里紅湖山步步是吟
蹤秋深煙雨朦朧處不見荷花只見松　中州集任南麓詩　西湖環武林
澄澄大圓鏡仰觀湖上寺即是鏡中影湖光與天色一碧千萬頃堤徑截
煙來樓臺自昏映　奉使江左讀同官蕭顯之西湖行記因題其後　雲
煙濃淡費臨摹行記看來即畫圖雲夢不妨吞八九筆頭滴水了西湖　中
州元氣旁灝寄西湖　昔年曾向西湖住日夕閒行湖上路東風二月梅
花開香得孤山無着處六尺瘦藤雙草屨眼前物物皆詩具被人牽挽出
山來荷衣盡爲緇塵污世態翻騰不如故青鏡無情又衰暮富貴浮雲何
有哉一盃且樂閑中趣長江浩浩東南注夢寐孤山飛不去若見梅花頻
寄音黃金煉出相思句　別西湖　聞說西湖可樂饑十年勞我夢中思
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　滿城羅綺照青春湖上風光日日
新人在畫船泥樣醉安知西北有兵塵　書生老眼厭風埃天遣臨安看
一回便是西湖不留客也曾身到日邊來　中興江湖集梁李氏　舞鳳
翔龍拱帝城秀涵積水駐川靈青山樓觀排雲出畫舫笙歌隔柳聽撩亂
花光浮綺陌參差馬影繞旗亭振衣直上南峯頂誰似盤溪却獨醒　滿

陽柯氏西湖樂　雪花滿衣香欲融王孫白馬金蟠胷山南山北晚霞紅
須臾直下明珠宮一樣越羅天水碧亂插寶花長一尺王孫大醉信船流
船尾船頭自吹笛　盧陵劉氏　西湖湖上山如畫二十年前曾客來飛
絮滿城歸未得江南老却賀方回　江湖續集雪後復雨過西湖　觸目成
幽興詩吟十數篇風傾竹上雪馬度水中天急雨涔涔日迎人小小船更
逢清管發聲到客愁邊　秋日泛西湖　水凉宜照影與客上湖船白浪
翻紅纈青山映碧蓮鳥飛荷葉下人散柳條邊煙蓋歸來晚燈前鶴未眠
西湖會上和趙靖軒韻　不着人間半點愁每於勝處一凭樓吟邊只
欠林和靖坐上追思馬少游掌臉芙蕖酣薄暮低眉楊柳拂新秋酒闌拍
掌狂歌舞自是忘機可狎鷗　江湖後集晚堂　黑雲妬日故要遮剩得
輕紅一縷霞小雨挾風針水面滿盆皺縠起圓花　官程未了是敲推課
督無人只自催不到西湖無半句西湖端合號詩媒　元劉文貞公集西湖
賞歸　悠悠歸思水東流暫別西湖記此遊千里煙波明落日幾家絃管
咽清秋酒郎尚卧垂楊岸思女應登望遠樓半醉半醒呼不起要人扶上
木蘭舟　西湖幽賞　湖上風光照日華湖中煙景儘堪誇清江濯出五
色錦老藕放開千葉花香逐風來薰俗鬢影隨波動晃明霞一樽酒盡山

啣月醉卧蘭舟不去家　劉靜脩集西湖　水實深藏十畝煙貴書真欲買
漁船數椽破屋已自足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
鷗眠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貴泰甫閩南集陪僕少監海脩
撰飲西湖　十年不到西湖上此日重來意倍親尊酒幾陪天上使畫船
猶待水邊人題詩香漬箋花舊度曲聲傳玉樹新歸醉小樓明月曙閒元
鐘皷正朝真　陳景仁詩秋晚西湖寄興　落日孤雲弄薄陰湖亭閒坐悟
昇沉賞花尚憶田園在紅葉不禁霜雪深安道破琴方有節微之狂劣本
無心醉餘轉覺思鄉切靜看栖鴉集晚林　西湖即事　湖中無日不春
風古往今來景不同惟有斷橋西大佛不知看盡幾英雄　西湖別佚山
村先生　週來一月留西湖徧詩時對酒一壺東馳西騖何區區客中行
李唯琴書吟朋來往日不踈片言投合德不孤扁舟興盡歸故廬西風江
上多鱸魚蓴鱸莫羨長安道天涯何處無芳草　寓西湖端午雨中和佚
山村先生詩韻　西湖重午水亭居座有琴書俗事無客裏逢時聊對酒
心中無謟不須符青山愛我舊相識白首娛親家慶圖欲訪師無謝屐
蒲城風雨阻泥塗　題西湖寓舍二絕　湖山有趣難留客朋舊無情可
斷金雨霽水亭秋夜靜一鈎新月印湖心　波心風起粼粼綠山頂雲閒

疊疊青畫舫醉歸歌吹散小樓閒坐獨醒醒　西湖閒居　交朋日至臺
無酒談笑風生座有春豈只湖山娛俗子湖山更會惱詩人　寓西湖對
景　長日笙歌笑語聲幾家畫舸醉湖汀須臾酒罷人歸後唯有西山對
我青　西湖晚詠二絕　市井誰家幾少年紅裙醉裏笑掀天晚來未忍
輕分袂睥睨餘尊懶下船　詩書誤我頭先白湖海誰人眼爲青欲破愁
城時命酒不堪酒薄易爲醒　陸厚幼壯俚語泰定丙寅正月穀旦雲間錢
存畊吳門李士廉松江曹明善泛舟西湖入靈鷲訪王庭長老存畊賦木
蘭花慢余因書其卷末　梅柳爭春風日妍翠峯深處禮金仙自慙馮後
多塵滓便欲從師學問禪　己酉夏初偕浦江吳止翁遊西湖之上辛亥
夏初余獨因事偕止翁已成古人矣故寫此慘愴之意　昔年拉友步城
西水色山光去馬嘶小僕攜殽壺載酒倦行環宴柳陰低青芰白鷺驚人
起綠樹黃鸝教子啼圓荷點翠浮輕浪落絮鋪氈掩於泥風領閒雲籠岳
塚雨添新水拍蘇堤今日重來情慘慘故人永逝草萋萋粉墻隱見留詩
迹記得當時醉後題唯有湖山青不改白雲飛去兩峯齊　董嗣杲廬山集
客中懷西湖二首　一日無詩氣還濁百年有限身更孱西湖多少好風
月何時買屋要蕭閒　閒多便可賦詩健客少應能減酒豪風雪六橋入

圖畫此身可並南山高杜陵老鄭後詩有遠在劒南思洛陽句予客九江遠過興國至後忽動西湖之感口占實情得四韻何當神交杜陵於夢寐中必亦一笑也　杜陵曾吟至後詩我今客遠愁歸遲蜀中想重洛陽憶江上亦起錢塘思地異心同一今古風饕雪虐共路岐西湖何殊灞橋趣亟歸來興無復疑林清源詩二月十九偕正齋運司茂之經歷遊西湖放鶴亭前載酒還吳娃蕩槳綠楊灣一番華信笙歌裏十萬人家煙樹間風送輕船過兩岸雲移殘雨入西山登臨未了催歸去回首不如白鷺閑西湖二首　錦綉湖山碧玉天風流歌舞想多年無情最是蘇堤月猶照宮粧入畫船　南朝君相棄東都換得錢塘十里湖惹起胥潮千載恨西湖西子兩忘吳顧世名梅山集西湖隄上書所見　湖上相逢幾少年綠楊陰裏拂柔鞭傷心項笠騎驢者不是襄陽孟浩然戴表元剡源集送盲上人遊西湖幷寄鄧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草生尋舊刻新巖茶熟試新泉城中詩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玄劉仁本亦玄集陪丞相宴西湖　南北兩峯青未了西湖一曲素愁何玲瓏宮殿嘶戎馬寂寞樓船掩翠娥紅錦水雲秋色老綠漪風露晚涼多叨陪相府開恩宴喜報淮夷已倒戈　西湖行春　絲絲楊柳映蘇堤沙軟風和快馬蹄千里湖光春雨過兩峯塔影夕陽低落花芳草西山路怪石眠松後澗溪月下歸來人半醉滿城燈火鬧香泥張子淵詩次句曲外史西湖感懷韻　一鞭春入曉蕭蕭長記尋詩過段橋花底鶯聲聞送客馬頭山影欲凌霄情懷忽爾思前載風物多應似故朝躑盡春光生感慨當年王氣逐虹銷趙達明詩太社四月一日招遊西湖　今日清和和又清王孫領客出都城好天勝日能多少三到西湖如一晴　畫舫侵晨繫柳枝主人生怕客來遲嬌雲嫩日無風色幸是湖船好放時　船從詠澤過孤山徑度瑠璃一草間隔岸多情楊柳樹向人招喚脩煙鬟　御池水滿苑門開泥帶飛花路帶苔到得孤山翻作惡海棠開日不曾來　萍生兒子點蹤星荷捲文書立萬丁回首南高峯上塔手中攀得玉玲瓏　橘花如雪細吹香杏子團枝未可嘗行到陳朝枯柏處孤山山背水中央　和靖先生墳已荒空餘松竹故蒼蒼王孫自洗鸕鷀杓滿酌真珠酹一觴　行盡孤山碧四圍却尋初路得來時好風借與歸船便吹近瓊林却不吹聚景前小泊　風捲太液小荷欹日麗長楊花影低鬧入苑中啼不歇恨身不及一黃鸝　葱蘢晚色正佳哉昔被歸鞍緊緊催船壓浮荷沉水底須臾船過却浮來　給事葛楚輔侍郎余處恭二詹事招儲禁同寮沈虞卿祕監諭德尤延之右司侍講何自然少監羅春伯犬着二宮教及予泛舟西湖步登孤山五言　曉雨濤珠屑吹作空山塵拂水無落暈映巒有遊痕承華兩端尹嘉招出城闉一尊澆雲師借風開畫昏諸鬟忽脫帽孤鏡亦捲䌌西湖驕復皎南山洗如新舍舟步柳堤曳杖啄松門乃是小上林亦有虎守閽桂落膦金粟蓉粧濃繡屏高堂竹梢上幽榭荷葉濱群仙此小憩呼酒領一欣秋花隔水笑笑我墮紗巾更酹不知籌互嘲還作春行樂戒多取况復仄義輪歸鬟兀頹玉那知醉與醒　同岳大用撫幹雪後遊西湖早飯顯明寺步至四聖觀訪林和靖故居觀鶴聽琴得四絕句時去除夕二日　湖暖開水已借春山晴留雪要娛人昨遊未當清奇在路凍重來眼却新　紫陌微乾未放塵青鞋不惜浣泥痕春風已入寒蒲節殘雪猶依古柳根　氷壺底裏步金沙直到林逋處士家未辦寒泉薦秋菊且將瘦句了梅花　道堂高絕俯空明上下瓏璁取意行淨閣虛廊人寂寂鶴聲斷處忽琴聲王惲秋澗集西湖　一湖碧水山三面滿眼樓臺堰一條只爲近年荒廢久花無容色竹無憀　西湖　西湖三面簇青山淨拭菱花照翠鬟滄海月寒龍宂蠹彩雲仙去鳳簫閑無多樓觀猶圖畫最好風煙近市闤鄭重綉衣周漕使畫船春酒待余還　題西湖圖　東南形勢說餘杭誰辦山谿作國防路雪欲尋龍井去表忠祠下謁錢王王逢梧溪集新士達思模遺從子惟正邀飲西湖二首　樓艦圍青幙官壺絡錦絲志形犀首飲留意鹿鳴詩千里天開畫𧀜峰月上眉湧金饒夜色歌吹送行遲　湖山千古勝富貴一時心茉莉花浮酒芙蓉火炷沉驄文停岸馬鷸羽並沙禽再度雲回曲蕭蕭鶴淌林馬虛中霞外集西湖晚思　日落湖水黑衆山生遠塵船回載酒客樓倚獨吟人老態多思舊時情只貴新籬邊古梅樹開謝幾年春　西湖春感　花間院落水邊亭冠蓋逢迎幾醉醒柳巷春殘泣蘇小梨園雲散老秦青浮浮光景消扶杖坦坦行藏信出庭縮項鯿魚元自好釣槎耆舊已晨星　西湖春日壯遊即事幷序　延祐戊午春偶以釣槎之暇因念西湖春日壯遊尚歷歷然眉睫間光陰幾何余鬢鑠矣遂成七言二韻詩三十首以寫幽懷後我之生或不我信儻遺老覽之則將同一興感焉遠湖無處避芳塵疊皷紅旗彩鷁新冉冉春雲來不斷湧金門外路青人霍山廟食慶流虹民物謳歌樂歲豐七寶社回呈了馬年年歸路雨和風　南屏山色染春煙路接高峰社鼓喧第一橋邊春更好御舟閑在翠芳園　問誰偏解占風光飛蓋金鞍白面郎山北山南遊欲遍畫船教艤

集賢堂瑞煙祠宇隱壺楊士女穿花語笑香三十九賢森翠碣盧舟亭
上借傳觴　鏤玉雕瓊簇鬧竿珠花翠葉護金籃東家年少貪遊冶正值
明朝三月三　流蘇兩兩掛船頭繡額珠簾不上鈎金宴緩歌家宴靜午
前先入裏湖遊　紫染春羅窄袖裁伶人楚楚自恢諧部頭教奏金娥曲
畫向船棚一字排　笙歌簫鼓沸春濤耳目難禁應接勞院落秋千誰氏
女緣繩擲起過墻高　綺陌遊人隘暖煙去年時節賣餳天鄰家兒女歸
來晚買得塘魚折柳穿　萬柳搖金樓畫橋一清堂外景偏饒文章太守
聞華宴預報龍舟奪錦標　歌妓娉婷畫不成去年初籍教坊名新腔翻
得梨園譜喜入王孫唱采聲　園丁花木巧栝棬萬紫千紅簇綺筵折得
青梅小如豆獻來還索賞人錢　揉藍染水翠浮山堤上亭臺錦繡間花
柳禁入拳折去要留春色大家看　進餘薇露與流香散落入間任品嘗
處處旗亭招客醉大書不是趕春場　玢禽翠羽養雕籠列向船頭盡不
同憐殺錦雞偏解語喚人提挈避東風　瀲灩春波鏡面平扁舟賣物
往來輕翩翩鷗鷺翻晴雪慣聽笙歌也不驚　豪家遊賞占頭船趕得風輕
放紙鳶手拍絲輪爭上下一時回首看青天　乍暖春衫薄似紗少年
三五自讙譁醉眠芳草醒來晚尚覓魚羹向酒家　嬌民技藝也天生關

巧搜奇事事能稚子土宜偏劇戲浪兒黃累十三層　一路亭臺間酒家
漸看楊柳綠藏鴉太平官府無民訟補種沿堤四季花　畫船過午入西
林人擁孤山陌上塵曾被弁陽摸寫盡晚來閒卻半湖春　要囑園丁取
折枝紅桃白李紫薔薇石函橋畔人煙晚挑得春光一擔歸　遥看瞑色
下漁汀金鴨香消酒半醒倒轉船頭元有意檻邊人報放流星　天街夜
市已喧闐半掩城門玉漏傳籠燭絳紗爭道入湖心猶有未歸船　秋千
罷蹴彩繩低林館鶯聲白日遲處處茶蘼開似雪不堪便作送春詩　桃
杏移春點碧苔柳綿飛盡小池臺憑君莫信啼鵑語更有花王最後開
送得春歸夏又初名園不放玳筵虛只知富足家家事肯爲兒孫教讀書
誰家乳燕掠船過小小荷錢出水多梅雨乍晴人病酒綠陰天氣正清
和　慣見升平春復秋分明往事昔年遊西林橋外青山色幾度夕陽
入白頭　黃文獻公集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
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秖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
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僧大偉竹聰小藁西湖　夢
遶西湖二十年偶來遊覽興悠然石從大觀半成佛梅到咸平始遇仙欲
把六橋歸畫裏先教十景舊吟邊山靈似識詩人意分付幽禽當管絃高

彥敬房山集同郭祐之泛舟西湖晚歸　積翠巖限生白煙斜暉金碧落
鯨川偶陪好客留長日盡取香風入畫船明日再來休負約大家歸去莫
爭先舉頭忽見東山月更酌清樽醉謫仙　王景初蘭軒集西湖　綠波三
面浸青山樓閣香圍萬項寒蓬島忽驚塵世外蘭舟如在畫圖間從來富
貴歡遊處合作風流鶴壽看斗米千錢人餓死近來簫鼓覺聲閑　雲使
遊西湖　湖山明霽雪還興生扁舟一棹入空闊孤吟消百憂珠宮映貝
闕瑤水連琨丘我無神仙骨安得有斯遊欲起孤山翁一樽同獻酬再詠
梅花句清風動巖幽高懷寄千載世事真悠悠　汪濟飯牛藁番閔濟甫以
儒官守選於杭比遊西湖有詩余欠一行姑次其韻　西湖本西子髫刖
散未妝汪子好事人乃獨窮茲遊誠不如鳧鷖聊稱身爲舟於焉與吾神
載驅溥冥搜煙霧環兩髻日月懸雙眸魚紋變錦幃香草蒙葺裘規爲大
圓鏡六合共拍浮雲光恣遠覽照耀無時休尤物不解語與人作伶優是
中有正色窈窕河之洲閔君陶朱公耦比佳匹儔同行六七輩撥櫂窮清
幽並閱古今宙同泛天人漚筆札生風雨談笑輕公侯不惜連城價索我
高歌酬饔余方寸中一洗萬斛愁試劫捧心顰敢貽西子羞語妙固絕倒
會勝能再否願言勗兄弟相好無相猶　東洲杜國英詩遊杭州西湖　景

入西湖便不同畫橋香細藉花風短長亭過三天竺南北峯來九里松船載笙
歌遊水面山擎庭館立城中欲尋和靖吟梅處路破蘇隄蘚幾重　王仲賢錄史西
湖（宋高宗渡江駐蹕杭州乃爲錢塘歌舞之地至理宗朝賈似道作相家湖上得日西湖四時之景今爲江浙省府）　西湖楊柳屬誰家立盡旗亭祇暗嗟惟有釣翁渾不管一竿
明月伴荷花　僧雪窗集西湖五首　孤山西畔蕩雲東日照青光紫翠中
茅屋竹籬成小市柴門斜插海旗紅　西山煙靄接林齊林下人煙隔水低
菰葉蘋花開處好管絃長送夕陽西　脩吉寺邊春水生竹籬茭岸鳥
飛鳴過橋野色添新綠落日風吹釣艇橫　湖山堂上看春回堤上桑麻翠
作堆十隻畫船歸去後白鷗閑颭近橋來　蘇堤柳色半浮空一帶晴煙弄晚風
十里荷花殘照裏紅粧翠袂出波中　曹文貞公漢泉集遊西湖　鬱鬱羈愁
著不堪畫船西出事奇探柳邊和氣蘇公路梅底清風處士菴已覺湖山入
胃臆更容絲竹薦肥甘錦雲一段三千項詎取平生作盛談　貫酸齋詩西湖遊　會
意追遊分主賓隔逢別調忽傷神水邊芳草去時雨風外落花何處春紫陌把籃歸
市女畫橋携手買舟人龍香準爲湖山賦重囑西施莫厭貧　龍麟洲詩西湖　西湖
湖上山如畫二十年前曾客來飛絮滿城歸未得江南老卻賀方回
國朝劉基詩王潤和尚西湖圖歌　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

浮光吐景十里外。疊峰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荊棘。惟有歌舞留歡娛。畫樓峻閣如鉛黛。婿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着兒女情。故作猶豪見真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化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李娥巨靈吾指麾。却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煙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冷月迸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鬧尊命客揮焦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鱉應。水底影動雙高峯。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顧祿詩題西湖小景　曾貫西湖畫船。錦雲香裏醉神仙。如今江海空看畫。辜負風流二十年。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　六模

湖　西湖

宋林淳定齋集西湖鷓鴣天　天近袄知雨露濃。湖山無日不春風。閒花野草皆掀舞。曾在君王顧盼中。時易得。會難逢。朝爲逆旅暮三公。蛟龍得雨飛無便。鷄犬騰雲風有功。　遊西湖柳梢青　水月光中。煙霞影裏。化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到蓬萊。　天香散逐風回。三十里荷花盛開。買箇船兒。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富貴園林。清虛池館。隨意登臨。物外風光。雲明花媚。鳥語煙深。　徐徐綵響微吟。逦邐度松間柳陰。覽遍幽奇。小舟歸晚。月映波心。　憶西湖浣溪沙　却憶西湖爛熳遊。水涵山影翠光浮。輕舟短棹不驚鷗。　帶露精神花嫵媚。依風情態柳温柔。鶯歌燕語巧相留。　次趙帥開西湖韻水調歌頭　湖波漲新綠。環遶越王山。棠齋清晝餘暇。贏得靜中觀。四面屏圍碧玉。十里障開雲錦。水鑑倒晴瀾。目送孤鴻遠。心與白鷗閒。　隘遊人。喧鼓吹。雜歌謳。曉天澄霽。花羞柳妬怯春寒。好在風光滿眼。只恐陽春有腳。催詔下天關。勝寫鵝溪幅。歸去鳳池看。

䟫水遶城郭。農利遍三山。使君重本。雅志初不在游觀。化出玉壺境界。揮灑錦囊詞翰。筆下湧波瀾。天巧無餘蘊。意匠自舒閒。　擁鼇頭。民同樂。頌聲讙。脊花天氣。雲柔煙膩護朝寒。桃李滿城陰合。楊柳繞堤綠暗。幽鳥語間關。似許風光好。留與後人看。　蟂水亘千古。鼇頂踞三山。年豐帥閫塵靜。欄檻縱遐觀。西望潮登浦漵。萬項綠浮原野。堤岸溢波瀾。吠澮皆沾足。日永桔槔閒。　肆華筵。魚鳥樂。衆賓讙。良辰好景。年年莫放此盟寒。且念新湖遺愛。莫作故園遐想。到處是鄉關。勳業知非晚。聊把鏡頻看。劉麟洲集遊西湖賀新郎　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千場。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舸乘風翩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　神仙路遠蓬萊島。紫雲深參差樹有煙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愜。鬢先老。　吳泳鶴林集遊西湖和李微之校勘賀新郎　一片湖光淨。被遊人撑船。刺破寶菱花鏡。和靖不來東坡去。天了騷人逸韻。但翠葆玉釵橫鬢。碧藕花中人家住。恨幽香可愛不可近。沙鷺起。晚風進。　功名得手真奇僞。熊離懷長堤翠柳。繫愁難盡。世上浮榮一時好。人品百年論定。且牢守文章家印。秘館詞人能度曲。更不消檀板

摽蘇娃。夾浩渺納光景。 再遊西湖和李徽之 滿江紅 風約湖船微擺
撼水光山色。縱夾岸秋芳冷淡亦隨風折。荷芰尚堪驂客製。蘭舟猶許詩
人摘。最關情跡雨畫橋西宜探索。 蓬島上。神仙宅。蒼玉佩青城客。把從
前文字。委諸河伯。涵浸胃中今古藏。編排掌上乾坤策。却仍攜新草阜陵
書。歸山澤 劉德秀詞西湖 賀新郎 雨沐秋容薄。瑩湖光琉璃千頃浪平
如削。步遶湖邊佳絕處。時湧瓊樓珠閣。記一一經行皆昨。十萬人家空翠
裏。借姮娥玉鑑相依約。捲霧箔飛煙幕。 天機雲錦纔收卻。放芙蓉岸花
十里。翠紅成幄。向晚買舟撐月去。笑引銀潢共酌。醉欲起騎鯨碧落。試喚
坡仙吟妙句。問淡粧此夕如何着。只雲月是梳掠 葵聰詞薰西湖 六橋行
芙蓉苑。記試酒清狂韉鞭遊遍。翠紅照眼凝芳霧。浣出晴霞一片。垂楊兩
岸。窺鏡底新粧深淺。應料似錦障行春。三千粉春矜艷。 邂逅繫馬隄邊
念玉笋輕攀笑簪同歡。歲華暗換。西風路幾許。愁腸淒斷。仙城夢黯還又
是六橋秋晚。凝望處煙淡雲寒。人歸雁遠。 蘇隄路。正密柳烘煙嫩莎妝
雨野芳競吐。山如畫隱隱雲藏山塢。六橋徙倚。喧處處行春簫鼓。鷗影外
一片湖光。更猶綵舟來去。 凝想禊飲花前。愛裙幄圍香。款留連步。舊蹤
未改。還曾記攜結亭邊芳樹。愁情幾許。更多似一天飛絮。空自有花畔黃

鸝知人笑語 西湖少年遊 四山煙靄未分明。宿雨破新晴。萬頃湖光。
一隄柳色。人在畫圖行。 清明過了春無幾。花事已飄零。莫待斜陽。使尋
歸棹。家隔兩重城。 西湖 書遣鶯令 青嶂遠。翠隄斜晴綺散餘霞。一湖
春水碧無瑕。可惜畫船遮。 燕交飛鶯對語。風軟香塵凝路。一年春事又
楊花。詩酒韶華。 張元幹歸來集西湖有感寄晞顏 八聲甘州 記當年共
飲醉畫船。搖碧罥花鈿。問蒼顏華髮。煙簑雨笠。何事重來。看盡人情物態。
冷眼只堪咍。賴有西湖在。洗我塵埃。 夜久波光山色。間濃粧淡抹。冰鑑
雲開。更潮頭千丈。江海兩崔嵬。曉涼生荷香撲面。灑天邊風露逼襟懷。誰
同賞。通宵無寐。斜月低回。 蔡友古居士詞西湖 憶秦娥 湖光碧。春花秋
月無今昔。無今昔。千年往事。盡成陳迹。 玉簫聲斷雲屏隔。山遥水遠長
相憶。長相憶。一生懷抱。為君牽役。 浣溪沙 玉趾彎彎一折弓。秋波剪
碧灧雙瞳。淺顰輕笑意無窮。夜静擁爐燻督稃。月明飛棹採芙蓉。別來憔
事少人同。 盧申之詞西湖 烏夜啼 漾暖紋波颭颭。吹晴絲雨濛濛。輕衫
短帽西湖路。花氣撲春驄。 鬭草褰衣濕翠。鞦韆瞥眼飛紅。日長不放春
醪困。立盡海棠風。 復齋先生詩餘西湖 滿庭芳 春水溶溶。春山漠漠。淡
煙淺草輕籠。危樓欄檻。掠面小東風。又是飛花落絮。芳草暗萬綠成叢。閑

徙倚。百年人事。都在畫船中。 故園無恙否。一谿翠竹。兩徑蒼松。更有魚
堪釣。有秋堪舂。底事塵驅物役。空回首社燕秋鴻。功名已蕭搔短鬢。分付
與青銅。 遊西湖 卜算子 春事到西湖。處處梅花笑。抖擻長安車馬塵。
眼底青山好。 身世兩悠悠。歲月閑中老。極目煙波萬頃愁。此意誰知道。
張于湖詞泛西湖 柳梢青 湖岸千峯。嵌嵓掩映。綠竹青松。古寺參差。樓
臺高下。煙霧溟濛。 波光萬頃溶溶。人面與荷花共紅。撥棹歸歟。一天明
月。十里香風。 張約齋詞西湖 柳梢青 千丈風漪。霽光明處。花柳高低。簫
鼓聲中。寶釵遥認。蘭棹交馳。 貪呆觀着蘆兒。不好慣伊家怎知。便是重
來。真情厮向。難似當時。 曹邁詞遊西湖 宴桃源 西湖避暑棹扁舟。忘機
狎白鷗。荷香十里供瀛洲。山光翠欲流。 歌浩浩。思悠悠。詩成興未休。清
風明月解相留。琴聲萬籟幽。 廉纖小雨養花天。池光映遠山。蕙蘭風暖
正暄妍。歸梁燕翼偏。 芳草碧。綠波漣。良辰近禁煙。酒酣午枕興怡然。鶯
聲驚夢仙。 范石湖詞雨後携家遊西湖荷花盛開 滿江紅 柳外輕雷催
幾陣雨絲飛急。雷雨過半川荷氣。粉融香浥。弄蘂攀條春一笑。從教水濺
羅衣濕。打梁州簫鼓浪花中。跳魚立。 山倒影雲千疊。橫浩蕩舟如葉。有
采菱清些。桃浪雙檝。忘却天涯飄泊。地鐏前不放閑愁入。任碧筒十丈卷

金波長鯨吸。 陳三聘和 甜穀浮空。山擁髻曉來風急。吹驟雨藕花千
柄。艷粧新浥。窺鑑粉光猶有淚。凌波羅襪何曾濕。詩漢宮朝罷玉皇歸。凝
情立。 觴前恨歌三疊。身外事輕飛葉。悵當年空擊。誓江孤楫。雲色遠連
平野盡。夕陽偏傍疎林入。看明月冷浸碧琉璃。君須吸。 蕙叔拾英集張熙
妻王氏作西湖曲 菩薩蠻 橫湖十頃琉璃碧。畫橋百步通南北。沙暖睡
鴛鴦。春風花草香。 閑來撐小艇。劃破樓臺影。四面望青山。渾如蓬萊閒。
黃荻詞過西湖 念奴嬌 午風清暑。過西湖隱約曾遊堤路。雲徑煙扉人
境絕。真是珠宮玄圃。倦倚闌干。笑呼艇子。同入荷花去。玉相屬。恍然身
在何許。 休怪夢入巫雲。凌波羅襪。我在迷湘浦。綠渺鷺鴻飛燕舉。卻悠
嚴城鐘鼓。百斛明珠。千金駿馬。豪氣今猶故。歸來清曉。幅巾猶帶香霧。黃
人傑可軒詞西湖 感皇恩 秋色滿西湖。雨添新綠。一派煙光望中足。清
香十里。畫舸去來相逐。酒酣時聽得漁家曲。 人道似郎。郎還第六。雲水相
逢未諳熟。晚來風靜。閑浸幾枝紅玉。水神應不禁江妃浴。 遊西湖 念奴
嬌 西湖勝絕。有樓雲樓觀。蟠空丘壑。玉鑑光中天不老。人在蓬壺行樂。
畫舸藏春。垂楊繫馬。畫處笙簫作。京華狂客。也忘身世飄泊。 行待載酒
尋芳。湖灣堤曲。放浪紅塵腳。借景留懽排日醉。不負鶯花盟約。忍緩東風

耐煩邊日休恁忽忽着。溫存桃李莫教一頃閒卻辛稼軒詞西湖和人韻
念奴嬌 晚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
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坐中豪氣看公一飲千石遙想
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仙伯茅舍疏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說
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 西湖好事近
日日過西湖冷浸一天寒玉山色雖言如畫想畫時難邈 前絃後管夾
歌鍾纔斷又重續相次藕花開也幾蘭舟飛逐蘇東坡詞西湖夜歸好事
近 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吹墮
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棹小舟歸去任煙波搖兀 西湖南歌子二首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孫泰
連昌歌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 古岸開
青葑新渠走碧流會看光滿萬家樓記取他年扶路入西州佳節連梅雨
餘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楊冠卿詞春日西
湖用吳監簿韻菩薩蠻 春山愁對修眉綠春衫誰為裁冰縠日暮倚欄
干不禁煙霧寒 湖邊歸去路猶記傳觴處往事等空花客心驚歲華馬
莊文詞西湖春暮阮郎歸 清明寒食不多時香紅漸漸稀番騰粧束鬧

蘇堤留春春怎知 花褪雨絮沾泥淩波寸不移三三兩兩叫船兒人歸
春也歸永平志西泰張叔夏西湖春感高陽臺 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
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
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
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
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曉行西湖邊菩薩蠻 霜花鋪岸濃如雪田間水
淺冰初結林容亂鴉啼山深鷹過稀 風恬湖似鏡冷浸樓臺影樓不怕
隆寒蹤範正耐看陳達江湖長翁集西湖訴衷情 今朝入自藕洲來花
意尚遲廻幾時畫船同載雲錦照尊罍鈴齋外已全開是誰催詩仙住處
和氣回春羯鼓如雷清江漁譜舟次東山憶西湖舊遊醉蓬萊 記澄湖
抱綠畫舫參差開花時節涵壁鳴堤有障繁屏列燕草香融鶯條香瀉似
渭城煙雲忽管斜陽衛娘蔥蒨帶圍寬怯 蘇小閒情綠楊如織闌檻東
邊好山千疊料得如今也翠銷紅歇何限繁華春來都付與數聲啼鴂謾
憔羇魂扁舟買醉謝公明月歐陽公集西湖採桑子并叙語 昔者王子
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
勝槩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閒人

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
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
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
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
處處隨 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春
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蘭橈畫舸悠悠
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
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 行雲卻在行船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
湖中別有天 群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何人解賞西
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 誰知閒憑闌干處芳草斜
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鷺飛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
綠柳朱輪走鈿車 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諠譁路轉欹斜直到城頭總
是花 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 畫船
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裏歸 天容水色西湖好
雲物俱鮮鷗鷺閒眠應慣尋常聽管絃 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

羨騷鷺人在舟中便是仙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
無人舟自橫 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風來酒面醒
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 歸來恰似遼
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吳子和詞王生陶氏月夜共
泛西湖賦此弔之霜天曉角 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
緣重怕離別 意切人路絕共沉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斷橋月
劉龍洲詞西湖沁園春 斗酒彘肩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
和靖與坡仙老勒駕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二公者
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壁崔嵬樓觀開愛縱橫二澗
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何似孤山先探梅須
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高竹屋詞蘇堤芙蓉菩薩蠻 紅雲半壓秋
波急艷粧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
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煙水寒劉隨如鎮集西湖錢劉江神子 送春曾到
百花洲夕陽收暮雲留想伴花神騎鶴上揚州回首湖山情味淺重把酒
更登樓相思南浦古津頭來箏書已驚鷗柳外歸鴉點點是離愁空倚陽
闌三疊曲歌不盡水東流洪叔璵詞西湖菩薩蠻 吳姬壓酒浮紅蟻少

年未飲心先醉駐馬綠楊陰酒樓三月春看看成一笑遣恨知多少回首
欲魂銷長樓連斷橋沈元用詞西湖小重山　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
付與木芙蓉採菱舟子兩相逢雙眉聳一笑與誰濃斜日落溟濛鶯鶯飛
起水無蹤望湖樓上兩三峯人不見林外數聲鐘姜白石詞角招黃鐘角
甲寅春予與俞商卿燕遊西湖觀梅於孤山之西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
已而商卿歸吳興予獨來則山横春煙新柳被水遊人容與飛花中悵然
有懷作此寄之商卿善歌聲稍以儒雅緣飾予每自度曲吟洞簫商卿輒
歌而和之極有山林縹緲之思今予離憂商卿一行作吏殆無復此樂矣
一丨人ㄋ久リフム之ム一夕ㄢム一之ム一一人久ㄅフ人ㄆフ才个
个ㄋム一ソフ亻ㄎ乙一ムマ一マ　爲春瘦何堪更繞湖盡是舊柳自看
煙外岫記得與君湖上携手君歸未久早亂落香紅千畝 ムㄎㄋリ久ㄋ夂
丁人レㄋ夕ㄢ夕ㄢム一亻ㄋ久ソフム之ム一夕ㄢム一之ム一一人
久リ　一葉凌波縹緲過三十六離宮遣遊人回首猶有　畫船障
袖青樓倚扇相映人爭秀翠翹光欲溜 フ人ㄐフ才ケ个ㄋム一リリ亻一一
ム之一マムㄋリ六ㄌㄌフ人レㄢㄢ　愛着宮黃而今時候傷
春似舊蕩一點春心如酒寫入吳絲自奏問誰識曲中心花前友史輕那

梅溪集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賀新郎　上是西山下是天地中間愛
酒能詩之棹船向少陵佳處救塵世必無知者暑不到靈宮風榭楚竹忽
然呼月上被東南幾葉雲繁悉雲散去笑聲隨清尊莫爲嬋娟瀉爲狂唫
醉舞失晉人風雅磊砢橋邊楊柳影不聽漁樵閑話更欲舉空杯相謝北
斗以南如此幾想吾曹便是神仙也問今夜是何夜　湖上高賓趙王子
埜同賦　西子相思切妾蕭蕭風裳水佩照人清越山染娥眉波回夢綠
聊可與之娛悅便莫賦湘妃羅襪悄見綠荷相倚恨白鷗占了涼波闊
揀涼處放船歌道人不是塵埃物縱狂吟魂魄吹亂一巾涼髮不覺引盃
澆肺渴足要清歌駿發更坐上其人冰雪截取斷虹堪作詩鈎玉奩今夜
來時節也勝釣石城月千古有石城圓缺又之孫居敬畸菴詞西湖臨江
仙　觸事老來情緒懶西湖債未曾還試呼小艇訪孤山昔年鷗鶴侶想
笑鬢斕斑　倦去坡翁山耐久烟霏空翠凭欄日斜尚覺酒腸寬水雲天
共色欸乃一聲閒　摘索枝頭何處玉吹來萬里春風須臾陸地遍芙蓉
珠簾和氣撲一笑奪爐紅　文字紅裙相間出主人鐘鼎仙翁清談隽語
與香濃太平歡意遠人在玉壺中次靈中之韻賀新郎　風月爲佳節更
湖光平鋪十里水晶宮闕若向孤山邀俗駕只恐梅花慍咽有圖畫天然

如搦好着驗人冰雪句走龍蛇醉墨成三絶塵世事護如髮直須腳踏層
冰滑倚高寒身疑羽化水平天闊目送雲邊雙白鷺杳杳衝煙出沒喚醒
兒曹梁甑夢把逍遙齊物從頭說洗夜光弄明月楊無咎逃禪詞趙祖文
畫西湖圖名曰總相宜　西湖天下應如是誰喚作真西子雲凝山秀日
增波媚宜晴宜雨況是深秋更當遙夜月華如水記醉人醉道丹青妙手
應難寫真奇語佳事輸他范蠡泛扁舟仍携佳麗雲端幻出淡粧濃抹可
人風味和靖幽居老坡遺跡也應堪記更憑君畫我追隨二老遊千家寺
夜行船　惟被東風相娛落輕帆暫停煙渚桐樹陰森茅簷瀟洒元是那
回來處相與狂朋沽酥醅聽胡姬隔窗言語我既癡迷君還留戀明日慢
移船去　夾岸倚羅歡聚看喧喧彩舟來去晴放湖光雨添山色誰識總
相宜處輸與騷人知勝趣醉臨流戲評坡句若把西湖比西子這東湖似
東隣女姚成一雪坡集憶西湖柳梢青　長記西湖水光山色濃淡相宜
豊樂樓前湧金門外買箇船兒而今又是春時清夢只孤山賦詩綠蓋芙
蓉青絲楊柳好在蘇堤柳耆卿詞西湖望海潮　東南形勝江浙吳都會
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里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
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
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如魚水　輕靄浮空亂峯倒影
瀲灩十里銀塘繞岸垂楊紅樓朱閣相望芰荷香雙雙戲鸂鶒鷺鷥乍雨
過蘭芷汀洲望中依約似瀟湘風淡淡水茫茫動一片晴光畫舫相將盈
盈紅粉清商紫微郎脩禊飲且樂仙鄉便歸去遍歷鑾坡鳳沼此景也難
忘高觀國竹屋癡語西湖青玉案　平生似欠西湖債每拚了金貂解嬾
媚煙雲多變態雕鞍來處畫船歸去花柳春風隘　玉京相接蓬壺界入
畫遙山翠分黛蘇小不來時節改一堤風月六橋煙水鷺約鷗盟在　立
秋前一日西湖鵲橋天　不肯樓邊看畫船載將詩酒入風煙浪花濺白
鼓飛鷺荷芰藏紅似小蓮醒醉夢喚吟仙先秋一葉莫驚蟬白雲鄉裏溫
柔遠結得清涼世界緣胡銓詞和陳景衛憶西湖鵲橋天　一憶西湖大
瘦生十年不到夢曾行空濛山色煙飛晚淡淹湖光霧鎖輕芳草遠暮雲
平雨餘空翠入簾明夢回一餉難存濟這錯都因自打成康伯可詞遊西
湖長相思　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　郎意濃妾
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元劉須溪詞西湖感懷　湧金門外
上船場湖山堂衆賢堂到處淒涼城角夜吹霜誰識兩峯相對語天慘慘

水茫茫。月移蹤影傍人牆。怕昏黃。又昏黃。舊日朱門四聖暗飄香。驛使不來春又老。南共北斷人腸。盧摯詞 浙省李參政燕予杭之白塔寺南廡。樂府賜春宴者。引喉赴節。於樽俎之間。遂醺然而歸。翌日載酒西湖春宴。已伺於舟中矣。大參公謂予不可無言。飲後賦長短句以贈。鵲橋仙 江山畫圖。樓臺煙雨。滿意雲間金縷。饒他蘇小更風流。便怎似貞元舊譜。 西湖載酒。薰南清暑。拜擢芙蓉多處。醉扶紅袖聽新聲。莫驚起同盟鷗鷺。國朝張仲舉詞 秋日西湖汎舟早後遇雨 八聲甘州 向芙蓉湖上駐蘭舟。淒涼勝游稀。但西泠橋外。北山隈畔。殘柳依依。追憶鶯花舊夢。回首冷煙霏。惟有盟鷗好。傍人飛。 聽取紅㲉象板。儘歌回彩扇。舞換仙衣。正白蘋風急。吹雨暗斜暉。空惆悵離懷未展。更酒邊忍別。又送將歸。江南客。此生心事。只在漁磯。劉習之詞 西湖夜醉 長相思 湖山横。湖水平。買箇湖船一葉。輕傍湖隄柳行。 秋風清。秋月明。誰搗秋砧煙外聲。悲秋無盡情。

南湖

瓊州南湖 瓊州府瓊臺志 瓊州南湖。在潭村。去城二十里。湖水亦深碧。環湖皆石立巉然。四岸民居。去湖四十步有井。名仙井。有石如砥。俗傳古有仙。常遊於此。跪坐石上。其膝有痕。又有刻詩云。山高水碧半巖泉。接桃花亦峒天。若揮光危九轉。尋功行滿三千。方世界人何立。點丹砂便自然。意報君須記取。知平地有神仙。皆取上字接下句。乃已唐鐵。詩得於鄉士吳眉壽。

安慶南湖 安慶府志 安慶南湖。舊名南圍。三面依城。古木參天。湖浸甚廣。中有寒芳堂。李師中有記。在郡治南。端平厄於兵火。

臨川南湖 臨川縣志 臨川南湖。在郡城豐安門外。舊吳陂莊之南塘。廣袤四百餘丈。郡守朱公正辭以為放生池。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葺治之。面湖作堂。後廢。紹定戊子。提舉魏公大有。捌湖山堂於堤上。淳祐九年。提舉馮公去疾並湖創臨汝書院。遂易堂扁曰風雩。復於書院中門外創亭曰愛蓮。又於亭之左右立二亭。曰漱石。曰枕流。自漱石而左則有橋曰流芳。蓋湖水自此出而灌民田也。元虞集歸田藁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者。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舉嶺膠葛。地勢回簿。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鬱。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堙鬱。去其壅底。以來爽

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咨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池。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為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為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放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寖為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涸以汙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日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為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粗入無弊。廩餼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幕老毫人趙君當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為之光輝。飛動為之欣悅。而郡將廣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興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酹芳泉。以賡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備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發。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廣德南湖輿地紀勝廣德南湖去建平縣四十里其水流入丹陽諸湖入
蕪湖達大江
鳳陽南湖元一統志鳳陽南湖在鳳陽府五河縣南一里半
武昌南湖武昌府志武昌南湖在保安門外元一統志武昌南湖在府望
澤門外周二十里舊名赤欄湖外與江通長隄為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
民蟻附郡縣志武昌南湖亦云五丈在武昌縣東八里以荷自蔽即此寰
宇記湖通江南冬即乾涸陶侃作塘以遏水於是水不竭因取鄉耶攝湖
魚萎置湖內其萎異於他處有鄮魚長三尺永嘉初頹破太守褚僑之重
修復額方輿勝覽武昌縣南湖在縣東八里寰宇記舊名南浦江淹別賦
送君南浦即此
武陵南湖武陵圖經武陵縣南湖在村北接白馬湖南至沅水長三十里
亦喬難陁修俗呼難湖多蓴菜又名蓴陂唐開元二十七年李璡增築宋
朝清江劉欲客潭鼎間有南湖詩二首　湖波微漲日初長水面花香柳
綠黃沙鳥喧嘲隨笑語偷魚鷺躍近舟航春心處處迷芳草醉眼依依亂
夕陽信似習池風物好偷閑勝醉兩三場　一罇芳酒數篇詩坐待南湖
夕景低日照杏花堆火齊水涵天色湛玫瑰靜中魚鳥渾相忘醉裏風光
時易迷還有漁舟滄客興誰言不似武陵溪

澧州南湖澧州志澧州南湖在澧陽縣西四十五里蘇後湖別墅在焉
溫州南湖溫州府志溫州南湖在平陽縣崇政鄉去縣西南九十里南
湖出瑞安水門外為南郭水西接永泰橋下西湖沿城下皆平堤樹以柳
南岸皆園館東為釣橋今為斗門埭通新開壕前為車橋水通花柳塘壓
飛霞洞前過虹音降橋達朱村埭北過古船場水寨至外沙河為羅城外
壕江鄉搬運多由於此　南湖出南塘大湖直抵瑞安縣延袤七十餘里
晉太守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永寧編云德政鄉十一都至今
猶稱會昌里蓋西湖南湖皆以會昌名焉東水一支過茶院寺邊至巽吉
山後一支過盧浦橋至曲頭雁嶼朱村一支入黃田巷橋一支過李田橋
山行祠邊歷划龍分入蒲洲入仙洋入茅竹嶺下西水二支並通峥水東
岸為南塘市列肆臨湖舟航來往西岸則流水江村漁家田舍菱洲荷蕩
猶圖柑園在在有之不減茗雪之勝遂蓁民蹤之首是溉兩鄉田石碑橋
九間橋有六橋此其大者北並湖濼延袤數里皆植荷花舊時郡庠收其
租入以養士每花盛時人舫遊衍其中湖光山色為鄉落勝槩春冬鮮鯽
肥美過異他處

潯州南湖元一統志潯州南湖在州南一里長三里俗名結聽湖上有洲
洲上舊有平波亭臨岸亦有南浦亭郡官多乘綵船以游賞
寧越南湖寧越志寧越佳山水南湖水淺清暗泉通古廟涼氣入軍城有
禁魚常繁無機鳥不驚遊蕃舸船至海角暮潮平
唐劉文房詩送盧判官遊南湖　漾舟仍載酒愧爾意相寬草色南湖綠
松聲小署寒水禽前後起花嶼往來看已作滄洲調無心戀一官溫飛卿
集南湖　湖上微風入檻涼翻翻菱荇滿迴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
波飛夕陽蘆葉有聲疑霧雨浪花無際似瀟湘飄然蓬艇東歸客盡日相
看憶楚鄉宋清江三孔集詩戲十三日南湖之集賓主六人謹成詩十韻
拜呈　律苑秋灰動銖衣著服輕居官半舜牧環坐列周卿攬轡湖邊集
談經席上傾遙交希李白奇策擬陳平博奕休言戲韜鈐且議兵續箕詩
義白重演卦爻成午日傳龍馭西風駐鷁程弓鈞寒力壯天幕霽華明綠
野接鄉遂良辰推甲庚浴沂人已散終夕夢魂清　再吟六詩一首拜呈
摩天皆勁翮對壘盡雄師漢士增三傑唐儒益二夔素脩同德行良會
展尊彝恥佩蘇秦印閑吟谷永詩郡條須美政邦典守新規晴換陰陽氣
平分晝夜時南朝餘草樹戰國舊城池弱跪霜前蟹奇眸水底龜風標觀

晝鶴禍福中靈蓍尼父談諸蔽尤當謹禮儀　累日欲修禮令茲清飲陪
位分乾卦畫人比晉卿才宗廟精禋近侯邦舞羽來光華連七壁符采綴
三台儀鳳須論德良弓自有材雄鉎昏帝劒衛館先帝賜臣劒六直節倍
公穖吏計無先養人情且去哀箴思丹扆補李德裕丹扆六箴彩書碧油
田穆若觀多會欣然肺腑開馳蛟參駿乾晏詞馳六蛟兮上征朽御愧驚
駘　侯服安無事官曹靜不譁疇非信善友孟子六等俱是孝廉家汝南
六孝廉荀氏家傳榮耀荀氏家傳袁衣肆肆六葉九公溫龍競爪牙溫羨兄
弟六人號六龍尺輿思附鳳六尺輿角翁笑螢蛉王羲之書題六角扇士習
賢科論人趨太守衙莊衢當自騁陳藥更誰誇和露餐荷葉法慶朝道荷
葉六枚臨流飲雪花草萊依瑞穗稻一莖六穗於庖荊布緞明珈且國官
庭守寧憂柄用賒他時徵玉佩上元夫人六玉之佩鷺禁定聯華　龍笛
霜號寒笛六孔熊旗露綴斿熊旗六斿追歡品加豆孝子享鄉加邊豆六
品偷暇日要四要四五六日周晃英才集周禮六晃商瑚瑞氣浮商之六
瑚金玦書屢講金版六玦遂矢志須酬遂矢六草樹雙仙島風煙半玉樓
畫圖觀隱驂果實採沅櫓宋書武陵臨沅穀女石櫓一帶六實通貴人無
慧實誼六七貴人無慧承平府孔修官非劒外文變聚六經劒外課北茂

陵優蕭育茂陵謀第六時變休成論王通作時變論六篇皇明已照幽皇明獨幽又光照六幽責躬無復事六事自責嘉穀藹高秋六穀謝無逵溪
堂集八月十六日夜翫月南湖用老杜韻　月減一分魄風生萬壑秋山
煙連野白湖水接天流妙語懷支遁清歌欠莫愁窪罇聊共酌無羨玉爲
舟　與諸友遊南湖分韻得紅字　不通泮宮籍端居常屢空貧知俗益
薄老覺書有功寂無晨飯客門前翳蒿蓬平生眼底人粗知吾困窮招呼
城南遊飫我枵腸空亭午得一飽哦詩和秋蟲捫腹步南湖緩帶披涼風
漸見波心蓮頗憶新粧紅徐酌穆生醴究知秋露濃三咽不知味百盞無
醉容但可勝茶湯留餉東坡翁儒生本酸寒獨處羅百凶不謁魏元君粗
免惡少攻　黃通理邀遊南湖　不踏南湖路端居兩見春浮花空過眼
濁酒誤濡唇曳杖惟今日開罇有故人何須推物理行樂及佳辰　江信
民載酒令表弟吳迪吉邀予同遊南湖　古人多齟齬吾黨故裴徊表弟
邀予出參軍載酒來南湖未新柳東巷且殘梅但恐辟書至將軍幕府開
東府文雖下西津艇未橫莫愁官長駡且伴老夫行飲酒舊無敵能詩新
有聲此樽雖可使倩許飛瓊　與高彥應司理遊南湖　飛花眯目亂
紛紛細草裙腰綠映門山色入簾清可挹湖光照座冷無痕揄揚春色煩

詩句排遣愁情賴酒尊預想明年君去後沙寒竹淨野煙昏　南湖絶句
戲高彥應司理　平湖奩鏡淨無塵地接西壇共一雲安得御風如列子
更邀明月訪元君　野情蕭散不便吾老大無心賦子虛侍借南湖雙鰈
子綠荷陰裏看遊魚　芰荷香裏文章靜蘋藻汀邊職事清若使淵明知
此味折腰五斗可忘情　山色波光入座中笑談不覺酒盃空掾曹莫作
刑官看兼有江湖隱者風　碧瓦朱甍午影涼軟風翻袂送清香荷花也
似知秋近故斂羞容避夕陽　文美約遊南湖戲作絶句　踈踈小雨閣
春雲步屧輕便不涴塵湖上沙鷗莫驚顧吾曹豈是覓魚人　沙井泉甘
自試茶匆匆一飯野僧家蕭然於筍各歸去不踏城西晚鼓衙沈繼祖梔
林集寄題南湖　南湖一水漾輕舠水與春深已半篙千兩五風天氣好
三桃二李岸花交酒因衰病成相絶詩少游從竟不高公退蕭然人不到
肯來惟有燕歸巢用進退韻　問訊南湖　三月桃花浪南湖水若何秖
應船泊酒疑有戲凌波蝸蝸輕吹絮田田暗長荷有詩歌射鴨無客記分
鵝　再用賦南湖何字韻　詩每臨流賦君今賦幾何翠屏山擁戶金塔
月搖波有句誰題葉無衣欲製荷硬黃臨小字留取換群鵝　約齋南湖
八絶　水石清奇居士居南湖端不減西湖王城有此無塵境安得營丘

畫作圖　沉沉歸院柳邊迷前後花開故不齊三島似非人世界五雲飛
動玉皇題　何年夜半有山移石洞門前列釣磯忽有船從花底出直疑
人自武陵歸　窄地簾垂不上鈎曲欄干外遶清流朱簾半捲人猶睡何
處一聲黃栗留　淺寒燕子欲歸來玉照堂前尚有梅就使落梅浮酒盞
也勝把酒待梅開　四面看花坐不移海棠園坐醉紅圍何人解道花間
意記取江湖一首詩楊誠齋有詩　社雨收來幾日晴花邊院落竹邊亭
不須更使清罇盡花氣熏人已不醒　夭桃照水數枝斜倒影搖紅雜暮
霞薄暮未歸何所待更看明月上棃花　項安世詩寒食風雨中過南湖
風雨春無緒人家食併寒一年佳節過五字小詩難閉戶桃花笑傾盃竹
葉乾聽人談異俗爲爾慰愁端各有極談已俗之異者　留别南湖二首
老夫夢識南湖路水檻山堂處處通若有新篇無告訴不妨題寫寄江東
九重城裏塵如海只有南湖一片霜若向南湖談世事老夫只得去池陽
次韻沈告院問訊南湖　欲問南湖事南湖事若何主人新爲正風物舊
鷗波綠髮深深柳嬌鈿細細荷檻虛宜鬭鴨船過莫驚鵝蘇頴濱集河上
莫歸過南湖二絶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
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淤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鷄

犬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
汀瀅白酒借衰顏蒲床書卷何曾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綠楊垂後浦
眼看紅杏照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曰杏山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墻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
適性逢樽酒開懷把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縱橫　遶郭春水滿堤邊
新柳黃黃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
細雨濕紅粧　携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波落
春新起風吹酒力無冠寬強包裹半醉遣誰扶朱晦菴集擇之寄示深卿
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輒次元韻三首　未識南湖景還欣二子遊賞心并
勝日妙語逼清秋勝欲携書卷相將買釣舟微吟歸去晚杜若滿汀洲
平湖渺空闊積水暮生寒但見綠千項不知深幾竿人間元迫隘世路足
艱難若了滄洲趣無勞正眼看　春來年去爲誰忙三伏炎蒸忽變涼閑
世讀勞身碌碌懷人空得鬢蒼蒼詩篇眼蓋何終極道學心期遠未央要
得追尋二三子舞雩風月共徜徉　劉丞直鄉集同俞自安泛舟南湖寄龔
所立　高秋留别墅亭午泛寒流未結巢由社蓮同李郭舟波光迎日動
雲氣挾山浮爲問東槎客何時賦遠遊文潞公集次韻和公儀月夕游南

湖　涼夜南湖飲。林端月上初。樽罍旣古雅。亭館復清虛。靜賞興無盡。劇談歡有餘。群鷗不喜事。應厭久停車。趙抃擧彙集南湖　每憶南湖上。青帘賣酒亭。柳條魚頰翠。花片馬蹄馨。寒食經行路。晴窗入夢屏。因循春又晚。風緊攬空冥。司馬溫公集　旅宿睢陽南湖　梁王棄宮館。時世古今遷。猶有南湖水。春來鴈鶩飛。樓臺沈倒影。林薄桂餘暉。豪侈終何在。行人得暫依。南湖二首　宋都南野水。花柳媚名園。鳥起沙留迹。魚驚浪結痕。米橋通別島。白路出荒村。城邑雖云邇。常無車馬喧。　海鴈長橋北。秉閑日日來。遊魚自應樂。宿鳥不相猜。弱柳週遭合。芳花次第開。梁王昔遊集。後乘列鄒枚。張鎡詩客舍夜聞吳謳有懷南湖　屋漏燈垂巢。墻欹蜨唱叢。斷編非徑捷。隅坐且丞聾。歌聽魚蠻子。盟寒水勃公。明知今夜夢。清殺葦間蓬。歸南湖喜成　路轉斜橋似夢醒。擁衾搔兀亦身輕。知期岸鶴如相語。匿笑隣翁欲鬬迎。月處青山還委靡。適回居士太歡生。矮籬半露寒毬樹。新種渾如舊種成。　南湖　曾中詩本性天教專一壑。萬景休坌來。老夫重然諾。　南湖書事五首　初來作舍少人行。橋外如今滿市聲。繞岸種成桃間柳。一家和氣萬家生。　過午人家起竈煙。被風輕引向晴川。須臾卻與雲陰雜。不礙玻瓈鏡自圓。　科樹梯斜倚暮暉。犬聲如蛤透踈籬。謝天排出江村景。副我憑欄一望時。　水鳥鴻儔已可聽。潺然分綠變波聲成。群爭似沙鷗少。別有高閑物外情。　恍看灧灧紫金幢。日腳橫瀾萬褶光。吹到檻邊爭蕩激。直疑身似水仙王。　三月十四夜觀月思南湖　期會紛然不到詩。拙哉前計只心知。縱當吏散庭空後。爭似山行水泛時。柳影半籠明處路。葦聲輕牽暗邊籬。波神犛此三更月。定許今宵欠笛吹。南湖偶成　謁金門　秋淡淡。獨望暮天雲黯。窗小新糊便老眼。不應踈酒盞。菊淨燈香霜曉。何處數聲來鴈。飛下湖邊紅蓼岸。有詩方許看。南湖　蝶戀花　門外滄洲山色近。鷗鷺雙雙惱亂行雲影。翠擁高筠陰滿徑。簾垂晝日林堂靜。　明月飛來煙欲暝。水面天心兩箇黃金鏡。慢颭輕搖風不定。漁歌欸乃誰同聽。　俞良能香山集訪何茂恭於南湖作三絕句六言　十里相望烟樹。旬月不絕籃輿。漱石枕流戲綠。浮家泛宅南湖。　南湖綠髮居士。恰少蟠湖八年。掀雷扶電傑句。出月穿天大篇。　啼饑妻子眼底。厚祿故人日邊。一錢不直誰念。五十無聞自憐。　茂恭見和。再用前韻奉酬　朗朗百間羊腸。森森千丈長興。一身宜著臺閣。早生流落江湖。　憶昔永新番水。俱吏江左三年。不作戴汝馬援。聊為留犢苗篇。少陵時時醉裏。子山日日愁邊。白髮新來滿鏡。故人萬一能憐。　訪何

茂恭于南湖何有詩因次韻　相別三年久。相逢一笑時。眼邊無俗物。袖裏有清詩。山路梅花早。湖天雪意遲。不眠成夜語。寒月在踈枝。劉忠肅公集泛舟南湖二絕句寄公素　路轉芳洲面面風。回環態媚刻船翁。畫橋東北桃花塢。時有飄紅落酒中。　不知芳物過春風。傲兀扁舟恨浪翁。得似王猷剡溪上。何須范蠡五湖中。吳虎臣詩上晁侍郎　南湖之廢二十年。自晁侍制謙之守是邦。因復興之。夾岸皆桃李。巳將政事繼龔黃。更與風光作主張。見說南湖桃與李。郡人今復比甘棠。王質雪山集陪林守遊南湖月下歌　紫霄峰頭雲破湧明月。翠華洞裏煙冷生清風。水光上下相映碧。小舟飛入玻瓈中。荷露白凝珠。蓼花紅綴米。沉沉水晶宮。金波幾千里。君不見風流太守醉似泥。倒着接䍦騎馬歸。南湖風月君不知。問君何以高陽池。翡翠杓。金叵羅。勸君一杯酒。聽我南湖歌。清風明月萬古長如此。有酒不樂將奈何。謝幼槃集夏日遊南湖　趙臺裙與草爭綠。象鼻筒輕瓊作盃。可惜小舟橫兩槳。無人催喚莫愁來。劉公是先生集獨釣南湖　澄澄春波深。中有魴與鯉。無人狀潛隱。好生得五子。投竿坐孤石。盡日倦未起。旣失常若驚。有逢忽然喜。于心豈殘物。于道豈娛己。人誰辨予意。我請盡其理。垂釣須得鮮。治國須得賢。所以不憚勤。豈在蝦魚間。君子愛其君。諷諭以爲先。詹何臧丈人。古事皆已然。誰將予之術。更誦吾君前。黃裳演山集泛南湖二首。萬蕊香中畫舫輕。新紅相照亦多情。似逆學士來歸院。花燭前頭朵朵明。　雨過圓荷萬點星。雲開銀漢眼前明。難逢此景休歸去。更待天西片月生。陳亮龍川集南湖望中　謁金門　爽氣朝來卒未闌。可能着我屋千間。不須拄笏望西山。柳外雲時征馬駿。沙頭盡日白鷗閑。稱心容易足。君歡。徐俯詩集臨川洪守游南湖命予賦詩　芙蓉堂前春水綠。芙蓉堂後春花閑。芙蓉堂中醉歌舞。芙蓉堂下車如雷。輕舟弄水買一笑。遊人競逐墻陰來。浪痕不受塵滓涴。東風吹入黃金盃。歎饑欲上絲繩穩。老翁稚子連聲催。遨頭春思濃似酒。劇飲誰能問升斗。情山香軟珠簾低。坐客請行時被肘。觥籌交錯興未已。更着山殽并野蔌。歸來門巷影散亂。舍南舍北黃埃走。輕衫短帽亦不惡。追歡豈落醉翁後。小姬顧盼揚秋波。十十五五細馬馱。紅旗夾道映斜日。金釵墮處有相摩。旁觀定自雙眼飽。但見兩臉生微渦。從今湖上愈清好。纖腰長袖成奔梭。寘搜付與紙上語。朱顏爲我商聲歌。領公歸侍玉皇側。更向西湖弄春色。曾子固集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載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鼓船縱櫂鼓

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倏覩忽逺詎可追朝在西城莫南溪奪標得雋唯
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瓶取酒飲
如水盤中白荀兼青螺坐長江湖樂畢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
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
不生波秀壁如奩四邊起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夭桃開滿枝求摩白鳥
映沙去猨翼黄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畢濕春至花開曾未知蕩槳如從
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手中紅螺宜須勸輕舟短檝
此溪人相要水上亦澜裙家住横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韓維南陽
集和晏相公泛南湖至韋家園過西溪至許家園效杜子美體　湖心點
點生圖荷黄花白花滿晴波環堤客掛垂婆娑魚況鷺橋各自得人生不
樂其謂何南塘過盡西溪綠上下名園依小曲相君從容來賞矚不驅大
旆事喧鬨直解扁舟作幽獨幕中賓從才且良酒酣落筆擒文章珠聯璧
疊爭煒煌戲成種息無一事明日復此醉華觴甘中夫集過南湖　忽有
一事礙胸次擺脫不去呼酒來溟溟濛濛混沌在坦坦蕩蕩虛空闊精神
一生留筆硯自道甚真形骸昨夜爲尋婁年年看梅今白髮晴日江路行
海苔李商老集往過南湖　往過南湖寺杖藜真率瓢罇茶煎短尾僧飯

飽長腰壁際銀鉤動天涯玉樹遙差聯城北秋將泛浙江潮塞草風猶動巖
松寒不凋着釋非事實洗耳似逃堯不見貪丘壑何繇聽徵招楊萬里朝
天集和張功父夢歸南湖　一生兩事苦相關從仕居貧併作難顧我雪
穿行腳襪羨君身作在家官曉分京兆月半壁夕聞南湖水幾竿桃李能
言春滿堂問人猶自訴春寒郁内翰俟集奉陪太守游南湖同郭令賦
翠幄千章蔭晚空年華心賞兩無窮雲頭欲落催詩雨池面微生解愠風
經笥便君談似綺仙舟令尹飲如虹娵隅自適清池樂不信參軍是郝隆
中州集吳學士激過南湖偶成　杏山松檜紫坡陁湖面無風亦自波綠
鬢朱顏嗟老矣落花啼鳥柰愁何詩人未必皆憔悴世事從來有折磨列
坐流觴能幾日知誰對酒愛新鵝江湖續集三山曾由基趙崴寒昆季三
人拉李學諭余同遊南湖次崴寒韻　紫麒麟楦豈身榮腹有詩書氣便
清野酌雅宜招勝古貴游太半是宗英主翁舊有登堂約古樹今知夾道
迎勝欲索梅同一笑卻隨畫角弄初更小山雜著集和張時可景靈宮即
事及暫歸南湖二詩　嵯峨宮殿曉風清月掛林梢夜欲更戶外朝紳千
綺集馬頭簇燭五枝明諸天唄響超三界衆妙香熱繙一鐵渭北衣冠應
北顧請扶大漢振天聲　南湖風月想經行隱興常多薄宦情筆鈸只今

煩佐治僮奴休復事歡迎人如仲舉與增重客爲相如座盡傾咫尺不妨
時聞道病餘已覺此身輕呂祖儉大愚叟集和趙戶曹共扶衛之龍州人
遊南湖之篇　金華山下舊同遊雨水相逢又半秋明月初開青玉匣微
雲吹破白雲頭誰能共我同清賞且得從君散客愁深夜沉沉欲回棹浩
歌相送過青州曾艇齋手紀　葛巾藜杖興何長爲愛南湖六月涼雨在
山頭作雲氣風來水面散荷香登臨稍喜市聲遠徙倚猶嫌歸興忙後日
重來攜枕簟不妨午夢到斜陽晁無咎詩次韻韓求仁南臺朝請曉過南
湖見寄　浮花浪蘂信東西何許尋芳去自迷光景不須驚石火寸田應
已長瓊枝想君清興聊堪發遣我憂心久欲夷便作崔丞日臨水息行適
尾不相知洛陽志南湖新成用前韻示諸君　霰雪紛紛正月初春風西
園已堪鉏放開灔灔一湖水鑿破青青十畝蔬未必滿盤堆小甲勝於他
日膾長魚地形南北何須問裹渚新池總不如　蒲宗孟新開湖詩并序
三堂有北湖見於韓愈二十一詠歲久湮沒莫可尋究耆舊相傳皆言湖
在今牙城之外予嘗據城東高而望直北地形寬廣窪下恐或然也北湖
不可復矣遂開鑿南湖以代之日又作小詩以論開鑿種植之意俾觀全
詩者知予不負三堂矣將廢西園開南湖先諭老圃　擬作南湖當北

湖勸教老圃罷耕鋤此間有景待垂釣何處無田可種蔬長夏便應浮澡
荇高亭行看走龜魚秋風一棹荷花裏醉卧煙波欲自如　昝司萬參軍甄
盤號略主簿何殊南湖種柳植蓮　遠岸便須多種柳滿湖仍爲遍栽蓮
長條翠蓋成陰日我欲移舟處處眠　諭甄何二君於南湖諸亭築孤嶼
孤嶼莫教閑草昌諸亭還向四邊開涼天我欲攜樽酒同與清風白月
來　諷甄何二君南湖養魚　剩將鱣鮪散南湖一細千鱗已有餘傳舍
客來須縱食莫教彈鋏嘆無魚　諷甄何二君於南湖艤小舟　細編青
篾高爲蓋密鬬朱欄大作船准擬使君清興發銀笙玉笛醉紅蓮　諷甄
何二君於南湖架梯橋過渚亭　橋須跨水三千尺路要梯横數百層會
有赤松來過我待從此處共飛騰董嗣傑先生集遊南湖懷龍溪先生
兩岸春風送路歌龜魚亦自閱人多玉堂詞伯浯溪者可柰玻璃百頃何
煙雨空濛叠畫屯鳧鷗滅沒水晶宮湖邊父老猶能記內史風流太史
公　向來勝事繼中原移守臨川自雪川行處照人清德在湖中秋色鏡
中天徐安國西窗集挐舟赴南湖之約　小舟撐入畫橋東迎面着人楊
柳風手秉霜毓當垂釣可無西子在其中　玉照堂用前韻　春在君家
小院東浴沂同詠舞雩風殷勤況有南湖老杖拾歸來俎豆中　次韵齋

臨流觴詠總相宜。特爲南湖别賦詩。薄暮歸來任渠笑，桃花安得吾不知。

元郝經陵川集同關彥舉南湖晚步四首　月出東南隅，湖湧黃金波。清風颯然至，奈此良夜何。　太古吐金氣，水樓清霽寒。悠悠半滄海，月出浮雲端。　荷花臨水殿，綺月轉簾櫳。晚吹動銀管，暮涼生翠綃。　清風凌八極，虎豹天門開。長虹忽中斷，海宴明月來。馬易之金臺集賦南湖送歐陽遜學廬陵　瀟瀟廬陵郡，南湖水鏡開。亂雲陂上起，一棹雨中來。浦樹樓鵁集，城樓疊鼓催。君還秋色裏，載酒重排徊。程端學詩史躬叟諸公有南湖之遊，病中不與，因見寄題焉　受汝春郭樓閣迫，更有花鳥爭紛紜。花臨漣漪影自照，鳥隔葱蒨聲相聞。清江見底走日月，碧天無際走風雲。抱痾笑予得此樂，何當相與窮朝曛。丁繼道詩和駱鈞用詠金叔泰南湖四景　畫船載酒及春晴，瀲灩湖光碧玉城。橋外綠楊誰繫馬，水晶宮裏管絃聲。　槐雲屯午咽新蟬，一枕南薰暑不前。隔岸藕香新雨後，白鷗點破鏡中天。　松寺曛陰晚更幽，天光倒浸玉臺秋。鬖汀樓鴈忽驚起，一曲漁歌月滿舟。　平湖雪壓小橋低，萬里乾坤眼欲迷。誰泛扁舟深夜過，却疑入在剡溪西。王景初蘭軒集南湖雨中　漠漠煙中小艇回，芙蓉花外有輕雷。平湖一日三千頃，高卧南風看雨來。　氣涵雲外草堂虛，蘋末風來

午夢餘。起逐鄰翁上船去，藕花深處看叉魚。　三年身不到江湖，慚愧煙波舊釣徒。今日扁舟復何日，卧聽風雨鬧黃蘆。　荷葉青青水滿吞，南湖日暮採蓮歸。菱歌一曲風生浦，幾處衝煙白鳥飛。　南浦風高唱櫂歌，木蘭舟重採蓮多。青篾不脫和煙卧，細雨斜風奈我何。　綠醅新壓白魚鮮，日落廚香煮碧蓮。主意殷勤須醉飽，夜深同上釣舟眠。　黃金不買廟堂䨓，散髮煙波謝遠遊。咫尺鱸魚高興動，阿誰隨我上扁舟。　水面雲生天氣昏，望中煙雨暗前村。採菱歌罷扁舟去，日暮誰招楚客魂。　詩酒人誇甫里仙，鱸魚今覺季鷹賢。麻衣不謁黃金殿，須卧煙波老暮年。　白蘋煙淡雨濛濛，蓑笠人歸釣艇空。安得西齋陳處士，水邊同醉芙荷風。

國朝張孟循詩次定子靜侍郎舟泊南湖韻　石鍾班駁漲痕侵，帆轉廻汀半幕林。雲氣往來兼雨重，湖光綠盡帶春深。戰圖空閣猶堪賦，旅思蒼茫不易斟。喜有西曹吟白雪，好懷千疊付長琴。高季迪金鳴集早過南湖　湖黑月未出，蒹葭露淒淒。傍人識浦溆，不畏荒煙迷。殘夢詎可續，舟搖櫓鳴齊。聞逢望天邊，斗柄插水低。津邊未見樹，村近曉聞鷄。自嗟遠遊人，中宵走東西。不如沙頭鴈，宛頸猶安棲。答祿與權詩送孫處士還南湖　透江汎晴瀾，逝者何深廣。天空遠峰出，參差列仙掌。湖平秋水澄，林曼朝霞上。舉手揖孫登，相期謝塵鞅。

北湖

杭州北湖　杭州府餘杭縣志杭州北湖在餘杭縣之北，其源出諸山塘。高一丈，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五尺。按唐地理志云：縣令歸珧所開，溉田千餘頃。

溫州北湖　溫州路志溫州北湖在瑞安縣北門外。一名錦湖。旁有水門，城內水出湖，環遶城外接東湖。即城外濠河。有錦湖橋，每歲端午競渡，已入於此觀。　瑞安州北湖，今名錦湖。在瑞安西北三里，源出集雲山，分三派入河，四環曲折，曰腰帶水。宋林季仲竹軒雜著憩瑞安北湖詩三首　去去春無語，融融物自驕。餉耕憐野老，隨大過山橋。晚唱緣溪口，晴暉絆柳腰。迂儒欲何用，只合伴漁樵。　遠深松翠重，風軟馬蹄驕。水遶誰家屋，門飛小竹橋。龜開平野兆，蜂引斷山腰。生理吾能免，趨林拾墮樵。　吐晴林雨薄，弄水夕陽驕。風定雲橫野，馬鳴人度橋。蘚斑封石骨，花影動溪腰。誰破南窗夢，空山落斷樵。

郴州北湖　郴州重修圖志北湖在郴州郴縣城北仙桂門外。湖面渺闊，其泉發源自龍居寺前，騰踴深碧，蓮若雲錦，昌黎所謂航北湖之空明是也。

其水流七里入郴水，灌田頃餘。旁有文公祠、叉魚亭，與湖堂玉壺亭對峙。放生池亦在其側。焉郴江志郴州北湖始末記　郴城西北有官湖，廣袤可數里。宋時爲豪右何公家之沒爲已有。元祐太守林公愈窮極其源，復歸于官。載之郡乘，班班可考。皇慶癸丑，予誤遲來郴江驛祇應。上年嘗以官本派之各縣，名雖規畫，實取於民也。思所以革其弊，遍問北湖之源，每歲皆民承佃，歲納租鈔三十兩有奇。究其利之所入，不啻數倍。予因語條屬曰：與其利入於豪民，孰若歸之於官，以助祇應，使民無受擾。舊弊可革。令以館驛官本代納租課，實魚蓄養，歲收其利。然湖之北有泉穴深廣，所放之魚皆遁入而不出，雖網罟無所施。遂督令徐雲龍傭募工僕，直湖之心築而堤之，亘湖之南北，岸長百丈，廣可五尺，别爲前後湖。凡放魚於前湖，使無遺逸之患。後湖水勢若壅之，大甚必至泛溢，乃於堤之中斤木編竹爲插水，𣲖流通於前湖，則魚不入於後湖矣。又於北樓之後橋之下築室三間，堤壅湖水下流，激輪爲磨，運機爲篩，以官本驗時價糴麥爲麵。晝夜計之，可破五斛，以充郴江驛祇應之用。餘則依時價而市之。其養魚造麵之事，悉以郴州江驛吏掌之，置立簿圖，常加檢覈。於是郴江驛沛然有餘，而各縣之民無復受前日之擾。先是湖橋有亭，歲久弗葺，遂明年捐俸

率先梵石爲橋作亭于上庶民相助不日而成水月映其左玉雪映其右
迎恩而來朝京而去凡官民接送休憩于此者莫不心曠神怡可以壯一
郡之大觀嗟夫予之所以爲此者非以要譽也直爲民而已後之守是邦
者倘能諒予之心而不以爲迂堤有損壞增而築之亭有弊漏葺而葺之
利之入官者稽而催之則官有餘用民有遺澤其惠又安有窮哉若是則
非惟郴民之是望是亦予之所深望也姑述本末以紀歲月云三山王都
中記　知事雪牕鄭從仕北湖詩　開宴醒心處當年太守亭接天秋水
濶過雨遠山青古寺蛟龍窟韓祠鷗鷺汀一觴還一詠鄙俚相君聽　郡
守王本齋和郴鄉北湖詩　雲容水態若爲模髣髴風光似鑑湖橋跨滄
浪瀉寒玉舟橫沁碧滾明珠且斟醽醁醉鸚鵡底用娉婷唱鷓鴣席上佳
賓賢雪牕高吟元不讓三蘇　訪古空遺跡叉魚舊有亭苔封荒徑綠草
沒斷碑青老樹根橫水雲蘆葉滿汀漁歌何處起傒客倚欄聽　朱墨埋
頭撥不開強憑歡伯洗紛埃江瀉鏡光綠石去山將翠色入杯來羨君得
句成珠玉愧我狂歌並草萊欲問年來登覽處虎丘山畔有蘇臺　遊北
湖　畫船搖曳泛空明滿酌流霞倒玉觥山鳥亦知遊樂意夕陽高樹兩
三聲郴州重脩圖志太守會溪王𢕟北湖水月詩　奩鏡平開碧四圍百

畫山裏亦希奇寫成萬古空明趣只爲中秋一首詩
柳州北湖徽州吳鎰詞柳州北湖　大調歌頭　澄徹北湖水圓鏡瑩青銅
客槎星漢天上隱隱暗朝通六月浮雲落日十頃增冰積雪勝絕與誰同
羅襪步新月翠袖倚涼風　子韓子吁虞帝徵祝融御風凌霧來去邈追
此從容欲問騎驎何處試舉叉魚故事驚起碧潭龍乞我飛霞佩從子廣
寒宮　三楚上游地五嶺翠眉橫杜詩轄筆難盡身到增明眼最好流泉
百道虢虢繞城縈市惟見洛陽城化鶴三千歲搖井尚淒清閬風客紫見
閬白玉京不堪天上官府時此駐霓旌歲晚翔雲遠雪壓盡蠻煙瘴雨過
鴈落寒汀　日所觀前人盡以詞寫其意況有如象酒細與故人傾
饒州府北湖饒州府志北湖在鄱陽縣浮梁縣志浮梁北湖在縣北周回
三里
丹陽北湖宋書丹陽北湖元嘉二十三年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文選顏
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集曰元嘉十年注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
藥園元嘉中築堤壅水名爲北湖唐韓昌黎集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
北湖感古作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
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

楊宰穆清風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影蛾眉綴
明珠新絃採梨園古舞嬌吳歈曲度繞雲漢聽者皆歡娛雞棲何嘈嘈沿
月沸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當作
樂無令後賢吁　北湖　閑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
時來
寧越北湖寧越志寧越北湖詩　寧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丘陵助形勢
溝洫借膏腴曉景羣峰會春流衆壑趨自知千載後歌詠有農夫　宋曾
鞏元豐類藁北湖　常時汎西湖已覺煙水永北隄復誰開長涵一川靜
久幽蔽地偏蹤步人跡罕我初得之喜指顧闢榛梗種花延妙香插柳待
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高卑開拓極壬丙灑然塵滓淨恍
爾心目醒與物振滯淪如人出奇穎日攜二三子扶履屢觀省念時方有
爲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遥固爲拙者幸張舜民畫墁集北湖集句　北
湖泛空明移舟泊滄灣蒿師暗理楫宛轉到深處四流抱絕巘長煙曳輕
素山明望松雪湖闊兼雲霧遥風送籠絃白日無塵土皎鏡含虛碧瘴煙
點飛羽高塚空纍纍昔時卿相墓郴州頓凉冷滄洲有奇趣逐客久憔悴
世途多禮數孤影空相隨不知從此去終朝對樽酒況復天景暮樂罷不

無悲却尋故鄉路異則禮北海居士集北湖　北湖真大癡醜拙人共憎
宿昔有鼻孔不穿牯牛繩事事借伽塔要以兩脚登折腰怕督郵此事豈
吾能胡銓澹菴集北湖　北湖境自幽水迴山更碧雲衣故飛來照影共
清白　中秋前一夕攜家步至北湖藉綠草父之和東坡湖上聽琴韻
臨水還佳客碧盡天邊雲心期殊未來且復偶細君援琴松滿耳添酒月
入樽水天靜秋光不受世所醺飲酣聽味美風漪生篳紋浮衰亦何有理
亂了不聞兒童莫喚醒不妨長醉昏休論萬里情我非宜城渾吳帯湖山
集夜來同諸公泛舟湖中樂甚因更渾名作北湖乃作拙句呈諸友觀卿
以紀一時之勝云　北山萬仞羅翠屏下有湖水鏡面平山影靜倒千丈
碧波光冷浸一天星自有此湖知幾歲居人日日常經行但知湖水鴨頭
綠誰人向此含幽情我來正值秋容媚野曠天空風物清煙橫木末斜陽
晚雲散溪頭明月升放船直入波深處水鳥窺人元不驚天晴水暖魚亦
樂時見撥剌波間鳴持竿擊網忽有得滿座歡呼山嶽傾水面黃花更堪
愛盈盈佇立如娉婷衆玉簪頭紅一點隨風翠帶還相縈興來不覺千鍾
盡衆賓皆醉無一醒漁郎敲罷棹歌起十里猶聞咲語聲謫仙死後無此
樂我今此樂真難并人生適意未易得此湖從此宜知名要配北山長不

折酌酒更告山之靈我欲結茅湖上住盡使湖光入戶庭桃流款石過一
世不妨清處時濯纓更釀此湖作春酒招我四海賓友明夜扁舟同載
月尊前吹笛到天明畢西臺先生集又韻和貢父學士遊玄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陽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小鳥迎人不避舟
一塔清風來處遠三橋寒月影相留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陳志齋集和沈一詠北湖 北湖只隔嶺頭雲誰在湖邊問訊人若得小
舟過我過雨晴須破半時辰李跨鰲先生集和李少卿遊北湖六首 眞
有野謡蘇古驛暑須塵問眩烏衣但看湖上波光裏不大當年小院歸
碧搖虹影橋橫翠漏秋光日暮山太絕樂心成野步却驚鷗鷺不知還
東山歌扇圓荷動北海瓊酥竹葉開笑擊輕紅堆玉碗衝塵尔有荔枝
來芙蕖照水晚粧明綠鷄無風自在行爭席要人相爾汝新來翻為玉
毀驚紋楸圍玉關清堅陣馬雲屯絕復連坐據胡床消永日此身今逐
地行仙 麤踈情舉却閑身莫道吾家北院貧自是江湖釣竿手不妨煙
水却知入鍾仲遠詞上巳日遊北湖 念奴嬌 錦城城北有平湖髣髴西
湖西畔載酒郊坰修禊事雅稱蘭舟泛蓋障黃輕襯林綠重莫厭春光
晚棹謳聲發飛來鷗鷺驚散 好是水漲瀰漫山圍周匝不盡青青岸除
却錢唐門外只一吹就此間奇觀句引遊人追陪佳客三載成留連古今陳
迹從教分付絃管 次宇文總領上巳日遊湖韻 滿江紅 雨後晴和暖
春在桃林柳陌修禊事郊坰尋勝特邀君出繚繞群山疑虎踞瀰量一大
容鯨吸惟西湖底事卻移來龜城北 酬令節逢佳日風迤邐煙凝碧越
蘭舟遊賞盡杯中物十里輪蹄塵不斷幾多粉黛花無色笑杜陵昔賦麗
人行空遺迹 次宇文總領遊北湖韻 念奴嬌 郎閬風望閒何因袖手
雙流溪畔憶昔狂行曾接武令喜一尊同泛驟擬雖淹鵬程方遠大器成
須晚等閒訪我又驚雲分雨散 最是遊子悲鄉小人懷土夢遶江南岸
楚尾吳頭家住處滿目山川遐觀歸興雖濃俞音尚閟此地非貪戀東西
惟命去留遲速休管李忠野逸堂集杏花天 劉司法喜詠北湖次其韻
愛尋水竹添清況任雲臥溪邊石上衝盃樂聖成游蕩不爲弓彎舞榭北
湖過風飄綠舫咲擊馮夷淮相致身福地何瀟灑真道居費太狂 看花
隨柳湖邊去似避垢水晶宮住劉郎筆落驚風雨酒杜詩盟心許玉關外
不辭馬武便好展雲霄穩步柳江自繞柳山路欲問功名何處礙成子
北湖次唐教授韻 占氣中涵清淑徵詩古富篇章扶雁問隨魚樂懷抱清
如湖水涼何殊吳越鄉風柳春容媚嫵水花月影汪洋置把清尊澆磊磈莫

馬浮名愁肺腸星星白髮長 泛北湖次唐教授韻 王壇命 綠波春早
青煙暮翠模船如天上去深盃濁酒醉賢人隔岸幽花憐靜女浮雲散亂
流萍聚恨滿韓張離合處欲招騎
龍帝鄉人來詠又無春岸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一桂
書寫儒士臣毛圖光
圈點監生臣華三省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六 六模

湖

天湖 春陵圖經志在寧遠縣麓林山外中有禽大如鴈錦羽尾長六尺湖之東有石洞門外左右有石人立如冠劍云 延平志一在尤溪縣北蓮花峯之頂水色紺碧不知泉脉所自歲旱不竭其深莫測魚鱉充牣人不敢取蓋有神物憑藉焉一在將樂縣東翠廉山上 元一統志在邵武縣平洒高山之頂 南豐志在縣東四十里五藏巖之東一石山如禾囷仰望高踰數百仞周圍皆石攀躡而上至絕頂則坦平有水田數十畝冬夏泉常不乾 宋朱晦庵大全集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 同雲被四野寒氣慘悲凉回風一以定密雪來飄揚時當冬候窮閉歲五日纏蓬巷無與適陟此境臺同賓友既進隨兒童亦携將攀躋得冢頂徙倚聊彷徨俯視千里空仰看萬鶴翔遠迷亂峯巒近失平林蒼偃薄瑩神骨咀嚼清肝腸朗詠招隱作悲吟黃竹章古人不可見來者誰能量且復記兹日他年亦難忘

日湖 四明續志在寧波府城中東南隅又曰細湖

月湖 四明志在寧波府縱三百五十丈其衡四十丈周圍七百三十丈有奇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煙嶼曰竹嶼十洲二島大家多變置不可盡攷而景象猶存亭臺院閣隨方面勢四時之景不同而女士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殆無虛日湖之支派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引之於州北鑿兩池以停之渟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食喉氣候二碶以洩于江 郡縣志在漢陽縣西五里 臨川志在撫州府崇仁縣南十五里浮石山莊 劉景文詩陪崔沂州望月湖泛舟 終日春湖泛畫船伴分迤邐上青天淨波全受樓臺影輕楫不驚鷗鷺眠分岸騎隨鬧鼓吹公以僕有脉不作樂攜樽人立望神仙雲煙滿眼歸時晚把酒論文意洒然

雲湖 元一統志在長沙府湘潭縣之西南六十里古名沿湖廣三十餘里有九十汊八十四泉四山環繞中有烏石泉俗傳有白龍居之故多雲氣因名雲湖 宋胡寅斐然集遊雲湖 衡湘久未佳眼到山椒對愛山真自佳久看眼未礙今朝渡石潭蘭槳亂青帶扨升岸稍高忽喜地更大行行兩垣間沙路得平佚路窮見良疇小覽百里外溫溶趙家沱千頃踈幾澮人家

陽揚柳或映桑林皆連連麻麥墟雞犬達鳴吠宛如京雒郊北望一悵慨古城誰所築隱隱僅如堄𡡉婷九冢藏巧緻六寶在想其今壯時重念遺迹梅主人隴西生懇欵具鮭菜墅前稼尤美彌壞黃雲朧雲湖從此逝日騃風不噫循岡靡迤登呀口駭瀰沛是名湖西鈌節縮有石壕含與尚盤陀漸見湖尾派㳂蒲傍籬落獵獵村沽旆曳節大隄長隄址屹然塞胡床羅四五植傘擬其會恍若畫圖張彩筆窮物界滿奩開玉鏡萬象自清汰孚光散鵝鶩沉影亂鱗介紛紛漁舟子點綴助姿態其心曾未閑詎比觀者泰東頭輸寫處百丈走渚瀨匯為碧泓深嗡漱根穹壤非茲兩雄堨何以鎮積潰尚云春水時雷注貽天瞶田翁亦好事巨擬遣迎戴山陰興則同所訪何必戴招提有豪客置醴久相待歸途瞰烏泉船首滞茷簷朱樓亦近止欲往思中臥刺竿小彎碕迴眺長嶺背峰巒未可窮劫過陳家逕幽尋何所得想倦茂林最回船漾中流楞腹思勇最羽觴凡五舉銀鯽繞一鱠山岷爭雕盱窺覘互驚作桃源果何似此地良足愛要當建亭榭卿復藝蓺芥賞心浩無涯義馭修欲返吾儕幸強健勝踐莫辭再人生貴歡娛世俗苦埃壒黃君早交友閭巷肯相誨揚君素疎略為善克自栽李君更清苦有意飭組佩彪君知勉厲不但閒便槃惟余真潦倒道逸齒徒邁從游亦何幸魚目慙明玭晢言來年春景物重華粹荷花十葉裝一一青羅蓋蒼天沒大浸碧獄儘芳菂遠陪鷗鷺群坐笑桔槔械仍須少留宿倍篤古所戒持鉤不求魚何用五十搭優哉復悠哉此樂未為大

惠溪縣志在金川鄉任個脩築今廢為田

星湖

元陳景仁詩自星湖遙廨合于鶩湖舊有三賢堂　鶩湖烟水陽星湖風月無邊兩不殊隣曲三賢笑氣在眼前一點俗塵無詩書飽讀心無愧朋舊相過德不孤試問柳州休乞巧何如顏子只如愚

風湖

南海志在增城縣西南三十里

江湖

紹興府志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昔有尼寺一夕陷於湖有寺鍾墜水底有見之頃歲旱涸車注垂竭忽見鐘鼻鄉人共挽出之俄頃雷雨暴至鍾復沒杭州府志在葛嶺壽星寺外江內湖一覽在目淳祐十年趙安撫與𢡟重創廣厦危欄顥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可登山椒

山湖

雲南志在廣西府彌勒州境湖方五十里內產大魚武陵圖經志在龍陽縣西北

河湖

金陵新志在城西南七十里周八里溉田十頃無錫縣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東四十里南北三里水深一丈從東七里通漕湖與平江路常熟州中分為界臨川志河湖在臨川縣

沙湖

饒州府志一在鄱陽縣一在餘

干縣元一統志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東坡買田其間見漁隱叢話沙湖舊為鎮共發清源志在晉江縣方圓長五里深一丈灌田三十餘頃蘇州府志在長州通湖漾田至和塘以達于海臨川志在臨川縣廬江志在縣東南二十里周圍三十里跨兩鄉沔陽州志在州東二百四十里元許有壬至正集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草色繞翻砌翕聳使可人遠山來邐迤贏馬去逶迤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元楊維禎香奩集過沙湖寄玉山伯仲　五月落殘梅子雨沙頭水高三尺強大風開帆作弓滿白浪觸船如馬狂唱歌賣魚赤簸老打鼓踏車青苧娘故人相見在樓下坐對玉山懷草堂鄭彥昭樗庵類藁過沙湖　天陰漆平野風急過沙湖堤樹千行瘦崑山一點孤程期思羽漢游賞負姑蘇何日能來此紅船載酒壺

土湖

鄱陽縣志在鄱陽縣宋彭汝礪鄱陽集土湖記　鄱陽城北土湖西南連大江東北枕平陸山阜重複稻田上下土厚水深茭荇肥美有蒲有藻有芹有茆魚鱉生之君大君小若浮若沉充物眺躍食息有所鸊鷉鷗鷺鴻雁鳧鷖亦得其養如是數十百年人莫知其所始者去年江外還濱湖之民窮猝不給予惟而問焉曰我之居是也水春而聚茭夏而生秋採其實既冬而漁日計不足歲乃有餘自子孫取養於斯彼之生出無窮盡而我取之亦未嘗既有聚而謀者曰窮日之力所得幾何有術於此可以盡得衆喜而從之於是傭工並作空土成溝水性趍下不日而盡地枯澤竭物靡孑遺常時所得方之往昔十才一二民日益貧祈禳禱檜所費不貲然天尤人殆無所及終亦莫知所以然者予笑曰爾何異欲飲旨酒而亟其欲不以禮取一息而竭復怨其無有惟爾下愚褊意偏見殘忍在中作為機械捨遠取近窮欲趍利暴殄天物其應如此尚何怪哉夫天之於物也仁爾則不仁天之施物也欲無窮盡爾則盡之天道人事其理好還肇是謀者其終窮乎予今告爾悔過自新平夷瀦蓄使復故常以網以罟取之以時弃小得大毋殄毋夭以全物類以飫爾室家以長爾子孫庶幾仁心在焉天祐斯至豈直為利哉洪适盤洲集渡濤送客帆松竹圍僧舍野趣望中來西湖當減價　許綸詩湖山遠鍾鼎往往屬田舍公自得盤洲湖山買無價

石湖

延平志在順昌縣北二十餘里雙巖雄峙溪流介其間深不可測下有蟄龍政和間龍常現潭上僧義才表登鍾樓見之紹興初復見湖之下有屯軍擁旁有三澗又其下有十里潭潭中有古槎秋高水清隱隱可見太平御覽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十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

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判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又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無凸凹上直皆反下於文反平滿無高下岸深五丈餘恒氷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元一統志在陸川縣東其水清潔上有山亦有石湖名鳳陽府圖經志在靈壁縣長沙府湘潭縣志在縣西廣二十餘里有九十九汊數溪貫之蘇州府志在吳縣西南十二里蓋太湖之一汊范蠡所從入五湖者參政范成大刱別墅於此因越來溪故城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植以名花而梅爲獨盛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寺下臨石湖孝宗御賜石湖二大字成大作上梁文云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漁軒綺川亭明鷗亭越來城等處以天鏡閣爲第一一時名人皆爲文詞以侈之乾道八年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與其兄必達過之成大置酒園中夜分留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剏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成愧謝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益公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廨林盤園尚乏此趣非甲而何龔氏紀聞云范公

文章政事震耀一世其地爲人愛重石湖西南一帶盡佳山水作圖於其間顏衆往往極侈麗之觀春時士大夫遊賞者獨以不到此爲恨猶洛中諸園必以獨樂爲重耳按石湖之名前此未甚著實自范文穆公始由是繪圖以傳宋崔宫教集石湖賦　崔子問於石湖先生曰富貴人所願閑寂不可居位通顯者有洋洋之志處幽曠者懷戚戚之悲此人之常情也先生介鐘鼎而不矜從軒冕而若遺居無墻宇之飾而丘壑以爲樂家無珠玉之玩而泉石以爲資不已迂乎先生莞爾而笑曰子安知予之真樂哉寓形宇宙間身世同浮萍吾常委心任去留奚肯逐物而營營時乎見用則進而上紫微之掖一朝遇坎則退而歸石湖之耕方其余之在紫微未嘗忘江湖之夢及其余之耕石湖也益自覺公侯之輕蓋山林斯予之至樂而簪紱不能以攖情者也予嘗覽吾石湖之勝矣其地有殘墉故壘斷岸長雲瀰迤延連繚曲幽深者越王之所城也東臨具區觀滄波之杳渺怒濤之軒轟風帆浪楫出滅煙雲者鴟夷之所經也西傍越溪見吳王之臺想夫千軍萬馬銜枚潛渡黃金白璧之餘化而爲荒萊南連橫山北睇亞宇城樓觀相望巽乎峥嶸其地勢奇古如此自越迨今千五百歲霜露之所蒙翳狐狸之所竄處至於登臨之要則不得而擇其所我乃披天

奧發地藏乎夷土途沬雍蕪荒伏萬象之偃蹇洗千古之淒涼築農圃湖山之觀聳岩城嵬閣之丘岫恍納千峯之秀雲莊閒萬壑之幽夜月兮橋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鷺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蠹魚聽柱杖之遊皆園中名至於水靜鵠立林幽鶴鳴漾湖光於几席占山影於臺亭花檕縈以昌披木欣欣其敷榮菡萏兮十里琅玕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殫舉而悉名於是或命籃輿或漾輕舟或舒嘯以登皐或賦詩而臨流或極雲於嵲嵲之頂或採月於澄泓之洲君乃浩蕩連空月華正中鑒秋毫於浮玉倒寒影於垂虹鉞棹踏松江之浪扣舷吟笠澤之風訪蓴鱸於漁父詰龍橘於江童此天下之至樂也其何得以加之崔子聞之曰先生樂哉矛頭淅米劍頭之炊不如枕流漱石脫富貴之危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不如遺名絕俗與煙月爲侶先生樂哉雖然趨朝市者患於既倦而不知歸入山林者失於固藏而不肯仕先生石湖之樂誠樂矣當如江上之清風山中之明月欣然接之可以寓意而不可以留意若曰抱其道而不施懷其材而不用必欲就閒逸樂幽隱爲將老之計此余所未取也於是作石湖招隱之歌歌曰清且沘石湖之水高嶄巖石湖之山湖之中可釣可遊湖之側宜稼宜穡有美一人兮樂無涯朝出遊兮莫來

歸與秋兮吳臺維舟兮越溪念夫君兮淹留蓴蘭芷兮芳洲長松卧壑兮風飀飀深山紫玉兮光彩浮萬牛四頭兮挽山丘五城一觀兮禮必優道規明堂兮備前旒去來去來兮石湖不可以久留范石湖大全集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三首　春事日已闌晝陰正清美桅節入林下秀緑照衣袂盧橘梅子黃櫻桃桑葚紫荷依浪花顫筍破苔色起風日收宿陰物色有新意隣曲知我歸爭來問何似病惱今有無加飲日能幾掀髯謝父老衰雪已如此　種木二十年手開南野荒蒼蒼新歲月依依舊林塘汙萊檀下濕苓蘚矯泉芳菱毋尚能瘦竹孫如許長憶初學圃時刀笠冒風霜今茲百不堪衰帽人扶將龍鍾欲能來猶勝兩相忘　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閒心悵舊觀愁眼快奇矚依然北窗下凝塵滿書麓訪我烏皮几拂我青檀榻荒哉賦遠游辛甚遂初服老紅餞餘春衆緑自幽馥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疎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　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　千行清湘縣妍暖春事嘉柴荊閑桃李冥冥一川花故園豈少此念此百陰加我筆不念歸願作夫木鵲百年北窗床安用天一涯君恩重喬嶽敢計征路賒鄉心與官身鑿枘方鑿牙橋袖走珍貢何如攀鮑介明當復寄奏天日臨幽遐儻許清江使遣尾還汙邪　與周子充侍郎同

宿石湖　幽香馥蕙帳清夢安且吉蘿月隨蒼茫松風隱蕭瑟曉禽啄且
鳴喚我起盥櫛鈎窻納雲濤灧灧浴初日金鉦忽騰上倒影落書帙佳情
有新課纔種催蔬秋從今不得閑東郊草過膝　次韻馬少伊郁舜舉寄
示同遊石湖詩　蕪城老蘚不知春忽有柴門月色新芝草琅玕無鎖鑰
自無起俗扣門人　莫問朝歌與棘津浮生惟有一杯春君看百戰功名
地越戍吳臺兩窖塵　鏡面波光倒碧峯半湖雲錦萬芙蓉去年湯漿香
風裏行傍石橋花正濃　紅皺黃團熟暑風甘瓜削玉藕玲瓏身謀已落
園丁後滿帽京塵日正中　兩賢風度藹春陽步屧隨風上柳塘絲筆紅
牋芳徑裏句中扶我萬花香　併得來題小隱詩拂花縈柳畫船移湖邊
好景春猶未須到秋清月滿時　瀟洒王郎亦勝流今年何事阻清遊當
家風味今如此何負山陰夜雪舟王必大猶不赴三公同遊之約晚歸石
湖　何須駟馬賦鄉閭只作歸農老圃看夢裏曾腰緒結佩年來新著惰
遊冠和煙種竹聊醫俗帶月聞蛙不在官久矣此心恬不動如今併與此
身安　次韻同年楊使君回自毗陵同汎石湖舟中見贈　客舫中流下
入家夾岸看落花堆錦暖吳藕鎮冰寒莫厭清歡暫須知後會難小詩煩
本事任充絲毫端　曲誤不須顧客狂當好看日斜雙槳急風駛夾衣寒
賸說歸田樂休歌行路難石湖三萬頃何處覓叜端　北渚來風渡西山
帶霧看柚單嬉翠薄杯淺怯金寒宿雨妝全易春酲解却難且留行色住
重肯過蘇端　將至石湖道中書事　水繞鷗邊漲天青雁外晴柳堤隨
草遠麥壠帶桑平白道吳新郭蒼烟越故城稍聞雞犬鬧童僕想來迎
初歸石湖　曉霧朝暾紺碧烘橫塘西岸越城東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鷺
孤鳴菱葉中信腳自能知舊路驚心時復認隣翁當時手種斜橋柳無限
鳴蜩翠掃空　次韻徐提舉遊石湖三絕　三徑蕭蕪岫幌開錦半何事
肯徘徊春風想為高人住落絮殘花好在哉　日腳烘晴已破煙山頭雲
氣尚披綿却須多謝朝來雨洗淨明湖鏡裏天　天上麒麟翰墨林當家
手奉擅文心欲知萬頃陂中意但向三篇句裏尋　次韻舉老見嘲未歸
石湖　半世吟客舍柳長年憶後園花為報廬山莫笑雲丘今屬誰家
午窻遣興家人謀過石湖　雲日初妝破柱當小窻坐穩興悠哉煙爐花
氣朝酲解茶鼎松風午夢迴謝客門閑風動竹惜春時節雨肥梅畫船破
浪一亦快閒道湖光如潑醅　初約鄰人至石湖以下辛卯自西掖歸矣
作窈窕崎嶇學種園此生丘壑是前緣隔籬日出浮天水當戶山橫匝地
烟春入葑田蘆綻笋雨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辦招君醉且吸湖光當酒

泉。　與游子明同過石湖　契闊相逢一笑歡當年森桂共騫鸞試談舊
事酕村酒仍趁新晴拔客袂梅粉郁欲啼宿雨柳黃不展喋春寒從今鼎
鼎多幽事仍喜蛙聲不在官。　次韻同年楊廷秀使君寄題石湖　儀風
當瑞九韶成何事栖鸞滯碧城公退蕭然真吏隱文名籍甚更詩聲句從
月脇天心得筆與冰甌雪椀清書到石湖春亦到半堤梅影鼓紋生半
世輕隨出岫雲如今歸作卧龍人小山有賦招游子大塊無私佚老身禪
版夢中千嶂曉鬢絲風裏萬花春新年杜鵑黃滿勝醉田頭紫領巾
次韻蜀客西歸者來過石湖并寄成都舊僚　走遍埃塵倦鳥還故鄉元
在水雲間黃粱飯裏夢魂醒青蒻笠前身世閑鷗鷺飛來俱玉立松篁歲
晚各蒼顏峨峨交舊如相問鐵鎖無為任客攀。　壬辰七月十六日使晨
真率會石湖路中書事　白葛烏紗稱老農溪南溪北水車風稻頭的皪
粘朝露步入明珠翠網中。　頃乾道辛卯歲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汎
舟石湖松江之間夜艾歸宿農圃距今淳熙己亥九年矣余先得歸田復
以是夕泛湖有懷昔遊賦詩紀事　石湖花月淨春空憶昔仙人共短蓬
三更半醉吹笛去催入濕銀天鏡中鶴鳴喚歸斗未沒却步扶疏花底月
不知行到碧桃邊但見天風吹積雪月圓月缺今幾回依舊滿湖金碧堆
仙人還上玉堂宿合有片時清夢來一笑流光飛電抹嫦娥相對兩愁絕
桂枝應亦老無花蟾兒不須疑鶴鬢圓蓋公大全集次范至能憶同遊石
湖韻乙亥五月桃源非真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蓬豈知石湖天尺五不
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没莫莫朝朝醉花月遒來一念了世緣蟬
蛻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汀洲依舊玉成堆聞道丹青憶賢佐白
麻蚤晚從天來斷章批處階重抹敢向坐中論禮絕千橋他日儻重陪庶
見方瞳并綠髮楊誠齋南海集聖筆石湖大字歌有序　淳熙聖人錫宴
臨遣端明殿學士參政臣范成大居守金陵觴次肆筆作石湖二大字賜
之以寵其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賜小臣楊萬里敢拜手稽首欲賦長
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爾來化作懶卧龍戲弄珠璣救
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閶闔北門半扉當
朔風夜令雲師收風伯鞭起卧龍湖底月湖水卷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
風雪仙人馭風來綠雲玉宸殿上朝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膾
麒麟傳呼玉蜍吸銀潢點霜調冰流月光灑成義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
兩露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照回下飾吳花草卜寸臺前近
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蚺殺石湖仙手攬星辰懷

柚底陳郁詩偕潘寒巖陳定軒遊石湖次定軒韻　貂表緘帽護輕寒坐
馬端如生席安自別石湖三月去又携玉友一番看霜摧菊倜風妻測雨
泱崖汀水渺漫欲等吟褒須勝地千金同此買魚竿周南山房集石湖作
者看胃聽冷然接大荒雲溪牧浩蕩海觀度滄涼故國餘丘登春船落艷
陽百年看俯仰越燕又空梁　遊石湖　曉日曈朧水霧開自吹清管過
湖來閶闔城下青青草又深裾腰上舞臺張鎡詩遊石湖　幾年飛夢越
來城試叩柴荊恰快晴松菊正酬閑客意烟波真似主人清　黑頭捷要方
行志綠野當年浪得名我亦鄙鄉植桑柘訪公非為憶蓴羹　業景文順適
堂吟藁石湖　千古湖山人物百年翰墨文章寂寞梅花開處一尊自酹
寒香江湖續集柯山毛珝元白石湖　一片湖光接薜蘿功名餘事屬吟
多。至今魚鳥皆堪敬。曾見烏巾照碧波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范石湖東歸
過鄉國名之芙蓉城。余以季夏來遊適荷花稱意紅之時癘湖環湖尤甚
盛。李子先家小池。界金數朵花品之最高者各紀以詩　振袂芙蓉城裏
游。香風十里勸人留。瓦盆最恨廉泉陋歸與誇張定自羞 左帶城中不容
鑿池廉泉堂下僅列瓦甕數十以栽蓮耳　芙蓉城下六月秋最好癘湖湖
上游。周遭一桟雲錦爛。併與老仙供唱酬　環湖曲曲露香清醉袖褰風

取意行。饒愛李園方沼碧。界金錢朵艷羞顏 眉山程公許李與輔遊石湖
雨過春塘水慢流喚船聊作石湖遊水亭風檻 一作嚴居川觀 今餘幾
越壘吳臺相對愁笑拂壁題如覩面憶從鄉老話遨頭不知化鶴曾歸否
更撚梅花一餉留元陸子方集石湖留題三絕　仙子驂鸞不可呼故園
花石久應蕪不知綠野何人買試問平泉有子無　高棠詩壇據越城醉
呼揚陸主文盟至今月下苔苔石時有先生杖屨聲　當年彬父遣詞臣
列戟旁觀色愁嗔殺水曾無歸壁日措山已有撲金人王沂詩石湖　我
愛湖上居家家種楊柳解識愁人心門懸拂愁帚國朝僧九皐東皐錄過
石湖懷心覺元　湖波搖曳木蘭舟山翠沾衣濕不收浩蕩群漚四白日
虛空一塔傲清秋早春曾過松間寺此日空瞻鶴外樓寂愛參寥好詩句
風蒲𥮠葉滿汀洲僧來復詩遊石湖蘭若詩五首．荷花蕩西湖水深上
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須鳥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香秋林橘子熟雲
落空硐棠梨陰閒來拂石坐竹裏靜與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峯雲作屏
雙崖削出夫容青何人澗底拾瑶草有客松間采茯苓林風不驚虎卧石
山雨忽來龍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香薜荔花寞寞　瀚公結樓湖上
居泉香逵屋多丟渠。波神夜聽白傘咒澗客時獻青囊書豈無松花壓春

釀。亦有菰米供秋儲看雲長日不出戶。應知忘世心如如。　瀚公善地理
洞庭山青如佛頭看山曉涉花間流野僧迎客倚雲立沙鳥啼雛當澗
浮　吟聽跳竹度虛籟坐愛岩梧生早秋摩厓更讀李侯詠文采貴重珊瑚
鈎　梅湖上人愛說詩舫亭瀟洒臨清池秋來遍寫芭蕉葉月下長吟楊
柳枝丹山鳳雛五色羽崖洼騏驥千里姿逸群風骨絕蕭爽令人別處長
相思 石湖蘭若在姑蘇之西南有林亭水檻之勝 澹游集釋守道 字中行
吳郡人 次韻遊石湖五詩奉寄定水見心和尚一笑且慰千里之思也
郡城西來山水深石湖倒浸青瑤岑溪雲十里護僧舍天樂六時鳴梵音
下界塵埃日冥冥上方殿閣秋陰陰吳王舊跡眼中見萬古事往傷人心
石湖諸山如列屏峯巒上聳當天青年深古木盡生菌澗底長松堪斲
苓　居民擊鼓賽神廟野寺撞鐘講佛經范家遺蹟宋家翰百靈夜護深
冥　黃山之麓好樓居柴門流水通深渠八窗圜圜翠如堵萬竹冷冷青
狭書春雨巖薇美可茹秋霜柿栗宜多儲道人袈裟坐磐石林下讀經心
晏如　山橋路入清溪頭招提一徑緣溪流天妹身騎白鳳下大士足躡
清蓮浮。澗水松聲襟靈籟香風花雨飄清秋。重吟高僧石湖詠。八分字畫
盤銀鉤。　愛爾湯休笑索詩客來邀造竹邊池林飛鸜鵒共命鳥。門掩杪

灌雙樹枝。每將床座待高士況有弟子非凡姿。山中礌磚興不淺浮世功
名焉足思。　擬妙聲次韻奉和見心和尚游石湖詩五首　闔閭城西佳
氣深青天翡翠斷千岑臺荒不見麋鹿跡日落空聞樵牧音吳王宮殿絕
壁下僧朝城郭清湖陰登高弔古意不盡惟有沙鷗知我心　楞伽峯如
九疊屏何年截取匡廬青方同楚客賦招隱不學山人吟采苓僧蹊盡種
岩務草梵笑遍寫多羅經諸天只在雨花外音樂六時來窈冥　黃山高
人之所居。金沙花明白石渠無錢愛養方外客。有口懶讀人間書。采來青
菌總堪食種得黃精還可儲。郭西十里不一到。題詩為問今何如　近聞
移居湖水頭蘭若下瞰滄浪流。獼猴夜偷錫杖去鷗鳥日傍闌干浮。楊州
月照五湖白。洞庭木落三山秋。相望只隔半江水安得贈之雙佩鈎　豫
章禪伯寂能詩定水匡林面曲池。驂鸞來從西極道鳳凰借得上林枝墨
花不比人間色天女元非世俗姿。忽把瓊瑰驚十載浙江東望慰深思姜
白石詞慶宮春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
山寒天迥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

洒不能支。朴翁以余自經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藁乃定朴翁咎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　雙槳蓴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　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　采香徑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荅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如今安在難有欄干。伴人一霎。陳造江湖長翁集蝶戀花范參政赴石湖作今次韻山立翠屏開嵗面畫舸經行滿葺岸想過溪門帆影轉湖光忽作浮天遠詩卷來時春脫晚。愁把釣遊佳處追思遍。不許今官人所賤。拘經自歎水縈繭。范石湖大全集滿江紅　柳外輕雷。催幾陣雨絲飛急雷雨過半川荷氣。紛融香泡。弄藥攀條春一笑。從教水濺羅衣濕。打梁州簫鼓浪花中。跳魚立。　山倒影。雲千疊。橫浩蕩。舟如葉。有采菱清些。桃浪雙檝志却天涯飄泊。地尊不放閒愁入。任碧篇十丈。卷金波。長鯨吸。　千古東流聲捲地。雲濤如生橫浩渺。檣竿十丈。不勝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漲。船頭皺急風初熱。似當年呼禹亂黃川。飛梭速　擊檝空警俗。休拊髀都生肉。任水天炎海。一杯相屬。荻笋蔞牙新入饌。鷗絃鳳吹能凝曲。笑人間何處似尊

前添銀燭　山繞西湖曾同汎一篙春綠重會面未溫住事先録新曲勸栢府松霜雪後知心惟有孤生竹對叢園猶解兩高歡空驚俗　人更健情逾熟櫻共柳冰和玉恐相逢如夢夜闌添燭別後書來空悵望尊前酒到休拘束笑華鬚未足已能狂那堪足　卷畫溪山行欲遍風蒲還擧天漸遠水雲初靜柁樓人語月夜波光看不定玉虹橫卧金鱗舞弄五湖今夜只扁舟追千古　懷往事漁樵侶曾共醉枌江渚笑今年依舊一杯滄浦宇宙此身元是客不須悵望家何許但中秋時節水雲鄉皆吾土　又和徐尉遊石湖念奴嬌　湖山如畫繫孤蓬桃岸莫驚魚鳥料峭春寒花未遍先共踈梅索笑一夢三年松風依舊蘿月何曾老隣家相問這回真箇歸到　綠鬢新點吳霜俸前強健不怕衰翁號賴有風流車馬客來覓香雲花島似我龐毫不通姓字只要銀瓶倒斧名遂利亂帆誰在天表陳三聘詞积偏舟此計問當年誰與尋盟鷗鳥許國勲名彝鼎在風月不妨吟笑碧草臺邊紅雲溪上許伎扶詩老水浮天處未應俗駕曾到　盛事持美知章鑑湖君賜宸翰今題號指點飛煙輕靄外有路直通仙島蓑笠漁船琴書客坐清夜樽罍倒未須歸去片帆初上林表　石湖詞跋石湖先生文章翰墨其俔坡谷所謂曹君之米呼於埋澤之門者今留天地間已貴珍之況使世子雲耶吟詠餘思游戲樂府縱筆落紙不坰而工較之於詩似又度驊騮前也淳熙戊戌先生歸自浣花是時家尊守荊溪置酒卜夜觴次從容　先生極談錦城風景之盛宜情之樂因擧似數闋如賦海棠云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歛門不問誰家竹只揀紅粧高處燒銀燭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直爲海棠也合來西蜀如憶西樓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縅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慿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此蓋先生之最得意者長孺耳剽恨未飽九鼎之珍也後九年忽得餘姘亭藁二百十有二闋。遂入宅于石湖。無盡藏中裏髮無遺恨矣又五年長孺繫官二水丞相益國周公鼎致幕下。偶爲鄉人劉炳先繼先伯仲言之炳先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獨私　先生之製作可乎長孺對曰不敢乃以授之俾傳刻云紹熙壬子六月二日門下士脩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權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楊長孺敬跋。

團湖

宋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大祝同諸君遊團湖見寄　陽春何處來。客自商丘至。一唱新辭工。始見故人意。園林誰與遊。亦木欣已媚。花上有微陰水邊無近思。還憐數豆觴。何必親歌吹。牧馬憶當時。招延遺舊地不逢浮沼鴈但見街魚翠曰予諺詞律荅句嗟蕪累安能接賢彥樂事聯輕騎獨不負春風塵櫻此慷愧

渚湖

宋張鎡詩行次下渚湖二首　綿延蒼岫補林空菱行通船萬鏡中黃白花明如繡出蜻蜓猶愛蓼成叢　野童綠草牧鵝群詩料今朝得幾分脩仰縱橫皆合律雲如層樹樹如雲

穴湖

餘姚志在縣東一十二里周圍六里西有土門溉田三十餘頃。

坑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泥湖

廬江志在縣東二十里

泉湖

臨安志在縣西五十里。水并爲溪。

井湖

衢州府志在信安縣東三十五里太平寺後長十里廣饒百尺旁有龍祠

津湖

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南五十里。東入運河南接高郵界。

池湖

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

塘湖

郡國志在全華府東陽縣。

谷湖

監官志在縣東北四十六里周四里宋項安世悔藁後編題谷湖詩　少年塞上傳書檄晚歲湖邊結蒔庵猶有詩編傳舊藁更無心事向鶯波入生難料君重出戍務方殷意若何髮鬢浪荅肝膽在鐵山涅水侍鏡歌

湘湖

會稽前志在黃山縣西二里周八十里溉田數千頃湖生蓴絲寂美水利所及者九鄉以畋漁

爲生業。不可數計。初崇化由化夏孝昭明長興安養新義來蘇八鄉皆仰食湖利。乾道中知縣傾冲以許賢二鄉距湖水雖差遠亦可溉。及乃合舊約。益以許賢爲九鄉。均其利。刻石示衆曰。均水約束云。臨安志在縣東二十里。舊傳綱得石刻湘湖上宋唐杜荀鶴詩將遊湘湖有作　一家相別意不得不潸然。遠作南方客。初登上水船。嶽鍾思冷參湘月少殘篇。便有歸來計。風波亦隔年。

滄湖 興地紀勝元和志云在樂昌縣東南十里。周迴三十五里。南通瀧水灌田百頃。元一統志在富順州嘉定新創。紹興府志在諸暨縣東北三十里。

縣湖 紹興府前志在諸暨縣西北三里。淳熙改元知縣事何僑重浚。仍置二閘。以漲涸爲啓閉。邑人便之。

柘湖 嘉禾志在府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吳越春秋元和郡國圖志云。海鹽本秦縣。漢因之。其後縣城陷爲柘湖。移於武昌鄉。後又陷爲當湖。宋武帝紀云。晉隆安五年孫恩北出海鹽。帝築城于故海鹽。恩知縣不可下。進攻滬瀆。則帝嘗於是築城矣。又吳地記秦時有女子入湖爲神。湖周迴五十一百一十九頃。其後陸塞皆爲蘆葦之場。今爲湖者無幾。興地紀勝在華亭南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秦女爲湖神。今有廟。荊公華亭十詠云。柘林著湖右。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歸豚。漁子自知津。幽旌窒險阻。橘福易耿人。臨川志去蛟湖不遠。未嘗損竭。溉田甚多。宋趙湘南陽集並邑淪此地。柘山歸其瀕。復驚秦時女。化作湖上神。世事喜反覆。孰能識涯津。物變雖萬殊。不惑固有人。梅聖俞宛陵集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並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日。曠閬逆天津。扁舟誰能住。旦暮逢漁人。劉彭城先生集南海浮柘山。嘗試門水濱。桑海變未久。姚變茲爲神。青閩供池穴。上有牛女津。物理寧可窮。空驚舟檝人。汪萬寶詩過橋十里爲櫓林。舍北含南風日陰。黃牛歸盡山月上。白鷺飛來湖水深。國朝顧祿詩集裘閬有秦女葬此湖水濱。生時抱貞節。歿後當爲神。伐鼓趁近廟。唱歌來遠津。春秋奉祀者。威茲鄉里人。松江志世歷古秦逸湖天大海平柘山椽觀望玉女見威神。渺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鱉。勢鬃歷陽人。嘉禾志長武沉淪後。波澄一鑑明。桑田復更變。觴目總柴荊。

楂湖 餘姚志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周三十畝。溉田八十畝。

木湖 衢州志在信安縣東四十五里。逕龍游清皎湖之委。匯水至此一十畝。

松湖 湘潭志在湘潭縣市北四環數里。紅渠彌望。劉錡卜居其上。湖水灌田二千餘畝。太平寰宇記在黃州黃陂縣。郡國志云。青陂

有喬松故謂之松湖。趙蕃詩有水可爲湖。栽松欲以呼。不貪魚鱉數。無取芰荷都。老杜論能擬。陶翁興不孤。風吟與雪釣。曾有畫圖無。曾文清公詩不似居城市。澄湖上有松。日斜人影散。百尺臥蒼龍。楊誠齋朝天集已詩松生市。更將湖入城。如何造物者。百巧供先生。

梅湖 武昌府志在蒲圻縣西四十里。饒州志在餘干縣。李白詩送友人遊梅湖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鴈書。因塵坐胡越。江湖後集安晚堂詩　誰將東湖光歛作大圓鑑。千峯就妝來。萬象互窺臉。紅消日脚明。綠淨山影蘸。我來一登臨。扁舟聊可攬。

樹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梓湖 會稽志在蕭山縣西三十五里。

櫟湖 武陵圖經在龍陽縣東北。

櫪湖 饒州府志在都陽縣。

櫧湖 諸暨志在諸暨縣北二十五里。

桃湖 溫州府志在平陽縣親仁鄉。又爲村名。今考之即前倉江入南港接松山平水之處。水心葉先生過錢徐昉有桃湖山居。徐狀元儼夫世居。有詩一名帶湖。陳令容亦有詩。會稽志在蕭山縣。

李湖 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五十里。

梨湖 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北二十里。唐縣令金光恭開置。

柳湖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之城南。司馬溫公和龐籍詩其三云。依依烟未散。漠漠風初靜。淨光滿波面。不見參差影。詩海繪章白子西延州南城柳湖　柳色年年好。湖光日日鮮。有蘋皆長石。無穴不生泉。飛絮高低雪。殘波上下天。清風除鶴蠹。明月引龍涎。竹到枯猶直。荷從小便圓。膽寒彭澤雨。春暖洞庭煙。蒲立漁翁劍。苔鋪野叟錢。樓臺臨絕壁。蕭鼓沸長川。走兔穿雕檻。驚鷗拂玳筵。人家隋岸上。郡閣岳陽前。須信芳菲國。偏藏造化權。琴棊三島客。詩酒一壺仙。星翠籠金縷。池香泛玉蓮。四并饒飲處。八覺費吟牋。門勝陶潛宅。溪横范蠡船。碧梧招鳳宿。喬木待鶯遷。探藥逢高士。揩碑見古賢。鐵林兵十萬。珠履客三千。盡待尋花醉。何妨藉草眠。元戎抱經畫。歌舞太平年。宋范文正公集依韻和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陡銷憂。秀發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燕。兩兩駐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來與龍圖公同年復爲延安文政　思去共仙舟。張文潛宛丘集和蘇仲南柳湖會飲四首　七言一首附　老病倦奔歡燕遊。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

夜人影亂栖息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罇酒犯寒來老境從霜鬢爲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熟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爲味肯烹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北風閣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碁局更放旌斾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鄭獬鄖溪集秋影落西湖漾波淨如眼搖船入芰荷船裏清香滿花深不見人但聽歌聲遠還從過船處折倒青荷傘爲採秋芳多不覺飛霞晚回船未到堤更引金蓮盞沈氏三先生長興集延州柳湖三首

蕭洒征西府青林隱萬家樓高先見月山近不藏花雨急喧流水溪深噪亂鴉笙歌來酒興可復問天涯　漢使雕陰道秦關白翟宮山川紅旆裏日月草微中杜後寒猶峭春殘草木濃花前江國興併覺此時同　日暖閒園草芊芊薰不堪春興蝶紛紛山煙夢鬆成微雨閘月簾纖出斷雲　三弄待樓喧晚插六花分隊駐新軍經年不見江淮信吟向胡笳夜聞張舜民畫墁集南歸早發柳湖　殘月光中強攬衣欲隨烏鵲向南飛無端客夢難收拾落在西城曉不歸宋景文公集和丁丙翰寄題延州龍圖新開柳湖五闋　湖中新水照春暉綠徧垂楊千萬枝此地得非名細柳

暖煙偏著亞夫旗　開駐春旗玩碧漪波光杳杳樹陰陰便將塞下風沙意回作江南煙水心　浚湖栽柳重城下弄水攀條三歲中誰見使君歌帽處鴨頭波上雪花風　弱柳毿毿湖上天柳青湖碧此留連東方千騎浮雲駿猶得春狂便作顛　昔人傷柳詠依依曾與征夫說戍期有盡春條君莫嘆湖邊雪雨是歸時　波平柳苒苒湖與柳共色攀條弄潺湲坐送春輝吳蘇穎濱集早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柰汝何秋雨連渠添積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蠢魚偏爾來無數見鴈猶疑未肯過待乾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莽兩么麼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頹沙上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搖落日莫樵蘇自往來又試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踈慵非敢獨違時野性顛狂不受羈猶有曲湖容笑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會非惡鶴舞風忽自怡最愛柳陰遲日暖幅巾輕履肯相隨　次韻程相公以柳湖久涸狀引綠水溉注感而成詠　斜鮮沙脚出平湖一噴珠璣碧有餘依舊鏡中横紫閣却從天外望仙閭粉花入結青蓮子金尾還跳赤鯉魚自惜支離苦爲病重來應共酒杯踈　老魚呴沫困無津鑿破靈河漲舊潰明月還從沙渚見紅塵却傍柳堤分急泉盡下

長虹尾駃浪飛來白鷺翔花蕊如聞應更定解搖雙槳入西樓國朝僧宗泐詩過柳湖憶故楊生　寒雲棲短柳踈草洒平蕪不見舊時客空冷水滿湖

柿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槎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椒湖　金華府志在浦江縣西南三十五里二湖相去不遠

蘭湖　廣州府志在南海縣南越志云番禺北有芝蘭湖並注西海今蘭湖依然盧居櫛比不復通海灌溉之利甚博在越山之下大德五年宣慰使都元帥羅公壁建亭其側以爲迎詔接官之地焉

菊湖　南海志在番禺縣浦澗山之北以山有菊坡祠堂故名

孫湖　溫州府志在平陽縣親仁鄉又爲村名納鳥石諸山泉源及金冊諸鄉河脉孫芷叢生故名

藥湖　衡州府志在安仁縣在依仁二都五代時馬希萼行兵至此三軍大疫夢一僧云可飲藥湖之水即愈夢覺如其言揮兵飲水其病即愈或云神農會於此浣藥遂得名高安志在高安縣歸孚鄉

花湖　武陵圖經在武陵縣西南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西南八十里流一百里合泉水匯爲湖春夏水漲泛溢與滄湖合其廣百餘里港汊傍通凡三百六十里至石頭口入江其中産蓴菜滄湖與蓴湖通

葛湖

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

茆湖　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吉州志在龍泉縣東南三十里

查湖　紹興府志在餘姚縣東南杭州府志在餘杭縣三十五里源出諸山十八里周五十畝東北有土門山塘高一丈上廣二丈即後漢所封搖泰之湖溉田甚廣

茶湖　長沙府志在益陽縣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餘干縣志在餘干縣

茗湖　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七里

苽湖　臨海志在縣東一十里

芰湖　新野志在縣南四十里湖中多有芰荷故名之瑞州府志在高安縣易俗鄉

荷湖　宋曾南豐類藁至荷湖二首　鐵色對我馬林林路一作崙南山草根已變綠水雪尚滿顏解鑣蒼烟脚我栖就柴關幸時遣飄蕩豈免生事艱風意侍周孔此士豈可還滿酌且斟酌收心一歡間悲風我眼滄酸猶我耳愁我顏水沒馬我起雪滿裘百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投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運乃爾何地寬我憂夜卧夢成驚猶疑枝山湫

菱湖　蘇州府志在蘇州府東西九里南北五里連大海舊傳湖中有青白龜子板往往人見有取之者即有風雨之異覓之無蹤吳興志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居茂元亮開即陂塘也其地産芰

居人秫而培乾之以備凶年號炎米見舊編　紹興府志在諸暨縣西十五里

蓮湖

廣信府上饒志在弋陽縣西一十里源出鳴山南西北流六十里出上饒江通小舟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宋趙善括應齋雜著題馬氏暑宮閣福寺蓮湖　金僊樓觀嶭嵯峨昔日曾容萬綺羅不見園林蒙錦綉空如鍾鼓換笙歌印花寶甃封苔蘚倚檻晴山擁翠螺涼夜尚疑旌蓋在三千宮女正凌波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泛城南蓮湖管絃聲破水雲幽浪裏香風過畫樓相與兼花折荷葉亂遮斜日上蘭舟

藕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荏湖

江州志州境大川過黃沙又東至上下荏湖

麻湖

太平寰宇記在和州歷陽縣亦古歷陽城之地在縣西三十里源出桑山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晉地理志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爲麻湖按淮南子則云在明帝時謬矣麻湖與皇后潭包爲一湖分而自殊矣宋郭功父詩夜泛麻湖　片片氷消後盈盈月落初舟輕風勢急水闊雁鳴跡生事長飄泊愁儂自卷舒還憑過江夢一爲省吾廬

蕁湖

溫州路志在樂清縣左原王十朋詩云　水晶銀線滿湖中蓮與吳江氣象同我輩他年厭游宦思歸應不待秋風　奉化志在奉化縣東北一十五里赤城志在天台縣東二十七里元一統志在武昌府嘉魚縣懷仁鄉瀟圻縣西北八十里亦有蕁湖風土記岳陽卑水鄉絕難得蕁惟臨湘東湖有之故名蕁湖宋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爲王汝賦蕁湖借田家樂府韻蕁湖與鑑湖相近蕁湖何物堪怡悅與鑑湖境無差別詩人留貯水雪清淵邊吟作寒螿鳴紫蕁可羨菰可飯把茅自足了一生食前方丈位鈞軸何如深林一枝足寬閒之野寂寞濱釣有蓑笠耕有犢男兒何須嗟命薄富貴不溢貧賤樂錫冠鄉詩癸丑仲冬十日晝晴從中使過蕁湖未幾風雪交作　黃岡之北蕁湖東湖光萬頃磨青銅樓船東下頃飛隼牙檣十里旌旗紅魚龍震疊馮夷宮雲容倏忽變時空鼙鼓振秩玉妃舞雪花撩亂穿蹤遊

蕪湖

太平寰宇記在蕪湖縣東北六十五里元七鄉本漢縣地理志屬丹陽在蕪湖側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因此名縣晉爲重鎮謝尚王敦皆鎮於此陳平縣廢地入當塗其實爲江津之要自唐武德已來爲鎮隸姑熟偽唐割宣城當塗二邑之地復置隸昇州國破還宣州皇朝隸太平州蕪湖長七里在縣界春秋楚子伐吳赴鳩茲杜經云在蕪湖今謂之阜夾也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三年九月田頵閱臺蒙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注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爲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　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前漢書地理志蕪湖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陽羨縣名屬丹陽郡太平州圖經蕪湖以北水　丹陽湖三源在當塗東南六十九里徽池昇宣廣德諸溪所匯也源出徽之黟縣者入宣州太平境曰舒泉合宣之白穰溪藤溪麻溪至太平縣池之蓋山泉石埭復合宣之漢溪涇溪至涇縣東北行至蕪湖源出廣德白石山者曰桐水建平合宣之五湖峯圖綏溪一名白沙川勾溪亦出於徽之最山宛溪至宣城縣東北行至蕪湖出昇之東廬山者曰吳漕水合太山水並溧水西南行至當塗百川同匯通爲三湖一石臼二固城三丹陽溧水當塗宣城蕪湖皆分心爲界而丹陽最大舊志丹陽南北橫九十里東西從七十五里若合三湖則不止是蓋總名也故丹陽亦名三湖丹陽脱瀦本西行出蕪湖以趨江後人田于里伏頭敗王琳處縣岸也西池水入之縣北百步廣二畝過鷺洲本縣河入江之口江表記長三里與梁礎相對入于江其一最北者曰龍山港起路西湖之旁過青山之陽白雪泉入之發青山頂又北過龍山之陽港以此名又西過牛頭山之陰山水皆入之過新造橋當塗南十里西南行塔橋縣南一十五里陰村港水入之縣西南十五里港源縣東南諸山北行過大信鎮大信河水入之大信自白岸湖分派北行過梅磨何慕山之間西行過馬鞍山又西過鎮會龍山巷過天門山入于江此南股趨江之別派也自溧水入當塗境者爲北股西行過陳進圩之北黃野澗縣西九十里接建康界橫望港橫望山水一名侍湖心方圩以過之遂醲爲二股爲蕪湖者爲南股正西行過圩南青弋水入之出石埭合涇縣小淮過黃池五丈湖水入之東南七十里廣十頃過跋聳東四十里黃尤水分派句慈二港東四十里即鳩茲也語在本條北行復匯爲路西湖路西非古名以在圩路西故也路西湖又分兩小股其一最南即蕪胡縣河乃南股趨江之正派縣河起勾慈西行爲白岸湖東南五十里廣三頃過荊山天城湖水入之城一作望縣東南一十四里廣百八十頃入庭爲荊坍巷在縣東南八里又西過蕪湖縣治寰宇記有蕪湖洲長望一名新開入之又西過武山武山港入之又西過青山之陰堆港入之港側有惟ノ日侍丁令威妹丹處有汉向西北接建康章公蟻又西過白貯山之陽合姑溪過鶿浦郡南一里寰宇記云有蠻艇爲歙州刺史李車新之郡及當塗縣治其

北是爲南州津江原記姑浦口南岸有津即此臙脂南津二港及長河汀入之港通龍山港皆後人所開又北行過江口渡褢城港入之縣北三里於原又北過黄山渡灌頭港入之原出龍泉山縣北十五里又北過牛渚仕公港入之過采石入于江此丹陽之北股也丹陽湖齊謝脁望丹陽石臼固城三湖詩積水照頳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連汀見紆直灑歎向春秀芸黄共秋色薄暮傷哉人嬋娟復何極李白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　論曰余既以丹陽水書世俗所謂蕪湖縣河者或曰丹陽入江豈特縣河哉有姑溪焉有龍山港焉今書縣河曰丹陽之水則姑溪龍山港亦可言丹陽水乎是不然當禹治水時丹陽湖未可圩田也瀦而後洩水田其道則過今縣南而入江者正派也計水之深且大必不止今日所觀者而龍山之自爲港姑孰之自爲溪各以其流入江與丹陽實無所預及既築方數十里圩於湖之心後人附益而築者不可枚舉昔之瀦而一者至是釃而二矣上流正派有所分則水小而反緩下流枝派有所乳則水溢而下趨溪港之間地勢素下乃水勢所必趨後人因而通港然後溪與港遂受其餘以入江爾豈得與上流之正派同日而語哉　梁元帝泛

蕪湖詩曰桂津連菊岸桃李夾成蹊石文如濯錦雲飛似散珪捷度蔓根反舡去行枝低驅隨迎兩鵁鼓逐伺潮雞唐杜牧詩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思山木谷雙鬢雪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驚騎蒙錦繡塵土浴潺湲郭隗黄金峻虞卿白璧鮮籠猕環玉帳鸚鵡破蠻牋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明迥野冠佩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詎謹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唯沙月孤燈但客船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去浮生已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宋華鎮詩早發蕪湖風使舟中有感　長江西南驚高風激江流掛席開浦漱凌虛駕輕舟洲渚亂揮霍叢筱翳瞻重山走飛過疊浪紛悠悠晃驚不及辨頻吒越飛鷗舟人擊鼓吹讙浪相賡酬調笑西來人掩淚寒沙頭入聞此語樂我聞此言憂爾速非爾巧彼淹豈其尤淹速偶所值矜哭徒自偷況余涉世途泰稀否常稠此日雖偶駛來日恐或不駛也懷可矜留滯還增羞天道雖無常非分非所求但願日日行行路無阻修王質詩蕪湖道中　慢提千丈水攢攢一簇村牛羊分覓路鵝鴨鬧爭門晚俚飄松子秋田長稻孫甯天好風日

壯士鐵衣温　李流謙澹齋集久留蕪湖待巨卿仲甄不至　吳波晴浸夕陽紅一語丁寧北去鴻頻覺淹留添髮白不妨羞澀剩囊空枕頭靠壁禁長日艤背占旗惜便風想得家山俱在夢亦應煩悶略相同　蕪湖晚步迴陂積水長蒲蔣散步郊原借夕涼塵袖風巾嗟久旅稻畦柘逕似吾鄉蛙聲月色當空曠燈火人家在莽蒼望合碧雲人未至滯留愧客問行藏　虞美人在蕪湖待仲甄巨卿未至作　吳波亭畔千行柳直恁留人久晚來船檻再三憑又是一鉤新月照江心　故人有約何時到白地令人老只愁酒盡更誰賒一段閑愁無計奈何他　蕪湖即事三首　燒痕吹盡狄芽生江南二月春禽鳴閑倚柁樓看遠水依依楊柳故園情　南人重魚長食鮮小魚棄擲不論錢老翁操網兒弄槳一家生理在漁船社風連日舟行遲社公有馬誰能騎不妨酌我盎中綠依舊離騷醉讀時陳造江湖長翁集蕪湖感舊　下帆同鳥棲掛帆逐雞起但見蕪湖月馱夜清如水江左此壯縣我昔舟屢艤諸公各敬客歎曲豈今比酒杯慣邀留妓圍供絲喜流連動十日每過蕪湖未丁諸公約以十日爲期揮棹或千紙舊遊想如昨故交今餘幾逝者泉壤隔存日參辰似浪憑楚些招盍寄相思字可能喚巫陽且欲託雙鯉鄭獬鄖溪集舟次蕪湖却寄維揚刁

學士　柳葉初黄未辭飛東風還與賞心違縱逢春處花期少自過江來酒病稀平子解酬青玉案秋娘能唱縷金衣揚州二十四橋月長憶醉乘明月歸張舜民畫墁集送吳都曹還蕪湖　柳嶺相從歲巽遷南湖同泛又經年齋前惟石曾爲枕門外長楊憶繫船白酒一壺賢聖樂古書千卷弟兄傳九衢塵土忙如火握手相看思黯然詩海繪章釋惠洪作過蕪湖晚望　盡日舟中情思疲晚來何處最幽奇沙鷗數隻紅粧面寒蒂雨條山畫眉郭祥正青山集宿蕪湖口　荄荇芬香蓮子熟扁舟夜赴湖陰宿一杯獨酌未成歌漁人解唱遺鞭曲陵陽文集蕪湖獻趙德夫　四來有客共征途不恨維舟日日孤受于清明似秋月當塗見了又蕪湖宛陵群英後集和韓庭玉早發蕪湖韻　水驛嚴程下急湍此行王事正相干帆開萬里煙波闊衣帶半天星斗寒道路從來愁客子詩書元不誤儒冠誰憐老我昭亭麓一樹梅花竹數竿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戰蕪湖一日戰丁洲　舳艫千里蔽江湖適挑接船爲騷音枡除先直前鋒三十萬一通嚴鼓盡爲魚末希顏甄泉吟藁經蕪湖　平蕪連楚甸古縣接通津酒色澄江雨茶香客佔春魚鹽通遠賈鵝鴨共比隣昨夜鄉山夢長吟到白蘋董嗣杲廬山集規規安利欲擾擾幾光陰男邑瀕江尾商家載市心夾涼雖

洗蕩風月易招尋見說圩田熟欣逢節序臨　送劉漢老過蕪湖　歌傳製錦久樂得袖琴過浙客量鹽少淮商販藥多隨燈遊晚市沽酒隔昏河繞見江脉起東風又岩波貢泰父詩昨日何處別今朝此地留青山逼岸起白水滿江流兩般巡鹽鼓風胜掛網舟何時歌欸乃同買綠蓑遊元藍性之詩宿蕪湖十八韻　持節出京華揚舲越江縣峯迴南天豁浪轉北風便颸颸葭葦亂慘慘林木變秋草入蕪湖微陽隱淮甸艱難水宿褰凛蕩𦐊遊存懷鄉思悄悄去國情戀戀覲承天子詔實藉諸公薦觀風五嶺外問俗數州徧勳名企前哲才力慚群彥奔走敢辭勞登臨自忘倦喬林脩節炭烟火眼中見牛羊夕散浸禾黍歲豐衍因思在山樂始覺為士賤關山值搖落節序忽流轉天高露如霜月白江似練煩憂感覊旅往事徵記傳斷蘆想冥鴻巢幕危戎燕歸去掩雲關黃金猶可鍊

草湖 天台志在天台縣西南一十里

荊湖 江湖後集周端臣送翁賓暘之荊湖　君不見司馬子長志橫秋少年足跡不肯休胷中盤屈奇偉氣筆力直與造化侔又不見杜陵子美夸壯遊一身幾走半九州吟懷吐納天地秀作為篇章光斗牛君今去去幾千里匣納囊書赴知己知己從來素有情投機之會趨功名功名豈有坐能致莫辭跋涉長江行長江四月南風起武昌魚飲秦淮水南風不久又西風食魚休忘鱸魚美天涯別夢思城東何日一樽重與同草橋夜醉月明下桃閣晴吟春色中不堪蜀魄相催去却憐墻燕相留住一片離情去住間正是有人腸斷處荊湖古道分南北勢與中原豈懸隔五湖青血互吞噬萬里烟塵入謀畫莫如子長子美但能事文章蚤歸來獻平戎策王元之詩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荊湖　象笏烏紗詠署榮運輸權重使營荊職分三館圖書貴地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潜解印逋民知惠自歸耕官曹叙冥馮唐老多羨秉軺澤國行趙子昂詩送孟仲則游荊湖兼往襄漢　行路方難子何往瀟湘洞庭天一方長江風來浪如雪荊門木落天雨霜千金養客不復見萬里訪舊庸何傷子才有用未得試牛刀愛惜藏鋒芒似聞遠游未渠央更欲攬轡趨襄陽昔年戰鬬且休息白骨已瘞愁雲黃伏龍鳳雛在何處鹿門山色還蒼蒼登高弔古一長嘆萬事悠悠悲衷腸人生聚散安可常為君起舞君舉觴明朝帆影拂浮玉寄言客居思故鄉

官湖 德安府志在雲夢縣東南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宋徐璣詩連江官湖衆山圍繞綠圍圍官木參差古道邊行盡環陰今不了一湖飛雨帶輕煙

相湖 天台志在天台縣東一十五里水四時不涸嘗於綱中得石刻有相湖二字今尚存

仙湖 南海志在南海縣即藥洲趙運使汝鏈改今名詳見石洲宋趙汝鏈野谷詩藥湖之綠兮如藍湖之明兮如鏡藍染晴空既色鮮鏡照天宇秋毫淨乾坤兩間其開闔魚鳥四時自飛泳爽州著脚若蒸蹲對此恍入清涼境其東群木合抱森觀政觀魚連秀陰瀌泉沸甃珠的皪飲瓢洗我太古心其西水臺輿到骨既波澄秋夜印月藏春圃種雜花桐分得庾梅繞先發其南粉堞畫漢橫旋補楊柳沿堤青上下天光同一碧我來拈出營新亭其北千片石洲石或虬或鳳或劍戟環流軒館瘞霧收簷影倒漾水底日葛仙昔煉九轉丹丹成飛上羅浮山海邊亭外春萬里御風忽憶仙翁俠翁來飈車擁霓旌約我十二樓五城翁言羽化世已久問湖風月依舊否仙湖在廣東漕治乃葛仙翁煉丹之所觀政觀魚秀陰瀌泉水臺一碧石洲海邊春皆亭名

鬼湖 臨汀志在上杭縣北安豐上里廣丈有奇深不可測傍無寸草莫敢狎近舊傳下通大溪乃蛟龍窟穴

神湖 臨川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廣不滿畝源泉混混深不可測每歲五六月天久不雨或涸或盈盈則水漲涸則徹底凡涸一二日而復盈者三日內必雨遇期而盈則歲必旱鄉人祈雨多驗意必龍湫乃作龍祠于上而祀之

婺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童湖 會稽志在蕭山縣

魯湖 武昌府志跨江夏咸寧蒲圻三縣境下通塗口

晉湖 赤城志黃巖屏山之南有塽曰晉塽湖曰晉湖山曰晉源相傳晉王之裔嘗居此故名按山半有明覺寺寺有小碑曰晉王遊適之地則又非其裔矣大抵昔人遊行之地後人思之故因而得名不記其始耳如臨之招賢洞有晉潭殆亦此類又寧海梁王寺梁王墓舊傳為梁王營而王亦未必至此黃巖有塽曰徐塽山曰徐山或云徐偃王之廟或援古建台州記云地主任氏女感石精而生男有文在其手曰徐因號東海朐徐既長竊據自號徐王死葬此山其言不經殆未可盡憑也

吳湖 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五十里諸暨志在縣東北四十里

趙湖 諸暨志在縣北四十五里

韓湖 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南四十里

虞湖 蘇州府志十道四蕃志云湖周五十里至天高氣清良辰美景則有波濤湓起高二丈許鼓蕩山岑云注云虞若與虞山神共會作濤以為戲

陳湖 蘇州府志在崑山縣西南七十里此自界浦渡頭滴入吳松江今考證得湖中有塗上有廟名三鄉墳蓋崑山吳江華亭三縣分界之處

黃揚集繫纜陳湖口節麿野趣多薔薇紅炫日楊柳綠池波漁網依時集農田着處歌地偏苛政少其樂更如何

蔡湖 鳳陽府志在祭毋廟前

朱湖 溧陽志在溧陽州今不詳所在耶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酈道元水經注云朱湖在溧陽湖泊爲多或謂之淯淯又訛爲行有瀨陽行蔦浯行沙漲行蔣塔行徐角行故縣行曹里行諸湯行謝達行謝公行名稱更易古迹之見者鮮矣或謂朱湖即丹陽湖之異名未詳是否朱湖去城七十里東至雙杜湖西至天長縣界丁溪湖陸路接天長縣南至凌塘河陸路至天長縣界北至五湖宋趙青山業高低櫸柳綠如笤三兩柴門傍竹開此處定無人挾彈青青乳燕出溪來

湯湖 南海志在新會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湖之源自大山來迤邐爲長溪中流爲湯湖處僅一席許其熱如湯上下流皆冷

張湖 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就日鄉

凌湖 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

聶湖 雲南志在仁德府爲美縣東南有聶鑾者主之故名

姜湖 寧波府志在慈溪縣東南十里本姜氏捨田一頃以爲湖民資灌溉

孫湖 寧波府志在慈溪縣東南十五里西嶼鄉溉田頗多或謂湖多香蓀故名蓀湖訛而爲孫

杜湖 寧波府志在慈溪縣西北六十里古有湖北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鳴鶴一鄉之田仰灌溉俗號第二重天宋慶元初主簿周常募衆開築湖岸修治碶閘爲利尤博著作郎倪思爲之記

何湖 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四十里

車湖 雲南志在仁德府爲美縣西五十里山澗中周回十餘里水色澄碧四時無盈縮有車氏居其傍故名

車湖 武昌府志壽昌來在武昌府郡東三十里蘇軾在黃州時王文甫居湖上往來殆百數欲買田老焉會量移不果餘見車武子墓條有車武子墓

綽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鄱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羅湖 郡縣志在海康縣西一里灌田二十頃

周湖 淮安府志亦在永興居民平壤環以群山君處於湖中溫州路志在溫州府留賢橋外

詹湖 溫州路志在廣化鄉

戴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蔣湖 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諸暨志在縣北六十五里

陶湖 諸暨志在縣東十里

霍湖 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五十五里

傅湖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傅湖去縣北八十里西北通接大湖

姚湖 清源志在晉江縣方圓四十丈深九尺灌田二十五頃

梁湖 元一統志在淮安府王象之輿地紀勝揆東漢志射陽縣有此湖宋蘇泂詩路長人迹少日午樹陰正兹行迥無故解后得所性住眠離塵境此事安心竟曉飯過邑門未書喧中靜張偏拙軒集梁湖夜望　秋帶凉風葉互鳴風隨潮汐候時生導源甚遠紋微起衆勢初來花轉輕白鷺幾枝閑可畫晴山數點曉猶明偶來人作詩中計久矣難成五字城陳衛仲西麓詩業梁湖道上　來風酒旆斜浦口第三家谷鳥鳴春樹江鷗起暮沙故鄉山漸近曲岸柳初芽客路歸心切孤帆帶落霞元張于淵詩孤舟催曉發急水暗前灘行子霜離日去冬樹木乾霜清天宇闊山盡海門寒回首通明路梅花鬢我看

黎湖 蘇州府志在吳江庵村西

包湖 蘇州府志偲偏蕩與陽城湖三水合爲一在崑山西北

康湖 盧江志在盧江縣東南二十五里

彭湖 衢州志在信安縣東十五里俗傳昔有彭氏竈下忽若芷兩荀因斷之流血即大雷雨陷爲湖廣數十丈袤五里餘通石室水深不可測大旱不涸里民亦嘗禱於此湖滑猶多彭姓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

劉湖 南豐志在縣東七十里

申湖 洛陽志在城南關中有亭曰協蓮爲常有雙頭蓮生因名焉　薛能詩云昔年依陝寺每日是申湖下戾重來此知心一已無兩霖舟色暗岸拔木形枯舊境深相惱新春疣不殊方來彝默侶起去恨驚先忍事花何笑喧吟漆正龍堪憂從宦到倍遣惜懷孤上馬終回首傍人怍感呼

丁湖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西北五十里東連官河

文湖 太平寰宇記一名西河泊在西河縣東十里水經云文水經茲氏故城東爲文湖多蒲魚之利

辛湖 長汀志在長汀縣西一里周七十步居郡辛位故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六